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三册目次

史部・別史類

鄭端簡公徵吾錄二卷　〔明〕鄭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海鹽夏儒刻本……一

標題詳註史畧補遺大成十卷首一卷（原缺卷九卷十）　〔明〕李紀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刻本……六六

荒史六卷　〔明〕陳士元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自刻歸雲外集本……二一五

藏書六十八卷（一）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焦竑刻本……二六六

鄭端簡公徵吾錄二卷

〔明〕鄭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海鹽夏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徵吾錄二卷》提要

鄭端簡公徵吾錄敘

吾學編者取孔子從周之義蓋士名博古有矣通今則未也惟吾翁之學能兼之翁既輯是編而事意猶未盡則又川分條析為今言三百四又即二書撮其大且要者究本末窮源委錄上下卷但據已然直書而經制籌略昭如彼行路此其康莊指南矣愚嘗讀蔡中郎獨斷詞義紀述皆無甚異迺傳千數百年未泯昔人謂賈生通達國體生會其精英以策治安餘蘊後日之新書愚竊疑新書非誼筆也胡出一人而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鄭端簡公徵吾錄目錄

上卷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皇
茂陵　太陵　康陵
顯陵　仁皇后　恭讓后
懿文太子　懷獻太子　諸王
平漢　平吳　平胡
平蜀　平雲南

下卷

征胡　谷庶人　漢庶人
寧庶人　安化庶人　哈密
兀良哈　平流賊　逆瑾
北虜　齊庶人

目錄終

鄭端簡公徵吾錄上卷

臣海藏樓

孝陵

高皇帝濠州鍾離東鄉人本顓頊後封邾子孫去邑爲朱鍾離之朱世居沛徙句容句容族益大高曾累世積仁厚隱約田里宋季大父徙渡淮居泗濱父世珍又徙鍾離母陳生四子　上最少　上生亦光滿室里中人皆見朱氏廬有光屬天夜起呼朱氏且火起及至無有也舍傍故有二郎神廟是夕東北徙百餘步空中聞人言亟徙去朱氏未

幾母抱兒浴池河嘆曰家貧乏襁褓奈何忽紆尊浮水上母取製之囊　上所謂紅羅障是也稍長姿貌雄傑志意恢廓獨居沉念人莫能測歲甲申年十七值旱飢疫四月喪父不數日喪伯兄又數日喪母窘甚鄉人劉繼祖與地始得葬九月入皇覺寺逾月僧乏食散遣其徒　上西至合肥病甚得兩紫衣人解衣覆衛左右護調甚勤病少差又強起行數日至一浮圖下兩紫衣人辭去曰爾留此待我三日三日後疾大愈兩紫衣人竟不至遂歷光固汝潁凡三年泗州盜起復還皇覺寺壬辰

春定遠人郭子興稱元帥攻拔濠州皇覺寺焚
上禱于神以珓卜卜出與虞皆凶曰然則從雄而
後昌乎一卜吉又祝曰從雄非易事吾甚恐盍許
我出避兵乎再卜珓躍而立會有故人在郭元帥
所書邀　上遂至濠見子興子興奇　上狀貌留
左右稍與之兵時時輙召謀事輙中出戰輙勝子
興益喜已而子興為趙均用彭早住所執　上又
能脫子興於難俄中山王李太師從　上營中諸
豪傑又皆樂從　上乙未遂率衆取和州會子興
乃自和州起兵渡江克太平諸將奉為大元帥丙

申取集慶改為應天府諸將奉為吳國公癸卯滅
陳友諒甲辰奉為吳王吳元年丁未滅張士誠遂
諸將北取中原吳二年戊申正月四日即皇帝位
建國號曰大明改吳二年為洪武元年是年七月
諸將逐元主北遁改大都路為北平府今京師是
也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塟孝陵　帝本天縱
之資晦迹田里見元政凌夷豪傑並起恣為殘虐
天下大亂憫焉傷之不得已起義兵即條法令明
約束務以寧輯為事所至安堵十餘年間盪滌虜
寇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

致也即位之初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
郊祀建學校崇儒術育賢才罷黜異端表章經籍
謹宮壼之政嚴宦寺之防杜戚里之謁正神鬼之
號嚴祭祀之典察禎祥推曆數審法度詰兵戎斥
侈靡絕遊幸邮異味辭祥瑞馭撫四夷恩威浹洽
昧爽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
斷昭見萬里　上初不識書每退朝暇延接儒士
講論經典又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之殿廡出入
省視凡詔誥命令揮筆立就或命侍臣立榻下操
觚授詞混混千言皆淳雅高簡洞達物情戒諭臣

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勑子孫臣庶
具有成書足法萬世至於罷獻俘禮亡國尊高年
興孝弟勸農桑蠲逋負旌廉能斥貪酷摧奸佞佑
善良寬仁愛人專務德化三十餘年吏清民安海
內殷富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建文君即
位謚為　高皇帝廟號　太祖配　南郊永樂元
年六月加謚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如故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朔
　今皇帝稽古禮文典制大備專廟配天更上尊
號冊曰欽惟我　太祖皇帝當夷狄據華之秋實

天地易位之變乃奮揚神武取中國于冠裳滅裂之餘恢闡聖文明王道于綱常淪斁之後掃彌天之虜于宇內經百戰而帝業成翦群雄之亂于四方不十載而天下定得國之正視商周而功烈有光受命維新比虞夏而艱難事倍殆與闢乾坤於混沌肇人紀於狉榛同一揆也若夫制禮作樂經文緯武仁恩溥於萬類教化行於四海躬帝王之大德建聖神之極功則又無總百王高視千古獨立一代卓乎無前者也不有顯號其何以昭八議於萬世乎玄孫早以冲人纘承大位永念祖德莫可名言茲者不量顓蒙敢效摹擬謹恭奉冊寶加上尊號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宋濂曰帝有度越前聖六事功高萬古也得國之正也獨禀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之嚴也兵政有統也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長陵

成祖　太祖第四子母　高皇后庚子四月生於

建康　后五子長　懿文太子標次秦王樉次晉王棡次　上次周王橚　上聰明仁孝勤學好問經史一覽終身弗忘通天文地志外家語日從名儒講論虛已納善意豁如也洪武三年四月乙丑封燕王國北平十三年二月壬寅之國　上貌奇偉美髭髯有相工見　上退語人曰龍顏天表鳳姿日章重瞳隆準太平天子也在藩任賢使能磊落好奇之士皆樂為用時時奉命出塞征胡料敵制勝信賞必罰二十三年獲名王酋長人畜數萬威振朔漠虜不敢近塞問民疾苦力行節儉上下咸和年穀屢豐商旅野宿道不拾遺人無爭訟

懿文太子卒　太祖頗欲立　上為太子問　高后高后曰幸無洩又密問侍臣曰太子卒皇孫弱未更事朕欲立燕王儲位可乎翰林學士劉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且皇孫尚富春秋皇上朝夕訓教徐俟其成可也又頓首曰大統立嫡嫡子喪立嫡孫禮也　太祖默然始立允炆為皇太孫是為建文皇帝建文元年七月癸酉　上起兵靖難四年六月乙丑入京師建文遜位去已已謁孝陵詔改明年為永樂元年革除建文紀年

仍稱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　上在位二十三年永樂二十二年征胡七月崩于榆木川壽六十有五尊謚　體天知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太宗葬長陵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一日更　上謚號冊曰恭惟皇祖文皇帝躬英聖之資抱神睿之略文章煥然而可述功烈巍乎以有成當眷顧維新之命遭艱難未造之家將周公東征之師而大定王室則所以成繼述之孝者何其勤遷武王鎬京之都而永建帝業則所以成割守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經垂範萬世禮樂明備教化大行有經天緯地之文親御六飛威振絕漠四裔君長咸奉職貢有勘亂除兇之武光踐寶祚而二紀之治坐致大平晚付皇儲而萬幾之勤不廢總攬至於敬天勤民右文重道親賢遠佞無有若師之衆善乃若懋賞輕刑畏災重穀憫農俊艾備有帝王之全德此則自載籍之傳未有豐功駿業而可以加茲者也玄孫恭承以支童繼承大德比已恭建特廟用圖百世不遷茲者加上尊號期以配天罔極謹奉冊寶上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成祖　上文武全材寬嚴兼濟規模闊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讒間不行用兵應變機智如神臨事閒暇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指揮各稱任使拊循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疑郡縣災傷蠲租賑穀軍機奏報中夜起覽總攬權綱愛重名爵容受直言屏邪祥瑞貴節禮文經略徼塞訓迪子孫一書萬言敦睦宗庶保全功臣收交南罷海運通西域降北胡表章聖經謝絕封禪置內閣儒臣削藩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為王者三十餘國長算遠慮徙都北平寔貽孫翼于久大之基也詔封甌寧承祀懿文方黃諸人寬旨開釋尤盛德事矣

獻陵

仁宗　成祖長子母　文皇后洪武戊午七月生于鳳陽幼端重沉靜言動有經四五歲時宮中聞讀書聲輒喜稍長不好馳射諸奇巧玩好好翰墨冊書日從儒臣問學經義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上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

取言及民莫者上曰　太祖輒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曰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　太祖又喜稱善文皇靖難世子留北平早暮繕守備禦敵下已推誠人知效力尤恭順不自專李景隆圍北平乘城拒敵數令人夜開門斫敵營敵輒驚亂無幾　文皇兵馳至城中兵亦出夾擊景隆大敗走時兩郡王高煦從行高燧佐世子居守內官黃儼以高燧幼鍾愛為奪適計利已使其黨往來短世子曲譽高燧又謂世子通中朝且誣

北平拒父　文皇問高煦曰爾兄素孝豈宜有此高煦素不弟忌兄遂乘間言兄誠孝順但　太祖時與太孫善　文皇不應會中朝遣使貽間書世子世子得書不啓緘立械使并書上　文皇僞允已密遣人馳至　文皇所言世子與中朝通使者持書至世子世子歲書甚密不知書中云何言未既世子械使并書亦至　文皇覽書嘆曰父子至愛尚讒間況君臣間姦人不吾毀乎　文皇即位以北平為北京命世子居守而煦先隨兵入京結二三功臣萬方欲奪嫡　文皇即遣高煦還北平

而令馬京等數人輔世子北平諭曰世子朕適長善事之永樂二年二月召世子及高煦至京師立世子為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高燧趙王令中外政務啓太子大事請上時　文皇入二王巧諧二王又賂左右奄奚及從征諸大將凡所以中傷　太子及東宮官者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　太子太子危者數矣　文皇以　太子妃有賢德　太孫又英武故得不廢已而覺二王驕險陵　太子為惡言稍稍裁抑二王　太子益孝謹時時與妃相對泣　文皇顧益愛　太子巡狩征行必留　太子監國漢趙二王數有罪　文皇輒大怒　太子必曲解王射成之獄非　太子趙王幾失國漢王得之國樂安亦　太子力也以故　文皇益知太子孝友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　太子坐文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欺乎非賴　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此語畢泣下曰吾知盡心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　太子先後守兩京聽政從仁厚愛百姓天下咸歸心　太子二十二年七月　文皇崩遺命　太子即皇帝位八月丁巳即位詔改明年為洪熙元年五月崩於

位二年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壽四十八葬獻陵帝天禀純明至性孝友諧讒之言未嘗與辯益恭約順謹乂自孚洽二弟驕恣曲意調護或正色訓戢專志愛民始終無間初在東宮清心寡欲被服寬博宛若儒生每詢民間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詔書下萬姓歡呼一遇水旱齋居露禱郡縣飢祲即遣賑貸罷科市已逋責加官俸優軍餉約已裕民恒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貳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器使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

名義雖小必黜未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怒嚴謹邊備不勤遠略邊將陛辭每戒曰民力罷矣慎毋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毋為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屢勑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贓吏每戒法司曰贓吏務厲民裕己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重學校嚴薦舉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多見褒答間有咈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彖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 祖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 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 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刻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儲位二十年天下傾嚮嗣位之後弘施霈澤號稱仁廟不亦宜乎

景陵

宣宗 仁宗長子母 孝誠昭皇后建文元年二月生於北平 成祖即位時甫四歲 文后携至

南京間出見群臣儀容儼恪屹如巨人群臣瞻望驚異稍長孝敬喜書冊初就學設講席華蓋殿東令太子少師姚廣孝及內閣翰林臣侍講讀已而移講讀武英殿 成祖 仁宗時時臨視智識益廣襟度益弘 成祖嘗勑東宮官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朕嫡長孫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宿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福佑基命無窮然宏材之達必由匠石圭瓚之成必

假琛磨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兼術宜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廣道德之原開陳帝王之治與我　高皇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欽哉永樂七年　上巡北京　皇長孫從令過田家徧覽農具及其衣食病苦之狀又作務本之訓授長孫具言農事勤勞王業艱難曰此帝王切要之道長孫天資明睿讀書一目數行大義瞭然覽必盡卷無記不忘出閣未幾遂能應制作詩賦矢口成文

雅俊奇偉　成祖時時見之喜輒出珍奇賜長孫曰長孫似我八年北征命原吉佐長孫留守北京九年立為　皇太孫自是巡狩征胡皆從　成祖崩　仁宗命　太孫出居庸關迎梓宮開平當是時中外危疑　太孫請曰兒去即有封章白事非印識何以防奸偽　仁宗曰善即付東宮小圖書曰　皇考初儲謀久不決幾致內變今與汝圖書儲位即歸汝　仁宗即位立為　皇太子洪熙元年南京地屢震四月群臣請命諸王及重臣居守　仁宗曰非太子不可壬子發北京五月庚午

仁宗不豫馳書召太子時南京知仁宗上賓群臣不敢言但言戒嚴請整兵衛行或勸　皇太子行從間道曰余適至即還非衆所測竟驛道馳還六月辛丑至良鄉先是　皇太子未至籍籍言高煦有逆謀入心危懼京師戒嚴　皇太子至即諭英國公輔解嚴輔對未可　皇太子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況　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耶庚戌即　皇帝位詔改明年為宣德元年在位十有一年宣德十年正月崩尊謚　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　宣宗至景

陵　帝天資英暢豁達大度致孝睦宗思賢求士臨朝涖政動咨成法勤恤民隱仁惠孳孳四方每奏水旱蝗災即遣馳視賑貸蠲租聞江南農民困弊屢屢詢察減除田租人非大過曲賜保全慎於用人惇咨獨斷方岳郡守不輕付界着令會舉期在牧民責課公卿警箴玩怠法司覆上刑名常垂寬宥獨懲贓吏削籍戍邊不少假借法行貴近刑先化理或言臣下過失密加詳察如其謗誣疎斥言者重則嚴懲用防讒殄間有直言忤旨旋復覺悟獎遇加隆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貴在孚協聖

王推心置腹人樂為用若知賢不用用賢復疑上下睽隔惡在其為一體也以故禮敬大臣元弼冢宰未嘗易人當是時群賢並用百姓相安雖有夷狄盜賊水旱之憂不害其為治平也

裕陵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宣宗長子母　孝恭章皇后宣德二年十一月生明年正月立為　皇太子是年三月　宣宗曰母以子貴廢皇后胡氏立孫貴妃為皇后是為　孝恭章皇后宣德十年正月　宣宗遺詔國

家重務啓　皇太后　皇后施行是月癸未即皇帝位改明年為正統元年大赦天下時　孝誠昭后輔育於內三楊弼亮於外海內雍熙晚年王振用事有不虞川之役征夫餉卒動衆百萬東南騷動於是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相聚而起僭號攻城殺掠吏民湖貴苗獠兩廣徭獞亦所在聚兵各數十萬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入宣府塞獨石馬營永寧懷來龍門諸守將棄城走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出宣府禦虜是月既望王振導　上親征群臣力諫不聽遂命郕王居守　上至宣府源遇虜戰敗歿八月甲申　上至狼山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遇虜鋒兒嶺戰又敗歿先鋒都督顧興祖戰敗走是日　上至土木壬戌虜使來議和上移營頃之虜乘我大潰車駕遂北狩內閣曹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恭順侯吳克忠太寧侯陳置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永順伯薛綬平鄉伯陳懷皆歿英國公張輔亦歿內官喜寧降虜郕王乃即帝位改明年為景太元年七月癸卯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虜使出塞迎

上皇貽書瓦剌可汗賜勑淮王太師也先知院阿剌瓦剌可汗脫脫不花遣皮兒馬黑麻貢馬與申遣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指揮王息千戶湯胤勣與虜使出塞迎　上皇實等見　上皇於虜廷定議送　上皇南還辭歸至懷來遇善榮癸亥實及也先使把禿等至京師諸大臣上疏乞迎　上皇丙寅冊上疏下廷議丁卯實上言臣至瓦剌將命講和也先定約有成乞迎　上皇亦下廷議是日把禿等還諭也先所言言送還　大駕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諸大臣又請冊遣

實迎　上皇內批俟善還已已善至虜營庚午也
先引善見　上皇八月癸酉　上皇發迤北庚辰
遣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奉迎戶科給事中劉福
等言奉迎　上皇禮不宜太薄　上不喜下禮官
議禮官言福本效忠無他腸壬午　上皇至宣府
癸未千戶龔遂榮匿名投書內閣高穀穀傳示文
武大臣石亨王直胡濙等禮科給事中于太言諸
大臣持一帖群立午門傍聚觀議論籍籍俄散去
乞宣問　上詰諸大臣諸大臣言得帖穀所帖言
上皇出以宗社故非遊畋都人聞　上皇且還

無不踴躍今迎復禮宜厚上亦宜避位懇辭而後
復位否則貽譏萬世內批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
胡不告朕大索匿名書者遂榮發憤自白書本出
臣縛下錦衣衛獄門謝兩鎮撫坐千戶末減奏上
從之濙等因言奉迎禮不可簡稍益故儀注請備
法駕候安定門外內批虜詐未可信備禮遠迓輙
中虜計奈何仍具車馬使即　大兄入城宗社奠
安親親尊讓事在朕躬　上皇駕入東安門朕迎
諸門內頓首朕同百官隨至南城便殿　上皇升
座朕行禮百官行禮卿等勿乖紛更是日　上皇
駐宣府下罪已勅甲申遣翰林侍讀商輅候　上
皇居庸關　上皇勞輅諭曰朕還京願居閒卿為
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武群臣丙戌　上皇
至京師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上皇答拜相抱
而哭　上皇入南宮群臣就見而退景泰八年正
月庚辰總兵石亨等及太監吉祥謀請　上復位
稱　皇太后懿旨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
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
有在人心所屬頃以奸臣擅謀悶而不聞欲迎立
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

上皇壬午夜四更亨等暨群從子弟家兵叩南宮
門請　上皇升輿月華門入奉天殿即皇帝位侍
衛都督范廣禦戰死闕下詔改今年為天順元年
大赦天下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帝崩在位二十
二年壽三十八葬裕陵　帝天資英明冲年嗣位
孝敬重閣信任舊臣留心學問不喜玩弄既親政
崇儉恤民夙夜孜孜蠲租省役每勤詔諭禮祀群
神加俸百官開薦舉嚴考察設提學祀宗儒謹災
青勵風憲輯戚里文武將相宰執侍從臺諫皆務
擇人久任尤惓惓詢民間利病雖嘗北狩本為社

稱非徒巡幸已也復辟之後旋憂啓聖敬天勤民小心翼翼石曹既誅閔念于岳進賢去邪益加明慎萬幾精敷號稱治平若乃禮遇　孝莊追謚恭讓悼念建文友愛　景帝升遐治命定后妃禮分止殯御殉葬尤盛德事也

景皇

恭仁康定景皇帝　宣宗仲子母吳貴妃　英宗在東宮極愛弟時時抱弟嬉即位初封郕王年八歲矣正統十四年七月　英宗出禦虜命郕王居守坐左順門西面見百官八月　英宗北狩　皇

太后令郕王監國午門南面坐受朝已巳　太后立　皇長子　見其為　皇太子命郕王佐　太子廷臣班劾太監王振監國倉卒未及處分廷臣大哭鉚衣指揮馬順黨振叱百官去給事中王竑等慣捽順捶死且索毛王二長隨二長隨亦振黨廷中大譁監國起且退兵部侍郎于謙趨上掖監國頓首曰請殿下坐監國復坐問爾意云何謙進前密對數語頓首下監國遂白百官前振罪當赤族予且請　太后行誅順罪亦應誅令擊死勿論立縛二長隨至令將軍瓜擊死廷臣拜謝出遂命都御史陳鎰籍振家誅振從子錦衣指揮山炎其族庚午移監國坐奉天門左南面以謙為兵部尚書從征諸將顧興祖宣府守將楊洪石亨皆下吏九月丙子太監金英以　太后諭令監國即皇帝位詔尊　太兄皇帝為　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太元年大赦天下翰林侍讀彭時商輅入內閣大賞百官六軍時虜酋也先貽書悖慢荅書言中國立　皇帝練兵積粟行當決戰　上召謙議禦虜方略謙請出洪亨獄中總京營兵以羅通孫祥為副都御史守居庸關紫荊關勑遣翰林侍講徐珵

等十五人兼監察御史分鎮要害糾義旅護京師外禦胡虜內遏盜賊是月都指揮岳謙至虜營起居　上皇冬十月也先使人議和還車駕賜也先金銀綵幣喜寧道也先詔　上皇且送還京虜遂入寇是月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孫祥走死京師戒嚴謙條上禦虜方略以交趾敗將故成山侯王通為都督鴻臚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守京城都督等官孫鏜衛穎范廣張義張軏雷通等分兵守戰以侍郎江淵給事中王竑葉盛程信等監其軍謙及亨洪安遠侯柳溥統兵出戰移四

郊人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固守勿與戰官軍預支通州糧百萬石入都城盡焚都城外積芻十一日也先至都城掠西北郊謙亨統兵出德勝門禦虜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啖也先邀謙及吏書王直禮書胡濙等五六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萬計謙力言虜詐不可信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卿出見 上皇進書勅 上皇視漢字書虜視番字勅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來 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亟歸虜益四出摽掠焚三

陵發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分掠下邑謙亨對壘約戰以 上皇在虜中我不敢動已諜知虜移 上皇西我發大砲擊虜虜死炮下無筭斬其酋鐵頭元帥亨及其姪彪誘敗虜于彰義門又敗虜于清風店也先稍却諜購四達奚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疑虜虜聞我勁王兵且至宣府大同守將朱謙郭登遏其歸路十六日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荊去十九日可汗普花即脫脫不花王也遣使貢馬尋和上不許胡濙王直言普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因以間之 上曰善厚賞虜使二十二日洪鍾廣擊

零虜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又破虜于琢州羅通自居庸關襲破虜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以給事中王竑為僉都御史代通是月 上皇在伯顏帖木兒營遣王通守天壽山十一月八日京師解嚴明日詔天下又明日百官遥拜 上皇聖節于朝天宮十三日洪等班師加謙少保總督軍務封亨武清伯尋進封侯洪復封昌平伯命洪及羅通練兵東教場亨西教場十九日勅給事中葉盛撫民練兵於河南二十三日也先遣使索大臣迎 上皇書詞慢勅各邊守將防虜京師戒嚴二十九日日南至不受朝賀是時三輟三陵祭十二月 上皇在迤北詔尊 皇太后曰 上聖皇太后生母吳氏為皇太后 皇后為太上皇后居仁壽宮 皇太子母周貴嬪為 上皇貴妃立妃汪氏為皇后大赦天下景泰二年廢皇太子封為沂王立子見濟為 皇太子遂廢皇后汪氏而立見濟母杭妃為 皇后明年 太子卒謚懷獻景泰八年正月庚辰 上皇復辟詔改是年為天順元年廢景泰皇帝仍為郕王二月十九日景王崩于

西宮在位九年壽三十壑西山成化十一年尊謚
為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皇恭儉明達知人善任
使以故能弘濟艱難奠安宗社云當是時于謙感
上信任誓死勤國以是成大功亦以是罹奇禍也
內閣陳循彭時商輅執政及方鎮大臣王直金濂
胡濙石璞王翺陳鎰羅通王驥軒輊年富耿九疇
薛瑄韓雍楊信民將帥石亨彪楊洪郕濤郭登朱
謙孫鏜衛穎范廣曹義臺諫王竑葉盛程信鍾同
劉孜練綱

茂陵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
皇帝　英宗長子母　孝肅皇后

生正統十四年八月　英宗北狩立為
皇太子已而郕王監國即帝位景泰三年五月廢
皇太子封為沂王天順元年復立為　皇太子八
年正月裕陵崩　太子披髮衣素出後右門召諭
內閣李賢陳文彭時吏部王翺及文武執政大臣
曰　父皇賓天爾等宜盡心輔佐予　太子慟哭
群臣皆慟哭良久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伯孫鏜尚
書翺賢年富馬昂侍郎文學士時會衆官議處軍
國重事甲戌即　皇帝位詔改明年為成化元年
大赦天下尊　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　生
母皇貴妃周氏為皇太后時太監夏時欲止尊稱
仁壽宮內閣李賢彭時力爭大義不可　上孝敬
純至始成兩宮大禮詔天下二十三年八月二十
二日崩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壑茂陵　帝仁恕
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政蒞人不剛不柔有
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遠邪不函而御之
有法值虜寇數侵邊惟遣將薄伐不務勤兵以竭
民財力虜亦離散內外寧輯荆襄嶺海時有寇竊

推轂之際戒勿妄殺或不用命賞罰無行崇尚理
學褒封儒賢江淮大祲截漕賑贍星文示變側身
省過臣僚進諫即賜採納時有干忤薄示遣謫旋
蒙率復若乃尊禮　孝莊追尊　景帝保護汪后
褒恤于謙其於愛憎恩怨絕無介蔕粹然於天理
人彝者也以故雖屢有彗孛之災而國家康靖有
由然矣

太陵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
皇帝　憲宗第二子母　孝穆紀皇后成化六年

七月己卯生於西宮萬貴妃秘之　憲宗不知也
成化七年十一月立悼恭太子未幾卒　憲宗時
時憂念左右因乘間言西宮有皇子　憲宗大喜
即駕至西宮　帝出見　憲宗牽衣呼爺爺　憲
宗泣左右皆泣時成化十一年五月也即日出西
宮宮闈京城百官萬姓六軍歡聲如雷內閣彭時
商輅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
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
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　皇
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撰之人情事體誠為

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育
便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
野之公論六月　皇子母薨於永壽宮贈淑妃是
年十一月立為　皇太子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
寅即　皇帝位詔改明年為弘治元年大赦天下
十月尊　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
后王氏為皇太后十一月尊謚母妃紀氏為孝穆
慈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茂陵祀奉
慈廟十八年五月　上不豫召內閣健東陽遷入
西內宮東暖閣御榻前　上論諸後累數千百言

大要以　皇太子付託內閣言　東宮今歲儲是
勤學乞　聖心寬慰以膺萬福臣等不敢負朝廷
上呼水洮盥令司禮監官具筆劄內閣受顧命而
出是月七日　帝崩在位十九年壽三十六葬太
陵　帝仁恕恭儉敬慎英明清心寡慾愛民節用
方術宦寺莫敢干撓憫災恩患戢盜防胡且崇德
報功興滅繼絕憂勤惕勵始終不渝迹其修齊治
平之效蓋有得於二南六典九經之道矣若乃崇
祀奉慈而秩分甚嚴友愛　獻皇而恩禮愈篤悼
念昭德而保護益至廟號孝宗不亦宜乎即位之

初徐溥劉健入內閣王恕入吏部自是衆賢並進
李東陽謝遷立濬耿裕倪岳馬文升劉大夏周經
戴珊張敷華黃紱何喬新彭韶楊守陳周洪謨許
進楊繼宗屠滽蔡紘鄧廷瓚謝鐸章懋張悅林瀚
吳寬張元禎王鏊楊廷和劉忠韓文林俊楊一清
樊瑩熊繡諸君子襄贊皇猷旬宣方岳當是時朝
多壽俊之臣野無廢錮之彥士修端靜之節入懷
競躁之恥吏鮮苛黷之風民懷樂利之澤洋洋乎
蔚蔚乎有豐芑棫樸之化焉說者又曰太陵晝接
再三虛懷霽色勵精訪落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

在包荒意存裕盡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九年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禮以隨時為大可謂與民消息培植元氣者矣內外安寧幾致刑措商周甲戊成康之盛何以加焉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喪考妣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康陵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孝宗長子母　孝康敬皇后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弘治五年三月立為　皇太子弘治十八年五月壬寅即　皇帝位詔改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元年劉瑾入司禮監殺忠正太監王岳徐智范亨逐方正大臣內閣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兵部尚書劉大夏吏部尚書馬文升而焦芳入內閣武選主事王守仁廷杖謫驛丞盡逐忠諫言官及端諒骨鯁之士二年楊廷和入內閣未幾焦芳去而劉宇入內閣張綵入吏部代宇去而曹元入內閣五年四川賊起四月安化王寘鐇反以誅瑾為名寘鐇平獻俘至京而瑾坐反誅

畿內流賊遂起六年江西浙江賊起七年流賊平而江彬入豹房是年李東陽致仕九年乾清宮災以咨密故用兵西垂江西副使胡世寧上書發寧王反謀世寧下詔獄久之謫戍邊十一年以守仁巡撫汀贛州明年提督軍務是年廷和憂去十二年八月　上幸宣府十三年還京復幸宣府至大同榆林山西是年廷和復入內閣十四年二月　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更名壽勅巡狩南北直隸太安神州廷臣兵部郎中黃鞏等上疏諫下詔獄廷杖謫戍削籍降官奪俸有差是年六月寧王宸濠反七月守仁討擒之八月上下詔親征至南京是年起世寧為湖廣按察使十五年十月　上駐通州宸濠伏誅十二月　上還京師十六年三月丙寅帝崩於豹房在位十七年壽三十一葬康陵　帝英武剛斷豁達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恐兵革時起而賦役不煩狎弄佞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大漸之際為天下得人竟開太平之治也

顯陵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

皇帝　憲宗第二子母　孝惠皇后成化十一年封興王國衛輝弘治四年言衛輝瀕河請安陸即故梁邸　孝宗從之梁即故郢邸偏城西隅至是改正中五年賜梁邸故莊田七年之國請奉養孝惠皇后　孝宗曰弟以一國養不若朕養以天下也不許九年長史張景明言六事　帝悅命揭諸宮門十年請廣州北城城成獻馬謝十一年請得赤馬野猪蘆洲長洑湖田十三年長子生五日而夭是為岳懷王十七年賜郢邸遺田十八年荆襄旱大飢出邸粟賑流民正德二年八月壬午

今皇帝生宮中赤光燭天是歲黃河清三日卿雲見翼軫三年夏大飢疫出邸粟賑活萬人四年流賊至江上出邸金繕州城十一年五月漢江溢漂屋溺人出邸金募舟拔溺者人錢五百十三年出邸金繕文廟十四年六月己卯崩　帝體貌凝重不妄言笑清心省事屏去一切玩好聲色遊佚事專親近儒臣讀書賦詩尤善王筋鳥跡栁葉諸篆書自號純一道人嘗曰祖訓一書我　聖祖成憲周至子孫能遵守弗墜永保天命矣余手楷書一冊俾子孫敬奉為守國之寶教育　今皇帝必曰祖訓祖訓又曰正心修身親賢取善河間東平未足法也朝廷每軍興時獻數千金　孝宗　武宗尤敬愛禮秩獨優于諸王明年葬松林山又明年今皇帝入繼　大統是年十月尊為興獻帝嘉靖元年三月尊　獻皇帝五月令后宗人蔣榮奉祀山陵三年三月尊為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改松林山名顯陵七月神主入京奉安觀德殿是年尊為　皇考恭穆獻皇帝四年修　帝實錄八月置顯陵衛七年七月改謚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七年九月辛巳又上尊謚冊曰恭惟　皇

考獻皇帝睿明天縱恭儉性成蕩蕩難名道配乎帝堯之大乾乾不息德比于文王之純學本聖傳心契乎四書六經之旨國封南服化行於江沱汝漢之濱方　憲祖賓遐之後當　孝皇在祚之年迎養一辭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遺治一疏恢恢乎帝皇問其情奉藩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昭事上帝之忱翼翼如有臨閱世四十四載身罔敢自暇逸而學道愛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翰墨則精究古法非經訓之辭弗書至於怡神宮廷即應接斯須非聖賢之事弗語喜怒不遷賞罰

必當有發而中節之和明照無私幽隱必達有無所不通之睿摛辭雷發煥然其有文章寘心天遊廓乎其有容德誠可謂包衆善而難名兼百行而備有者也臣御名祗繼遺休茂承餘烈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恪稽典禮率籲群心謹奉冊寶更上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　睿宗十八年閏七月戊申啓祥宮庚申合　獻皇后葬于新寢先是　憲宗既失悼恭太子每念儲位輒愁嘆會　孝宗出西宮大喜即立為　太子比　帝生喜帝欲易　太

子者數矣諸大臣及內官懷恩覃昌等皆不可遂止然　憲宗鍾愛帝嘗稱　帝骨相非常竟誕今皇帝承天位也

仁皇后

孝誠仁皇后有聖德初為東宮妃保護　仁宗仁宗崩後尊為　皇太后皇太后歷宣德正統群賢滿朝海宇寧謐皆　仁后力也后崩王振即用事未幾即有土木之變先是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立為　皇后冊文曰朕祗膺景命統紹鴻基永惟治教之先宜重彝倫之本家人正內外之位以端化基關雎頌后妃之德以成坤道聖經所紀萬世攸承咨爾張氏淑慎懿恭齊莊誠一早膺　皇祖之命用登嬪予之選孝事　皇妣秉恭順睢睢之忱於予夙夜備儆戒相成之益有琴瑟諧和之懿有環珮雍容之儀貞靜率身寬惠逮下至化典樛木之詠嘉慶衍螽斯之祥協贊春宮二十餘載朕已欽承大統爾宜正位中宮特遣使賫冊立爾為皇后於戲配皇極之尊奉神靈之統表正六宮母儀天下惟純儉可以裕德惟靖恭可以輔治惟仁可以睦族惟善可以進賢有初匪難慎終惟吉遠稽

聖后之道欽承　皇妣之規益懋芳猷永膺天祿欽哉是日冊郭氏為貴妃李氏賢妃父麒永誠人洪武二十年以后為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食俸京師二十八年從世子還北平三十二年老子昶從　文皇靖難戰永平大寧有功至鄭村坝遇齊尚書兵大戰先登陞義勇中衛指揮同知建文四年與內臣琰東拔薊州還又從梁銘戰沈都司兵白河上陷陣斬首有功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再調錦衣旗手二十二年后正位中宮陞左都督洪熙元年封彭城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贈

麒彭城侯謚恭靖　宣宗奉母后謁二陵昶兄弟從　太后特召見行官諭令謹飭保家祚　宣宗厚母家禮昶兄弟正統三年卒子輔病廢孫瑾嗣成化十六年卒子信嗣正德三年卒子欽嗣嘉靖八年　今皇帝釐恩澤侯惟彭城惠安以軍功半得世嗣如故十六年卒明年子勳嗣昶家本謹厚又　昭后有功德　仁宗在宮非后誠孝禍且不測以故其恩澤兩封至今傳世昶弟昇靖難時以舍人守北平有功陞義勇中衛正千戶永樂三年陞指揮僉事十二年從　上出塞至忽剌忽失溫

遇虜有戰功稍進官二十二年冬陞都督同知明年陞左都督正統五年秋封惠安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六年卒子軾為典寶先卒孫琮嗣成化三年卒無子弟瑛嗣無子庶兄瓚嗣弘治六年卒子偉嗣正德中為總兵征流賊失律下獄論死會赦得釋嘉靖初為京營總兵十四年卒贈侯太傅謚靖襄子鑼嗣二十年坐郭勛姻黨下詔獄末減得出

恭讓章皇后

恭讓章皇后濟寧州人父胡榮生女七長女洪武初為女官給事掖庭頗見任使官榮錦衣百戶后其第三女也永樂十五年冊為　皇太孫妃　仁宗嗣位冊為　皇太子妃　宣宗登極正位中宮授榮光祿卿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僉事兄安府軍前衛指揮僉事弟瑄百戶宣德初海內安寧車駕頗事遊幸后母乘間規諷宣德二年無嗣多疾請避位　上勅諭禮部曰比皇后胡氏自惟多病不能恭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間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懇辭再三益加悃切已從所忘就閒別居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后退居

長安宮事黃老清淨之說越十八年疊慈西山謚靜慈仙師天順七年勅禮部曰昔朕　皇考臨御之日　母后胡氏讓位於朕　母后孫氏　皇考已從所忘就閒別居厥後　母后胡氏遺榮慕道益向清虛優遊有年以至今終朕時幼冲不敢固違其志已尊謚為靜慈仙師而凡祭塋之儀亦惟是稱皆所以成其志也朕今思之　母后之志雖成而為子之心終有未盡禮部宜會群臣仍議　上皇后尊謚令所司修葺陵寢如制其志之所安而致尊崇庶幾於禮於情兩慊也

於是禮部尚書姚夔等議上尊謚為 順康
穆靜慈章皇后

懿文皇太子

懿文皇太子標母　高皇后元乙未九月生于太平府陳迪家　上為吳王立為世子從宋濂受經吳元年年十三矣　上遣世子及其弟謁臨濠墓諭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守成令主高宗舊勞於外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其在位動儉不敢驕逸兒生長富貴習于晏安今出傍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險易以知敵

馬動勞觀小民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于心以知吾創業不易也又命中書省擇官輔導以行凡所過郡邑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過太平訪迪家賜白金五十兩至臨濠以上意告祭　祖考妣考妣墓及兄姊墓是冬從上出觀郊壇　上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其服食器具又指道傍荊楚謂之曰古用此為朴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念之洪武元年正月立為　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　太子　上嘉納中書省都督府議放元制以　太子為中書令　上曰不可吾兒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為中書令乎乃選勳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及新進之賢者兼領東宮官於是左丞相善長右丞相達中書平章錄軍國重事遇春兼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右都督馮宗異兼右詹事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昇兼同知詹事院事中書左右丞趙庸王溥兼副詹事中書參政楊憲傅瓛兼詹事丞

同知大都督事康茂才張興祖兼左右率府使大都督府副使顧時孫興祖兼同知率府事僉大都督府事吳禎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愈和兼諭德御史中丞基溢兼贊善大夫治書侍御史文原吉范顯祖兼賓客諭之曰朕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易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

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于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是年　上命選國子生周錡王璞張傑等十餘人侍　太子讀書禁中錡等入對謹身殿皆姿狀明秀應對詳雅　上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儒士郭淵友等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習矣然與　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于浮靡　太子之德亦當有助也因厚賜之未幾以梁貞三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太子諭德先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驪亭又自作時雪賦賜東宮儒冠儒服令三師賓客諭德朝賀東宮東宮答拜二三年　上命東宮及王府官編輯經史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別論　太子諸王四年春　上製王為大本堂記賜　太子十年六月令自今政事並啓　太子處分後奏聞因謂曰人君治天下一日萬幾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繆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群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疎暴惟明不惑於邪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為權度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時令儒臣為　太子講大學衍義二十二年置詹事院　上諭吏部

侍郎侯庸曰輔導　太子必得忠正賢良之士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二十四年八月勅　太子巡撫陝西　上時欲都陝西遣　太子相宅既行使諭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又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德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比還獻陝西圖遂病病中上言經畧建都事

二十五年四月丙子卒　上慟哭命禮部議喪禮戊寅　上御東角門召諭廷臣曰吾老矣太子不幸至此命也大哭而退比公除　上不忍禮官請之始鳴鍾鼓朝京耆老上香慟哭　上亦哭諭曰爾念太子耶意良厚顧農事方興諸父老善勤生亟歸勿失時諸未至者諭朕此意八月庚申祔葬孝陵東謚懿文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歿必有謚名所以彰德謚所以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謚有重輕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居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

多今焉永逝特尊古典從公議賜爾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建文元年追尊為　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成祖靖難後復稱懿文皇太子　太子元配常氏開平王女太子既立　上念王有大功早卒遂冊其女為皇太子妃先　太子數年卒謚懿敬建文君即位追尊為孝康皇后靖難後復稱懿敬皇太子妃　太子繼妃呂氏生建文君妃父本壽州人建文君即位尊為　皇太后靖難兵入金川門遣人迎　太后太后至　成祖述不得已起兵之故　太后還未入宮宮中火起建文君遜去建文四年七月隨其子敷惠王允熙居太子陵

懷獻太子

懷獻太子見濟　景帝長子母杭妃景泰三年四月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玹者思明土知府琱庶兄也琱老子鈞襲知府玹欲殺鈞奪知府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千入云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破府城滅琱家支解琱父子納甕中瘞後圍即引衆還寨明日城中報至佯不知驚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玹急捕賊復

此家門大讐方玹子殺琱時琱有僕福童藏屏處見玹子并識其左右人福童得脫走憲司訴玹父子殺琱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玹父子也左副總兵武毅疏聞于朝玹大懼謀于侍郎江淵遣千兵衣洪走京師上奏請廢　太子立見濟為太子疏曰　太祖自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　上皇輕身禦虜文武將吏十喪八九駕陷虜廷社稷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　皇上臣民何歸今日踰一年皇儲未定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　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天

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受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為蕭牆肘腋之間自相殘蹙　陛下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審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　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玹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集文武群臣廷議衆相顧莫敢發言乂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

不可已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群臣皆唯唯署議於是濙等暨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蔣琬駙馬都尉薛桓襄城伯李瑾武進伯朱瑛平鄉伯陳輔安鄉伯張寧都督孫鑑張輗劉深張通郭瑛劉鑑張義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曹敬指揮僉事林福尚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金濂于謙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翺楊善侍郎江淵俞山頃文曜劉中敷沈翼蕭鎡王一寧李賢周瑄楚芳張敏通政使李錫通政樂惲王復孫謙馮

賈鄉蕭維禎許彬蔣守約裔整李賓少卿張固習嘉言李宗周蔚能陳誠黃仕儁張翔齊政寺丞李茂李希安柴望鄺膚　詢王溢翰林學士商輅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侃李春蘇霞林聰張文質十三道御史王震朱英徐謙丁大亨強宏劉琚陸厚原傑嚴禋沈義楊瑄王驥左鼎上言父有天下必傳于子　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泓奏是制曰可朕上請　聖母上聖皇太后太后言予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敢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

即日簡置東宮官亨懋濙直四人太子太師溥循穀謙四人太子太傅輗文淵濂南京禮部尚書儀銘士悅工部尚書兼大理卿石璞都御史鎡文翺九人太子太保淵一寧鎡三人太子少師俞山太子少傅錫維禎兵部左侍郎俞綱都御史羅通四人太子少保輅兵部左侍郎綱兼左春坊大學士中敷太子賓客嘉言詹事文曜琦少詹事幹左庶子侍讀彭時侍講劉儼左右春坊大學士周旋趙恢左右庶子修撰林文侍講徐埕左右諭德修撰李紹侍講劉定之司經局洗馬侍講楊鼎閻謙呂

原修撰柯潛左右中允李侃御史魏齡詹事丞編修周洪謨劉俊檢討錢溥編修岳正左右贊善編修萬安李太林聰典籍鄒循左右司直郎侍書陳懿徐泌監丞鮑相縣丞高誠左右清紀郎檢討曾暹傅宗五經博士陸藝典籍李鑑左右司諫編修王偰校書中書舍人劉鈺趙昂正字教諭劉潔錄事序班楊欽王政周寧傳榮通事舍人凡東宮公孫皆文二俸五月甲午立見濟為　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為　皇后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

萬年大赦天下先是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挺直入聲香亭奮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乙未以東宮令大賞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部言　太子冲年百官朝朔望丁未祔濟于謙充正副使持節更封　太子為沂王癸丑以立　太子故大賞諸親王公主乙卯賞邊鎮文武內外群臣又加賞大學士陳循高穀學士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各黃金五十兩六月以后兄杭聚為錦衣正千戶四月二日乙未太子冠命胡濙持節掌冠高穀贊冠蕭鎡宣戒勑甲辰冠沂王及其弟榮王命陳循于謙持節掌冠何文淵儀銘贊冠商輅宣戒勑十一月以御史張鵬言簡東宮師傅講讀官　上命胡濙王直陳循高穀王文儀銘江淵蕭鎡俞山俞綱商輅日更番侍班彭時日專講書李齡錢溥劉吉日專侍讀書王謙趙昂更日侍書越四日　太子薨謚懷獻葬京師西山天順元年改稱懷獻世子

諸王

吳元年冬　上念七子漸長宜習勞令內侍制麻履行縢凡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十三洪武二年

設王相府是年令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三年封諸子三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　祖宗之靈當群雄鼎沸之秋奮興淮右賴將帥宣力創業江左冀者命大將徐達總率諸將以定中原不二年間海宇肅清虜遁沙漠大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示賞緣土番之境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達等西征是以報功之事未及舉行朕聞昔帝王嫡子正儲位衆子封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　皇太子諸王之未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

封第二子禛為秦王次桐晉王次　燕王次櫛吳王次楨楚王次樽齊王次棹潭王次杞趙王次檀魯王姪孫守謙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及諸禮儀已有定制於戲奉天法古實為生民明此彝倫非文武賢能三軍用命江左人民之助何以致此尚賴各盡心力以成治功六年春賜諸王昭鑑錄又賜　祖訓令書殿中宮中八年初定諸王宗人俸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鈔錦紵絲紗羅絹布綿鹽茶粟又萬計靖江王二萬石郡王六千石鈔等減十九郡王諸子年十五人賜田六十

頃為永業除其租是年定王邸親王殿前曰承運中國聚後存心城門四南端禮北廣智東西體仁導義　上曰使諸王能親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九年中書省上言王宮飾彩　上曰性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芻茨卑宮堯禹以崇聖治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是年申定王府官制語在百官述中再定諸王及公主歲供之等秦晉燕王將之國　上令辭　皇陵曰若等觀　祖宗肇

基之地當知王業艱難也又命　皇太子率三王孫開國功臣然後行會星變求言平遥訓導葉伯臣應詔上萬言書謂今分封大侈用刑太煩求治太速其論分封曰　主上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踣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公卿大臣數十萬衆戰勝攻取者一介使召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強幹弱枝遏亂原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

之弊然秦晉燕齊楚吳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以甲兵衛士之盛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七國晉諸王否恃險爭衡擁衆入朝其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議者曰諸王皆　天子親子　皇太子親骨肉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楚吳諸國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何不摭漢晉事觀之乎漢景帝高帝孫也七國諸

王皆景帝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遽擁兵西向晉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地空之以待諸子王孫謂力少易使以義國小無邪心使帝盡從誼言必無七國禍顧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上見疏大怒曰小子敢間吾骨肉

吾見且切齒可使吾兒見乎速取來吾將手射之且啖其肉遣至瘦死刑部獄十九年冬 詔王國慶賀稱國城官致禮在外文武官不得赴府賀有事遣人啓聞不得遣將官二十年秋 詔給親王歲祿五萬石停茶鹽布絮勿給二十六年賜諸王永鑑錄二十八年八月 詔更定宗人封爵冊寶之制 皇太子親王金冊金寶 皇太子妃王妃金冊無寶 皇太子嫡長子為皇太孫金冊寶庶子年十歲封郡王塗金銀冊銀印庶子年十歲封郡王冊印亦如之凡王世子必以嫡長以庶奪嫡降庶人重則遠竄王年三十妃未有子庶子止封郡王俟王與妃年五十無嫡子始封庶長子為王世子若王世子嗣封王世子郡王納妃郡王受封郡王長子嗣封朝廷遣使行冊命禮郡王次子授鎮國次孫輔國次曾孫奉國皆將軍凡三等次玄孫鎮國次五世孫輔國次六世孫奉國皆中尉凡三等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縣主郡王孫女郡君郡王曾孫女縣君郡王玄孫女鄉君靖江王府視郡王降一等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名聞考驗陞轉如常選法有犯宗人府訊聞量罪

降等重斥為庶人但有罰不加刑責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祿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各王歲給以資乏用至是 上議更定親王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鄉君次減一百石 皇太子庶子既封郡王俟出閣歲賜如親王子封郡王者女俟嫁歲賜如親王女已嫁者郡王子嗣郡王者比始封郡王減

半祿是時　上重定　祖訓錄名　皇明祖訓更
箴戒為首章遣使召諸王至京諭減祿之故賜
皇明祖訓九月新言親王歲米既有定議請令有
司如數給之　上曰晉燕楚蜀湘府給如數代肅
遼慶寧谷府遠在邊民少賦薄歲且給五百石齊
府千石嗣秦王幼應用米有司月進其罷給及多
寡異者並出一時權制云十月製二十字命名詩
登玉牒三十年勅遼寧諸王就邊場孳牧勿侵民
田是年令王府官不得三六九年考覈建文即位
詔王國所在惟國事聽王文武吏士聽朝廷王不
得節制永樂二年諭天下諸司事關王府遵　祖
訓啓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槩啓若王府事馳奏
不待報輙行者重論罪三年五月　上以代寧秦
晉諸王屢驕恣怨謗賜書戒飭諸宗人云宣德元
年定將軍主君儀賓品給冠服儀式王府官不得
外調陞不知起於何時或曰靖難後事也然宣德
中周忱以越府長史陞侍郎出撫江南鄭府長史
王淪改行在戶部郎中滕府長史姚友直陞雲南
左參議掌長史司事洪熙中淮府長史王榮改吏
科左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改翰林院修撰嘉

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言楊士奇以審理副遷翰
林院編修周忱亦自長史累陞尚書成化中雷霖
以德府長史為山西提學副使又言布政使雍泰
秦府有姻亦陞巡撫都御史乞容王府官與內外
官一體陞用王親亦選京官吏部議不可此　祖
宗微意如近年江西婁性足為監戒況王親縱不
得京任得仕至左右布政使官與尚書等使非區
區自懷重內輕外之心則展布才猷亦足自見一
清再請吏部執不可二十二年蜀府長史高鵬九
年考滿至吏部吏部請奪職遂請王府官凡稱病
乞改用者並勒致仕輔導失職調者不得授府州
縣親民官時陝西山西河南湖廣積欠王祿百數
十萬有司不能給宗人告飢譁有司或杜門或踰
墻走　今皇帝每下詔即念宗人歲祿顧歲祿百
倍洪武時有司竟不能給也宗人有上言願停祿
如唐宋故事得應舉效用者有請田力耕自養者
竟莫敢決河南諸郡縣主君至入布政司坐堂上
罵官吏宗人有罪者錮高墻高墻在中都凡先後
入高墻者男女且一千人嘉靖四年釋二百九十
人十二年釋十三年又釋三十八人十八年又釋

四十五人傳還原部給新米自便

平漢

癸丑五月友諒遣兵攻陷吉安執僉政劉齊知府朱叔華又攻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三人皆不屈友諒縛之狥洪都又攻陷無為州執知州董曾曾不屈縛而沉諸江友諒既得吉安臨江洪都上流刻期必拔洪都晝夜督戰指揮薛顯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友諒兵稍却六月友諒增修攻具襲水關不克轉攻瞥步門德勝力戰中流矢死總管元帥萬戶諸將校多戰死內外

阻絕文正遣張子明間行告急建康 上問軍中事子明曰友諒雖勝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漁賊艦不利又糧盡援至夾擊必破賊 上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擒此賊子明還至湖口被獲友諒曰若能誘城降宥若死且富貴若子明曰諾比至城下大呼曰援兵旦夕至諸君幸努力友諒怒殺子明七月癸酉 上自將達遇春馮國勝廖永忠俞通海等舟師二十萬征友諒壬午風覆國勝舟 上不喜遣國勝還建康癸未進次湖口遣一軍屯涇江口一軍屯南湖嘴遏其歸師又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奔逸丙子友諒聞大軍至東出鄱陽湖逆我師洪都之圍蓋八十五日矣率諸軍由松門入湖丁亥遇于康郎山戊子我分兵十二屯達遇春永忠諸將進薄戰敗其前鋒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其舟殺溺無算我軍將陳兆先宋貴等力戰亦死火遂燒達舟 上進援達達力戰脫張定邊者友諒驍將也直前圍 上舟舟膠淺甚窘遇春從傍射定邊定邊稍却通海驟舟來援上水湧起 上舟得脫永忠急以飛舸追射定邊定邊被百餘矢走而遇春舟入膠淺 上麾舟救遇

春忽有敗舟順流下觸遇春舟亦得脫會日暮 上急登樓船鳴鉦集諸將約明日死戰是日命達還守建康備友諒己丑復戰張志雄丁普郎余昶徐公輔皆力戰死晡時東北風起 上令七舟載荻蒹裹硝硫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漲天湖水皆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焚死庚寅再戰時 上舟白檣敵識之併力來攻圍 上急韓成詐降投水死是夜 上令諸舟盡白其檣敵見之大駭辛卯復聯舟大戰通海永忠張興祖趙庸等六舟深入敵艦中縱火飄飄而出

我師見之益呼噪力戰聲動天地波濤起立白日為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定遣欲挾友諒退保鞋山我師扼之不得出乃歛舟不復敢戰　上勞通海等曰今日之捷諸公力也是日移舟柴棚挑戰敵竟不出諸將請退休士　上不許移舟渡淺泊左蠡友諒亦出泊渚磯相持三日友諒左右金吾將軍率衆降兵力益衰　上貽書友諒友諒得書大怒留我使人盡殺所獲戰士　上乃悉出敵俘遣還遂出湖口令諸將橫舟截湖湖岸立柵邀其歸路凡旬有五日友諒不得出戊申　上又貽書

言公屢戰屢敗何不邵帝名待真主否則喪家滅族友諒憤不荅　上與博士夏煜等曰草檄賦詩休兵俟戰又遣諸將攻下鄱興國友諒乏食掠鄱昌文正遣兵焚其舟益窮蹙八月壬戌突出湖口欲奔還武昌　上麾諸將邀擊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比至涇江口涇江口之師復出擊之鐵冠道士大笑賀　上曰友諒死矣　上笑曰勿妄言急遣人覘友諒降卒奔走　上舟四友諒被矢貫睛顧死諸軍呼萬歲喜躍戰益奮敵兵大潰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餘衆皆降得其樓船軍資萬計戰士五萬人定遣等夜以小舟載友諒尸及其少子理走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九月丁卯　上發湖口壬申至建康賞過春等田金帛有差諸將請曰友諒據上流待我我勿彼逸今勝之何也　上曰友諒人衆心疑遇我連戰數敗不能養威俟時勞東驚西群情怨怠天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也諸將皆伏地頓首稱善壬午　上留善長愈守建康復率遇春茂才永忠胡廷瑞等伐理十

月壬寅　上至武昌命諸將柵其門聯舟為長寨江中斷其出入徇下湖北諸郡十二月丙申　上發武昌命遇春總督諸軍曰理猶孤豚虜匣萬一突出慎勿與戰但堅守樅柵久當自服甲寅至建康戊午閱武鷄籠山召諭華雲龍等曰陣勢方圓縱橫歛合布散倏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逸已勞人先機制勝運陰陽行鬼神使勇失其力智失其謀斯為妙矣甲戌正月丙寅朔善長達等奉上為吳王建百司官屬以善長達為中書省左右相國遇春通海平章政事汪廣洋右司郎中張昶

左司都事二月乙未　上發建康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漢丞相張必先自岳州來援軍於洪山　上令遇春遂擊之擒必先狥城城東南有高冠山下闕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曰諾一鼓奪之城中大懼又數日　上遣中書諮議羅復仁入城諭理定邉降理肉袒率群臣詣軍門伏地戰慄　上憐其小弱起擊其首曰吾不罪爾無恐命奄入其宮慰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發粟大賑市井晏然民大悅漢荆岳澤郡縣相繼來降立湖廣行中書省三月己丑朔　上至

建康封陳理為歸德侯友諒父普才承恩侯友富友直歸仁懷恩伯向客儒士戎簡入見　上語及平漢事簡曰　主上向敗陳氏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乃引還今雖克之勞已甚矣　上曰汝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兵法曰窮寇勿追吾固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我師不傷二主靈殺全三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

平吳

丙午七月召省府議征吳善長曰張氏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上曰不然彼淫昏益甚疆域日蹙生隙不已終為後患達曰士誠奢暴時值天亡諸將李伯昇呂珍皆驕侈齷齪不足數徒擁兵娛富貴耳其居中用事黃萊葉三參軍皆迂腐書生不知大計臣請奉命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上喜顧達曰善達等將發上問曰用師孰先遇春對曰當直擣姑蘇姑蘇破旁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麟潘原明等皆兇悍死黨士誠窮蹙天麟輩懼

俱弊必併力來救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天麟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當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上怒曰攻湖州失利吾任之若先攻姑蘇失利吾不汝貸遇春不敢言　上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反間天瑞降非本意心常怏怏適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但云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癸丑諸軍發龍江辛酉至太湖已巳遇春首擊吳兵於湖口遂進

至洞庭山癸酉至湖州又敗吳兵于毗山熊天瑞叛降吳甲戌至三里橋吳兵三路拒戰師大戰敗走擒其黃參政胡元帥士誠遣李伯昇援湖州潛入城我師合圍不敢出士誠又遣呂珍等援屯舊館達遇春和分兵築十壘東阡鎮吳將校屯舊館者悄稍遁去士誠又遣兵屯烏鎮為珍聲援我師夜擊遁去遂堅潭澮塞餉道士誠大懼自率衆來救達等與戰皂林之野大敗之九月士誠又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遇春擊敗之文忠攻杭州夢未忠薛顯取德清士誠遣弟士信覘舊館遇春出

別港追襲於平望火攻敗之十月辛亥達以吳俘狥湖州壬子遇春敗吳兵于烏鎮追至昇山破其陸寨甲子文忠攻桐廬略富陽圍餘杭戊寅達攻昇山水寨遇春少却薛顯先登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等以舊館降十一月甲申達馮國用以呂珍狥湖州李伯昇降己丑達引兵向蘇州至南潯降其元帥王勝辛卯降吳江文忠亦下餘杭遂進兵杭州未至潛原明遣人納款庚子士誠守將以紹興路降華雲龍降嘉興遂降海寧癸卯達兵至蘇州城南黏魚口敗其將竇義康茂才又敗其兵

山橋達遂進兵圍城攻婁門指揮副使茅成戰死吳元年春正月嘉定州降夏四月上海賊殺松江知府甸王珍達遣葛進討之餘黨走掠嘉興悉擒斬之錢塘衛指揮同知袁洪攻下崇德五月貽書士誠不報六月士誠突圍決戰敗走墜水又突出胥門索戰遇春禦之兵却士信急收兵遇春乘之大敗之益急攻飛礮擊殺士信九月辛巳達克蘇州執吳王張士誠及其平章李行素黃萊葉三參軍將校流寓二十萬人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叛將熊天瑞士誠舟中閉目不食至建康

自經死誅天瑞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初達與遇春約城破日分地撫集刻木為令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廬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至是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秋毫無犯閭里晏然達分兵取通州上遣平章胡廷瑞攻無錫莫天祐降平吳師還封善長為宣國公達信國公遇春鄂國公將士馮宗異等陞賞有差

平胡

吳元年冬十月召諸將議北征遇春請直擣元都上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

不能即破頓兵堅城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徹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西據其户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絶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甲子命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遇春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見遇春纔遇數敵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定遼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慎宜戒之若遇大敵遇春領前鋒或敵勢强則遇春與衆將馮宗異爲左右翼各執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

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丙寅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達兵至淮安諭沂州王宣及其子信降十一月王宣叛達進兵討之信走山西執宣誅之達分兵下兖東郡縣十二月達別將下東平尋取濟寧達至濟南守將以城降別將取萊陽達兵至益都登萊二州降遣使撫輯山東洪武元年春二月遇春克東昌遣康茂才從達北征三月達至濟寧開耐牢坡壩引舟師由鄆城趨汴取河南愈取唐州克南陽達遂入汴城夏四月達自中灤進至虎牢攻河南元守將降留左丞趙庸守之宗異進攻潼關李思齊張思道宵遁遂入關西平華州達取陝州降鈞陳許汝五月達自陝州還河南庚寅 上至汴以何文輝守河南六月達朝行在所 上問曰朕欲取元都將軍計安出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絶請乘勢擣其孤城 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此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徧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餽餉由鄴趨趙轉臨清北擣元都彼外援

不至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　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運去即衰成敗由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澌盡不必窮追但出塞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還次河陰督諸將會兵發陳橋秋七月畫進征陣圖賜達茂才自陝州渡河取安邑　上將發示達等自陳橋入辭命宗異留守達檄諸將會東昌閏七月遣使犒北征將士達分兵取衛輝降彰德廣平次臨清遇春取德州達遂會馬來舟師北進下長蘆至直沽獲海舟濟師元都大震敗其兵河西務又敗之通州授其城乙丑夜元主携其后妃太子出建德門北遁達留別將築通州城八月庚午達入元都檢其監國宗王將相市肆不移明日順德守將來降分兵據右北平諸隘戍守直沽蘆溝橋己卯大赦天下改大都路為北平府留孫興祖華雲龍守之以和為偏將軍從達西征友德畧大同遣宗異率兵從達九月興祖下永平遇春下保定冬十月克真定宗異和入澤州環戰元兵於韓店敗績元兵逐攻潼關于興擊却之和取濟州戊寅以平元都詔天下友德下平定州徙北平人於汴梁以懷慶衛輝彰德廣平順德大名河間保定真定隸河南北平隸山西碎元水晶宮漏十一月達發北平降井陘茂才克河中達遂至定州愈定金商均房十二月達克太原擄廓帖木兒遣河西達分兵擊賀宗哲于石州宗異克平陽達檄諸將會太原遣將取榆次關以通潞州洪武二年二月元兵侵通州達下平陽次河中遣遇春宗異渡河趨陝西三月達渡河降奉元趨鳳翔李思齊奔臨洮達留炳文守奉元唐州兵亂南陽郡縣應之達遣楊璟討平之夏四月達趨隴州入伏羌降鞏昌遣宗異征臨洮降思齊思道聞之懼自慶陽奔寧夏達克蘭州遂入安定　上使諭達曰張思齊兄弟譎詐即降慎防之元豫王窺西安達遣兵襲之遁去五月達出蕭關下平涼克延安良臣以慶陽降至涇州良臣復據慶陽叛達合兵圍之六月遇春文忠還兵北平克開平薊北悉平秋七月征虜副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卒於軍中詔文忠領其兵王保保分兵陷涇原以援慶陽達遣宗異屯驛馬關元兵遁去八月宗哲寇鳳翔文

忠破元兵於大同　上遣吳禎勅達既克慶陽及和還京定議功賞宗異禎鎮慶陽炳文李伯昇守陝西茂才鎮山西達克慶陽斬良臣宗哲遁去掠蘭州冬十月遣使貽書元主十一月達還京十二月賞平定中原將士金帛有差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援之戰敗被執死之洪武三年春正月以達為征虜大將軍文忠勝左右將軍愈和左右副將軍征胡　上問諸將方略對曰王保保以元主故寇邊若直取元主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保保今在邊忘近趨遠非計吾欲分兵二

道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取王保保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兵至如狐豚遇猛虎取之必矣諸將皆曰善王保保侵安定二月金朝興取東勝文忠降興和進兵罕腦兒擒元平章竹貞三月汪興祖克武朔州達兵至定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愈柵而逼之達兵出安定王保保來戰胡德濟敗達援之虜退斬趙指揮狗再敗王保保奔和林械德濟送京師　上宥之諭達曰制閫無姑息五月蜀明昇圍興元達自將攻興元都督孫興祖等遇元兵戰歿五郎口文忠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太子愛猷識理達獵遁去達督諸軍至畧陽入沔州遣金興旺張龍出鳳翔入連雲棧攻陷興元達還西安愈克河州文忠奏捷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免獻俘始聞元主殂謚曰順帝丁丑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元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遣兵四出無救于亂此天意也首禍之徒謀奪土疆欲為王伯多行無禮皆底滅亡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終不能居遂托身行伍驅馳三年覩群雄無

成徒擾生民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强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邊塲勞我師旅今年六月十有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遣使來奏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於應昌大軍所至朔庭遂空左副將軍禮送買的里八剌至京朕惟帝王之後特封為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裨存元祀體法前王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

平蜀

洪武四年春正月以中山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左右副將軍營陽侯楊璟都督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入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左副將軍暨都督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伐明昇臨江侯陳德南雄侯趙庸等充戰將衛國公愈訓兵襄陽轉餉蜀軍三月璟兵進次夔州大溪口戰不利赤甲白鹽兵皆退還歸州夏四月友德克階州和克歸州水寨仍駐歸州友德兵攻文州都督同知汪興祖力戰死友德急攻之遂克文州　上念伐蜀久無功以永嘉侯朱亮祖為征虜右將軍濟師友德兵渡青川白水江遂進克隆州五月友德兵至漢江造戰艦六月友德拔漢州守將吳守仁走陳德顧時追擊再敗之走保寧詔和曰傳將軍冒險深入克階文隆諸州渡白水口進次平川蜀人失險宜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罷於奔命將軍久住俟水路進兵何怯甚和始趨夔州永忠先發度瞿塘開入夔州和始至分道並進友德進圍成都降金州永忠舟師至重慶明

昇遣人納款和至昇詣軍門降亮祖兵亦至重慶秋七月友德遂分道徇下蜀州郡勅文忠按行四川明昇至京師封為歸義侯冬十月友德等班師還京十二月賞平蜀將士金帛有差　上曰璟庸亮祖三侯功不掩罪朕不汝賞璟等皆頓首謝明日　上復諭中山侯曰朕前命爾統師伐蜀爾駐歸州逗遛不進非潁川侯越關渡險直入劒閣攻戴壽撤瞿塘之兵還拔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瞿塘則西蜀何由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濠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為公緣過不相掩封汝第一侯今又不能自奮而使他將得上功朕為爾惜論功行賞必合于大公至正之道雖欲爾私不可得和叩頭謝曰　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　陛下曲宥不誅臣已過望敢希重賞

平雲南

洪武十四年九月以潁川侯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左右副將軍帥諸侯督衛兵征雲南播州宣慰使楊鑑率酋兵一萬為先鋒十二月征南三將軍由辰沅趨貴州進克普定留兵戍

守遂至曲靖擒達里麻留兵鎮曲靖傅將軍率衆擣烏撒分遣兩副將軍趙雲南把匝剌瓦爾密遁羅佐山入普寧州驅妻子赴滇池死遂與達的驢兒夜入草舍中縊死兩副將軍至雲南板橋觀音保等出降永昌侯遣景川侯曹賬定遠侯王弼宣德侯金朝興分道進取臨安諸路傳將軍城烏撒得七星關通畢節克可渡河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降洪武十五年春正月甲寅以雲南平　詔天下命設雲南布政司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雲南布政司事以試左通政張統為雲南左參政

詔諭雲南諸夷貴州宣慰使霭翠來朝英攻克大理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車里平緬相率來降三月烏撒諸蠻復叛秋七月友德英進兵擊敗烏撒九月雲南諸夷復叛右副將軍英等討平之洪武十六年三月命長興侯耿炳文諭征南三將軍審度班師諭英留鎮雲南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經畧雲南洪武十七年夏四月論平雲南功進封友德為潁國公諸將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為普定東川武定

征胡

永樂十九年十一月　上欲征胡有司言兵食皆不足且連年出塞宜務休息以安民庶　上不喜戶部尚書原吉繫內官監籍其家兵部尚書方賓自經于私第明年二月命英國公輔等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官三人隆平侯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愉都督張遠吳顯都御史王彰侍郎張本伏伯安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五人御史五人驢運二十五人鎮遠侯興祖都督張安尚書趙翼侍郎崔衍都指揮李得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五人御史五人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瑛遂安伯瑛為之副者侍郎郭敦都指揮陳璟先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十人御史五人總督官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並出塞分貯三月虜阿魯台圍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沒邊將檄聞　上遂親征丁丑發京師辛丑駐鷄鳴山虜遁諸將請追虜　上曰少俟草青道開平逾應昌擣其巢穴四月辛丑駐龍門諜言虜馬二千在洗馬林本掠我塞上馬去倉卒遺馬走且以啖我　上命收馬入宣府五月駐獨石丁卯大閱將士戊辰　上為平虜三曲俾將士歌庚午召英國公輔安遠侯升寧陽侯懋武安侯亨陽武侯祿隆平侯信應城伯亨新寧伯忠興安伯亨營中馳射輔升懋連發輒中餘半中應城伯不中

罷領兵信稱病不至降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為將勇智貴兼全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辛未次西涼亭癸酉令軍中樵牧皆不得出長圍時大營居中外駐五軍左右前後哨掖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諭諸將曰兵法云多筭勝用兵之際智在勇先馭戎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有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舟人禦力波濤雖險靡不獲濟六月壬辰次清平鎮令大營五軍將士出應昌地益平曠宜結方陣進神機馬隊必整列癸巳次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患大軍徑擣巢穴為此牽制術然其衆多不知大軍此行必已喪膽敢攻城乎庚戌次玉沙泉以深入虜地勅前鋒都督朱榮等各領健卒三百人人馬二賫二十日糧宵行晝伏探虜都督吳成等領兵千人踵後策應七月己未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

虜言阿魯台北走　上曰獸窮則走然黠虜未可遽信或詭謀示弱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獲虜部曲亦言虜恐衆夜遁乃召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是日命旋師遂召諭諸將曰兀良哈羽翼阿魯台為逆殺掠我吏民阿魯台遁兀良哈近東塞門庭之寇當還師剪此虜諸將曰然命簡步騎二萬分五道　上授方畧進擊曰兵貴神速又曰虜聞我師東必西走吾邀其西辛酉諸將東行至清水泊庚午　上率精騎數萬西至屈裂兒河虜數萬驅輜重西奔陷山澤

中遇大軍倉卒逆戰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虜欲突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虜數百人虜大潰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將軍輔依山而陣　上來高望虜虜稍復聚急麾兵繞出虜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虜後虜果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十餘里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虜過此發山下兵嚴陣以待虜果盡棄其輜畜馳突而左　上麾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虜驚走至林中神機弩競發虜又潰餘虜百騎圍結甚堅走且疾　上曰必酋也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

直抵巢穴擒其酋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畜焚其輜重詢降虜言屈裂兒河東北深谷中有虜千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虜襲我輜重方接戰懋發伏夾擊虜大潰斬獲過半凡獲虜牛羊十餘萬盡賞諸將士八月戊戌次玻璃谷諸將擣兀良哈者斬虜首千餘俘其人畜道大寧入喜峰口俟　上辛丑班師書諭　皇太子詔天下九月丁巳　上度居庸關壬戌至京師百官上表賀平胡癸亥左春坊大學士士奇吏部尚書兼詹事義尚書呂震下錦衣衛頌繫尋釋之是歲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永樂二十二年榆木川之變原吉始出掖廷獄復為戶部尚書

谷庶人

谷庶人橞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妃三子長蜀王次代王次如意王或曰即谷王也洪武二十六年建邸宣德即上谷建文初靖難兵起庶人走還京靖難兵至橞守金川門登城望見　成祖麾蓋開門迎　成祖成祖入即位賜橞樂七奏衛士三百及金銀鈔馬加祿歲三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僉事

張興為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為指揮使已而改封長沙之國驕橫不遵藩職尚書伯茹瑺不謁橞下詔獄死橞益肆無忌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師尚父智信國老令公成智信亦輒應偽作讖書以為讖有十八云　高皇帝十八子也陰傳播惑衆心製巧燈上獻擇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朝廷乘隙為變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蹤跡益露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誣罪磔殺廷綱張興懼禍及已因奏事北京

白其狀　成祖未信與過南京又啓　太子曰臣冒死上聞　上顧不信臣言臣萬死願陛下垂聽憶臣言他日得無連坐滅臣家臣死不朽穗又遣劉信持所為讖致書蜀王為隱語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亦不可言德蒼之施欲結蜀王為援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爌得罪入投穗穗納悅爌因詭衆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中我將舉事為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告求樂十四年七月　成祖見蜀王疏嘆曰朕待穗厚不宜有此心

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都督嘗為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勑諭穗令穗遣悅爌還蜀穗不意使猝至不得已就徵十月至京入見　成祖以蜀王章示穗穗頓首自伏死罪死罪成國公朱勇都御史劉觀諸大臣廷劾穗曰周辟管蔡漢戮安長皆大義滅親　陛下縱念穗柰天憲何　成祖曰穗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明年正月楚王楨等各上議曰穗違　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　成祖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穗二月削穗及其二子賦灼賦爚爵為庶人父子皆安置廬州祖繼卒景泰五年五月遷其少子賦炽居南京月與食米二十石卒無後

漢庶人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初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高煦輩學于京師高煦不肯學日與晉恭王三子濟爌周定王二子有勳遊嬉輕躁無行　太祖不悅建文君即位初仁宗及高煦奔喪京師舅氏魏國公徐輝祖密戒之不聽盜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其凶橫淫荒狡黠險狠跋扈不可御久矣靖

難兵起　仁宗居守高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衍顧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適引胡兵至　成祖撫其背曰吾力倦矣汝努力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立福駙馬王寧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功高　成祖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真社稷主汝等勿復妄言永樂二年立　仁宗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　上不說　仁宗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

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　文后崩　成祖狩北平高煦益不法陰蓄壯士肆出盜刼兵馬指揮徐野驢擒之高煦怒手鐵瓜搗殺徐指揮衆莫敢言遂僭用天子車服十四年　成祖巡北京高煦聞不豫逆謀益著　成祖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褫冠衣囚繫西禁門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誅高煦　仁宗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從封樂安州促即日行　成祖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

安怨望異謀益急　東宮數書戒竟不悛　成祖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數十人遣入潛伺京師幸有變　仁宗固知之顧益厚遇高煦書召至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成祖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　仁宗召示瞻圻曰汝虜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乎稱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二十二年十月封高煦嫡子瞻垣為漢世子次瞻塗濟陽王瞻

坱臨淄王瞻垓昌樂王瞻墿淄川王瞻坪齊東王瞻壽任城王瞻垠海豐王瞻埒新太王未幾　仁宗大漸　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　宣宗即位賜二叔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　上曲狥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疑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清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為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

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瞻塗瞻域瞻垓瞻墿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子誠不信　皇考至親唯二叔子所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

之備唯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illegible]兵見太傲倨不拜敕南面坐跪太大言曰　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　仁宗徒以金帛餌[illegible]今又輙云　祖宗舊制殊令我欝欝豈能久居[illegible]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　上急縛[illegible]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　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　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illegible]往者具陳所見　上大怒太是月丁卯高煦遣[illegible]戶陳剛進疏言[illegible]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illegible]誥勅封贈　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為朝廷[illegible]斥二三大臣夏原

吉等為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汚衊乘輿　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榮力言不可曰　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　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關下　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今大索樂安奸諜乙丑勅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苟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地罪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illegible]守[illegible]城安鄉

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已已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京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

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來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顧赴家柴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擐臂喜曰此易與耳聞

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敎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或擒或以王為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　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熟食無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　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

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一人來朝者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擒高煦詒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　上群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勅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　陛下命　上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為武定八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頃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誅榮榮子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使　誠河間衛鎮撫溫英滄州衛指揮鄭典鎮撫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

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遣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遣氓者七百二十七人應入至京鎖繫大內逍遙城一日　宣宗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即扶起　上大怒亟命壯士舁銅鉦覆庶人鉦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鉦起積炭鉦上加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

寧庶人

寧庶人宸濠　太祖五世孫也　太祖第十六子

權以洪武二十四年封大寧大寧在喜峰關外古會州地洪武初設北平行都司東臨遼東西接宣府為巨鎮　文皇時討北平每歲秋七月會廣寧遼王及寧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太原晉王西安秦王韋州慶王甘州肅王出塞捕虜名肅清沙漠以故諸王皆有重兵　文皇靖難兵起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領朶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閭左罪謫不能寒吾得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令　仁宗居守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弟王邀　文皇單騎入城

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洽不為備　文皇銳卒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閭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　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擁入關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不能禦戰沒總兵官都督劉貞遯還京師行軍都督陳亨等皆降　文皇於是靖難兵益強當是時寧王善謀時時草檄　文皇即位遣內官書諭王冊三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　文皇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　文皇曰五弟初封錢塘為吳王　皇考以為不可改封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熥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　文皇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卧城樓乞封南昌　文皇不得已即藩司為府封王南昌已而人告王誹謗巫蠱事　文皇書諭王王益不自安稍稍自歛戢仁宗時乞朝京師又言江西非其封國請改封上諭王叔受封　先帝已二十餘年朕不敢違

宣宗即位以大父行又復輙恣橫請於封內選子女　上不許重違其意賜女婦八十四人王令省中官衣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乞罪其長史王堅朝議定宗室將軍祿米視品王抗言宗室安得有品詞不遜時漢庶人方以反誅　上為書詞甚厲云將軍中尉有品　祖訓也王不得棄　祖訓肆煩說王即不謹非獨群臣有言不已天下人心亦不容已徒恃尊屬誣蠛朝廷典憲且存朕不敢死未幾又乞灌城田　上不許王見　上英武又稍

歛戕托志神仙正統十三年卒謚獻子盤炷未嗣卒謚莊惠世子景泰元年以子真培嗣王追封寧惠王真培以世孫嗣王弘治四年卒謚靖靖王長子覲錫天順八年封上高王弘治五年嗣王十年卒謚康康王庶子宸濠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封上高王十二年嗣王宸濠輕佻無檢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黷亂無禮養死士為群盜湖江間及刼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詢中朝事聞謗言輒喜聞言　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王

邸故以罪削護衛至正德初通逆瑾賂金錢無算得復議給安化王反瑾誅革護衛未幾復結錢寧諸權奸又得復護衛益大肆擅殺都指揮戴宣逐布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獻宋以方殺辜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副使胡世寧言王横無道不早裁抑禮樂征伐不復出自朝廷宸濠不吝金璧萬計遣奄余欽入京徧遺中朝內外文武等大臣朱寧蕭敬張雄張銳江彬陸元石玠欲殺世寧賴　武宗明聖世寧得不死謫戍遼東自是益復無顧忌日與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不軌又見武宗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為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正德十二年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又徧遺諸權奸佞幾殺順等於是逆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群盜凌十一閏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刼時奄畢真鎮守浙江約起事為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峒蠻是時士實養正春吉銳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

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萬一事成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遏宸濠托剿賊名制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嘗嘆曰即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所處分故速滅又連上七疏言宸濠反且在旦夕宸濠諸奸邀諸途即不得諸奄權奸得宸濠金錢多恐事洩并誅又幸冀非望往往匿不聞　上不知也十四年言官合詞為　上言宸濠必反狀　上為遣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

順壽太監賴義諭宸濠令改過府中人以為召宸濠也六月丙子因諸司入謝宸濠酒遂稱密旨反刼燧及副使許逵燧逵叱宸濠無反自速死吾死不從賊遂殺燧逵偽授士實太師養正國師吉太監春尚書凌十一等都指揮急走人令畢真反杭州為應遣余欽等攻九江南康王春等發傍縣諸賊黨九江南康城破七月壬辰進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將崔文楊銳力禦不肯下宸濠以江西僉事潘鵬安慶人遣鵬招安慶文誅鵬家宸濠議僭大號改年順德士實養正言需至南京正位然後

改元布詔是時汀贛都御史王守仁已傳檄遠近名宸濠賊起兵討宸濠宸濠不敢離南昌已而聞守仁兵來集士實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謂 武宗以苛斂鄙 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為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裏贖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謂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為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為也留萬銳拱條等守南昌偽勅吉提督軍務參政王綸參贊軍務分諸賊為五哨一百四十隊戊戌直趨安慶庚子攻城不克甲辰以天梯攻又不克安慶守益堅又聞守仁兵且至宸濠懼方欲退還南昌丙午聞守仁辛亥破南昌擒拱條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益懼解安慶圍甲寅至樵舍乙卯遇守仁兵黃家渡戰敗丙辰又敗丁巳守仁急督戰火攻宸濠大敗妻妾投水死擒宸濠及其子大哥吉士實養正等宸濠曰

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 武宗初聞宸濠反江彬等幸 上出遊巡勸 上親征遂下詔曰宸濠天性兇淫自作不靖誣陷郡王淫亂宗女打死無罪平人不下千數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發陷良善毒害忠貞包藏禍心妄窺大位聚集群盜招納叛亡私造戰船擅置軍器造謀作孽積有歲年流言日聞朕未遽信前年本府內官赴京告變近日在京科道交章舉發朕猶念在親誼曲為保全特遣親臣齎書戒諭宸濠自知罪在不赦使者未及半途先已肆行反逆殺害巡撫囚禁守臣

分遣賊徒四散流刼占據官府縱放獄囚攻圍城池燒毀郡縣搜刼印信搶奪運船南京各處守臣連日飛章奏報具有實跡反狀甚明爰下大廷會官集議僉謂宸濠悖逆天道得罪　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赦祇告　天地　宗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正名討罪詔未下守仁已擒宸濠宸濠六月丙子反七月丁巳就擒宸濠反謀雖久意侥倖倚奸人得竊位不欲顯言稱亂及事急反始掠省城兵器燧已名討賊移外郡倉卒不能備招賊又為諸下邑遏不得去諸偽將皆賊徒未嘗

知戰士實養正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時名不知兵諸附者皆富貴子弟聞守仁倡義誅討未及見兵皆逃避去燧初所置城遏賊不得逸盡就縛宸濠檻車至南京　武宗頻出遊幸諸權奸得宸濠金錢者尚在　武宗左右或握兵間通語言宸濠謂且得釋獨忌守仁知兵有威望又兵精慣戰不敢動　武宗回鑾至通州誅宸濠弋陽王拱橫攝府事初獻王五子二子盤煇臨川王天順五年罪廢為庶人幽高墻三子盤烧宜春王四子盤炷新昌王五子盤熯信豐王弋陽王者靖王弟奠熞始封弋陽謚榮莊榮莊子覲錄嗣弘治十年卒謚僖順僖順三子二子天季子宸汭弘治十二年嗣正德九年卒謚莊僖莊僖次子拱橫正德六年封鎮國將軍嘉靖元年攝王府事二年嗣弋陽王二十年得稍設官屬子多焜嘉靖五年封鎮國將軍郡王存者八將軍鎮國十五輔國五十六奉國四十中尉鎮國十八輔國一未封者二十五未名二百二庶人五十一

安化庶人

寘鐇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烱靖王第四子永樂

十九年封安化王謚惠懿父邃墁封鎮國將軍弘治六年贈安化榮和王寘鐇成化二年封長孫弘治五年嗣正德五年奄瑾擅權毒亂天下寘鐇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相覲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鐇呼老天子寘鐇益冀望非分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畝賣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為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以誅奄瑾為名是年四月五日寘鐇為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

漢周少卿等太監太監及漢至巡撫少卿辭不去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壯士申居敬捕虜執兵械躍馬呼噪儀賓韓廷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奄走行臺殺惟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縛侯然議放獄囚焚官府刼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召逆當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偽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為偽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西狡阻塞言路括欽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

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遣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為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指揮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二人總管當是時遊擊將軍仇鉞陷城中欲起兵擒賊自效恐河東兵未集稱病卧鉞蒼頭潛入城言副總兵楊英都指揮韓斌延綏副總兵侯勛遊擊將軍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奪河東岸矣鉞喜尚稱病卧脫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渡口留昂守城昂問鉞病鉞猶稱病不起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即起開門一呼諸遊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即趨安化府殺未霞等十一人擒寘鐇及其子台溍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卿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走追擒之賀蘭山外朝廷聞變遣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督諸軍討賊未至寧夏賊平一清永至陝械寘鐇錦廣等至京頌繫寘鐇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獄廷鞫并寘鐇等伏誅弟寘鑑寘鍇坐黨廢庶人者凡若干人將軍鼐材俘至京既論死正德中山僧大千和尚者財富凌同類同類毆和尚

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朝遠至京下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鼐材也衆不能辨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寶瓶曰此鼐材殿下也得免死送高墻竟不能知當時代鼐材死者誰也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盧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於武威西寧於湟中又

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二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長陵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典先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黑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三年忠順王卒無子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邸 上曰此西域入貢孔道可釋脫脫令嗣王賜金印誥命玉帶文綺遣使

送還令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譯上四年賜王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從母綺幣有差是年速哥失里逐脫脫 上勑諸酋復立脫脫為王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使朝貢九年脫脫卒勑都指揮哈納為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力帖木兒為忠義王賜印誥玉帶守哈密卒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仍封忠順王賜誥印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奉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河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壇人僅數百戶顧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俗習各異產馬駝玉石鎮鐵犬尾羊陰牙角城北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多鹹鹵宜稻麥豌豆農耕亦用糞壤人獷悍好利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攔出入索道路錢乃已洪熙元年貢硫黃 上詰邊臣何以有硫黃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與四表裏天順四年貢賜紙金箔薑桂茶鞏成化元年令歲一貢貢不過三百人至京不過三十人貢物馬駝玉石鐵器諸獸皮三年以忠順王外孫為都督賜銅印金幣八年都督赴京嗣官貢馬駝加賞時酋者林栻孛羅帖木兒無子王母努溫荅力理國事九年土魯番速壇阿力欲

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遣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子罕慎避居苦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俟我塞下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土魯番遂還王母金印竟為阿力所留益侵我城郭諸夷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未壯二十年守臣乘間請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慎貪殘國人怨恨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罕慎要索亦怨恨二十三年罕慎言瓦剌有克扎太師革扎太師克

捨死其弟阿沙赤為太師章捨弟阿力阿古多兀瓦與阿沙赤雙殺西走據哈密瓦剌尋退去弘治元年阿黑麻强曰罕慎非脫脫俗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我不敢發好語罕慎曰吾為若聯姻若為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即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國亂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為王居哈密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强屢入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輙通

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亦不拒請勑阿黑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時王母死已四年遣哈密頭目篤亦虎仙齎勑諭阿黑麻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陞篤亦虎仙為都督僉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强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剌阿木郎輔陝巴五年陝巴至哈密六年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尅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立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為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不可請勑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篤亦滿速兒等在京師令海至河西令夷使二三人與邊通事致勑諭阿黑麻歸陝巴金印諸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

密夷人以勑往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七年春海謙不受命輙還朝 上怒逮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奪俸閒住文升言土魯番恃其强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欺負中國不懲創彼益輕中國請安置篤亦滿速兒等於閩廣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然阿黑麻當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 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多 今皇帝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宴

貢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
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
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諜言糾夷數萬用
雲梯攻肅州且蹂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
也上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
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使我謹
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
兵出奇一擊必使彼隻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
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擄哈密文升曰非用陳
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

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 主上令
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
罕東至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
曰余欲選罕東兵三千為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
待數日熟食無程襲之何如翥曰善八年令河西
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
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
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
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訶
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
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擄以歸
西徼上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
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
少進寧及太監陸閭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
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 上念邊臣出
功加閭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遷左
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
令撒他兒及奄克孛剌住剌木城奄克孛剌密結
瓦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孛剌還守哈密阿
黑麻遣人圍哈密哈密人舉火小列禿見之來援

退走守臣奏乞令覊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文
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不許是秋進改陝
西巡撫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
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令悔過
乞許與黑婁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
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取寫亦滿速兒
等於閩廣是冬起王越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
制甘涼等處邊務經略土魯番哈密十一年越出
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
虎仙畏兀兒奄克索剌哈剌灰拜迭力迷失佐陝

巴奄克孛剌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陜巴不協
甚以罕慎女也先主剌妻陜巴結好奄克孛剌未
幾越卒是秋賜陜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為
忠順王放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
苦土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陜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
參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遂程防護
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諸夷使
入京朝貢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婁諸國皆令人入
貢十七年春陜巴嗜酒掊尅國人頭目者力克哈

等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守哈密陜巴棄城走
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
哈密入曰陜巴走哈密城空恐為野也克力達子
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
令人來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剌木城入哈密守臣
令官舍量傑及奄克孛剌往哈密撫夷衆諭迎陜
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為王奄
克孛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
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陜巴入哈密撫送真帖
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仇殺真帖木兒

懼不肯還曰奄克孛剌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陜巴
疑貳携真帖木兒居甘州正德元年陜巴死其子
拜牙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兒還來侵哈密
留不遣三年滿速兒稱速壇遣人朝貢乞還真帖
木兒兵部尚書劉宇曰是謂質其所親愛不許四
年滿速兒與拜牙即乞還真帖木兒下守臣議五
年真帖木兒走出城追而獲之六年守臣請歸真
帖木兒下兵部會議請　勅宴賜真帖木兒及滿
速兒拜牙即并其親月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
克孛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真帖木兒西還八

年春至哈密奄克孛剌不肯去寫亦虎仙滿剌哈
三送至土魯番八月拜牙即淫暴欲與奄克孛剌
叛中國往土魯番奄克孛剌不從自哈密奔肅州
拜牙即棄城走入土魯番滿剌兒令頭目火者他
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者
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
索賞哈密諸酋驛書言拜牙即棄國從番乞即差
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
只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
土魯番諸酋金幣二百明年正月撫夷官纔至哈

寇滿剌兒率衆亦至分據剌木等山真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飢窘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又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即揷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先人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外挾强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徧置奸細巧為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為仇未敢窺嘉峪關也時總制都御史鄧璋請專勅大臣一人經略哈密大將督兵戰守特勅四川討賊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軍務統延寧固原諸鎮兵防遏土魯番夷勿使內侵逐勦西海卜亦剌勅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勅責滿速兒送回拜牙即十年春澤至甘州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侵赤斤王子莊澤以段布銀器幷勅令通事與三都督送土魯番奄克孛剌時在甘州言我與番世仇不肯去土魯番得寶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哈密付滿剌哈三澤召還掌院事巡按馮時雍又言土魯番未聞請罪尚數侵邊下兵部尚書王瓊議乞留澤河西不允亦虎仙等入京朝貢當是時土魯番四出侵諸衛

及苦峪諸城殘破河西簿籍又紀尾[illegible]河西十一年李昆代鑑巡撫請勅滿速[illegible]拜牙即滿速兒不聽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滿速兒至沙州脇土巴部落入嘉峪關令肅州奸回斬巴思高彥名等內應攻我肅州遊擊芮寧參將蔣存禮禦之敗績兵備副使陳九疇發憤撫死諸奸回及通賊都督失拜烟荅馮城拒戰退賊又急調屬夷兵刼其老營遣人結尾剌搗巢穴破其三城土魯番大創又盡發寫亦虎仙數十年傾陷哈密奸罪坐謀叛論死時失拜烟荅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巧賄權倖突入長安門左掖宛下錦衣衛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十三年逮昆九疇至瓊請廷鞫幾澤九疇昆降浙江副使澤九疇削籍是秋土魯番貢使至京兵部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乃已十四年刑部會訊脫寫亦虎仙死會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上賜國姓隨上南征十六年今皇帝即位詔逮寫亦虎仙復論斬罪死獄中瓊謫戍澤起為兵部尚書嘉靖元年起昆為兵部侍郎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明年失拜烟荅子米兒馬

黑木寫亦虎仙子米兒馬黑麻皆論死

兀良哈

兀良哈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之走匿松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與會二十餘衛所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三衛於橫水之北曰朶顏曰福餘曰大寧虜降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

男奚阿扎失里為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邊為我藩籬靖難初首刼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遂以大寧界三衛寧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為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朶顏最強分地又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時嘗入漁陽塞上率諸將出喜峰關敗諸虜于寬河誅其大酋自後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塞索鹽米

賞賜而已以故喜峰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貢夷巳巳福餘大寧結也先為也先鄉道朶顏獨扼險不肯從也先至不能入塞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畜去始勅都御史鄒來學經略巳而設太監參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為瓦剌間諜詔自後使至伴二三入入京餘不得輙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詰之十二年通虜加思蘭謀寇遼東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為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釁遂起正德

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朶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中國革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朶顏為大部朶顏花當為貴種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謾言射林孛羅斡兒路阿剌忽旦夕且糾諸部大舉入寇今失台呼扯禿等去我亦竿無事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參將魏祥全軍覆沒時把兒孫狡劣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

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華蘭台華蘭台貢馬遲之未請嗣番官也邊臣言下兵部令譯部落後許貢華蘭台遂入寇漁陽諸小關堡皆殘破

流賊

正德六年流賊平先是逆瑾專權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騷動瑾誅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邢老虎劉三聚衆萬餘掠文安獲趙燧賊喜燧通文書驍健以為頭目領三千人久之劉六等欲分衆為寇燧與楊虎劉三邢老虎一夥為河南賊劉六等一夥為山東賊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

庾瀆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破野千里蕭然至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中原震動 上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邊憲討之久無功逮偉中錫中錫死獄中令陸完討賊調邊將率健卒從行遊擊將軍許太敗賊景州卻永敗賊阜城燧等奔蒙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蟒衣虎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筭桴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燧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潁兵營河上虎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死燧等共推劉三為主至蒙城太和官民潰散副總兵白玉兵至劉三率五千餘人與戰殺官軍千五百人奪我神器七十攻破霍

立殺萬人執都指揮潘翀釋之殺都指揮王保至鹿邑鹿邑潰散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為劉三兒至新蔡致仕張知府率衆遺劉三金帛萬計得不攻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諸將利虜掠戰不力賊勢日盛燧劉三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竊龍謀兵無主必亂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為號置

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至上蔡知縣霍恩指揮李　拒守賊破其城殺霍知縣殘其尸至商水知縣降至西平知縣王佐拒敵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死至舞陽破其城刼庫釋囚囚有僧德靜為稱唐府宮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為諸細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寶縣僉事孫磐齎黃榜撫賊燧復書曰群姦在朝舞弄精神

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群姦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姦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虜縣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刼庫釋囚唐王遣人謂燧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餽賊數巒二十副燒民居去邢老虎病死燧等併其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破泌陽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死二千餘人奔鄢陵焚掠而過至新鄭鄭州攻城不能入遂至滎陽地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燧率衆過河我軍潰散殺毛胡蘆百餘人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三奮勇殺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殺土軍數十人駐朱皐鎮官軍追過河與劉三戰我軍敗賊至六安州官軍追殺五百人至定遠賊又敗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走商城燧欲還六安適管四張通率二千人來歸至潁州楊虎下迪郎二千餘人來歸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降不果屢與官軍戰敗陳翰降仇總兵劉三被射死燧知事不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為僧且投

江西賊覓渡舟過武昌軍趙成擒之伏誅虎至河上官軍扼之虎急馮河官軍亂石擊之溺死楊虎南去時劉六彥明還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賊襲子巖賊亦殺我官軍千人　上復遣中使至陸完所督諸軍力戰敗於湯陰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總兵劉暉又敗之滕縣賊且走且焚刼殺掠人至下邳淮上都御史張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四酋迭進輙斃之賊却去參將李瑾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完率諸軍追戰嵩淺坡賊又敗劉六劉七彥明獻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

奔河南又奔湖廣劉六溺水死七與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退棲狼山忽遡江過南京犯安慶完馳至江上分兵駐京口張縉及都御史王鎮叢關俞諫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下狼山完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兩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璽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盾跽行奪其險賊墜巖死者無筭彥明死七乘小舟將遁溺海死

論功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正千戶辭改六品文階進封伯鉞為咸寧侯加楊一清少保完兵部尚書代王敞

逆瑾

正德元年十一月劉瑾入司禮監殺太監王岳徐智范亨矯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致仕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王鏊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許進為吏部尚書先是　上初即位東宮舊侍內臣劉瑾等導　上遊戲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曰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遊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輟日講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侈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兎田野之畜不可育于宮庭弓矢甲冑戰鬬不祥之象不可施于禁衛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係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　正殿鴟吻　太廟脊獸　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　陛下惕然修省悔悟平日規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機之暇省閱往日所進講章直解及諸衙門條上利弊采納施行庶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報聞復上疏曰近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侍衛離披兵仗委棄藩衆共見有傷　國體文武百官久伺闕廷不惟精神困倦抑且妨誤政事況茲九變民

窮正宜恐懼修省息荒若此禍患將至又報聞已而太監王讀崔通南京蘇杭織造乞長蘆官鹽二千引戶部請與半召見內閣問狀內閣對宜如部議 上曰用不足柰何對曰寧加銀數不可多鹽引 上詰其故對曰鹽引有夾帶之弊引多則夾帶益多 上曰彼獨不畏法乎對曰彼既得 旨沿途驛擾 朝廷豈得聞知 上色變語益厲曰豈獨此數人壞事譬諸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時有譖健遷者 上入其言故云內閣退復上疏自劾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

下為托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臣持來敢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罰不當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增月益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時內外臣僚協心協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乎上而不畏竊觀古今載籍曾未有如此而不亂者恭惟 陛下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做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執奏以為再擾革弊以為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責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即有敷陳多未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否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

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若受 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竊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伏乞罷斥不免又上疏曰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 乾清宮御榻前 面諭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伏自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盡其職近來歲月往往 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 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數事謂諠累清鹽法大同冒功次收南海浮身人八千濫賜蟒衣後收

御用監詔革書篆入遣官再查皇庄田土駕帖出外逮繫民命韋與玄齊未就刑譴私門占役營軍督造饒州磁器諸細小事不敢言及劉瑾上言政事多至百數疏其言及朝廷者曰單騎驅馳輕出宮禁曰頻幸監局曰泛舟海子曰鷹犬彈射不離左右曰內侍進獻飲膳亦屑曲納　上皆不聽十月戶部尚書韓文等疏請急除群奸劉瑾等以保聖躬晚入伏　闕候旨司禮監傳諭已悟痛加修改瑾等不問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屬吏李夢陽說文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

安出夢陽云言官章入交劾諸閣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特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盡堅去瑾輩易耳公將鬚昂眉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公密扣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皆應曰唯公退具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　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　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

統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　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京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王岳者亦青宮舊閣素剛厲頗惡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窘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本八人中人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部侍郎王公鏊趨詣閣

候洛陽語王公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乂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虞衆懼莫敢出一言巷榮面公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　上始踐阼輒棄萬幾遊幸無度狎暱群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王公前謂榮曰設　上不虞奈何榮曰榮頸有表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

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統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磔餧狗　上色動瑾又進曰害奴儕者王岳　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閣議狗馬鷹兔岳嘗獻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益伏地痛哭　上怒夜收王岳范亨瑾又曰狗馬鷹犬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所欲為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司禮監竄岳亨南京途中賜死閣復疏曰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　祖宗非　皇上所

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匡救罪難辭今事既至此又豈敢阿從以重傷　聖德伏望　聖明剛斷俯察群言拏送法司從重究治以絕禍根則　聖德光輝　聖躬安泰上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下以副天下臣民之望　上令司禮監傳諭且貸瑾等內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　龍顏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危衛皆左右誘引以致　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　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合詞累奏所謂事情又有臣等不及

知者皆謂太監劉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欲仍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淚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　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侍不忍遽行斥逐夫人君之於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為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即乞早賜斥逐且邪正之勢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

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　上不允徙東陽久上疏求去內批徙遷致仕東陽留用東陽再乞退　上曰自陳休政臣下職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論卿毋再辭

北虜事畧

國朝取天下於胡元順帝遁去而名號尚存不得已常遣使欲與通和順帝崩其子愛猷識理達剌稱帝塞外洪武五年　上書諭元幼主欲其通好遣使取其子買的里八剌北歸初買的里八剌為我兵所獲封崇禮侯留京師七年遣使送崇禮侯

北去愛猷識里達剌死其子脫古思帖木兒即買的里八剌也二十一年脫古思帖木兒為其下也速迭兒所弒諸酋立坤帖木兒為可汗而猛哥帖木兒為尾剌王是時虜數侵邊魏國公達宋國公勝涼國公王頴國公友德西平侯英　成祖晉王周世子相繼討虜虜益擾我塞下建文二年虜中衰亂其大酋脫列干等乃款塞三年坤帖木兒亦遣人歸款北平是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為可汗永樂元年遣指揮朶兒只恍惚等書諭可汗通好不聽再書諭亦不聽已而鬼力赤與尾剌相仇殺始皆遣人入貢然亦數寇邊四年書諭可汗通好勿拘留我使不報六年書諭本雅失理是時鬼力赤衰虜中立本雅失理為可汗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虜通好虜不從殺驥　上怒乃封尾剌酋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以挠本雅失理而遣淇國公武城侯同安侯靖安侯安平侯五將軍出塞討虜五將軍入虜伏敗沒於臚朐河八年　成祖出塞討本雅失理及其臣阿魯台十一年遣人招阿魯台十二年尾剌叛侵邊　成祖北征尾剌是時尾剌數攻敗阿魯台

保息塞外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和寧王久之生聚畜牧蕃富遂叛我拘留我使數寇邊二十年圍我興和　成祖怒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北走班師還是年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理而自立本雅失理妻率其屬來朝乞居內地避之二十一年　成祖又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時為馬剌本之子脫懽所敗二十二年阿魯台部落侵塞上　成祖又出塞討之自順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洪熙元年馬哈

未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元孽脫脫不花為主居漠北宣德元年阿魯台脫懽各遣人朝貢是時瓦剌強而阿魯台弱八年阿魯台遣人自遼東入貢　上勑總兵巫凱曰往年自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從遼東來謹防之九年瓦剌殘阿魯台遣人來告瓦剌之難賜勑撫諭之是秋阿魯台為瓦剌所敗死脫懽遣人朝貢告殺阿魯台阿魯台子阿卜只掩來歸以為中府左都督正統元年脫懽與其酋朶兒只伯仇殺脫懽遣人貢馬且通兀良哈女直伺我塞下二年脫脫不花遣人貢馬

四年五年數貢馬亦數入塞六年脫脫不花及其太師也先遣人貢馬八年又貢馬也先者脫懽之子也當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強也先又以其姊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遣人並入貢馬得賜金帛無算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皆許諾之曰吾為若奏　皇帝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諸酋曰吾且進聘禮十四年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荅詔

不及和親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舉分寇大同宣府塞上諸城堡多陷沒羽書紛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兵四萬出禦虜太監王振力勸　上親征八月庚申至土木車駕北狩十月虜復至京城索大臣出議和迎車駕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見英宗辭歸時瓦剌可汗普花即脫脫不花也遣使貢馬尋和十一月也先又遣使索大臣議和皆不許景泰元年吏部辦事吏徐鎮上疏言京官潛遣家歸民心驚懼乞禁止時虜酋阿剌知院遣人貢

馬請和賜勑荅之虜遂至大同宣府京師戒嚴阿剌又遣人貢馬也先亦遣人至居庸關我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阿剌使人至瓦剌貽書可汗賜勑也先及阿剌而脫脫不花遣皮兒馬黑麻貢馬至京又遣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都指揮同知王息正千戶湯徹勳偕皮兒馬黑麻使虜而李實等及也先使人把禿至京把禿還賜勑也先八月丙戌楊善等奉　英宗還京居南宮　景皇宴瓦剌使人於奉天門　英宗宴之南宮已而脫脫不花也先各遣人貢馬賜

勑也先稱瓦剌都總兵答剌罕太師淮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二年也先強盛刼奪脫脫不花而遣人貢馬三年遺書瓦剌可汗是年也先逐脫脫不花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告捷逾月也先又遣人貢馬請命使往來　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搆隙幾危宗社令聽虜使朝貢優其賞宴便遂勑邊鎮練兵防虜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呵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部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樂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

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數年間也先人每至京輒幾千人出入驕恣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即彎弓持刀欲奪馬殺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語阻之不聽輒侮罵貢使尚在京時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請勑又以通好故恐貪功啓隙不欲與虜戰虜益驕東結朶顏西交哈密脇赤斤蒙古往來窺塞下四年正月瓦剌使還勑也先曰太師求荅使朕恐使交搆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并各頭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金箱犀帶九級花金帶九素金帶二花銀帶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絲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諭太師知之是月也先攻敗脫脫不花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脫脫不花也先遂自立為可汗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年下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輒稱可汗不

可宜諭以順逆安遠侯柳溥言宜仍稱瓦剌太師并下廷議禮官胡濙等言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稱為瓦剌可汗便　上令再議儀制郎中言稱可汗則彼益強橫稱太師則彼必慚憤封為敬順王或稱為瓦剌王便并下廷議濙等復言稱瓦剌可汗便言官盧祥李鈞路璧等以為不便宜仍稱太師　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勑文武督兵大臣曰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來奸計

叵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爾兵部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勑沿邊守將十一月瓦剌使臣貢玉石五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賽因諸酋並遣入貢馬時也先新立恐諸部不附欲與中國通好貢市往来不復深入寇掠然數年賞賜費亦不下百萬天順初有也先平章哈剌者逐也先走死部落遂分散而孛来癈王子孛来殺哈剌立小王子小王子之名始此不知其所自起孛来尋弑小王子天順二年春孛来大舉寇陝西三年秋寇大同抵鴈門烽火達於京師俄又寇宣府五

年寇河南入蘭州關隴震動六年孛来衰而毛里孩阿羅出猛可三酋逐孛来共立脫思亦稱小王子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小王子弱不能馭而諸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始入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為寇時遣人貢馬成化初阿羅出結乸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黑孩各為黨出入河套我漢人被虜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為之鄉道元年遂入榆林塞入大同塞是年乸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魯都滿魯都僭稱可汗以乸加思蘭為太師脫思不知所終五年孛羅出乸加思蘭入榆林塞又入寧夏塞掠至固原六年阿羅出毛里孩也烈勿屢入陝西塞八年都御史王越總制關中軍務言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乞搜套復東勝 上遣武靖侯趙輔為總兵出塞搜套輔以疾還遣吏部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略盛言增兵守險便復東勝之役未可輕議遂止九年冬虜遣人貢馬牛十年虜寇大同宣府及莊浪寧靜深入肇昌平涼然亦遣人貢馬十二年寇宣府十三年寇宣府滿魯都乸加思蘭遣桶哈剌忽剌一千七百五十人貢馬駝五千當是時乸加思蘭女妻滿

魯都欲代滿魯都為可汗恐衆不已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幹赤未為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未乸加思蘭匿不與遂相仇殺十五年滿魯都殺乸加思蘭併其衆十六年滿魯都入榆林塞尚書王越率兵出塞捕虜至威寧海斬首四百三十七封威寧伯十七年亦思馬因入大同塞十八年又寇大同十九年入大同宣府塞二十年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禦虜虜退去是時虜衆分散反覆相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諸酋各以部落通中國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不能久

留內地未幾滿魯都衰而把禿猛可稱小王子及其大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猛可為王虜中太師官最尊諸酋以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三年伯顏猛可及其諸酋與瓦剌酋並遣人貢馬時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僉都御史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輙允下進嘗遺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哈桶察察少保等貢馬凡三年三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從猫兒庄

入留大同遣數百人至京師當是時伯顏猛可幼新立瓦剌亦衰以故數年間我無虜患七年遂大舉寇陝西十年寇甘凉其酋火篩小王子部落也最強悍結諸部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且深入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又召王越總制陝西軍務經略哈密是年虜亦貢馬十二年虜入榆林大同寧夏塞亦遣人貢馬十三年夏火篩入大同宣府塞京師戒嚴火篩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糾諸部入寇 上遣都督李登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鄭紫荆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紫荆倒馬關備虜是秋虜入榆林塞冬入偏頭關十四年秋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自後虜寇關隴輙由花馬池矣十五年秋虜入大同塞時劉大夏在兵部秦紘總督軍務陝西十六年虜入榆林塞十七年虜兀良哈結小王子寇邊小王子遂稱求貢否且深入謀言虜諸酋期分道並犯黃裏言將犯京師也 上召見內閣劉健等議兵事是秋虜入大同塞 上銳意討虜太監苗逵數請出師大夏力言不可乃已是冬虜

入花馬池清水營十八年虜攻陷清水營起楊一清經畧陝西正德元年改一清總制軍務一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會 泰陵崩逆瑾專政一清去不果是年大夏致仕四年冬虜入花馬池殺總制尚書才寬先是小王子太師亦不剌有女許嫁小王子而小王子之弟阿爾禿廝娶為子婦小王子恨之欲殺阿爾禿廝亦不剌是年二酋奔出河套入西海攻破西寧諸族據其地而居之二酋與鄂小王子未幾亦不剌殺小王子長子阿爾倫台吉復走入西海八年虜入宣府塞十年殺

頻通北虜入馬蘭谷殺參將陳乾是秋虜入固原平涼十一年春虜入榆林塞秋入宣府塞十三年入寧夏塞大掠秦隴十六年虜入花馬池尾剌西徙與土魯番相仇殺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著次滿官嗔阿爾倫台吉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阿著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或曰不及兒台吉即也明或曰卜赤子也阿著二子曰吉囊曰俺荅阿不孩亦不剌部從吉囊火篩部從俺荅而小王子種落又盛

齊庶人

齊庶人榑　太祖第七子洪武三年封青州府十五年　上令出鎮開平且備胡二十四年春再出開平　勑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總兵官頴國公友德調發爾毋相參遇有戰陣可自為隊或在總兵之左或在其右有膽略則當先否則繼後若奏凱之時寧俟諸將言功勿自矜伐八月中秋高水冷人馬入關爾亦回京建文時有言王謀不軌者執之京師降庶人時周王橚已先削爵與榑皆係禁靖難兵至　成祖急遣兵衛二王二王不知靖難兵也大怖伏地哭將兵者言殿下遣來狀二王乃大喜頓首曰吾屬幸不死求樂改元復封併封其子賢烶為樂安王賢焌長山王賢寘平原王榑之國復驕縱　成祖輙書諭戒來朝又面諭榑曰無忘患難榑益自疑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為詛呪輙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按園圃築圍墻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珙曾名深等上變告榑匿其人滅口三年　成祖賜書索珙諭榑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　成祖封橚書示榑明年來朝面謝廷臣劾榑罪請

論如法榑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曾當盡斬此輩　成祖聞之益怒留榑京邸奪其護衛護衛指揮柴真等伏誅罷遣罪斥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械器群臣又請罪教授葉垣等不正教　成祖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罔圉寵以祿爵恩禮渥洽誠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輩柰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榑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為庶人安置廬州宣德三年福建妄男子樓瀌詭稱七府小齊王建陽人

為製王冠服謀不軌縣發其事械至京誅數百人景泰五年五月榑少子庶人賢爀及其子能型尚存上遣中官王顯送南京安插勑守備太監袁誠寧遠伯任禮叅贊機務兵部尚書張純防察之月與食米二十石爀型及其妹姪女婚嫁許擇官民家子女人配一人禁勿與諸人及諸王府往来交通及生事攪擾人嘉靖初長塹殺人安置高墻久之得釋南京今有齊庶人皆爀後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簡公徵吾錄下卷終

徵吾錄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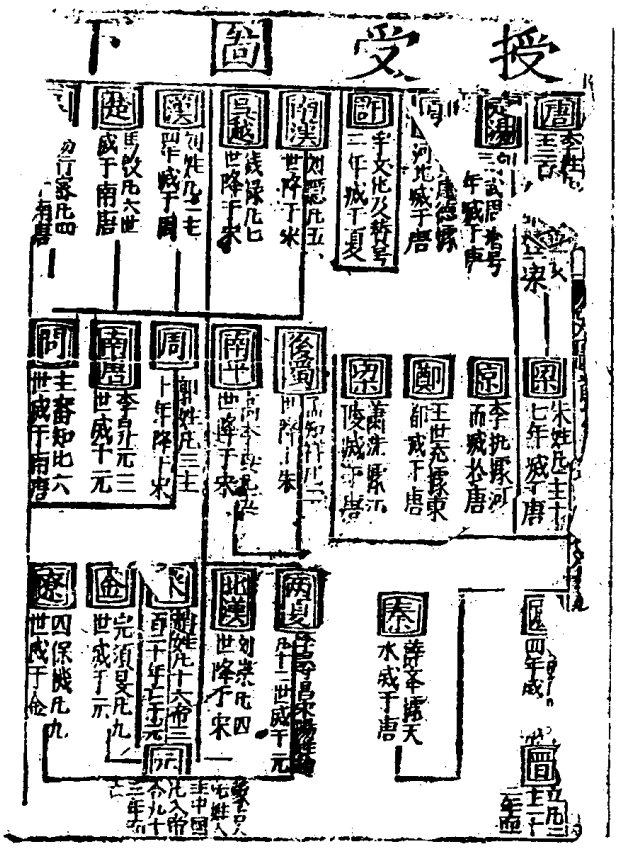
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已著錄曉初撰吾學編記當時之事又縷分條析爲今言三百四十餘條復刊汰二書撮其指要以成是編體例畧與紀事本末相近凡三十一篇然事迹本繁而篇帙太簡苟悅刪班固之書尚不能不至三十卷而欲以寥寥兩卷包括一朝此雖左氏司馬之史才恐亦不能綜括也

標題詳註史畧補遺大成十卷首一卷（原缺卷九卷十）

〔明〕李紀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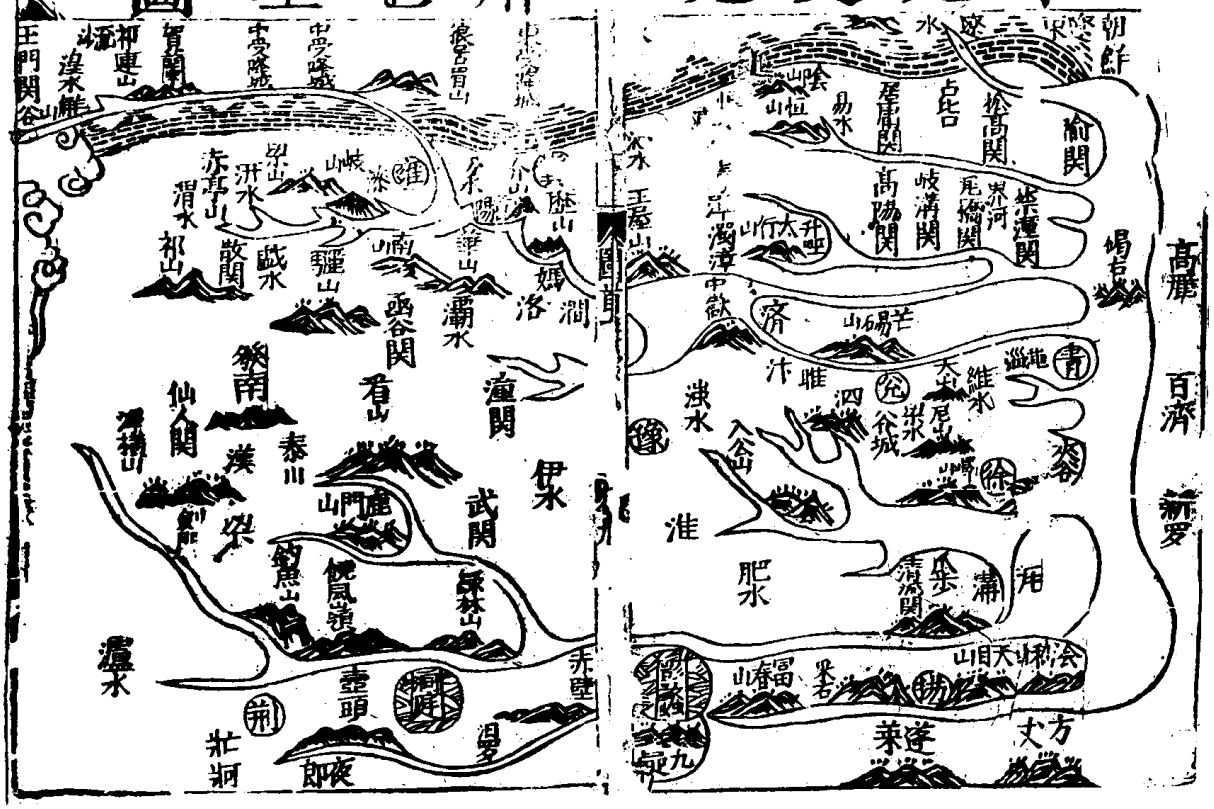
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畧詳註補遺大成十卷》提要



以上原缺

州地理圖



古今歷代歷史諸儒姓氏

司馬遷字子長漢武帝時人演三皇死父太史公之業作史記
司馬貞唐開元中人作史記索隱
裴駰字龍駒宋人註史記
徐廣字野民宋人作史記音義十三卷
劉向漢宣帝時人
熊周
劉歆向子
班固
賈逵
馬融
鄭玄
王肅
虞翻
孔安國
賈逵
馬融
鄭玄
王肅
常璩
昭明太子
蕭統
蕭綱
蕭繹
蕭詧
蕭巋
蕭琮
蕭莒
蕭淵明
蕭大圜
蕭大心
蕭大款
蕭大連
蕭大臨
蕭大通
蕭大業
蕭大德
蕭大士
蕭大成
蕭大同
蕭大寶

魏 滄海紀遺十卷 唐太宗時人 唐書藝文志

環 不傳 隋紀十卷以 隋書

何 越 晉書三卷

高 布 崎 注晉書 白三十卷

王 愆 東晉人 晉書八十九卷

徐 堅 字元固唐李士 開 唐書一百十卷

子 鍇 晉書 魏人 晉書八十二卷

虞 預 東晉人 晉書五十八卷 晉書四十卷 晉史引梁又 晉

朱 凱 晉書 晉史引梁又 晉

謝 靈運 宋人 晉書五十五卷

沈 約 字休文 宋書一百卷

李 延壽 唐人貞觀中 志作南北史

徐 爰 宋書四卷

魏 收 字伯起 隋石 僕射 晉 后魏書一百三十卷

李 德林 晉 此齊書 二十四卷

孫 嚴 晉 宋書五十人卷

謝 吳 晉 宋書三十四卷

顧 野王 陳書三卷 陳時人 晉

魏 徵 字玄成 唐時 進太宗 朝 晉 隋書紀 列傳 晉

傅 縡 晉 陳書三卷 南北史 所多用 唐太宗 初為

王 邵 字君 晉 陳書八十卷 晉 書小

長孫無忌 字輔 北周 大夫 隋書志 作國

歐陽修 字永叔 宋朝人 晉 唐書 五代史 晉 表志 改五代史

張太素 晉 唐書三十二 春秋 補史 宋朝人 晉 參用

劉 昫 唐書史通 盜多 引用

宋 祁 字子 文作宋朝人 晉 唐書列傳

韓 愈 晉 字退之 唐 宋 遺錄

王 欽若 晉 左處子 思 刑 廣 公 補 編

將 係 晉 史 賞 新唐

吳 兢 唐中宗 時直史 部 仗 唐書 本 朝人 注

董 衝 晉 新唐 書 禪 音

賈 評 晉 新唐 書 音訓

徐無黨 宋 氏史 本 朝人 注

吳 訟 晉 作唐書

劉 怒 字 新 晉 外 晉

司馬光 字君 實 宋 朝人 晉 鑑

李 奏 唐 通 鑑 晉 外 紀 晉 如 晉 編

史 昭 通 鑑 校史

范祖禹 字 淳 父 宋 朝人 晉 唐 鑑 十二卷

石 介 字 守 道 宋 朝人 晉 唐 星 五卷

章 衡 通 鑑 宋 朝 世元 作

劉知幾 晉 人 晉 史通 字子元 唐 史 不

表 劉 晉 改 附 注 漢 唐 簡 要

祐 字君 卽 唐 懿 宗 朝人 晉 公 幾 晉 用

杜

古今歷代撰史諸儒姓氏 中

舊本有国號歌世年歌總括歌興修歷新本不同故皆除之

甲子紀年

甲子自太撓以來遠矣求歷代甲子於虞夏以前雖聖人猶恐失書近故斷自虞夏闕其所疑也若信之有驗直所未聞耳

以後一一數之而已至漢文帝後元年改有後元景帝三稱元年

有中元後元蓋史家所害如此非號也至武帝始有改元之事

復至今羨號不無重出前代人主皆以改元為事

漢帝之不學太 事 觀 然則 者 之所 當 雖 僞 不可 畧也有 此者故亦述之○甲子自建 即位 甲辰 始年 號 建元 始元 羨 起 戊

辰又甲辰至乙卯在位七十二年 經 起丙 午至丙辰在位六十一年

夏 夏禹起丁巳至癸未在位二十七年 啓 起甲申至壬辰九年 太康 起

癸巳至辛酉二十九年 仲康 起壬戌至甲戌十三年 壬相 起乙亥至

壬寅二十八年 為羿所弑 寒浞 又殺 羿 浞 起癸卯至辛巳共三十九

年為少康所誅 少康 起壬午至癸卯二十二年 壬杼 起甲辰至庚申

十七年 壬槐 起辛酉至丙戌二十六年 壬芒 起丁亥至甲辰十八年

壬泄 起己巳至庚申十六年 壬不降 起辛酉至己未五十九年 壬扃

起庚申至庚辰二十一年 壬廑 起辛巳至辛丑二十一年 壬孔甲

壬寅至壬申三十一年 壬皇 起癸酉至癸未 年 終 起甲申至

年 終 起癸卯至甲午五十二年 夏終 此四百五十八年 而

商 終○商湯起乙未至丁未十三年 太甲 起戊申 至庚辰二十三年 沃

丁 起辛巳至己酉二十九年 太庚 起庚戌至甲戌十五年 小甲 起

乙亥至辛卯十七年 雍己 起壬辰至癸卯十一年 太戊 起甲辰又甲

辰至戊午七十五年 仲丁 起己未至辛未十三年 外壬 起壬申至丙

戌十五年 河亶甲 起丁亥至乙未九年 祖乙 起丙申至甲寅十九年

祖辛 起乙卯至庚午十六年 祖甲 起辛未至乙未二十五年 祖丁 起

丙申至丁卯三十二年 南庚 起戊辰至壬辰二十五年 陽甲 起癸巳

至己亥七年 盤庚 起庚子至丁卯二十八年 小辛 起戊辰至戊子二

十一年 小乙 起己丑至丙辰二十八年 武丁 起丁巳至乙卯五十九

年 祖庚 起丙辰至壬戌七年 祖甲 起癸亥至乙未三十三年 廩辛 起

丙申至辛丑六年 庚丁 起壬寅至壬戌二十一年 武乙 起癸亥至丙

寅四年 太丁 起丁卯至己巳三年 辛乙 起庚午至丙午三十七年 紂

起丁未至戊寅三十二年 商至此六百四十四年而終○周武王起

周

巳卯至乙酉七年成王起丙戌至己丑戊二十七年康王起庚寅至己
丑二十六年昭王起己丑至己卯五十一年穆王起庚辰至甲戌五
十五年共王起乙亥至丙戌十一年懿王起丁亥至辛亥十五年
孝王起壬子至丙寅十五年夷王起丁卯至壬午十八年厲王起癸
未至己未三十七年宣王流于彘周召為政號共和自庚申至
癸酉十四年宣王起甲戌至己酉二十六年幽王起庚戌至庚午二
十年平王起辛未至辛酉五十一年桓王起壬戌至甲申二十二年
莊王起乙酉至己亥十五年釐王起庚子至甲辰五年惠王起乙巳
至己巳二十五年襄王起庚午至壬寅三十三年頃王起癸卯至戊
申六年匡王起己酉至甲寅六年定王起乙卯至乙亥二十一年簡
王起丙子至己丑十四年靈王起庚寅至丙辰二十七年景王起丁
巳至辛巳二十五年敬王起壬午至乙丑四十四年元王起丙寅至
辛未六年貞定王起壬申至己亥二十八年哀王起庚子在位三月
思王在位五月考王起庚子至乙卯十六年威烈起丙辰至己卯二

十四年安王起庚辰至乙巳二十六年烈王起丙午至壬子七年顯
王起癸丑至庚子四十八年慎靚王起辛丑至丙午六年赧王起丁
未至己巳五十九年周至此八百六十七年秦莊襄王滅周於乙巳至
辛亥七年孝文王辛亥一年莊襄王起壬子滅東周至甲寅三年而
周亡實計八百七十三年而終○秦始皇起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
并天下又十二年至辛卯共三十七年二世起壬辰至甲午三年子
嬰甲午亡秦自稱帝至此十五年而終○漢高祖起乙未為王四年
滅項羽為帝八年至丁未共十三年惠帝起丁未至癸丑凡七年呂
后臨朝自甲寅至辛酉凡八年文帝起壬戌至戊寅又稱元年是為
後元至甲申共二十三年景帝起乙酉至壬辰又稱元年是為中元
至戊戌又稱元年是為後元至庚子共十六年武帝起辛丑改建元
凡六年丁未改元光凡六年癸丑改元朔凡六年己未改元狩凡六
年乙丑改元鼎凡六年辛未改元封凡六年丁丑用夏正改太初凡七
四年辛巳改天漢凡四年乙酉改太始凡四年乙丑改征和凡四

癸巳改後元凡二年共五十四年昭帝起乙未改始元辛丑改元鳳
凡四年辛巳改元平共十三年宣帝起戊申改本始壬子改地節丙辰改元
康庚申改神爵甲子改五鳳戊辰改甘露壬申改黃龍共二十五年
元帝起癸酉改初元戊寅改永光癸未改建昭戊子改竟寧共十六
年成帝起己丑改建始癸巳改河平丁酉改陽朔辛丑改鴻嘉乙巳
改永始己酉改元延癸丑改綏和共二十六年哀帝起乙卯改建平
乙未改元壽共六年平帝起辛酉改元始凡五年孺子嬰起丙寅改
居攝戊辰改始初共三年新莽起己巳改始建國甲戌改天鳳庚辰
改地皇壬午伏誅共十四年淮陽王起壬午改更始凡三年光武起
乙酉改建武丙辰改中元共三十三年明帝起戊午改永平凡十八
年章帝起丙子改建初甲申改元和丁亥改章和共十三年和帝起
乙丑改永元乙巳改元興共十七年殤帝起丙午改建平凡一年安
帝起丁未改永初甲寅改元初庚申改永寧辛酉改建光壬戌改延
光共十九年順帝起丙寅改永建壬申改陽嘉丙子改永和壬午改

漢安甲申改建康共十九年冲帝起乙酉改永嘉一年質帝起丙戌
改本初一年桓帝起丁亥改建和庚寅改和平辛卯改元嘉癸巳改
永興乙未改永壽戊戌改延熹丁未改永康共二十一年靈帝起戊
申改建寧壬子改熹平戊午改光和甲子改中平己巳改光熹又改
昭平又改永漢共二十二年獻帝起庚午改初平甲戌改興平丙子
改建安庚子改建康共三十一年兩漢共四百二十六年

昭烈起辛丑改章武凡三年
後帝禪起癸
卯改建興魏明帝起丁未改太和癸丑改青龍丁巳改景初己酉改
黃龍壬子改嘉禾戊午改延熙戊午吳改赤烏
乙未改咸寧丁酉改天紀後四年庚子改泰康滅吳共
二十五年惠帝起庚戌改永熙辛亥改元康庚申改永康辛酉改

宋

宋主戊改太安甲子改永興乙丑改元丙寅改光熙共十七年懷帝起丁卯改永嘉凡六年愍帝起癸酉改建興凡四年元帝起丁丑改建武改建興戊寅改太興初已卯改永昌凡六年明帝起壬午改太寧凡三年穆帝起癸未改永和凡十一年哀帝起乙酉改興寧共四年廢帝起丙戌改太和凡五年簡文起辛未改咸安凡二年孝武帝起癸酉改寧康丙子改太元共二十四年安帝起壬申改隆安丙戌改元興共二年恭帝起丙寅改元熙共二年

齊

高帝起己未改建元凡四年武帝起己丑改永明凡十一年明帝起甲戌改建武凡四年東昏侯起己未改永元凡二年和帝起己酉改中興共二年

梁

武帝起壬子改天監凡十八年簡文帝起庚午改大寶凡二年元帝起壬申改承聖凡三年敬帝起乙亥改紹泰丙子改太平共二年梁至此五十六年亡而終○梁高祖起己未改中大通己酉改大同丁卯改大清共四十八年

陳

武帝起丁丑改永定凡三年文帝起庚辰改天嘉丙戌改天康共七年廢帝起壬申改光大共二年宣帝起丁亥改大元凡二年後主起己丑改大建凡十四年陳亡隋

隋

開皇共二十年文帝起辛丑改開皇混一於己酉至辛酉改仁壽共二十四年煬帝起乙丑改大業凡十三年恭帝戊寅改義寧一年隋至此凡三十八年而終○唐高祖起戊寅改武德凡九年太宗起丁亥改貞觀凡二十三年高宗起庚戌改永徽丙辰改顯慶辛酉改龍朔甲子改麟德丙寅改乾封戊辰改總章庚午改咸亨甲戌改上元丙子改儀鳳己卯改調露庚辰改永隆辛巳改開耀壬午改永淳癸未改弘道共三十四年中宗起甲申改嗣聖己丑改永昌庚寅改天授辛卯改長壽甲午改延載乙未改神龍丙申改景龍二十六年睿宗起壬子改先天癸丑改開元壬午改天寶共四十五年肅宗起丙申改至德戊戌改乾元庚子改上元己丑改寶應共七年代宗起庚寅改廣德乙巳改永泰丙午改大曆共十七年德宗起己未改建中辛酉改貞元甲子改興元乙丑改貞

元共二十五年順宗乙酉改永貞一年憲宗丙戌改元和凡十五年穆宗辛丑改長慶凡四年敬宗乙巳改寶曆二年文宗丁未改太和丙辰改開成共十四年武宗辛酉改會昌凡六年宣宗丁卯改大中凡十三年懿宗庚辰改咸通凡十四年僖宗甲午改乾符庚子改廣明辛丑改中和壬寅改光啓戊申改文德己酉改龍紀共十六年昭宗己酉改大順壬子改景福甲寅改乾寧戊午改光化辛酉改天復甲子改天祐共十六年哀帝乙丑仍稱天祐凡二年唐至此凡二百九十年而終○後梁太祖丁卯改開平戊辰改乾化己巳改貞明庚午改龍德辛未改乾化壬申仍稱乾化乙亥改貞明庚子改龍德辛巳改龍德後梁凡十六年而亡○後唐莊宗癸未改同光乙酉改天成丙戌改長興丁亥改清泰後唐凡十四年而亡○後晉高祖丙申改天福己酉改開運後晉凡十二年而亡○後漢高祖丁未仍稱天福戊申改乾祐隱帝己酉仍稱乾祐後漢凡四年亡○後周太祖辛亥改廣順壬子改顯德後周凡十一年而亡○宋太祖起庚申改建隆癸亥改乾德甲子改開寶共十七年而亡○宋太宗丙子改太平興國己卯改雍熙庚辰改端拱辛巳改淳化壬午改至道共二十二年而亡○宋真宗戊戌改咸平甲辰改景德己巳改大中祥符庚午改天禧辛酉改乾興共二十五年而亡○宋仁宗壬戌改天聖癸亥改明道甲子改景祐乙丑改寶元丙寅改康定丁卯改慶曆戊辰改皇祐己巳改至和庚午改嘉祐共四十二年而亡○宋英宗辛未改治平壬申改熙寧癸酉改元豐甲戌改元祐共十八年而亡○宋哲宗丙寅改紹聖丁卯改元符共十五年而亡○宋徽宗戊辰改建中靖國己巳改崇寧庚午改大觀辛未改政和壬申改重和癸酉改宣和共二十五年而亡○宋欽宗丙午改靖康一年而亡○宋高宗丁未改建炎戊申改紹興共三十二年而亡○宋孝宗己酉改隆興庚戌改乾道辛亥改淳熙共二十七年而亡○宋光宗庚子改紹熙辛丑改慶元壬寅改嘉泰癸卯改開禧甲辰改嘉定共三十年而亡○宋寧宗乙巳改寶慶丙午改紹定丁未改端平戊申改嘉熙己酉改淳祐庚戌改寶祐辛亥改開慶壬子改景定共四十年而亡○宋理宗乙丑改咸淳丙寅改德祐丁卯改景炎共三年而亡○宋恭帝己巳改祥興庚午共二年而亡○宋端宗辛未改景炎共三年而亡○宋末帝壬申改祥興共二年而亡○宋共三百二十年而終○元世祖混一於庚辰至甲午凡七十五年成宗乙未改元貞丁酉改大德共十三年武宗戊申改至大凡四年仁宗壬子改皇慶甲寅改延祐共九年英宗辛酉改至治凡三年泰定帝甲子改泰定戊辰改至和共五年明宗改天曆凡二年文宗庚午改至順凡四年寧宗立月餘順帝改元元統乙亥改至元辛巳改至正至戊申共三十六年眼上減改天祐乙未改元元統己卯明王珍改天統陳理改德祐庚辰改祥興凡一年宋至此百五十三年是為南宋自太祖至此三百二十年而終○元世祖混一於庚辰至甲午凡七十五年成宗乙未改元貞丁酉改大德共十三年武宗戊申改至大凡四年仁宗壬子改皇慶甲寅改延祐共九年英宗辛酉改至治凡三年泰定帝甲子改泰定戊辰改至和共五年明宗改天曆凡二年文宗庚午改至順凡四年寧宗立月餘順帝改元元統乙亥改至元辛巳改至正至戊申共三十六年眼上減改天祐乙未改元元統己卯明王珍改天統陳理改德祐庚辰改祥興凡一年宋至此百五十三年而亡

明

明朝混一人統國號

大明改元洪武凡三十五年癸未改永樂凡二十二年乙巳改洪熙凡一年丙午改宣德凡十年丙辰改正統凡十四年庚午改景泰凡七年丁丑改天順凡八年乙酉改成化凡二十三年戊申改弘治凡十八年乙丑改正德凡十六年辛巳改嘉靖凡四十五年丙寅改隆慶凡六年壬申改萬曆凡四十八年庚申改泰昌凡一年辛酉改天啓凡七年甲戌改崇禎凡十七年甲申改弘光凡一年乙酉改隆武凡二年丙戌改永曆凡十六年丁亥改紹武凡一年戊子改永曆凡十五年己丑改永曆凡十年庚寅改永曆凡十年辛卯改永曆凡十年壬辰改永曆凡十年癸巳改永曆凡十年甲午改永曆凡十年乙未改永曆凡十年丙申改永曆凡十年丁酉改永曆凡十年戊戌改永曆凡十年己亥改永曆凡十年庚子改永曆凡十年辛丑改永曆凡十年壬寅改永曆凡十年癸卯改永曆凡十年甲辰改永曆凡十年乙巳改永曆凡十年丙午改永曆凡十年丁未改永曆凡十年戊申改永曆凡十年己酉改永曆凡十年庚戌改永曆凡十年辛亥改永曆凡十年壬子改永曆凡十年癸丑改永曆凡十年甲寅改永曆凡十年乙卯改永曆凡十年丙辰改永曆凡十年丁巳改永曆凡十年戊午改永曆凡十年己未改永曆凡十年庚申改永曆凡十年辛酉改永曆凡十年壬戌改永曆凡十年癸亥改永曆凡十年甲子改永曆凡十年乙丑改永曆凡十年丙寅改永曆凡十年丁卯改永曆凡十年戊辰改永曆凡十年己巳改永曆凡十年庚午改永曆凡十年辛未改永曆凡十年壬申改永曆凡十年癸酉改永曆凡十年甲戌改永曆凡十年乙亥改永曆凡十年丙子改永曆凡十年丁丑改永曆凡十年戊寅改永曆凡十年己卯改永曆凡十年庚辰改永曆凡十年辛巳改永曆凡十年壬午改永曆凡十年癸未改永曆凡十年甲申改永曆凡十年乙酉改永曆凡十年丙戌改永曆凡十年丁亥改永曆凡十年戊子改永曆凡十

論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佞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順則有功勤而有罪懲順則萬事興人心悅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執上端心誠不令而從矣故**周成王**之治純用禮樂教化大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無為而治如斯而已及其衰也**夏以妹喜**[illegible]之寵[illegible]之一人而百令不從矣周室東遷之後王政不行諸侯多替故天子[illegible]作春秋以[illegible]於戰國王室陵夷[illegible]朋雜拆故孟子之魏適齊東道以[illegible]是皆聖賢為萬世生民而發也自茲以不亟熄澤竭人私其身[illegible]私其學異端蜂起聖學榛無[illegible]而下安危不一雜以悉蠹姑取其最關於綱紀者而論之**興高**之興去古未遠諫臣大度從諫如流可與有為之君也然以輕士嫚罵麥辱大臣張良托以[illegible]劫以詐以力天下雖安而古禮不復古樂不作從茲始矣可勝惜哉**黃文**沉潛而不能剛克**[illegible]**高明而不能柔克西向讓三南向讓[illegible]矣何踐祚之初示民以詐阻[illegible]之制又安用之故民雖富庶而脩己立誠之道幾乎息矣**[illegible]**武虐民事神而毋乾虛耗至輪臺之詔天理[illegible]然其悔心之萌乎不然則亦[illegible]之續[illegible]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以可有為惜曜光不[illegible]無[illegible]不能以道[illegible]有志於治而輔相亦非其人孔明有王佐之才而[illegible]妄[illegible]禍之際董子雖有大志而亦不得其位卧隆揚震之徒不[illegible]保身之机外戚之禍[illegible]堅之變中移於**王莽**李壞於董卓曹操承[illegible]以移漢祚又何言哉**[illegible]之太宗**號為英主百戰而有天下偃武修文精求治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希世之明君也然以君德論之則用宮人私侍以刼其父納果刺王妃而封子明其誤已甚君非魏徵辰毓之諫則明母又繼文德而后參[illegible]如此而子孫又焉得有正家之法乎是故**武氏**經事先帝太真已配壽王**中宗**親為[illegible]等於常后明皇賜沈兒錢於貴妃卒為天下後世非笑豈不皆曰**太宗**聖統之所致哉杜王魏無忌遂良敬仁傑張九齡姚崇宋璟李[illegible]之[illegible]度之[illegible]不能救其君於湯收礼義之隙而或以見疏張東之韓彥範[illegible]玄暐[illegible]怨已敬暉等討武氏之乱反正廢主有大功於唐而凌辱以死[illegible]憂[illegible]勤[illegible]悲[illegible]於草奏之間而亦以獲罪他尚何說哉蓋**唐**之乱也始於武韋危於貴妃壞於藩鎮亡於宦官而李勣李義府許敬宗鄭愔崔湜武三思李林甫楊国忠李輔国盧杞元載之流與后妃宦竪內外交締始終為難非一朝一夕之故**秦**以宮易嬴是嬴一於**[illegible]**之手**晉**以牛易馬是馬威於**[illegible]**之時**隋**被廣弑其父而自立即以敗亡又何足與論治天下之道乎蓋以隋高楊秦之多[illegible]而致扶蘇楊勇之死是天所以速秦隋之滅也且**秦**安之集剪於隋堅楊廣之惡浮於胡亥覆宗絕祀不亦宜乎**宋**[illegible]**陳**至於**五季**禍乱相尋戰爭不息名為君臣實為仇敵世降至此壞乱極矣惟**宋世宗**粗有三代遺風而使之不壽豈天將啓宋世之治也且自**晉武**之後**惠懷**無親骨肉相殘群胡乘亂中原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王湖州[illegible]富貴風流節行標致沛乎有餘江左之民亦賴以安然朝廷之得失英雄之篡弑則亦[illegible]乎其不能正也遂**石勒**[illegible]興於以崔浩島夷之徒既治且安至於**[illegible]之文**風移俗易庶幾為礼義之和矣**[illegible]之高祖**[illegible]**[illegible]世宗**其亦賢乎江左君臣寧不知恢大三年之恥自天子達於庶人**文景**以後能行之者惟**晉武帝**[illegible]**之周高祖**數君而已此矣子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然自**晉至隋南北**之君率多不得其死盡以國亡族滅其故何

以無得之以不仁上行而下效身為天子死無噍類嗚呼哀哉至於
宋祖未嘗為學晚好讀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邪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臣
下得以有為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矣命曹彬下江南則戒以
切勿暴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誓不妄殺凱還之日行李蕭然
遣
趙
鼎
論
以而使知不留之意必將相之間則輸以相安之情待
者略以寬禮易者節制以儒臣使樂德行孝悌之士以隆德義薰
陶之
嗚呼人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經之義哉
曰洞開
門正
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湯湯乎平之道除外是矣
太宗即位之
初首開崇文部與諸王宰相繙閱書籍次選文章有德之士教道王
子且戒之曰必以忠孝為先又能作興文學以風四方而人材於是
平出矣至於
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如一升遐之日雖深山
窮谷亦莫不奔走悲號如喪妣考非有得於人心而能如是乎
太宗
風質已美兼以任賢臣而天下無事暨于
仁宗之初定為垂簾之
政
宣
有言曰勿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任賢不貳去讒不疑
故曰建隆至於
元祐號稱治平之世而人才之盛亦莫過於宋矣初
有如曾范度李沆張齊賢向敏中寇準蔡齊晏殊王旦王曾杜衍趙
抃呂夷簡之輩使有韓范富歐陽蘇張文呂司馬之徒俱為大賢文章
德業前世無比相繼以興為之輔相當此之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天夫婦婦百姓安敬謂之太平大了又稱
宣
為女中堯舜嗚呼休
哉
神宗
刻意圖治已篤
慶
頤心安石君臣之間求濟斯道未嘗不
以
哲
相期東周以來未之有也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都俞吁
咈之治
惜安石之學既乖而敵引用凶邪反治為亂使天下之人喜
然交其終生之心卒之群姦繞趾釀成靖康之禍用人可不慎哉

此之時上有好治之君下有慕治之民而燕洛群哲曾無一人登
臣之位者是朱不得與於期文也豈天未欲使之世濟
哲
之域數
何道之不行也嗚呼其能無出來皆王佐之才
哲宗
以後
宣宗
以
指以明數斥為偽學黨錮遂禁絕無遺
故邪黨動為國大禍於
是惠卿終於貶竄為法所繫不於朝堂用舍如此安得不亡
乎蓋
宋
之人君任專自斷而神謀不及未之人臣德業有加而道則
未盡明乎二帝三王之道以接大禹氏之傳者又達其進退之義故
終宋之世亦只如此而已使學者不能無遺恨於斯世也且
宣宗
不
知冠準之敗
神宗
不識忠卿之姦豈不為明君之累邪至於
哲宗
昏庸尤甚信任姦佞屏逐忠賢卻問大防何以至虞州乞右不對亦
可羞也
岳飛破虜幾還兩宮秦檜矯詔班師而殺之
高宗
若不聞也
通天之罪尚忍言哉張浚勉以
[illegible]
德
[illegible]
親了
[illegible]
之賢亡朝未久非惟
不能以正群邪之罪而反有此責
[illegible]
之冤秦檜
[illegible]
妃胥史爾
[illegible]
賈
似道以元勳若位相登進同類布滿朝廷祇為身謀卒以誤國而人
主方以為忠豈復望其有三代之治乎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
餘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從容就義於
[illegible]
沛流離之際為國
之光是亦豈非
[illegible]
宗尊賢敬士之報歟蓋其典也以大臣之賢其亡
也以大臣之姦雖有大臣之
[illegible]
而亦有大臣之報為人君者可不
辨其邪正而端其本原哉人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
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則四夷賓服而天下安矣東夷西戎南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生於諸侯東夷之人也
文王
生於岐周西戎
[illegible]
五胡北魏
[illegible]
女貞世有位號若使吾無間而可入
則
宋主
不死於大戎
明皇
不敗於祿山
[illegible]
延晏
[illegible]
不能以隋晉
[illegible]
而懷愍不辱於強虜
[illegible]
不能以犯宋京而
徽欽
不死於

漢興矣蓋天下有道則四夷來王禮和咸休天下無道則干戈之禍
[illegible]在於四夷而且在蕭牆之內矣故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illegible]
[illegible]之道孝悌而已[illegible]俯已以安百姓[illegible]之治也勞身而焦思[illegible]
之治也六事以自[illegible]成湯之治也作無逸陳[illegible]文武成康之治也
除秦苛法與民自新偃武修文勵精求治崇德行孝悌隆禮義尚
廉恥此漢道唐宗宋祖之所以興也至於末世崇尚虛無信誘邪說
垂及敗亡猶不能悟[illegible]為周師所敵尚崇老子[illegible]為佞臣所迫
惟談苦空奉佛之謹舍施之多無以過於[illegible]武秦皇之勤設醮之厚
又何以加於[illegible]然則餓死首陽而道亦不
明秦皇[illegible]武窮極以求神仙了無證驗[illegible]英敬信沙門之法卒以
誅夷[illegible]入寇王欽若出守天雄軍束手無策閉門修齋誦經而已
用此數者何補於治道哉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淫祠十七
百所已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而已胡穎經畧廣東毀佛像
而殺妖蛇伏僧人以脫愚俗所迫淫祠必焚之此禹代之所瞻仰
也嗚呼自漢以來不能紹述三王之道而佛老之教反自明帝始求
乎之間遣使之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藏之蘭臺石室以佛像繪之
清涼臺頭飾陵雲臺始立祠于宮中以奉之又有飛仙變化之術冊
藥符籙之技祈禱祠醮祭之法流論鬼獄之論均以老氏為宗而名曰
道[illegible]以來其法漸盛僧尼道士日以益衆[illegible]號為貴主亦
幸其寺修齋所請至如石勒之於佛圖澄苻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
之於鳩摩羅什拓跋大武之於寇謙之[illegible]宗之於趙歸真宋道君
之於林灵素往亡事以師礼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符籙奇異之禍殺
輒相尋來而不悟流傳千有餘載[illegible]烏得以逃其責哉元[illegible]有言
佛老之害其於楊墨虛復有鬼怪人妖邪說異[illegible]惑世

誣民者乎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illegible]之說曰人其
人火其書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嗚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
道耳此盛衰自然之理也辨人才審治体夫教化厚人倫此明道
之實也武帝好儒術董仲舒進備己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
孫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蕩其志[illegible]宗[illegible]至道程伯
子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而上之所與謀者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
卞之流創制新法以擾其民用舍之間安危所繫表紹不起則五族
忠賢之禁不除刻裕不興則藩鎮強臣之禍不息朱溫不來則宦官
妃之乱不正然離亂既潰而大命隕之蓋人君之真用姦邪首賢
得以從己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以固其寵祿而已然
君以逸欲滅國臣以寵祿殺身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及至君亡国滅
其臣又安得以独存哉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未滅
而宦官張讓等二千餘人已死誅夷[illegible]宗盜竊神器而傳首詣宛洛
貴七族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無少長皆棄市
收其財貨合三十餘萬[illegible]以光王府之用[illegible]辛蜀李林甫斷棺鞭
屍楊国忠斷頭注槊[illegible]祿朱終而先斬諸全誨等一日六十二人復
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冤號之声徹于內外崔亂之徒亦隨授首[illegible]
[illegible]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已先就戮[illegible]未滅而賈似道先
死于鄭虎臣之手秦檜削奪官爵黜流貶竄淮濱由此觀之皆之
[illegible]蔽聰明以圖利己者皆所以自滅而已可不戒哉故為君難為臣
不易治乱興亡之所由也可不慎哉嗚呼觀人才之吉凶知和家之
[illegible]哉漢儒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不同
[illegible]事業亦異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輔[illegible]於蜀狄仁傑受
[illegible]為[illegible]其心一也鄭汾[illegible]克復[illegible]原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在[illegible]

而身死權臣之貴首同也孟德睥睨神器狐媚欺孤恨文若九錫之勸而致之死蔡邕之所為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杖郭暧肆言之失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平生姦偽死見真性操之所以如鬼也剛柔盡力死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舍生而取義貫卿陳禍亂於希烈乃殺身以成仁李陵衛律罪通于天和昌劉豫心委于虜虜立二君而子孫夷滅是復盛滿而不止也孫琦定策兩朝而德望蓋世識用舍行藏之迹也陶潛為晉處士心逸而日休楊雄為侍大夫心勞而日拙諸葛入蜀晉史白帝魏也丞相出師誅賊明大義也廢帝為王唐經亂周紀此帝在房州萬古用群家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為諸侯以來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前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廣微料天下於少年敬仲戒之必念千里生民之寄希元以命訓日者和叔教以須臾當貫利鈍之心是故建安學之有異豆書所為則夜必焚香以奏于帝崑閣道之治其心乎因夏青田俱為百世師循吏及脩省工夫齊姚用實殊轍以同歸何後妻邪謀而毀謗朱子以媚仇冑乃卿人之輸於利也馮道歷事於五季惟恐失之嚴於加尼於帝腹忘其貴也明烛以逆旦乃雲長之大節卻衣而凍死實陳三之細事少事偽朝官至郎著陳情之謬也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告墓之正也若親鍇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是非得失乃在乎人千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哉蓋人才難得為民上者宜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為治之要矣治也者親賢遠奸信賞必罰明礼義謹孝弟以身先之使人知趨向之方上下相師而人才出矣如此則師道尊而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百姓太和萬物咸被蓋為治必以人才為本求人才之道又以教化為

欲行教化非興禮樂不可也不興禮樂則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則民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則三綱不正九疇不叙而欲致天下之治有是矣故治天下者必本諸身已端心誠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書云慎厥身修思永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無貳無二上帝臨女此之謂也

詳讀裏總要聞論首卷畢

標題詳註史畧 史者記事之書畧者取其大畧而已 補遺大成卷之一

元進士廬陵曾先之子野 編次

後學金川李紀大正詳註 補遺

太古 釋曰極遠之古洪荒混沌之物分遠大故曰之義也 **鑑** 按通鑑云相傳首出御世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幽陰陽之變為三才首君於是混沌開矣事科云天地初分之時盤古生於其中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天之高既定盤古之長亦定無知天地之高低及造化之理故俗傳曰盤古分天地

天皇氏 以木德王 王○去声木子曰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以形象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皇氏君也蓋天皇氏之天德非凡例可比可不以氏而稱之哉此言大以生育之德而位乎上故曰以木德王稽詳以類推之用木德青色王治天下者非也蓋服牲器至伏羲軒轅有天地初分之時何曾有旗幟十支器來此言天之為天 歲起攝提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名十干之名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強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黓癸曰昭陽○十支之名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此自太歲言以太歲在寅而推天之始終蓋夏正建寅故孔子曰行夏之時末 **天皇氏** 以火德王 上見兄弟十一人亦各萬八千歲 天德王火德夏令 **人皇氏** 兄弟九人分長上九州人皇氏則為君矣人皇氏兄弟九人相傳山川八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人皇氏所自出故

五天下龍馬負圖而出於河洛則其文以書八卦龍馬天地之精氣水不效象書聖人在位負圖而龍馬效靈故河圖洛書則聖人之所以為政也孔子之中造書契陸氏曰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以代結繩之政未有文書大事則結小繩以記之焉

嫁娶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古者衣鳥獸之皮故以儷皮為礼正姓結門大呂制教佃漁佃獵取禽獸以教漁取魚鱉也養牲養畜也牲牛羊豕曰養牲牛羊豕畜也牲之類其物亦野物也伏羲養牲以供庖宰故曰養牲之所用之故曰庖羲號曰庖犧以龍紀官官名皆有龍字如朱襄為火龍氏造甲太庭為龍氏治屋庐為降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號龍而君也伏羲父太昊德用青色王天下也月令服色各以其所王之五行而用之色有宗而先君之主曰水黑與天皇氏木德王不同都曰都又曰都邑總論之所也

於陳陳州名為河南今東虞幾崩一編云在位一百十五年崩子少昊之墓是也音戚通鑑註云與太昊同母女媧氏亡生而神靈姓太昊正婚姻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清絕網罟以教田獵取禽獸以教漁取魚鱉也結罟以教漁取魚鱉也宗其性之明者以用之庖宰為于之所用之故曰庖羲號曰庖犧

有龍瑞出於河之端以龍紀官官名皆有龍字如朱襄為火龍氏造甲太庭為降龍氏治屋庐為降龍氏昭氏宮陸氏為木龍氏繁氏為草不疏通泉源又論赤官為清龍氏以曰蒼龍氏造田里梁氏為土龍氏執官為白龍氏

太昊王天下德用青色王天下也月令服色各以其所王之五行而用之色有宗而先君之主曰水黑與天皇氏木德王不同都曰都又曰都邑所承之主也

女媧氏亡生而神靈姓太昊正婚姻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清絕網罟以教田獵取禽獸以教漁取魚鱉也結罟以教漁取魚鱉也宗其性之明者以用之庖宰為于之所用之故曰庖羲號曰庖犧

始作笙簧笙中金簧也以出聲者簧是為神端亦風姓太昊上號見前

諸侯有共工名氏與祝融姓云類頭官名禮記云祝融之官名也共工之子十三官列觀中而無簧管端之子則鼓動其簧以發聲

天性不勝而怒乃頭觸矢也乃以不周山名崩山名天柱天柱天之柱也

女媧氏亡生而神靈姓太昊正婚姻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清絕網罟以教田獵取禽獸以教漁取魚鱉也結罟以教漁取魚鱉也宗其性之明者以用之庖宰為于之所用之故曰庖羲號曰庖犧

有龍瑞出於河之端以龍紀官官名皆有龍字如朱襄為火龍氏造甲太庭為降龍氏治屋庐為降龍氏昭氏宮陸氏為木龍氏繁氏為草不疏通泉源又論赤官為清龍氏以曰蒼龍氏造田里梁氏為土龍氏執官為白龍氏

太昊王天下德用青色王天下也月令服色各以其所王之五行而用之色有宗而先君之主曰水黑與天皇氏木德王不同都曰都又曰都邑所承之主也

於陳陳州名為河南今東虞幾崩一編云在位一百十五年崩子少昊之墓是也音戚通鑑註云與太昊同母女媧氏亡生而神靈姓太昊正婚姻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清絕網罟以教田獵取禽獸以教漁取魚鱉也結罟以教漁取魚鱉也宗其性之明者以用之庖宰為于之所用之故曰庖羲號曰庖犧

始作笙簧笙中金簧也以出聲者簧是為神端亦風姓太昊上號見前

諸侯有共工名氏與祝融姓云類頭官名禮記云祝融之官名也共工之子十三官列觀中而無簧管端之子則鼓動其簧以發聲

天性不勝而怒乃頭觸矢也乃以不周山名崩山名天柱天柱天之柱也

折音舌折斷也地維地之維繩也

女媧乃鍊鍊煉也五色石青黃赤白黑五行之氣以補天地之天也陰以我斷之而言則音端上聲后放也

鰲音敖鰲者海中大龜足斷鰲足以立四極天地四方之極

聚蘆灰蘆灰以止滔水水大水也於是地平天成

翁四肢得其安而周不改舊物此蓋列子寓言以女媧鍊五色石以補天地之天也陰以我斷之而言則音端上聲后放也鰲者海中大龜足斷鰲足以立四極天地四方之極

黃帝軒轅氏 索隱云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曰黃帝通鑑云出於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又云作於軒轅之丘因物於

智見博達而制車橫木為軒直木為轅故謂之曰軒轅

黃帝軒轅氏公孫生又曰姬姓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子也母曰附寶

故號有熊氏長于姬水故又以姬為姓也 勿見大電陰物故感北斗樞星北斗第一星也感而生

帝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炎帝諸侯不能征 軒轅乃習用干戈戰屬主刺以征不享諸不來朝享之曰

獨戈戰屬主刺以征不享諸不來朝享之曰 諸侯咸歸之軒轅 與炎帝戰于阪泉

之野也名在上谷 克勝之 故征伐始此 蚩尤當時諸侯作亂其人銅鐵額蚩尤

堅如銅鐵能作大霧陰陽家言之氣謂之霧蚩尤能作大霧 軒轅作指南車古制不傳至唐憲宗

命定其制車上有機四角刻木為龍又刻仙人於上車轅回轉手常指南軒轅用之以定四方示軍士二說用子午繼針置之於車亦通

諸侯咸歸之 軒轅 乃 與蚩尤戰於涿鹿 即為北平涿州 之野禽獸之 獲蚩尤也 遂代炎帝為天子

德王 凡色黃 以雲紀官為雲師 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宗為黃雲德 故以云紀官 作舟車以濟不通 水不通則用舟車陸不通則用車 得風后為

上皇紀五

黃帝 受命有云紀官作舟車以濟不通得風后為

后 天文之圖見者已書傳 見日月星辰 象始有星官之書

命冥吏區占星圖 故受河圖 作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七官以敘五事

羲和占日月星辰之象以是乎有星官之書命

石月車區占風 作大尼人平 斗建 作甲子 大鹿 作 甲子 呑所指 力建而

以刃 甲子 為六十甲子后戰國時 火不 水漢東方朔加海中炒中大林路筋等新名為六十花甲

容成 作 歲月日時聚 作 容成 人名造曆以紀

后 作筭 筭數 九章筭法等類 伶

倫 人又作鐘 名倫 谷 谷蠡之 竹制十二律筒 同 以聽象 鳳鳴雄鳴六雌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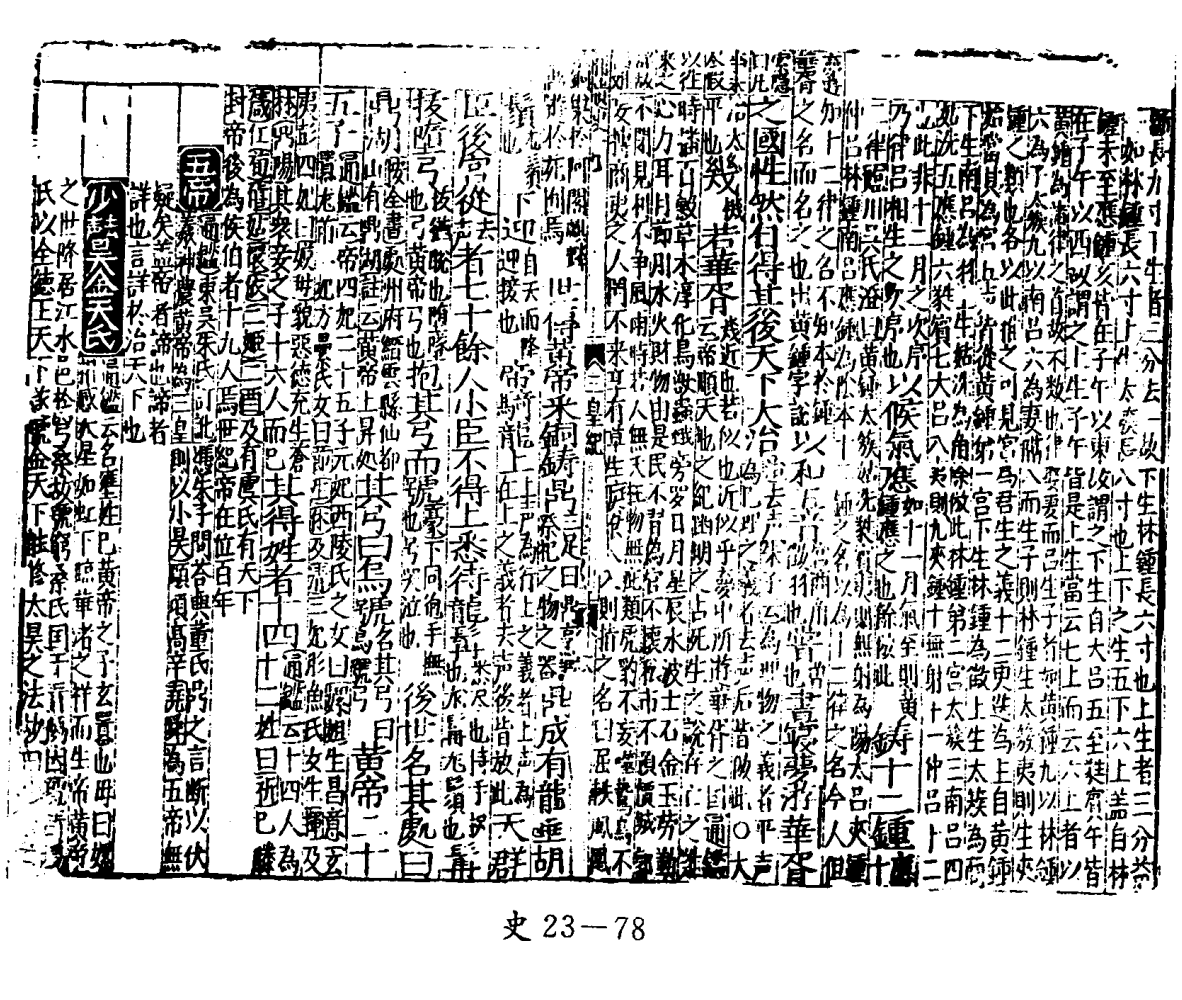
六以黃鍾之宮 宮之長而生 六呂 東萊陳氏曰六律陽呂黃鍾

子十一月天統寅正月姑洗

辰三月蕤賓巳五月夷則午七月無射未九月也六呂陰呂大呂丑

十二月應鍾亥十月南呂酉八月林鍾未六月神呂申四月夾鍾卯

二月也六律六呂皆是 置氣也長短之數各有增益又有



史 23—78

昊金天氏名摯黃帝之子也亦曰青陽其立也鳳鳥適至以為紀官左傳郯子曰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事也五鳩鳩鳩氏司空也五雉鳩氏司寇也鷑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九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趨民無淫者也扈趨云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書鷙鳳立建鼓制序諸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濯之樂以諧人臣和上下是曰九淵帝在位八十四年崩壽一百歲葬于雲陽故後世又曰雲陽氏

顓頊高陽氏昌意之子黃帝孫也代少昊而立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正義云九黎謂黎氏九人蓋少昊時諸侯作亂者民神雜揉人相怨以神相感以怪家為巫史民瀆于祀災禍荐至不可方物方猶分辨也不可以類而求顓頊受之顓頊既受其傳乃命南正重官重名少昊氏子句芒也司天以屬音燭下同屬繫屬也神天治曆明時之類屬神謂明火正黎火正夏官黎名顓司地以屬民司其祭祀之禮以聽屬之明其民神之類屬民之度也居民之類以聽屬之使無相侵瀆民不瀆神始作曆以孟春為元歲首曰元通鑑云帝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三辰五帝之道以聽屬之元五星會于天歷營室水東始洋營室始發為三辰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祭鳥獸萬物莫不然和故顓帝為曆宗也又作承雲之樂帝命飛龍作五英六英之樂以調陰陽草上帝朝諸侯名曰承雲帝靜湘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教化崇敬以祭祀比至于堯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咸屬在位七十八年崩年九百歲葬于濮陽

帝嚳高辛氏通鑑云名夋姓祖曰心昊父曰蟜極生而神靈謂神明靈異自言其名曰夋項而立居於亳自顓頊通鑑云元年命咸黑典樂以和物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以民利物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以民利物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以民利

辛之水洪水也使鯀禹人名○治之水路導九載年也辛○弗績功也無老倦于勤苦之事四嶽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舜攝行天子事權也補遺堯作樂名曰大章出前漢禮樂志樂記曰大章之也堯子丹朱不肖笑○賢不若父曰不肖乃薦舜於天堯崩舜即位詳見孟子在位九十一年按紀年堯起甲辰又甲辰終癸未在位實一百一年壽一百一十歲

商舜有虞氏

姚姓名重華重華有光華而舜又重華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故因以重華為舜號也瞽瞍音古叟○瞽無目也舜父有目而不能分別善惡故號瞽之子顓頊六世孫也父惑於後妻愛少子象舜母死繼常欲殺舜舜蓋孝弟之道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長曰弟丞烝父不格姦丞也又治也格至也姦惡也言舜雖如人倫之變治不至大為姦惡也此以善自處以上言舜之德化於內耕歷山在河東民皆張半畔田界也耕人相讓不爭田界也以上言舜之德化於外

商舜有虞氏

姓法仁聖盛明曰舜通鑑云黃帝八代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敳敳生句芒句芒生瞽瞍生舜受堯禪為天子

牛瞽瞍瞽瞍生舜受堯禪為天子

娶於堯為夫人生商均堯嬪也降下嫁于嬀降下家也妻八日以二女曰娥皇史作皇為后無子女英

通九道九州皆設九道以利農畝度堂九山每州摩山一大山成功舜嘉之登用之使率百官行天子事崩乃踐位孟子曰舜之以水德王黑都安色国號夏以建寅月為歲首作樂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人之德也聲為律聲音命也為度行動合乎法度為曰所以為方○索隱曰左所運用器為圓決人之性絕地所擊動必應規矩也準繩系重物直者為繩所以為平繩為直右規而左準所以為平繩為直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鼙鼓有訟欲不擾軺建旗旗音由旅前兆龜以別尊卑等級補遺一頭十起以勞勞慰也天下之民皆聖一世食而十動身以對問百姓也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左右問曰罪人不與君王可為痛之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言不順寡人痛之謂言寡德之人也古有禮孔洛○酒宿成曰禮略不所人別將來路至禹

特義狄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其味曰後世必有以酒亡也國者遂自禽亡疏同遠方制法之義儀狄收九牧九州牧伯之金鑄九鼎以象九州三足象三德副也承也置也以字上帝鬼神○鼎也鼎和與祭會諸侯於塗山山名在壽春東北執玉帛者萬國玉璧五等之圭也諸侯所執帛謂幣方制法之義禹際處工水出茂州蠶山東北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盡也力而勞去聲萬民牛奇也死歸也視龍循蝦蟆蝦蟆而斯揚也名守宮謂龍俛首低尾而近去南之至會稽鷄山再敗時臣於此防風氏顏色不變後至禹禹殺之而崩禹薨于此在位十七年壽一百歲聚塗山氏生子啓賢能繼禹道禹曰吾君之啓子也啓家立禹天子○說見孟子有扈氏夏同姓國無道啓與戰于甘地名扶風郿縣西有甘亭啓崩在位九子太康立盤遊無度荒逸無度也國事敗僵於洛水之表十旬弗歸后羿因而拒之太康崩去○有扈氏也非羿所殺曰者立其弟仲康而專其政羿專擅其國政

知義氏和氏時羲不服以義氏時羲氏不服王命故羿假仲康之命以征之羿假仲康之命以征在位十三年仲康崩子相立相去聲下同立羿逐相自立羿閉臣寒浞浞○后羿嬖幸之臣寒姓浞名又將羿自立羿氏曰帝相立二十八年為浞子所殺夏後中絕皆四十年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方娠中之子仍而生少康去聲康其後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五百人為旅康能修夏政而復禹之績功也在位二十一年自少康以來歷王杼杼○少康子在位十有七年王槐槐十有六年王芒芒十一年○浞子在位十有八年王世世子在位十有六年王不降降子在位十有九年王扃扃○不降弟在位二十年王廑廑○扃子在位十有六年王孔甲孔甲不降子在位二十一年至王孔甲孔甲好鬼神事淫亂夏德衰天降二龍有雄曰龍雌曰龍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累上聲者音之慧敏音惠上聲之性而豢養之也龍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龍性死潛匿海○潛藏也以食嗣○若如字與人食者音飤御甲而食之復求之而再來致之累懼而逃不能致龍故畏

孔甲之後孔甲在位三十一年崩歷王皐孔甲子在位十一年王發皐子在位十九年王履癸桀名履癸桀桀多惡日桀桀桀

簡狄有娀氏女見玄鳥墮卵而吞之生契以玄鳥生子為號謂之子姓為殷祖

殷 司徒五典興民 主於商州屬方生賜子姓 傳昭明契相上昭明

昌若 子 **曹圉** 若子 曹圉語○昌 **曰冥** 子 曹冥 **曰振** 子 **曰微** 子 **曰報丁** 子 報乙 子 **報丙** 子 **主壬** 子 **主癸** 子 **天乙** 主癸 是為**湯** 始居亳 亳從先王居

王居 殷氏曰亳任宋州穀熟縣今婦德府是也契始居此後遷於商湯自商丘遷亳故曰從先王居 伊尹 尹名摯 **于莘** 氏名 在汴州陳留縣東南 **莘** 氏曰任姒州郃陽縣未詳孰是 **使人以幣聘伊尹** 尹 **復婦** 湯 **湯** 孫 **孫** 孫 **孫** 孫 **孫

箸必不羮藜莧之食衣去聲○短褐毛布曰褐而舍居也茅茨草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宮闕深也高臺築土為臺廣室所居之室此以求所用天下不足矣不補其用紂伐有蘇氏名有蘇以妲己女名妻之妲己有寵其言皆從厚賦以益之鹿臺之財盈也鉅橋倉之粟廣沙丘宮名也苑囿先侯臺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為長夜自夜至旦之飲百姓怨望怨此而望歸於紂紂乃重刑辟平入○辟法也刑法之辟皆音婢訓邪訓偏訓淫者音必訓為君者也諸侯有畔紂同背也者乃重刑辟辟公之類是也如開之四辟之辟音婢又借為避避之避為銅柱以膏油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而過足滑跌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烙○以火炙肉曰炮烙灼肉曰烙之刑淫虐淫色虐民其族次妃微子微國子爵名啓數諫不從去之宗祀比干紂諸父之王子也諫三日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苦弔反刳普口反剖破也而觀其心箕子佯狂許也狂為奴紂囚之人名箕子因諫得罪而遭囚故為奴○按微子去之剖比奴婢皆以罪人為之箕子因諫得罪而遭囚故為奴○按微子去之宗祀比干既爭欲留君心箕子佯狂意猶規諫殊途不同為上殷大師微子持其樂器祭器奔周文王所封之國殷氏曰按論語言微子去之是不仕於王朝而歸耳初不言其歸周也夫以商王同父之兄而自歸於周其宗國矣微子其肯為之乎周侯昌及九侯鄂侯為紂三公為三公後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同空為三公復置九卿孤卿保傅三公王光武十七年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字故大司馬為大尉也殺九侯鄂侯爭諍同諫上也并脯之并脯焙乾肉也昌聞而歎息紂囚昌羑羑音酉里名獄也昌之臣散宜生名、太顛、閎夭、南宮括、散氏宜反求美女珍寶進紂大悅乃釋昌昌退而脩德諸侯多叛紂歸昌乎昌卒子發立率諸侯伐紂紂敗于牧野牧地名在朝歌之南衣去聲寶玉自焚死通鑑云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於紂師紂師倒戈皆到戈不戰紂自焚皆朝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太白西方之海上殺尚白故用之殷亡殷亡三十三年箕子後朝周過故殷墟周史武王既克殷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之周史氏所謂於周為客者也禾黍油油盛皃彼狡童惜紂也不與我好善也傷宮室毀壞生禾黍黍色黃穀謂曰穀粟為位欲哭則為去聲近婦人子之所為不可哭欲泣則為去聲近婦人女之所為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漸漸盛高貌禾黍油油茂皃彼狡童火記反惜紂也不與我好善也殷民聞之皆流涕流淚而出涕殷為天子三十世六百二十九年九編錄作八按紀年殷有天下共六百四十五年

周周古公亘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

周成王姬姓名燮周穆王十六世孫也此天十六世者恐非周穆王姬姓名燮原○姜姓嫄名為帝嚳元大也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蓋神人之跡姜嫄之生棄因有孕而以足踏之生棄以為不祥無人道之交故以為不吉棄之隘巷馬牛踐踏以殺其生馬牛辟不踐徙置山林欲林木以成其生適會遇也林中多人伐而遷之置水上冰寒以傷其生鳥覆翼之翼翅蓋也翼翅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以為神遂收之人道而生子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故復收之兒時屹然卓立貌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嬉戲種樹植也及成人能相去聲相視也地之宜者禾稷之類教民稼穡種之在田曰稼收之在場曰穡興於覆窮覆窮之際間為烈師封于邰合○朱子曰在京兆府武功縣號曰周後別姓姬氏周穆卒○沒也子不窋切立周後失政衰不窋失其官奔戎狄之間西戎曰戎北戎曰狄後全書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是也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百姓懷之服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豳州屬扶西今作邠公劉居之慶節因焉歷皇僕子叔皇僕通鑑作差弗子毀隃子○差古公亶父公非子亞圉子公叔祖通鑑作祖亞圉子至古公亶父上聲亶丁旦反名父去聲豳南郭邑名今渭州是其遺種攻之去豳不在豳渡漆沮取平○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其水入渭在涇水之上非禹貢之漆水也踰梁山在岐山縣邑城於岐山下居焉奈廣曰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皇甫謐曰邑於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離去扶老攜幼以從見孟子所謂狄人即獯鬻也他旁国皆歸之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仲雍其妃太姜姜姓生少子季歷又曰季歷娶太任壬○摯氏女生昌有聖瑞史記注季歷公季也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如荊蠻如亡去聲荊蠻

楚之間號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有而云荊蠻者楚成越其地屬楚楚并其地屬秦故通號吳越所端之也為荊及北人書史又如云蠻 世上髮文身 剪斷其髮文刻其青也以示不可為用以 古公亡天下遂父志而成其意者大者太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 季立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身之私宜夫孔子稱其至德也 古公卒公季立公季卒昌立為西伯 紂命文王為西方諸侯帝之伯長也 古公卒公季卒昌立為西伯 紂命文王為西方諸侯帝之伯長也 西伯將往朝紂下 紂下 西伯將往朝紂下 西伯將往朝紂下 西伯將往朝

明會諸侯於東都周公召公相[illegible]為左右之義皇陝[閃州河南]以來朝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交趾[國名]南有越裳氏重[平聲]三譯[亦]而來獻白雉[雉火也理交趾御本南粵之地武帝元鼎六年置越裳之海不獻竹自下獻]曰使者吾受命國之黃耇[耇老人髮白復黃面天無陽波上之名也]三年烈風淫雨[暴風曰烈大雨曰淫]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黃耇之言]周公歸之王薦于宗廟使者迷歸路周公錫[賜也]以輈[車轅]車五乘[去聲]○[車有四面屏蔽曰輈車皆為指南之制使者載之而扶南國在南蠻林邑[亦南蠻國]海際甚年而至國[一國曰甚]故指南車常為去[引也]示服遠人而正四方[刑指不用昭王所以取正四方]

成王[崩在位三十七年壽五十]子**康王釗**[昭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措同]四十餘年不用[道隆德盛民不犯刑]

穆王[崩在位二十六年]子**昭王瑕**[立]南巡狩至楚以膠[交不以自裝船以膠黏穆王入漢膠船維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沒]舟成船膠溶液則敗散載之溺[沒]不返[在位三十一年正義將去曰昭王德衰南征濟漢船人惡之以]

共王伊[崩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子**懿王囏**[占文懿音伊]立崩[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弟**孝王辟方**立崩[在位十五年壽六十]子**夷王燮**[燮音燮一韓驅一駿羿三赤驥四白]立下堂而見諸侯[夷王諸侯下堂見諸侯在位十一年入十四]始僭稱王**夷王**崩[在位十五年壽六十]子**厲王胡**立無道暴虐傲得衛巫使巫[平聲]察[巫]國人之謗者以告則殺之道路以目[史記王行傲慢國人謗王王怒使衛巫監之巫以謗者告王則殺之故國人莫復敢言]

[illegible]為左右[佐佑]皇陝[閃州河南]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修養終紹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能東周之名有而實亡者也不秋始書曰宅之故也猶雖有廢立之變水患也非廢立也其廢立而廢者未有此者也雖不即亡未能復振者也

平王之四十九年崩 **桓公**之元年 **襄公**崩 **文公**崩 **靈王**崩 **簡王**崩 **景王**崩 **悼王**崩 **敬王**崩 **元王**崩 **貞定王**崩 **哀王**崩 **思王**崩 **考王**崩 **威烈王**崩 **安王**崩 **烈王**崩 **顯王**崩 **慎靚王**崩 **赧王**崩 **秦昭王**崩 **孝文王**崩 **莊襄王**崩 **秦始皇**崩 **二世皇帝**崩 **子嬰**

春秋始於此行於天下故不得不因而修之以示褒貶之法也

平王崩在位二十一年太子之子 **桓王林**崩在位十三年子 **莊王佗**崩在位五年子 **釐王胡齊**崩在位十五年子 **惠王閬**崩在位二十六年子 **襄王鄭**崩在位三十二年子 **頃王壬臣**崩在位六年弟 **定王瑜**立楚平王使人問鼎之輕重焉則有篡奪之心王地浦邪地同○退也而有德不在鼎乎楚王未能北面而事者故此之可問也之德詳見左傳宣公三年 **匡王**崩在位二年子 **簡王夷**立生而有能孔子生於其時 **靈王**崩在位二十七年子 **景王貴**崩在位二十五年子 **悼王猛**立庶弟子朝音式之晉人攻子朝而立 **敬王**丐子朝朝音式之晉人攻子朝而立 **元王**崩在位四年子 **貞定王**崩在位二十八年子 **哀王**崩在位四年子 **思王**崩在位六年弟 **考王**崩在位十五年子 **威烈王**崩在位二十四年子 **安王**驕立三川公子 **烈王**崩在位七年弟 **顯王**扁立諸侯皆僭稱王 **慎靚王**崩在位二十六年子 **赧王**延立五十九年諸侯約從 **秦昭王**攻周 **孝文王**崩在位三日 **莊襄王**崩在位三年 **秦始皇**崩在位三十七年 **二世皇帝**崩在位三年 **子嬰**立三日

周自東遷以來凡二十世而命微諸侯用文章強號為戰國

周自東遷以來凡二十世而命微諸侯用文章強號為戰國

周自東遷以來凡二十世而命微諸侯用文章強號為戰國

周自東遷以來凡二十世而命微諸侯用文章強號為戰國

周平王以後為春秋之世其列國與周同姓者曰魯曰衛曰晉曰鄭曰曹曰蔡曰燕曰吳其與周異姓者曰齊曰陳曰楚曰秦此其大者餘小國若春秋所書杞曰杞姬姓國名 莒曰莒嬴姓國名 江黃之屬杞也許也滕也薛也邾也莒也江也黃也並國名不可盡述於十二列國之中有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五霸事迹若論春秋諸國之終始有未及戰國而先亡者有既及戰國而後亡者各舉其槩既○大略也 周威烈王以後為戰國之世則秦楚燕齊趙魏韓七大國而已秦楚燕猶為春秋之舊國田氏齊趙魏韓則為戰國之新國凡春秋戰國之國雖繫周之諸侯而國異政實不繫於周雖繫載附見現音現 周之亡方方猶上時各有先後則觀者詳之

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雖云春秋實史記之名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故繫於天下故不得不因而脩之以示褒貶之意蓋是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霸者迭興大四國更相征伐雖知有周而天子不能制故号曰春秋周敬烈王以後三十世而僅微秦楚燕齊魏韓七大国相与争強不知有周故号曰戰国

千七百至是乃過其歷數凡八百六十七年通鑑云按經世書始武王已卯紀東周君壬子歲入百七十二年司馬溫公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於戰国論又分而為二其上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国之大夫然天下猶尊之以天子為主守文武之宗祀綿綿然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木因而滋源深流周室雖微也昔周之興也禮樂之所興也仁也深矣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間世數已遠而民猶有思之思先王之禮而不忍忘此其所以享国長久之道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国之間一日不可存亦必數十世而後滅也

公晉文公 秦穆公 楚莊王

春秋戰国

國事自子胥殺人伍奢之子太子誅而奔吳以吳兵入郢楚昭王出亡奔隨而吳伐越越王勾踐敗吳於檇李傷而死子夫差立子胥復事之夫差忘復仇朝夕臥薪中出入使人呼去聲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邪周敬王三十六年夫差敗日敗則子夫音拜自敗曰敗則音與後音放北越子夫扶奴名越句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為臣妻為妾子胥言不可有補德莫如滅去疾莫如除句踐之言見左哀公元年太宰伯嚭舌不善上受越賂音路○說稅自此至五然不善者皆放此○說也夫差頗越句踐反國縣名於坐座同即仰膽句賢之以忠苦也曰安汝忘會稽之恥邪奈國政為獨下大夫種上聲而與治乎聲同兵事謀吳宰嚭嚭子胥恐謀不用死矣夫差乃賜子胥屬錄屬之劍賜別使以自殺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檟賈○檟可材也併用也抉抽入○抉去也吾目縣於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之滅吳王闔廬之子夫差所殺也乃自剄刎也夫差取子胥尸盛成以鴟鴞夷皮包其尸而投之江勿令葬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越十年生聚民數訓教之十年故以鳴夷皮包其尸而投之江勿令葬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越十年生聚教

[illegible]伯禽[illegible]以厉王伯禽就封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然我一沐[illegible]三握髮一飯三吐哺[illegible]食以待士猶恐失天下賢人子之[illegible]去也魯慎無以[illegible]止辭也不待食畢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賢人子之[illegible]去也魯慎無以[illegible]止辭也國驕人大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illegible]周公曰何疾速也曰吾簡[illegible]節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illegible]革其[illegible]除其[illegible]禮[illegible]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子孫其北面為事[illegible]子夫[illegible]政不簡[illegible]不易[illegible]平也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illegible]問於公何以治[illegible]下同齊曰尊賢而尚功[illegible]尚有[illegible]功之人周公曰後世必有篡[illegible]氏篡國[illegible]君之臣大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illegible]尊其賢[illegible]親其親大公曰後寖弱。弱矣伯禽十三世而至隱公為春秋之始[illegible]伯禽而下[illegible]公的公親公厉公獻公貞公武公元公伯御孝公惠公至隱公為十三世隱公之弟曰桓公桓公之子莊公莊公有庶弟三人曰慶父其後為孟孫氏曰叔牙其後為叔孫氏

曰季友其後為季孫氏是為三桓三家皆桓公后故名世執國命世世執持歷[illegible]魯公政令歷子王春秋作故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至昭公伐季氏三家共伐之三家反公奔乾侯晉邑公卒弟定公立以孔子為中都宰魯東平孔子為中都宰宰邑長也曰大夫曰令曰[illegible]法則之夫子出中都為司空掌[illegible]土居四民時地利又為大司寇官二十四篇[illegible]相夫定公會齊侯于夾谷中名夾谷山夾公定未[illegible]公奔向郈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其左右司馬官掌邦政[illegible]六師平邦國以從侯于去既命[illegible]夾谷[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官請奏四方之樂於是[illegible]劍戟[illegible]誤[illegible]去聲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去聲。和之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景公心怍愧也歷之其退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昌。俳優倡戲侏儒短人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來[illegible]君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illegible]分景公懼[illegible]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illegible]齊[illegible]魯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公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鄆讙[illegible]汶[illegible]

陽龜陰之地以謝魯[illegible]注鄆也讙也龜陰也三邑皆汶陽之[illegible]汶陽乃[illegible]安州奉[illegible]縣也孔子言於定公曰[illegible]下[illegible]。毀也三都三桓私邑費郈[illegible]其城省其甲[illegible]以強公室叔孫氏先墮郈后季氏墮費孟氏之臣公不肯墮成圍孔子之不克或問成既不墮孔子如何便休朱子曰不久孔子亦去魯[illegible]若使久居之自沮有个[illegible]處置孔子由大司寇攝[illegible]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illegible]正卯少正姓卯名一說卯名居三月魯大治齊人聞之懼而歸女樂於魯季桓子受之不聽政郊祀[illegible]又不致膰[illegible]祭[illegible]肉也遂於大夫孔子遂行曰[illegible]魯今且郊[illegible]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曰孔子乃欲以微罪行是也定公卒子哀公立欲以越伐三桓不克不果歷[illegible]哀公元公至緣自公知尊子思而不能用歷其恭公東公

至平公嘗欲見孟子而不果不克相見[illegible]文公至頃公為述考烈王所臧魯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愚按本周公而言。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孔子出自子姓宋太子弗父何后何玄孫孔父嘉為宋督所殺故其子奔魯遂以孔為氏有正考父者正謚考父字孔父嘉父也佐宋三命茲益恭三命受賤再命受服再命受[illegible]爵受[illegible]三命而益恭[illegible]命而俯[illegible]俯首近殿。物命為士其容改再命為大夫其容恢三命為卿其容俯蓋三者皆皆低頭而恂其於後所其於恢也所謂恭[illegible]循墻而走墻屏也謂避位不受命亦莫余敢侮人不敢侮之餬口糊口。[illegible]粥糜於此[illegible]粥糜於是以餬胡。養也子口比鼎中以糊我口餬口之至也孔氏滅於宋宋華督殺孔父其後適魯有叔梁紇下沒切。叔梁字紇名孔子父也者與顏氏女子[illegible]母[illegible]禱於尼山即尼丘山在兗州而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曰組成豆組[illegible]祭祀載牲[illegible]料度斗[illegible]也禮容長張為季氏史季氏史主[illegible]祭[illegible]之所此官[illegible]料量[illegible]平[illegible]公平嘗惡司職吏職史記作[illegible]蓋[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官[illegible]羊大木之[illegible]名[illegible]

薪家適問禮於老子或問何以胡於老聃朱子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知禮而孔子問之所以孔子問之雖知禮亦不足以為不必盡行行之反而弟子稍進適齊景公將待以季孟之間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景公將以孔子為季氏孟氏二者之禮之間待孔子孔子反魯定公用之不終不忍善適衛主顏讎將適陳過匡宋邑匡人嘗為去聲陽虎所暴氏家臣也暴虐也孔子貌類陽虎正之有頃后文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諸侯之於君之所欲與君夫人相見者無不見焉君夫人有淫亂之行而孔子為之屈見之禮以為不可見者乃見之孔子既沒之語既免也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故孔子乘車使衛之有未見好德之語去之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拔其樹故又稱桓魋氏魋胡隈切也出於桓公桓魋宋司馬向魋公孟氏魋伐拔其樹德之語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子其額類堯其項胡郎切堯上聲項項也類皐陶皐陶舜臣其肩類子產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然若喪失也家之狗言人臣失位去國喪故如狗失主無所依歸故累累然而低垂也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又適衛有三年有將西見趙簡子至河水名臣命北合晉水至成之語將西見趙簡子至河水名臣命北合晉水至子家又適衛有三年有將西見趙簡子至河水名臣命北合晉水至東入洛汭又北合于章水入海聞竇鳴犢舜臣二子晉賢大夫也孔子曰趙氏未得志孔子乃歎之君子強於其類虎於故臨河而嘆曰云殺死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陳蔡不可度命也反于蔡有沮溺桀溺耕夫人姓名長沮桀溺則絕此水反于蔡適陳蔡之間則絕此水適蔡如葉葉公諸梁楚地楚使人聘人以幣聘孔子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徭圍之於野孔子曰詩云小雅何草不黃何偏匪兕犀牛一角重千斤匪虎率行彼曠野與切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言我非野牛與虎而徜徉於彼曠野子貢姓端木名賜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洲口不容何病也然後見君子識君子楚昭王興師迎之楚兵以聘夫子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索隱曰古者二千五家為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由之人名於書蓋以七百里書社人封孔子也今去尹子西楚相名為令尹子西其字也不可孔子反于衛特言反衛正名之語季康子迎歸魯哀公問政民服之有字直序言詩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舜典下至秦繆繆與穆通山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篇詩六篇篇無辭有辭有篇三百五篇皆弦歌之如

弦詩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易亦。序彖繫辭說卦文言緣易周易卦文言孔子所繫之辭斷一卦之吉凶知乾之元亨利貞是也孔子從而釋之故通謂之彖今名卦彖曰以下之辭是也彖者周公所係之辭卦下象曰一卦之象曰大象如乾以天為象是也爻下象曰一爻之象曰小象如乾之潛龍勿用是也孔子從而釋之故通謂之象今名卦象曰以下之辭是也孔子從而釋之故通謂之象說卦之象白以下之辭是也孔子從而釋之故通謂之象說卦之象白以下之辭是也孔子從而釋之故通謂之象說卦之象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求而封之後世至春秋有公子完者出奔而仕于齊陳後為田氏世卿陳自胡公至田完之後遂大于齊為田氏世卿陳自胡公至田完之後遂大于齊為田氏世卿陳自胡公至惠子所滅而完之後世至春秋有公子完者出奔而仕于齊陳後為田氏世卿陳自胡公至惠子所滅而完之後遂大于齊為田氏世卿陳自胡公至

太公齊都營丘后徙臨淄今山東青州府今日臨淄姜姓太公望呂尚之所封也後世至桓公小白立霸諸侯五霸桓公為始名小白兄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己奔莒管仲傅相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襄公為陳氏所弑無知亦為人所殺齊大夫雍廩召小白於莒而魯亦發兵送糾管仲小白立遮也道射中去帶鉤帶鉤小白先至齊而立鮑叔牙薦管仲為政公置怨忿之怨而用之仲字夷吾鮑叔賈商也分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仲貧也嘗與鮑叔共事窘困鮑叔不以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為怯知仲有老母也仲曰九合諸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桓公九年左傳竹帛書也合諸侯一匡天下皆仲之謀一則仲父親之也二則仲父仲病桓公問群臣誰可相去聲下同易牙何如仲曰殺子以食君管食史作管管仲曰願君遠易牙公曰易牙知味者也以調和飲食之味事桓公曰此美味者食之矣但不曾得食人肉耳殺其子以食之既不知父子之親豈能知君臣之義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蓋開方故衛公子來奔者也父母而來仕於齊亦不知公子之貴賤者也堅刁堅刁自宮以適君自宮宦官割勢也非人情不可近刑而不顧父母之黃髮如此豈有事後於君仲死公不用仲言卒近之三子專權公內寵妃夫人者六皆有子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郭姬生孝公宋華子生昭公長衛姬生懿公鄭姬生孝公宋華子生昭公長衛姬生懿公鄭姬生孝公宋華子生昭公長衛姬生懿公

[illegible]云外圓象天下雙軍馬百駟髡乃行特齊國哉[illegible]近詞○不振振不能內方象地是也

王乃召即墨邑屬膠州大夫語去聲下同之曰子之居即墨也毀言之語諂諛日至欲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墾闢同○開田土人民給富官無事東方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以萬家也封之榮食其祿召阿邑屬東平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譽美之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餓貧窮饑餓趙攻甄縣○縣屬陝州子不救衛取薛陵或曰即薛邑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亨烹阿大夫與嘗譽者群臣盛譽莫敢毀莫敢不敢刑誅詐修飾為齊大治諸侯不敢侵致兵伐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同于郊郊外惠王曰齊有寶乎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徑廣也徑一寸圍照車前後各十二乘去者十枚每一珠照車十二乘威王以美為寶上句○四水名出魯國卞縣陪尾山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四上者四水之上也諸侯聞之皆來朝朝有巧子者能工巧巧即田巧也使守高唐地在東昌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其無夫者使守徐州徐通鑑註言徐州齊地也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燕在齊北故祭齊北門趙在齊西故祭齊西有種上首者使後盜賊道不拾遺路不敢拾遺物此四出者所以昭千里豈特但也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威王卒子宣王立宣文子淳於髡之主駒邹行淳于髡田駢下平真到之徒七十六人皆為上大夫卿是以齊稷下稷齊城門名多士盛且數百千人然孟子至而不能用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為將以救韓魏將龐涓消鵠嘗與孫臏俱同師事兵法消為魏將軍自以所能不及不如孫臏以法斷倫上○其兩足而黥黥墨刑也謂刻其額墨其中曰黥之齊使去至魏竊載以歸孫臏歸齊至是臏為齊軍帥直走下春並也魏都魏不救韓而攻魏同魏都御溝制庞消之兵消去韓而歸消果不伐韓而歸救臏使齊軍入魏地者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三為軍衆立竈而致庞涓之來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乃倍日併行二日行逐之臏度量其行暮當馬陵在大名府道陝狹而旁多阻險可伏也兵乃斫大樹白而書削白而書曰庞涓死此樹下令去齊師善射者萬弩夜發有機約束道而伏期約期日暮見火舉而發發消果夜至所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消自剄刎曰遂成豎子之名豎童豎小孫臏言也齊大破魏師虜太子申宣王卒潛同王立靖郭君田嬰者宣王之庶弟也封於薛屬山東有子任文食客數千人名曰文孟嘗君聞於諸侯諸侯皆入孟嘗君秦昭王聞其賢乃先納質至○納質以王求見孟嘗君見孟嘗君於齊以求見至子嘗君到秦則止囚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底○抵至告昭王幸姬昭王幸姬得愛幸之姬女求解解脫姬曰願得君狐白裘狐腋下白毛為最貴裘蓋孟嘗君嘗以獻昭王無他求矣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庫也中取裘以獻姬姬為去言得緩而死夫死姓名夜半至函谷關在弘農郡函谷關關去雞鳴出客恐秦王後悔追之客有能為雞鳴者雞盡鳴家家傳○傳去聲出食頃之故追者果至而不及盜者以客礼食之其取出亦無所用也然頗能礼賢之士猶收之於未危亦無用此上也孟嘗君歸秦與韓魏伐之入函谷關秦割城以和以分割城已請和孟嘗君相齊齊或毀之於王乃出奔湣王臧宋而驕燕昭王以齊嘗破燕之故與諸侯合謀而攻齊燕軍入臨淄淄○臨屬益都齊都也湣王走莫下莒即墨楚將淖齒救齊反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齊所侵地王孫賈從去聲湣王於莒而失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吾則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吾則倚閭閭門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攻淖齒殺之求湣王子法章璜而立之保莒以抗燕時齊法章立保莒以抗燕燕城惟莒即墨未下於是即墨大夫退田單為將軍身操版鍤版鍤音插以火之器與士卒分勞妻妾編於行伍版城中得牢牛餘為絳色絳

衣畫五綵龍文柎之束兵刃其角灌脂油束著長於尾燒其端燒牛尾鑿城數十處夜縱牛壯士隨其後牛尾熱怒奔去聲燕軍復取齊七十餘城皆復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鼓大呼從之聲震天地燕軍敗走七十餘城皆復收為齊迎襄王於莒封單為安平君單攻狄三月不克魯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曰無可往矣去聲宗廟亡矣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齊欲戰今將軍東有夜郎邑屬萊之奉西田單攻狄有淄水出泰安州萊芜縣原山東北入海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逸馳也乎淄澠澠水出臨淄縣東北入海流合淄水入海之間有生之樂洛無死之心故不勝也單明日厲利士卒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抱矛擊鼓鼓士也進軍狄人乃下也襄王既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燕王畏之與連和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去聲客而來見置安下處傳去聲暫停舍食之義舍十日彈劍作歌曰長鋏歸來乎劍把頭也歸來乎即來歸也食無魚迁之幸居之名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車乘也遷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為音孟嘗君不悅時邑入食邑所入租稅不足以奉客使人出焉丟是物自出則音義之非自錢放於薛出薛私藏之錢取息以奉客債代借也者傭錢人多不能與息之債君乃進驩請責之責貸者不納驩往不能與者取其券動借券之約燒之驩既及薛見薛民多貧而錢不者取其券燒之約與息雖縣券其券約而不取孟嘗君怒驩曰令尹薛民親君雖言君所不取者將以孟嘗君竟也為薛公終於辭秦王卒子建立母君王后賢大史后氏女以其姓后不可稱后故稱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君王后卒齊客多受秦金為去聲反間間諜也謂反其說以離間之也勸王朝朝秦不備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楚燕趙攻秦秦王政既滅五國兵入臨淄王建遂降頃年遷于共共邑屬衛州處置也之松柏之間而死以齊為郡齊人歌之曰松邪者耶柏邪主建共客和客建用客不信為反間秦王之命至王建死七世紀田齊自太公文命至王建死七世

牛尾炎凌反燒尾也衣畫五綵龍文柎之束兵刃其角灌脂油束著長於尾燒其端燒牛尾鑿城數十處夜縱牛壯士隨其後牛尾熱怒奔去聲燕軍復取齊七十餘城皆復收為齊迎襄王於莒封單為安平君單攻狄三月不克魯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曰無可往矣去聲宗廟亡矣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齊欲戰今將軍東有夜郎邑屬萊之奉西田單攻狄有淄水出泰安州萊芜縣原山東北入海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逸馳也乎淄澠澠水出臨淄縣東北入海流合淄水入海之間有生之樂洛無死之心故不勝也單明日厲利士卒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抱矛擊鼓鼓士也進軍狄人乃下也襄王既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燕王畏之與連和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去聲客而來見置安下處傳去聲暫停舍食之義舍十日彈劍作歌曰長鋏歸來乎劍把頭也歸來乎即來食無魚迁之幸居之名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車乘也遷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為音孟嘗君不悅時邑入食邑所入租稅不足以奉客使人出焉丟是物自出則音義之非自錢放於薛出薛私藏之錢取息以奉客債代借也者傭錢人多不能與息之債君乃進驩請責之責貸者不納驩往不能與者取其券動借券之約燒之驩既及薛見薛民多貧而錢不者取其券燒之約與息雖縣券其券約而不取孟嘗君怒驩曰令尹薛民親君雖言君所不取者將以孟嘗君竟也為薛公終於辭秦王卒子建立母君王后賢大史后氏女以其姓后不可稱后故稱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君王后卒齊客多受秦金為去聲反間間諜也謂反其說以離間之也勸王朝朝秦不備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楚燕趙攻秦秦王政既滅五國兵入臨淄王建遂降頃年遷于共共邑屬衛州處置也之松柏之間而死以齊為郡齊人歌之曰松邪者耶柏邪主建共客和客建用客不信為反間秦王之命至王建死七世紀田齊自太公文命至王建死七世

在邯鄲城今為縣屬廣平府至烈侯籍吳伐齊之先本與秦同姓祖於費費古文費字燕有子之勝其後有造父者事周穆王以功封趙城縣屬趙州由是為趙氏春秋時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有趙夙者事晉夙生成子衰初危切衰生宣子盾盾上人曰趙衰冬日也可畏夏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古下同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父沒而生曰遺腹子武名也賈客色之不得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幼而無父曰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其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為其難杵臼取他兒匿女力匿切藏也山中兆匿山中嬰出寡緊匿切出也曰與我千金乃千金也為告趙氏孤處說趙武信也為立孤賈言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武也在嬰後與武滅賈竟立武而自殺自死以下報宣孟即宣子盾孟其字也及杵臼有朔與杵臼記死日下報猶言報之于地下武卒號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鞅央簡子有臣曰周舍舍皮餘諸大夫諸大夫朝從聞雖上上聲聞聽也不聞周舍之鄂鄂謔同鄂上也簡子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書訓孤之書於二簡冊也以授二子曰謹識志。之謹慎記熟其辭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卒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無恤誦其辭其者也求其簡出諸懷中而奏進之通謀於父於是立無恤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治晉陽太原請曰簡子以為繭繭上抽絲孫乎抽絲不盡而后止以為保障乎國家蓋尹鐸之意不在賦稅而以繭抽絲不盡而后止知保障之道護言牧民心以為保障也其后無恤卒於晉陽託身而得免兄為天下者其或急於繭絲之近用而忽諸保障之大計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減損賦稅力敎使排於野則賦稅寬而民力蘇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法必以晉陽為歸簡子卒無恤立是為襄子狄伯求地於韓魏皆與求地於趙不與趙襄子以兵圍之三板築城用板捍上隨築而升今其遺之城不浸通謂注宜作沒者三板水浸規已深惟三板未浸耳沉竈產生竈雖同民無叛意無反心者以為保障之效襄子陰與韓魏約有唇亡齒寒之語共敗拜知

伯滅知氏而分其地襄子漆（木漆黑可飾器物者）知伯之頭（頭骨）以為飲器（飲去聲漆酒器）乃詐為刑人（宮後之人如宦者之狀）入襄子宮中塗廁（次○塗泥）襄子如廁心動索（搜取也）之獲（獲）問曰（伯報也）我豫讓（捨同釋也）之謹避而已（讓漆身為癩（頭背癩）吞炭為啞（啞上聲吞咽）以變其聲也）行乞於市其妻不識（謂不識其形也）其友識之（識）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晉六卿趙氏最長故稱）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殺襄子也）顧反不易（與）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不可既委質（為臣）為臣又來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立伯曾之孫浣（是為烈侯）是為烈侯（烈侯受命為侯）公欲侯成侯至肅侯秦人恐（去聲）竭（寒入○恐資也）諸侯求割地有洛陽（縣屬河南）人蘇秦將說秦王不用乃往說燕文侯與趙從（從下同親以義利相親合曰從）燕資之（資給也）以至趙說肅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為去聲）大王計（謀也）莫若六國（楚齊燕韓趙魏）從親以擯（擯去也）秦肅侯乃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音彼）俗（說音稅）說諸侯曰寧為雞口（雞口雖小猶食而不進）無為牛後（牛後車下徒出糞而已）於是六国從合蘇秦（秦小貴之若）為從約長（長上聲）并相六国行過洛陽車騎（騎奇寄反）輜（音茲）重（輜車重物）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伏侍取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秦位高貴也秦嫂去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使我有洛陽田二頃（頃上○百畝為頃）豈能佩六国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既定從約歸趙肅侯封為武安君（武安縣名屬相州）其後秦使（去聲）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為犀首）伐趙欲敗從約（犀首之從去聲犀牙將軍其也）趙欲敗從約（敗從約）秦恐去趙而從約解（散也）肅侯子武靈王立胡服招騎射（胡服犀首者魏公孫衍仕於秦者也蘇秦恐去趙而從約解也胡服招騎射騎馬射也）月地（此狄地名）胡地（胡）滅中山（中山國名）欲南襲秦不果傳子惠文王惠文嘗得楚和氏璧（璧非玉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于荊山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為和誑則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則其右足文王即位和抱璞哭于荊山三日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人問曰天下刑者多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刑也去以寶玉而聽之曰石貞士而名之曰誑吾是以悲王使人理其璞果得玉焉遂命名曰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王欲不與畏秦強欲與恐見欺（恐後秦昭王）藺（名相如藺相如食邑於藺因氏焉）相如（藺相如為趙使秦昭王）曰（曰為趙王）願奉璧往（往有不與璧在我之誤）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璧全其璧以歸也）既至秦王無意償（償還也）城相如乃給（給上聲○給詐也）取璧（謂璧有瑕請指以告王）因（因璧出璧相如遂抱之）怒髮指冠（髮指冠怒甚也）立柱下曰（柱下數言曰為）臣頭與璧俱碎矣（碎矣必）遣從者懷璧（從者去聲懷璧藏璧也）間（間行）行（行也）先歸身待命於秦（秦王約金璧也）秦昭王賢而歸之（以相如為賢而歸之）而命其歸也秦王約趙王会澠池（澠池秦地屬相州）相如從及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瑟屬一十五絃）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缶瓦器秦人以為秦聲）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臣得以頸血濺（濺音箭○血濺洒也言五步之內蓋言至近也）大王左右欲刃之（欲殺也）相如叱（叱真入○叱呵也）之皆靡（靡去聲○靡自割而靡在王）秦王為（為去聲下同）一擊缶（秦王擊缶）秦終不能有加於趙（上也）亦感為之備秦不敢動（不敢動趙也）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上卿在廉頗右人尚右）廉頗曰我與趙將（將去聲）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居我上而位居我之上吾羞為若（若也）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

如聞之每朝當稱病不欲與爭列位出望見輒引車避匿回避

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夫以秦之威相如廷叱之我當招辱其

群臣相如雖駑奴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加於趙者徒但以

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鬥其勢不俱生生言其相鬬也吾所以為

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脫衣負荊扶示當

廉頗交肉袒○脫衣負荊○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刎頸刎至也

王立秦伐韓上黨陘平公趙守焉高誘曰秦兵日進韓不能正不

如歸趙趙為之援則可以當秦攻矣秦攻趙廉頗軍長平城在澤州高平東北堅壁不出壁壘也堅

孝成王以不出戰秦人行千金為反間以離間其心曰秦獨畏馬服君趙奢馬服

趙括曰奢為趙將有功賜爵代馬服馬服號言馬服也之子括為將耳王使括代頗相如曰王以

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柱瑟上調足也所以弦後上下瑟一十五絃一弦一柱以膠粘柱則不能調矣鼓

彈也以竹擊弦一面不調也括徒能讀其父書法不知合變也合戰孔安國

王不聽固少去聲

孝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先人敵敵與父奢言不能難辨難也然不以為然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易言之輕易言矣趙若

將括必破趙軍及括將行其母上聲書言括不可使有聞有聞

長平地名謂歷之趙相去聲平原縣屬君公子勝武靈王子名封平原食客常數

千人客有公孫龍者龍家語作宋孔子弟子字子石能為堅白同異之辨雖子龍之說堅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白者見也堅者見也見者其氣所守之物同異者合同異人之異論也秦攻趙邯鄲邯鄲用○邯鄲屬

趙州邯鄲縣也山海經曰邯鄲水出焉曰邯水出焉原君求救於楚擇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

同行得十九人人名略不詳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也處

毛遂自薦中其末立見見○錐之末也立見目前有才能者必見於外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聞

說頭不知才名而出突然而出非特秦見而已平原乃以備文案二十人之數十九人見笑之

遂曰使遂得處囊處囊也有中乃穎脫穎音影金錐也脫脫也而出言凡錐上

毛遂

定

用用視矣毛遂自薦至禁定從暫下並同不決斷也毛遂按劍歷階升曰從之利害

猶云可不可也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何也

不下吾與而君言吾與汝君平原君說汝何為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

遂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

手謂敢殺王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拔取也鄢郢鄢郢

楚都在今陝州西北二戰而辱王之先人白起攻拔郢陽至用戰而燒夷陵郢為湖北

夷陵楚從於陳此百

世之怨趙之所羞今從為去聲楚非為趙也報仇非為我趙國王

曰唯上聲唯諾之聲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古者建國左社右社左社宗廟

右陽右陰上主宗廟上主教授何行則載社主以行以示誅戮之不敢專也或曰社主土穀授主教授何

與于軍行乎曰魏非土穀以生主非授穀以見生故以其同功而均

利故言社則并授而言之行軍也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凡盟用牲天子牛

耳非謂載授主以行軍也諸侯大夫以下用雞狗馬之血故曰雞狗馬之血扶銅盤跪進曰王當歃血而定從者歃血入口

云歃血謂盟者如是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十

曰公等碌上碌○碌從之勢壹言在凡庶中也又云亂石貌言凡用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

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九鼎名大呂周所鑄鼎名也重至

重之物言得毛遂之力而大破趙之成勢更重于鼎呂也以遂為上客楚將去聲春申君救趙會魏信

陵君亦來救趙大破秦軍邯鄲邯鄲下孝成王子悼襄王立思復又

用廉頗為將時頗奔在魏使人視頗頗之仇郭開與使詐者金令

毀之說壞頗見使者一飯上聲下同斗米肉十斤被甲上聲馬以示可用

使者還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頃上○之三遺矢矢與失屎

知則也言坐不久而大便不楚者三甚形容且老病不堪用也王以為老遂不召楚人迎頗於魏頗

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以趙王卒敗也頗也訓練行素尋后故此卒言不久而死

趙得李牧為將先居北邊破匈奴匈奴此狄曰匈奴悼襄王子幽繆目王遷立

秦王政遣兵攻趙牧為大將敗奔之秦縱反間讒言牧將叛反于誅

之秦兵至虜其趙王遷大夫左在外大夫也立趙嘉為王王于代代屬雁

原缺第四十一葉

伊闕在其南高誘曰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開也羊腸在其北皇甫謐曰秦有羊腸坂在大原晉陽西北九十里湯放之紂之國居亳南高誘曰亳殷湯都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有亳城湯放桀於南巢在其北夫河經過其南武王殺之若不脩德冊中人皆敵國也武王以紂之頭懸白旗之上也武侯曰善善哉其言武侯卒子惠王立東敗於齊將軍龐涓與太子申虜魏公子卬而圍大梁魏惠王以太子申為將軍以龐涓為上將軍而大梁圍解魏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去之齊魏人有張儀者與蘇秦同師嘗游楚為楚相去聲下而楚相亡璧張儀從楚相飲已而楚相曰吾失璧子無璧則必笞之乃執而笞之妻堪有語如字妻去聲夫曰視吾舌尚在否示將復為秦約從同時儀使入秦儀曰蘇君之時儀固以使人說儀來謁已乃先說門下勿為通又使不得夫者數日又見又笞之辱之既激其怒而入秦激後除使人賂其谷蘆之入秦他日乃以璧示之曰蘇君為秦伐趙而從解士文儀重為橫以兼相秦為橫連日橫連六國以事秦秦惠王時儀嘗以秦兵伐魏得一邑復以與魏而欺魏割地以謝秦事見通鑑周顯王四十三年歸為秦相已而出為魏相實為欺秦地綱目云秦為秦間魏襄王為信陵君無忌愛人下士無忌為魏公子食客三千人秦攻趙魏王使晉鄙救之秦昭王欲移兵先擊救者恐恐晉鄙兵罕于鄴即屬河東今彰德府又使新垣衍說趙王西秦為帝魯仲連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上首功戰伐以斬首為功之國也即秦然後秦之意帝天下則連有滔東海而死耳衍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姊兄也趙急使者冠蓋相望不絕於路責求也救於無忌無忌請於王及使賓客游說禹端方敢言者冠蓋客侯嬴盛客名嬴教無忌信陵君請於王幸姬竊得晉鄙兵符侍以竹為之長六寸篆刻文字而相通而奪晉鄙軍符中分之半與主將為信半留王所與者若晉者左契是徵發者下都將都府奈無皆合然後道之之者信也符也古者用竹故字從竹後世許偽蜂起以竹易得之[illegible]

足為吻於是相與歃血歃血為誓以牛馬曰歃血為誓以牛馬曰歃血為誓以牛馬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出一說燕臺賢千金其上有之師事之於是士爭趍燕燕國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任國政已而使毅伐齊入臨淄齊王出走秦補遺樂毅問書名人王蠋賢令軍士環畫三里無入使人請蠋曰不來且屠書蠋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遂自經死毅乘勝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二城不降燕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為太子已不快於毅下吾毅田單將乃縱反間間曰毅與新王有隙燕惠王有隙然恐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齊國本畏樂毅言只畏別將來者乃反間計也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去刃騎將號聲去姓刃名代將而召毅毅奔趙趙惠王害已也田單遂得破燕而復收齊城惠王後有武成王孝王至王喜喜太子丹質秦為信俗云當質於秦秦王政不禮焉不以禮待之怒而亡歸怨秦欲報之之先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館也之丹聞衛人荊軻賢單辭厚禮請之秦養無不至欲遣軻軻請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亭師古曰督亢亭名督亢之地廣曰方城縣有督亢陂之地圖以獻秦欲以誑秦故圖以獻之丹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風去同於期也之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之恥雪矣於期慨然遂自刎丹奔往伏哭而哭也乃以函盛之函盛其首以匣盛樊於期之首又嘗求天下之利匕首匕首劍名以藥淬之淬藥毒藥塗之以試人人試其可用血如縷血出如一線注血出立死血如一線注人即死又云如當作乃不出也裝裝束也為匕首之類及於期頭之類遣軻行至易水出中山國折城縣西北及於期頭之類遣軻行至易水出中山國折城縣西北及南流合滹沱水入海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不復歸燕也白虹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秦所都也秦王政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地圖圖窮而匕首見見音現秦王發而匕首刺秦王秦王把王袖揕之刺也未及身王驚起絕袖而

史記卷八十六 秦本紀第五

太子丹質於秦

秦王政不禮焉怒而亡歸怨秦欲報之之先秦將軍樊於期

秦本紀第五

史記卷八十六

胡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館也之丹聞衛人荊軻賢單辭厚禮請之秦養無不至欲遣軻軻請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亭師古曰督亢亭名督亢之地廣曰方城縣有督亢陂之地圖以獻秦欲以誑秦故圖以獻之丹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風去同於期也之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之恥雪矣於期慨然遂自刎丹奔往伏哭而哭也乃以函盛之函盛其首以匣盛樊於期之首又嘗求天下之利匕首匕首劍名以藥淬之淬藥毒藥塗之以試人人試其可用血如縷血出如一線注人即死又云如當作乃不出也裝裝束也為匕首之類及於期頭之類遣軻行至易水出中山國折城縣西北及南流合滹沱水入海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不復歸燕也白虹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秦所都也秦王政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地圖圖窮而匕首見見音現秦王發而匕首刺秦王秦王把王袖揕之刺也未及身王驚起絕袖而

史記卷八十六 秦本紀第五

左右以手搏之以空手擊軻軻且已中創也且曰王負劍古者劍上長故不出室故上推之於背令前短劍長故易拔遂拔劍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擿軻軻不中擿音直之中聲去遂殊解其体分其体以狗主而句去令家曰狗秦人大怒益發兵伐燕燕王折用以獻以為太子用之所以獻故所以獻後三晉作年秦兵屬晉晉或無為郡世紀惠侯自惠侯至一世凡三十四五年秦兵屬晉晉或無為郡世紀惠侯以上世次不明今無所考

秦本紀第五

史記卷八十六

有頃嬴蒙軍坐惡未惡未生女防曰女汝防女防之後有非子好馬為產周孝王主馬主管養馬於汧水出隴州汧縣西北東南入于渭之間馬大蕃息生分土為附庸小國也陳氏曰民功曰蕃社功曰庸附大國而產於大子故曰附庸邑之秦州秦嶺昌閑首俊也二世至秦仲始大歷莊公至襄公大戎殺幽王襄公救周有功封為諸侯賜以岐西地西周畿內入百里之地歷文公襄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至繆公繆穆同公有百里傒百里氏傒名其先虞人本姓姬居于百里因氏焉故虞

秦本紀第五

史記卷八十六

大夫也為繆公夫人媵年晉獻公女獻公滅虞虞公女獻公滅虞虞公女獻公滅虞虞

沙孝德繆公後又送晉公歸國十三年四年立而霸諸侯晉文
襄公卒秦遣孟明襲鄭因破滑滑國名未詳所在晉襄公敗秦之
崤崤山在河南澠池縣西南崤音爻殺三帥而還秦人伐之也脩國政後伐晉得志
遂霸西戎孟明雖有後師之責而公終不察之故孟明益脩內政卒
三年庚公共共下同公坦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厲共公躁公懷公
懷公簡公惠公出子獻公孝公河山華山以東強國六秦楚燕
魏齊韓小國十餘以夷狄遇之待也秦擯句○斥也不與會諸侯之會盟會合同盟秦不
得與孝公下令下同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奇好謀策強盛秦國吾其尊
官大其爵與之分去土分界分土分土地封之有國公孫鞅入秦因嬖幸而得幸
人景監名以見說稅以帝道五帝之道王道三王之道王變為霸道霸五
霸之道而後乃強國之術強盛國家之策公大悅欲變法惡天下議已鞅曰民
不可與慮始謀慮於事之初而可與樂成樂其事之有成卒終也定令令民為什伍
相收司連坐五家為五十家為什司猶言也為什伍之法制相收相管理坐謂一家有犯罪及察家也不告姦
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告姦者賞與一級匿姦者匿隱藏不首與降平敵同罰
有軍功者各以率爵受爵封也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
大小戮同價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福○復免其身事末
利末務也末利商賈也及怠而貧者與以為收孥孥妻子也孥取其男女收以為官家奴僕故曰收孥秦法
利商賈也末
一人有罪并其室家坐之令既具未布未及行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
門表示宣令募召也民有能徙北門者予同與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
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示與民有信而行也乃下令去
刑其下也師法同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嗣法不可施刑其傅
公子虔虔黥劓墨刑也其師公孫賈賈其師嘗一人不能教訓秦人皆趨令夫行新令行
之十年道不拾遺遺失物也之物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家上財可給與人人食也
民勇於公戰法其也於私鬬鄉鄉邑天雨粟令不便者來言令更
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邊遷也民莫敢議議論也不敢去令民父子兄弟
同室內息者為禁內妻子息止也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至鞅令
盖欲子壯則出分丁多而後娶廢井田方一里之多而共居止不折戶當差者為禁
為九區一井中畫井字界為九區公田一百畝為私田八家同井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
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同井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開阡陌
阡東西曰陌盖謂井田道廣下同之祖以奉上而自耕私田而食其力此三代之良法也
更賦稅法略多而田畝狹開阡則道路少而田畝廣矣更變改也為賦稅法
孝公井田則借民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民之私田田畝計稅多也秦人富強封鞅商於
對敵曰至秦察之而曰教其私田田畝計稅多也為商君因商於為商君孝公薨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
鞅出亡逃欲止客舍店舍人舍成人主人曰商君之法舍人舍成人止宿者無驗者
坐之坐罪坐舍主之人鞅嘆曰為法自斁敗壞一至此哉去之往魏
魏不受內納同之秦上人車裂以徇車裂謂以四馬牽之使走裂其屍為五也刑
五馬牽之使走裂其屍為五也刑
鞅論也以示四眉号令木杰人則田畝寬而有司赤
棄灰於道者被刑則為隋墮故加刑嘗臨渭論法
秦水畫方秦水畫方故水赤惠文王惠子武王立武王使甘茂伐韓茂曰
宜陽大縣南河宜陽縣名其實郡也今倍數一日行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
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孔門曾母曰
織自若織不動如三人告之母投杼杼行梭也杼下機織者也踰越也墻而走
臣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
投杼也恐武王與年武王信人信魏文侯令樂羊伐中山此事為警三年而後拔
之攻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篋樂羊文侯不信藏於篋以示樂羊
曰樂羊對去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甘茂羈旅之臣也客也羈音寄寄也旅客也
國人故云樊音拖不名樊惠王之弟高誘云樊君
翼旅之臣樊似樊而密里子渭南之陳四其里有大樊故号曰樊里
子紀生又聞公孫奭式。公孫名也挾韓而義僅此二人挾持韓
之勞力而來議論王必聽
之未必不聽信之王曰寡人聞之聞之王曰寡人聞之也名芈茂乃與武王謀伐宜陽
五月而不拔二人果爭之果決其爭武王召茂欲罷兵信二次曰寡

奚在彼之言如何王乃悉起兵佐茂遂接之試王不信人好去聲戲力士任鄙為復讐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脈死脈言麥第昭襄王嬰立有魏人范雎十餘反者嘗從去須賈須姓也乃客魏大夫去聲王聞其辨口知為雎有口才乃賜之金及牛酒賈疑雎以国陰事魏国私事告齊歸告魏相去聲下魏齊須賈稱魏齊怒笞擊雎折胁脅陰入聲折斷其為脅肋而雎佯詐死卷陰以箦責竹草之席置厠溷厠也中使醉客更更下同習於同之以懲戒也後人改後雎告守者得出守者遂告出厠中死魏齊可雎遂得出報也更改姓名曰張祿秦使去聲者王稽稽至魏稽載雎歸為子昭襄王以為客卿卿国人來為卿故曰客卿教以遠交近攻之策遠交齊楚燕以友諸侯使不相攻擊近攻韓趙魏以蠶食諸侯諸侯不能不事秦者則秦又益近攻之秦王大悅王寵雎代也穰侯為秦將擅秦政而穰侯為秦王舅封於陶號曰穰侯穰侯怒曰雎為秦相而穰侯為陶侯乃使人遺雎書曰范雎之罪當死今見之故為秦王雎弊衣間步行徒見之賈驚曰須賈以為范雎已死今見之故驚范叔固無恙也病也乎留坐食飯食以酒肉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一綿帝袍長曾之綿袍帝袍綿袍表衣綿袍表衣內有絮者即今之綿袍遂為去聲賈御為須賈御車也至相府曰范雎諫言我為君先入通于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門下曰無范叔卿何者言商鞅間先入者吾相張君也張賈知見欺叔給紺乃膝行去入謝罪雎坐責讓諸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綿袍恋上意猶有故人意尚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恭具酒食請諸侯賓客置坐堂上曰堂且備具之意賈之志盡殺之地大沮賈歸告魏齊魏齊出是秦而死雎既得志于秦一飯之德必償報也睢雎此柴辛目相去之怨必報王既用雎策歲加兵三年伐魏魏蓋用近攻之策斬首數万周赧王怨與諸侯約從縱欲伐秦秦攻周赧王八周自東遷王室益卑所存者固亡秦頓首請罪盡獻其邑三年六十六周自東遷至是盡獻于秦將武安君白起與范雎有隙怨隙為卒任伐趙白起伐趙

杜郵杜郵亭名在咸陽城西十里王臨朝朝而歎曰內無良將外多強敵間則蔡澤曰四時春夏秋冬之序成功者去雎稱病澤代之昭襄王薨子孝文王柱立薨子莊襄王楚立薨嗣為王者政也遂并六國是為宗伯皇帝世紀秦自非子受命至莊襄王凡二十六世至王政遂并有天下而你帝同馬昌公曰從衡之途進友覆白端然大要以相樂会盟以相結者无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国也嗣使六国去以信義相親則秦強秦安得而亡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者自絕其根低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者自徹其藩蔽也安有徹其藩蔽以翦益曰盜將安我而不攻盜不相哉胡氏曰成六国者六国也其無信信秦始皇帝立國其年始兼併天下為帝七年始皇崩胡亥立為二世三年亡國凡十四年秦始皇帝立國其年始兼併天下為帝七年始皇崩胡亥立為二世三年亡國凡十四年

賈帝以來天下列百里之國萬區蓋自中國以達于四裔四方之外也中國之制可攷於王制篇九記者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之內一州為王畿容九十三国外入州容一千六百入十国并畿內為千七百七十三国也名古之建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以民為子而宗主於天子王制所謂比年一小聘五年一朝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之類是也歷夏殷至周強併弱大吞小春秋十二国外存者無戎字如多也不戰国存者六七至是遂併於秦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合冊邯鄲城山名尽曰鄲昭襄王時孝文王柱為太子有燕子楚名也為質至于趙陽翟宅縣大賈富商呂不韋適秦見之見庶子楚曰此奇貨楚可居言可居積以國也曰富貴以五百金與之結賓客乃適秦不常往秦以五百金為求立太子因太子妃華陽夫人孝文之妃之姊以說說稅妃立楚為適嗣適嫡也太子也呂不韋知夫人無子因托夫人之姊以宝貨獻夫人夫人聞其美姿語大喜遂與孝文王言立楚為適嗣不韋因納邯鄲美姬有娠中孕也有娠身動而獻于楚生政賈呂氏不韋娶邯鄲美姬絕好而善歌舞者與居子楚從不韋飲見而悅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遂獻其姬有娠者姬自匿生始隱有娠至大期時生子名政大期滿十二个月日也孝文王立三日而薨楚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京兆刘氏刘曰孝文莊襄二王之死不得其年之本者皆呂不韋陰謀之所為蓋欲立政之速也政生十三歲

矣遂立為王母為太后不常在莊襄王時已為秦相法国[illegible]相之[illegible]至[illegible]凡王文信侯太后復與不韋通私密交通數[illegible]露[illegible]數為王所知[illegible]自殺太后廢處上別宮雍焦臣名[illegible]其姓也諫[illegible]當太后[illegible]處之時[illegible]謙至二十七人皆[illegible]波殺茅焦乃解衣伏質殺下曰臣聞天有十日人有十子[illegible]蒲其數始皇焉逐所其議母子乃復如初秦宗室大臣議三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去声其主游說耳請一切斉也逐之松是大索音逐客大搜索而逐去之也客卿李斯皆謂之客卿上上声下並同天索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傒於宛平声迎蹇叔於宋丕姓也豹公孫枝於晉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国從縱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此四君者惠昭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秦山東名在兖州不讓責也土壤任士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流注故深以喻美人多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成大国也今乃棄黔徐平首秦謂民曰黔首謂黑以資助文国相敵之国也亡民者国之本棄之也資周謂之黎民以資助文国則敵乘虛而為敵国之利也

除逐同卻客客卿客客以業勤也諸侯言客者国之輔御之則国空虛而不為諸侯之利也所謂藉借與也寇兵資也而齎齎平声與也盜糧者也而以糧食給與之皆為逐客助別国也王乃聽李斯復伏也其官除逐客令去声斯楚人嘗李於荀卿秦卒也終韓非上書用其謀并天下有韓非者善刑名法律之学為法韓使法秦因上書王悅之悅也毒平之怒也而間去声之間離間諸侯韓非遂下吏下獄吏治罪后斯遺与也之毒也令平自殺十七年內史官掌爵祿賞置之法生予奪之法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三年王賁賁之子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燕二十六年王賁滅齊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戈皇帝五帝更更號曰皇帝命為制除舊官曰命改命去皇帝為制取斷制之旗令為詔布告中外曰令皇帝改令為詔取斷自稱曰朕我也古人通稱自此始惟帝稱之[illegible]皇帝三詔詔之義[illegible]自稱曰朕皇既并天下承用鄒衍五德之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所不勝為水德始皇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旗幟皆尚黑數以六為紀○[illegible]九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為新皆秦焚詩書兄需上[illegible]法罪三族以十月為正後世益之不尋其繼矣至于燕皇帝之号用五德之歲樂井田開阡陌郡縣天下

除盜除法[illegible]命[illegible]于禹世傳之無窮[illegible]法[illegible]為忠者德行之實[illegible]言[illegible]同猶人以盜之則屈人心命大理為万世之勸也孝之[illegible]臣子又安得認我君我父而名之哉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国亡不甚則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其言蓋謂人君苟得不仁之實則臣子雖或愛之之其亦不得變公義而改其盜矣而使夫為人君者知所審而擇所由哉然則秦人除盜法徒為后世忠孝之賊乎

收天下兵器聚咸陽銷以為鍾鍾處臣○鼎頭龍身神獸也之附皆用以為飾金人十二五宝皆銅之金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一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服天誠若曰勿大為○夷狄行將[illegible]其

天作宮室是皆可更改廢絕則自炭以來尊用而不改何也古之聖人應時而興皆曰皇帝曰王而上矣非漢以來皇王貶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矣王之為言微天統世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国用事礼乃周公之所舊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即於前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代尊周立号係王於天其其例當詳侯伯公而降則名正言順有世以侯而不惑矣制曰死而以行去声○行之為謚美惡定其名考則是子議父臣議君其無謂節云無足道也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上二世三世至萬世無窮

置守立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為王始皇下其議議其事廷尉官名掌刑獄即大理斯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為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盡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也制御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扶又立國是樹兵也置王則是立兵銷戈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郡郡会稽鄣川碭郡內海薛郡東郡琅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桂林鉅鹿郡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巴蜀郡蜀黔中長沙郡置守守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桂林鉅鹿郡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巴蜀郡蜀黔中長沙郡置守守郡守為天子守土治民者也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寸三平声○守郡守為天子守土治民者也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尉以尉安百姓為義監以監臨郡国為義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碑也頌功德公業德業頌美功業德業泰山立石封祠祀築土為壇祭土為祭祀也

怒[補]王氏曰凡封禪用玉牒書蓋方石下檢又用石檢十枚[補]石傷檢川金繩纏以五周以水銀和金為泥封之印以受命之璽其中書所所請之詞後所凡言封禪皆此義既下風雨暴至休息樹下封其松為五大夫[索]爾雅曰或謂封五株善為大夫非也[補]神[正]善于梁父[山在泰安○除地曰禪凡小山則除地為祭用玄酒而[補]魚禪廣長十三丈壇面三尺階三尺[補]樹石泰山上高二丈三尺廣三尺遂東游海上方士[方外士也]齊人徐市等上[上聲]下同書請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仙人及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始皇浮江至湘山[在益陽洞庭之間湘君廟在焉]大風幾沉[沉也]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湘君廟神何名]對曰聞堯女[帝]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者○赤色]其山[山尤草木則赤○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萬氏曰良韓相[補]昭侯宣惠王襄王父[補]宣惠王襄王父[補]相惠王相惠王凡五世]亡欲為韓報仇[韓為秦所滅故言報仇]秦皇東游至博浪沙中[在今河南陽武縣]良令[平聲]力士操[平聲]挾也]鐵椎[墜平聲]與[與]擊始皇誤中[去聲]副車[從]始皇驚求[索]得令[去聲]○下並同天下大索[生入○後]○三十一年更[庚]臘[臘日也王者以所生五行之墓日為臘日如火墓戌日為臘日取冬至後第三戌日也]為嘉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補]蜡祭秦曰臘至此改嘉平]○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符讖之書]曰亡秦者胡也[乃始皇子胡亥之讖]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洮○府屬鞏昌]至遼東[遼東皆遼東長也]萬餘里威振匈奴○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厚礼招求游說者]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猶言居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學]今而學古以非[訕議]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口不敢言而心以為不是]出則巷議[於街]聚[巷中]聚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請燒議論詩書]王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詣]守尉雜燒之有偶[對]語論詩書者棄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族[并其族]而誅之所不去[去聲]除也者醫藥卜筮[筮]蓍龜[龜]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從其言則]除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誹謗議始皇因亡去[逃]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賞賜[賞賜]敬之甚厚今乃誹[非]謗我諸生在咸陽者[百六十餘人]使人廉問[廉察訊問之也]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傳[去聲]更[更迭也]相告引[告訴引牽引]乃自除[除滿天下除別也]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坑陷之死之]咸陽長子扶蘇始皇子也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臣子於君皆通曰上]皆重法絕之[重絕之之文]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平聲]守也]蒙恬軍於上郡[屬陝西今綏德州]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朝[潮]宮[阿房宮]於渭南[渭水之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一作旁或當始阿房宮之房阿曲也言殿之四阿皆為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馳周回四也]為閣道[閣道為道自殿下直抵至南山[在華陰]表南山之顛[顛同頂也]以為闕[表異山頂以為門闕]為復[福○重也上下皆有路故曰復道]道自阿房渡渭屬[屬連也]之咸陽以象[形象此之]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漢天漢營室星名天官書曰天極曰閣道者天星名也蓋言為復道自渭水連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皇道河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上]欲更[庚]擇[去聲]名善名天下謂之阿房[阿房偏邪不正之之義蓋不美之名也又云渭南地名]始皇為人天性剛戾[剛○剛強暴戾]自用[執己見也]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秤量亦量也]量[書]書[黃]書日夜有程[支書日夜必決自有程限]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璧[璧玉]授[與]之曰為我善遺[去聲]滈池君[也在咸陽君其神也]明年祖龍死[祖始龍君象也]○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丞相斯少子胡亥[亥]從[去聲]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在大必客名府和也]不發喪[諱]為[為]亥宦[患○者趙高從去聲]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始皇病甚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矣未付使者始皇崩趙高因更與書賜扶蘇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將軍蒙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立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重任也今一使來安知其非詐平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恬曰吾橫功信于秦三世矣今將立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載始皇[載]轀[溫]涼[涼]車[車上有密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曰轀涼]中以一石鮑[鮑魚]魚亂[雜]其臭[氣]至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

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志意所好以終壽宇高曰陛下決法刻刑深刻其罪盡除故陳勝臣更庚下同置所親信則高秦隸志矣高取故從心志二世然之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刻苦深重公子大臣多傷戮同死○陽城縣屬潁川州人陳勝字涉少去聲與人傭取直也耕輟傳入声耕之往臨上之高處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毋同相忘莫志今日之情傭者雇工之主笑曰若汝也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小鳥安知鴻鵠鴻鵠大鳥以之志哉言不知己之志至是遂與廣起兵于郡奇○縣時發閭左所在閭里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徭役頗多富強者役盡故復取貧弱者戍庶漁陽即屬北平今蘇州勝廣為屯長張上也屯營也每營置長率也會大雨道不通水多路不通行乃召徒屬屬○徒屬衆也曰公等失期過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罪死則死名王侯將相豈有種乎安也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二人前皆被死○史記云詐從民欲也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大梁張耳陳餘詣至軍門上声謁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大楚臣也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縣令以應涉○謁者官掌通奏大楚臣也諸郡縣守周行人也從東方來以反者聞奏二世怒下之吏收下獄官問罪後使者至上問之曰群盜鼠竊武臣自立狗偷言其小也不足憂也上悅○陳勝以所善之人陳人武臣武姓臣名為將軍耳餘為校尉官掌兵事使徇趙地徇宣也令曰徇至趙武臣自立為趙王○沛父老沛屬河南郡今徐州人劉邦起於沛父老爭殺令去迎立為沛公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主吏也何為主吏為声收沛子弟得三千人○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字羽少去時李書不成去李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李李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會稽鷄○郡屬浙東今紹興府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將梁使籍斬通佩其印綬印也遂李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將裨將也將時年二十四○齊人田儋就自立為齊王○趙王武臣使

將軍廣略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寇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王○二年吳廣為去声下同其下所殺○陳勝為其御之人莊賈殺以降下同秦○秦將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王咎與周市皆敗死○趙王武臣為其將李良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歇為居巢縣人死增年○十好去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作事蓋言起兵之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逢蜂起之將如蜂群起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求得楚懷王孫心懷王之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應劭曰六國為秦併楚最無罪故立其後以順民望○趙高與丞相李斯有隙隙高侍二世方燕宴同古洛○方在焉樂樂也婦女君前使人告丞相斯可奏事斯上声謁二世怒曰吾嘗多間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即屬河南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刑腰斬古者罪重腰斬刑官大辭五刑腰斬斬罪輕須刑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黃犬俱出上蔡縣屬汝寧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誅父母妻三族○中丞相臣者曰中後凡言中人中官中常侍之類皆倣此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設為說計觀人從否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言是鹿言是馬高陰中去諸言鹿者以法其人而坐以法欲人從己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

[illegible]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illegible]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則无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夫以鄙夫而欲久享富貴其可得乎秦之李斯趙高之類書坑儒指鹿為馬其志皆欲以奉政病從耳日以久享富貴為可樂而不知富貴卒不可得而覆宗絕己之機具在○項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宋義先言其必敗有將驕卒惰之語梁果敗秦攻趙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矯矯羽斬之領其兵大破秦兵巨鹿即屬河東今順德府下虜王離等句收威降之也秦將章邯董翳司馬欣羽為諸侯

上將軍○先是趙高數朔下言關東盜無能為言不能成事及秦兵數數
[illegible]問公二世怒遂使壻細○閻樂試二世偽表宮張宴曰在長陵口北臨渭水作之以
世[illegible]立公子嬰為秦王嬰之兄扶子也嬰既立族殺趙高○初楚
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關中函關西曰函關關中即關西也者王
[illegible]之封之為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不利會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
公之弟為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不利會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
關秦關願與沛公約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上○疾
身願與沛公約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也輕也
猾○乱也賊害也○[illegible]羽不可遣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遣沛公○高陽酈
沛公沛[illegible]人酈歷食其墓謂沛公麾指麾故曰麾下騎去馬將士也曰吾聞
不容梁儒沛公慢而易其多大略謀也言沛公雄驕慢輕易人然多大謀略此真吾所願從將騎
士曰沛公不好去声儒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便小便溺
即孝文弟長[illegible]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令騎士第更次又入言之曰人皆
謂食其狂生在自謂我非狂生沛公至高陽傳舍[illegible]之館舍即今召生

原缺第五十八葉後半葉

標點事類增補詳註史略大成卷之二

西漢[illegible]高祖西都關

漢祖高皇帝紀之後按新唐書宰相世系云劉氏出自帝堯後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在周為刁氏生士會奔秦歸晉自[illegible]子[illegible]為劉氏生[illegible]生成伯[illegible]生士[illegible]生[illegible]生[illegible]生

定為正軍霸。來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關中故曰關中。今聞沛公已破關中。自王關中。為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九郡，都彭城，為西楚。乃
王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巴蜀今順元等處是也，蜀今四川寧遠是也，漢中今陝西漢中是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章邯為雍王，王關中，都咸陽，今西安府也，秦滅周，分關中為三秦，項羽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三人，章邯為雍王，王關中，都咸陽，今西安府也，秦滅周，分關中為三秦，即三秦也。以距漢王，欲王關中，以拒漢王。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願大王王巴蜀，以何為丞相，蕭何，元年五星聚東井，五星木火土金水也，井金星，直秦分，雍州之域，時五星聚於其次，乃沛公與王之兆，然則王氏曰五星聚於東井，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也。初，初后，故此淮陰侯韓信家貧，釣城下，漂擊，以水漂母，見信飢，飯上信，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王孫，韓信也，公子也，而進食，望報乎。淮陰侯，屠肆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若雖長如字，汝也，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捨死，刺，刺殺也，我，謂淮陰侯，則殺我；不能，謂不能捨死，出我胯下。音袴，謂兩股間也，信熟視之，俛，低頭也，出胯下，少年，信孰視之，俛低頭也，出胯下，少年，信孰視之，俛，低頭也，出胯下，少年，信孰視之，俛，低頭也，出胯下，少年，信孰視之，俛，

酒高會項羽方擊彭閩之會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出河南府陳留縣東經睢水至睢陵入淮。士死者二十萬人水為去之不流圍漢三匝。匝入聲。會大風從西北起拔木發屋揚沙石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騎食其基○臣名從去聲。大公問間行遇楚軍為去聲楚所獲。常置軍中為虞。致三至張敖陽郡名為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也○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去聲輸水運也詔聲兵未嘗乏絕。張敞曰蕭何佐高帝定山河規模亦宏遠矣尚帝戒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繕根本法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牡故也此何山業之大者人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脈也○規上聲模莫胡反遣韓信擊之豹以柏直。柏姓直名為大將王曰是吕尚乳臭腥也安能當敵韓信信伏兵從夏陽。縣屬河中以木罌渡軍。罌烏耕反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襲安邑。縣屬絳州虜豹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擊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王意張耳與俱。吳氏曰漢取天下其紅線次大抵如秦之人先據威陽以為形勝次及巴蜀以為富饒之本遂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先威韓魏次及齊與高祖會於下邑以挫羽而威之信計三秦然后韓信引兵取趙取燕取齊與高祖會於滎陽蒙形勢而後推取此用兵之道也資糧天紙先易而后難先小而后大先蒙形勢而後推取此用兵之道也約○三年。信耳以兵擊趙。聚井陘。威州井陘縣口。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聞之。李左車尺遮切謂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此乾傳謂並行騎下同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蘇秦十反下深溝高壘。壘力軌切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切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大將之旗曰麾所以指麾也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詭。信間。間打聲消息也知之。知其不用季左車策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也夜半傳發。傳令輕騎人馬不帶甲曰輕騎二千人人持赤熾。赤色熾也從間道望趙軍。謂令從間道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營壘也逐我若疾。速也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背。佩水陣。右不得退乎

陳餘聞大將旗鼓行而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久信耳。詳華鼓反。走。音奏。水上軍趙果空壁。謂空及營中之兵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殊絕也謂必死意必死趙軍已失信等。等皆大驚遂亂遁。逃也走漢軍交擊。大破之斬陳餘。禽捕也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書中所言之法。右倍皆山陵。可以緣敵前左水澤。敵下今背水之地無資兵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背水陣死地亡地也諸將皆服信。慕武君者如千金得李左車。有智攻乎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辛士奉書於燕不敢不為禹。非有道之君紂並不仁之主蓋為亂臣賊子害義暴恩所以伸怒天下容奴弱目前今承天命惟旌掌麾威王宮義暴恩所以伸怒天下容奴弱目前今承天命惟旌掌麾威懸金印旌黃旗特賜爵封驅萬乘之兵卑歸四方之妖孽先修棧道次案散關涉西河踰豹關奪夏陽下黃龍之相孰有白鹿以跑泉圍河布陣臨岸馬前震情兵未陸口感

為得而臣之乎。安得六誠用客詐。大事奏矣。漢王輒也食吐甫。步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機敗乃公事。幾近乃汝公。漢王自謂也令。平越銷印。銷印。○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使。食骨留喉中曰鯁。世以疑誣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骨鯁為骨鯁謂直言難受如骨之鯁喉也間。音間。下並同。○謂有反間之疑反其言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以金。離間之如以惡章邯楚使之類是也與平黃金四萬斤。詐史詩宋業如何做得成。相緣能間楚君臣。不問其出入。聽其出入為反間。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請未骸骨歸墓。疽發背死。紀信詐楚。○楚圍漢王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詐。詐言。詐。欺也。楚。詐言。欺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降。音。抗。楚人皆呼。往城東觀。句。漢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漢王軍成皋。地在孟津東。羽圍之。王逃去。北渡河。食其請擊。食其請擊。晨入趙壁。奪韓信軍。句。令。平信收趙兵。擊齊。酈食其說王收滎陽據敖倉。山名。秦於此築。倉。僧成皋之險。王從之。○酈食其為詐。漢高帝紀。酈食其說齊。王田廣。○案酈生有天下。下之降。前。上。聲。下。之。敬。說韓信曰。將軍。說齊。王。

[illegible]州乃有二十八騎耳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身矢七十餘戰未嘗敗也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間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通鑑云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服於是欲東渡烏江烏江東岸長艤蚊○整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也願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杜牧題項羽廟詩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張良弦同彈奉孔歌詩之為禮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之義特羽頭示之乃降項王還魯漢王入齊王信擊奪其軍立信為楚王王都下邳言越為梁王王都定陶即皇帝位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通鑑辨曰漢紀高帝時有虞武侯起起姓即高起也未詳見是否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而予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攻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在前曰帷策中悉周曰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字鎮安也張良鎮同撫百姓給餽饋同饋商去糧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衆能出衆之人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同擒也群臣悅服○故祭由橫齊王廣叔反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中曰島上召之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自到徙五百餘人在島中者聞之皆自殺○初李布為項羽將數挫漢王急令購求布購以財募人曰購不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鯨黥也髡剃去髮○鯨刻面黥之布髡鯨而亡奔彭越彭越為梁王王都下邳言越為梁王王都定陶數反漢王數責越越稱病當往謝漢王怒欲誅之越舍人彭越舍人曰王數責越越稱病當往謝漢王怒欲誅之越舍人曰王數責越越稱病當往謝漢王怒欲誅之越舍人曰王數責越越稱病當往謝漢王怒欲誅之

[illegible]去特於下邳[illegible]上遇老人[illegible]授地下謂良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與日見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良視之乃太公望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陛下封臣足矣後細數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阬竪孺子耳上問平平危之曰古有巡狩會諸侯陛下躬出偽遊雲夢如字又音夢○按二澤名跨江南北連亘千里陽將安命召諸侯於陳因禽之一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后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論功者帝率[illegible]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此蓋汎舉之言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城陳氏曰高帝得天下率誰之言[illegible]信之言蓋出於陳平[illegible]於[illegible]將由[illegible]將[illegible]可也其可施於君臣之間乎使[illegible]信有反心尚不可為而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上嘗從從平容問信諸將去聲能將兵多少上曰上又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辨池莧切○辨善能將兵也上笑曰多多益辨何以為去聲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剖分也符封功臣贊禹南陽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披堅執銳甲○堅甲銳利兵也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戰而後定城略地攻城略地攻城而後定城略地攻城略地攻城而後定城略地攻城略地攻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曰此能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祿里先生東園公姓唐名秘字宣明居東園及黃公姓名皆其姓也綺里季姓名失名綺里各以所居地名為號也夏黃公用祿里先生通鑑注云

太尉勃不能主兵平勃使麗寄祿解印以將勃補遺與呂祿

勃入軍門令平聲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

召朱虛侯劉章齊王肥子子與卒十餘人誅高產殺之分部悉捕諸呂無

少長皆斬之補遺朝氏曰太尉左袒之人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者之以義而已小當問其從不從也況晉文公事如曾子之於事親不當問亦不必問也○諸大臣迎

立代王恒高帝第三子也王西鄉向南鄉蓋者三東西宗主位西鄉南鄉臣位南鄉蓋者蓋為主也南鄉蓋者再

為君也蓋孫蓋不肯為帝遂即位誅諸呂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

皇帝

薄氏文皇帝名恒母薄氏竇寵據腦遂生帝初高帝召薄姬幸之姬曰妾夢蒼龍據吾腹帝曰此貴徵也吾為汝遂幸生文帝帝立尊為皇太后○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

右丞相○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蹇蹇在前蹇蹇馬名也在前上有鈴曰蹇蹇為鈴也屬音付下同車

在後屬車副車也天子副車八十一乘皆連屬而行故曰屬車吉行日五十里吉行謂巡狩當四行百

里穹日之力也四行百里疾行也吉行五十里不疾不徐也即行日三十里徐行也三十里三

以贖免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刑[補注]宮大辟肉刑[師古曰]黥劓斬趾[如淳曰]文帝詔除肉刑丞相張蒼等議定律曰當黥者髡鉗當劓者笞五百當斬趾者笞五百[師古曰]黥劓斬趾非甚多不及此[晉灼曰]以一文子言改數十年帝王之[師古曰]言各有歲數以免刑罰大省焉○[補注]以一文子言改數十年帝王之[師古曰]言各有歲數以免刑罰大省焉○[補注][如淳曰]法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諸侯王自食其[師古曰]言各有歲數以免刑罰大省焉○[補注][如淳曰]法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諸侯王自食其[師古曰]言各有歲數以免刑罰大省焉○[補注]是歲除肉之

趙背先有吳約至是同反齊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諸王）先諸後毋初（文帝）昌朋（亞夫）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人尉將三（亞夫）十六將軍（名姓未詳）往擊吳楚錯袁盎（盎去聲）吳相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音伏○還也）諸侯故地（言還其所削之故郡也）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要（腰）斬東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漢書：初加陳氏曰吳王招亡納叛反形已見矣固不容不為之惡也若楚之欲初暴骨有反心哉向使罪錯之說止於制吳則其反也無耳今也并法反之國而制之反吳王得以脅口秀諸侯為左右手哉危矣）周亞夫大破吳楚諸反皆平亞夫後為（亞夫）相封條侯以諫（千逆上意）上意嚴上曰此漢（上不用也）非少主臣（上意）侯（亞夫為侯）亞夫諫阻其事后匈奴王徐盧等降上欲侯之亞夫諫不從遂謝病免相）卒為（去聲）人誣告下獄歐（謳上聲○吐也）血死（漢書：亞夫為人益買賣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亞夫）為人（亞夫為人）剛而自負（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氣不數月而平）以（大理及其為相守正不阿而惡其鋒也不屈遂以）加以恭儉至帝（漢文帝紀：文帝之末年吳楚之反亞夫之力也）（漢書：亞夫為人剛而自負）（漢書：亞夫為人剛而自負）（漢書：亞夫為人剛而自負

帝嗣意而不問情哉○三年閩民越因在福建其君常帥百擊東歐國在處州遣使起上表花聲終兵救之徙其衆江淮間○帝始為如字微行私行起上林苑臣後人君私行自武帝始古之人君何嘗有微行之事以通武帝之主衣胡服騎射猶失人君之躬況居人子之尊乎武帝潛行於出郊宣小利害哉乃有不測將何以如之其孤文帝不受馬詔鶯撫在前屬車在后之語大相遠矣○[illegible]武帝不道甚於秦始皇始皇惟是公遊巡天下○五年置五經博士五經前明書詩禮春秋傳士上人李官名傳李之上也尔為當潛行夜出哉○六年閩越擊南越句遣王恢等擊之○元鼎元年初令去聲郡国齊初不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二年方士李少君見現上句善為巧發奇中太古○謂發言多中上意而丹砂可化為黃金發奇用砂藥名亦曰朱砂生辰州者如鷄子小者如石榴主黃金也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時人皆言千歲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上用大行如字○[illegible]太行人小行人官是也王恢[illegible]武皇帝議遣恢等將丘匿馬邑今朔州旁谷中陰私使如字誘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城堡也○唐蒙上疏書請通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即国在長安城書屬法使為郡○[illegible]夜即者動有女流於勝水有上郎天竹流入瓜間其中有声剖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夜即侯聽約得一兒抽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夜郎侯聽約以為郡○為郡屬四川今嘉定府又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邛筰○[illegible]西夷可武帝開以為越巂郡筰音昨○亦西夷可武福莫江切○西南三族武帝以其地置汶山郡郡縣西至沫水沫○[illegible]水出蜀郡北蛇牛徼外下流未詳若水[illegible]水出蜀郡徼外下流未詳南至牂柯[illegible]牂音臧○水出牂柯南至廣入海為徼塞以障塞為名徼以徼逻為义○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縣承也次續食隨寓官可令平聲與計偕[illegible]令与何年上計薄蓋川郡屬山東今鍪陽府公孫弘對策曰人主和德於上如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illegible]和德矣策奏擢弘為第一特詔金馬門[illegible]門下有銅馬俗以為名門也者

內侯[illegible]者但賜其爵[illegible]非實封也后皆徵[illegible]桑相等實致仕賢以老病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束帛以致仕賢始○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illegible]四年[illegible]夷滅其族告[illegible]自殺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上聲○跡言官以事印制無使至書三上不聽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突突司竈函也直則不能藏火傍有積薪謂主人更為曲突曲突則可蔽火[illegible]曲突以時抑制也速徙其薪主人不應[illegible]書上俄頃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止也[illegible]滅霍氏殺牛置酒謝其鄰人告者封侯人人自謂主人曰鄰何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illegible]刻侯人人自謂主人曰鄰何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illegible]反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恩澤[illegible]賜焦[illegible]也頭爛額為上客[illegible]告者上乃賜福焉以為郎[illegible]為郎官帝初立訪問[illegible]崩霍光驂乘[illegible]乘在前驂車在後上[illegible]憚之[illegible]若有芒刺[illegible]刺刺[illegible]在背之後張安世代光上從[illegible]身[illegible]安世[illegible]故俗傳霍氏之徇前於驂乘○北海[illegible]郡屬山東太守朱益以治行[illegible]政有第一人[illegible]入朝為大司農[illegible]卿之一[illegible]渤海郡屬山東今滄州太守[illegible]遂入為水衡都尉官掌上苑先是渤海[illegible]饑盜起遂為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平下同○盜遂對曰渤海海濱不治聖化人德化其民饑寒而吏不恤也使陛下赤子小兒[illegible]百姓[illegible]盜弄兵於潢池中耳渤海有地名潢池又名[illegible]水言如赤子戲弄於水中言取之易也今歲使臣[illegible]充而[illegible]殺之將安之也[illegible]之上曰選用賢良因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illegible]急[illegible]顧[illegible]拘臣以文法文書法令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詣至渤海界郡發兵迎句遂[illegible]晉[illegible]還移書[illegible]行移文書捕不捕盜也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刃者乃為盜遂單車[illegible]單車至府[illegible]不用兵從不捕盜盜聞即時解散民有持刀劍者皆賣劍買犢[illegible]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並去巡行郡中[illegible]有[illegible]入聲積[illegible]訟止息至是四入為郡尉○元鼎元年徙京兆尹

緱氏（河南緱氏縣，即登封縣）登（通鑑作祭）中嶽（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遂東巡海上求神仙蓬萊（海中山名）肅然（肅然，山下貌）封泰山禪（善）復東北至碣石（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西南海口之地）而還。

二年，匈奴降，置（建）益州郡（蜀郡，今四川成都府）。三年，擊樓蘭（國在西域）。虜其王，擊車師（國在西域）破之。朝鮮（仙國在遼東）降，置樂浪（樂浪郡）臨屯、玄菟（徙辰番）。

四年，匈奴寇邊，遣兵屯朔方。五年，南巡江漢至泰山，增（太初）封。六年，擊昆明（西夷國名，有滇池，方一百里，武帝於長安作昆明池，習水戰以討之）。太初元年，帝如泰山，十月甲子朔，旦冬至，作太初曆，以正（音政）。

月為歲首（用夏，建寅月為歲首，正也）。遣李廣利伐大宛（宛，國名，在西域，去長安萬里，先是漢使使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出，乃下令曰：宛王毋與漢使，殺之，上大怒，遣廣利伐之）。

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三年，匈奴大入，破塞外城障（障，制匈奴塞要處，別築城置障也）。大發兵從李廣利伐宛，七降，得善馬數十匹。（補遺）（書法曰：書大發兵，何譏也？大發兵而得馬數十匹，不償失可見矣。）四年，匈奴單于使使上書（使，去聲）來獻。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地穴也）中，絕不飲食（去聲），武齧（言，入聲，致也）雪與旃（毛氈）並（同）吞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羝，乳曰羝，乳得婦也，謂待其乳育）。

中絕不飲食，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羝，乳曰羝，乳得婦也，謂待其乳育）。

（補遺）初，李廣利發屯，數為持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將之風，拜為貳師將軍，貳師，擊匈奴，陵自請曰：臣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願得自當一隊以擊匈奴上狀，而許之。陵是時年二十五，將五千人至浚稽山與單于相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不利，欲去會陵軍侯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陵乃下，曰：「陵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遂以闕。上居谷中，聞陵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歸延年，延年死陵日，元面目報陛下！遂降，遂以闕。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衣繡衣（衣以繡者，持尊寵之也）持斧（斧，鉞也，賜以斧者得專殺也）督捕，得斬二千石（太守俸為石）二千石以下（補遺）（特其秩卑，為使者誅殺二千石以下太多）。威振州郡。

四年，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太始三年，帝東巡（巡，東巡泰山，禪，祭地也）。東（東，今沂州）浮海而還。四年，東巡祠明堂（在泰山，蔡氏曰：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

禪（封禪，善）。征和二年，巫蠱（巫，女巫也，巫者，能以左道以亂政而惑人者也。蠱，作蠱毒害人者也。蠱作，詛也）。帝如甘泉（宮在雲陽縣），以江充為使者，治巫蠱獄，掘太子宮，云得木人（木人，木偶人也，左傳：桑林之舞，木人也。物方士及諸巫多為木人，以桑木為人，桑，桑林之舞，木人，桑林之舞，木人，桑林之舞，木人

津柏梁臺作承露銅盤高二十丈大七圍[合抱]上有仙人掌[在甘泉宮通天臺下]以受露[仙人掌擎玉盤以取露]以方士公孫卿言神仙好樓居作柏梁[柏梁殿名以柏為梁因以名之]作建章宮[在安定]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闕[闕觀也]北太液池中有漸臺[漸清之義]臺逢萊方丈瀛洲壺梁[橋也]南玉堂璧門[以玉為門故名]立神明臺[自鳳闕以下至此皆在建章宮內]作明光宮[在安定]皆極侈靡數巡幸[巡行]祠祀修封禪[封泰山禪梁父]用不給費武功爵級[武功爵級元朔六年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妻子罪爵名曰武功爵級十七次直千錢除死罪皆用不足故以白鹿皮為幣以諸侯璧又造銀龍為白金[作均官於京師令諸方各以其物如商賈所販者為賦而相轉輸也又輪平謂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產所饒平其所在物價官自籴運於所無之地賣之以公私皆利故曰均輸也平準者笼天下之貨物貴而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踊準法]桑弘羊孔僅之徒作均輸平準法[均輸者立均輸官]以通利益[利益]以左[助]費[用]賞賜[賞賜主賞賜]賞賜[主賞賜]之機等[見]車[見]造緡錢[緡錢貫錢索也]一緡千錢[錢]

[帝云千錢出筭二十蓋一緡則取錢二十也]天下[內]騷然未生益起[起]欲倫臺[比]漢[漢]幾不免為秦[言若無罪倫臺屯田下詔罷除既無益於人民]所用丞相初惟田蚡[貴]稍專[擅也]上[除授官也]晉謂蚡曰[即除吏書]未吾亦欲除吏[蓋義田蚡之權權也]後[後]充位而已[充位]未[未]盡[盡]吾亦欲除吏[蓋義田蚡之權權也]充位而已[充位]未[未]盡[盡]言[言]盡[盡]乎[乎]也[也]○林曰[林曰]此之後武帝遂[遂]稍[稍]不[不]假[假]借[借]於[於]臣[臣]下[下]矣[矣]公孫弘後國[後國]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皆峻用刑法然湯等有罪亦不貸[不貸]不貸[貸]也[也]其間卜式兒[兒]寬之屈[屈]以長者見用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京師]為東海[郡名屬淮西]守好清爭臥閤[閤]內不出而郡中大治入為九卿[卿列在九卿之列]上方招文學[招來]文學[文為主爵]嘗曰吾欲云云[猶言如此如此]黯曰陛下內多欲[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唐虞堯舜]

[胡氏曰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仁義者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狗馬或聲音或[外施仁義]]

[帝云千錢出筭二十蓋一緡則取錢二十也]天下[內]騷然未生益起[起]欲倫臺[比]漢[漢]幾不免為秦[言若無罪倫臺屯田下詔罷除既無益於人民]所用丞相初惟田蚡[貴]稍專[擅也]上[除授官也]晉謂蚡曰[即除吏書]未吾亦欲除吏[蓋義田蚡之權權也]後[後]充位而已[充位]未[未]盡[盡]言[言]盡[盡]乎[乎]也[也]○林曰[林曰]此之後武帝遂[遂]稍[稍]不[不]假[假]借[借]於[於]臣[臣]下[下]矣[矣]公孫弘後國[後國]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皆峻用刑法然湯等有罪亦不貸[不貸]不貸[貸]也[也]其間卜式兒[兒]寬之屈[屈]以長者見用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京師]為東海[郡名屬淮西]守好清爭臥閤[閤]內不出而郡中大治入為九卿[卿列在九卿之列]上方招文學[招來]文學[文為主爵]嘗曰吾欲云云[猶言如此如此]黯曰陛下內多欲[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唐虞堯舜]

[胡氏曰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仁義者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狗馬或聲音或[外施仁義]]

[大小皆足以疲極志慮方成或理雖然不行仁義必不足以感人心身修身莫大乎寡欲七載不行則心匱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弁[聖主事無不善]]

[上怒黯朝]曰甚矣[甚矣]黯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矣]淮南王安[淮南厲王之長子文帝六年封]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諂諛之如[如]家[家]耳[漢書注如猶]蒙直[蒙直]也[也]黯嘗拜[作]陽[郡名即今]陳州[今]已病不任[任]郡事願為郎中出入禁闥相過拾遺[補其過失]拾其遺闕[一曰君薄德淮陽和吾今召君矣願往陽更[更]不得[得]不和[和]更[更]也[也]往[往]也[也]得[得]君之重[重]而治之至淮陽一歲竟卒黯甚為上所重人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厠見之[踞厠見之]踞[踞]厠[厠]見[見]之[之]也[也]○[衛]青[青]為[為]大將軍[衛]青[青]雖[雖]貴[貴]上[上]或[或]踞[踞]厠[厠]見[見]之[之]也[也]○[衛]青[青]為[為]大將軍如黯不冠不見也上招退天下材智之士俊異者籠用之[招退]招[招]退[退]天[天]下[下]材[材]智[智]之[之]士[士]俊[俊]異[異]者[者]籠[籠]用[用]之[之]○[助]沃[沃]曾[曾]問[問]東[東]方[方]朔[朔]曰[曰]東[東]方[方]朔[朔]作[作]嚴[嚴]朱[朱]買臣吾丘壽王[吾丘姓壽王名也]司馬相如[司馬姓相如名也]東方朔[東方姓朔名也]枚皋[枚姓皋名也]終軍[終姓軍名也]等在左右相如特以詞賦得幸[特]朔皋不如黯不冠不見也上招退天下材智之士俊異者籠用之[招退]招[招]退[退]天[天]下[下]材[材]智[智]之[之]士[士]俊[俊]異[異]者[者]籠[籠]用[用]之[之]○[助]沃[沃]曾[曾]問[問]東[東]方[方]朔[朔]曰[曰]東[東]方[方]朔[朔]作[作]嚴[嚴]朱[朱]買臣吾丘壽王[吾丘姓壽王名也]司馬相如[司馬姓相如名也]東方朔[東方姓朔名也]枚皋[枚姓皋名也]終軍[終姓軍名也]等在左右相如特以詞賦得幸[特]朔皋不

[東方朔]根持論[持論]持[持]論[論]合[合]上[上]意[意]以[以][俳]優[俳優]蓄之[蓄之]朔[朔]嘗[嘗]語上前侏儒[侏儒]侏[侏]儒[儒]人[人]也[也]此[此]作[作]讀[讀]如[如]字[字]短[短]小[小]之[之]以為上欲終之[句]侏儒近請命[侏儒近請命]侏[侏]儒[儒]近[近]請[請]命[命]伏日[伏日]三[三]伏[伏]日[日]上未嘗言殺[上未嘗言殺]上[上]未[未]嘗[嘗]言[言]殺[殺]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飽欲死臣朔饑欲死]飽[飽]欲[欲]死[死]臣[臣]朔[朔]饑[饑]欲[欲]死[死]臣[臣]朔[朔]饑[饑]欲[欲]死[死]臣[臣]朔[朔]饑[饑

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比表章六經漢以詩書易禮樂春秋為六藝表章者表異而章顯之也自是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鳥芝房宝鼎皆為樂章薦之郊廟武帝常利五時獲白麟幸東河獲亦爲幸甘泉之草生九莖車蓋幸分陰得白鳥乃作白鹿皮幣以薦于郊廟以昭歡歡之心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為三代夏商周之風焉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昭皇帝

名弗陵母鉤弋夫人鉤弋宮名故号又云夫人双手勾降武帝親自披之遂仲姬門故名云姬十四月而生武帝命其門曰堯母門堯今史人亦然故命其所生之門云年七歲体壯大多知智武帝欲立之察其行止惟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召見成王負扆諸侯入見周公踐阼而治成王長成周公還政

書周公前以与諸侯來朝成王幼天子以賜以光光即公也東氏曰武帝書公賜坐後用屏風畫斧文以示威權及前世人主如成王顧命事已不可及若明帝能司馬懿手紀以後事又鑑齊王芳以示之唐太宗命高宗以召李世勣而用之皆是論武帝中故不下是以如此武帝只為平日見得霍光令人不周公負成帝與王以与之指置于泰然无事弥昭之際二三公并受詔牀下畧无一言也日群臣俯首听命於顧命大臣不言帝○去声事之歟一人有議論者以武帝見之之明也諸葉之也

青鉤弋夫人賜死曰古国家所以亂亡主少云母亡驕淫自恣也驕奢淫乱以自放明請如之事非聖人不能也若問公之於管蔡殺国之於衰姜是也鉤弋夫人不問其罪而預為淫乱而殺之过矣淫武拘于薄太云无帝紀若如之道平苟且隱忍大又安得不得已朝諸告勿弋之終若為法藏之宗而責在人君的大雖欲論位驕恣為乎敢惜有矣未尽善也明年武帝崩遂立位燕王旦三子也以長声上不得立謀反赦弗治誅黨與而謀伏誅

光左作蘇武還自匈奴武初從北海上掘野鼠去上声○蟄也草實草子而食之臥起持漢節牧羊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不可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句足有帛書書信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中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拜為典屬屬○国官名典上外国來附屬者○典屬國下式為介相即作柳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子卿初下九年竟不屈命考其在匈奴中對陳奴以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據既老生易死之所為以勸其臣節不亟除御史大夫猶尚如之九卿然后為稱典屬國之官謂武曉習蠻戎事尤則知矣不歲必死乎歟后昭致議前亦不能得矣○左將軍上官桀桀名也子安為霍光壻生女立為皇后桀與安自以后之祖父乃不若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時鄂国在武天長公主昭帝姑為去声所愛

桀以外祖專制親愛之上書上書光人也丁外人丁姓外人名也求封侯不許朝廷反然霍光然光也燕王旦自以帝兄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肆其郎羽林道上稍蹕稍試也官屬如制多如林也○言光之出本為閱視軍士而必道上蹕用天子警蹕去聲調去聲笠見府校尉吳与蘇通蘇府者帥府也武帝嘗令置之制也擅調去聲笠見府校尉吳与蘇通蘇府者帥府也武帝嘗令置之故曰幕府○言光自擅調○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歸告假沐日歸告假蘇增之蘇幕府校尉官也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下公卿議以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至上方奏帝不肯下不行其事明旦光聞之上書畫室中之室不入室中有成王畫周公負成王畫室中之室上問大將軍光也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中者有所慚也詔召大將軍句光入免冠頓首謝句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亭名都郎屬況○耳去聲近也耳廣明大習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元鳳元年帝十四尚書官掌出納王命數奏万歲左右皆驚而上上聲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下事不足遂不足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託付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臣下有奸邪不能蔽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臣下有奸邪不能蔽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臣下有奸邪不能蔽

孫安國祖父世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
旦安又謀誘旦至誅之廢帝而立燕王有知其謀者以聞奏捕燕
安弘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上與旦皆自殺○四年傅介子使去
西域誘樓蘭王刺殺之馳傳詣闕以其為匈奴反間也○元平元年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案帝即位二年方始改元則此云十四年者蓋帝即位二年方始改元則此云十四年者在位實十有四年後多倣此）改元者三曰始元元鳳元平霍光為政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邑（國在冀州王賀嗣之子武帝之孫也光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為太皇后賀淫戲無度光奏廢之太后迎立武
帝曾孫是為中宗孝宣皇帝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以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曾者孫也重也初
戾太子據納史良娣（良娣女官也太子有生史皇孫進從母姐故有良帝有孺子凡三等）
獄有史（長安吏）曰進生病已數月遭巫蠱事（見前）皆繫獄望氣（雲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
子氣（天子象）武帝遣使赦令（令法制帝紀）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獄拒不納曰他人無
辜（無罪也）尚不可況皇曾孫乎使者還報（報命）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
學亦喜游俠其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為官政治有得有失）昭帝元鳳中泰山
（太山）有大石自起立句上林有僵（僵仆也）木復起蟲食其葉曰公孫病已立
（國封公孫賀則也言樹已仆而復起蟲食其葉識也）及賀廢為庶人（賀廢為庶人在元鳳三年）
徐炎伯安人可以嗣孝昭後迎入即位既立六年霍光卒始親政○
（昭帝）
也節（節者路也舒上書言秦有十失義之上三也言治獄之吏四也賦曰
書言治獄之吏謂之狱言大也先王法服不用於世
賢吏七也廉良刻吏治獄者以苛為入也奉職之法日漸於耳九也虛美薰心
失有不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獄且以
不人刻木為吏期不對（雖非直吏且以不對為官此非病之辭願省法制寬刑罰
為帝刻木為吏期不對以不對為官此非病之辭願省法制寬刑罰
則太平可與上為置廷尉平（官名主獄刑）徐刑號為平矣○膠東（國名王
置廷尉平
第九子相王成劣（太去聲○劣同正劣也朱不足治有異績賜書
子相王成劣（太去聲○劣同正劣也朱不足治有異績賜書

人輙（輙也）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安（安也）且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
心（心術）車（車）李以言無曲李以阿（阿附也）世○六年初筭商車（筭商賈車刑之稅○
此自是国用贅矣）○匈奴寇上谷（上谷在古西州西北今為川）遣將軍衛青擊郤之○（子
朔元年走父（朔父姓也）偃上（上聲○下同）書諫伐匈奴聽安亦上書及徐樂
亦上書天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見（見現）曰公等皆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是秋匈奴入寇三年又入寇遣衛青
（公孫弘封侯）等擊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屬幽州今夏州）○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
津（平津侯在幽州）侯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匈奴寇朔方遣
衛青率六將軍（將軍建李息公孫賀李蔡李息張次公也）擊之（匈奴左右神王小王也若神將然男女
老弱數十百萬）還以青為大將軍○匈奴入代○六年春遣衛青等六
（大將軍將軍蓋衛青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后將軍李蔡強弩將軍李沮也）擊匈奴
軍
夏再遣○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使西域通漢與國在西夷本楚莊王象
（莊蹻為○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武帝置三品曰將軍）擊敗匈奴過
國於此）焉（過）支和連山（祁連山即天山）而還○匈奴渾邪王降（渾邪王降置五屬國（屬國
舊名而屬於漢故曰屬國）以處其裔○三年匈奴入右北平（郡屬幽州今平州府）定襄（郡屬
今朔州一說定襄今作定西州名也亦屬幽州）○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去病封狼居
（誅受成將）胥山（在此荒之地○通鑑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祭臨翰海）而還○元鼎三年方士文成將軍
（將軍西或始通）李少翁以詐誅（初少翁以七作非泉宮而致祭具）○西域始通置酒
泉（屬甘肅今武威郡亦屬甘肅今永昌府）○五年遣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
方士五利將軍栾大以詐誅○補遺（武帝為栾大所惑以公主尚之
山上使人跪弩所兄而栾大笑言見其師乃又多不售坐誣罔腰斬）○六年討西羌（國○書傳匈國
（羌去聲○羌北地寺州以西皆其地也）平之○南越平置九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平西皆其地也）
（蒼去聲）
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元
鼎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遣使赦書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洪
（臺）封
北闕下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邊境注有不能臣來之語匈奴遂奮○帝知

之一今西安府屬陝西尹其官也趙廣漢為潁川郡屬河南大守潁川俗豪桀相與群黨為盜賊廣漢至郡盛修威信明賞罰吏民畏愛而敬之郡中稱其治數年後徵為京兆尹其治放效趙廣漢而加嚴猛焉以法繩下吏民震栗

賈五言令十卒循河漢肅谷名也六言以開關隧塞名也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地八言无經地遠近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勇猛乘間十言无窮動河南六方上所欲先他變之變十一言治渠堰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無後患以滅匈奴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計可用者什件中只三件也下同

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任言其計可必用上從之從充国○三年丞相魏相薨故事舊制上書者皆為二封一緘書字於上其一曰副次領尚書尚書先發副封所言不善所除也去下同○不奏自霍光薨後相即白奏不副封以防壅蔽以防尚書壅蔽不奏及為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讀宣奏數條列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董仲舒等所言事皆見上請施行之敕命家令也掾吏曰掾案延壽及休告告假歸也從家還至府相輒白奏四方異聞所聞物異之事或有逆賊風雨災異敗逆盜賊烈風災害雨災害惟異之事郡不上不奏上者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礼讓嗇出

逢群鬬死傷不問逢牛喘川上○使問逐牛行幾里人以識吉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熱也故喘此時氣失節調三公宰相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大体○四年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延年陰鷙酷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延年案市號曰屠伯府丞義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義府初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以安民德乘刑罰多殺人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忍老見壯子被刑戮也為汝東歸埋墓耳遂歸後歲餘果收莫歸延壽為不賢智且每○鳳元年殺左馮翊一州式○二輔之一州屬郡所治諸延壽延壽馮翊為吏好古教化曰潁川太守入為馮翊民有昆弟相訟延壽閉門入內思過有辛為郡未率不能宣明教化令民有爭訟令民有爭訟答在馮翊之語言者各悔不復爭郡中翕敬

然和合也相敕厉謂民更相勑戒勉厉不犯禁令恩信周徧莫後有詞訟吏民推吹為頌也其至誠不忍欺紿台○上聲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事見通鑑○二川大守為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太守吏民稱神明神灵聰明不可欺天下不能用力教化後犯緩慢也誅罰長上聲吏官主左邸即郡丞也又曰治中又曰別駕許丞名老病聾瞽邸官主糾察群吏即御史逐去許丞霸曰許丞讀廉吏錄事也今廢此職白欲逐之白黃霸逐去許丞霸曰許丞讀廉吏句雖老尚能拜起重听何傷朔易亦○換也長吏送故迎新之費送舊官去迎新官來官有費用及致吏因緣因此絕一事易言交代之際前不照後機緣絕簿書吏因此絕去簿書盜竊物公私費耗其多所易新吏及未能盡知不如其故舊官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其害甚者以及[illegible]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吉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功[illegible]於治郡時○四年大司農耿壽昌曰令去遏郡皆築倉穀賤傷農請糴籴以利農穀貴減價糶糶出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殺前光祿勳九卿之一掌宿衛宮殿即光祿勳也武帝改曰

揚惲醜惲廉潔無私人上上聲下同書惲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惲曰過大行去聲魁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日見前臘案曆書云冬至后第三戌日為臘日也烹羊炰炮同羔羊也羔羊也羔羊也

原缺

京兆尹謂有公卿奏劾之事安能復案事謂敞有奏劾二五日當免敞聞辭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後為舜家所告句敞上書從闕下亡命命名也謂匿其名而京師抱冤孝子皆數朝警頻數有警急之事而聲鼓以防二音歲數歲去後盜賊多故如此也上思敞能復召用之○黃霸卒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夫母曰姑姑以年老苦病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辯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冢墓也顯其名表其墓碑也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評高大門閭容駟馬車以吾後世必有興者于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民受其化自然無寃在意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匈奴亂五單于屠耆單于呼韓邪單于呼揭單于車犁單于烏籍單于也爭立呼韓邪即單于上邪即位上于來声書願欵寬○上納降欵于塞上而歸附也欵降書也稱藩韜○臣藩鎮也之臣黃龍二年朝來朝詔以客礼待之位諸侯王上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然而不能不來王故無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戢則有辭諒號令加焉非敵國論加之罪也今待以不臣之礼加之王公○上以戎狄賓服服從於我件如賓客也三公思股肱之美乃圖畫畫其人於麒麟閣在安西惟霍光不名曰人司馬之上非礼蓋功臣於麒麟閣大將軍博陸戒在冀州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刻德累立姓賀蕭望之蘇武凡一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帝在位改元者七曰黃龍元年黃龍元年黃龍元年

原缺前半葉

陽動人李通迎秀起兵秀兄縯憤欲復往稷平居不事家人生業卜雄俊至是分遣親客發諸縣兵縯自發曰伯升殺我曰伯升必敗而使我見殺也及見秀絳衣大冠之乃自安部署分其部伍任我事寬容招說來會兵多縯無所統一欲立劉氏徙之乃自安常欲立漢新市平林將帥憚其威明遂立秀為將軍秀徇以兵攻昆陽定陵定陵縣屬汝南郡尋大發兵平山東象之屬以助兵勢號百餘万邯定合戮秀

千級斬首一級爲級者將曰劉將軍欲勿止奇怪也詩邑兵却退也諸部共乘之無不當者百戰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尋邑陣亂漢兵乘銳決捷之義崩之敗之也潰乘崩敗之守者亦鼓譟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滂滂水出南川者禹敗言關中莽聞之震恐海內震恐海內震恐海內海注之百姓數語者以此而以大小此數語者不以大小此數語者不以大小此數語者不

不可濟秀使王霸視之霸還報曰水堅可渡遂前至蒲水上冰合而渡未能數騎而冰解至南宮縣屬冀州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馬乏絕秀自煙竈中出面皆黑煙氣也乘之而還乃令諸將各分散求糧秀對竈燃衣具復進餐飯至下博邑屬冀州信都郡名即冀州為長安城中恐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郡名即冀州為長安城中郡守信都可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縣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大守邯郸容信都和戎名光出聞秀至太守邯郸容信都和戎名光出聞秀至太守邯郸容信都和戎名光出聞秀至太

南宮曰大日新殿在南宮南宮南宮殿名也赤眉餘衆[illegible]去尚數萬人東向宣陽上將軍待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來相[illegible]等內視[illegible]上陳軍馬令[illegible]子君臣親戚謂上得[illegible]悔降[illegible]可頭[illegible]去虎[illegible]也[illegible]歸悉[illegible]也誠歡喜無限上曰卿所謂城中[illegible]鮮[illegible]也[illegible]東平王氏曰[illegible]中校尉[illegible]者[illegible]賜田宅卿為[illegible]以[illegible]安[illegible]然后示以大度[illegible]者[illegible]客[illegible]中校校[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降劉永在更始時立為梁王更始以永稱帝至是敗○漁陽太守彭寵奴曰[illegible]男使[illegible]斬寵以降初上討王郎[illegible]突騎[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古曰[illegible]人轉[illegible]糧不絕自負其功意驕高不能滿所望幽州牧朱浮與書曰[illegible]東有[illegible]生子白頭將[illegible]大之道遇群豕皆白[illegible]以手之功論於朝[illegible]東[illegible]也[illegible]者[illegible]多[illegible]言如老之上徵寵寵自疑遂反至是敗○劉永所立齊王張步降上初以步為東萊[illegible]萊山東萊州太守已而受永命王莽[illegible]王莽[illegible]將軍[illegible]屢戰大破之拔祝阿[illegible]邑名或云屬東平未詳[illegible]濟南[illegible]山臨菑車駕至臨菑勞軍謂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大策嘗以為落落[illegible]合之親[illegible]未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步敗齊地悉平○將軍吳漢等擊[illegible]斬[illegible]永所立海西王董憲及叛將庞萌[illegible]帝[illegible]使[illegible]與蓋延共擊董憲[illegible]下邳而不及萌比[illegible]等江淮山東悉平時淮陵[illegible]公孫述未平上積苦兵問謂諸將曰[illegible]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illegible]謂以置此州之度[illegible]外不必介意○馬援自長安入朝上謂公卿曰是也[illegible]兵時主簿[illegible]主掌簿書也為去[illegible]舌披[illegible]開也[illegible]棘[illegible]皆[illegible]木名[illegible]紛亂也定關中詔勞[illegible]曰倉卒[illegible]寸入○[illegible]無妻子[illegible]沔河麥飯厚意又不報○建武八年王百將征隗囂潁川盜賊上還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獨卿能[illegible]之耳[illegible]九卿後出可也[illegible]謂[illegible]已為[illegible]此而復此為[illegible]恂[illegible]不[illegible]恂[illegible]上親征賊悉降恂[illegible]不手[illegible]潁川郡守百姓[illegible]道曰[illegible]寇君一年乃留潁鎮撫[illegible]句大軍不戰而還○建武九年隗囂[illegible]

更始初[illegible]起[illegible]至建武初[illegible]天水[illegible]郡名[illegible]自稱西州上將軍以[illegible]為[illegible]將軍[illegible]之[illegible]為將軍[illegible]援及特家負欲[illegible]田牧兄況曰汝大才當脫成後有馬數[illegible]數[illegible]況[illegible]財產[illegible]賑施[illegible]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illegible]況[illegible]好[illegible]往從之[illegible]敬[illegible]與決筭策后[illegible]遣馬援往成都親公孫述援與述舊[illegible]句○有故謂[illegible]握手歡如平生[illegible]平日時述已稱帝四年矣援既至盛陳衛[illegible]衛士[illegible]以延援[illegible]延見援謂其屬曰天下[illegible]公之[illegible]未定[illegible]公孫不[illegible]浦迎國士反修飾[illegible]幅[illegible]至氏曰言如布帛終其[illegible]一日布帛之有[illegible]如偶人形況以[illegible]人形此何足久稽[illegible]留[illegible]也延也天下士乎因辭歸謂置曰子陽[illegible]述井底蛙耳[illegible]言如蛙坐井中所見者小也[illegible]子狄水[illegible]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illegible]編井中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illegible]也[illegible]光武[illegible]洛在人水之東謂[illegible]西事述不如東事光武也置[illegible]使[illegible]丟[illegible]援奉書[illegible]洛陽[illegible]洛陽也在[illegible]水東[illegible]河南郡[illegible]縣[illegible]公[illegible]隱[illegible]氏是為成[illegible]公孫述[illegible]光武以[illegible]火行為水克火故去水加隹其他在成皋西先縣北[illegible]初到良久即引入上自殿[illegible]武○殿[illegible]廟[illegible]岸幘額曰岸小巾曰幘岸幘謂頭[illegible]其巾有[illegible]散自在之意迎笑曰卿遠遊[illegible]帝[illegible]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illegible]曰[illegible]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里閈[illegible]門也[illegible]又[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善[illegible]相好也臣前至蜀述陛戟[illegible]陛之下以為儀衛而後進臣今來陛下何知非刺客[illegible]次客[illegible]潛伏以[illegible]人[illegible]而輕易[illegible]具[illegible]若是[illegible]客平易謂[illegible]迎笑也帝笑曰卿非刺客[illegible]說客耳[illegible]說者說之[illegible]說者說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illegible]僭為[illegible]自稱者不可勝[illegible]數[illegible]上數[illegible]聲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illegible]合也[illegible]高祖援歸置[illegible]東方事援[illegible]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聞心見誠無所隱[illegible]馬援[illegible]謂帝[illegible]經事[illegible]伏閤達多大節[illegible]操也[illegible]也與高祖同經歷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置[illegible]前世[illegible]此[illegible]今上好[illegible]去聲吏事[illegible]文吏法[illegible]事動如法度[illegible]法度及不喜人酒置不[illegible]亦[illegible]

曰如此言反復浮去聲勝邪後更勝置亭侯入侍賈未幾如字反句。以戰國從橫之事張儀蘇秦之事虞卿之術以說人主王命論去聲作王命論

制比後無復富貴姓安業者聞均多受任以樞機○八年遣使之天竺[注]天竺國名[注]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注]沙門釋氏之道[注]來[注]來中國[注]來[注]來[注]來

太子立是為[illegible]皇帝

[illegible]皇帝名隆生月餘日即位改元平平在位八閏月而崩時皇太后鄧氏臨朝鄧騭質太后兄也定策立嗣是為[illegible]皇帝

[illegible]皇帝名祜清河[illegible]縣之子[illegible]孫也未冠賈加冠即位迎即位即后仍臨朝鄧騭為大將軍時騭部多羌胡騭奏棄涼州并力北邊即中虞詡上書以為不可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夫多出涼州皆從羽林羽林騭[illegible]詡之會朝[illegible]騭[illegible]曰不遇[illegible]根錯節無[illegible]郡不能禁以羽為朝歌長攸皆弟[illegible]以別之[illegible]及到官[illegible]

[illegible]縣境皆平太后知詡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守[illegible]羌數十[illegible]詡停不進宣揚言詔[illegible]乃發行羌聞[illegible]作賊以絳色線繞其衿口號有出市里者輒禽擒之賊駭驚散[illegible]分[illegible]傍縣詡因其散日夜進道令軍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或[illegible]孫臏減竈而若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少徐行易為[illegible]及速進則彼不測吾虛實見吾竈日增謂郡兵來迎[illegible]必[illegible]追我孫臏見示也弱[illegible]吾今示強勢不同也既到郡[illegible]羌馬飢攻圍亦亭數十日詡命強弩勿發潛發小弩羌謂力弱不能至弃兵急攻於是使二十騎北射石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驚詡因出城奮擊明日悉陳陳其兵令從東郭門出北郭入貿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相恐動詡潛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羌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illegible]皇帝名保為孫程等所立宦官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孫程王國[illegible]王[illegible]奏令左[illegible]

賊時是敗散太后崩鄧騭[illegible]自殺汝南[illegible]太守田龍[illegible]才愛士以表閭為功曹[illegible]進[illegible]陳兼等憲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客[illegible]曰[illegible]疎數[illegible]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illegible]儀表也見閭子國有[illegible]顏回[illegible]閭曰見吾叔度憲字[illegible]邪戴良才高每見憲輒[illegible]帝[illegible]問見憲[illegible]時惘然若自失[illegible]然其母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陳蕃[illegible]拍[illegible]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鄙吝之萌[illegible]復存乎叔度[illegible]心矣太原[illegible]郭泰[illegible]過閭不往[illegible]曰奉高之器譬[illegible]之洪[illegible]濫[illegible]泉則出曰洪正出曰[illegible]若水之小而清者也出雖清[illegible]易挹[illegible]也以度汪汪廣[illegible]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撓[illegible]動也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父辟[illegible]公府人勸其仕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而終。太尉[illegible]震[illegible]關西人[illegible]時人稱之曰關西孔子[illegible][illegible]起震教授生徒堂下得三[illegible]黃身黑文[illegible]

[illegible]此升矢後嘗為郡[illegible]蜀邑令[illegible]有懷金遺[illegible]之者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令斬而退及為三公時宦者及上乳母王聖[illegible]用事皆有請託震不從又數[illegible]以近習[illegible]為[illegible]言共構之[illegible]策收印綬遂死聖之日名士皆來會有太鳥高丈餘至墓前俯仰流涕而去。上少[illegible]號聰明既即位多失德在位十九年崩改元者五曰永初元初太了先為[illegible]近習所譖[illegible]坐廢為濟陰王[illegible]閻皇后臨朝與閻顯迎[illegible]孫北鄉侯懿[illegible]侯等誅顯遷閻后迎立濟陰王是為[illegible]順皇帝名[illegible]孫程王國[illegible]即位[illegible]宦者孫程

原缺第十八葉後半葉至二十二葉

刑岡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讀文吏能牋奏議文云
[illegible]王祈日牋奏王曰表[illegible]有不拘年齒惟公直精明能審覈後直僞決忠行之有舉少年
至孝[illegible]陽陵佳話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illegible]頃慎上之[illegible]之間
中外[illegible]診差也[illegible]黜退也免者十餘人惟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
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也朝氏曰惟寒士有王臣之節其言取士
[illegible]言有未盡耳孔子曰四十而不知[illegible]自言有進德之[illegible]四十[illegible]
代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之准也且子貢謂聞一知十
亦以況顏子[illegible]首見尾而已夫豈有事而可指[illegible]
[illegible]難對之問抑所孝廉又坐薦者曾是而以為可[illegible]○以皇后父梁
[illegible]之梁[illegible]為大將軍[illegible]人[illegible]奏周[illegible]周祖為[illegible]分行分[illegible]
[illegible]長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
[illegible]南為大將軍[illegible]以其子冀為大將軍不疑冀為河南尹遣使者八
[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張[illegible]軍[illegible]車輪謂[illegible]
[illegible]即貪不行[illegible]案也[illegible]言[illegible]不如車[illegible]故[illegible]力制[illegible]反[illegible]
[illegible]當[illegible]幼何[illegible]案問州[illegible]州[illegible]之貪于乎[illegible]案能人曰[illegible]奏冀不疑無君之

[illegible]而南陽太守岑公孝[illegible]至弘農成瑨但坐[illegible]說文曰太學諸生三萬餘
[illegible]已[illegible]人[illegible]奏[illegible]為之冠[illegible]與陳蕃李膺[illegible]相推[illegible]重學中語曰天下
[illegible]元[illegible]稱[illegible]元禮[illegible]不畏強禦陳仲舉[illegible]於是中外承風[illegible]以滅否○[illegible]
[illegible]言人[illegible]曰[illegible]相[illegible]會成[illegible]與太原守劉[illegible]質於赦後案殺宦官之
[illegible]當[illegible]案[illegible]紀[illegible]張[illegible]下[illegible]微下[illegible]葉[illegible]山陽[illegible]屬[illegible]東[illegible]守崔[illegible]起
以張俊為督[illegible]破宦官[illegible]制家宅東海[illegible]相[illegible]亦收宦
[illegible]官[illegible]宜家屬犯法者殺之宦官訴冤皆得[illegible]爭[illegible]之上不[illegible]
宦官教人[illegible]上書告李膺等交學游士共為部黨朋黨[illegible]
[illegible]誘朝廷[illegible]風俗上震怒下郡國逮捕黨人[illegible]案[illegible]
[illegible]三公[illegible]不之府[illegible]番[illegible]邵[illegible]拒也不肯署[illegible]上[illegible]怒下膺等北寺獄[illegible]宦官[illegible]辭連[illegible]
密陳定范滂等三百餘人使者追捕四出[illegible]上[illegible]束免之[illegible]以
[illegible]朝廷震慄[illegible]莫敢復為[illegible]黨人言者[illegible]曹彪曰吾不西行大
[illegible]宦官[illegible]去不解乃入洛陽說皇后父竇武[illegible]疏解之膺等獄[illegible]又多引
[illegible]宦官子弟宦官乃懼白上赦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
[illegible]故[illegible]世[illegible]塞其仕進之[illegible]終身上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六曰建和和
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熹熹平[illegible]皇后迎立解[illegible]瀆高[illegible]侯是為[illegible]

[illegible]名宏[illegible]玄孫也[illegible]生[illegible]生靈帝年十二即位竇太后
[illegible]朝[illegible]賞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等皆列卿
朝天下相望太平○[illegible]封竇武為聞喜侯涿郡盧植說武曰
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夫同宗相
後[illegible]言本[illegible]同宗[illegible]立為後披圖案[illegible]宗諸[illegible]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
太貴以全身武不能用植[illegible]長八尺蔡邕性剛烈有大節[illegible]事
馬[illegible]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言前積年未嘗轉盼[illegible]以[illegible]

敬之封陳蕃為高鄉侯蕃固讓不受蕃武其議以宦官操權乖國
丙[illegible]國家故病濁亂海內奏誅曹節王甫等謀泄[illegible]宦者夜召所親
軟如共盟[illegible]請帝御前殿作詔板[illegible]拜王甫黃門令使
其黨持節收武等誣以大逆先執陳蕃武之武自殺梟蕃首
都亭遷太后於南宮[illegible]侯錮士大夫皆高其道而污穢朝
[illegible]小人宦官用事故曰污穢[illegible]相樓杪[illegible]為術號以寶武陳蕃劉淑為三君
[illegible]入後入顧入及[illegible]
言一世之所宗也[illegible]
為八俊言人英也[illegible]
衍羊陟為八顧言能以德行[illegible]
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言能導人追宗也[illegible]
言能以利救人也又陳蕃竇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蕃竇武膺等復聚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犯關[illegible]殺王允句呂布走。[illegible]元年涿郡劉備字玄德起兵出於[illegible]中仲山靖王勝景帝第六子以之後也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河東[illegible]郡張飛與備相善備起一人從之。孫堅之子策與弟權留富春遷于舒州屬淮西堅死策年十七往見袁術得其父餘兵策十餘歲時已交結知名之士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英公家特達也而老成也至是從策起策東渡江博孫策上聲渡江連也闖而向無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蕭蕭為變所民乃大悅。初曹操自討呂布時戰于滎陽還屯河內[illegible]曹操還上許頗東郡太守治濮東武陽東郡陽邑已而入兗州山陽據之自領東郡史遣于許使上上書以為兗州牧上還洛陽操入朝遷上於許州屬河南郡領州郡。操擊殺呂布初布自關中出奔去聲袁術又歸袁紹已而又去為去聲操所攻走奔同歸劉備[illegible]下邳備走歸操遣備屯沛布使[illegible]陳登見操[illegible]求為徐州牧不得登還謂布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斷。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鸇則附人飽則鳳所飛揚[illegible]去布復攻備備走復歸操操擊布至下邳布屢戰皆敗困迫降項降[illegible]操縛之曰縛虎不得不急牽入益殺之備從去聲操還許[illegible]曰[illegible]不為[illegible]勇也蓋君子之勇貴乎以義君匹夫抗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illegible]生也觀呂布一匹夫[illegible]無義既不能用人又不能為人用[illegible]頁固[illegible]也[illegible]無義[illegible]此而[illegible]彼[illegible]而[illegible]此是[illegible]卒為曹操所擒也[illegible]勇也豈不如狼虎哉雖能傷人而不知有[illegible]之可慮卒肉食於人耳若使能用其勇擇左而事則天下固可圖也

○袁術初據南陽已而據壽春今壽州以讖言讖初[illegible]反。驗將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而高象魏闕也言[illegible]代漢也[illegible]文邑中道也而術以已字公路即當塗[illegible]之義也為應讖言遂稱帝淫侈奢也。甚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欲歸袁紹[illegible]遣劉備[illegible]之[illegible]乃歸[illegible]壽春[illegible]吐血死。孫策既定江東欲襲[illegible]故所殺吳郡屬江浙今守許貢之奴因其出獵伏而射[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策孫[illegible]策創同[illegible]甚呼去聲弟權代領其眾曰率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此[illegible]雄代對敵故立曰兩陣與天下爭衡行車為相銜輸人並高曰爭衡又云衡與橫通用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卒年二十六。袁紹據冀州簡精兵十習操[illegible]天下令天下兵南向於義則違竊為去聲公懼之終不聽操與紹相拒於官渡州陽[illegible]武將東王氏即鴻溝水襲破紹糧重糧裝曰重衣中紹軍大潰慚憤嘔血死。車騎將軍[illegible]董承稱受密詔與劉備誅曹操操一日從七容反容謂備曰今天下英[illegible]雄唯使去聲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音比匙也筯[illegible]同失落匙筯也值雷震詭曰聖人云迅信疾也雷風烈必變[illegible]有以也言被雷驚落匙筯因[illegible]疾猛之聲則聖人之言甚有也備既被遣邀袁術[illegible]因之[illegible]徐州起兵討操操擊之[illegible]備先奔冀州領兵至汝南自汝南至荊州歸劉表[illegible]於表坐起至廁還慨然流涕表怪問之備曰當時身不離[illegible]利安[illegible]反股骨也股外曰髀肉皆[illegible]消今不復騎奇。騎馬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功業不建立是以悲耳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襄陽府屬河南即南陽郡隆中其地名每自比管仲樂毅備訪問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illegible]龍鳳雛諸葛孔明亮字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備三往乃得見亮問策亮曰操據有百萬之眾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可與為援援護也而不可圖謀荊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險也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財物所聚曰府言益州物產饒多財貨所出若天府渾然若跨過也去聲有之義有荊益保其巖阻險塞也天下有變荊州之軍向宛鄧洛益州之眾出秦川水出京兆秦川漢東南入漢也孰誰也不簞竹器食飯也壺漿以迎將軍乎備曰善與亮情好去聲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士元名統龐德公從去聲子也姪曰德公素有重名亮每至其家獨拜床下胡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孔明則高迥獨出巍然三代之佐矣亞於伊傅而以管

耳馬頭大高丈可展其足備用之勸取益州備留關羽守荊州引兵沂流而上曰流自巴入蜀發音昌○掩其不備也劉璋入成都備既得益州孫權使人嘉備求荊州備不肯遂遂爭之已而分荊州備自蜀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漢中將閻羽自江陵出攻樊城縣屬南郡襄陽自許以南徙往應羽威震華夏中國文明故曰華夏曹操欲徙許都以避其鋒司馬懿曰備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邑之也其后許割江南以封權操從之時曹仁屯襄陽為羽所圍操遣于禁將七軍救之禁將陸孫又為羽所獲羽狼狽必內狼狽而后動如失其一則其行不去也故謂狼狽一說狼前二足短駕狼而行失狼則不能動也未詳孰是走罷軍覆羽斬之遂定荊州○初曹操自兗州牧為丞相領其州牧封魏公作銅雀臺於鄴今彰德府已而進爵為王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見前以子不為王太子操卒不立曹為丞相掌牧百官立九品官人之法謂以人才為九品知名世散州郡皆置九品中正區別人物有正有官人官九品也累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從曰光祿大夫二品正曰資德大夫資政大夫資善大夫從曰正奉大夫正奉大夫中奉大夫中大夫四品正曰中議大夫中大中順大夫從曰朝請大夫朝散大夫五品正曰奉政大夫奉議大夫從曰奉直大夫奉訓大夫六品正曰承德郎承直郎承奉郎從曰承務郎儒林郎文林郎七品正曰登仕郎從曰登仕郎從曰從仕郎從曰從仕郎八品正曰將仕郎從曰將仕郎九品正曰將仕郎初入仕官員武資二品正從曰左光祿大夫二品正曰左光祿大夫二品正曰左光祿大夫二品正

○三國

蜀漢 劉備自蜀取漢中王故曰蜀漢

吳二偕國 被曾氏云天下非一統者

本可各自一國編集文恐初學讀者不時之間而相同但以一國源流相接者為題而相關先正則公然斷定曹氏仍陳氏之舊以正少帝而溫侯假正世書而以漢綏朱子綱目義例而故正之

紀載萬世不刊之良史也

魏 正朔無道秦封侯跋扈作論四百年

尺也一民莫非漢有至恒盟不侍軍卓帶刑央盟時起而攻之卓既誅則天下同漢之天下曹操挾帝以令諸侯天下之權義於天下既墓君之所見於堂堂帝之胄英名正言順本無可立漢之所無烈正位劉漢親承大統而以列國待漢故

昭烈皇帝 諱備字玄德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魏遣** 景帝出蠡生正延

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蜀中傳言曹操姿立帝記遇事於是

蜀中 祭喪制服益曰**哀愍皇帝** 夏四月即帝位於武擔本名武都在城都北 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魏主曹丕黃初二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太傅。帝耻關羽之沒自將伐**孫權** 權求和不許 **權** 遣使皆同於書呈與司徒。立宗廟於祭高皇帝以下。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帝耻關羽之沒自將伐**孫權** 權求和不許 **權** 遣使皆同於

魏 封 為吳王 **魏主** 問吳使趙咨曰 **吳主** 頗知學乎咨曰 **吳主**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 經理畧略雖有餘間傳算書史不效書生章摘句 尋求一章摘取一句言小節也 **魏主** 曰吳難魏乎難如字。慈湖王氏曰難去聲猶畏也言吳不敢輕易於 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 可進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盡數 上聲 氏曰帝任之文字與書生異書生之所多者尋章摘句而已若夫帝王之學以成天下之勝若但以章句為學則如隋楊帝陳後主雖李通博今古文彩章麗終不免於亡也漢高祖自知詩書而其威素詐楚所行載在史冊尋章合義未太宗未嘗讀書觀文而平日所言所行載在史冊

魏主 責吳侍子不至怒伐之 **吳主** 改元**黃武** 臨江拒魏。三年夏四月帝崩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黃武** 謚曰**昭烈皇帝** 太子禪即位封亮為武鄉侯太子既立是為

後主皇帝禪 名禪字公嗣 後帝降魏未有謚故曰後帝 **魏** 子也年十七即位 **魏** 政元**建興** 丞相諸葛亮受遺詔輔政昭烈臨終謂亮曰君才十倍曹輔政 不句 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下教 教令也上曰教 曰夫參署者 長官署事者也 集衆思廣忠益也 衆人之心思以廣進其忠言則有益 若遠 去小無 難去相遠 **魏** 遠遠也 **蜀** 遠也遠知終日不寢之意覆者 覆海傳告也如今朝廷言參署之官若忠小嫌疑而不 出 問 **魏** 告則事 **蜀** 事 **魏** 有 **蜀** 有 **魏** 有 **蜀** 有 **魏** 有 **蜀** 有

原缺第四葉

凶上。湧勇。盛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四年魏主本紀

魏帝丕卒。丕改也。與仙義同。書云帝乃惰位十年。改元者一曰黃初。溢曰文皇帝。于敞亡是為明帝。敞母被誅。以罪當廢。而敞幽死。魏主紀嘗與敞山

陣見子母鹿。既射其母。使敞射其子。敞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

忍殺其子。不惻然。及是為嗣。即位。處士管寧。字幼安。自東漢末避

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隱居。遂東之。十七年。徵之。乃浮海西歸。拜官不受。五年。漢丞相

亮率諸軍北伐。親臨發上表。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危急存

亡之秋也。時誠宜開張聖聽。不宜塞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為一

體。宮禁及官府中一體。而行賞罰。不宜異同。升陟臧否。不宜異同。升陟臧善及降罰否惡之又不可或異或異而

三顧變王。若有作奸犯科。及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作奸者刑之。忠善者賞之。

以昭平明之治。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

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臣本布衣。謂愚。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史料四卷 主圖紀 三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句。猥自卑之意也。自枉屈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先帝

知臣謹慎。臨崩寄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不見功效。以

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一名若水。在蜀出旄牛徼外。有毒氣。入不毛。不生草木之地。今南方南夷地。言其深入也。瀘音力。

度瀘。以言其月涉險岩瘴厲之地。深入不毛。今南方南夷地。言其深入也。瀘音力。

定甲兵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關中之地。土沃物豐。故曰中原。興復漢室。

還于舊都。長安。舊都。在西。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去聲。遂中漢

中。率大軍。攻祁山。祁山。在秦州。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感

寂然無聞。蓋無所備。卒。材入。急深也。聞亮出。朝野。朝廷。田野。恐懼。於是天水安

定。屬。陝西今經州等郡。皆應亮。關中震動。魏主紀如長安。遣張郃。郃。拒之。亮使

馬謖。速。督諸軍戰于街亭。在秦州隴城縣。謖遣亮節度。節制。法度。合太破之。亮乃

還漢中。已而復言於帝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至鄰。況。況

史料四卷 主圖紀 三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句。猥自卑之意也。自枉屈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先帝

知臣謹慎。臨崩寄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不見功效。以

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一名若水。在蜀出旄牛徼外。有毒氣。入不毛。不生草木之地。今南方南夷地。言其深入也。瀘音力。

度瀘。以言其月涉險岩瘴厲之地。深入不毛。今南方南夷地。言其深入也。瀘音力。

定甲兵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關中之地。土沃物豐。故曰中原。興復漢室。

還于舊都。長安。舊都。在西。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去聲。遂中漢

中。率大軍。攻祁山。祁山。在秦州。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感

寂然無聞。蓋無所備。卒。材入。急深也。聞亮出。朝野。朝廷。田野。恐懼。於是天水安

定。屬。陝西今經州等郡。皆應亮。關中震動。魏主紀如長安。遣張郃。郃。拒之。亮使

馬謖。速。督諸軍戰于街亭。在秦州隴城縣。謖遣亮節度。節制。法度。合太破之。亮乃

還漢中。已而復言於帝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至鄰。況。況

言亮罰。以罪二十。所改。淡。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食

少。而。能久乎。亮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光。燄。墜亮營中。幾。如亮

卒。長。史。楊儀。整軍。還。百。姓。奔。聲。告。懿。追之。姜維。令。夫。聲。儀反。旗鳴

鼓。如。將向懿。懿不敢逼。追。近。百。姓為之諺。俗。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

笑。曰。吾能料。量。生。不能料。死。生。也。推。者。文。演。衍。也。兵法作入陣

圖。作入陣圖。法。元。府。西。縣。定。軍。山。上。裝。石。為之。曰。慈湖王氏。曰。武侯入陣圖。一在巴陽之高平。高平。一在丹陽之

句。句。江。淮。水。下。其。法。六十四。周。天。為。六。陣。若。西。端。也。軸。一陣。四。陣。若。左。地。前。衝。六。陣。若。前。後。衝。六。陣。

中。間。天。前。衝。四。陣。若。右。後。衝。四。陣。若。左。地。前。衝。六。陣。若。前。後。衝。六。陣。

若。後。風。入。陣。用。天。雲。入。陣。用。地。物。合。為。入。陣。天。劍。佩。前。後。衝。為。二。十。四。

陣。合。為。二。十。四。陣。合。雲。入。陣。後。衝。為。二。十。四。陣。為。二。十。四。陣。為。二。十。四。

陣。為。二。十。四。陣。為。二。十。四。陣。為。二。十。四。陣。為。二。十。四。陣。為。二。十。四。陣。

輔。翼。全。在。渚。其。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雲。為。蛇。蟠。其。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為。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

文。風。從。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蓬。雲。為。鳥。

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入。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

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二。守。中。外。有。雜。更。之。雜。陰。陽。有。節。彼。

此。有。虛。實。之。地。主。奇。客。右。先。後。之。數。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胡氏曰。孔明。

史料四卷 主圖紀 三

師。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排。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

兵。若。時。兩。孔。明。其。庶。幾。乎。論。者。或。議。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政無私。馬謖。速。素為。去。聲。下。同。亮所知。及敗軍。流涕。斬之。而。卹。其。後。李平。

廖。姓。也。立。皆為亮所廢。及聞亮之喪。皆歎息。流涕。平至。發。病。死。卹。憐。

自。繫。法。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戮。齒。無。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使。廖。

立。唐。泊。李。平。改。死。豈。薪。無。怨。言。而。已。哉。天。水。至。平。而。邪。者。取。法。嚴。至。

明。而。觀。者。無。怨。以。其。無。私。也。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於。怨。之。態。

法。於。不。可。不。明。明。如。乎。自。犯。之。罪。罰。之。而。非。私。殊。之。而。不。怨。天。下。

其。有。不。服。者。乎。史。稱。亮。開。誠。心。布。公。道。刑。政。雖。嚴。而。無。怨。者。良。識。治。之。良。材。

而謂其材長於治。平。聲。下。同。國。內。名。將。帥。名。將。帥。非所長。則非也。初。丞相亮。嘗

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樹。薄田十五頃。千。孫衣食自有餘饒。饒。盟。以

不別治生以長。長。上。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帛。有。餘。財。以

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諡忠武。諡。法。徇國忘家曰忠。諡。朱。謚。曰。孔。明。

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切。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傳。也。管。樂。

之。比。特。主。乎。撥。亂。撥。亂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若。陳。壽。者。奚。況。以。知。

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簡。

憲。處。心。則。同。要。未。可。以。差。味。視。也。

魏主紀 生。好。去。聲。土。功。先。是。時。地。

治許昌宮後又作洛陽宮徙長安鍾簴。駑
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千里銅人重不可致乃
銅人夫銘銅鍾銅人二列坐於司馬門外門號曰翁仲起土山於芳
林園植種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諫者皆不納。十四年魏司空
陳群卒群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魏公卿舉
才德兼備之士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
子曰默曰沉子曰渾曰深為善成之吾以四者為名欲汝曹顧名
思義不敢遺也天殃人者善惡之原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己
當退而求之於己若己有可毀則彼言安矣當
則無怨於彼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甚莫如重喪止謗莫如自
脩。魏主有疾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為大將軍魏主敘殂位十
四年改元者三曰太和青龍景初子芳立是為廢帝邵陵厲
公史解王芳文帝兄任成王子明帝養為太子時八歲司馬懿曹爽受遺
詔輔政懿為太傅遺詔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
親親之義故能保其社稷今州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周數人或兄弟
並典而宗室子弟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間音隔絕也其間音好中也與相維制非所以鎮徐弱枝備雄一之
則音次雜也其間音好中也與相維制非所以鎮徐弱枝備雄一之
虛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權
大別欲以此論懿懿曹爽爽不能用。葉自丞相亮既亡蔣琬為政楊敏毀琬曰作
事憒憒古對切。不久前人謂諸葛亮也或詰推同治平敏之罪敏
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問楊敏琬卒費祎董允為政公亮明亮公正
盡心允卒姜維與費禕並為政。魏曹爽驕奢無度司馬懿殺之懿
為魏丞相加九錫不受爽憂懼侯霸與爽姜維問之曰懿得政復
有征伐志不霸曰彼管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雖少去若
管朝政漢亡之愛也。魏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
書事。吳主權殂謚曰大皇帝子亮立。漢費禕沈毅果敢不疑降
人郭循刺殺姜維用事數頻下出兵攻魏。魏李典數為吳魏
師敗同書。吳主孫亮同書。所名司馬師知其義。紀殺之不平左右勸誅師魏主不敢
廢師廢魏主。僭位十六年即位改元者三曰正始嘉平高貴
鄉公髦毛是為魏主。高貴鄉之孫東海王霖之子時年
十四。揚州都督毋丘儉毋丘姓儉名也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
敗之師卒有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而為大都督假黃鉞大都
督師錄尚書事也以黃金為鉞乃天子之所仗而亦用之故曰假黃鉞大都
督也昭為都督而亦用之故曰假黃鉞大都督也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不受。吳主亮親政數朝
殺之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不受。吳主亮親政數朝出中書視
大帝時作事嘗食牛梅索蜂黃黑色似蜜作房食來花為密味甜可食蜜中有鼠矢同
食之矢召藏吏守藏問曰黃門從如爾來蜜乎吏曰向來不敢與時時出
鼠來則不收與黃門情素黃門不服令吏破鼠矢中燥肉大笑曰吳帝笑言若矢先
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內燥必黃門所為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懍
大將軍孫綝琛以其多所難去問稱疾不朝以兵圍宮廢吳主為會
稽王迎立琅琊王休休立以綝為丞相綝又無禮於新君遂被
誅。魏主髦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昭錄向名事
稽王迎立琅琊王休休立以綝為丞相綝又無禮於新君遂被
誅。魏主髦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欲先昭昭之黨賈充入與
晉公蜀中伯徐蒼蒼頭官僮僕也鼓譟出攻昭昭之黨賈充入與
如九錫魏主為庶人僭位七年改元者一曰甘露。魏主髦殂司馬昭迎立常道鄉公璜
是為魏元皇帝。常道鄉公名璜燕王宇之子操之孫也年
十五即位改名奐。奐。姜維屢伐魏司馬昭患之遣鄧艾鍾
會士季將兵入汶會從斜谷駱谷在羊州具谷縣西南駱谷口曰駱谷口駱谷子午谷
斜谷名也在羊州東北六十里至鄠大南北相當故曰子午自杜陵直抵南山直抵漢中趨漢中艾自狄道臨洮趨甘
松甘松故名甘南以地產甘松故得名以綴秦制其軍姜維屯沓中
已入漢中引兵從沓中還艾追躡之與之大戰維敗走還守劍閣

而[illegible]以拒會女進至陰平[illegible]無人之地七百里懸崖通[illegible]道作橋[illegible]高谷深艾以氊自裹推退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蘿貫而過如貫穿其而然至江油[illegible]以書誘漢將諸葛瞻試矢危瞻斬其使列陣綿竹縣為以待敗績漢將軍諸葛瞻死之瞻子尚與父子尚同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欲[illegible]贊其決帝許之。山濤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蔣昊為幽州，[illegible]。濤為吏部尚書，在魏晉之間，與嵇康阮籍善。兄子咸，向秀、王戎、劉伶相友，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老莊，[illegible]虛無之旨，輕忽禮法，縱酒放誕，遺落世事。士大夫皆慕效之，謂之放達。惟濤乃留意世事，至是典選。山公[illegible]史部典[illegible]真。分別生徒，平理也。又察也。[illegible]奏事。[illegible]生徒，平理也。又察也。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人稱之為山公啓。事之事。晉大舉伐吳，杜預出江陵，王濬順下巴蜀。吳人於江渚[illegible]太平。水帝有[illegible]石口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江，截之。又作鐵錐，[illegible]朱[illegible]切。錐長[illegible]北軍。大修。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illegible]戈。編竹水浮行[illegible]令善水者以[illegible]筏先行，遇錐輒著，[illegible]置也。置之於筏而去也。筏而去，又作大炬，[illegible]火也。炬束蒲為灌以麻油，遇鎖燒之，須臾鎖斷，絕於是船無所礙。[illegible]五[illegible]切。拒也。遂先克上流諸郡，預遣人間率奇兵夜渡。吳將孫歆曰：比來諸軍乃飛渡[illegible]切。[illegible]江也。預分兵與濬合攻武昌。[illegible]舊降下同之。預謂豈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力也處也。遂指授群帥，方畧[illegible]方法謀畧。[illegible]竹。建業[illegible]吳。人萬，筏舟百里，舉帆直指建業。敵謀入[illegible]至也。建業[illegible]吳都。石頭城，[illegible]在建業[illegible]吳都南門。吳主皓面縛，[illegible]諸侯手於後面縛而向前。輿櫬，[illegible]物棺反。[illegible]空棺示死降。封歸命侯，遂符虎子入洛之讖。[illegible]司馬[illegible]公曰：[illegible]也。[illegible]素。逆也。孫策定江東以來，通八十餘年，[illegible]破虜以孤遠之[illegible]十二年而亡。趙[illegible]數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江東者，偏師將[illegible]狼狽失據，[illegible]地千里，[illegible]英才也。天帝承父兄[illegible]之烈，[illegible]英才，[illegible]定處，以權大敵，非明而有[illegible]。[illegible]志[illegible]壁之[illegible]決策定處，以權大敵，非明而有[illegible]。[illegible]殺，[illegible]有先世之風，[illegible]命[illegible]殘[illegible]深於禁紂，來欲不亡得乎。晉代魏十有六年，至太康元年而滅吳。又十年，帝崩。帝初即位，[illegible]。[illegible]文以雜[illegible]毛為之，於太極殿前以示後[illegible]數千。[illegible]按通鑑，[illegible]帝[illegible]年，大[illegible]司馬[illegible]崔[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帝[illegible]之[illegible]內[illegible]有[illegible]奇[illegible]異眼者，非之。既而後宮數千，當乘羊車，宮人捶竹葉于門，[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竹[illegible]內[illegible]。[illegible]以得之，[illegible]羊入其宮也。羊

[illegible]所至，即留酣宴，與群臣論天下事，[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家大計。自又既平，謂[illegible]州郡武備，[illegible]。[illegible]時濤為吏部尚書，獨憂[illegible]。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illegible]。[illegible]上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帝嘗禱天下大饑帝曰何不食肉糜嘗在華林園聞鳴蟬帝曰此鳴者為何物左右以實對帝曰古人何以為官在官地者為官在私地者為私方賈氏專政時人知將亂關內侯嵇紹侍坐帝問紹曰洛陽宮門銅駝在長安何如紹曰見日出於長安不見於洛陽歎帝奮袂而起諸王共相殘滅天下大亂淵見晉室多難乃說漢光武之事以說衆心左國城未詳淵故南匈奴之後也淵母呼延氏淵世為匈奴大單于冒頓以來匈奴中國其先世自以漢室之子自勒自漢光武以來與和親約為兄弟約為左部帥生淵幼而雋異博涉經史兼習韜略善騎射膂力過人左思賦曰左賢王淵英武超世當世復仇骨肉相殘四海瓦解淵之謀也

王立於長安是為孝愍皇帝

孝愍皇帝名業通鑑吳王晏之子武帝孫也封秦王洛陽既陷荀藩奉王翅許昌時年十二已而索綝多林塚迎入雍太產○九州之州刺史賈疋雒等奉為皇太子建行宮殺疋卿姓也允領雍州懷帝凶問計音至王即位於長安○石勒遣石虎子攻邵陽而據之○

東晉寇長安麴允索綝敗并之未幾劉漢兵逼陷長安先是陷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帝出降漢將劉曜安兵草陷送平陽聰立群臣命帝著青衣行酒先時又使劉盡後遇害愛山氏降曜出曰嗚呼中華之主天所立也其休戚存亡天地相為流通而劉所以匈奴之義乃敢凌而辱之非但得罪於中國得罪於世上而失得天心也

天乃假手於靳氏屠其族幾其族陽之甘父偽火焚其宗而嗚呼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二帝者亦思相當矣天道之昭如此后之人可不畏哉

帝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建興丙寅自武至是凡四世五十二年年宇論曰晉宗以雄才頑皇廢時而起性深明有若天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奄虐之權或非王朝於入荒丁時有天下元守之道銷大平未治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生起宗子兇雄城之勳師尹方方其瞻之貴朝為尹周文為祭弱国政迭移於亂人禁令外散於四鎮閥門死草何戎男歌二帝失尊何哉制立失權託付非才四海不張而句且之政多也大基顛則難撥綱則不活言之有天下者能長久固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精基揣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因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宗德之人卿之不貳之風陷逆辟恥尚失所孝者以并老為完而黜六經誇者以虛蕩為通而快節度者以放縱為通而賤名教行身者以放縱為責而不孝于勇姑有殺妻滕父況弗之罪地天下莫之非也礼法於此大壞夙軌如此維以中庸才守文之主治之當限狡亂況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之後徙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也乃不能珊珊工立於建業是為中宗元皇帝（史畢大成卷之四）

東晉都江東建業曰東晉

中宗元皇帝名睿琅琊王伷由之孫也宣帝懿生伷伷生覲或同覲母夏侯氏實與琅琊小史牛金通而生睿嗣親為王於東懷為世子從夫声○同的兄弟懷帝時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睿以王導為謀主每事咨訪焉睿名論名言論素輕長人初不附之句道勸用諸名勝作名碩名望者紀瞻等為掾屬為史體為軍諮祭酒撫綏雖○新蔡王東歸心焉後又得更亮卞壼等百餘人謂之百六掾六人故曰百六桓彝謝鯤亦見睿微寄意多既而見疑退謂周顗曰人主東也事有管夷吾公孫諸侯今以王導比之吾無所逃名王導安新亭南十里○顗中華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南十里○顗中華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淚迫亡當戮力王室其少神州中國通典曰神州謂王者所居吉主五千里內地名注晉帝東南地方五千里名何至作楚因對立邪民帝以劉為丞相洛陽視欲入汴火有大志嘗與同寢中夜聞雞鳴蹴起曰此非惡聲也俗語云聞雞鳴早狹以買有因起舞多是南渡請以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豫州刺史與其千人不給鎧甲也仗長去○逖渡江中流擊楫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去而不復還逖民帝又以刁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長安陷睿出師露次露次曰移檄北征實不行群臣勸即帝王位明年遂即皇帝位○世民曰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天之亡必有人之亡必有人必有人必有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帝名紹幼而聰慧嘗使者從長安來**元帝**問紹曰長安近日近紹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奇其對一日與群臣語及之復以問紹紹曰日近**元帝**驚音岳驚貌然曰何具聞諸有之言耶對不同也問者德言紹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元帝**奇之及長行孝喜交游奉氏孫好賢禮士受規惠康虞亮溫橋法喜等為布衣之交敦在石頭以其有寵多欲驕以不孝而廢之[illegible]

等衆論沮[illegible]沮也其謀卒是即位改元太寧敦謀篡位移也姑孰[illegible]敦討敦七復交發交而病使郭璞筮之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中敦斬之帝出視[illegible]敦軍敦書吾環其營驚惶吾髮鬚單兒來邪帝母鮮卑人鬚黃帝而黃鬚出之為言生也敦遣人追之不及帝即卒諸軍出屯南皇堂在江寧縣北夜募壯士渡淮敦兄王含軍大破之敦聞含敗曰我兄老如耳門戶衰世事去矣因作孰視[illegible]而起也欲自行因之復卧尋卒敦黨梁平緩敦死斬之有司奏罪王氏兄弟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感親戚十世宥有○寬也表紀曰社稷臣也將十世宥之之來無所問○三年以閩侃[illegible]都督荊湘等州諸軍事侃以孤貧句孝廉[illegible]廉[illegible]以稱之過之侃母湛[illegible]氏截[illegible]前入○髮盲為酒食[illegible]鹵簿侃家知名

初為荊州都督劉弘所思[illegible]義陽[illegible]河南[illegible]叛蠻張昌又討破江東[illegible]太守為陳敏之擊破湘州刺史[illegible]入○賊[illegible]自工夏[illegible]名即太守為荊州刺史王敦疾之左遷廣州刺史[illegible]左手足不如右[illegible]左遷侃在州朝夕[illegible]並入○於[illegible]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謂欲[illegible]復神州故書劣至其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裁人忽敏[illegible]動嘗曰太禹聖人乃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言禹之若動至當惜[illegible]陰衆人[illegible]聖人[illegible]陰亦當惜也[illegible]戍諸參佐[illegible]之酒器滿[illegible]博賭具或博具悉投於江曰樗蒲者[illegible]奴賊耳當運[illegible]籍竹頭木屑而掌之[illegible]籍冊也所以後正[illegible]記其數也後正[illegible]朝會也[illegible]地濕以木屑布地及後有征蜀之師得侃竹頭作[illegible]釘[illegible]其宗總理徵密類此○帝崩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太寧**[illegible]帝惜[illegible]斷[illegible]六軍[illegible]除大[illegible]離[illegible]專國曰淺志亦世矣太子立是為**顯**

[illegible]帝名衍母庾氏咸和元年即位司徒導與帝舅中書令庾亮輔政太后臨朝○冬十月殺南頓王宗初為肅宗所親任庾亮忿之至是以失職怨望遂由是愈怒宗之死也帝不知又之問曰當曰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庾殺之人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交色帝從父也○咸和二年歷陽淮西[illegible]今和內史蘇峻及峻[illegible]臨淮淮東人王敦[illegible]犯闕時入衛敦有功[illegible]咸[illegible]咸聲[illegible]斬者[illegible]及在歷陽卒驍[illegible]精志輕朝廷招納亡命[illegible]性命之人庾亮脩名頭城以備之建請徵[illegible]召峻為大司農峻不[illegible]姑孰○三年尚書令卞壼[illegible]壼[illegible]峻[illegible]戰死二子隨之亦赴敵死母撫其屍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何恨庾亮出奔峻[illegible]犯闕侃溫[illegible]橋入討峻斬之○後趙主[illegible]勒大破趙兵獲趙主劉曜[illegible]勒連攻[illegible]戰互勝負曜攻後趙金墉成西[illegible]勒自呼救之大戰于洛[illegible]

清簡時馬為下所勒獲歸殺之前趙亡石趙劉淵自惠帝末與二十年○晉驃騎將軍溫嶠卒嶠初為劉琨所遣使去聲以東母崔氏不欲其去周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不復得歸比終身以為恨嶠盡心勤事晉室敦王敦之平背嶠力也太興三年○後趙石勒稱天王尋稱帝問大參軍張賓曰朕可方古何主或曰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歸信比並有耳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不如誰天下大大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昭然終不效曹孟德魏祖曹操司馬仲達宣帝欺人孤兒寡婦乞孤能安化以媚感於人以取天下也胡氏論得世尼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即與信彭比有踐光武則當並驅中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即與信彭比有踐光武則當並驅中原是以光武為信彭之流豈知光武者哉漢高開四百年基業身后慮付之平勃王陵而扶顧而持迄以大安石勒於末及為妻子已不自保徐光乃謂神武謀略出於漢高主上生不幸好去聲使人讀書有後心臣進諫其不能長世也宜哉勒終不聽

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得失聞者悅服嘗聽讀漢書酌固著至酈食其傳難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後嘗使修好于晉七然其敢勒卒子弘立○九年晉太尉閔侃卒侃都督八州累城帝時督荊相雍豫兗冀幽八州威名赫然貌盛或謂侃當奏生入冀上聲天門至入重平聲折左冀而下力能踐扈放縱強梁之貌每思折冀之豪欲自制其威雄在軍四十一年明教善斷去人不能欺有南陵郡屬江東寧國府至曰帝奏州八千里路不拾遺○咸康元年春正月帝崩○後趙石虎弒其主弘而自立為趙天王殺勒種無遺○二年成改國號曰漢雄以兄子犯為太子雄卒犯立雄子越弒犯而立其弟期已忌雄弟漢壽威名使出屯於外壽還殺期而自立○四年光祿勳顧命在專林嘗欲為之姬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節[illegible]

敘仕二十餘年九十三而卒○愍正什冀健立先是代王賀傉卒弟紇那出奔段匹磾子疑立紇那復還疑奔遼納疑曾祖王代疑臨卒命諸大人曰吾死國多內難去部落離散疑雄勇有智畧能修祖業始制官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滅濊以馬匹貂皮及破落那大姓西及西域南即陰山平府也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戶數十萬人拓跋氏自是愈大○五年永和二年卒初帝即位中幼母且道子必拜既冠失猶無委政於導道子內地門開辛陛下王述為椽述未知名名未人謂之癡既見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椽不癡[illegible]石氏曰導以民食為急故問米價述以當今之務莫急於內去聲外復中原米價之問非所宜先故不答導以述不答所問必有慍見故謂述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稱歎歎美之辭為善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謂不必盡善自解答導改容謝之道子性寬厚委任諸將去聲多不奏去諸將自專大臣患之庾亮欲起兵廢導或勸亮備導曰吾與元規同心休戚休榮必戚是同元規若來吾便用巾帽歸第太官歸家復何懼哉亮雖居外鎮而遥執朝權拠上流擁強兵趁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過西風塵起舉扇自障徐曰元規塵污人邪簡素寡欲素樸少嗜欲善因事就功生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以朋日治朝論之以歲治效計之則有餘朝廷三世元明倉無儲蓄之不亟平聲[illegible]亟數口乘習中之功況修之四方動進干戈彈帑殺明欲更流所立[illegible]尊則爭競遂止二也及其間改不以叱石家將而為偷安之計方見大位規模廣遠者則必貴偏以來眾士仍收江名流以[illegible]沈勢者故相參見貞永安時事而報憂問顧問其志後神州而改[illegible]三也是以資百姓歸心劉揚安安戶口殷實江左立國殘百[illegible]餘年尚之功[illegible]蓋亦小小哉○六年司空庾亮卒初蘇峻之亂亮激之也峻為司農不敢故峻平亮泥首奉璽云因首也或曰以泥塗其首也謂以胸膝頓地胸人叩頭而請罪也謝罪求分不敢反山謂以胸膝頓地胸人叩頭而請罪也謝罪求分鎮自效報功後都督江荊等州諸軍事辟設佐參軍郗浩參軍[illegible]

晉識度清遠，善談老，勿忽，識者以為王衍之亞也。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尊亮欲開復中原，上疏請率大衆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模。蔡模曰：不以大江險，而遠守峻安能以沔水御石虎乎？亮不聽，移鎮武昌。七年，晉封襄公為燕王，以虎為遼東公，立為世子。桓教多權略，英雄盛教而多權術，謂略也。至是卒於武昌。十年，晉立其子勸為王，使去請于晉，遂封之。帝在位十八年，即位二年改元，頗有勤儉之德。改元者二：曰咸和，咸康。崩，遺詔：史臣斷曰：成帝幼稱穎武之器，雖有識於前王，而恭儉之德足以從於君子。又能敬禮大臣，有足稱者。借乎改出，謂陽官，類苗，殺，所以，殺，殺，傳帝僅大歲已能，臨門流涙，則陵亮之專，因憶河快矢，鮮，殺雖云任，幹，妙，謀未彰，亮，知置失宜，敗成，反狀，乃奉頭，用上，旁，存，未免，遂致，憂，母，近，帝，石，勇，倘非溫，嶠，陶，侃，諸，君，子，戮力，討賊，輔，俊，平，亂，社，稷，幾，非，晉，有，烏，乎，危哉！二子不立，在，強，保，帝，母，弟，同，母，即，琅琊王，立是為康皇帝。

康皇帝名岳，咸和，臨朋以嶽為同，遂即位。都督荊江等州軍事，豆，亮為人，陳，慨，喜，功名，不尚浮華，輕，浮，華，後之事，殷浩才名冠，貫，世，翼，弗之重，不重，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時人擬也，浩曾，以，浩，有，俗，仲，物，諸葛亮，才，伺，伏，也，其出處，所，以，卜，興，亡，以，浩，出，仕，則，興，太，平，隱，處，則，將，至，敗，亡，也。曰：深源，浩，字，不出，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不應，殷浩，不起，翼以王夷甫，朝，之，耳，朝，即，交，友，談，浩，但，能，如，子，名，清，豪，即，邪，也，然，不，得，其，死，也，夷，甫，衍，字，也，琅，琊，內，史，桓溫，豪爽有風槩，才，風，威，槩，翼，嘗，薦之曰：英雄之才，宜委以方召，召，方，御，御，也，邵，伯，之任，至是，翼以滅胡取蜀為己，任，任，當，任，其，責，也，欲悉衆北伐，移鎮襄陽，詔翼都督征討諸軍，翼以溫為前鋒督。溫，王，本，書，卒，子，孰，立。帝在位三年，即位二年改元，崩，改元者一曰建元。太子立，是為穆皇帝。

穆皇帝名聃，二歲，即位，會稽王昱，欲輔政。永和元年，庾翼卒，遺，以桓溫都督荊、豫等州軍事，翼初表上表於帝，而任之也，其子領荊州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言未成，而任之也，不能歷事，當之，桓溫英畧，英，俊，畧，畧，過，人，西，任，西，蜀，之，任，無出溫者，丹陽，郡，名，即，庾，業，尹，劉，惔，知溫有不臣之志，謂，惔，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是不听竟以溫代翼。二年，以顧和為尚書令，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漢主李勢驕淫，不恤國事，桓溫帥，率，師伐漢，拜表，即行，待，報，而行，則，進，至，成都，勢降，平，送建康，漢，石，勢，李，雄，白，忠，帝，水，興，元，年，僭，號，為，成，為，漢，至，是，亡，世，合，四，十，四，年。帝，王，衆，鑽，辛子，崩，後立。五年，趙，天王石虎，稱帝，卒，子，世，立，其，兄，遵，弒之，而自立，趙，亂，晉，初，寺，都督，桓，袁，上，請，伐，趙，朝，廷，以為中原指期可復，伏，蔡謨，獨以為莫善，度，聲，德，量，力，經，營，分，表，限，之，外，也，恐，憂，及朝廷，衰，遣，將，去，果，敗，沒。趙，燕，遣，使，降，晉，洪，事，趙，累，晉，世，至，是，石閔，于，言，於，趙，主，遵，了，清，洪，人，徐，也，今，鎮，閔，中，恐，秦，雍，去，非，國，家，有，遵，熊，洪，都，督，洪，妥，歸，坊，頭，坊，頭，通，運，河，名，世，魏，水，下，入，坊，木，以，閘，玄，注，勿，頭，堰，其水東入白蕩成之，遂通于晉。涼州，張，駿，自稱，宗主，初，惠，駿，即，今，衛，輝，府，也，之世，張軌，為涼州刺史，威者，指，去，西，王，駿，陷，沒，軌，逆，女，助，駿，帝，於長安，帝以軌為涼州牧，西平公，軌，卒，子，寔，立，寔，為，去，妖，賊，所，殺，弟，茂立，趙，王，劉，曜，擊，茂，降，趙，茂，卒，寔，之，子，駿，立，茂，臨，終，語，去，駿，必，秦，言，不可失，駿，雖，得，臣，於，後，趙，石，勒，讀，恥，之，盛，帝，時，假，道，於，蜀，以，通，晉，卒，子，重，華，立，晉，遣，使，去，下，同，仍，拜，西，平，公，重，華，自，為，王。後，趙，石，勒，卒，其，主，遵，而，自，立，石閔，又，幽，殺，之，而，自，立，改，國，號，曰，魏，殺，虎，三，十，八，孫，名，字，未，詳，書，滅，石，氏，石，後，趙，石，勒，以，成，帝，咸，和，三，年，閔，姓，為，去，下，並，未，詳，全，是，六，世，合，二，十，二，年，閔，姓，為，去，下，同，石氏，所，後，至，是，復，伏，其，姓，後，為，燕，所，滅，而，殺，之。六年，蒲洪，自，稱，號，魏，改，回，石氏，宗主，以，此，地，乃，秦，隆，將，三，人，所，封，之，域，改，姓，符，氏，以，姚，文，有，草，付，應，氏，之，流，遂，改，姓，符，氏，洪，先，稱，趙，呼，麻，秋不殺，而用其言，因宴為秋所鴆，子健，斬秋，代領，洪，飛，健，入，長，安，自稱，秦，王，而稱帝。惡，王，雋，種，即，八年，趙，地，遷，歸，晉，而，復，稱，

父代仲南安今[illegible]陝[illegible]北南入于渭羌酋也之[illegible]

[illegible]未戎夏雜貫約小地隨於肯隨之者數萬自稱秦風公其後服於前趙

[illegible]刘曜父事後趙石勒石虎居世重之以為冠軍大將軍虎死趙亂

[illegible]至[illegible]閔滅趙[illegible]仲遣使降晉[illegible]仲李[illegible]來晉句詔襄屯譙城

後屯歷陽句楊豫等州都督殷浩任壽春惡襄強盛遣將襲之為法

襄所斬先是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浩受任連年北伐無功至

是率諸軍再幸襄伏甲邀之截也浩至山桑[illegible]襄伏擊浩大敗走

○京張重華卒子曜昊立其下廢之而立張祚重華弟○十年桓溫因

大敗殷浩之敗請[illegible]浩免為庶人朝廷初以浩抗溫北地溫浩廢自此

秦之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浩雖恭怒不形辭色言辭頗色嘗晝空書空書為作

出出[illegible]之語怪事字作四字其文未詳文之[illegible]超勸溫處[illegible]浩令僕以浩為[illegible]

復[illegible]書令侯[illegible]軍謝之戰以書居之浩次然句答書讀慮有誤句開閉十數[illegible]竟逞空

函成○終以溫大怒遂絕卒於謫所[illegible]○桓溫帥[illegible]師伐秦大敗

[illegible]秦兵于藍田[illegible]縣西轉戰至灞上秦主苻堅閉長安小城自守三輔

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都民爭持牛酒迎勞[illegible]男女夾路觀

[illegible]之者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字景畧[illegible]周仕

[illegible]苻堅[illegible]不[illegible]有大志隱居華[illegible]陰華州聞溫入關披褐[illegible]謁之押門[illegible]

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猛曰吾奉命除殘賊而三秦[illegible]

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illegible]

[illegible]尺而不度灞水[illegible]百姓未知公心[illegible]所以不至溫默

然無以應溫與秦兵戰于白鹿原[illegible]不利秦人清野以為[illegible]

秦人悉安其業故曰清[illegible]溫軍之糧[illegible]猛不就○十一年秦

主健卒子生立○京張祚虐長殺子玄靚立○姚襄降于燕北據

[illegible]許昌又攻洛陽桓溫督諸軍[illegible]至河上[illegible]登平乘樓北望

中原歎曰使神州陸沉謂平地沈沒言中原百年王夷甫諸人不得

不任其責至伊水出商州至洛縣蟲且山至洛陽入洛奚戰連敗而走溫屯金墉城名謂

諸陵西晉置鎮戍而還襄將[illegible]西圍閔中秦遣兵拒擊斬襄奏[illegible]其

長以喪降秦○升平元年秦苻堅殺其君生自立為秦天王有薦主

猛於堅者一見如舊自謂如[illegible]德昭烈表字之於孔明一歲中五遷官樂

[illegible]安公有里名異才修發職課農桑盜困窮秦民大悅○燕主慕容儁卒子暐慕立

○晉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安少去聲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

[illegible]帝王大夫相謂曰安石安字不出如蒼生何年四十餘乃出○帝在位十

[illegible]年崩改元者二曰永和太平無嗣成帝子琅琊王立是為哀帝

哀帝名不即位二年而寢疾又一年而崩改元者二曰隆和興寧

[illegible]弟琅琊王立是為[illegible]帝奕

[illegible]帝名奕成帝之幼子也既即位改元泰和以會稽王昱為

丞相○桓溫自哀帝時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加楊

州牧移鎮姑孰以郗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人語曰髮參軍短主簿

[illegible]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四年燕人攻陷洛陽戍將死之溫帥師伐燕

戰于枋頭大敗而還○燕慕容垂既擊破晉軍威名日盛燕主恩之

[illegible]伐燕大敗垂奔秦○五年秦王猛督諸軍伐燕遂圍鄴秦主苻堅入鄴執燕主

[illegible]秦主堅伐燕慕容暐以[illegible]帝為王及[illegible]僭號至是三世合三十四年○晉桓溫陰有

不臣之志陰私蓄藏反叛之意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傳美百世亦當遺

[illegible]臭[illegible]名也萬年欲先立功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郗超勸

溫行伊霍之事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以立大威權溫遂入朝白太后廢帝在

位六年改元者一曰太和會稽王立是為簡文帝

簡文帝名昱元帝子也清虛寡欲尤善玄言道家之言桓溫迎即位九

[illegible]月而不豫[illegible]不[illegible]使也急召桓溫入輔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凱帝

臨終禪位不即居攝居位曜故不副猶不所望時謝安王坦之在朝潮上聲温疑坦之安沮慈呂反其事心甚銜之銜猶恨也帝在倚改元者一曰殷

安太子立是為烈宗孝武皇帝

烈宗孝武皇帝名昌明通鑑注諱曜字昌明年十歲即位○寧康元年桓温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句都下洶洶恐之貌云欲誅王謝坦之與安因移晉祚因戒晉国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温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温大陳如字兵衛延見朝潮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筋也安從促平容就席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不用兵甲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不須陳兵衛也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猶如此也温云我自有與心耳遂命撤撤去也之除去兵衛與桓温卒安笑語移日猶過日也郗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朝廷近侍臣日入幕賓今郗超在帳中故笑之温有疾還姑孰疾篤也諷求九主錫安坦之故緩其喪事卒○秦丞相王猛卒秦主哭之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上下四方邪何奪吾亟也之速也猛臨終謂堅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言傳中原正統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謀也鮮卑慕容氏西羌姚氏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京降于秦岌是張遼之叔父天錫弑玄覩而自立天錫面縛出降送長安右前京張軌自愍帝建興二年僭號亂秦伐之兵至姑臧縣屬天錫面縛出降送長安帝建興二年僭號秦至是九世合七十六年○秦王柘跋什翼犍世子寔早卒繼嗣未定庶長子遂名秦分代為二部殺其諸弟併殺什翼犍會秦兵擊代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秦主苻堅分代為二部自河以東屬代南部大人劉庫仁自河以西屬匈奴劉衛辰使統其衆代世子寔之子珪尚幼母賀氏以珪走秦依賀訥故骨切已而依庫仁庫仁奉珪恩勤不以廢興易亦意而事之今日廢謝玄敗而不負慢之○晉以秦人強盛為憂詔求良將去聲可鎮御北方者謝安以兄所卒子玄應詔郗超歎之曰安之明乃能遠衆舉親玄才不負所舉吾嘗見其使才雖復閑吳嘗不得其人間居時其道玄鎮廣陵得劉牢之等為參軍戰無不捷號北府兵敵人畏之○三年秦遣兵分道寇晉○四年陷諸郡執襄陽即南陽即南陽郡東又朱序以歸而議人多或謂晉有長江之險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流時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欲乘其衰而以吾代○八年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晉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玄為前鋒都督衆八萬拒之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縣名在山東南入為兵者為兵者為兵者百度水擊秦前鋒梁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壽陽即壽春今安豐府城望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壽春北草木皆以為晉兵無武失意然有懼色秦兵逼肥水出信陽軍內方山東入淮而陣玄使人謂曰移陣小退退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可乎堅欲聽晉兵平渡擊之句麾兵使去句秦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去聲曰秦兵敗矣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句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至堅狼狽不長安○九年慕容垂叛秦起於河內自稱燕王○姚萇叛秦起於北地慕容垂叛秦起兵平陽稱帝今晉州西羌攻長安秦主苻堅出奔後秦主長執而弑之司馬温是為孝武西羌攻長安秦主苻堅出奔後秦主長執而弑之司馬温是為孝武看皆以為秦在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愚按以為不然許昌謂既武帝論世之論所以亂世之姦雄堅論垂萇失策則垂萇所以亡由堅不殺故也觀垂萇所以亡由堅不殺故也何故曰數數勝則數數敗則數數敗則數數勝而數數敗也何故曰數數勝則數數敗則數數敗則數數勝而數數敗也何故曰數數勝則數數敗則數數敗則數數勝而數數敗

代領其家屬亡之子顯殺頭眷而自立又欲殺珪珪奔賀蘭部依其舅諸部大人推退珪為主遂即王位徙居盛乘縣名後改稱魏

魏王曹 稱帝于中山○**西燕** 人紇其主**中** 立段隨又殺隨立慕容忠又殺忠立**慕容永** 永敗奔**秦**

秦王苻堅 不敗而走為晉將軍所邀擊殺之**慕容永** 稱帝於長安子昭州○奈昧族**登** 稱帝於南安○十二年微處七載迷不至○**後秦姚萇** 先是已入長安稱帝稱登引兵數與後秦戰凡有勝負○**後秦主姚萇** 卒子**興** 立擊登殺之右前秦苻堅自建元帝末和七年僭号至是六十合四十四年**魏王珪** 擊**西燕主** 拔長子殺**西燕主永**○**魏主珪** 卒子**宝** 立○十三年原柴公謝文卒○自苻堅之敗中原大亂其大者慕容氏姚氏乞伏氏拓跋氏乞伏氏乞伏名拓跋隴右稱**西秦王國仁** 卒弟**乾歸** 乾歸之後又有鮮卑禿髮烏孤禿髮烏孤名起河西號南凉○晉

晉孝宗皇帝 自敗 秦以後 右無事會稽王道子孝武為政帝嗜酒流連而即長星見現○長星蓋彗星之類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彗星光芒長皆妖星也彗多為除舊布新大抵長星多為兵革**帝** 幸酒向之曰長星 劝汝一杯酒世世有萬年天子 劝張者年三十 **龍冠** 後宮醉中毆之曰汝以年亦當屋矣貴人使婢蒙其面而弑之在位二十五年 即位二年改元者二曰**隆安** 隆安 **元興** 元興元年桑然初木骨商地罪廢宏至子車庫

安皇帝 名德宗幼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不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既即位改元**隆安** 隆安以會稽王道子輔政○**魏王** 拓跋珪 連歲攻燕進圍中山**燕主慕容宝** 宝出奔後為夫声下同其下所弑○**燕慕容詳** 稱帝殺詳而自立**魏王珪** 破燕走之 鱗奔慕容德 德為德所殺德徙廣固城在兗州後稱帝是為**南燕**○**慕容盛** 稱帝於龍城 城名在是為**北燕**○**魏王珪** 稱帝都平城○**燕慕容** 稱凉王據張掖是為**北凉**○晉會稽王道子專以政事委世子元顯晉政乱東土景象然妖賊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出作乱刘裕 裕因討恩有功而起○**北凉** 沮渠蒙遜沮渠氏蒙遜名殺段業而自立蒙遜匈奴之種也後遷姑臧○**京王昌元** 卒子紹立 **廢兄** 紹 上弑而代之吕超又弑**京**而立其兄隆 上後降秦而凉亡右後凉吕光自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僭号至是四世合十八年○五年隴西李暠拔敦煌是為**西凉** 後徙酒泉○元興元年桑然初木骨商地罪廢宏至子車庫曾始有部衆号桑然起於漠北奪高車 赤狄之地而居之吞併諸部士馬繁盛於北方其地西至焉 焉耆其西或東接朝 朝鮮仙南臨大漠 代北之地諸國皆羈屬 屬秦也與魏為敵○晉盜孫恩數 朝為去声刘裕等所敗走海死其黨盧循 循除道覆復起○**桓玄** 玄初玄嗣父温為南郡公負其才地門也以雄豪自處 處去声守義兵 縣屬常州歆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 在鳥程縣界周礼注湖方五百里故曰五湖 長張上 棄官歸國後為江州刺史尋都督荆江等八州軍事 荆州在南郡江陵之西北江州隔江而北 隔去声入州據江陵至是率兵入建康殺元顯又殺道子玄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也而迫帝禪位○三年刘裕起兵於京口 京口今镇江府討玄與玄兵戰大破之玄出走 奏斬首於江陵帝復位○義熙元年以刘裕鎮京口○**秦苻** 連 苻連氏勃勃名月一世孫也 **勃** 秦 拔朔方自稱大夏天王勃勃故匈奴 刘衛辰之子也○晉伐**燕慕** 先是南燕王慕容德卒兄子 **超** 立侵晉邊刘裕抗表伐之 抗去声○**北燕** 為夫声下同其臣馮跋所弑先是北燕 **主盛** 為其下所弑叔父 **馮** 跋立跋得罪於 **燕** 弑之而立 **熙** 之養子高雲本幾 刘裕 慕容垂自孝武太元入 刘裕 慕容垂自孝武太元入 刘裕 慕容垂自孝武太元入

之夫而納其妻[illegible]與之生子紹兄狼[illegible]上。無賴[illegible]不畏法律弑球齊王嗣[illegible]弑紹而立。句珪謚[illegible]武[illegible]南[illegible]烈[illegible]。○六年晉劉裕援隋周執[illegible]超送建康斬之南燕亡。[illegible]年併另至是二世合一三年。○扈循乘劉裕北伐以自番禺[illegible]即名廣州直下[illegible]建康劉裕披微急不諸軍力戰循乃退裕追破之循奏交州為刺史所敗[illegible]斬首送建康。○西秦乞伏乾歸為其下所弑子熾盤立。○西秦[illegible]滅南涼先是南涼主禿髮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卒弟[illegible]檀立至是為乞伏熾磐所襲以降檀歸殺之南涼亡。右南涼禿髮烏孤自安帝隆安元年僭號至是三世合十八年。○十三年秦主姚興卒子泓[illegible]弘立晉太尉劉裕伐之發彭城由洛陽直武關漢關[illegible]入長安泓敗出降送建康斬之後秦亡。石後秦姚萇自孝武太元九年僭號至是三世合三十四年。○十四年[illegible]勃聞裕伐秦曰裕必取關中然不能久留若以子弟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至是三秦父老[illegible]聞裕將[illegible]還指門流涕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illegible]人人相賀公捨此欲何之乎[illegible]去也裕還彭城勃勃陷長安稱帝[illegible]萬城在夏州[illegible]勃也。晉以裕為相國宋公加九錫裕以讖云昌明帝名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人縊晉帝弑之帝在位二十三年即位二年改元改元者二曰[illegible]文[illegible]熙[illegible]元年至十四年則劉裕為政之日也弟琅琊王立是為[illegible]皇帝

[illegible]帝名德文即位之明年劉裕進爵為宋王有彭城移鎮壽陽又明年裕還建康[illegible]皇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後一年弑之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illegible]熙為裕所篡已而被弑東晉自元皇帝至是凡十一世一百四年[illegible]

南北朝

南朝 自晉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之梁梁傳之陳

北朝 自諸胡併於魏魏後分為東魏西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併北齊而傳之隋隋滅陳然後南北混為一今以南為提頭而附北於其間

宋

宋[illegible]武皇帝姓劉氏名裕彭城人也相傳為漢楚元王交之後世紀[illegible]交十六世生[illegible]裕生而母死父僑居曰僑京口將[illegible]弃之從去[illegible]母[illegible]伯奇後隋生翹上生[illegible]裕生而[illegible]王者將不死也救而[illegible]乳[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以[illegible]乳養之及長志勇健有大志僅[illegible]也識字小字寄奴嘗行遇大蛇[illegible]擊傷之後至其所見有群兒拊掌裕問何為荅曰吾王為去[illegible]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即散不見初桑同[illegible]劉牢之軍事[illegible]覘[illegible]賊遇賊數千人裕奮長刀徒驅之衆軍因乘勢進擊大破之裕由是知名其後為將相二十餘年誅桓玄平孫恩盧循滅南燕後秦平受晉禪西涼[illegible]卒謚曰武昭王子歆世紀[illegible]立數年[illegible]是為去北涼[illegible]誘[illegible]載殺之西涼亡。右西涼李暠自晉安帝隆安三年僭號至是三世合三十二年。○宋主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永初殂太子立是為[illegible]

[illegible]帝名義符年十七即位居喪無禮遊戲無度。魏主[illegible]明元皇帝南[illegible]宗子壽[illegible]立。宋主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景平徐羨之傳亮謝晦廢而殺之宜都[illegible]王立是為[illegible]宗文皇帝

[illegible]帝名義隆武帝[illegible]子素有令望名聲少帝廢迎入即位。[illegible]

[illegible]子昌立。晉徵士陶潛卒[illegible]潛字淵明[illegible]陽[illegible]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illegible]傳[illegible]未嘗為彭澤[illegible]令八十

之臣[illegible]資既[illegible]而道于元[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敗亡不[illegible]宜乎西晉東晉通二百五十六年而亡

日郡督郵曰即今之捕盜後也至吏白應應當也東帶見之潛歎曰我
豈能為五斗米折腰事小人乎遂去官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者也五柳先生傳太平門峨五柳居生徵為著作郎不
就自以先世為晉臣時復仇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
至是終世號清節先生數與妻戴氏亦同志
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即右北平
秦主姚興滅卒子泓立
燕主馮跋殂弟弘立
夏赫連勃勃擊秦以泓喪歸殺之西秦
右西秦乞伏國仁自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僭號至是四世合四十七年
定之擊北涼欲奪其地吐谷渾襲其軍執定送魏
吐谷渾者西戎國名慕容氏之別種也右夏赫連勃勃自晉安帝義熙四年僭號至是三世合二十四年
北涼沮渠蒙遜卒子牧犍立
宋謝靈運以罪誅吳郡遊放自若有司糾劾之遣使去收之吳郡執使者以兵逃逸
上表言其有異志
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為臨川內史
臨川郡屬江西今抗州府
靈運遊放自若有司糾劾之遣使去收之吳郡執使者以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不仕為報秦也追討擒之
徙廣州已而弃市
尹氏曰吳郡既仕宋而食其祿則子房見秦以與逃遂其志果何如哉
魏馬弘奔高麗
高麗國名東西北皆與魏接自晉安帝義熙六年僭號至是三世合二十八年
伐宋
姚興滅後魏降後秦後秦滅後魏北涼亡右北涼沮渠蒙遜自晉安帝義熙六年僭號至是三世合二十八年
魏殺其司徒崔浩浩自明元時已為謀臣輒有功句
信道士寇謙之之說
崇奉立天師道場受符籙而最惡佛法
誅沙門僧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元為毀佛像佛書
尹氏曰符籙之事前所未聞而始見於此蓋主畏禁受之自宜初物后先而乃其身不保蓋則果何益哉夫沙門居中國而毀夫捨正道而尚異端弃君臣絕父子
宋主聞而始見於此蓋主畏禁受之自宜初物后先而乃其身不保蓋則果何益哉夫沙門居中國而毀夫捨正道而尚異端弃君臣絕父子
伐魏于戍人倫毀形軀將子游食以拓跋氏財其罪大矣
魏主命浩修國史書魏先世事皆詳實不為刊飾平聲
石立之衢四達之衢曰路北人忿恚
怒也蒲浩暴僕也枷國恩魏主大怒遂案誅之夷其族
宋魏連年互相侵伐王玄謨勸宋大舉沈慶之諫曰新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
伐虜柰何與白面書生言其年少謀之
宋竟遣玄謨出師取碻磝敷成在濟州進圍滑臺
滑臺在濟州滑河東
先是魏主聞宋取河南怒曰我生髮
未燥見初生時燥乾已聞河南是我地今天時尚熱姑欽戍北歸俟
河冰合以鐵騎蹂踐之
蹂踐馬上之至冬魏主自將渡河悲號百萬
鞞騎上皮
鼓鼙名禪裨也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走魏追擊玄謨敗走
敗走號為小東
魏主引兵南下直至瓜步山在真州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
荷負擔也
宋主登石頭城北望歎曰檀道濟前司空江州刺史若在
豈使胡馬至此道濟立功前朝老於用兵是以言被收因人謀謗之
目光如炬炬火把脫幘責責巾也我地曰乃堞汝萬里長城自喻既誅魏人聞
之喜曰吳子輩是東吳也故曰吳子不足復憚至是長驅無能禦者宋人或欲
斬玄謨沈慶之以止之曰佛狸音弗肉慈湖王氏曰魏太武小字也威震天下控弦
引弦
百萬豈玄謨所能當句殺戰將去以自防非計也
遣師遠殺傷
天也不可勝言丁壯者斬馘與首級貫梨音潮上盤舞貫小兒於槍上盤旋為戲所過
赤地及也
焚燕京春燕歸巢於林木元至京師皆巢於林木
白宋主即位二十八年間號為小康安也
至是兵革之後已果熟條元嘉之政衰矣
魏中常侍宗愛名
諸東高官
太子府官多生誅死太子晃以憂卒魏主追悼不已愛懼
宋魏主謀曰
宋武皇帝開國號世祖見之子濬立討愛誅之
宋太子劭巫蠱呪詛
巫蠱呪詛巫覡蠱毒事巫覡巫女與巫男皆共為巫蠱毒王為上形
像理於令章敗前陳慶乃具以白上
上遣部收劭廢劭沈巫蠱之書
宋主擬蔡之劭弑主而自立宋
主在位三十年改元者一曰元嘉
史斯曰文帝禁勤政事何以在位日久綱維備文禁明察四海晏然戶口蕃息或平治理昔
以萬里長城之人不免死於鋒鏑之口而又不量其力橫挑強胡
使師徒敗於河津及其宋略
孤軍不次卒成于禍昔所有餘武不足耶
武陵王子業誅召句王
立是為世祖孝武皇帝

太修 **宋武帝** 名駿字休龍文帝第二子 **宋三為人機警勇決記問博洽文章華敏**
覆 讀書綜核行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度江以來宮室草
起主風教 **創業** 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
賞賜傾府藏壞先帝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
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尚書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
德宋主曰卿奈須得此已為過矣土障謂以土為屏風障牀頭也葛燈籠以葛布為燈籠罩燈也拂謂
拂塵之其以麻繩為之 宋主即位十二年改元者三曰 **孝建** 曰 **大明** 曰 **永光**
史斷 曰孝武勤除逆亂師直而壯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沈湎于酒荒淫于
色貪冒于貨朝理公卿誅殺上天與宮室臺榭賞賚幸帑歲空虛庶
求欲久有其用何得下身役未幾崩于載賦宜矣 太子立是為

廢帝

廢帝 名子業即位居喪傲惰無戚容 **孝武** 疏忌骨肉多誅殺至是尤
甚○魏主濬頒諡曰 **文成皇帝** 廟號高宗初太武經營四方國頗虛
史斷 耗文成嗣以鎮靜懷集中外人心復安子弘立○宋主畏忌諸父伯
相東王或等 等謂諸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東海王偃幽於殿內搖曳無復人理不以人
也怒為不道中外騷然宋人弒之在位二年即位二年改元者一曰 **景**
和 史斷 曰廢帝之立凶侈博甚誅殺无度內外交目假使
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殞其軀況兼此數惡不亡何待 相東
王立是大太宗 **明皇帝**

明皇帝 名或文帝第十子即位八年殂改元者一曰 **泰始** 自帝之初蕭道
成將兵征伐有功尋鎮淮陰收養豪傑賓客始盛已而為南兗州改揚州廣陵刺史南兗州刺史至是褚淵為右衛將軍與顧命大臣宋遺命輔政
五掌機事太子立是為 **後廢帝** 通鑑你卷紀王 **補遺** 史斷 曰明帝既好文又
撥亂猜疑畏忌言語文字有觸犯凶喪疑以之誅殛回時者犯即加
戮而文保牢煩論勸拉同去以神器之重付之李氏之子作宋史者
當於明帝之朝直書刻
史氏之宋絕斯失矣也

後廢帝 名昱 **明帝** 無子昱實嬖人李道兒之子也 **明帝** 子之 如已
收

諸王十五六人惟恐昱之不立通鑑初上寢疾以太子幼弱宋氏宗族休仁休祐休若等皆賜死諸弟俱
書惟沐浴以人才凡十歲即位桂陽王休範率兵反攻建康蕭
道成擊斬之道成為中領軍○先是 **孝武** 弘博立於太子宏自
稱 **太皇** 以宏幼仍總萬機 萬端機要皆決 **太皇** 聰睿夙成明睿知
中外憂 而老成也剛
毅有斷去而好黃老浮屠之學 黃老謂黃帝老子之學浮屠諸釋氏之教當有道世之意
其母馬太后有所幸李奕為尚書人上所誅馬太后怒遂殺之而有司
補道 戶氏曰古之聖王敬業樂天一日萬機宜周祖宗而好動四海之情
哉所以天位所治天職祖宗基業之付託海內民物之歸仰情
衣服食禮恐非勝安有尚右人上而獻奉唯勞也成若有者人上而獻奉唯勞也成若有者人上而獻奉唯勞也成若有者人上而獻奉唯勞也成若有者
有青成總其大綱酌或度哉親主詔好若釋之李訓別退上沙門文
案之明 日以人情付之推了卒猶如宮闈妃嬪人之手悲夫
秘既日斷去聲色超然物外其于內者俟欲諸用法逸夫而乃不
奇於之有反時要身之哉然○ **宋主** 驕怒嗜殺中外憂怪 **蕭道成與**
袁粲褚淵謀廢立 廢宋帝立他人粲不可淵贊之遂弒之在位六年即位一年改元
改元者一曰 **元徽** 補道 戶氏曰顧命吕奉昭陵之事以為臨之年改元
史斷 无常宋五年間而遇殺戮者謂之大獻刻氏故假其姓以絕其因耳 安成王立是為 **順皇帝**

順皇帝 名準桂陽王休範子也 **明帝** 子之至是即位○ **宋** 袁粲謀誅
蕭道成褚淵以其謝吕道成粲父子俱被殺於石頭城 被道成所殺 百姓
哀之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沈攸之亦率兵江
陵討道成 句 軍潰走而縊死道成為相國齊公加九錫已而進爵為
王宋主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 **昇明** 為蕭道成所篡立而彈指已頃
後身世勿復生天王家道成弒之而滅其族自宋高祖至是八世
凡五十九年而亡 司馬溫公曰晉氏度江以來君弱臣強亂相繼
之間有晉一守內篡危繼絕亡於隆安而恒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起於草莽
而治安垂言設經營四方楊旌東征廣固橫掃巷中南趨廬舍威漏
邪面上燕徽未直硫卒北掃挑孔回縛汎掃伊洛陶奉周彥寶蕩
衆之心然舒羅頂之氣南周之威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
疆於天位委棄秦雍以岑寂勳大功不成倩亂文節勤於治平惠
波民足為永平之良主而不量力橫流強胡使師徒喊於河南代匱
歌於江津及其未然孤疑未決成子孫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歟
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于牖下幸矣

[illegible]之有哉

齊太祖高皇帝姓蕭氏名道成蘭陵人也相傳為漢相國何之後[illegible]何生則則生彭彭生章章生巫巫生造造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紹生閑閑生翔翔生沛沛生[illegible]生[illegible]生周周生喬喬生陵陵生休休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深沉有大量博學能文有有亦志[illegible]如日月狀宋時在軍中人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疑之而不能殺也竟篡宋性清儉每曰使我合[illegible]天下十年當使黃金同土價任位四年殂改元者一曰建元[illegible]史斷曰蕭道成屬劉宋傾危[illegible]當是時道成果有忠宋之心乃[illegible]隆宋作為宋忠臣此上尉也如其不然正當[illegible]之伪用明劉氏之把絕[illegible]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義後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祿之[illegible]事幾[illegible]合亦庶幾近正矣而乃自立順帝此面事之既已委質為臣又欲規圖禪代取國未些復行[illegible]逆及勤劉氏之族而殄其祀[illegible]眼鳴[illegible]計百出[illegible]惡初[illegible]向以傳後齊祚之不長[illegible]六國[illegible]其[illegible]昌无故夫妖其[illegible]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民不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玉之玩內殿黃紗帳宮人著紫紗裙[illegible]奇異物樂政不用而又[illegible]政術於刻薄得失於群臣邪足為一代之資主矣太子立是為世祖武皇帝名賾[illegible]即位以王奐為尚書孫章王疑為太尉○魏脩[illegible]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祭○冬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冬主在位十一年殂改元者一曰永明史斷曰武帝[illegible]之初詔免[illegible]祖華宋之弊政中外欣[illegible]怒[illegible]故永明之世外表无塵內朝多豫百姓豐樂盜賊屏息雖宮室園圃[illegible]頗奢靡亦可謂文良主也太子長[illegible]卒太孫立是為高宗明皇帝名鸞高帝之兄真王子也帝愛之過於己[illegible]子而武帝之孫[illegible]類○魏王自將伐齊攻[illegible]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魏主如魯祀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魏沮渠[illegible]魏晉諸侯皆禁樵採○齊主在位五年殂改元者二曰建武永泰太子立是為廢帝東昏侯[illegible]明帝自以[illegible]於不義[illegible]高武子孫[illegible]東昏以先[illegible]制[illegible]而大臣[illegible]俱[illegible]變相[illegible]卒亡其[illegible]夫不[illegible]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illegible]濟者也

廢帝東昏侯名寶卷自在東宮不好學嬉戲無度既即位不接朝臣惟親信[illegible]孌[illegible]殊大臣○魏主[illegible]殂在位二十七[illegible]當作年改元者一曰延興永泰仁孝恭儉制禮作樂當然有太平之風禁胡服胡語改姓元氏[illegible]詔曰魏之先出於黃帝以七德王天下遷都洛陽為魏盛德之主謚曰[illegible]廟號[illegible]太子[illegible]立○齊主昏淫狂恣所幸潘妃以金為蓮花[illegible]與貼同地上使步之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左右用事之人[illegible]賊雷日其太尉陳顯達先李元龍奪建康敗死將軍侯慧景受命出討叛州還任冒[illegible]康時南豫州[illegible]刺史蕭懿將兵在近齊主急事急召入援慧景敗死以懿為[illegible]第南徙[illegible]州[illegible]刺史[illegible]行名使人[illegible]行伊霍故事[illegible]不爾[illegible]急同[illegible]也還東園[illegible]陽誌不能[illegible]完賜死衍起兵襄陽引而東圍建康[illegible]人弒主而迎齊人行主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illegible]史斷曰東昏既立[illegible]所宜法[illegible]婦至呼為何父[illegible]阿兄而不[illegible]親信宦官不與朝士相接[illegible]大臣[illegible]於倉卒入人不能自保未[illegible]已自立是為和帝名寶融[illegible]東昏[illegible]

[illegible]主齊主即位未四月廢而弒之○[illegible]自立是為高宗明皇帝[illegible]史斷曰海陵王為[illegible]立明帝[illegible]居[illegible]而後[illegible]而已矣

明皇帝名鸞高帝之兄真王子也帝愛之過於己[illegible]子而武帝之孫[illegible]子孫無遺類○魏王自將伐齊攻[illegible]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魏主如魯祀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魏沮渠[illegible]魏晉諸侯皆禁樵採○齊主在位五年殂改元者二曰建武永泰太子立是為廢帝東昏侯[illegible]明帝自以[illegible]於不義[illegible]高武子孫[illegible]東昏以先[illegible]制[illegible]而大臣[illegible]俱[illegible]變相[illegible]卒亡其[illegible]夫不[illegible]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illegible]濟者也

廢帝東昏侯名寶卷自在東宮不好學嬉戲無度既即位不接朝臣惟親信[illegible]孌[illegible]殊大臣○魏主[illegible]殂在位二十七[illegible]當作年改元者一曰延興永泰仁孝恭儉制禮作樂當然有太平之風禁胡服胡語改姓元氏[illegible]詔曰魏之先出於黃帝以七德王天下遷都洛陽為魏盛德之主謚曰[illegible]廟號[illegible]太子[illegible]立○齊主昏淫狂恣所幸潘妃以金為蓮花[illegible]與貼同地上使步之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左右用事之人[illegible]賊雷日其太尉陳顯達先李元龍奪建康敗死將軍侯慧景受命出討叛州還任冒[illegible]康時南豫州[illegible]刺史蕭懿將兵在近齊主急事急召入援慧景敗死以懿為[illegible]第南徙[illegible]州[illegible]刺史[illegible]行名使人[illegible]行伊霍故事[illegible]不爾[illegible]急同[illegible]也還東園[illegible]陽誌不能[illegible]完賜死衍起兵襄陽引而東圍建康[illegible]人弒主而迎齊人行主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illegible]史斷曰東昏既立[illegible]所宜法[illegible]婦至呼為何父[illegible]阿兄而不[illegible]親信宦官不與朝士相接[illegible]大臣[illegible]於倉卒入人不能自保未[illegible]已自立是為和帝名寶融[illegible]東昏[illegible]

[illegible]於江陵已而稱帝改元[illegible]

未及東還齊太后稱制以蕭寶為相國封梁公加九錫尋進爵為王齊主至死執過其詔禪而篡之即位僅一年末元三年三月即位末元次年四月被弑齊自高帝至是七世凡二十三年而亡

梁高祖武皇帝姓蕭氏名衍齊之疏族也二十世孫蘭之生鎮之生昭明之生道賜道賜生順之順之生尚母張氏見夢蒲生花旁人皆不見吞之已而生衍英達有文辛東昏初衍鎮襄陽知齊將亂乃密修武備聚驍騎勇士萬數上伐材沉于林溪城西積牙如岡阜上高曰皇兄齡死衍建牙為牙門又曰牙帳集衆出樊邔木柴蓋長入之以孝事皆立所兵起一年餘遂入建康篡於齊即帝位

史臣論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子詡立南方六歲母胡氏稱制及親主既長好遊馬不親視朝而胡后方淫亂政始亂將軍張彝之子中瑀上書言事抑武人不使預清品喧謗盈路立榜大街上荊州會稽貴家彝父子不以為意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多至千人詣其家詈之彝大以兔罷省門上下慚懼不敢禁詞遂至彝第焚其舍曳彝父子歐擊投火中仲禹車傷走免彝死遠近震駭胡后收其凶強入人姓名斬之餘不復治大赦以示之懷朔鎮即朝州魏日懷朔鎮尋改為朔州又為雲州西魏高歡切又之區益王氏故懷朔鎮世居北邊歡為懷朔鎮人來傳魏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東作書責尚書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百餘守相率於大臣之第論列廷爭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苟守耶歡自先世坐徙北鎮家貧傭賃之役相率於大臣之第論列廷爭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苟守耶歡自先世坐徙北鎮家貧傭賃之役

有大志頃侯景等相交善以任俠聞名為任侯景行州里力斯公侯者也歡曰以備力佳鄉里○魏胡太后臨朝以乘輦月車政事縱弛天下盜賊蜂起封疆日蹙魏主詔寰宇太后自知所為不謹務為柔媚墓之事世千女嬪多出自寒微氏曰冷時六州大都督秀容酋長人君長爾朱榮州北岩秀容河洛之長秀容縣屬朔州兵強高歡見榮即勸榮清帝側名故以勸清帝側為名會魏主殂胡后太后鴆之也後謚曰孝明皇帝爾朱榮本立之遣將送入洛陽予攸出奔爾朱榮渡河來救顥走死予攸立之

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子沉于河封榮太原王還晉陽北海王顥宗室于翁之婿長樂王之子立之遣將送入洛陽予攸出奔爾朱榮渡河來救顥走死予攸歸加榮天柱大將軍天文三公六星一公位也榮蓋不臣之志魏主陰謀誅榮榮入讀手刺之刺後榮爾朱世隆與爾朱兆榮立宗室長廣王曄太武玄孫入洛陽予攸遇弑後謚曰敬宗孝莊皇帝世隆又以曄陳留王寶炬高祖之孫立之

孝文之姪廣陵王恭廣陵王修之子孝文之孫廣陵王修之子後謚曰節閔皇帝高歡為大丞相建府於晉陽居之歡上畏歡謀代晉陽歡擁立之魏主奔長安依關西大都督宇文泰以泰為大丞相魏始此歡迫魏主不及遂立清河王孝文帝之子世子善見名於洛陽遷于業魏始此魏自道武至是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為東魏西魏○吉盼反文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當死吉盼請代父死魏主赦之則父小然則義矣○先是熒惑入南斗熒惑火星也而斗在箕星之北河漢之旁必夏秋之間昏見於南方非入地三十六度之南斗也魏吉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下殿榱之榱除其災及聞修出奔魏曰廣平王慮天象耶脩至長安喻平王又無泰有隋泰爲之後謚曰孝武皇帝孝武既遇弑泰立南陽王寶炬孝文帝孫京兆王愷子也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泰嘗問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對如流問以政事綽陳為治之

要以拜昭丞參曲裁寵遇日隆。梁主陶弘景卒弘景傳李隱
尋不出胡有大議必先諮之時謂之山中宰相歡無泰連年相攻戰
互有勝負欲卒遺言偶其子澄以疾不得飛揚跋扈之志非汝
所任御堪敵景者惟景容紹宗景果敗以河南降西魏未幾如復附
于梁梁對景為河南王使去至壁壁自不納梁主亦自謂我
國家如金瓯無一傷缺景紹宗因以年事惟朱异力勸納
之東魏遣景紹宗擊景攻陷之景容紹宗奔梁梁主以為南豫州牧而景
恨梁通東魏遂於壽陽引其南渡圍建康梁主自即位以來以江
左久無事惟崇佛法屢捨身佛寺明日群臣以金錢贖回凡
三捨身如此簡文晴卒大臣謝為四海宗盟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
上下化
之及景逼臺城援院久至者為景所收梁主遣人與景盟以為
大丞相基城受圍五月而陷景入見梁主神色不變
謂景曰卿任重中久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流汗不能對景退
謂人曰吾嘗跨鞍對陣矢石交下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
飲膳不被裁損憂憤成疾吾若索蜜不得用曰荷何
遂殂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者七曰天監普通大通中大同
中大同太清壽光太子紀仁明孝侯好文有文
在東宮三十年而終紀字德施小字維摩清書五行俱下註文選
主合捨嫡孫而立別子至是即位是為大宗簡文皇帝簡遣梁武以曰
大臣當於廟收立賢刪條敢吉勳所敢士或資尊卑以孝制樂制度
相地宜制是以天監之世時和歲豐海內無事生民富而未暇奢侈之
增飾城戍門衣冠器械皆下老幼紛戎馬之足金鼓遂缺金鼓
殘為于古所笑者何故議者食諸帝宿朱异之業食河南之
用紀侯大其禍遂至於此殊不知帝崇尚霉數變更為禹堂空衣冕
至加爽欲之衣宗廟太性至具蔬菓之為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囿而
江左已為虎狼之區不待社稷變遷而宗陋已不血食矣其后臣教
宗國之大以嘗居之教案君臣父子之難或文昭頻兵自同而不急君父之難或文昭降仇如此有
國家者當以崇尚其教而不問果何為哉
簡文皇帝名綱武帝第三子也在東宮十八年而後遇侯景之亂既立受制
於景而已相東王繹鎮江陵繹武帝第自稱假黃鉞之專征伐故
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受制言中外受制也制其節制也岳陽王詧昭明太子統
武帝太子昭明之第三子也鎮襄陵與繹相攻詧遣使去降于西魏以求
援。梁旱蝗民食草木根葉皆盡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梁
大將軍渤海王登高欢先是為其下所殺登為瞎欢蘭京所殺故號此逼東魏主禪位幸弑之謚曰孝靜皇帝
弟洋為丞相封齊王齊王即此逼東魏主禪位幸弑之謚曰孝靜皇帝
東魏建国一十七年而亡東魏史斯曰東魏起自孝靜國敬公出於高氏雖為好文多從容所誅可故敬
立梁南登為梁主。西魏主寶炬殂謚曰文皇帝太
子欽立。侯景自立為漢王廢梁主弑之尸位不及三年之尸如祭祀謂梁
帝雖居其位而不為其事猶尸主也改元者一曰太寶立豫章王棟昭明太子長孫巴而篡
討侯景篡位先是始興郡屬廣州太子陳寶應寶篡位寸景相東王遣王僧辯討
景景篡數月而為其下僧辯所斬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梁主走送於北齊以景東魏
東魏禪也湘東王立是為元皇帝
元皇帝名繹一月少耶一月小也殘忍殘虐不仁即位于江陵自侯景
之亂州郡大半入西魏屬亦為魏有梁自巴陵今屬湖廣岳州府以下至
建康以長江為限。突厥古匈奴北部一說突厥本西方小国姓阿
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工於鍛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
突厥因以為国号也攻柔然北齊襲突厥然是時柔然衰突厥始強
大西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其弟廟四子欽遇弑。西魏遣柱

國官名輔弼之臣國于謹帥師伐梁兵至南鄭梁主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魏軍至城下梁主於台上圖書千四萬卷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出降声或問何意焚書曰讀萬卷猶有今日且有禍(西魏伐梁言讀書無益也)尋被弒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承聖(通鑑史斷曰元帝以武帝之子繼亡梁之運)

魏取襄陽徙梁主詧于江陵使稱帝屯兵守之是為後梁(後梁西魏臣名)

魏初建六官初宇文泰以周官繁冗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六官謂太師大冢宰太傅大司徒太保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制)

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年十五宇文護(覺從兄)輔之(輔相也)未幾(如字)以覺為周公(通鑑史斷曰宇文泰因魏侯孔孝武西奔將挾天子而令之故草詔以覺為周公)

魏主廓禪于周後周閔帝(立親廟其為周也敬帝以弱為強所清江漢西平巴蜀此控沙漠東懷伊洛而又得梅賾一代之文物乃復三代之官名法度少府可視惟宇文氏耳然泰既崩孝武又弒帝迹其所為特以賊臣子之所為(賀六渾有斷德毛史謂其功業如此)以善終吾惟歐陽大平

唐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氏名淵 隴西成紀人也 [illegible] 武昭王高之後 [illegible] 虎在 [illegible] 有功 封隴西公 [illegible] 淵襲爵 [illegible] 以淵為弘化郡 [illegible] 守 [illegible] 淵 [illegible] 以淵為山西 [illegible] 東撫 [illegible] 淵懼 [illegible] 納賂以自脫 [illegible] 天下益起 [illegible] 以淵為山西可東撫 [illegible] 淵 [illegible] 淵 [illegible] 淵

之而自立為鄭帝。弑。唐遣將安寶積執歸殺之。

秦王世民

梁主蕭詧

稱梁王於此。陵。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長侯端為秘書監。唐秦王世民擊定陽。將宋金剛破之。定陽可汗。

秦王世民

鄭王王世充

降。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唐建德。秦王沈法興死。世民至長安。披黃金甲二千五將。姓名缺。從其后。織騎萬四甲士三萬。獻俘。唐夫人。以所得獲人獻廟。斬。唐建德於市。赦。唐。遣使人潛殺之。唐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於漳南。唐遣將李靖伐。

秦王世民

降。唐斬之。長安。斬之。

秦王世民

卒。其喪。唐斬之。唐淮南道行臺。

秦王世民

討平之。突厥入寇。唐遣。

秦王世民

禦之。遇於州世民。仲。騎。詣。虜陣。謂。虜。曰。我。

秦王

也。虜不敢戰。受盟而退。唐興七年。唐偽造。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縣。學。帝。者。國子學。釋奠。禮。孔子。先聖。先師。子。始定官。制。改。

秦王世民

秦王世民

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上下中下上下中下下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隣。四隣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不許工商。世類。無預。焉。士伍。母得同預。士之位列。男女始生為黃。黃籍。王氏曰黃。四歲為小。小謂幼弱也。十六為中。中謂上下。二十為丁。丁者當也。當六十為老。老謂衰弱也。

王氏曰三宗史編作六十而免。解。計丁中之數以為稅。三歲造戶籍。太子云甲子一周血氣已衰故免放之。

世民。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太白。天官書。太白出不經天。天下。強。王氏曰天官書。太白出不經天。天下。強。白春見東方。以晨為啓明。以見西方。以昏為長庚。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方為經天。謂。見。午。

秦王世民

獨。不事之。由是左右皆多。建成元吉。而短。

秦王世民

意。事諸妃。嬪。

秦王世民

曲。

[illegible]

建成元吉欲殺世民秦府僚屬[illegible]行周公之事王敬建成元吉也力請乃決於是密奏兄建成專欲殺己以為去世民建德報讎明日帥[illegible]兵伏玄武門建成元吉入句竟有變欲罷世民追射石建成殺之尉遲[illegible]敬德尉遲姓敬德名射殺元吉遂立世民為太子軍國事軍與事國民事也先[illegible]太子處上決決斷欲後聞奏初東宮屬[illegible]欲勸建成除世民及是世民召徵責以雜問問兄弟徵李止自[illegible]耀也對不屈理不世民礼之以礼待徵王珪亦太上[illegible]為夫建成謀皆以為諫議大夫帝自稱為太上皇帝[illegible]傳位於太子是為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姿天日之表其之表年幾机。及也冠。貫。近冠之年也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illegible]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因名世民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illegible]初見[illegible]色內傲及見[illegible]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美主也[illegible]以秦王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illegible]為之句開府置屬句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illegible]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去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上[illegible]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illegible]

[illegible]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當有而私之故後世知有王莽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然如其當周公如其變也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illegible]故[illegible]若必為[illegible]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illegible]

[illegible]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illegible]太子告之貳之統也而欲之是先君[illegible]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有誅管蔡臣[illegible]齊桓不先於兄以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此周公誅管蔡臣[illegible]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illegible]於天以叛周上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illegible]象得罪於舜[illegible]故象要亦喜亦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周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保社稷直臣也長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為訪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主曰當去奢省費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嘗曰君依於國亡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亡飽而身斃也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人為商賈者得美珠剖晉口反分判也身而藏之有諸乎有此事乎曰有之曰吏受賕求。賕亡觸反賊也抵也法治以貪賊之法與帝王狗以身從物曰狗私也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乎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色忘者從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其者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全輩宣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張蘊古獻太宗箴為易聖人大室曰位此箴為有位之戒故曰大室有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牡九重於內蕊湖王氏曰九陽數之極君之九重九門閥門蕊如門近如門蕊門[illegible]重門蕊門路門也所居不過容膝彼昏紂也不知此理瑶其臺而瓊其室集作傾宮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其大三里高千仞七年乃成羅人珍於前日淳毋三日炮豚四日[illegible]日珍五日濱六日熬所食不過適口惟在絺紵罔念念此丘其糟而池其酒集作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紂為酒池回旋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以為樂又曰勿沒沒沈之貌沒沒昏昧或作汶者非而闇闇勿察察察察而明雖昂旒蔽目而視於無形昂旒冕冠也昂有十三旒天子之服也冕制度云冕長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其旒皆以五采絲編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三蔽於冕前後者也佳主偷反黃色也纊耳充耳以素纊黃上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冕方反黃色也纊耳綿也以黃綿為充耳示不外聽上嘉其言[illegible]貞觀元年以戴冑為大理少卿時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分天下為十道因山川形便便順形勢為道分天下為有詐冒事者上欲殺之冑奏據法應流冑前後犯頗執諫如涌泉[illegible]

紹等討其不殺之以降。石梁師都自諸葛帝義寧元年而亡以其地為夏州此一節當在貞觀二年。大常祖孝孫奏唐雅樂[illegible]當在二年。貞觀二年又出宮女三十餘人。貞觀詔非大瑞不得奏聞上曰比見群臣屢奏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善如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非紂。故事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上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雜入聲。正之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諸以相檢察如曹參蕭同也同聲相應時珪為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平聲。官掌秘監明史籍參預朝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去二人同心奮身相同以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徵貌不逾過中人人也中等雖多而有膽略善問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其亦為之霽也威上嘗[illegible]得雋鷂自賞之覓徵來匿懷中徵奏事久鷂竟死懷中徵辭告上良臣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徵曰陛下與臣為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紂剖而折廷爭同記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敕瀛州刺史虞世南上以祖尚奉平公直欲遣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固辭上怒斬之。初突厥既強勿者部分散以下十五部總名勿者有拜延陀回紇自薛延陀回紇等十五部皆屬焉唐德宗時請改號回鶻言其捷疾猶鶻之飛鳥者也拜延陀姓夜水上元魏時號高車部唐初為勿者諸部居薛延陀姓夜水上元魏時號高車部唐初為勿者諸部居薛延陀回紇自薛延陀回紇等叛之加以詔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開皇十四契丹十五百濟皆屬焉。北周武帝時有位民大飢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還帥皆善[illegible]可取之狀勢之可取有位[illegible]

遁奔唐將去擒之以獻時突利可汗先已入朝上處突厥降戶於東自幽州西至靈州東為北平郡處降戶分突利地為四州名號未詳分頡利地為六州名號未詳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刺史北平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賜爵北平郡公此一節以下事實並在貞觀元年○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治內外以殊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憂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引諸戎雜中國遂使殊俗亂類與公卿大夫組織於朝廷蓋欲冠帶而為衣裳然則中國幾何不背而為夷狄哉是以書室世有戎狄之亂崩亡○貞觀三年關內旱饑赦天下上以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還之上嘗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故朕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任有兩民大悅○貞觀四年諸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在平州名屬北人馬周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曰此臣家客馬周其草耳上即召見除監察御史○林邑遣使入貢○伊吾來降置伊州隋伊吾郡○高昌國王麴文泰入朝○文泰入朝西域王麴伯雅也文泰入朝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自是後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貞觀四年祭孔子於國學太宗以禮部尚書孔穎達為祭酒穎達孔子之後也太宗以禮部尚書孔穎達為祭酒○貞觀四年祭孔子於國學太宗以禮部尚書孔穎達為祭酒○范氏曰太宗以萬乘之尊而不足為後世法也

也試其君勳績又遣使詣言[illegible]與[illegible]連名謀絕[illegible]入貢之[illegible]
乞[illegible]救援上遂討[illegible]遣褚遂良諫曰今中原清晏四夷龍服陛下
威德[illegible]天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
危誰則也又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
之物也[illegible]誠當致詰但命徒將取之今太子幼推以天下之君輕
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上不聽先如洛陽[illegible]氏曰高麗臣馬於[illegible]其言為此臣所[illegible]為[illegible]國
者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如何[illegible]自[illegible]太宗[illegible]○十九年[illegible]發洛陽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欲之[illegible]侯待也我邪黜者定府兵史定各府兵制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處十四句而關內二百六十一句皆隸焉諸衛及東宮六率師左右羽林左右屯衛左右神武授要左右衛以宿衛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隊率之十人為火火有長小旗每人兵甲粮裝各有數輸之庫句征行給之句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更同命統軍別將去聲為折衝果毅都尉諸府號曰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曰校尉曰隊尉曰旅帥曰[illegible]每歲季十二月冬折衝都尉中率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果畜牧監[illegible]當宿衛者番上上聲下同番直宿衛兵部以遠近給番隨遠近定番上之制遠疎近數朝下皆一月更平聲○補遺番易石氏曰府兵之制元以出師還則歸於農有事則給將帥以授之其兵無專屬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此先儒謂三代而后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猶得寓兵於農之意善近古之良法也惜其子孫不主守其後唐以衰近始番皆一月而更恐太紛擾不若岸以一歲更代者為善也○補遺十二年來興公虞世南卒世南外和柔而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十三年夏拿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言陛下比貞觀初斬不克終者十條大略一言遣使徵求二言徵歛克役勞人四言昵小人疎君子五言貴異物作无益六言不輕本賤而易末七言田獵馳騁八言外官奏事顏色不接九言長徵歛歛无常十言關東之民徭役勞上詣吳兒十言不如貞觀初上深獎歎○十四年上詣國子監平聲○即太學孝親釋道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為祭酒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左右規衛使官蓋也將軍分屯隸焉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高麗國在東夷新羅諸商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亦講經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去聲○前漢孔安國所傳謂之正義孔穎達撰五經正義○[illegible]先是多渴絕西域朝貢及命[illegible]中國人

欲之[illegible]侯待也我邪黜者定府兵史定各府兵制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處十四句而關內二百六十一句皆隸焉諸衛及東宮六率師左右羽林左右屯衛左右神武授要左右衛以宿衛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隊率之十人為火火有長小旗每人兵甲粮裝各有數輸之庫句征行給之句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更同命統軍別將去聲為折衝果毅都尉諸府號曰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曰校尉曰隊尉曰旅帥曰[illegible]每歲季十二月冬折衝都尉中率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果畜牧監[illegible]當宿衛者番上上聲下同番直宿衛兵部以遠近給番隨遠近定番上之制遠疎近數朝下皆一月更平聲○補遺番易石氏曰府兵之制元以出師還則歸於農有事則給將帥以授之其兵無專屬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此先儒謂三代而后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猶得寓兵於農之意善近古之良法也惜其子孫不主守其後唐以衰近始番皆一月而更恐太紛擾不若岸以一歲更代者為善也○補遺十二年來興公虞世南卒世南外和柔而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十三年夏拿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言陛下比貞觀初斬不克終者十條大略一言遣使徵求二言徵歛克役勞人四言昵小人疎君子五言貴異物作无益六言不輕本賤而易末七言田獵馳騁八言外官奏事顏色不接九言長徵歛歛无常十言關東之民徭役勞上詣吳兒十言不如貞觀初上深獎歎○十四年上詣國子監平聲○即太學孝親釋道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為祭酒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左右規衛使官蓋也將軍分屯隸焉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高麗國在東夷新羅諸商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亦講經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去聲○前漢孔安國所傳謂之正義孔穎達撰五經正義○[illegible]先是多渴絕西域朝貢及命[illegible]中國人

[illegible]曰廟[illegible]也[illegible]滋延[illegible]西夷[illegible]百餘萬[illegible]請為州郡[illegible]元也太古以降[illegible]未聞宣備禮告後[illegible]仍頒示天下上為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皆太王[illegible]之[illegible]高[illegible]平城之[illegible]皆虜伏之[illegible]恥也今突厥[illegible]特而亟之[illegible]刻石於靈州[illegible]苑氏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效功於北荒因延[illegible]破亡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根[illegible]國方之民[illegible]均屬自以為開闢以來未有也[illegible]知中國之[illegible]山之限以氣[illegible]拆後語不通皆欲不同[illegible]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刻於州郡是崇虛名而受大害非所以[illegible]夷[illegible]遺後[illegible]按中國之[illegible]今本當以為[illegible]而不可法也○二十二年司空梁公司空官梁房玄齡卒上悲不自勝升玄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三十二年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玄齡不言功王珪王珪親敬善諫諍而房杜[illegible]蓋賢英衛公李靖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句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二十三年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為僕射[illegible]親任之若非徇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疊州[illegible]屬[illegible]州[illegible]令受詔不至家而去○上崩在位二十四年即位三年改元改元者一曰貞觀○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常自以驕侈為慮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三十輻共一轂言衆庶投主[illegible]聲色奏集者如衆輻共轂[illegible]各求自售[illegible]壽○求[illegible]也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illegible]草而不[illegible]昧而不明[illegible]也[illegible]末之亂也○[illegible]守臣之[illegible]朝王氏曰[illegible]開創之始[illegible]物之[illegible]考[illegible]群雄並起角力角[illegible]實[illegible]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自知神采為[illegible]臣下所[illegible]當溫顏接群臣導人使諫嘗諫者以來之惟末年東征之役東征[illegible]遂良嘗諫不聽太子立是為高宗[illegible]

[illegible]名治母長孫皇后無忌[illegible]廢長孫無忌力勸[illegible]立[illegible]冷[illegible]在東宮七年[illegible]嘗作帝範十篇[illegible]以賜曰脩身治國盡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言矣然汝當求古之哲王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於下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奢怠惰則一日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慎哉[illegible]即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受先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為左僕射尋為司空[illegible]元年立妃王氏為皇后[illegible]四年散騎常侍柳奭交通陽公主[illegible]謀反伏誅遂殺荊王元景吳王恪[illegible]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illegible]宗嘗謂恪英果類己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至是無忌因事殺之[illegible]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道宗交通流嶺表道宗去臣無忌遂良不忤故皆得罪[illegible]五年以[illegible]才人武氏為昭儀[illegible]帝在[illegible]年宮夜大水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illegible]六年上欲廢皇后[illegible]立武昭儀為[illegible]許敬宗李義甫贊[illegible]之褚遂良極[illegible]帝堤上疏曰妲己脩[illegible]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廢黜聖代不用臣言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已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李勣入見上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廣問外人上意遂決[illegible]氏曰高宗欲廢立而[illegible]誰於[illegible]命大臣取決於[illegible]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illegible]荊[illegible]不[illegible]又[illegible]之[illegible]后之立無[illegible]遂良之死[illegible]至中[illegible]皆勣之由[illegible]田[illegible]勣之[illegible]異者臣不[illegible]高宗以[illegible]為[illegible]以[illegible]而其大前如此書曰知人

[illegible]褚遂良既[illegible]諫[illegible]上疏為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稍其操識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非任內外咸嗟[illegible]鑒無辜稍寬非罪又曰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遂舊臣忠非國之福上不聽義[illegible]曰[illegible]政事[illegible]可三[illegible]朝改義[illegible]嘆人嫌怡而交險忌克[illegible]養賊[illegible]氏傳公其言多忠為人謂矣中有人柔而害物謂之李[illegible]深怨之[illegible]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illegible]以長孫無忌不助已[illegible]顯慶四年削無忌官黔州[illegible]州[illegible]安置[illegible]遂良先散一年卒至是無忌與劾議者柳奭[illegible]韓瑗皆被殺○乾封元年上封太山至亳州[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illegible]者附會之高祖啓其源高宗明帝[illegible]其風遂用方士之高而[illegible]之水[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東大總管伐[illegible]○紀章元年李勣接平壤降其王[illegible]悉平百濟[illegible]安東都護府○[illegible]元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初帝以賤妾子忠為太子[illegible]立后之子弘弘仁孝中外屬[illegible]意鴆之立其次曰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補過之[illegible]上在位改元者十二曰[illegible]三十四年而改在中宮者三十年矣自褚遂良等死後群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諫[illegible]氏曰詩[illegible]鳳鳴[illegible]人以為鳳為朝[illegible]氏曰詩[illegible]鳳鳴[illegible]失皇臣奉[illegible]國家[illegible]陛下宜恭默思道以[illegible]災[illegible]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illegible]陛下宜恭默思道以[illegible]災[illegible]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illegible]以此為兆上優答之[illegible]氏曰[illegible]鳳鳴于山者居鳥見于[illegible]可[illegible]者[illegible]乃行[illegible]而後集爾雅釋山云山東曰[illegible]注云旦即見日也故曰[illegible]

陽上崩太子哲即位為中宗皇帝。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高妃為后改元曰嗣聖明年武后廢帝為廬陵王而立其弟旦旦攝虛器而不得有為者七年改元曰光宅曰永昌太后廢旦為嗣而稱帝是為則天武氏稽曰昔周公以成王之幼而攝政王莽以之篡漢武后以之篡唐周公之攝成王也王莽之篡漢也武后之篡唐也其為惡一也

姑姊與母子乾糧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此稍悟已而又力勸之遂自房州召廬陵王還都立為皇太子以子旦為相王仁傑最見信重好面折廷爭嘗歷稱為國老而不名仁傑卒聖泣歎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多規諫曰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請備惡物之味仁傑笑曰吾密寵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姚元崇等數十人皆仁傑所薦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柳張束之輩之者雖老宰相才也後共用束之為相與寢疾召束之與崔玄暐桓彥範袁恕己敬晖王同皎等入臥內謀易之昌宗徵也太子於東宮斬關入門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遷與於上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正東接皇城之西北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是冬年八十二臨朝凡十二年易唐為周者十有六年改元者十十四詳見本文曰天授如意長壽延載曰万歲通天四字號曰聖曆久視大足長安胡氏曰武后之稱名所未有也張束之諸人皆武后以太宗才人嘗幸感嗣帝而不能以大義正之罪也殺母皇后一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皇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尊唐宗廟六罪也廢宗室而盡王其族七罪也尊用酷吏八罪也殺戮無辜九罪也兵既入宮而富貴先之天子不得與焉又取武姓王侯皆用庸婢賤于唐之人而殺之者十有六年居安之五年帝復位號唐帝即位二月而被殺居均州屬河南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三年還為太子者又八年而後反正復帝位韋氏復伏為皇后上在房陵郡名即房州每欲自殺后每止之王與私狎晝昏時走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朝政如民在憂患之世以武三思為司空三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東

之玄暐曰凶雖除產祿猶在產祿呂產呂祿漢高后姪也除諸三思未除也去草不去根終覆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縣尉劉幽求亦曰三思若存公輩終無坐地若不早圖笠脚無及不聽笠脚脫服貌上女安樂邑屬梁州公主次也適武三思之子崇訓三思以是得入宮禁通於帝后與三思雙陸投骰而為韋氏黨記貼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束之等皆受制句五人束之崔玄暐敬暐和彥範皆賜王爵而專政已而遠貶終之通鑑神龍元年武三思與帝后日夜譖暐等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因為蠱策曰不若封暐等為王罷其政事外失尊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暐為平陽王彥範為扶陽王束之為漢東王恕己為南陽王玄暐為博陵王罷知政事二年又使御史告暐等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廢皇后之事者通鑑武后時州參軍司馬恕己嘗州同馬玄暐曰州同馬是秋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罪行於天津橋諸加廢黜上怒命敬晖等奏言敬暐等使人為之上即尋矯制流暐於瀧州彥範於瀼州東之於濮州恕己於環州玄暐吉州已而三思尋矯制殺之安樂公主等依勢用事請謁私請求于請求見受財受財貪受則賂降墨敕中宮官數徐彥行墨書敕命無朱色印信也除官斜封正封付中書付予中書施行除官時謂之斜封官凡數千人有上言皇后淫亂人謂皆州參軍歐獻上面詰之其人抗言直直也不撓屈也中書令宗楚客宗姓楚客名矯制撲殺之撲首下上意怏怏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馬姓秦客名楊均皆辛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乘以巳為皇太女乃相與謀於餅餃中進毒句復伏下並同位改元者二曰神龍景龍四年而遇弑在位凡六年立溫王重茂中宗第四子后遜位相王隆基起兵討誅斬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隆基時後社稷微服以出束等入苑中向二昧斬關而入帝后倉皇走入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此時內外皆定是日故天下以為猶任隆基為平王廢重茂奉相王立之是為睿宗皇帝

睿宗皇帝名旦初高宗崩武后廢武氏立旦為帝者七年矣而廢為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至是復為帝立隆基為太子周

姚元之為政一人協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托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能元欽明等欽明嘗為八風舞欽明為國子祭酒以象八方之氣。西北立冬曰不周風正北冬至曰廣莫風東北立春曰條風正東春分曰明庶風東南立夏曰清明風正南夏至曰景風西南立秋曰涼風西秋分曰閶闔風正西八風名也人曰人謂盧五經歸地矣言為五經之原。

【補遺】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固請還許之部書人參虛減用指終南山謂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說用嘗隱終南則天特詔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承禎天台道士也。帝妹太平公主於諸二張易之昌宗諸武皆有力既受立太功勢作盛尊重豈與議政權傾人主其門如市憚太子英武欲易之賴宰相安石宋璟張說說姚元之等感悟上意政事皆取太子處決分也定也分析當然也上自復為帝改元者二曰景雲大赦紀年又改延和改先天至是二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是為玄宗明皇帝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初為臨淄王韋氏之亂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同復前見太宗初選驍勇驍音堯。驍驁為百騎武后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卒誅韋氏奉睿宗句封為平王睿宗將建儲將立儲嫡子也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讓之隆基為太子。普受禪改元先天。【補遺】元年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宦官衛宮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不得設置為三品官黃衣廚食不克粮奉守門傳命而已至是除三品將軍者寢後斬多臣官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此【補遺】范氏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壞祖宗之法也創業之君侍之則故其防患消禍之處故其法密後世子孫雖有聰明才智高出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覆轍空米而輕交太宗之制宗旨者增多其自是以後寖乎国政不流之禍蓋基於此書曰盧于先正成憲其永孚即元無逸為人後可不念哉姚崇之為紫微令省曰紫微省。○二年以太常不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以中官為之使謂之[illegible]自是不隸太常[illegible]

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姚崇相繼為政崇善應變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馭後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也莫得比二人每進見上輒為[illegible]之起去則昭軒送之。八年宋璟能以禁惡錢錢以銅鐵為之而盜鑄者尚繁而罷。九年宗楚客侯[illegible]侯括戶口逃移為其來請加檢括點檢搜括使各附籍當差同平章事侯[illegible]太宗時書門下平章事同平章事之名始此源乾曜貶成之以融為勸農使[illegible]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同三品太宗所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之名始於此同特中中書令也同三品之名始於此張說建議召募壯士旬日得精兵三十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番上下分次更番。番裏之分始此。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為彍騎彍張弓也彍騎二番上下謂衛兵番上下謂衛兵番上下謂衛兵

曰宗為相陛下殊擢舊上欣曰吾雖羸積瘦也天下肥矣休羅以典蕭高不協而罷張九齡繼之○二十二年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於甫

柔佞多狡術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

[illegible]常稱旨呂氏曰商鞅見孝公初說以帝中說以王終說以霸期於必售而后已世之君子所以賤其挾術用數也雖然鞅之術數不過誰陳其說秦孝公自擇而用之非有大姦大佞之計以取必於其君也若林甫則謂大姦大佞者矣觀其深結宦官如嬪伺上動靜無不知者由是每奏邪旨以至為○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官掌捕九拔緩夷狄太宗詔以宗室勳[illegible]為之非有大故勿廢子孫死或黜免張守珪執敗軍將

安祿山送京師按通鑑守珪使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赦之九齡力爭同曰祿

山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夷甫晉王衍字也石

勒匈奴也行識去聲相其有反相也枉害忠良竟不誅胡氏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后禍是故玄宗拒之○蘇氏曰祿山有死罪明皇不能按法行誅而以王夷甫識石勒為說是謂保養姦邪接違忠諫安得為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何言得矣言則喜或但云語去聲下同安大夫須好好點檢即曰噫吉我死矣〔補遺〕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子黑

為布衣交。志已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按朔方郡也今夏州是地志靈武郡關是也）事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成都。遣朋實（朋肯策。天子即位及上尊號皆上玉朝玉璽封國璽也天子以玉后及太子以金）如靈武。

補遺 祿山宴其群臣於凝碧池。（在陝西安府城內唐禁苑中）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欷歔。（傷感貌）泣下。賊皆露刃視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王維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寂寂碧池頭空啼。）遣使徵兵於回紇。招討節度使房琯（管）與賊戰于陳涛。（涛音在咸陽）琯用車戰。大敗。至德二載。安慶緒（祿山子）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皆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音疽黑色）暴。欲以嫡妾子（慶恩）代慶緒為嗣。慶緒使人弒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一年餘。

補遺 殺建寧王倓。（音談）倓上次子也。英果有才畧。上自馬嵬北行。屢逢殺盜。倓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李輔國張后譖殺之。上至鳳翔。（府屬陝西扶風郡）回紇（切骨反回紇通作鶻）遣子葉護（回紇太子之號）將精兵四千人至。（句）天下兵馬都元帥（屬中）（郡屬）副元帥郭子儀（讀）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兵。（太軍河東今之西廣平府）王師（讀）東出。（長安京）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潰。大軍入西京。（安京）留鎮撫三日。引軍東出。（賊蹈堰壩）至洛陽。與回紇擊賊大敗。（敗賊）收復東京。安慶緒走。（走）奏保鄴。賊將（張巡許遠）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死節）

補遺 移軍寧陵。（屬睢陽）慶緒被殺。既而入睢陽。與遠共守。賊攻之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句）乘勝而北。（北）人無堅守以待救。（句）食茶紙（句。茶唐讀云茶與紙）盡。遂食馬。盡。羅雀掘鼠。又盡。巡殺妾以食。（飼）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降者。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烈也）鬼以殺賊。城遂陷。（死為厲鬼殺賊）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林氏曰。事父母能致其身。舜之完廩捐階而無怨。斯可謂能竭其力。張巡中眞臣。至於殺妾以食士。斯可謂能致其身。史斷曰。巡遠可謂烈丈夫矣。以愛）

卒。（孤孤抗方張之勇。大小數百戰。力盡乃死。然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害以百易。可矣。巡生死不為遠遠后死不為孤。付二人。俾名不朽。不待留生而頭也。）

上皇琴蜀郡還西宮。○

廣元元年（是歲復改載為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朔方郭子儀。淮西魯忠。興元李承滑。濮許杜冀。鎮西北庭季詳。鄜延李廣深。河南雍光慈。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礼）討安慶緒。○二年。史思明引兵救慶緒。九節度之兵潰于鄴。思明殺慶緒。還范陽。僭號。（仍稱大燕皇帝）○李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句）光弼號令嚴整。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旗幟精明。（通鑑作物）皆寬。與史思明戰。奚敗。（拜）之。○上元元年。太僕卿李輔國（李輔國紀）遷（上皇）於西內。（天子宮禁曰內）（上皇）愛四慶奇。自蜀歸。（上皇居西內）即居之。多御樓。（天子所居處也）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賜以酒食。嗣又嘗召將軍郭英乂（刈等上聲）樓賜宴。輔國言。（上皇）居四慶。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礼高力士謀不利於上。（謂廢立也）數（朔）啓上遷之。不許。乘上不豫。（謂病而不樂也）率衆劫遷。（句）（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如去聲食）薰。（礼韻曰辛菜世俗去肉食）辟穀。寖以成疾。○二年。史朝義（思明子）殺史思明。（朝義思明成疾）思明愛少子。（朝清）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斬之。朝義使人（昭射石）殺思明。（史朝義思明被殺）而自立。（刻民曰夫祿山思明狡黠有餘矣。叛而僭稱。坐席未暖。而及于禍。矢及于膺。經及于頸。天文報施。亦明矣。速矣。不可逆矣。而亂臣賊子有恥摩。足相張也。夫豈不監往轍乎。）○李光弼為大尉。統八道行營。（即九節度。而云八道行營。即鎮臨淮。（郡屬淮西。今泗州）寶應九年。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四平。（屬陝西。今興平縣）定國。（即鳳翔。即等軍。副元帥。（屬上十一句）復入朔方。○（上皇）崩於西內。傳位後七年也。壽七十六。（上皇崩。李輔國紀）上寢疾。聞（上皇）登遐。（登升也。遐遠也。天子轉上上。音及崩曰登遐。又曰升遐。轉聲）劇。（甚也）乃命太子監國。遂簡。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寶應。（元）寶應。初張皇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虞）有隙。上疾篤。（危困甚也）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與禁兵陰謀作乱。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体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及皇子二人。而後引太子立之。（補遺 華陽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

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即為代宗皇帝○補遺[illegible]十任東[illegible]

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illegible]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盡誅之十月壬子夜盜入其第[illegible]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illegible]有可憐盜遣中使序問其家為刻木者塑之西山真氏曰輔國竊恣兩朝卒不免肢体殊分牧首剝皮之禍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意也公與[illegible]氏曰不平輔國專權

[illegible]出使人傳呼去曰冬公子仪時為出書水問紇大警逆為羅回紇[illegible]仇弓矢立陣前子儀免冑[illegible]釋甲[illegible]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子也[illegible]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共追大破之[illegible]

朱希彩殺李懷仙詔因以希彩領鎮○[illegible]五年誅宦者魚朝恩朝恩在肅宗時嘗為觀軍容使軍容之名始此九節度相州之敗[illegible]其時也[illegible]兵勢傾朝[illegible]初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總禁[illegible]初判国子監升座講[illegible]釋[illegible]速[illegible]以識宰相王縉怒元載[illegible]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于者恩[illegible]

[illegible]奏其專恣不軌遂誅之○七年盧龍將李懷瑗殺朱希彩而以朱泚領鎮詔因授之九[illegible]朱泚妻領鎮[illegible]而入朝○十二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illegible]賜死籍其家胡椒[illegible]至八百[illegible]也物稱是[illegible]○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綰衮清儉制下之日朝野[illegible]邪子儀方宴咸坐中聲樂五分去之四京兆[illegible]為從[illegible]之北行十騎[illegible]日省[illegible]之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十四年田承嗣卒姪悅代之○淮西將李希烈逐節度使李忠臣詔因以鎮授希烈○上在位十八年年改元者三曰[illegible]太子竟為[illegible]

[illegible]為太子至是即位○常衮以欺罔貶[illegible]為太子至是即位○常衮以欺罔貶[illegible]名遣[illegible]為太子至是即位○常衮以欺罔貶[illegible]崔祐甫為河南少尹[illegible]崔祐甫同平章事祐甫欲收時望時名望[illegible]人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人謗[illegible]所用多決親故何也對曰臣[illegible]為[illegible]陛下擇人不敢不慎非親非故何以諸知其才行去而用之[illegible]恐見欺邪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illegible]淄青將士因以賜之正[illegible]已斬服天下以為太平庶幾可望○上方勵精[illegible]求治不次品收[illegible]用人祐甫薦楊炎自司馬除為同平章事[illegible]

[illegible]既而祐甫病不視事○[illegible]七年始作兩稅法[illegible]則有祖有身則有庸有户則有調[illegible]之末版籍[illegible]壞[illegible]起所在賦斂迫趣[illegible]取辦[illegible]見[illegible]無復常准[illegible]下户不勝[illegible]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歲所用[illegible]及上供[illegible]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illegible]居為[illegible]人無丁中[illegible]以貧富為差[illegible]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illegible]居人之稅秋夏兩徵[illegible]其租庸調雜徭悉省[illegible]○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善治户財計自[illegible]以來領户部度[illegible]入相[illegible]而支[illegible]鑄錢鹽鐵轉運等事以同平章事充使通漕運幹運也鹽利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以充足然多此利權衆頗疾之又與楊炎不相悅竟貶忠州人度使度淮希炎旨楊炎之意告晏死[illegible]

上遣人縊之○二年成德李寶臣卒子惟岳自領軍務後王武俊斬而代之○楊炎盧杞同平章事炎為相專以復仇讎為事既殺劉晏朝野側目上惡之擢杞為相炎未幾罷炎為杞所譖遂貶炎杞面色青黑有口辯上怒之杞陰狡欲起勢位咸小不附者必死竟之死地引裴延齡為宰相任之○尚父德宗即位之初認尊子儀為尚父大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有儀則安無儀則危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福貴這使子儀至終無田承嗣西軍拜之曰該滕不承於父父矣今為汝公拜○校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矣家三千人八子七壻姓名皆顯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悉辨頷點頭也而已年八十五而終○平盧李正己卒子納自領鎮淄沂節度田悅傳度節度王武俊節度李納先後皆反三年四人皆自稱王未詳悅繼李納王武俊將道王李納納齊王田悅唐年號如甘露長奉周正朔有如約宗共伐之為賊主納孤武俊悅納寡人而居堂曰殿廣陵王李適適王李誼誼王李純純王李寬寬王李湊湊王李忠忠王李愬愬王李愬愬王李愬愬

故[illegible]泣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車駕還長安○
[illegible]為李希烈所殺先是真卿為盧杞所陷遣奉使希烈所[illegible]人
言李希烈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至此日留之將[illegible]下一歲不亟竟為賊
所殺所謚○貞元年盧杞量度也移量度其罪輕重而後遷也量度其罪輕重而後遷也
[illegible]將再入而卒曰吾必再入未光上果用為饒州刺史高不可
[illegible]州別駕而卒○幽州朱泚卒○馬燧及諸軍平河中[illegible]李懷
光縊死○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吳少誠殺仙奇朝廷
因以少誠領鎮希烈妄稱日疾[illegible]希烈所[illegible]故為希烈[illegible]
[illegible]○三年張延賞同平章事先是吐蕃尚結贊名據鹽州[illegible]夏州[illegible]
晟嘗破其一堡保○渾瑊馬燧各與[illegible]之權而請和甲辭厚禮求
於馬燧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延賞竟晟有隙數
[illegible]言和便遣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蕃[illegible]刼盟瑊走免吐蕃畏瑊
[illegible]
燧瑊曰去此三人則君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句因燧以來明欲
執瑊以賣燧瑊遂以來[illegible]而執瑊必得罪矣使併得罪因縱兵宜犯長安會失瑊
而止切吐蕃畏晟欲以討去之五抵鳳翔城下曰李令公[illegible]上書是
惡晟燧張其節鎮延賞嫉晟[illegible]而[illegible]疑而疑之則本其所[illegible]
[illegible]信而信之矣李晟之功社稷是[illegible]而德宗清已使晟與不保[illegible]
[illegible]之詭計咸伏之甘言則推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顯到見[illegible]
[illegible]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殺民非良大[illegible]
[illegible]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於臨下幸矣○李必同平章事上
與必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人言盧杞姦邪厥殊不[illegible]必因此乃
所以為姦邪也儻若之豈有津中[illegible]之亂乎必有謀畧而好[illegible]去
談神仙詭[illegible]故為如字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八年宣武節
度使劉玄佐卒玄佐有威畧且母雖賣月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改本
來微天子富貴安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八年
陸贄同平章事○九年太府卿韋[illegible]西平忠武王李晟卒○[illegible]

[illegible]絕坐論裴延齡姦邪之十一年貶贄忠州別駕[illegible]賀自奉天以來
[illegible]故既為太子賓客[illegible]切[illegible]奏帝追[illegible]盡言追思前者盡言直諫為[illegible]又
被[illegible]裴死[illegible]故以句初[illegible]成名以處士徵為諫議大夫
人皆想望風采在職七年而不[illegible]帝[illegible]辛諍臣論議之[illegible]是判度
[illegible]入支裴延齡贊[illegible]為句城率諫官守闕論延齡姦佞貴無罪時
明音夕[illegible]山相延齡[illegible]戍曰[illegible]為相當[illegible]白麻[illegible]
[illegible]以延齡為相當白麻[illegible]
[illegible]左遷國子司業[illegible]酒通判監事後又貶道州[illegible]刺史[illegible]平聲同民如[illegible]
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illegible]謂撫恤[illegible]養百姓之心勞苦也催科[illegible]科斂政拙考下下[illegible]
[illegible]下下[illegible]吳少誠叛[illegible]謂若考實其功則當下下也○十四年淮西吳少誠叛○十六年韋皐為司徒
中書令賜爵南康王先是吐蕃連年入寇皐屢擊敗之○二十一年
[illegible]
上明在位二十七年即位二年改元改元者三曰[illegible]貞元[illegible]初政清明
者一歲而盧杞用矣叛亂相繼未年姑息姑且息也息心安也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曰德宗有[illegible]四海之勢而[illegible]統[illegible]一至於此何也不知指志之力為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illegible]而不在[illegible]物[illegible]
[illegible]喜怒在物故[illegible]十六相以其有而流四凶以其罪也若持[illegible]若[illegible]
[illegible]尺度輕重如權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是立而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若[illegible]特之恨馬若[illegible]母之[illegible]子時守門之[illegible]
[illegible]我不能自立焉足以出[illegible]不流其威不肅而天[illegible]
[illegible]而氣衰矣志不為主故[illegible]而[illegible]宜法而勇者[illegible]而斷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力不當[illegible]者也使其[illegible]特志之方義理是[illegible]宜有此患乎太子立是為順宗皇帝
順宗皇帝名誦乃為太子時有善書者[illegible]不善供[illegible]王叔文俱出
入如侍因言其可相其可將幸其有用之密結李士真韋執誼及朝士
[illegible]有名而來速進者陸淳[illegible]李晟後[illegible]陝諫柳宗元劉禹錫
等定為死交[illegible]死不[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宗乃使[illegible]太子當不[illegible]其子乎[illegible]子即位先是有風疾失音五閱月矣任至叔文等用事○追陞贊陽[illegible]城赴京未至卒○[illegible]遣羣臣表請太子監國羣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監庶政俟皇[illegible]復歸紫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任叔文李忠言等墮紊紀綱樹置心腹恐危邦家願殿下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國家獲安我而荆南張茵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羣同中外稍寧而邪黨懼已上在位改元曰[illegible]

憲宗皇帝 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辛卯位貶王任至叔文貶任[illegible]叔文[illegible]司馬叔文任病死叔文陽死其黨貶逐貶韓泰撫州刺史韓曄饒州司馬陳諫[illegible]州刺史柳宗元柳州刺史劉禹錫連州刺史韋執誼崖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餘未有考○元和元年太上皇崩○西川節度使[illegible]

憲宗皇帝 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辛卯位貶王任至叔文貶任[illegible]叔文[illegible]司馬叔文任病死叔文陽死其黨貶逐貶韓泰撫州刺史韓曄饒州司馬陳諫[illegible]州刺史柳宗元柳州刺史劉禹錫連州刺史韋執誼崖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餘未有考○元和元年太上皇崩○西川節度使劉闢反同平章事杜黃裳薦高崇文討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陛下欲振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可得而治也上深以為然始用兵討殉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元和元年○夏州留後楊惠琳拒朝命詔討之為[illegible]使[illegible]所斬○[illegible]

[illegible]事武元衡師道素養刺客姦人客請密往刺元衡則他相必爭勸天子能安矣元衡入朝賊帝射殺之又擊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宛[illegible]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唐即蔡州邵一州習節度使李愬先入郾城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祐言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即汝南城元濟擊鵝鴨池混雪鵝鳴以賊元濟宛宰元濟伏誅）拔牙城以所治為衙（牙城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城其身而露首於外檻車送之京師）斬之自叛及誅凡用兵[illegible]歲時元和十二年也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先是二歲已用李逢吉同平章事至十[illegible]年又用度（堂入支使皇甫鎛皇甫鎛各音傅鹽鐵使程异進羨餘羨餘財物伏之餘）有寵並同平章事朝野駭慢元和之政非矣○十四年迎鳳翔（皇甫鎛程异生[illegible]）法門寺塔佛指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膜拜捨[illegible]（[illegible]皇帝紀）施[illegible]恐不及侍郎韓愈上表極諫乞以投之水火上大怒貶潮州（[illegible]）刺史（愈表曰佛者夷狄之人耳自黃帝以來[illegible]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illegible]）

[illegible]皇帝紀

[illegible]皇帝紀

[illegible]皇帝紀

敢言句賢良方正劉蕡○蕡時應賢方正之科蕡極言之其策畧曰陛下宜先屢者宮閔

[illegible]

以宰其官名何以塞近幽之大政納公卿之奇謀寺禮陵立之權先君不得正其終性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寒陰邪之路屏嬖倖之臣[illegible]侵陵近節之心役閹尹衛孫之授則可以奉吳漢承丕緒矣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生計行而身戮蓋扁鵲之危哀生靈之困豈忍敢言列音布衣无一命之寃而哀忠發憤[illegible]言其禍可謂在矣公卿大臣不悅哉考官皆歎服而不敢取中[illegible]第有裴休李郃令杜牧陳慎由等二十二人皆陰官阿物論○[illegible]論蕡[illegible]二音然稱屈郃曰劉蕡不第我輩羞稱能無頗厚皮厚不[illegible]也上上聲疏乞回所授官於蕡句不報○太和五年上與同平章事[illegible]宦官知[illegible]也上上聲宋申錫其誅宦官不克申錫以死[illegible]為京兆尹以密言論[illegible]其謀王守澄等如之令人[illegible]告申錫謀廢立上○九年上與李訓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主本宦者王守澄所引訓本名仲言又為去聲海所

[illegible]

引得見守澄守澄薦於上個儻尚氣有文辭口辨多權數權謀術數上悅之訓注揣知上意數朔以微言微之言動上上意其可謀大事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為已紀任已當罪訓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注訓以中外恃勢忌注鎮鳳翔注擢宦者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權訓同平章事謀除守澄擢下使李好古鴆殺之注始與訓謀至鎮鳳遣壯士數百入護守澄蕊仍請令詣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遺類訓心以為如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發令人[illegible]奏金吾廳事後衛金吾衛石榴木名實可食有甘露宰相即下同百官拜賀後勸上往觀上令宰相先往視訓陽許也言不直言顧仇士良仰諸宦官往視士良等既至見風吹幕起執兵者無數驚怪變故上以有變亂之事訓呼去聲金吾衛士等上聲毆擊死傷宦者十餘人知事不濟而走士良等命神策兵德宗時分左右羽林為神策兵殺金吾吏卒執宰相王涯賢謀速舒元輿等誣以謀反[illegible]

[illegible]

訓之謀惟元輿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illegible]

[illegible]

宰相行文書而已李訓為去聲人所殺傳首[illegible]訓注亦為鳥翔監軍[illegible]

[illegible]

宰者[illegible]所殺○[illegible]三年司徒中書令[illegible]公[illegible]長度卒度自憲宗時羅相後無意世事治園地有綠野堂[illegible]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illegible]帝[illegible]宗時皆嘗一入[illegible]亦嘗平章軍國重事與時浮沈[illegible]而已然四朝[illegible]宗中興威望遂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安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五年上朋上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illegible]宦官從儉中[illegible]身然[illegible]太平可[illegible]然[illegible]於宦官如[illegible]文宗時宦官也寺者[illegible]也[illegible]內治事之善侍者侍[illegible]於內也[illegible]竟不能有為嘗問宰相何時太平牛僧孺答以太平無象無形象未見也年嘗問近臣李士[illegible]周墀朕何如周墀[illegible]然[illegible]憮然上曰娘獻受制強臣[illegible]

[illegible]

制令朕受制家奴謂宦官殆不如也在位十五年即位[illegible]改元者工曰太和開成第[illegible]子立是為武宗皇帝

武宗皇帝名瀍[illegible]帝[illegible]宗皇敬宗子成美為太子[illegible]崩欲以成美監國[illegible]宦者[illegible]人以為立[illegible]由已廢之而立瀍為太弟遂殺成美而即位後改名炎以李德裕[illegible]平章事德裕在穆宗初為李士以李宗閔者嘗[illegible]制策天子[illegible]切[illegible]言其父吉甫和二年惡之泣訴於帝且言[illegible]時政无所[illegible]時[illegible]相位恨之構[illegible]宗閔所[illegible]於[illegible]遂白德裕干[illegible]取上帝乃貶德裕江州刺[illegible]刺史[illegible]自是各分朋黨更[illegible]相排軋[illegible]者垂[illegible]四十年任文宗時德裕為僕射裴度薦其奇為相宗閔有宦官之助遂相[illegible]宗閔[illegible]德裕逼已紀而出之[illegible]為鄭州[illegible]度[illegible]且引牛僧孺並相[illegible]宗閔[illegible]相惡德裕逼已紀而出之[illegible]德裕之黨尋以德裕鎮西川德裕[illegible]籌邊樓[illegible]

蜀地形險入南詔國在南夷西達吐蕃曰召如老之音於軍旅間治事者訪問以險易遠近句拒若身歷到也德宗甚倚重之以維州本屬蜀今成州來降維州本屬蜀今成州來降維州本屬蜀今成州來降地入吳之路吐蕃得之號為無憂城德裕極以得此州為使牛僧孺以為不可納可以城併叛將歸命○將僧孺若中用事以把兵權付番牛李皆牛李之怨自是愈深僧孺幸能自脫西川臨行上疏憂入知仁寄之怨酉

聖鑒之建州（屬福州今東宰府）刺史（于湖反）入辭上問建州奏師幾何曰八百里上曰卿到彼為政朕皆知之勿謂遠（句此間前則萬里也下非）千里（郡數俗與同僚任方業關務繁雜所不及故曰隔前方里也）令狐綯奏擬李遠杭州（屬江浙）刺史上曰吾聞遠詩吾長日惟悄一句甚能理人綯曰詩人托此高興（托物興也）未必實然嘗記刺史得外徙必令至京面察綯嘗徙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聞之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詔命所行（料史不得外徙之詔令也）直嚴格（上臨各人知字○謂朝廷嚴格也）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突綯汪透重奏來上臨朝（嚴不可仰視）對群臣未嘗有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畏（畏）忽怡然閑語一刻許（句）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負朕）日負德不得相見綯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名）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威嚴宗皇帝）

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法）非前朝比上問自搔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又嘗與綯謀盡除宦官恐濫及無辜綯密奏曰但有罪（閒員捷員）勿捨有缺勿補自然消耗至盡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宦官）

南北司（南司宰相北司宦官）如水火（謂其相鬼而不相生也）○大中十三年上崩在位十四年（即位三年改元）改元者一長子立是為懿宗皇帝

懿宗皇帝初名溫封（郡王以姓也本姓他）郡王以無定不得為太子（宗崩宦者王宗實）立之更（更）名催（催）○浙東（浙東）賊裘甫（裘甫）陷（縣名）攻掠（掠）東南起（起）震（震）中原觀察使王式討斬之○九年徐州賊龐勛（龐勛）起先是南詔（蠻）稱太理（理）皇帝（帝）率兵入寇（寇）陷播州（播州屬南夷邕管屬西今）交趾（交趾）敕徐泗（徐泗屬河南今臨淮）兵戍桂州（桂州屬廣西今桂州）過期（過期）不代遂作亂（亂）為粮料判官戈半（戈半）作亂（作亂）以為主（主）推（推）北還（還）過劍（劍）掠至徐州因緣（因緣）度使（度使）陷（陷）諸郡（諸郡）招討保康（保康）訓擊之以沙陀（沙陀）死（死）邪赤心（邪赤心）（邪赤心）為前鋒勛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為大同軍（大同軍）

節度使（節度使）尋（尋）振武（振武）節度使（振武節度使○）補遺十二年上孝安國寺（敬寺）○十三年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卒（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警）上下安之○十四年遣使迎佛骨至京師上遣使諸法門寺迎佛骨群臣皆諫奏有言（言）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恨）漠（漠）拜流涕宰相以下競施金帛七月上崩（崩）（崩）（崩）

[illegible]人欲求功名富貴非其時也李振武李克用[illegible]使即朱邪赤心各聞天下其子[illegible]勇諸軍若輔以李事代北不足平也易遣人潛詣蔚州說克用冠忻州[illegible]代逼晉陽已而大為[illegible]盧龍兵所破蔚州名亦討敗拜其父国昌父子亡走達靼北狄国名本突厥之餘種居奚契丹北後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其[illegible]朝廷赦其罪召其子討賊克用將沙陀來賊悼之[illegible]鴉軍至朱邪當避其鋒軍中号克用為李鴉兒以其眼馬皆黑色逆破賊[illegible]復伏長安巢焚宮室而遁至蔡州節度秦宗權降之宗權降之朱温擊巢巢遁[illegible]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未戮賊黨巢以降○克用之至汴州也朱全忠[illegible]之全忠者巢將朱温也先為巢所遣攻陝州即虢陝西華州即華陰陝西[illegible]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汴州即宋為宣武即度使館克用甚恭克用乘酒頗侵之敗海全忠不平發兵圍[illegible]汴州城內攻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告之克用乃張目接弓起而走會昊雷雨晦冥扶醉乘[illegible]

[illegible]光絕燭○燭而下城出汴人扼扼○橋[illegible]之從者力戰得度而免克用還晉陽治甲兵表乞討全忠詔和解之不聽○補遺[illegible]氏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而已晉昭宗[illegible]全忠不[illegible]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抗有尊王室之心也為天子者詰其孰是孰非使征伐号令出於天子則兼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借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illegible]其直者而不聞不惟全忠[illegible]用心亦不服矣欲兩全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illegible]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書曰有罪无罪惟我在曷敢有赦○上[illegible]成志刑罰者所以為大討也下者之於天下懲劾可不明哉○上[illegible]成都還長安○秦宗權僭號○上之奔蜀也宦者田令孜[illegible]令孜翊上奔鳳翔朱玫追逼不及立[illegible]為帝玫[illegible]將王行瑜斬玫煨奔河中王重榮斬首送行在上還長安上在位十[illegible]

[illegible]五年改元者五曰[illegible]日與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盜賊蜂起豪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illegible]立是為昭宗昭宗名傑僖宗之弟也[illegible]大渐[illegible]云病篤書崔命[illegible]注進也其也[illegible]宦者[illegible]俗[illegible]有[illegible]復[illegible]立之為太弟遂即位後更[illegible]名曄敏明年改元[illegible]復更名[illegible]帝明將有英氣喜文学以[illegible]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illegible]前烈之志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內制於宦竪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illegible]亡豈上方銷之[illegible]歲[illegible]朝廷天下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illegible]其不如不正欲以[illegible]正天下其可得乎○越州[illegible]會稽郡董昌僭號昌先據杭州錢鏐[illegible]音求為兵馬使朝廷命昌帥浙東鏐領杭州至是昌稱帝於越詔鏐討之○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分州王行瑜三鎮舉兵犯闕殺宰相[illegible]李茂貞[illegible]帝昭度[illegible]李谿謀廢立閒李克用來討乃去克用攻州斬行瑜將[illegible]移兵[illegible]

[illegible]支[illegible]陽即[illegible]府華貴近恐沙陀太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引[illegible]兵還晉陽○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初李克用屯渭此李茂貞韓建慢[illegible]事朝廷甚於克用去三鎮復騎慢茂貞率兵犯闕上出奔華州克用遣[illegible]救援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即駕茂貞與建皆懼奉上還長安[illegible]帝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曾勤[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長安[illegible]失[illegible]即君倚為藩打使太原之勢常[illegible]諸鎮未敢窺唐也而晉侯不信是以不號於未朱全忠[illegible]吞[illegible]諸藩鎮[illegible]先是晉城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皆有不亡者乎今大者王將兵巡警又欲使出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者恐其不利於己[illegible]交誅以為不可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特宦官刘季述[illegible]圍殺諸王十一人[illegible]季述幽上於少陽院內而立太子裕同平章事崔胤說神策將[illegible]使討誅季述上復依宦官謀去崔胤特朱全忠有拔山之力令諸侯之意胤以書召之全忠率兵來宦者韓全誨等劫上如鳳翔全忠圍之李茂貞遂殺全誨等去上

[illegible]長突忠以兵驅宦官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存貴衣幼弱三十人備洒掃宦官自[illegible]忠已後廢置在其掌握廢置天子[illegible]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以其有策立天子之功故自是宦官老視天子如試官之視所取人故曰[illegible]門生及是大被誅殺司馬溫公曰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礼[illegible]宦官生不常與[illegible]之謀議使有威福耳漢之衰臣者最多驕橫未有如唐世[illegible]也所他漢不[illegible]矣唐[illegible]也天完盜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明皇始置[illegible]舊章令高力士省決章奏進退將相自此始矣又中興後蕭宗用[illegible]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謀不復能制代宗時猶仍尊寵遂[illegible]熱[illegible]事史為敗亂德宗初立宦官[illegible]而沒忠諸將以[illegible]文湯霍仙鳴為[illegible]中尉典神策禁衛自是人[illegible]之柄落其掌握矣其後文武官[illegible]億昭六帝[illegible]余皆為宦官所立勢亦矯橫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然則宦官[illegible]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曰[illegible]堅冰至[illegible]勿曰[illegible]不慎其始哉全忠由東平王進爵梁王還汴○全忠威震天下[illegible]有篡奪之志[illegible]為之備全忠表請除[illegible]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鄙諺云紇干[illegible]沒千山名山頭凍殺崔何不飛去處樂句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血下霑[illegible]

[illegible]巾遣間使以密詔告難於四方並去尸上至洛陽李茂貞等移檄以與復同為辭全忠將[illegible]西討以上有喜氣恐生變遣人[illegible]入洛弑[illegible]之○上自即位非不勤憂豪傑未得人終不得賢人用嘗有朝士鄭綮[illegible]好恢諧多為歌後詩歌諧留也詩句每欲後一明時事上[illegible]其有所[illegible]緼有溫戒手注班簿以為相上親手注定除官班簿[illegible]緼之意也[illegible]敢已而賓客至綮搔首曰歌後鄭五綮作宰相時事可知矣○上在位十七年即位二年改元者七曰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子立是為哀皇帝廟號昭宗

哀皇帝初名祚昭宗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祚以幼得立更其名祝全忠殺裕等九人名字未詳皆昭宗子全忠為相國加九錫帝在位仍稱天祐不四年禪于梁[illegible]謚曰哀帝唐自高祖至是二百九十年[illegible]

[illegible]○五代[illegible]五代所得中原數州之地與諸僭竊[illegible]異今晉漢周皆放此

梁太祖皇帝初名溫姓朱氏湯邑屬唐山宋州朱五經名誠善以五經教授故云之子也少去尸初也無賴[illegible]無賴檢束之人從黃巢為盜降唐湯名全忠初鎮汴即宣州[illegible]攻併徐州兗州鄆州句攻河東諸郡句屢與李克用交兵句[illegible]尋取河中晉州[illegible]即平陽郡終句用兵華去岐東降[illegible]青州南取荊襄州[illegible]襄陽[illegible]橫行諸鎮間劫遷唐都於洛遂篡唐更唐名見封其兄全昱為王嘗罵之曰朱三行太[illegible]汝作天子邪汝從黃巢作[illegible]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illegible]何負於汝李何滅唐家三百年[illegible]社稷曰為帝王行當族滅是時李克用王淮南之類皆敵[illegible]晉李[illegible]茂貞王岐[illegible]茂貞本姓宋名文通為[illegible]黃巢[illegible]王楊行密為吳王淮南[illegible]

密已亟矣代之王建王蜀[…]王

[…]代之請者[…]其徒竟無一人言遂死又有薛阿[…]

[…]為汴人所攻[…]失數州汴兵直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

[…]後汴兵再圍晉陽以援[…]還克用戎機欲定會汴兵去而[…]

克用不能與汴人爭者累年悒悒[…]以至于卒子存勗立時梁

[…]兵侵晉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梁梁來寨[…]守之

[…]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惜者先王[…]克用[…]耳聞吾新立以為童[…]

[…]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取威定霸在此一舉[…]

[…]不可失也帥[…]兵[…]晉陽伏[…]岡[…]下旦乘大霧直抵[…]

[…]填[…]斬[…]而入梁兵大潰遂解潞圍○淮南將張[…]

[…]徐溫弑節度使楊渥溫復殺[…]將[…]吏推[…]立楊隆演為節度使

[…]徐溫自領昇[…]而以養子徐知誥[…]為子[…]

[…]為[…]守光者盧龍節度使[…]之子也先是[…]其父而自領軍府

○梁夏州亂殺節度李[…]以其父[…]代之夏州李氏本

[…]跋上世自唐賜姓[…]

[…]代之○劉[…]

[…]王[…]代之王建王蜀[…]代之王[…]

[…]王[…]

[…]王[…]

[…]

王○晉與梁連歲交戰梁魏州降于晉晉王入魏撫德州降梁劉鄩等棄晉陽不克而還攻鎮定營鎮州山東郡平原郡即頓丘郡營定州王鎔晉師敗同之鄩攻魏州晉王又敗之梁又遣兵襲晉陽晉人擊卻之晉克衛衛輝府磁洺相邢滄貝州掠濮鄆梁人決河以限晉晉王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柳未詳所在晉周德威梁戍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值晉決德勝河已兩城未詳所在亦梁攻之不克梁招討王瑤戍為去聲晉所敗梁河中降晉鎮州將紇干臣鎔晉王討平之先是吳蜀交爭勸晉王稱帝晉王自謂先王有遺言當終後伏唐社稷既而得傳國璽於魏州初傳國璽藏之四十年以為常王將篡位國號唐遣李嗣源追救梁鄩州梁以王彥章為招討唐主成德勝守者曰王鐵槍時號彥章為王鐵槍勇決謹之彥章果拔南城即南德勝城進拔諸寨至楊劉詳所在力攻不克而退梁遣彥章攻鄩唐主救之梁敗彥章死唐以嗣源為前鋒五日入大梁梁主德唐諸兄弟乘危謀亂書殺之梁命其下麟梁已前麟曰李氏五子已世仇聖雖降首不可使侯欲刀鋸吾自裁麟可斷吾首麟泣曰臣不敢奉詔梁主曰卿欲賣我和鬻欲自剄梁主特之曰我與卿俱死麟弒梁主因自殺死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三○晉朝龍德梁自太祖稱帝至是二世一十七年而亡司馬温公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逆其餘力垂僅諸夏地廣兵強威雄日熾欲無厭衆近唐祚遲唐不復稱自內與不得其死宜矣

唐

唐莊宗皇帝 名存勗沙陀人也本姓朱邪氏代史云夷狄無姓朱邪部族之名後因為姓先世立功賜姓李唐德宗時帝祖朱邪赤心為昭討使賜姓李名國昌前鋒擊威龍勛勛姓李名國昌父克用克用字鴉兒有勇略一目微眇號獨眼龍為去聲唐平黃巢立大功王於晉與朱氏為仇梁年號為去聲所滅憂形於色存勗幼進言曰朱氏篡逆

[illegible] 戊尾橋 [illegible] 代 [illegible] 留屯貝州遂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魏下軍士大譟曰軍士大夫將士從主上十三年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放從馬直[illegible]馬直[illegible]直軍士張破敗作亂數率喧競遂欲盡誅其族我輩夜無叛心但畏死今欲與城中合勢後門乃擁嗣源入城城中不受又逆擊之皆潰嗣源[illegible]得出將[illegible]召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illegible]凶人所劫不告星行[illegible]日夜行也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乃南趨相州諸者[illegible]奏嗣源已叛嗣源上[illegible]章自理[illegible]自理[illegible]明[illegible]被人止絕不[illegible]不通意也遇不得通[illegible]得通[illegible]朝廷始疑惧石敬瑭曰安有上將[illegible]嗣[illegible]源也與叛卒入城而他日得保無恙[illegible]者乎大梁天下都會[illegible]大會[illegible]命之所願先往取之始可自全康義誠曰王亡無道軍民怒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敬瑭為前鋒李從珂[illegible]為殿[illegible]去○軍引兵入大梁[illegible]引兵[illegible]夫[illegible]限

唐主如閔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帥[illegible]卒六於汜[illegible]水[illegible]水名[illegible]成皋唐主中流矢而殂稱帝僅三歲而遇弒改元者一曰[illegible]伶人歛樂嘗覆[illegible]去聲也覆而焚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上[illegible]上聲牋勸進[illegible]勸即帝位不許又三[illegible]請嗣源監國乃許之繼岌自蜀[illegible]迎[illegible]內[illegible]去至長安自殺監國立是為明宗皇帝[illegible]

[illegible]明氏曰[illegible]初立火[illegible]火[illegible]解路州之圍[illegible]而[illegible]有[illegible]使朱[illegible]未死固必為[illegible]矣所[illegible]張[illegible]忠[illegible]孫[illegible]推之失已[illegible]形見遠[illegible]之後[illegible]遂死一善可紀與向者猶二人[illegible]何也才氣有限也若曰天數[illegible]後[illegible]如[illegible]雨[illegible]風凡十五年而後[illegible]臣[illegible]女[illegible]伶人信[illegible]官不三年而滅亡其心昔明而今暗先成而後肆豈亦天耶故莊宗之命[illegible]吉凶命歷年皆所[illegible]始不可[illegible]之天數也

○明宗聖[illegible]本胡人[illegible]姓名[illegible]佶[illegible]然也為晉王克用養子名嗣源[illegible]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善[illegible]馬[illegible]蕃兵漢兵總管[illegible]馬兵步兵總管[illegible]屬七十字[illegible]何官名也[illegible]受命討鄴為[illegible]反卒所[illegible]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illegible]

[illegible]立[illegible]王[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勢[illegible]冊[illegible]何保[illegible]樞[illegible]卒子德光立○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驕淫[illegible]殘暴其下[illegible]審知養子延禀[illegible]弒之而立其弟延鈞後稱帝更[illegible]名璘○吳王楊[illegible]吳楊[illegible]稱帝[illegible]稱帝○南平王高季興卒子從誨立○楚武穆王馬殷卒子希聲[illegible]稱帝[illegible]南平[illegible]嗣○吳越王錢鏐卒子元瓘立○楚希聲卒希範代之○夏州李仁[illegible]世[illegible]誨立[illegible]高從[illegible]福卒子彝超嗣○西川孟知祥併東川[illegible]屬四川[illegible]今童川府以知祥為蜀王[illegible]稱王馬後[illegible]希[illegible]斬[illegible]○唐秦王從荣[illegible]明宗長子驕很自知時論不與常俱不得為嗣唐主寢[illegible]立疾[illegible]遽[illegible]驍勇強力[illegible]吳越[illegible]人為牙兵千人至端門下將[illegible]將入禁衛[illegible]禁中宿衛之兵討之[illegible]錢元瓘[illegible]從荣兵潰走歸府皇城使[illegible]去從[illegible]益斬之唐主[illegible]駭[illegible]甚也遂殂唐主性不倩已與物無競咎極之年已踰六十每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illegible]稱其名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illegible]胡氏曰[illegible]如字[illegible]祝天之言[illegible]於誠心大概厭亂果生聖人唐主以丙戌即位宋祖以丁亥生[illegible]吁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信不誣矣在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成長興內無声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去声[illegible]財貨[illegible]之庫賞賚吏治[illegible]平声[illegible]音戚妬○受[illegible]財害民之人雖不知書所行暗合於道年穀豐登羣宰用校於五代粗[illegible]措上○為小康子末主立是為閔帝[illegible]端[illegible]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為治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上[illegible]蜀孟決○蜀孟知祥稱帝○唐潞王反於鳳翔李兵長驅軍馬征[illegible]過[illegible]知祥也[illegible]稱帝[illegible]洛陽閔帝出奔在位改元[illegible]數月而已[illegible]胡氏曰閔帝所以不終[illegible]身之[illegible]朝[illegible]非也[illegible]蔡氏曰[illegible]蔡之本曰[illegible]墻端木也[illegible]曰[illegible]兩[illegible]土板也[illegible]輔[illegible]之臣也[illegible]末主立

[illegible]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用事者[illegible]朱弘昭馮贇等忌之從珂鎮鳳翔閔帝命移鎮守河東將[illegible]去聲佐以[illegible]離鎮必無全理乃移檄鄰道起兵入清帝側[illegible]其檄署曰朱弘昭等乘[illegible]制朝權別嫌骨肉動搖藩垣今將入清君側元帝疾亟殺長立幼專[illegible]之惡其力不能獨班願弘鄰審以濟之從珂至陝諸軍皆迎降[illegible]至洛宰相馮道等百官班迎遂即位遣人[illegible]閩川刺史王[illegible]弘貴子也鴆殺閔帝於[illegible]衛州○蜀主孟知祥殂子昶[illegible]丙[illegible]幼立○夏州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

○閩人弒其主鏻林而立其子繼鵬更庚名昶○唐主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不相悅唐主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移敬瑭鎮鄆州鄆天平節度敬瑭遂反求援於契丹契丹敗拜立敬瑭為晉帝

一曰精忠唐自莊宗至是四主實三姓凡一十四年（同馬溫公曰武夸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功於唐上元之變訟不能直遂與朱氏相攻紛糾不解至於曉節鋒鏑亦衰莊宗以弱齡襲位懼下諸將皆武皇並世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願指如意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縱及三年隕身亡族明宗无取国之志而為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青泰於危難之中坐神器之重負展未安家為幾然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承何其速哉）

晉 倒綱敗紀禍不子於身而子於子宜乎

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莊宗之壻也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鬬事明宗皆有功內相忌從珂稱帝敬瑭自河東來朝將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病容度削）莊宗不以為虞（防也）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許偕（莊）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敬瑭聞之益懼尋命移鎮鄆州敬瑭拒命（莊）發兵討之桑維翰為（去）敬瑭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劉知遠以為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患敬瑭不聽表至契丹主大喜將騎（去聲）五万而來與唐兵戰於晉陽大敗拜之契丹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割幽薊（即涿州）瀛莫（即瀛州）檀順新（今奉聖州）嬀儒武雲應寰朔（即馬邑）蔚十六州與之（按今北平薊縣遵化遷安灤縣屬今北平薊縣屬河東武德之地屬山西嬀儒寰朔跨姑關之地）契丹以晉主與契丹南下又破唐兵至潞州契丹北還晉主引而南（將去）將校皆飛狀以迎（將校之官迎接之形皆如飛之速也）（莊）自焚死晉主入都洛已而還汴（御覽）胡氏曰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国則當尊奉許主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奪国柄君之惡昆從者兵以義斧名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卻臣契丹割棄士裘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爾其害乃及无窮故以功利誅国而不本於義理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吳

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溥紹吳自梁太祖開平元年稱號至是四世歷三十七年南唐璟之初受吳禪國號南唐）徐溫命知誥（誥平聲）昇州（昇平聲）致繁富城市府舍盛溫自徙居之知誥入廣陵輔吳政溫卒知誥以中書令鎮昇而留其子輔吳政廣金陵城（即昇州楚威王以其地而王氣理金陵之故曰金陵）吳加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至是遂受吳禪知誥本徐州李氏子也自謂唐後國號唐（晉復伏姓李更庚名昪（弁）是為南唐○契丹改國號大遼○閩王曦弒其主昶而自立（昶自昶之叔也）○吳越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南漢主劉龑更庚名䶮（嚴）（南漢按劉龑並無此字疑當作龔居容切左髻也○按南漢主初名若更名陟又因田龍見更名龍至晉高祖天福六年以龔名不和乃自譴立龍字而名之取飛龍在天之義）昪殂子玢（彬）立○晉主在位不七歲殂改元者一曰天福齊王立是為閩殤（又曰少帝）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故需子也）（高祖）臨終命幼子重睿拜宰相馮道欲（南唐李璟）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去聲）宜立長（上聲）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補遺史略七卷）

（閩王）○南唐主李昪殂子璟立○閩王之弟王延政據建州稱殷帝○南（南漢）（殷）而自立殷主延政遣兵討之閩人殺文進傳（送也）首於殷殷改國號（紙其主玢）曰閩唐人攻拔建州延政出降閩（世祀閩王審知自梁太祖乾化三年據閩至是六世凡三十三年而殷改年號十）（閩）唐攻福州（閩王之據地）不克徙兵越遣兵取之○初晉（高祖）事契丹（以高祖之襲計告也）不復稱臣契丹大怒（梁太祖於亦荊襄廣郭復州置回圈務運名使於河南北以易猾獷戰馬後契丹以高梁為回圈使亦置圈）延廣又因其回圈（務）使（於）河南北以易猾獷戰馬後契丹以高梁為回圈使亦置圈）交易（是因之也）已而還歸太言曰歸語（去聲）而主先帝為（去聲下並同）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為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相待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契丹入寇）於是契丹入寇渡河（晉）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契丹再至相州引還（晉）又自將追之契丹旋兵南下晉人擊之契

冊又改元會同既再膺意契丹不足長契丹主大舉入寇晉將杜威降句契丹遣兵入汴執晉主以歸其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開運

自晉高祖至是再世二十二年而亡重用於情燕親近臣千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枕國家未沿不可以應敵晉王捨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敵能無亡乎胡氏曰以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者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同出見杜牧也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去聲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言啃粮也丁壯鋒刃老弱委溝壑丁中壯健者死於鋒刃者羸弱者瘞於溝壑自東西兩畿東京也二及鄭滑州屬河東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官掌判決盜賊錢穀支拨民戶部三司政事劉煦呼去曰契丹兵應平聲有憂賜遂括搜檢邸者城士民錢帛遣使者數千人括於諸州皆迫以嚴誅威嚴誅遣人不聊生不聊且以禍括至初無須給須分給散皆欲輦歸中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契丹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還晉劉知遠先發一月即位

史斷曰少主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外挑強敵自取亡國易成一捷之後顧謂國勢無虞驕奢益甚四方貢獻皆歸內府廣置宮室崇飾後庭賞賜伶優多寡無筭委任馬王伺權當旱暵水潦國蹙如線之時方且今年遣使括民谷明年遣使括民財迫夫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且調度死內排沮人言遂使橫屍蔽野宗廟丘墟迹其人謀豈不幸哉夫以晉之立國絕域三紀屏藩五常以叔母為妻而夫婦亂矣尊夷狄為父而父子亂矣為中國主而臣契丹而君臣亂矣三綱既失中國已淪胥為夷不待契丹主之來侵已近一日之敵此蓋人道之大變中國之巨禍至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又罹其害焉此豈容以常理斷哉

漢二主一姓共四年

漢高祖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沙陀人也事晉祖敬瑭於兵間功最多晉祖在河東唐潞王移之鎮鄆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行文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後敬瑭鎮鄆之書自投虎口遂拒命唐遣將張敬達攻之不克晉出師救之唐入洛陽知遠時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分漢兵入營還本館契

冊兵於寺天宮寺在洛陽城中肅然言不敢仰視令也後晉主以知遠鎮河東曹翔殂遺命以知遠入輔政晉人匿之不召知遠知遠由是怨朝廷契丹連入寇晉雖以知遠為行營都統知遠不行契丹威晉入大梁知遠稱帝於晉陽契丹去乃發太原入洛遂入汴國號後漢更庚名高某○契丹王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胡本作狐按契丹志殺狐林者昔民於林中射殺一狐因名焉今名為死狐嶺在真定栾城縣此而死剖腹實鹽數斗載之去人謂之帝把把○乾也謚曰太宗兄孫王思希子元欲立○楚王馬希範卒弟希廣立○吳越王錢弘佐卒弘倧宗廣立其下南牙統軍使胡進思廢之而立其弟弘俶○漢主殂在位一年改元乾祐子周王立是為隱帝

隱帝名承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太原為太原府尹開封歲此後為留守猶言留後河東節度使屬上十八字為句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為樞密使侍中執政十二字為句崇為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治也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不供貢於上也朝廷詔令多不稟承○荊南高從誨卒子賓融知軍府通鑑作知留後○漢護國節度使河中李守貞反以郭威郭聲諸軍討克之守貞自殺○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楚王馬希廣猛王馬希之兄希萼殺希廣而自立○漢主自即位以來同平章事楊邠總機要樞密使郭威主征伐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三章掌財賦邠頗公忠弘肇祭京師道不拾遺章患擄上均上聲下音只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相安弘肇嘗謂天下須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子筆也章邠若無毛錐財賦何由取辦章輕文人嘗曰此輩授之握一把也筭不知縱縱直也筭法縱一橫五也筭籌也所以計歷數者其法用竹縱橫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二枚而成六觚為一握羅大經曰五代史作此輩與一把筭子末知顧到慈湖王氏曰筭子本俗語歐陽公抑其言書之殊有古意盧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見鶴林玉露今載之于此何益於用漢主左右嬖倖寖用事親戚于政邠共等每裁抑之漢王益壯年長厭為去聲被也大臣所制弘肇嘗議事於上前

曰陛下但禁言（不得發言也）有臣等在漢主穆不能平（積累不能平言非一事也）公石因譖之（譖祐）三年殺邠弘璧章遣密詔欲殺郭威於鄴將佐勸威入朝自訴威引大軍至漢主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漢主為亂兵所弒（在位二年）威白太后迎武寧節度贇（徐州號為武寧節度贇隱帝弟崇之子也贇於倫反）威躬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南行遂代漢（漢五世四年而亡）（馬司代漢）威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黃旗以被（澶州兵變）未至聞契丹入寇遣威將兵擊之（温公曰高祖雖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為朝廷北宛中州之主故權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有材能之首出哉會其時之可為也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己出輕信群小之言欲除驕悍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

周 五代之君太祖稍有可嘉

周大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大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姻（婦父母家別釋姻對）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去聲）馬軍使郭崔兒也（崔兒故有此名）柴氏欲嫁之父母不肯曰汝讀帝左右人（句歸讀當嫁）（周太祖皇帝）（崔兒故有此名）柴氏欲嫁之父母不肯曰汝讀帝左右人（句）歸（讀當嫁）何嫁此人柴氏堅不（句）他人竟歸威漢祖鎮河東威為孔目官（孔目官猶今之管）契丹在汴威勸漢祖舉兵逐威帝業漢隱帝時（漢主征伐隱帝欲殺之不克）威擁兵入汴已而出禦契丹軍士擁還宗時已迎贇於徐州乃以漢太后（世次未詳蓋亦慕名者也）（北漢劉崇）為湘陰公威為監國（監國即位謂周號）叔之後（世次未詳蓋亦慕名者也）國號周周主威弒漢湘陰公（漢湘陰公贇於徐州為威所殺崇稱帝於晉陽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問向及聞迎立贇則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贇廢死崇乃稱帝於晉陽所有并（并州）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石（已上皆屬山西）十二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節度使邪是為北漢遣（北漢伐周不克）子承鈞伐周不克遣使（乞師方勢冊拔用策命北漢主更名旻）（旻）○周主命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周主曰朕起寒微備嘗艱苦遭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民乎命四方貢獻珍

美食物悉罷之又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宜封事以聞（周毀漢宮室器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與嬖幸珍玩不離側（嬖幸珍玩）（胡氏曰召公曰不貴異物遠民乃足明王受貢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周世祖此於卒伍非知己訓者他無於漢隱帝之盛即其過人者矣五代之君四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周主又次之其餘死亡稱等）○唐淮南饑民過淮糴穀周主曰彼之民與此何異無得禁止○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威夜書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補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學論議忼慨善譬喻以開主意（忼胡朗反○忼慨誠貌又慷慨○唐同徒李建勳卒建勳直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一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貴人家無不發（建勳家莫知其處）○契丹述軋（述軋）欲子（述軋）殺兄欲而自立述律（述軋）討殺述軋而代之○楚自希廣希（殺兄而自立）

（南唐）希崇降南唐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楚亡（布楚馬殷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受命為王至是六王九四年）（金陵）○補遺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或曰孔子陪臣也不當拜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氏後以為曲阜令及王薄○故楚將劉言自朗州（屬湖南）攻潭邊鎬走言取湖南請命于周周以言鎮朗王逵鎮潭逵襲殺言於朗以周行逢守朗逵還潭逵自居朗○補遺周主疾篤詔晉王慥聽政戒曰吾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墓近陵民（蜀）（蜀）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周主（立）

周主三年殂改元者一曰廣順晉皇立是為世宗皇帝○補遺史斷曰周祖將終其

君寡取大位得国之功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毀漢宮室罷宮闈鹽法定稅牛皮法罷尸御惡田減除相牛謂又如世宗謂孔子閑邪其義況有主受以贊軍事貶以守法度率敦以道守上意雖

宰固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故先歸称其為唐明聞世之亞蓋以此一點人耳何以令天下衆度乎觀世語知宗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

則周祖之自歸亦明矣

世宗皇帝名柴本姓柴氏周祖夏兄柴守礼之子也周祖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為鎮寧軍節度使已而尹開封晉主周主臨終命晉主聽政尋即位北漢主聞周主殂太后請兵於契丹契丹遣將楊袞將万騎

周主合戰

北漢主自將三万人來周主欲自將禦之群臣皆諫周主曰崇幸大喪父之喪也輕朕年少去聲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之強破崇如山壓卵耳馬道力爭諸佳王溥勸行北漢主軍于高平

北漢敗

即澤州

周前鋒與之北漢兵卻退周主虞其遁去趣促諸軍丞進

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合戰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潰敗也北軍千餘解甲降周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羊正反太祖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以死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国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去聲北漢兵大敗

斷不

楊袞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會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張永德盛称趙匡胤智勇權殿前都虞候官掌邦刑古同號也周主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不能養戰士一柰何浚通去聲利削也民之膏血

大意讀

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感壹

匡胤選其尤者謂精勇者為殿前諸班分班上直其騎士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周攻北漢汾遼憲嵐音藍石沁七浸忻州皆入于周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補遺周主以遼衆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曰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周詔群臣極言得失詔曰朕於鄉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採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子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既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思致治之乃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隔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二篇朕將親覽焉將群臣多許

補遺史略七

常偷安所對少可取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及獻策世宗忻然納之○北漢主劉旻殂子鈞立○周伐蜀取秦階即武都郡成屬隴西鳳州屬陽郡而敗周主自將大敗唐兵於正陽地在壽春唐將皇甫暉姚鳳保清流關在徐州清流縣西南周主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克滁州屬淮東周師取楊泰屬淮東即武陵郡光屬河南舒蘄其州屬淮西唐兵拒周師復伏下取泰州攻楊州周主命匡胤屯六合縣屬滁州唐兵來攻奮擊大破之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陽與佯通詐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遍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周主還大梁留兵圍壽州唐遣朱元將兵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州周主復自將如壽唐人以城降周主還大梁已而復自將攻濠泗二州皆屬淮西皆降進攻楚州屬淮東今淮安府遣兵取楊泰周主克楚州遂至楊州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

乃還唐主更庚名景去上帝號奉周正朔。朗州王逵為去声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入朗行逢併潭朗有之。召華山隱士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長吏常存問之。南漢主劉晟殂子鋹立。周主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三州皆離京四十二日而關南悉平議趨幽州會不豫病而止以瓦橋關為雄州屬北平益津關為霸州屬北平置戍而還六十日。趙匡胤先是為殿前都指揮使從去声下同攻淮南又從征契丹至是為殿前都點檢。周主在位六年殂改元者一曰顯德周主在藩為鎮宰節度時韜晦及即位首破高平之冠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晏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外動於政事發姦摘伏適他力反挑也伏猶隱也謂姦人也人之姦私挑出人之隱伏情狀忽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史商榷角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補遺曰宋白主帝陳摶世宗白主帝怒過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之日遠近來歸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近哀慕子梁王立是為恭帝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明年春鎮地名京名策立匡胤陳橋驛在汴城外軍士擁還策立匡胤周主在位半年號德遂禪于宋周自太祖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亡

司馬溫公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指身無所乘危而發難屢天下之籍而宰家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尚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馭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師習戰斥堠東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抱鼓之勝治律曆明典禮審法令修政事敕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天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補遺史斷曰恭帝以區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眷命然有父德業日隆已為天下所歸載則其重負安得不釋乎況先儒有言五代之君十有三周世宗為唐明宗次之周太祖又次之餘無足稱焉歷考五代之世正如中夜聘寶孤窮谷之間鼠鵲狐狸鬼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朱梁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竊人而君天下者周太祖也有以焉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閔帝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之親襲於刀鋸而不恤盜賊夷人之橫則養為己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已之所當北面而委質者則叛逆篡弒而忍為夷狄之主中國所當相絕者則稱父稱臣而不恥首是徇懸冠冕逆置自嘗夷以求其禍敗之條滅亡之速未有甚於斯者也人生斯世何其不幸欤

二

桑 唐

光緒桑十藏沈宮潛宮主翔有文

標題詳註史畢補遺大成卷之七終

梁唐晉漢周五代共享國五十七年

宋 卷之八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也相傳為漢京兆尹廣漢之後父弘殷為洛陽禁衛將校娶杜氏生匡胤於中馬營在洛陽亦光蒲軍營中是香一月人間之齊孩兒營少從辛文悅李文悅嘗夢邀駕入臣胤也周世宗時嘗改元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前從征代立大功世宗一日於文書篋中得一木書曰點檢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選之而易以匡胤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鄭獎卅時主少国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大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異光相盪蕩○上相磨指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軍士聚議先立點檢為天子軍士議曰王上幼小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旦匡胤醉卧不知也黎明黎黑也黑與昧然後北征也相推天將明也軍士擐悉○甲胄兵士甲冑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則和與失出被之黃袍維拜呼萬歲雍上聲馬奮而拒之不可猶言乃擁太祖誓諸將曰汝等自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不能為汝主也我皆下馬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故舊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故舊汝等死得擅加侵暴太后者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故舊汝等死得擅加侵暴若從我命則大賞厚賞不然滅族皆拜皆拜整軍自仁和門入城門入城宅無所犯無所犯遂禪位周恭帝遜于別宮太祖受禪不受禪位人之言至太祖受之時王卒服其恩威中外同心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而後知也自則掌軍後知也知如號令之間欲暴兵犯京城者生靈塗炭之苦矣以李氏代之將非聖明神武而不殺百姓能與於此哉以所領節鎮為宋州歸德軍故国號曰宋衛遺華山隱士陳摶聞宋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遣使賜摶帛摶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選之而易以匡胤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鄭獎卅時主少国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大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異光相盪蕩○上相磨指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軍士聚議先立點檢為天子軍士議曰王上幼小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旦匡胤醉卧不知也黎明黎黑也黑與昧然後北征也相推天將明也軍士擐悉○甲胄兵士甲冑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則和與失出被之黃袍維拜呼萬歲雍上聲馬奮而拒之不可猶言乃擁太祖誓諸將曰汝等自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不能為汝主也我皆下馬

舜女曰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結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言如使死者復生骨肉也明日皆称疾請罷趙普薨人過上於

淪州用為節度使書記案淪云節度使之幕府書記者又云節度使幕府官名上即位後專與謀議倚信之補遺言氏曰禁錮之在黨方後之權臣九代以干戈奮力取之而不以來相以盜賊奚失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此其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者不然無故而自剖因之策岌岌不動七因之變哉○

西鶴女真固在東夷古為馬○西鶴于闐西○西域國名來貢○三年泉州

留從効平衙將平決進推平長漢思領軍務○定節度使周西平王后周新李彝興即彝殷避太祖諱改宣祖弘殷諱貢馬○武平州武安州鎮帥周行逢卒子保權領軍府衙州太守張文表作亂起兵據潭州保權表

高麗上請救于宋○荊南高繼勛卒兄子繼沖代之○直麗來貢○

元年命慕容延釗慕容本東平王後從後周西平蜀甲至海為單于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因襲慕容氏李默耘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處耘師出江陵高繼沖出降荊南

平右南平高季興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始命為王至是五主凡五十七年而亡延釗至湖南又表先已敗死保權聞宋師下荊南懼而拒守句師進討之獲保權以歸湖南

湖南平○三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乞罷管勾周朝禮相也自唐以來宰相惟面奏大政事餘號令刑賞除拜除官拜爵但入熟狀具狀奏聞質等自以前朝大臣稍存形跡執守禮法每事具劄子書法進呈退批所得

聖旨同列皆書字以志喜之奏御之多始此質等既罷以趙普同平

蜀主孟昶章事○命王全斌伐蜀德三年蜀相李昊勸蜀主孟昶出降蜀亡右後蜀孟知祥自唐明宗長興四年受命為節度使王后潘稱帝至是二世凡三十三年而亡前蜀主氏之亡也降表

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初上命宰相撰前代所未有年號以改元及是得蜀鑑鏡乃有乾德四年鑄字作之召

問句學士竇儀曰昔偽蜀主衍有此號上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四年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孔子祀宜孔子四十四代孫而文宣公之子也五季以來奏封廟人宜主祀事○五年五星聚奎相自井之域先是周顯德中竇儀楊

聚於奎多遂同為諫官儀善推步推步算法皆曰丁卯歲五星聚奎有

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諫官名二拾遺見之儀不預也言已不至是果

如儀言氏曰五星聚奎固太平之象而實書斯文之兆也當是時安定湖李之說未行於西此卯為興陶之李未行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何方盛哉○夏州李彝興卒子光叉睿同領軍務○

閏月

元年北漢主劉鈞殂養子繼恩立郭無為弑之而立其同母弟繼元

皆旻弟子也初漢世祖女商薛氏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繼恩養之皆冒劉姓○雷德驤相判大理寺天子有九寺此其一也掌折獄詳刑官屬堂吏附會而會合之宰相擅

增減刑名德驤憤怨去也直諫武殿奏之并言趙普強市頃人

第宅聚斂財貨上怒叱曰鼠輩東平聲尚有耳而無聞也汝不聞

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大斧也擊折其二齒命曳出黜之○二

年命曹彬等伐北漢彬親征攻太原城久不下頓兵甘草池中去晉

陽宮中矢殺諸師軍○上自即位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

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

聲果上也急呼出則上立雪中普慌怨拜即前堂設重裀當作茵

地坐戲去炭炙肉普妻行酒上以媵侍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

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著入聲不寢也一榻側之外皆他人家也德

天下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筭

成全之計策猶所向所向何方上曰吾欲取太原北漢都太原普默然良久曰

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受何不姑

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彈子也黑子面痣也猶其地山之地將焉何所逃上

笑曰吾意正爾姑且試卿耳於是用師荊湖荊南湖南繼取西川嘗因北

漢諜者私行詢探軍情之人語去北漢主鈞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

廣撫所問。何為因此一方之人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什一區區守此而相漢氏之不血食也不上表其言終約之世不以大軍北伐及謀元立始用兵。是成勢用試其主述律號穆宗迎立世伯父北欲之子明記更其名賢。三年命潘美伐南漢四年克廣州劉鋹降南漢亡。開寶九年開平元年潘美全內侵十三年而上。六年交趾丁璉上表求內附詔以為靜海節度使交南郡夏交南國在交趾北唐末置靜海節度於安南至此以為靜海節度使而交南郡地其人凡大瑞間廟。○趙普與相領河陽三城即度河陽為河陽節度普沉毅果斷立若相交然。以人下為已紀任賞欲除其人為其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奏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上曰朕固執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器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陵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不去上乃從而上曰海物必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人詣而屋材瓴甓筏至汴治私第史因竊盜私也貨大木又以陪地私易換也尚食蔬菓以廣園囿多營邸店舍以規利也又嘗設大集於閣中下同後表疏意不可著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此句當德驤之子鄰又訐結之告發其事上始疑普先是鍾晉參知政事以副普不宣制奉宣制命也宣制命也不押班不知印主管印信也不升政事堂至是始召參政升政事堂議政更知印押班與普參決幾事如普遂罷為政呂餘慶等其後繼為相。七年命曹彬伐江南初上屢遣使諭江南國王李煜入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暴客遇暴客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殺取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

愛憎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先是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鈞魚采石江上以繩度量也江廣狹詣闕陳策上用其言令荊南造大艦為浮梁以將師渡軍至是用之不差尺寸。○入年曹彬圍金陵令煜遣徐鉉上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其說累千言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還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曰不須多言江南小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耳煜之側豈容他人耳汴。○鍾子計江南近也鉉恐而縱奈陵受圍自春徂冬勢益窮蹙彬終欲降抗之欲其降累遣人詣曰城必破宜早為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憂慮所致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病愈矣諸將皆許諾彬香約誓日期城陷煜出降補遺彬待安之尉以賓禮令治裝赴汴南唐亡右南唐李煜

司高山天福元年僭號至是二世凡三十六年捷書至上泣曰宇縣都縣分割民受其禍城之際必有橫死者。○狂鋒鏑的。報副使者可哀也彬還舟中惟圖籍妓樂衣衾閤門鴻臚寺閤門通其榜子帖曰奉勅江南幹事面其不伐如此。○九年封李煜為違命侯錄用其臣張洎徐鉉等以越王鍾來朝辭歸上賜以黃袱。封裹固曰途中宜密觀之開啟而視皆群臣乞留叙章疏去叙感懼。○上如西京西京洛陽謁宣祖安陵太祖父弘殷廟號宣祖安陵。○夏四月郊。何。都民垂白者老以相謂曰我輩少去聲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上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上曰吾且都長安晉王叩頭曰在德不在險上曰吾將西遷蓋欲撫山河之勝而去上冗而訖兵晉王之言面善令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盡矣乃衆大梁。○補遺賈翰屠汴州殺唐守將胡則唐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

胡則殺刺史謝[illegible]實集衆為唐固守翰圍之城陷翰執之數其逆命之罪對曰大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殺之因縱兵悉取其貲貨而盡[illegible]其民

建隆元年

德閏

書五上仁孝

嗣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洎

及也入京師市不易肆[illegible]不驚擾也嘗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為天子容易邪適乘快指揮乘快心發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宴近臣虛襟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慮[illegible]下之民雖不分[illegible]之其藩侯[illegible]不為去撫養務行苛虐[illegible]

寢殿

令

法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

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平蜀後嘗擇其兵百餘為川班殿直

王卒隸者分直殿故曰川班宣票給與御馬直等交禮行賞之時有當川班者以鄉民

意從特增給以其意從事[illegible]之勞川班[illegible]特命增給錢人五千川班擊丞聞故班[illegible]有冤抵者擊出[illegible]即時表聞于上故名也所[illegible]唐皆有之宋置殿閤故號[illegible]

援例陳以御馬直之例陳乞增給

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

以川屬諸軍

遂廢

宜內臣官有逮事後唐者上問

宗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且故上撫

撫養士卒不吝賞賞有犯吾法惟有劍耳五代以來藩鎮強盛上以漸削之罷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郡國以革節鎮之橫法又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之權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專務愛養民力能卻貢獻禁進羨去餘常衣澣濯之衣寢發書而緣誌蒹[illegible]為[illegible]晚節好去讀書嘗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窮何近代法網之密邪削平諸國必招之不至而後用兵及其既降皆不加戮[illegible]有之終其世[illegible]

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冗蠹朕今撫養士卒不吝賞

嘗

犯吾法惟有劍耳五代以來藩鎮強盛上以漸削之罷諸節鎮

專用儒臣分理郡國以革節鎮之橫法又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之

權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專務愛養民力能卻貢獻禁進羨去餘

常衣澣濯之衣寢發書而緣誌蒹[illegible]為[illegible]晚節好去讀書嘗歎曰

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窮何近代法網之密邪削平諸國必招

之不至而後用兵及其既降皆不加戮[illegible]有之終其世[illegible]

叩嘗幸成[illegible]

太宗

追贈太廟親從[illegible]

有白起指曰起殺已降[illegible]

降卒四十萬不武命去上之

國恭

封

王

後遷于秀州上以辛

文悅長者[illegible]

之人俾為秀州守

使華

恭帝

先

上二年始卒上發哀輟

朝

十日

罷

如禮如帝上初入京時自陳橋迎

迎周

周韓通死節

通

優厚中書令

王彥昇奏命專殺終身

不受節戊

受禪之際倉猝未有於帝禪制誠

制命學士草制依樣書

閣學士草制依樣書

歲久在翰林頗怨望上曰君

何勞之有卒終不登之政府

久任不遷定銓七錄切

選中書門下特除而使府

初京官七品以上無

久任不遷定銓七錄切

選法

下銷

自後京官以上無

敢不許辭召幕職悉由銓授

嚴舉主連坐法

乾德二年詔刪改等名

幕職京官中舉主為即

史法訓監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

舉主姓名謬舉者並坐罪

嚴贓吏法有賣直同

極刑者建隆二年

坐贓

自後贓吏有

盜眞極刑者

懲五代浙直

苛

何征重斂之弊

丙辰商賈任錢

建隆

五代多以武人為牧守率意用刑上懲戒之故人者必抵罪

罪所犯

人之罪抵坐故入之罪至死也

詳復法

詔大辯

定大辟

關○罪

定折如杖法宋法大杖一折笞杖五頁

杖一百實大杖三千分新刑統

實後

定差役法

令

檢覆差役有不平許民自相訐

訴不疑殺乃聽

作版籍民間戶口田畝

數目在官版籍戶帖供報

家納戶帖為憑乃鈔鈔之類

長吏有度量民田不實者或杖流之諸

州

賑

振○

蠲消○

免也

租惟恤不及舉德行孝悌親策制科

周

賢良

舉人放進士榜

覆試法

王拙如貢舉陶穀子邵

元上

榮資農利

命申丞

因

朝

穀不能

御殿親試進士試書判拔萃日之

[illegible]名者判者以[illegible]試其人使判之故幸國子監詔天下求遺書初[illegible]

[illegible]用和凝[illegible]上所定雅樂[illegible]武功二[illegible]初行[illegible]漫所上[illegible]上開寶通禮[illegible]

[illegible]元和為開[illegible]二百餘命宰執日記特政送史館[illegible]撰日曆[illegible]

[illegible]制度典章[illegible]有條理[illegible]

[illegible]之道以替[illegible]通判以貳之所以節度使之權也又命朝臣強幹者為知縣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從公孟門之間[illegible]

[illegible]矣其制[illegible]

[illegible]蜀平南[illegible]江南丁[illegible]之民人[illegible]以撫安之[illegible]

[illegible]朔西北二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後[illegible]之言信以傳信[illegible]以宋史其可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德二年入相至開寶六年罷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復入相至八年
規管又罷端拱元年再入至淳化元年罷前後歷事二朝凡三十二年尋
于不釋卷
堯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倦故卷每
朝有大議輒闔戶自啓書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
也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
論語定天下政
致太平蒙正晚出嘗與普並相普其推賢平之樂正嘗置冊子夾袋中
太平太宗
疏去聲四方人才姓名以待選用初太祖嘗以張齊賢薦續上至齊賢
正疏
與進士上欲置之上第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特與通判卒
四方人才
至大用呂端為相人謂呂相作事糊塗突又皆如字○不分曉明白也上知之曰
得用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自上即位以來以小人為相者盧多遜
小人盧多遜
人而已補遺胡氏曰帝即位之初首令轉運使兼糾察官吏自是盧
司之權重置三司使以理財嘗曰財貨所以濟用取之
不以道毒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令戒節無改厚斂命相則
趙李張呂一呂皆以賢稱寇準李沆尚敏中亦已恭大政竟為他日
之賢相田錫在臺諫而作敢言之風李燾在經筵而得遠近習之道
重循吏之選嚴戒吏之誅優民作戒醉以武州縣官仍書治所成辭
補遺宋太宗皇帝
云尔陳尔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崇儒術則褒先聖之後
幸孚以謁先聖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所可惜者天祖臨崩猶
還見殿上燭影搖動及聞太宗改好為之言不能不起万世之疑而
德昭之死非其罪廷美之卒由於飲酒來后崩不成服於人倫未為
無歉焉
太子立是為真宗皇帝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太宗第三子也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大殿有
坐殿上者語去聲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令謁之礪後
進士第一入為襄王府記室官掌代表奏劄既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
者觀人容貌尹詣進音知吉凶者詣見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厮斯○析音知吉凶者詣見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厮斯○析音知吉凶者詣見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厮斯○析

復至準蓋欲擊之使愛輪不返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將遣利用性利用謂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銀百万絹百万兩亦可準召語韓之曰雖有勅旨不得過三十万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斬汝矣利用卒以絹二十万銀十万定和議時朝為況比朝為況比朝為況比

[illegible]營吾天遂雨[illegible]散句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非所以愛[illegible]也而[illegible]之所以自愛[illegible]之力也當[illegible]平[illegible]符[illegible]之時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水江淮之[illegible]內城之次京師之[illegible]間見[illegible]出非人即不如[illegible]居而天[illegible]乎觀[illegible]諸營造而[illegible]此[illegible]真可見矣 ○上在位二十六年自元年呂端至後張齊賢

[illegible]政流[illegible]杭品家正向[illegible]敏中畢士安寇準王旦相繼為相惟旦居位十一年當李沆為相[illegible]日[illegible]政沆[illegible]讀論語當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用人尚不能行[illegible]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謂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illegible]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大中祥符封禪祠祀土不並興旦乃歎曰李文靖[illegible]公真聖人也每有大禮旦輒以首相奉天書以不常色悅不樂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于位帝痛悼不已遺令法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宜削[illegible]

[illegible]髮被緇黑衣以斂[illegible]去声裝衣入棺也[illegible]義者謂旦得君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去[illegible]五代時馮道方相[illegible]人[illegible]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旦而折廷爭[illegible]素有風采無如寇公準當方向之寄[illegible]一方當一向則詠不[illegible]敢辯當旦之世王欽若已相欽若罷準再入相參政了謂事準甚[illegible]謹嘗會食羹污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鬚太出乃為去官長拂鬚邪謂其愧怍[illegible]準遂[illegible]秋了謂為相準遂[illegible]州同判迪罷[illegible]謂獨相[illegible]時上已有疾昏[illegible]如準[illegible]皆謂曰[illegible]中宮[illegible]行之上不知矣[illegible]朋年五十五在位改元者五[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相氏曰真宗克仁慈愛[illegible]上之[illegible]以後不過為[illegible]上天之[illegible]主[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資[illegible]以後不過為[illegible]上安[illegible]宦[illegible]旦[illegible]下而沆[illegible]為[illegible]罪[illegible]之[illegible]王欽若[illegible]有[illegible]政中[illegible]三要[illegible]于謂曹利用[illegible]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illegible]有[illegible]於君德成敗如此可不慎哉

太子 真宗第六子 立是為[illegible]宗皇帝

[illegible]名禎母李氏帝所生母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真宗王后養為子[illegible]劉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illegible]莫問莫叫何似當初莫哭帝即止蓋謂[illegible]宗嘗續上帝祈嗣問群仙也[illegible]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為[illegible]宗子在宮中好去[illegible]赤脚其號也自是王為太子年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丁謂[illegible]用事寇準為雷州[illegible]司戶參政王曾密奏謂包藏禍心宜宗山[illegible]遷移皇堂於絕地帝王之地因山為陵故曰山陵皇堂填穴也絕地絕氣之地也特于謂為山陵使因山陵都[illegible]初命李士宋綬草準責詞令[illegible]用春秋无[illegible]將[illegible]而必誅公子[illegible]有其意所謂誅意法也 漢法不道如大逆不道逆上不道之類為[illegible]事[illegible]及謂[illegible]綬乃用其語[illegible]明不道之事常刑同敗[illegible]人快之方[illegible]

[illegible]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illegible]準竟不及北還而卒[illegible]故丞相寇準卒于雷州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喻月枯竹盡生[illegible]衆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illegible]守道[illegible]見本同列之[illegible]然也堂更惟例薄則犯之門生獻三策測[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沮[illegible]沮[illegible]百万[illegible]公之勳烈何如哉此所以感當陽之竹也 王曾為相王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士遜相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曾自天聖初居相位至是十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發解[illegible]介○禮部[illegible]試[illegible]廷試[illegible]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場奏著不書曾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illegible]宗末正色立朝朝廷賴之為重作相日所進退人莫有知者或問其故曾曰恩欲歸已紀綱僕誰當○交[illegible]黎桓[illegible]宗[illegible]真宗[illegible]辛子龍廷殺其兄[illegible]龍鉞而自立來貢賜名全忠[illegible]宗[illegible]間全忠卒子[illegible]

王校尉公孫遂殺之而自立至是公孫李丁德政立來告喪封交趾郡王○契丹主隆緒死號聖宗子宗真立補遺更臣論曰聖宗聖明綜核名實賞罰分明戒飭貪官汙吏以忠民敬酬以取士政令平一國以富強契丹之資主也○西夏趙德明卒子元昊立○劉太后以為已死子而上母李氏默七廢先朝殯御中周禮有九嬪九御李氏廢直宗殯御之中未嘗自其子而測其意也人亦畏后不敢言疾革○急也乃進位宸妃而毘宰相呂夷簡奏太后宜備禮皇后以葬曰他日莫道夷簡不負說來宋鑑李代毘太后抑未治奏不許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同天希旨言歲月未利夷簡數其說請發哀成服備宮使葬之時有詔欲墓宮城短以出後夷簡屢求對太后猶知其意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曰非禮宜從西華門出且曰宸妃延育聖躬而後不成禮後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歛用水銀崇勳祖馳告太后太后乃許之宸妃卒踰一年太后謂輔制十一年號令敢明恩威加天下近臣習少假借○上始親政能制侍親裁抑侍中外大悅夷簡上之親政事謂正朝朔望郊祭陵廟祈雨蠶耕祭社稷故曰習少假借之間宋真宗八九太后制王元儼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上始知之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謚曰肅懿祭告易奉宮親祭視之陵葬永定陵葬所先是呂夷簡張士遜並相夷簡士遜為首相句無所發明而罷夷簡復相迪罷王曾復相而權在夷簡夷簡之初罷也以郭皇后之言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那由是非罪夷簡罷事見仁宗明道三年太后廢郭皇后又復入而后有尚美人尚姓也九嬪之下有美人爭寵之際也遂廢郭皇夷簡有力焉臺諫孔道輔沖卷爭詩同不得而止道輔出知泰州仲淹還朝為待制後知開封府言事俞益數御員外郎天聖間待制朝政○景祐元年召仲淹為刑部郎中知開封府忌之命知議時政夷簡訴其越職越出本職數言事罷知饒州饒州在鄱陽湖在鄱陽湖余靖范諫爭之皆坐貶遷監筠州酒稅歐陽脩責諫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事廢郭皇后之事若訥奏其書亦貶貶降夷簡

史 23—200

脩介靖蔡襄侍諫院職○以韓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曰子直諫官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衮脊之進跖蹠斯拔言善類相引大姦之去如距斯脫進之勇也以距距脫則不能為他雜之害也大姦指竦也仲淹時適自陝西來歐陽修得書仲淹拊膺嗟事竦因與其黨貝衍等為黨人歐陽脩乃作朋黨論上之奏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情疎交相賊害君子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事国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仲淹還參政富弼為樞副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天章閣編數則召對賜坐給筆札○紙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等皆惶恐乞退讀所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武備欲復府兵宗紀一說宰相以為不可時章得象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竦等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歐陽脩亦出使河北補遺四年作太學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利條纖悉具備時方尚詞賦湖學復立經義治事齋以教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晏殊罷杜衍同平章事衍務裁抑僥倖出編敕裁謂求不當得而得者抑之僥倖謂不當得而得者每內降宮闈中皆寢格不行寢息格也格音各義同又積詔旨十數上輒納上前上嘗語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邪朕在宮中每以衍不可告而止者不敢行多於所封還也會衍壻蘇舜欽監進奏院用鬻廢紙作故紙公錢祠神會客會奏院祠神辦歌用鬻故紙公錢召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衍等拱辰為御史中丞王洙宮素王益柔等為為御史中丞王洙宮素王益柔等為因攻詰其事竟獄得罪百數人皆歐陽修名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衍相七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揚州事章得象罷陳執中平章事昌朝罷夏竦代為樞密使○以州卒王則反文彥博宣撫河北討平之彥博入為平章事○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仲淹請和又覆數歲竟納欵納進欵服誠實之言復稱臣策命為夏国王名曹上賞歲賜銀絹茶綵二十萬兩五千遂不復寇邊卒子諒祚立○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夏竦罷朱庠代之尋同平章事未幾竦罷○張貴妃伯父乃張妃姊妹也若侄一日除四使去聲○日除四使而四加日知為大當以歷任年久每集與尚其官職監察御史裏行丈夫准日知為大當以歷任年久每集與尚其官職監察御史裏行貴同列號為尚書裏行貞觀中馬周為御史裏行因為官名乃清要之職也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向守蜀以燈籠錦名蜀錦為貢妃以為獻媚上怒遠貶介時為殿中侍御史貶為春州別駕主簿正故之改春州介之貶也七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爾時特制李師中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謀直言人所讒去国一身輕以為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指宋俊與皇后為吾皇與天為吾皇與天為吾皇與天

沉代之執中餞文彥博富弼並同平章事士大夫相慶得人上曰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無人哉上問王素孰可為相素曰惟富弼文彥博上曰如此則富弼耳○契丹主宗真殂號其子洪基立○交趾李德政卒子日尊立○以惠介知諫院時德政卒後請召還介文彥博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以包拯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寬厚雖疾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及知開封貴戚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刻沈羅文彥博罷韓琦平章事罷歐陽修為將作監主簿冊命為潁川團練推官辭疾不起○王安石知制誥安石每陳官職避不已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矣安石嘗侍宴賞花釣魚宴宴食釣餌上以玉盞盛香餌置魚食之安石宴食一餌可也而又取而食之是不情失而遂忘其惡也已悟而食之既盡釣無所取又食之上以其不情而遂非上曰安石宴食一餌可也而又取而食之是不情失而遂忘其惡也惡之安石有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句句不見句著辨姦論亦以為不近人情必大姦慝○司馬光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宮闈有曰仁曰明曰武二論綱紀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邊鄙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佞曰謹微曰務實○奏制科人得蘇軾字子瞻轍字子由東坡蘇軾號潁濱蘇洵公亮平章事○上在位四年改元者九天聖明道則善簾之政也朝太后以來政由已紀出皇元康定間西鄙西夏多事慶曆更化君子滿朝至皇祐至和嘉祐天下承平無事恭儉之德愛人恤物之心自即位至升遐終始如一月句遺制升遐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平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遺呂氏曰仁宗在位日久愛才以不善為偏失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為明為貴以寬厚符民以息礼待士而以至誠待人人以此蘇又忠公謂社稷反長終必極論也皇子立是為英宗嘉祐

英宗幼名宗實濮安懿王元偰之子太宗之曾孫也仁宗立為皇子賜名曙皇祐間肌固避數辭四而後即位以憂疑致疾慈聖光獻曹太后后宗權同聽政上舉措改常度法則也上得疾不知人遇宦官充少恩差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太后聽讒之言兩宮遂成隙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修等調護不既乘復仇○規政太后撤簾后還政日散朝一日出空控頭勅勅出未脩舊姓名脩已僉道既未僉脩已第書之脩勒書姓名但僉署名韓公必有說琦坐政事堂召內侍任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節州安置通鑑取空頭勅與守忠即日押行其蓋交搏兩宮侯宗之人也○議崇奉典禮追尊先政謂歐陽修欲稱皇考又以太后詔令平上稱親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呂公著交論以為不可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顧私親漢王宜利皇伯而不名范純仁復顧私親漢王宜利皇伯而不名范純仁呂誨范純仁呂大防解言職呂誨范純仁呂大防解諫爭之職公著罷侍講呂公著亦罷侍講之官竟不夫儀禮喪服記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齊衰期謂之降服以明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也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廢其所生矣司馬等之論其大富於理也○問朝氏曰歐陽修暢議以語韓琦琦主議以誤天下始於不得為孝於濮王可勝惜哉○按曹觀制後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徼私親子其子綱目特筆書之深予之也蓋先王制禮尊無二上故漢宣帝遇巫蠱光武遇王平皆不尊崇其所生父母為是故也況英宗自幼育于仁宗宮中又有濮宣光武之比其不可尊崇濮王明○契丹改號大遼○北朕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治平年三十八

論○陳氏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雄武之命臨政必問故事引古論所宜每有失皆出群臣意表侵凡大臣愛民好儒足為良主第以疾歲享年不永不克大有為惜哉皇太子立是為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名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朝養曹太后所生頊為太子尋即位○自有濮議以來言者攻歐陽修不已遂罷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琦力求去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辭上曰侍中必欲去誰可屬

國言王安石何如寶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咎齊桓有盛名識量英偉與富弼並著勳業時稱賢相必曰富韓○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術為言言必稱堯舜○以趙抃為參知政事抃入謝上曰聞嫌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政上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召詣時為御史中丞將樂下對問今日所言何事詢曰補中彈文乃新參也乃章新參安石光愕然曰衆言得人奈何論之詢曰君實亦為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吾人依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天下必受其禍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縉紳間有傳其說者往往疑其太過詢言大姦政忠大詐必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將基慢上陰成宮物[illegible]其十事大罪言在合內正朝李及不當而不行[illegible]愛服[illegible]而果[illegible]其十事不起然[illegible]之世而不臣在神宗之初而[illegible]所及[illegible]知江[illegible]用乃從命一也[illegible]小官則[illegible]重任則不[illegible]二也[illegible]特請侍讀未為進說乃補[illegible]自[illegible]三也居政[illegible]多乞御批以祖異議四也自[illegible]察同[illegible]不敢守法官爭論每[illegible]法佛私根然五也入[illegible]朴則惟欲其[illegible]貴顯任政府則无非言所威惟六也政[illegible]異己專斷害政七也當[illegible][illegible]不知畏敬與[illegible]介爭論[illegible]詆諆八也上方親[illegible]九族乃[illegible]間[illegible]之罪九也邪[illegible]在於[illegible]司乃欲[illegible]增[illegible]也上兩降手詔諭誨論之不已遂罷每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周置泉府之官周禮泉府[illegible]之[illegible]民用者以其[illegible]之緩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illegible]劉晏[illegible]然初合此意今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安石多與昏惑姻誤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先是治平英宗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任洛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illegible]治地氣自北而南比屬水南屬火也氣自北而南水克火其理順所以治也刑亂自南而北者火勝水其理逆所以亂也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illegible]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路[illegible]天下自此多事矣至[illegible]是運言果驗矣安石欲行青苗法當未[illegible]以錢[illegible]民今出以為[illegible]國服為良法也[illegible]法者各以其所[illegible]國[illegible]物[illegible]若農以粟米任以當[illegible]之類[illegible]敵曰以錢貸民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受用乃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遞限鞭箠[illegible]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參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illegible]而發背卒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員公亮為老介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故安石何惟稱苦苦而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是要穆契何書可讀[illegible]安石亦不能對○遣使察農田水利[illegible]能義倉以[illegible]至是[illegible]之[illegible]○行均輸法令發運使[illegible]之[illegible]物[illegible]貴[illegible]者便宜買賣以特之○行青苗法苗[illegible]劉琦[illegible]以議新法[illegible]○諫院范純仁[illegible]詳文字[illegible]○行青苗法[illegible]初安石[illegible]以[illegible]資本[illegible]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illegible]如欽西法以緣執等言不可即止至是[illegible]春[illegible]而民苦之[illegible]以要急要利之留木[illegible]錢[illegible]五十萬[illegible]民[illegible]息二十五萬事[illegible]青苗法合收是決意行焉○按先是陝西轉運使[illegible]以[illegible]內多戍兵而收不足乃以[illegible]錢[illegible]民[illegible]常得其平○富弼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初附安石既相頗為異同○行[illegible]買法見均輸法注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絹大綱曰絹小絹曰絹○趙抃罷抃日所為事夜必焚香告於天○親試舉人初用策[illegible]試之策始華祖治以附會新法擢為第一○右正言[illegible]孫覺御史裏行程顥以議新法罷○中丞呂公著裏行張戩[illegible]以議新法罷○李定為東台知制誥宋敏求[illegible]李大臨以繳定詞頭罷[illegible]○謝景溫為御史知雜[illegible]法所安石為[illegible]景溫所劾去○御史[illegible]書言陛下[illegible]呂[illegible]人

百姓歌舞青苗免役（蘇軾附安石敗上書言等法家貧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謂之助役出錢者役也）又與宰行書及頌置中書檢正（熙寧三年置中書檢正同掌中書機務）以紓為之則人皆笑罵縮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我須為之○曾公亮罷○策制行呂陶張繪孔文仲乃託新法皆報罷○范鎮以數（朔）同議新法及當薦蘇軾孔文仲罷乞致仕○陳升之罷○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安石當因斥其不附己者一時排斥新法諸賢不使之外任則驅之海濱而用絳等亟進則利忠相濟矣）○立保甲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長兩服○曾立保甲法者一人為都保王副出縣丁所相置弓箭習武藝）而為中書檢正○更（庚）科舉法（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司馬光先自學士除樞副力辭不拜數言新法之害上喻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曰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陳學士院進館職策問專指此三事蘇軾問光所為也光屢請外（光與安石不合故得永興軍名陝西安西移）得永興（宋名陝西安西移）

（三不足）

（蘇軾傳宋史本傳）（宋神宗熙寧元年）（路青苗助上言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許州（光初出知永興一路青苗助役得免後知許州不赴）先見不如呂海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晏請判西京（句）留司御史臺（不從判西京故留）（歐陽修）修乞致仕五年後四任提舉嵩山崇福宮（歐陽修先知青州以擅止給散青苗錢徙知蔡州至是乞致仕）○富弼先知（宋鑑作）河陽（毫州坐格各○又也青苗法徙知汝州）○中丞楊繪裏行劉摯以義新法罷○罷差役（召詢卒先驗田糧差役今罷之）行募役法（令人戶等第物免役今募人充役）○故御史中丞呂誨卒先是致仕（致仕）以乞致仕上言臣本無宿疾但覺有用衍垂方不知脉候有虛實（朝政）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宣成風痺遂聾行步非祇憚跛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知）（朝政）出（詩）有（稱）○（偏）○立大學三舍法（初入舍為外舍不限員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行市易法（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支官錢收買在內凡有客商物

（宋史本傳）（宋神宗熙寧元年）（宋鑑）（宋鑑）（宋鑑

上至是年五十七而卒。置詩書周禮三經義。令安石提舉呂惠卿及安石子雱等為檢討。惠卿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觀民尤多。嘗門安上門鄭俠畫為圖上下同言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逢上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百中無一。亦可流涕況千萬里外哉。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咎新法上疑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除知江寧府。為江東帥臣。安石薦韓絳代。也為相呂惠卿為參政時号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建議免役出錢不均出於薄書之不善行手實法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如有隱匿惠卿既得罪恐安石復入遂逆之曰陛下閉其途先塞其而卻入之路也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卒。

乘間字曰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負金陵七百里至闕下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行戶馬法見別條馬法下。○判相州韓琦嘗知二女大星衝州治廢馬苑。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明為首相政事問集賢公相曾與故事問東憲參政與文學問西憲參政與大事則自安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後即命散給曰藩臣之體當如是。為藩守之臣當奉行上命在鄴郡時本相州人而判相州故曰鄴郡。八年而終。御製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臣。永言有策立天子之元勳。○命韓縝彰如河東割地宮地與遼。先是遼使屢至言河東沿邊增修城壘起鋪舍侵入彼國。對應朝州界已行毀徹別立界至差遣人見朝廷招高麗句建熙河西山陝武縣植榆柳句創保甲句築河北城池句創都作院修器所降弓刀新樣句。直河北三十七將句。名號未詳。疑有復伏蹤之意故以爭地界為名觀朝廷所以處安石斷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使

西夏地七百里。○安石再相二年憂讒病子雱死求去。元力上益厭其所為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安石用事凡談先王而專行管商之政知工有富強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多喪敗而國未嘗強西鄙自治平末純弱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伏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寇安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構怨西蕃致鬼章西蕃大酋等屢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劉昺又生釁南方句交趾李日尊卒子乾德立起兵襲相繼知桂州集上丁本上人丁也為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交貿易交人大舉入寇圍邕州陷欽廉二州皆在萬海南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以困民出兵相救安石怒遣劉昌等討之官軍死者十六死亡兵禍訖安石之去而未已也呂吳充王珪繼安石為相充先在政府數

言政事非便既代安石參確其角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而處士邵雍卒雍字堯夫河南人於書無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恒夷溫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摶之才授雍以河圖洛書。六十四卦象圖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微奧至洋溢時多所自得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變化陰陽之消長變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精於物數推無不中程頤嘗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頤嘗以其數推之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四象生八卦之類推之照分雍歎其聰明雍欲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雍欲受雍不許曰從長久雍遂行。

先天之旨者

書早餘愚言居降逢軍瑕堵不蔽風雨躬親燕燕以事親雖憂空怡然甚樂富弼司馬光等皆深敬重之初以王拱辰薦授將作主簿徐禧頓州團練推官皆固辭著皇極經世書十卷至正卷無卷之義觀物內外篇四卷漁樵問對擊壤集欲傳千世至晉元年六十七而卒

[illegible]邵先生○知太常禮院張載字子厚長安人[illegible]論道學之要欲省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其學故其學以尊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婚喪祭率用先王之意而稱以今禮又論宗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便可措諸事業初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至上即位召得才哲之士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以為崇文校書議新法不合辭歸商山下呂大防薦之召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大宗師者正蒙東西銘行于世世稱為橫渠先生○[illegible]元年知湖州[illegible]蘇軾安置黃州[illegible]先是中丞李定言軾有[illegible]以來然謗君父邪可亦言軾議時聖陛下欲試[illegible]本以祭[illegible]貧民則曰[illegible]得兒童詣育好一年強[illegible]在城中[illegible]明法科以課試[illegible]吏則曰讀書萬卷[illegible]致君堯舜終能行[illegible]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illegible]教斥鹵[illegible]謹[illegible]則曰[illegible]聞韶解法[illegible]味[illegible]來三月食無[illegible]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譏謗為主[illegible]軾[illegible]定與張璪[illegible]推吹治[illegible]王珪言軾有不臣[illegible]試求檢[illegible]寺根到太[illegible]曲[illegible]世間惟有[illegible]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illegible]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檢何[illegible]既事上本無意罪軾宰相[illegible]充言救其為王安禮皆勸上容之獄或

而有是命[illegible]軾獄詞[illegible]而貶坐軾詩[illegible]有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三十一人[illegible]上實憐軾尋移汝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是冬[illegible]月卒○[illegible]二年大正官[illegible]名[illegible]五年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illegible]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為之以三省[illegible]統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illegible]為相人謂之三宰相凡事惟曰取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書夏則曰奉聖旨而已上獻之確謂珪曰上又欲取靈武公能任事則相位可保也珪知其意命內侍李憲等分道伐夏國安靈州不克士卒死及東役者十五六十[illegible]憲[illegible]聲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城在銀州南東一千五里夏人大舉攻城城陷禧等[illegible]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聞震慟哭○富弼上疏遣表言忠諫杜絕讒諛日進興利之臣為[illegible]國欲然又言西事[illegible]安[illegible]聖念弼早有公輔之望[illegible]名聞夷狄遂使每至必問其出處[illegible]安石忠義之性老而彌[illegible]篤家居一紀十二年[illegible]斯須不忘朝廷至是薨○大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趙抃卒謚清獻○李執同對上有無人才之歎蒲宗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illegible]說所蔽上不語視宗孟久乃曰蒲宗孟乃[illegible]不取司馬光邪[illegible]宗孟尋罷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上喜之降詔賜[illegible]初官市弘[illegible]行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曰國是[illegible]公輔力定願少遲之既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illegible]太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公著夷簡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三曰[illegible]元豐[illegible]厲精求治日昃不暇食[illegible]以[illegible]生不御[illegible]游不治[illegible]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天何[illegible]以

爰誤於安石。以後凡事者終始爰石之意覺為天下患實此狄俗強[音倔]性[去聲]使[去聲]慨然有恢復[恢]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謂安南交趾]喟然歎亦子無罪而死永樂之敗[永樂]知州兵之難始息征伐卒無一事如意明年三十八[謂]

[注]孝安[謂]御[爾][爾]圖[爾]所大有為而歐[歐]之[之]偏[偏]激[激]曲[曲]孝[孝]絕[絕]勤[勤]天下敗和宗之良法[法]意[意]變[變]幾[幾]不[不]成[成]禍[禍]猶[猶][猶]代[代]曰[曰]禍[禍]之[之][之]無[無]淡[淡]周子偶明道[明道]之有太[太]極[極]圖[圖]書[書]傳[傳]於[於]世[世]而[而][而]其[其][其]負[負]可[可][可]南[南]華[華]氏[氏]傳[傳]天子[天子]之盛[盛]若大以肆[肆]曰有以[以]類[類]孟[孟]子[子]載[載]不[不]傳[傳]之[之]歟[歟]下[下]有以[以]開[開]來[來]學[學]於[於][於]蘭[蘭]斯[斯]年[年]之人[人]實[實]光[光]前[前]而[而][而]多[多]也[也]光[光]同[同]時[時]如[如]康[康]節[節]邵[邵]子[子]朱[朱]有[有]圖[圖][圖]極[極]有[有]書[書]得[得]自[自]羲[羲]氏[氏]之[之]心[心]數[數]天下[天下]以[以]知[知]來[來]藏[藏]從[從]之[之]學[學]而[而][而][而][而]之[之]正[正]學[學]固[固]馬[馬]溫[溫]公[公]之[之]通[通]鑑[鑑]又[又]為[為]理[理]學[學]之[之]淵[淵]藪[藪]更[更][更]學[學]之[之]泰[泰]山[山]皆[皆][皆]車[車][車]其[其]有[有]不[不]可[可]及[及]者[者]不[不]其[其]盛[盛]歟[歟]使[使]天[天]不[不]生[生]安[安]石[石]於[於]其[其]間[間]而[而]使[使]諸[諸]君[君]子[子]以[以][以][以]世[世]運[運]於[於][於][於]

[illegible]百世不可變者安石惠卿等所建之法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illegible]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聚議乃定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他日有以父子之議言於先帝而改之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安石再聞朝廷變其法度然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illegible]復復差役[illegible]沒惇入然[illegible]亦罷至此乎民又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如意○章惇韓絳罷○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常獨語知福建子[illegible]福建人恨惠卿也惠卿叛安石惟章惇終始不叛安石又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者司馬君實也○呂公著右僕射以公著為右僕射下皆放此[illegible]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程頤崇政殿說書蘇軾翰林學士窦舜呂惠卿鄧綰等○司馬光為相入閤月而薨太皇太后哭之[illegible]宋新宗皇帝[illegible]

勸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使[illegible]來問光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illegible]其像[illegible]印[illegible]賣[illegible]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illegible]晁無咎曰君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矣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蘇軾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詼諧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朝悔之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憂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illegible]言歌則不哭[illegible]言先哭而不歌也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illegible]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illegible]門人[illegible]朱光庭賈易[illegible]為言官諫力攻軾傳堯俞王巖叟呂陶等相繼論[illegible]軾[illegible]堯俞巖叟[illegible]也下同光庭陶石軾是時元豐[illegible]大臣浪[illegible]也不得[illegible]

荷建入胥陰何間[illegible]諸賢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朔黨蜀黨以順為領袖光庭易為羽翼黨以軾為領袖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尤眾未幾[illegible]順罷不復召久之軾亦罷後再入三入皆不久而出○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淹子也公著[illegible]○知漢陽軍長沙吳處厚言蔡確謫安州[illegible]安州今屬湖北今日可作學士答車蓋亭[illegible]詩[illegible]山[illegible]諫[illegible]詩云[illegible]名臣[illegible]山忠言[illegible]上元[illegible]以疾欲[illegible]位武后[illegible]山公[illegible]諫止之今論[illegible]不已[illegible]安置[illegible]恩之乃[illegible]諫止太后之所改也[illegible]新州[illegible]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為不宜令過嶺[illegible]五[illegible]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荊棘[illegible]過嶺八十年矣柰何開之吾曾政恐不死其爭[illegible]之不得臺諫交章[illegible]攻純仁當[illegible]純仁遂罷劉摯為右僕射大防欲引用元豐黨人[illegible]末王安石之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和解[illegible]蘇轍等力陳其不可摯罷蘇頌為右僕射頌罷純仁又代之○元祐八年九月立仁聖烈太皇太后崩崩對上謂大防純仁等曰老身沒后必多有調戲官家瑋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illegible]人[illegible]右閤門[illegible]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各去數一起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后聽政九年天下稱為女中堯舜不私日私[illegible]家以[illegible]佑之意[illegible]君宗之故二子[illegible]王[illegible]女[illegible]皆陳[illegible]以至公卿天下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illegible]元祐[illegible]年號主稱焉承[illegible]厭兵之後與民休息西蕃思章[illegible]為[illegible]邊將[illegible]獻糧不誅以招其部偏夏國自其主秉常卒乾順立政亂主幼屢寇邊失藩臣禮皆強臣為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忍興師討伐詔諸路嚴兵首備而已○上始親政侍郎楊畏首叛呂大防[illegible]自[illegible]相自謂[illegible]雖[illegible]心在熙豐[illegible]入對乃召章惇明年改元紹

聖人防微惇為右僕射純仁為左僕射純仁辭之不受也道遇陳瓘惇案問其名瓘謂其載舟訪以世務瓘曰請以所聞來飛為俞御重其可行乎或左右其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范丞相所當先辭瓘曰相公謂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就右也果然將來失天下之望惇既至以漸蕩復元祐舊之法洽平紹聖人之業無虛日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縝孫固范百祿劉奉世韓維王觀韓川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仲武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元吳安詩王汾張耒晁補之黃庭堅賈易劉唐老晁端彥蘇軾蘇轍蘇軾蘇轍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皆連貶竄文彥博久致仕除為太子太保罷節鉞不得為朝廷愛惜皇后孟氏太皇太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紹聖二年太妃朱氏太后之母太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紹聖二年章惇蔡卞請追廢太皇太后順合向氏太妃朱氏太后之母太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紹聖二年太后東上宮惇卞除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慶寧廟庭乎抵其奏於地○位賢妃劉氏為后右正言翟思乞追停冊禮詔停止立后別降名族詔浩除名勒停送鼎管新州浩道過長沙日晝寢別出帑晝正色曰使如居陽縣官京師遇寒疾不汙五日死矣豈獨負海之外能死人哉願無自沮喪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元符三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元祐紹聴元符壽三十五美第立是為徽宗皇帝

徽宗皇帝名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崩欽聖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端王帝惇曰端王浪子耳之人魯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竟惇聽太后處分下同王出簾惇惶恐失措所措王即位是明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范純仁等

二十餘人范純仁傳志皆稱賢然者並收叙用龔夫陳瓘謝祖為臺諫○韓忠彥為右僕射忠彥琦子也○文彥博馬光等三十三人文彥博王岩叟呂大防劉摯韓縝孫固馬光呂公著孫固馬默王岩叟范祖禹范純禮范純粹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王欽臣呂希純呂希績呂陶王汾孫升亦皆章惇所逐貶者皆追復仍官還其官也○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張商英蔡卞貶邢恕○貶蔡京蔡卞安石壻也先是章惇張商英陳瓘任伯雨等攻卞罷其執政京為翰林學士名位在蔡卞之上蔡京第一翻受專對瓘見其視日不輟謂曰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親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為天下患瓘人曰刻石人先射焉擒賊先擒王瓘前出寒諸到引其黨逆疏攻之且方京罷等又以御史陳次升等言與卞俱貶○補遺觀文殿大學士范純仁卒于鄧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從善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又言若宣仁誣謗未明致保佑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憤非泰陵實謂之當然卒年七十五上聞訃痛悼賜墓碑曰世濟忠貞謚忠宣○上意專欲紹述慮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慮豐元祐之意故建中靖國元年初嘗畧查惇蔡卞所為既而布迎上旨曰正人任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多有黨更與迭出入意向則同祖安石而已遂元祐之正人小正人如任伯雨等時相曾布亟逐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小人得以肆行其志盡逐正人邪黨之名各斥去正人既去而小人得以肆行其志盡逐正人邪黨之名而蔡京蔡卞亦皆見逐人邪當布前朝廷詞旨良有以也○遂主弘基礎號道宗孫延禧立號天祚○補遺前直秘閣楊順卒年七十五順於書無不讀嘗其李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嘗言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百工技藝莫為器物吾得而食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居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

月晏殊為天地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詩人不倦故出其門者若刘絢李頻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大鈞尹焞楊時皆為名士○追封安石為舒王子雱昭川伯從祀孔子廟庭[illegible]朱里丘肅愼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本姓拏[illegible]之後[illegible]所謂挹婁[illegible]所謂黑水[illegible]者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本不相統自大中祥符[illegible]以後絕不與中國通有生女真者[illegible]其類猶繁酋曰敵版有孫曰揚割[illegible]太師彀雄者剖或曰揚割之先新羅[illegible]人完顏氏女真妻之以女生子二人長曰[illegible]三人[illegible]而至揚割阿骨打其子也為人沉毅有大志○[illegible]年而改崇寧韓忠彥罷再追[illegible]司馬光等官籍元祐黨人籍記姓名文彥博等凡一百一十九人[illegible]曾布罷蔡京為相蔡下執政再貶黜元祐人立姦黨碑一百二十九人[illegible]為僕射[illegible]重和為太師[illegible]罷輒復入雖罷之日實執國命[illegible]其間[illegible]張商英作相嘗與京異[illegible]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illegible]年而罷[illegible]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illegible]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遠[illegible]京之權寵無賴也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後遂天用至父子權勢自相軋[illegible]上寵攸而薄京子[illegible]威[illegible]朝皆其父子之黨京倡邪說以為當興[illegible]之功廣京城修大內[illegible]鑄九鼎七成以九州水土納鼎中[illegible]州水土納之及奉安北方寶鼎忽水溢[illegible]外方改元之兆[illegible]

[illegible]靈素象上為教主道君皇帝[illegible]作萬歲山以朱勔領花石綱[illegible]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輒令去上供有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署二十年間山林禽獸盡成群致名艮嶽[illegible]成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illegible]縱令[illegible]飲博[illegible]謂之先賞元宵○時生靈憂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為常京等誕奏甘露降祥雲現飛鶴[illegible]竹生紫花芝草產于艮嶽及諸州連理木[illegible]花美漢[illegible]芍藥牡丹[illegible]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賀○內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憑牽以蠱惑上心執煙熏灼[illegible]竊威福於中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京父子相表裏○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帝初[illegible]主天祚刑賞僭濫[illegible]荒於酒色[illegible]名鷹海東青五國之東海東者謂之海東青於女真與其鄰東北五國相去千里[illegible]其國名也戰鬬乃能獲此物以獻不勝其擾阿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水出咸平府[illegible]東北門遂遣將高仙壽討之而敗又起中京[illegible]上京長春西遼[illegible]路水詳四路兵並進獨來流河源流未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真乘勝北勃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衆天祚親征後大敗女真乘勝北勃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五州阿骨打遂建號稱改名[illegible]明年破遼上京○高麗來來聘[illegible]遣二聘[illegible]往[illegible]來來聘[illegible]遣二聘[illegible]往[illegible]來來聘[illegible]遣二聘[illegible]往[illegible]

任責猶置邊事已而復鄯州邠州賈家建鄯為宣撫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初乃自請奉使覘金國有燕人馬植者陳減燕之策貫秩以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起末有漢人馬植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春乃用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海道至阿骨打所居之川來流河與議共攻遼阿骨打遂遣使來初至京詔京貫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呼延慶名送其使由海道歸國是歲王黼為相力助攻遼之策及呼慶復與金使來詩阿骨打在上京遣良嗣往約金國取遼中京本朝取燕京歲將如與遼之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併西京是也亦許之以禮付良嗣期以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南兵自白溝入夾山時燕京守蕭幹立淳為主宋童貫蔡攸帥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甚力宋師敗退耶律淳死宋師再舉遂涿州將郭藥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駐盧溝河蕭幹拒之藥師間道襲燕幹還救燕門藥師屢敗僅以身免遁保盧溝之師遂潰貫攸懼無功獲罪時金

在奉聖州遂入居庸關遂入居庸關遂入居庸關

[illegible]人雜處[illegible]而[illegible]難保矣[illegible]守平州金已遣人招[illegible]曰[illegible]契丹入路名號未詳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平州南附宋遂納之趙良嗣力爭[illegible]以為必招金兵金人諜知[illegible]使即之即襲平州陷之得宋詔札得宋朝所[illegible]詔自是歸曲[illegible]曲累[illegible]撤取穀不得已命王[illegible]安中益之而函送其首未幾[illegible]金太子斡離不[illegible]已由平州路將[illegible]同入燕矣宋方且遣人密誘天祚來降以童貫管[illegible]西河河東河北燕山契丹路將迎天祚金人方退天祚入陰夾山不可得至[illegible]頃衆南出遂為[illegible]去聲金人所敗[illegible]就擒[illegible]改金制封天祚為王[illegible]燕山[illegible]居之契丹[illegible]保機至天祚[illegible]右阿保機自梁均王貞明二年[illegible]至是凡二百一十年而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illegible]金斡離不粘罕分道而南斡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而進郭藥師為去前驅童貫自太原逃歸粘罕圍太原太原帥張孝純[illegible]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乃畏怯如此[illegible]臣不能死難去[illegible]何面目見天下士孝純以[illegible]守關句知朔[illegible]孫翊來救[illegible]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illegible]開門[illegible]親[illegible]察[illegible]盡忠報國翊曰但以兵少耳乃復引戰金人大沮[illegible]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illegible]騎[illegible]先[illegible]一年已罷而白時中李邦彥並相皆[illegible]金兵來時中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illegible]位太子在位二十六年[illegible]改元者六曰[illegible]靖國曰[illegible]大觀政和重和[illegible]太子立是為[illegible]宗皇帝[illegible]名桓在東宮無大德蔡京童貫等咸憚之欲動搖[illegible]立不[illegible]可[illegible]是即位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illegible]書乞誅蔡京童貫[illegible]良而成李彥朱勔六賊以[illegible]天下彥以根括[illegible]民田[illegible]勔以花石綱所在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illegible]元年首[illegible]

[illegible]皆殺之○有從升御榻而坐者詔毀孤王廟[illegible]王出[illegible]未[illegible]○[illegible]宣和七年[illegible]○上皇奔[illegible]天府[illegible]○以李綱為行營使[illegible]定城[illegible]○除元右[illegible]童貫追贈[illegible]司馬光等官○白時中罷李邦彥張邦昌為相○春正月斡離不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鄴求和斡離不[illegible]鄴以攻京城不克乃遣王汭與鄴偕來邦彥等皆主和惟綱欲戰上是邦彥之計遣鄴望之出使[illegible]未至守遇王汭與俱入見[illegible]又遣李梲出使梲又與金使偕來[illegible]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illegible]中仲山[illegible]澗太原三鎮地二千餘割且欲宰相親王為質[illegible]張邦昌副[illegible]王[illegible]如其言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illegible]曰皆中管[illegible]矢破[illegible]矢也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遣歸更[illegible]請[illegible]為[illegible]帥師道等[illegible]諸路勤王兵[illegible]至師道奏[illegible]累支數年宜與城內劄寨拒守俟困[illegible]擊之綱亦奏[illegible]以孤軍深入如虎投檻[illegible]不可與角一旦之力[illegible]復擊之必勝之計上然之而李邦彥敏等[illegible]議[illegible]一致[illegible]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語未幾[illegible]統制官[illegible]平仲宵[illegible]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之復[illegible]用綱[illegible]復[illegible]右丞[illegible]乃放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illegible]遣使[illegible]往時[illegible]在京[illegible]金人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illegible]已空金人圍京城凡三十[illegible]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种師道請臨河要[illegible]擊之綱亦以為彼兵六萬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京師受圍時梁師成已誅至

是歲營於儋州（在南海今南寧府）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南海）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竄貶斬於南雄（府屬廣東○李邦彥罷張邦昌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敏罷唐恪相恪罷何㮚（鉉）相○上皇歸京師數月金兵復至（雄）雄不由東路陷真定（即鎮州府屬河北）長驅先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德太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屬山西）陽府河南府河陽府（屬山西）鄭州懷州（屬河東即今京西）張叔夜等統（專主）兵赴闕唐恪歌南仲專主和議曰今百姓困賈（賈）何以給之乃止各道兵毋得動京師自十一月（兵毋得動）朔京者言能用六甲法（如甲子甲寅甲辰甲申甲午甲戌是甲）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親兵數（數）京給衆曰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兵（餘兵）披靡（敗走不戰）大潰不聞城陷恸哭曰（恸哭）於此（先是金人之去師道請要約）（從曰其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果而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張叔夜連戰四日（行）而出上或於和議不定士卒號哭而散（散）（議和）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為辭以誤戰（誤戰）（聽）（請）（詞上出）（聽）（請）（上以為然遂陷其計二元帥（粘罕斡離不）請（請）（皇）（相）（具）驚憂成病朕當有往遂名青城（廣見之三宿而返）（詞上出）如續逼（上皇）張叔夜諫曰今上一出不歸陛下不可再往臣當率勵精兵護駕以出縱虜騎逼至臣決死戰或可僥倖若天不祚死於（京）（師）不循生陷於夷狄乎（上皇）欲飲藥為（去）范瑗所奪逼（上皇）出宮（金）（皇）后太子親王帝姬（宣和二年政和二年）敗公主為交趾（皇族）前後三千餘人來迎車高（神霄）城中子女金帛宝玩車服器用圖畫書物括索（括）公私上下俱空（空）

（後宣）（金）詔書選立異姓遂撫則太宰張邦昌為楚帝以（宋）（帝）北歸（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嘗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吳幵（堅）莫儁王時雍徐秉哲范瓊等往來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諸臣（生登蹄云性來議事以至諸李與此者吳幵莫儁也逼逐上）女皇以不出如者王時雍徐秉哲也（時雍）（邦人者范瓊也）方上在（李春）青城逼令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去（奮）（金）刀裂其（順）（順頭）（物）（李春）也斷上其舌而後衆之相謂曰大逆破死義者十女（月）惟李（帝）侍郎一人然一時慎死者甚衆（金）人不知也（張叔）（高）為范瑗誘殺何㮚孫傅張叔夜秦檜（高）（檜）（餘）氏（金）人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來惟（金）至燕京不食死（補遺）（賦詩云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金）（金）二帝北行即引軍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之（名）（存）無吾者（遺）（人）（康）（之）（人）立于南京（即應天府是為高宗皇帝）（王之師有以乘勝之說為宋計為元虞於之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祐汶喝之俗忽半鬥神而道之言曾）（彥）（邦昌）（張邦昌）（吳）（敏）（處仁）（唐恪）（聶昌）（歌）（者是以金人之來如師）（闕有出一計與之者是以金人之來如師）（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朱子曰此始終）（以和字自愚原哉○呂氏曰靖康之禍親在晉）（中因而二敗勢迫竭力安之而晉亦竭力禦之晉）（鞏矣觀晉州之戰勇乘風濟次以迫之而晉軍飢渴之）（求戰向使如靖康時則是風而走矣若非社威之降晉不）（之敗晉以百戰而靖康之取兩河再破河迫京師未嘗有）（皆小人之夷狄終始誤之也其始也開釁以生禍發也以）（免禍靖康之責國降虜即靖康王和之人也）（賈）（多）人也宣和開釁即既導紹聖用）（兵之遺禍也既霜堅冰其來有漸矣）

史畧詳註補遺大成十卷 內府藏本

明李紀撰紀字大正金谿人初元廬陵曾先之撰十八史畧至宋而止明初臨川梁孟寅益以元事名十九史畧嘉靖戊戌紀復以舊註未備爲增補以成是編然弇陋亦甚據所列引用書目十餘種曰萬氏史畧筌蹄曰郭氏帝王世紀曰朱子四書曰倪氏四書輯釋曰蔡氏書傳曰鄒氏音釋曰陳氏禮記集說曰朱子詩傳曰資治通鑑曰呂氏集註曰劉氏翰墨全書曰左氏春秋傳曰林朱音訓曰李氏劉氏宋鑑是惡足以談史乎

荒史六卷

〔明〕陳士元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自刻歸雲外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荒史六卷》提要

刻荒史序

余嘗謂尚書春秋爲經中之變然春秋紀載僅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惟尚書爲古今通史而仲尼又重闕疑以刪書斷自陶唐黃帝以前不次於簡冊遂使鴻荒之迹無從考見好古者蓋未嘗不臨卷而興嗟也而余撫楚則聞應城陳君者博極群書其所著述頗多奇秘及搆其書業已入梓者殆十餘種而荒史六卷紀載元始訖於疏圮鉤深索隱疑信竝傳蓋皆黃帝以前事云乃尚爲文學輩手錄余因念戰國時鄒衍著書十餘萬言稱引

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及海外人所不能睹記之事一時王公大人互相引重適梁梁惠王郊迎過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惜其書不傳每爲怳惋今覯陳君荒史其即鄒子之類也余既未得遂見其人執郊迎襒席之禮如三君而又不能未其傳即後之怳惋於陳君者益甚矣遂爲序而屬德安府刻之俾溺於世趨者由茲以窺古道之槩或亦挽回風俗之一機也陳君甲辰進士仕止州刺史士大夫知陳君者不能無憐才之嘆焉太史公有云虞卿非窮愁安能著書見於後世然則天之所以厄陳君者其意固有在乎萬曆二年歲在甲戌夏六月既望汝陽趙賢書

讀荒史序

昔太史公作史記五帝紀始自黃帝議者謂其敘五帝而闕三皇余讀養吾陳君荒史上自元始迄於帝摯爲本紀十二帝師傳六帝臣傳十叛臣傳十一義例倣諸史記載厥事實詳矣余有味乎其言也乃敘曰二儀肇分至人首出握符立紀總一人群不謂之至聖至神者哉三五之隆莫可尚已五帝德系見之大戴禮與易大傳所稱略備然年載悠邈世次罕聞世儒闇於稽古不務綜其終始詩書之文雖湮載籍可考而知也三皇之世

以道爲治以天爲宗在混芒之中與世淡漠無爲渾渾淪淪道尚潛於太始然支干定歲龍鳳演書男女君臣所自起矣自后攝提氏之分畫山川合雒氏之教民穴處鉅靈氏之揣九變化辰放氏之上下天地渾沌氏之執中涵和東戶氏之熙載拱默稀韋氏之得道以挈天地有巢氏之結繩而治燧人氏之法制大備均是道也以無爲爲之者也史皇氏始剏文字正君臣父子尊卑栢皇大庭栗陸軒轅赫胥柷融葛天無懷皆至德之世與三皇同道者也伏羲氏之王天下

始作八卦再闢渾淪自是神農皇帝顓頊氏作備物制用隨時順人神而化之一出於道而已道在天地一元流行混混不息上古聖人得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是何可以弗論哉今觀荒史上下數萬載貫穿百餘家勒成一家言述古帝世次幷其師臣炳如指掌其敘事爽其文馴雅其旨要不詭於理其用心亦勤矣哉陳君少與予同舉於鄉登甲辰進士人咸奇其有良史才宜入史館校天祿石渠之秘乃以才忌弗庸於時退而著作頗富殆十數種其他作毋論而

史學則有新宋史一百六十卷新元史四十卷史書論纂五十卷歷代世紀八卷並可傳世云

嘉靖乙丑冬十月望日賜蘇張弦書

荒史自序

客問荒史陳子析其義以對客去陳子序於卷端荒者蕪也落也又遠也泛也又蒙昧弗著恍惚可疑也又廣也大也予之史旨晦而辭穢未之刪矣前人之所棄遺也非蕪落者耶司馬貞云無懷之前盤古以後年紀悠邈不可備論非遠泛者耶莊周云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堮者千八百餘所韓嬰亦云自古封禪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豈非蒙昧弗著恍惚可疑者耶程子云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各因時而立政非廣且大者耶起自元始訖於帝摯者書典稽堯不敢襲也本紀詳績也帝師見聖學也帝臣昭勞也叛臣戒也此史之槩也歲穀不登謂之荒歲果不熟亦謂之荒史之味不啻果與穀也空言苦澁無資世用斯謂之荒史也夫

嘉靖壬子仲冬朔日應城陳士元識

荒史目録

第一卷
元始本紀　二靈本紀
九頭本紀　五龍本紀
攝提本紀　合雒本紀
連通本紀　敘命本紀
循蜚本紀　因提本紀
第二卷
禪通本紀
第三卷
疏仡本紀　止帝摯
第四卷
帝師列傳
第五卷
帝臣列傳
第六卷
叛臣列傳

荒史目録終

荒史本紀卷之一　歸雲外集四十四

應城陳士元輯

元始本紀

盤古氏繼天立極一曰渾沌氏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故神靈一日九變蓋陶鎔造化之主也運粹濛渺無端無倪灝粹氤氳凝靜冲謐庶類繁而混茫開是爲三才首君

兩儀初分至人首出盤古之號遐哉邈乎不可得而逖已丹壺記謂混沌氏之時上無復色下無復

淵地理神鑑謂盤古龍首人身元豐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冢述異記謂南海有盤古冢亘三百餘里録異記謂成都盤古廟有三郎之名何其妄也又真元賦謂元始應世以一萬八千年爲一甲子荆州風土記謂十月十六日爲盤古生辰可占冬時之陰霽夫邃古之初甲曆未著何由紀其歲月哉召公對文王曰天道溟清地德生成人事安寧盤古之宗不可動也釋者謂盤古者盤固也而湘鄉有盤古村賴之會昌有盤古山均取盤固之義

或以湘贛爲盤古氏顯化之所謬矣

贊曰太一生兩浮玄凝黃生民伊始厥有初皇繼天立極開闢洪荒首出庶類運游渺茫陶鎔造化混合陰陽一日九變神靈無方三才載立灝粹洋洋渾沌盤古億代稱揚

二靈本紀

盤古氏沒天皇氏作是曰天靈（出顏峻始學篇）出於崑崙無分之山（出通甲開山圖并水經注）以木紀德體真得一（出靈寶經）提名旋覆（出河圖括地象）混合乾曜斟元陳樞（出易通卦驗）亭毒萬有

神運四奧（出路史）制十干十二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其歲紀以攝提爲首（出徐整曆紀）定君臣之位以三輔九翼爲之佐秉籙司契爲龍鳳雲象之章以演八會之靈書（出洞神部）像符以合元氣（出太微黃書）是時五運始興大化始立人風真淳不殫形色故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出外紀）天皇氏沒地皇氏作是曰地靈出於雄耳龍門之岳以火紀德（出帝系譜）得道之秉立乎中央（出文子）主治八荒四極四海山川谿谷上協天德下侔地利（出洞神部）神與化游覆却萬物龍興鸞集自然成文（出三皇經）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十一月爲冬至（出通曆并高氏小史）鈞旋轂轉周而復始（出淮南子）而無所盤礙或曰天皇氏一姓十有三人地皇氏一姓十有一人迭爲君長各有一萬八千歲（出帝系譜）

外紀以二靈九頭爲三皇紀史記秦丞相綰與博士議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伯陽父云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茲故以天皇地皇爲二靈紀而泰皇別爲九頭紀不與二靈參也

贊曰粤維天皇木德應紀八會靈書鳥跡攸始三輔列佐九翼代理澹泊無爲人風淳美爰及地皇出自雄耳主治荒極萬物寧敉雲章握符龍興鸞跱三辰既定火運協晷

九頭本紀（寶積記云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頭者人數也或作一姓紀）地皇氏沒人皇氏作一曰泰皇氏一姓九人故曰九頭氏又曰九皇氏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出淮南子以渾山國）以七紀德相厥山川裁爲九州謂之九圃（出雜書）九第八人各居一區已居中區以制八衛故又曰居方氏（出外

紀守一得妙道參高厚昭明神靈光際無臭出三皇經爰役風雨以御六氣立人之命恫物之情德教不言而自叶駕雲提羽乘祇車出谷口周歷乎青寘覆露六幕罔不承命乃有離炁地精生女爲后出緯書飲食男女所自始也有佐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也出鶡冠子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沕穆天下渾渾出作入息頹然而無所用是之謂太平之世或曰人皇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一曰人皇傳世一百五十六代

按洞神部有初三皇中三皇初三皇者蓋盤古之代中三皇者二靈九頭是已又謂中天皇姓望名獲宇子潤中地皇姓岳名鏗宇子元中人皇姓惶名胡洮宇文生冊壺記謂天皇碧顏禿褐頎羸三舌人首鱗身水經注謂地皇女面龍頸蛇身獸足雜書謂人皇龍軀人面驤首達腋其身九章三皇經謂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治中地皇以太始元年出治中人皇以太平元年出治其文皆用金玉天皇所授玄玉爲簡青玉爲文地皇所授蒼玉爲簡赤玉爲文人皇所授黃玉爲簡白玉爲文皆緘以金鈎置以玉素覆以珠巾芬以五香襲以十華九此類俱誕而不經故不槩述

贊曰泰皇御極同姓九人居方畫圃才德式承守一得妙道配洪鈞來雲山谷覆露海垠離炁作匹一主八臣政教所始治化渾淪作息順則沕穆風淳世逾百代年越萬春

五龍本紀真源賦云人皇厭倦塵事乃投鐘於五姓五龍五姓也人皇氏沒五龍氏作一曰皇伯二曰皇仲三曰皇叔四曰皇季五曰皇少出春秋命曆敘五姓同期治在五方司五類布山岳世亟巢穴日月貞明出真源賦駕龍以治天下法五龍之迹行無爲之化故號五龍氏世傳五龍氏乘雲登仙而上郡肩施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漢宣帝立五龍仙人祠以祀焉

遁甲開山圖謂五龍見教天皇蔡氏注云五龍泰皇後君人面而龍身又云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是五龍在天皇氏前妄矣酈道元水經注云五龍父子俱仙治在五方長曰

角龍木仙次曰徵龍火仙次曰商龍金仙次曰羽龍水仙父曰宮龍土仙文選郭景純游仙詩云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李善注亦引榮鄒之說爲證隋唐地理志宋九域志俱謂五龍祠在延安之膚施然寰宇記又謂耀之雲陽亦有五龍祠云

贊曰五龍理世五姓同期分布山岳各有專司三辰順軌治尚無爲爲龍以出道幹乾儀龍號伊何音行合揆角木羽水厥類斯推乘雲上昇迹著膚施漢朝儆祀仙苑懷追

攝提本紀攝提者以攝提首歲爲紀也孟詵錄帶書作拾提三墳書作提健俱非一曰五十九姓紀

五龍氏沒攝提五十九氏作分畫山川各統一隅飆動景隨而天下治帝號無傳漢時入祀典

鄭玄釋周官祀典古帝王有四類氏以五龍攝提爲一類是所謂六十四氏者也方叔機乃謂攝提紀有七十二氏蓋附合六藝論六紀九十一代之說而不諳其實無待深覈矣

合雒本紀合雒者龜圖出雒從而合之所謂黃帝合而不死者是也或作合雒又說爲合然俱非一曰三姓紀

攝提五十九氏沒合雒三氏作乘蜚鹿以理出真源賦教民穴居焉出錄帝號無傳漢時入祀典

按漢儀云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王也太史公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與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夫六十四氏者蓋併五龍攝提而言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

連通本紀連通者道化相承通徹無間也或作連通非一曰六姓紀

合雒三氏沒連通六氏作乘蜚麟以治天下帝號無傳漢時入祀典

按六藝論以燧人列在連通敘命之前真源賦以連通列在敘命之後路史注云泰皇以下五紀合五萬載馬總徐整輩謂自五龍敘命連通以至燧人合一百一十萬七百五十年春秋命曆敘謂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年分爲十紀陳晃曆元謂十紀合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年乾鑿度謂十紀合二百七十六萬年每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均妄

叙命本紀叙命者能以天命叙而通之也一曰四姓紀

連通六氏沒叙命四氏作乘六龍以治天下帝號無傳漢時入祀典

按真源賦謂五龍後傳七十二姓駕六龍而爲治夫七十二姓者攝提五十九合雒三連通六叙命四也其蜚鹿蜚麟六龍蓋皆馬名如後世稱馬爲蜚兎翔麟紫燕白鶴云爾然七十二姓年曆曠絶帝號闕略何從摭拾而詮次之哉

攝提至叙命四紀總贊曰攝提氏作開疆畫地統馭聯擧景隨飆至合雒之與穴居首事連通撫運叙命易位凡厥四紀姓七十二蜚鹿騁驂麟龍攬轡年代迥杳古史闕記帝號不傳祀崇漢季

循蜚本紀循蜚者德厚信矼人循其化速若蜚也補史記作脩蜚非

鉅靈氏繼叙命氏以治一曰尸氣皇出鶡冠子出於汾雎出廣韻與元氣齊生出通甲開山圖挺大象持化而與物相弊鐵出路史揮五丁之士驅陰陽返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居無恒處而跡躔於蜀出外紀鉅靈氏沒句疆氏作句疆氏沒譙明時作譙明氏沒涿光氏作涿光氏沒鈎陣氏作鈎陣氏沒黃神氏作一曰黃袜無易天生無散大璞按圖正端是致天極出鶡冠子治三百四十歲黃神氏沒狙神氏作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治三百歲五傳共千五百歲出春秋曆命叙鉅神氏沒黎靈氏作其沒也尸在東荒久而不壞出東荒經後有大騩氏作出於南密一曰泰塊設於無垓之宇而游於泰清厥後黃帝訪泰塊於具茨蓋其人也時有鬼騩氏作鬼騩氏沒弇茲氏作弇茲氏沒泰逢氏作泰逢氏沒乃爲河神司於蒡山之陽出入有光出山海經後有冉相氏作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此之謂真人出南華經冉相氏沒蓋盈氏作出於若水之間禹中之地蓋盈氏沒大敦氏作大敦氏沒雲陽氏作是爲陽帝出於長沙之茶陵厥化混混厥生濛濛出楚紀或曰都於雍之甘泉云廖道南雲陽氏贊曰窪初灝濛乃有循蜚鉅靈譙明大騩弇茲陽帝開宇宇於雲陽化神而速以莫土匱緬恩玄幽遐靡可紀胡以徵信稽諸古史雲陽氏沒巫常氏作巫常氏沒泰壹氏作是爲皇人開圖挺紀執火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范無形宰無味要會乂視操法覽而長存者出鶡冠子及鬼谷子厥後神農

閒於泰壹小子而皇帝老子受要於泰壹元君有兵法陰陽雲氣黃冶雜于及泰壹之書（出漢藝文志）其書言黃帝遊靈堂謁戚眉見天真皇人於玉堂咨三一之道論水火絳宮大淵之事（出龍魄經及上清記）泰壹之後有空桑氏空桑究地也一曰廣桑空桑氏沒神民氏作都於神民之丘蓋使民神異業精氣通衍者（出淮南子論一曰）神皇氏駕六蜚鹿治三百歲（出春秋命歷叙）神民氏沒倚帝氏作都於倚帝之山一曰倚帝氏倚帝氏沒次民氏作是爲次是民其後有辰放氏出而天地易命矣

右循蜚紀自鉅靈至次民凡二十有二氏穴處之世此其終焉其代遠其事駁俗士之所蒙也然蜀土有鉅靈之蹤茶陵有雲陽之墟南陽有倚帝之山新鄭有大騶之蹟至今未之湮滅而莊周稱冉相氏王符論神民氏皇圖要覽載巫當氏淮南子鶡冠子述泰壹氏命曆叙列黃神狙神氏咸昭昭著在簡牘不爽也焉可逸哉

贊曰鉅靈開蜀五丁趨奔黃神按圖抱璞無煩泰塊泰壹久視長存冉相持環雲陽高騫黎靈泰逢幽阼難論尸乂不壞光照河源神明之世精氣流宜次民以後衣皮漸繁

因提本紀（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或云提舉也如衣皮巢居改火皆因其變而舉之也補史記作四提非一曰十三姓紀）

辰放氏繼次民氏以治是爲皇次屈一曰元皇都於地郭駕六飛麟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苦初之人弁服蔽體乃教民攫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閱首以去霖雨號曰衣皮之民治二百五十載傳四世是時有蜀山氏蜀之有君肇自人皇（出華陽志）其後乃有蠶叢柏濩魚鳧各數百歲蠶叢治瞿上服青衣以教民蠶今蜀稱青衣神是巳魚鳧治彭山及蒲澤人民椎結左言不知文字魚鳧蠶叢年祚遂渺事不克傳（楊雄蜀記云二萬四千歲杜甫詩云二萬八千歲李白詩云四萬八千歲或云魚鳧治蜀八萬年其說不一難）最後乃有望帝杜宇禪位於開明開明者荊人鱉令也浮尸逆流入蜀納武都山精爲妃事載益州記中開明八世都郫其九世開明尚始治成都而黃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乾荒皆娶蜀山氏蓋其宗也辰放氏之後有瓠傀氏傳六世瓠傀氏沒渾沌氏作

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怠蟄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渾沌氏之治也傳七世六韜書以渾沌氏在列於伏羲之下應劭遂以爲伏羲之良佐三墳姓纂皆因之失其實矣昔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予與汝奚足以知之然則渾沌氏豈伏羲之佐哉此班固之謬渾沌氏沒東戶氏作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莢好垂精拱默而九寰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頹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飯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出子思子并莊子淮南子東戶氏沒皇覃氏作一曰皇談一曰離光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相陵治二百五十載傳七世皇覃氏沒啓統氏作傳三世啓統氏沒吉夷氏作傳四世吉夷氏沒几遽氏作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惟知毋不知父鶉居鷇飲而不求不譽蓋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稟舁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罪天下蓋不足治也出莊子并抗倉子几遽氏沒徐韋氏作得道以挈天地出莊子

傳四世徐韋氏沒有巢氏作上古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無妨傷之心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乃搆木爲巢教民巢居以避之登巢椓蘖墮食鳥獸之肉未有火化飲其血啖其臑茹其皮毛未知稼穡捆橡栗以爲食出外紀民稔血食而起爭心於是刻木結繩以爲政木皮未委於是搴其茅紩衣掌領加兜冒以貫體出呂覽并高氏小史未知喪葬過者頹泚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樹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出吳子一曰大巢氏治三百餘載棲於石窭之山出闕山記傳二世有巢氏沒燧人氏作觀乾象而察辰心自不周之山遊於日月之都至於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火出乃鑽燧別五味以改火教民烹飪以免腥腐之疾人類漸繁羽皮不給乃教民煬煴以蘇冬而禦寒又順天時辰出戌納以濟火之用鬱攸之司九燮七化皆火爲之紀出尸子謂木器液於是范金合土爲釜甑甗甑而火功洽矣當是時雒出四佐以供臣職明縣攷乎陛級必有辨

乎方色成博受乎古諸隕丘録乎延嬉四職舉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呈瑞龜文效靈於是占建正方指天布璽以齊七政時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出戶子始注虫魚鳥獸之名出春秋命曆叙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貲出管子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女歸娶之年以息其情爲之進退以耻其濫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此作禮由此顯矣都於律高之石室以其遂人之情故又謂之遂皇治二百三十載傳四世唐天寶年立

有巢燧人廟於其肇迹之地春秋祀焉羅泌燧人氏贊曰粤有大聖游於南垂別火滲代建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遂性占建擬義方廣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授職小大以乎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壽禮縣顯矣燧人氏沒庸成氏作庸成者墉城也群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絕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冊府所在庸成是立方是時結繩爲政其民僮僕莫知西東摩蜃篝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蹤而人鮮有相如之心出淮南子寔有季子其性喜淫晝亂於市庸成氏怒放之於西南季子儀焉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蹄焉是爲三身之國出博物志并路史庸成氏傳八卷臣咨成非此庸成氏也班固古今人表以庸成爲咨成誤矣

右因提紀自辰放至庸成凡十三氏渾沌氏之執中東户氏之熙載徐常氏之圉孔門數以爲訓矣至燧人而法制備禮節與其嚴於婚媾者所以順性命端化本而開生人之壽域也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孔子曰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已而不得則惑矣夫燧人之言豈不造端夫婦執而景公倫叙不明宜乎內求而不得也嗟乎孔顏沒矣千百世之下又安得詳聞燧人之言哉

贊曰辰放駕麟神謀翕赫教民衣皮乾坤再闢渾沌執中東户明辟几遂徐常治化融液治於有巢石婁棲跡高避猛毒刻木無數燧皇法備四佐奕奕庸成之府來寶圖冊

荒史本紀卷之一

荒史本紀卷之二　歸雲外集四十五

應城陳士元輯

禪通本紀（禪通者言禪讓之德通乎天道或云封禪自此建也一曰十八姓紀）

炎帝史皇氏姓侯岡名頡寔有庠德生而能書（出淮南子）龍顏（出春秋命曆序）修哆（出內簡）四目靈光（出春秋演孔圖并元命苞）及長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上天作命使爲百王憲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剏文字（出外紀）以正君臣父子尊卑之分而天地之蘊盡矣天爲雨粟鬼

爲夜哭龍乃潛藏文字成而記注備著績別生正名乎號而升封介丘（介丘在泰安州南）以昭於異世而文治興焉治百有十載都於陽武丙寅日崩辛未日葬於衛之利鄉亭（出皇覽）後世習書者祀之（羅泌史皇贊曰上天作令皇辭迭王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之圖仰觀俯察立我文字制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君臣閨黨之間以肅尊親著績別生外中於岱史皇氏沒栢皇氏作姓栢名芝文治以換布狀奚惟）是爲皇栢出搏太陽駕六龍以木紀德（出春秋命曆序）爲而不有應而不求立於正陽之南謂之皇人山傳二十世栢皇氏沒中皇氏作都於皇人山之西是爲寂部山一曰中英氏又曰中皇于蓋封禪之帝也傳四世中皇氏沒大庭氏作適有嘉瑞三辰增輝五鳳異色都於曲阜以火爲紀一曰炎帝又曰朱須氏治九十載傳五世厥後黃帝禱於大庭之館而魯有大庭氏之庫蓋其所也大庭氏沒栗陸氏作一曰栗睦氏傳及五世乃敖昏勤民愎諫自用殺賢臣東里于而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出鄉析子）於是昆連氏作昆連者昏聘之謂也一曰蠶連氏又曰蠶蓄氏傳十一世昆連氏沒軒轅氏作（羅泌云軒轅氏古封禪之帝在黃帝前而莊子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有

赫胥尊盧恍惚而後有伏羲神農黃帝蓋黃帝名軒非軒轅也史遷本紀班固人表作軒轅黃帝故學者不詳考耳）都於空桑之北絕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制爲車乘橫木爲軒直木爲轅以尊太上號曰軒轅氏權畸羨審通塞伐山取銅以爲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傳三世（羅泌軒轅氏贊曰禪通著紀伊予擬乘數積功一德乘乾地不愛珍乃權畸羨制彼貨刀與民通變耕物平施与無以還皇上孫尊大號軒轅）軒轅氏沒赫胥氏作一曰赫蘇方是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動夕息饑食渴飲莫知作善而作慝出三入一惝恍如遺泰宇以

寧寰域以清出楚紀光曜烜奕而隆名有不居故號赫胥云顯迹於潛山是爲衡岳天柱山葬於朝陽峯恩適南赫胥氏賁曰柏皇作極中典大庭栗陸昆連赫胥是名有赫其光於彼南服尊盧昊英以綱以續世代耿繇邪彤弗傳授冥宣鬱於茲有年其後乃有葛天氏作葛天者權天也爰儗旋穹作權象故號葛天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其作樂也八士捉牦投足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闋一曰載氏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塊柎尾歪武杲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與貨幣以制數會故況滯通而天下泰矣傳四世羅泌葛天氏贊曰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執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蓋天蕩蕩難名載氏玄鳥臨物之極八闋興謹莫知帝力葛天氏沒尊盧氏作一曰宗盧其立政也無所甚親無所甚疎革天下之故惟以幣行抱德葆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出路史治九十餘載都於鎏鬲之陽葬於浮牀山之陰傳五世其後乃有祝融氏一曰祝誦又曰祝和未有嗜欲無所造化以廣壽爲之師出楚紀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敘天下洽和萬物咸若於是聽伶州之鳴鳥作蠲續之樂通

倫類諧神明而和人聲移風易俗而人多壽則歌樂爲之節文也以火爲紀名爲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號如黎回火正亦號祝融都於鄫故鄭爲祝融之墟在位百年葬衡山之陽故衡山有祝融峯傳二世羅泌祝融氏贊曰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弇州之聲庸致樂歌樂希屬續是爲祝鄔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革稱炎帝承師緩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衢總清後有昊英氏作一曰子英氏人民少而草木鳥獸繁益教民伐木而殺獸商子所謂衣薪之代是也傳九世昊英氏沒有巢氏作上世聖人教民巢居以避猛毒號爲有巢氏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殃乃有聖人教民編槿而廬緝蘊而扉塡塗茨翳免顛燥之患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又曰古皇氏蓋屋廬之始也駕六龍從日月圖書呈瑞故文成而治隆其爲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天下之民皆仁焉都於壘及壁嶺傳七世至於末世有權臣而貴任之專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變有巢氏遂亡出汲冢書後有朱襄氏作越有巢氏數世矣其時恒風群陰閟遏陽氣不伸百物散解而果木不實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謂

之來陰之樂都於朱（朱即河南柘城）故號朱襄氏又曰子襄氏傳三世朱襄氏沒陰康氏作都於華原是時水瀆不疏陰凝陽閉人既鬱於內腠理殢著而多重腿陰康乃制舞儀教人引舞以利導其關節是之謂大舞（出呂氏春秋并帝王紘錄）沒葬浮肺山之陰傳二世乃有無懷氏作以道存生以德安形過而不悔當而不愉其民甘食而樂俗安居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世用太平鳳皇降龜龍出風雨節寒暑時於是升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山之東）以祀天地勒石昭示而天下漸趨於文矣（出管子并大戴禮傳六世羅泌無懷氏贊曰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大相聞龜龍以格登岱降云勒堅昭示孰曰無懷羊蘇文辭）無懷氏沒太昊伏羲氏作（三墳書以有巢為提捷之子燧皇為有巢之子伏羲為燧皇之子俱非）姓風名方牙一曰蒼牙（出易通卦驗）是為蒼精故號春皇（出寶櫝記）亦號天皇又號皇雄（出帝王世紀）母華胥居於華胥之渚嘗履叔姬遊於渚汾巨跡出焉華胥優之意有所動虹且遶焉因孕十有二歲以十月十四日生帝得炎之應故謂之歲生於仇夷長於起城長九尺有一寸望之

廣視之專（出春秋合誠圖）繼天出震承歲而王肇脩文教為百王典而萬世循用以木紀德木寔生火故稱太昊得乎中央別而能全宿而有成故稱伏羲伏者別也羲者獻也（出禮緯含文嘉）又自有包之地而應曆故稱有包氏（出潛夫論）是時天下多獸教人以獵（出尸子）豢育犧牲服牛乘馬草擬皮蒙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故又稱庖犧氏河出馬圖於是觀象於天效法於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兆三畫著八卦逆陰陽之微順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君臣陰陽家國之事始明焉

焉微顯闡幽章往察來於是中六畫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德觀卦之變爻之動於是窮天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也原始反終幽贊神明蓍生龜出乃究天地之蘊以著為筮獻南占之十八變而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政治小大皆取於易法離為網罟以畋以漁化蠶桑為總帛（出皇圖妥證）因網罟以建都市神龍降瑞以龍紀官作龍書以同文而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文籍著矣盡

施之利分壤蒔穀以制國用心不自聖乃師於宛輦爰與神禺制郊禪升薦於群祠正姓名通媒妁以重萬民之儷儷皮爲禮示合姓之難而民不瀆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聚銅以爲棘幣外圓法天內方法地以定輕重以通有無察六氣審陰陽而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砭以制民病而民滋壽（世稱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則以爲伏羲世紀亦云伏羲制九針以拯夭枉蓋治病之法始於伏羲而備於神農也）乃因甲錄合五緯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爲之元命潛龍氏迎日推策相斗罡考甲子以命歲時干支配類以綱維乎四象作旋蓋著躔舍而天運協審地勢立九部而民事理於是紀陽氣之初以爲法律起黃鍾以驗符分正爻以配氣置重爻以當日乃作甲曆歲建甲寅日臨寅辰（三墳云伏羲三十易草木而立立三十二易草木而河圖出又三十二易草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曆歲起甲寅是伏羲以庚寅歲生也）升敷教之臺聽八風而授民始舉六佐以自策金提主化俗爲明主建福視黙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仲起司陸陽侯司海（出碑輔錄）六佐職而天地位陰陽得乃體春秋明刑政脩兵伏以威懷以

變脩爲士御敗而達情於是和率萬民平水土道泉源因水居方而置城邑百今具舉乃命蜚龍氏職圖而列禮義而天下治瑞鳳來翔爰作荒樂歌扶倧詠網罟以鎮天下之情命曰立基斲桐爲琴長七尺有二寸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曰離以操駕辨之曲而通神明之貺（駕辨琴曲名）絙桑爲瑟其絃三十有六以脩身理性還其天真灼土爲塤以合天人之和而禮樂興焉其爲治也負方抱圓體一統乾寢矩而枕繩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巧而尚行去羨去綦惟以道化是以百姓足而宇宙寧宴無供備之民而死不用櫬爲歌虫蛇懷其爪毒事簡俗淳而天下之人浮游儵恍而莫知其所如君親尊而臣子順故星宿溫潤鬼神受職功揆上下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泰山禪云云以昭姓而考瑞位百六十有四載壽年百九十有四葬於山陽或曰太昊之父葬於震山其母華胥氏葬於藍田覆車之原其妃死爲洛神世所傳宓妃者是已都於宛丘故陳爲太昊之墟其弟郝骨氏爲之立制云（曹植伏羲贊曰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廚祭祀昌朝魚畋漁以

[illegible]神德通玄　羅泌伏羲贊曰羲始云遠聖人成能出包應世書契代繩肇脩文教以立治紀經域奠部畎漁林幣原始反終分理畫卦消息甲乙以城變化陞降禮樂教而不殊道凝體寂雲自蒼梧須方抱圓明一坐策不應不圖鬼神是職爰興神鼎封岱禪云萬世未賴若稽三墳　太昊氏沒女弟女皇氏作以雲紀姓一曰媧媧又曰女希出於承匡之山生而神靈無景無韶少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爲女媒正姓氏職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爲神媒太昊氏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驤天綱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是媧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戰滅共工氏而還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平天成萬民復生乃號女皇氏始都於中皇山之原繼都於驪山受瑞膺圖承太昊之制襲木政主於東方鎮宇立極醇一虛無而不喋喋於苛事上際九天下契重壇合元稷中開陰布綱而下服度乃命隨作制爲笙簧以通殊風以裁民用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制班管以合日月星辰擇晨以作樂謂之充樂用五絃之瑟於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爲五十絃以郊天侑神聽之極悲乃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樂成而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總紛而管

加之繫帶而頭歸用於是乘雷車輦六翠龍以御天申祝於祠而枚占之其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萬國占者曰吉徵也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器車出澤馬來川嶽斂靈微緯應理是故馨烈彌懋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出淮南下在位百有三十載葬於風陵堆後世以其始媒故祀爲皐媒之神稱曰皇母焉曹植女皇贊曰古之國君造簧作笙體樂未就軒轅纂成或云女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羅泌女皇贊曰制度承乾崛彼女希迪主東方前蛇後鶴安穆雲門端席圖上際九天下契黃壇川嶽效奇馨烈宏深脩德萬物神化七十斷鼇立極地平天成笙簧立今載祀風陵　女皇氏沒炎帝神農氏作姓伊耆名軌一曰石年是爲炎人精後帝皇君也出洞神部父少典氏毋有僑氏之女名曰登生了二人一爲黃帝之祖襲少典氏之國一爲神農神農之生也毋安登感神於常羊因而有娠生神農於烈山之石室神農既生九井自出長於姜水以姜爲姓其初國於伊繼國於耆故又號伊耆氏蘇迹烈山烈山者厲山也故又號烈山厲山氏長八尺有七寸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日於淇山之陽求其

養民之穀而藝之天乃雨粟誕生嘉穀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垂土曉稷以教民播種嗣爪敢之實而省殺生之敝民始粒食承火德以王官師特事悉以火紀故和炎帝焉於是脩火之利范金排貨以濟國用因時變煤以抑時疾以炮以爍以爲醴酪大埏埴以爲器而人壽順天命正氣節審寒暑以平旱晚之期謂人之生以穀爲主乃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教民以耕六穀盈稔以供粢盛而給軍國爰申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脩地利以成萬物不奪人所務而

農得以順其時教民桑麻以爲布帛相土停居使人知所趨避乃命赤冀爲杵臼作鉏耨錢鎛釜甑井竈民無腥液之患又改教以重農事制爲登穀之法故雖天毀地凶旱澇並作而無有入於溝壑者時其特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足而禮義興蕃作而人從其政令其政令之詞曰惟天生民惟昔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於正林林生人無亂政典出三墳書於是貿金幣通有無列廛於國中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號曰皇神農出春秋命曆序謹按紀封稱鬼柎土鼓以致敬於幽而神人以安天下既泰乃紀上元調氣朔而端啓閉三光會於攝提七曜起於天關所謂太初曆也又命司恆毛卜巫咸巫陽主筮通變極數以成天下之務謂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於是重艮爲首所謂連山易也故亦號連山氏乃以悉諸九靈老龍吉爲師法其高矩以致於理又問壽夭之由於泰壹小子於是稽太始閱玉冊以赭鞭擊草木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良惡辨其臣使蹇

而參之以養性而治命一日之間遇七十餘毒極含氣也人病四百蘇三百六十有五乃著本草立方書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劑摩砭而人得以繕其生又制請雨之法迎赤松子爲雨師每歲陽月率萬民蜡祭於國中以報其歲之成年不順成之方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教化興行應花梓鼓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邢夭作扶犂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蠶采是曰下謀制雅琴度瑶瑟以保太和而閉民欲於是神農濮嘉穀節出禮緯含文嘉并書編乃命舜封作穗書以同文

而須今命白阜度地紀脉水道脩木方竹杭潢洋而有無逆遂甄四海審地形之遠近約山川林藪之廣袤而正其制辨方定位經土分域處賢以便勢相爲倚輔而寄其臧以大馭小國土聯繹乃鳩工畫地爲城池以守之省方設教歲終獻功開明堂以聽政補遂二國不供臣職乃伐補遂萬國定於是崇郊祀封泰嶽禪云云以行大報之禮提挈形氣而嫥控乎剛柔以敘領天下是故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用南交北幽

三危暘谷之民靡不戾止風雨時若而民無札瘥之患後世爲神農之言者謂夫負婦戴以有天下是相率而僞也烏足以治國家哉神農都葬於長沙之茶鄉在位百四十有五載真武紀云神農在位末年歲在甲午三月三日午時玄帝生洞神部真武經又云玄帝生於甲辰之歲壽年百六十有八一曰赤帝其崩也天下聞之不將者七日焉娶承桑氏之女生子十有三人曹植神農贊曰火興之德火德承木造爲耒耜尊民播教正爲雅琴以暢風俗播教正爲雅琴以暢風俗羅泌神農曰火德開紀連山感神謹修也利粒戒蒸民教炎宇早形神圭粹璧隱調元以迓人吉列彩貨吉蠟樂盛夷氣頓教禮義以興善俗化下均交勢虛素以公感厲以武弟傷弟害受謚耕桑日月攻獻功明堂天不愛道其炎帝柱者神農之子也七歲有聖德繼神農而有天下殖百蔬區百穀深耕厚作天均時而地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賑矣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數守其餘以制其畜故其人不饒審時而權宜故老幼安而無謝生之心西盪河源東泊海潛南耀丹垠北汔幽虛莫不來享而服度亦曰烈山氏五帝以來祀以爲稷焉柱卒歷數世而有炎帝慶甲又歷數世而有炎帝臨臨卒子承立是爲炎帝承設貢賦之制二十而取一儲偫之

法行矣承卒其後裔魁立是爲炎帝魁祗脩自勤克紹祖武是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其臣箕文諫而見殺炎帝魁益脩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來歸魁卒孫明立是爲炎帝明明卒子直立是爲炎帝直直卒子釐立是爲炎帝來釐卒其後裔居立是爲炎帝居外紀作帝裏炎帝居之母曰聽訞桑水氏之女也居卒子節榮立是爲炎帝節榮節榮生子克及戲節榮卒子克立是爲炎帝克克卒弟戲立是爲炎帝戲戲卒子器及小帝戲卒子器立是爲炎帝器器卒弟小

帝立小帝少君也蓋爲政日淺者慶甲以來俱葬於
荼陵通紀云帝承在位六十年臨八十年明四十九年直四十五年來四十八年裏四十三年崙罔五十年而通鑑外紀以臨魁繼神農在位六十年帝承繼臨魁在位六十年諸書不同難稽也其後
裔有炎帝參盧或曰炎帝居之曾孫也是爲榆罔都
於空桑政束急務乘人而闘其捷諸侯携貳乃命蚩
尤居小顥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作亂逐
帝而居涿鹿類戟一戰並吞無親時有熊氏寔懋聖
德諸侯利賓參盧大懼遂禪於有熊氏賴其力以征
蚩尤有熊氏乃率風后力牧神皇鄒伯溫之徒與蚩

尤轉戰執而僇之於是四方之侯爭辯者咸質於有
熊氏有熊氏膺天曆代炎輝是爲黃帝乃封參盧於
路而崇炎帝之祀於陳
按呂覽暨尸子俱謂炎帝神農傳七十世今可考
者僅十六世而篇籍所載又多錯誤通紀外紀俱
以帝臨爲臨魁夫帝臨在帝承前而帝魁在帝承
後本不同世小司馬三皇紀謂炎帝傳八世無臨
魁之名春秋命曆叙諸書亦謂炎帝八世而帝臨
帝魁互爲存廢或合臨魁爲一或以帝魁即神農
或以神農爲魁傀氏於乎炎帝八世尚錯誤難稽
若此況名號不存者乎炎帝參盧不繩祖武以致
蚩尤僭稱炎帝史云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謂其征蚩尤也後世遂以阪泉之炎帝爲神農之
後謬矣又莊周稱有猋氏有泰氏鶡冠子稱成雎
氏素皇氏內崙氏路史采之著論於禪通紀柏皇
之下予未敢臆列焉傷世次之莫覈也
贊曰史倉翔字書契彼同盤封勒堅寔始禪通大
庭儀鳳軒轅式蓬祝融赫胥遺躅衡峯朱襄造瑟

無懷治隆伏羲作卦女皇績崇烈山樹藝稱爲神
農參盧不振禪於有熊

荒史本紀卷之二

荒史本紀卷之三　歸雲外集四十六

應城陳士元輯

疏仡本紀

疏以知遠仡以審衛仁義道德之所用也補史記作流仡非

炎帝氏衰黃帝有熊氏作姓公孫初姓公孫後改姓姬名荼出河圖姓輔佐而難經注云黃帝名全字轉訛也又名軒出孝經鈎命決宇曰玄律少典氏之子黃精之君也丹曰符葆一作符寶又作附寶後世廟祀號高玄天大聖后感電繞斗軒而娠二十有四月生帝於壽丘一云附寶孕二十月而生黃帝故名爲軒史記并外紀作軒轅非生而紫氣充房神燮靈異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身逾九尺知幽明生死之故繼少典氏之國更爲姬姓并謀兼智而開國於熊炎帝之季諸侯相侵伐蚩尤作亂最暴赫其火燀以逐炎帝炎帝弗能征乃率諸侯以責於有熊有熊以風后力牧神皇鄧伯溫之徒較其兵旅以遏蚩尤於小顥而殂火災得一奉宸乃臨盛氷錄龜符出太白陰經納三公五意之機受八門九地之要衍揉奇以爲式出六壬書黃帝有揉奇文設五奇五麾六纛以制其陣年三十有七戰蚩尤於中冀而戮之於是炎帝暨諸侯咸進委命乃即帝位都於彭城以土紀德

故色尚黃而天下稱爲黃帝自有熊肇迹故又曰有熊氏其即位也適有雲瑞因爲雲紀而百官師長俱以雲名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有二十職以之共理而視萬民乃使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凖斥鴆冶決法群輔錄有風后無鴆冶五聖道級窺紀補闕地典絡州七佐得而天地洽神明通十有五年帝喜天下之戴已也乃順性命娛耳目放機務捨宮寢而肆志於昆臺方明執與昌寓參乘張若謅朋在前昆閼滑稽在後風后柏常從負書劍餐翟於紫宮涉乎恒沙屆於陰浦陟王屋而受丹經登空桐而問廣成封東山而奉中華君策青城而禮寧生入金谷而咨消子蹈具茨而訪大恢經襄城而扣神牧升鴻隄而受神芝於黃蓋遂莊群神大明之壎而投玉策於鍾陰自是愛民而不戰四方共起而誅之介胄斯興邊城日警帝乃嘆曰朕過矣君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四盜迭震何以弋乃正四軍即營壘滅四方之盜以安民於是以兵爲衛巡行天下未嘗寧居有不順者從而征之身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乃晉能稽

功乘剛柔數而都於陳以大塡封鉅赤誦爲之師至岐下見岐伯引載而歸以諏治道於是建九法立百僚命封胡爲丞鬼容蓋爲相力牧爲將而周昌輔之泰山稽爲司徒庸光爲司馬恒先爲司空風后司天相常司地見地獻草木乃述耕種之利出內傳又使奢比辨乎東庸光辨乎南大封辨乎西后土辨乎北帝處中典而正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命天中建皇極乃施禁令國無邪教市無淫貨於是立貨幣以制國用乃問於栢高立五幣九棘之利而爲輕重之法財

用足而刀棘由此顯矣又制爲理法法設而民不犯河出龍圖於是正乾坤分離坎倚象衍數以成一代之宜謂土爲祥乃重坤以爲首所謂歸藏易也故又號歸藏氏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史蓋占星闢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蓋占風隸首定數伶倫造律大撓正甲子容成作蓋天及調曆於是天地神民事物之官各司其序而不亂民神異業敬而不瀆乃范十有二鍾八乳四獸變異得以

占焉受祥金隱耀之神鍾於赤城其鍾有九乳神光玉聲乃命榮猨鑄十二鍾以協月筩以定五音又命大容作承雲之樂以導天地之和樂興而禮備故別庶姓謹婚姻所以崇倫類而遠禽獸也於是廣宮室壯堂廡作合宮翔鸞殿以祀上帝接萬靈而採民言乃命寗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命揮作弓夷牟造矢以備四方命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以揚德建武而威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命邑夷作大輅之車命胲服牛命馬師皇爲牧正而僕驛之

御全矣法乾坤以正衣裳設服冕深衣大帶韋履赤舄玄衣纁裳紘纊贅斿以規視聽之逸旁觀翬翟草木之花染爲文章於是有龍衮之制端璧瑞以奉天委珩牙以昭武是以衣裳垂而兇惡不起飾棺衾以送死封崇表木以當大事立儺祓設鬱律說青烏記白澤以除民害乃命沮誦作雲書孔甲爲史以錄言動天下已治猶且卹然神慈形茹作丹書瑞書巾几之銘又命孔甲作戒於盤盂邊豆奩鏡劍履輿席巾柲戶牖弓矛悉著銘以彌縫其闕又爲金人三緘其

口而銘其背太公金匱云金人黃帝所作夙夕念治瞿瞿不寧是以功高業廣而無逋事於是親事法宮觀八極而建五常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藏於靈蘭之室演倉穀出靈樞經推賊曹出黃帝元辰經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命巫彭桐君處方盪餌湔滌刺治而人得以盡年命元妃西陵氏勸蠶以給郊廟之服祀天圜丘牲玉用蒼祀地方澤牲玉用黃築壇除墠設醪醴制蘭蒲列圭玉而薦之七登之牀十絕之帳奏雅夾之宮以致之而徬徨乎壽宮出內傳立五祀

作祝嘏升薦有數而山川之典禮著矣命共鼓化狐作舟楫以濟不通命豎亥審道路正里候風后畫野分疆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靈之封隱焉命匠營國經緯市館以竢朝聘之需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侯牧交獻而朝聘之事備茄豐蓮命則刑而放之而萬國服界土設井立步制畝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存亡相守有無相貿置法而不變俾民得以安其法是以不誘而成不扈而止策天命而恭宇寧故天報眉壽而德澤及於後世也自即位以來循機

按象不就物不違害職道義經天地別雌雄等貴賤故法令明而上下無尤不彰功不揚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故人無忿奪爭傾之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二儀休通五行期化故風雨時若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度熒惑屈軼紫房頻翌火不廢書鳳皇巢於閣麒麟遊於囿九瀛仰化諸侯貢職莫不來庭而依朔乃撫萬靈度四方來龍馬高八尺為龍而巡狩東薄海禪九山西逾隴欵并屯南入江登熊湘北屆渤碣臨玄扈於是開東苑祓中宮詔群神作清角之

樂鳴鶴翱翔鳳鳳蔽日乃合符於釜山以觀其會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以象太一能輕能重能息能行存亡是驗吉凶可卜備百物為之視火參鑪曾植黃帝三鼎贊曰鼎質文粹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像太一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八月既望鼎成而崩焉壽百十有七歲或云三百歲子二十有五人葬上郡陽周之橋山其臣左徹思感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率諸侯諸臣歲時朝焉牽黃帝頌曰龍矣黃軒應天載靈通為達覽觀象設形誕教厥訓彝倫攸經德從風流化與雲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經方畿封禪勒銘紛然以翔龍騰太清遊茲九仙陟彼高冥氏別攸綦沸汩出霧迅而不

式頌德聲　曹植黃帝贊曰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臧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雲名官功冠五列　曹毗黃帝贊曰軒黃應玄期初能總百神體錄五雲妙氣含雲露凖捺石曾城山鑄鼎荊山演鼎烏天能闢觀然蹲龍蟠儀鳳翼翼長風褰裳蹕紫宸羅沙黃帝贊曰昔古齊庸崇黃紀雲東錄遺尤得一奉宸并謀薰智稽功務德立監興賢命中建極摛策設部體紘陰陽訪咨岐雷爰欽五帝火垂世勳車陳大路鼓樂雲門克諧韶露袞衣揮衾光德不起井設十一城閭閈去敔勝殘九瀛仰化澤被生民祚衍天下　黃帝既崩子帝鴻立是爲帝休姒方纍氏感掖

昌而生生而多祥其在位也正朔服度一仍黃帝之舊故無思無爲不慮不圖而臻至治即位四十有七載葬雞雞之鴻冢後世列在祀典帝鴻既沒其曾孫立是爲帝魁毋曰任已感神而生魁厥後孔子求古史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是已帝魁既沒少昊青陽氏立姓紀名質是爲摯其父名清黃帝之第五子方傒氏所生也胙土於清是爲青陽始爲紀姓配干類氏曰娥居河之微逆星流槎奏便媚之樂樂而忘歸娠而生質既生其省爲陵襲青陽之位以居雲陽故號青陽亦號雲陽氏以金紀德色尚白故又號金天氏遠憲太昊而承西行乃稱少昊又號白帝朱宣氏出河圖水均注其即位也五鳳適至而玄鳥遺書出春秋內傳故以鳥紀官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蒼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董之以爲曆正又立五鳩五雉九扈之令調氣律行二十有八宿十二月以爲元而民事定庚於甘泉興郊禪祟五祀正都邑肇車牛作布貨以制國用於是通窮扶瘵老老慈幼恤孤合獨而寡宴瘠嫠扁遽握遞者皆有所養立史官尊耆舊尊耋景命倣準循規百工守法民無疵癘而奇術惟行無敢煩言孟作以過其情是以上天著瑞后土錫符長庚輝日五色山金鳴澤銅出出子諸福畢至乃

作鸞書出書斷并字源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出通禮義作大淵之樂以諧神人和上下是之謂九淵出世紀德廣遠而樂暢達是以遠服而邇不遷鞬鞬旄人獻其羽裘賓繇苞桀無所不貢在位八十有四載壽百有一歲葬於雲陽其神降於長流之山主祀於秋故稱西皇都於小顓以御窮桑故又稱窮桑氏曹植少昊贊曰祖白帝黃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號名冰蟻別系農正皂氏各有品制羅泌少昊贊曰邈矣西皇小昊青陽秀外龍庭抱雌守常五國既至乃墜虔量通窮扶瘵孤獨衍養推能任道人無疵瘵德廣樂時遠無不至降彼長流是司反景爭趨諧興共鼎爲盛後乃有高陽氏繼焉

姬姓名顓頊黃帝之曾孫祖曰昌意黃帝之震嗣也行劣不似遜居若水娶蜀山氏曰景僕生乾荒乾荒襲若水娶蜀山氏曰樞是爲河女所謂淖子也淖子感搖光於幽防之宮而生顓頊淵而有謀疎以知遠年十五而佐少昊封於高陽始都孤棘後徙商丘故柳城衛濮俱爲顓頊之墟肇迹高陽故稱高陽氏黑精之君也以水紀德故稱玄帝載時以象天養材以任地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立教蠻攻服度符采尚赤乃立九寺九卿重該脩熙少昊氏之四叔也寔

能金木及水乃命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暨熙爲玄冥又命孫黎爲祝融而炎帝器之孫句龍爲后土是爲五官咨供厥業遂濟窮桑上世人神異業是以禍災不作而求用不匱少昊氏沒玄都九黎實亂天德賢鬼而廢人家爲巫史無有質要人匱於杞梱災荐臻乃命重黎典司重獻上天以屬神黎抑下地以屬民絕上下之通規三辰之行使復舊物毋相侵瀆民用安生於是窮四履稱畚易畫郊畿以殷賦立勤人以職祇設正長以惠窮置宰畟以恤亡制射獵以習

移乃礪名岡保大澤剡十幣以通有無謂之權衡事分職正而天下治然猶焦思以從事於賢乃敷令曰毋慢制毋漁民貴臣嚚而弗譴男女不相避於道者拂之四逆之衢文龍負圖於是作科斗書制戒盈之器而著復禮之銘師於大款赤民栢夷父栢亮父渌圖以濟其明而益其聖脩黃帝之道弗或損益而致治平出貫氏新書乃注新曆以孟春之月爲元歲紀甲寅朔旦乙巳月值艮維之初而五星會於營室氷始離蟄始動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萬物莫不應和是爲曆宗帝德合天正風乃行采令鎧先爲倡蜚龍和之會八龍之音制爲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效珍於是鑄之爲鐘作五基六謦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號曰承雲因事而憲功文德鍚之鐘磬武德鍚之干戈而人知鄉方矣出淮南子惠浸萌生信沾翔泳於是設蕭鬱陳祼鬯俟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道物馭百氣詔雷霆采羽山筲嶧之銅鑄鼎以藏天下之神而洞臺之山陰宮之化悉移安德之石填焉出陶弘景真誥乃乘結元之輦巡四海以寧民比至

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屬集歲成紀以理陰陽處乎玄宮摶心揖志不貪廣遠故施大而不淫在位七十有六載葬東郡頓丘廣陽里務顯之陽其陰九嬪在焉其范林方三百里其立也歲在豕韋其崩也歲在鶉火娶鄒屠氏勝瀆氏曹植顓頊贊曰昌意之子祖自黃軒始詠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祗度羅泌顓頊贊曰王子高陽精契搖光通肩戴干是濟窮桑履時象天號以知遠上緣黃帝逼變不僭集威成紀棱慤自持內戒閨室外親客師惠安前生信沾翔泳乘彼結元苑林何朔帝崩而元子立襲高陽氏是爲孺帝帝崩而帝嚳高辛氏立高辛氏姬姓名嚳一作告一名逡見世紀一作夋山海經作俊字曰亡斤黃帝曾孫也父曰蟜極一作矯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嚳之母陳豐氏名裒履大跡而生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遂以名焉厥德靈變厥行祗肅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氏受封於辛爲侯國故號高辛氏代高陽孺帝而有天下以木紀德色尚黑正朔服度惟時之宜仁而威惠而信其容郁郁其性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脩身而天下服繇黃帝之道守高陽之膚而身專其美於是次敘三辰曆日月而迎送之命重爲木正黎爲火正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句龍爲土正是爲五官分職諸國封爲上公社稷五祀是尊是奉黎氏克官火紀昭融而世賴之逮及繼代失其業守乃命黎之弟回嗣厥職焉而火道復舉爰封於吳謹農祥乩敢傳故六氣正而四時成乃闔閉塞委關貸賑匱急恤遠人合間連墓使人相親故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升降有數而長幼有序命臺駘宣汾洮彰大澤導滎擊汰而民離湍決之患乃嘉其功封於汾川以處大鹵旌勞醮勳而允格受封帥味受賞矣以日至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先王偕食潔其祭服備其帷帳陳其圭幣薦之黑繒右社稷而左宗廟制其谿陵明鬼神而敬祭爲之數薦以重本也命咸黑典樂爲葬歌作九招制六列五瑩享上帝以中瑩命祚卜作聲鼓笭莞壎篪以及祥金之鐘沉鳴之磬伶人咸抃鳳凰天翟舞之以康帝功鼓奏以

觀和舞奏以觀禮禮以樂和政是以成命曰九招咸黑爲頌以歌九招之就羿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射賜以素矰彤弓高矢羿乃去下地之百難而民得以佚是以羿死託祀於宗布出鴻烈解於是盡地之制受少昊高陽之經理創九州均畝賦以調民人和以仁義持以禮智男有分女有歸壯有用老有終凉風至而陳麾太白高而轉戰然後偃強惠命而天下定乃周聽廣視以補其明致學於柏昭赤松舟人授書於鍾山而拜師於牧德餐節移數順天思序以道御世

東度成紀行星辰遯日月以從天地之常舉星畢曳雲稍春乘馬而秋登龍黃斧絺衣執中而統天法尚乎一而政尚乎信故下服度皇道炳煥萬流仰鏡牛馬之牧不相反地寶天瑞應誠而至於是省方以察物而登封以報其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貫天下歸往而人以樂生都於亳年三十而御位又六十三載乃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也曹植帝喾贊曰祖自黃軒玄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無亭天地神聖靈察教弭四海明並日月羅沙帝喾贊曰帝逡高辛厥德神靈生而有異自言其名其色御都俶衣體屋次序三張大音德青工賈以通用神牧德樂作五瑞鳳凰天禮法尚乎一政貴乎信霜雹所沾孰不尊親子摯繼立荒淫無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堯封摯子玄元於中路

司馬遷作史記首記黃帝即繼以顓頊堯舜畧少昊而不紀然少昊之名自三代以來祀於五帝之位次於月令之秋春秋左傳述郯子祖少昊非虛語也春秋緯謂黃帝傳十世竹書紀年謂黃帝至禹爲世三十若然則世次疎闊不既多乎世紀史攷通歷外紀諸書所稱疏仡紀俱始黃帝託於周

惟路史託於夏予茲託於帝摯者堯舜而下不敢述也孔子論之詳矣堯蕩蕩舜禹巍巍堯無名舜無爲禹無間故序書起自二典而門人記魯論亦以堯曰之篇終焉學者所雅聞也豈容複益之哉

贊曰黃帝提象建國任賢合符鑄鼎乘龍上仙青陽顓頊鳥紀龍編樂鎈具盛承雲九淵高辛神異執中統天省方誅暴太白旗懸五釐樂作拜師探玄摯荒自廢書始堯篇

荒史本紀卷之三

應城陳士元輯

祝融師一人

廣壽子祝融氏之師也祝融氏問政於廣壽子廣壽子曰有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富有四海而不夸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虛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盡譽流乎無止利而不矜成而不處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定性於天是謂無有無有而天下洽矣祝融氏退而脩身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叙天下洽和萬物咸若

按國名紀古帝之世有廣壽之國世稱廣壽長生不老而道家混元圖又謂廣壽乃老聃化身遂滋後世慕仙之惑不知祝融所師師其德也賈誼新書謂王者官人六等其首曰師智如源泉行足表儀豈慕其長生不老哉余述帝師有涉道家語亦槩錄而不絀用寓存名之微蘊云

贊曰祝融火帝光耀宇宙嗜慾泯然師於廣壽物變曷窮虛宗是叩無始無終譙冲攷究遺俗離形精充神覆刑罰未施彝倫罔謬治化隆邪皇猷騰茂匪曰性成寔繇師授

伏羲師二人

鬱華子廣成子伏羲氏之師也鬱華子國於宛一曰宛華子伏羲師於鬱華子得道以襲氣毋出莊子又師於廣成子受靈飛六甲八卦鎮方之籙出真元賦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多敗毋視毋聽抱神以

靜形將自正故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有也伏羲乃黜巧僞之端息滋散之由消知能修太常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根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廣成子之教也出淮南子

鬱華廣成載在往史而廣成爲帝師又歷五帝之代莊列淮南抱朴鶡冠等書多載其緒論大端皆老聃道德語也班氏謂道家本出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迹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班氏殆爲聃發然其說亦疎矣靈樞經謂上

古真人壽敝天地中古至人強益壽命余所紀古帝自伏羲以前壽逾數百歲豈誑也哉緬想師傳所以全天真而襲氣母者內可攝身外可馭世不越乎伏羲八卦消息之理爾非若秦皇漢武之荒驁也

贊曰太昊麝聖出震持盈師彼宛華爰暨廣成乃襲氣母以握元精乃授靈籙以鎮群生偉哉二師德通神明守內閉外默偽順情蔚然皇範心遊紫清邈窺王笈未注微名

神農 六人

神農師於悉諸（出呂氏春秋新序作悉先姓辨作悉清）又師於九靈九靈者太虛九光元君也得西華至妙之氣母養群品居於崑崙之圃（出仙傳拾遺）又問請雨之法於赤松子赤松子者上世之諸侯也治國歷年不知何始厥後從居襄城家於石室神農致爲雨師行弟子之敬（出齊孔稚玄館碑）故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日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萬物咸若謂之神雨者以赤松子爲之師也（出尸子）或謂赤松子服水玉教神農入火不熱焉（出列仙傳又云赤松子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與其仙）神農又師於憑老而受學於泰壹小子憑老才憑陰之老泰壹小子者即上古泰壹氏所謂皇人者也神農問曰上古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稽太始說玉明磨歷鞭羌察色鏗鏘草木而正名之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殪而參之以養其性命而治病於是乎著本草立方書而天下後世賴以終其天年（出路史）又與河荷甘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

闔戶晝瞑河荷甘（荷一作苛）日中參戶而入（莊注參音奢闔戶也）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嘆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莊注弇堈體道之人弔其名也）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大體道者乎（以上出莊子）

羅泌謂赤松石室在襄陽之境習鑿齒襄陽傳蔡陽界有赤松亭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賦所謂赤松神陂者也酈道元水經注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

蛻而化故東陽記有石室山赤松澗赤松廟蓋不知鄭氏所謂金華之赤松子乃黃初平爾初平亦號赤松子也列仙傳謂黃帝堯皆師赤松子然張良亦從赤松子遊豈即神農時之赤松子耶或曰峨眉雲陽俱有赤松壇蓋其寓迹焉

贊曰炎帝神農從師舍已九光元君西華妙旨石室赤松餐玉不燬悉諸憑老奉壹小子巨挈治道細達醫理維帝博學總萃群美兼師老龍晝瞑隱几參尸有聲擁扶而起

黃帝師十六人

黃帝師於大填封鉅天老容成（路史云大庭氏之後有大填爲黃帝師又云炎帝器之子封鉅爲黃帝師張衡云黃帝師天老而次地典封禪書并列仙傳俱以容成爲黃帝師）爲天子十有九年今行澤流海宇休謐乃往空同見廣成子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

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吾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我獨存乎（莊子）黃帝曰至道之人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淮南子）其廣成子之謂矣黃帝又

與宰牧詣首陽真源賦云黃帝以地皇九年正月上寅詣首陽宰牧從焉次鵠來行詣青丘過風山謁紫府先生授三皇籙度信云黃帝治身紫府問政青丘是也詳抱朴子還詣王屋啓石函發玉笈得九鼎飛靈神丹訣乃遊玄圃謁雲臺先生授龍蹻經役使龍虎於是往見天真皇人天真皇人者即泰壹小子也黃帝躡峨眉見天真皇人於玉堂再拜稽首曰敢問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古之聖人合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備衆爽貨以聚

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蝕治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貧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瀕氣浮於上而精氣萃於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而天下自治萬物自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乎以章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illegible]悔吝變[illegible]生殺失宜動靜戾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此即玉斝金城[illegible]文也[illegible]詣變其詣以偏

雲華宮禹之言是時東山有中華君者世所稱中黃丈人者也能知九品之方青城有寧生者寧封也爲陶正能出五色烟積火自燒而隨烟上下列仙傳寧封贊曰寧氏封子妙熟自然樂質洪鑪暢氣五烟飛靈漢表寄跡寄川人覩其跡惡識其玄金谷有消子餌木延齡導引輕舉所著消子書天人經四傳於世列仙傳消十八篇傳三才乃具茨子黃曰消老餌术享茲還紀九仙既傳三才乃具茨理赤鯉投符鳳雲是使拊琴幽巖高棲寘峙有大隗者即上世之泰駟氏也能設於無垓之宇而游於泰清訪之者多迷其塗焉襄城有神牧者牧馬童子也得七元大紀三綱之法出四極明科能知具茨之

山又知大隗之所存是之謂天師出莊子鴻隄有黃蓋者陽城之童子也得神乏之道求爲童子而不老水經注云黃帝登具茨之山升於洪隄受神乏圖於黃蓋童子今新鄭縣西南有具茨山上有黃帝避暑宮上谷有赤誦子或云赤誦子即赤松子非因病癘而入山吹噓呼吸吐故納新遺形去知抱素反真以遊玄泠上通雲天出齊俗訓又有赤將子輿者木正也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能隨風雨往來毋於市中賣繳故亦謂之繳父列仙傳繳父贊曰蒸民粒食孰享壽祚子安孩俗嫠絕飲露託身風雨遥然矯步雲中可遊性命可度此八子恬然無思澹然無慮持道要之柄而子行獨

處上遊於霄霓之區下出於無垠之門外與物化內不失其情黃帝虛懷訪之盡得八子之道焉

汝州崆峒山有廣成子祠唐盧貞作記記畧曰不牢物而萬類榮利不致用而玄功溥施廣成子之大吾無間然矣孔氏經云平天下在修其身廣成子以修身之道授黃帝而天下治俾千百年人長其神思其德與孔氏之教非殊塗也又作銘揭於祠之西序銘曰德高三皇唯有熊氏爲皇者師唯廣成子窈冥昏默恍惚恢詭因精活身以淳爲治功被九域形存伯紀天道不窮主人無死其稱述廣成子之道詳矣地理志載廣成子之崆峒有四一在安定一在臨洮一在涼州一在汝州然莊周述黃帝問道

於崆峒遂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皆與汝州崆峒接壤而列仙傳謂廣成子授黃帝陰符經帝悅命奏鈞天之樂至今汝州崆峒有臺名鈞天云

贊曰黃帝有熊厥師十六大填封鉅廣成宰牧天老天真抱道岷隩紫府青丘雲臺王屋中黃大隗鴻隄金谷亦誦遺形消子餌朮甯生主陶繳父司木帝何常師廣牧並蓄

顓頊師五人

顓頊在位民樸而親百辟就職顓頊悛慫不自滿乃師於大款赤民柏夷父[illegible]光父渌圖之流爲五人從和而蘊真顓頊往從之以濟其明而益其聖於是作戒盈之器著復禮之銘注新曆而作承雲理陰陽而鎮川嶽寔以五人爲之範云

往史謂大款大庭之裔赤民赤裔之裔柏夷父亮父柏皇之裔國名紀謂渌圖國在湘澧之間姓苑作綠圖新序作錄圖或作鹿圖俱非五人之賢顓頊悉招致而師之竊子謂顓頊上緣黃帝之道不茲微哉王符又謂顓頊師老彭然老彭名籤字鑑封於彭謂之彭祖乃

吳回孫陸終子也吳回受封於帝嚳上距顓頊時遠矣何得師其孫耶是知王符之言妄不足信

贊曰高陽顓頊膺紀操符政憑襄潤道賴師模大款啓秘赤民示謨夷父亮父澧陵渌圖休矣至人涵妙斡樞厭情濁世穀詠清都帝乃諮問拜伏勤劬德隆勛峻惠我寰區

帝嚳師五人

帝嚳紹高陽之道紬智守數以順其常周視廣聰以補其明時有柏昭赤松舟人三人皆抱瀕氣而長存

著帝嚳皆師之又詣牧德之臺謁九天皇人得靈秘文九化十變之書可以隱遁日月游行星辰帝嚳曰嗟予恐後世務遠而滋惑遂制玉函藏其書於鍾山群臣百姓皆莫得而睹已山四極明科并太霄瑛書又有展上公得九天之道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游宇宙其藏無形其出無迹帝嚳屈躬而延於執中之館以咨修性御世之方於是天下大治而帝嚳之名流於後世

姓纂諸書謂栢昭栢夷父之宗展上公展國之侯

舟人禿姓其國在楚而牧德之臺在蜀之青城見李膺青城記王符又謂帝嚳師祝融祝融者火正黎之號也黎臣帝嚳見帝臣列傳

贊曰帝嚳從師萬世作則屈躬祗承豈曰輔翼栢昭赤松含情玄默亦有舟人靈妙難識真王秘文臺稱牧德上公隱形長生展國帝得其道執中御極藏書鍾山臣民莫測

荒史帝師列傳卷之四

荒史帝臣列傳卷之五 歸雲外集四十八

應城陳士元輯

燧皇臣 四人

燧人氏之王天下也占建而正方揆機而齊政以火爲紀而天下遂其性維時雜出四火以爲佐一曰明繇序爵位曉等級定儀物而民不敢踰分二曰畢毓外紀作必青分方正俗受稅賦考徭役之所宜而民不知勞三曰成博受古侯之國辨其職等又詳於都鄙之事而民知所向方四曰頊薑外紀作頊丘主祭祀以延禧

蓋上古之人飲食必先嚴薦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至是火功已成而禮物可興乃立祀典而民知重本故曰四后職而天道平人事理此之謂也

易大傳謂有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竊儗三才初立既有皇君之稱自有臣佐之職其勢然也河圖括地象謂天皇九翼易通卦驗謂天皇三輔但年世緜逖輔翼之名茫乎無考耳摘輔象謂遂人出天四佐出洛鵶冠子謂政教君臣起自人皇

而六藝論即以燧皇爲九頭之人皇殆謬

贊曰於燦燧聖功顯制周華厥皮羽四佐旁求明
繇必有成博隕丘四佐在職代終惠疇辨序爵級
分定方隅恪脩禧祀詳受古侯共丞火德幽贊神
謀人情允遂光禩揚休

栗陸臣 一人

東里子栗陸氏諍臣也栗陸氏先世繼大庭氏爲治
世稱栗陸氏傳位爰及五葉乃敖昏勤民愎諫自用
有臣東里子入諫不聽繹諫焉栗陸氏殺之天下皆

曰東里子賢臣也無罪見僇乃相率叛去栗陸氏遂
亡

古之敎諫臣始此國名紀謂東里子栗陸氏之諸
侯而夏后之臣有東里槐者蓋其裔云

贊曰栗陸五世昏悖危隘有臣東里委身就刑愛
國恤民豈圖容悅觸諱犯顏矢嬋忠節庶冀悔悛
諍言頻切身雖見殺名垂芬烈寶祚潛移群心棄
絕哀哉暴君自取亡滅

朱襄臣 一人

士逵樂緒呂覽俱作士逵或作不逵非 朱襄氏之臣也世遭恒風群
陰閟遏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實不遂遲春而黃
落盛夏而疢疫天下皇皇然罔知所圖朱襄氏憂之
以諮士逵士逵曰陰陽之氣半於冲漠運於寰壤洽
於民情而徹於草木祥孽之由必有類也類同相召
氣同則合聲比則應乃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
群生於是寒暑適而風雨時萬物安寧民神以和朱
襄氏大喜名其瑟曰來陰之瑟

余聞來陰之瑟有助於治理而嘆樂之通天地感

人心至神速也羅泌云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
瑟而群陰來琴陽也故虞舜鼓五絃之琴而南風
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爾推茲類也則樂論所謂
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角
而寒谷生春徵動羽而霜雹夏零者豈浪言哉

贊曰朱襄之代和氣鬱沉民病物疫帝有憂心乃
得士逵燮理其欽裁成化育匡佐高深因時作樂
叶氣諧音五絃之瑟開滯破滛風雨時若歲無大
侵帝曰休哉瑟名來陰

伏羲臣十一人

伏羲紬神明開衷藴舉六佐以自策一曰金提主化俗之政指苦蓋謹告藏視民未有居者借力成之以靖敷民而除其災害二曰鳥明主建福之政窫木浮水以濟不通貫八方旌九位而分九土視地之廣物之夥其爭日衆勢不可以偏制而獨任於是經野謀賢以極治紀而闢法度邦國既立故不慮不圖而民志定三曰視默（路史作視冑）治災惡察虛實居百鶚以平民四曰紀侗（群輔錄作紀通）主中職定田賦於中邦五曰仲

起司陸主平土之政六曰陽侯陽侯者陵陽國之侯也司海主水政（國名紀云陵陽國近江陽侯曰溺死而爲大江之神）是之謂六佐又有潛龍氏因甲錄合五緯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爲之元迎日推策相罡考曆以命歲時配天爲干配地爲支支干類配以綱維乎四象故星辰順則而歲月日時無易蜚龍氏主河圖靈籙藏厥文宇以詔後世獻南主占卜以前民用使天下通志而成務芒主九庖以祀上帝而和神明蹇修爲士師之官主萬民之判以制婚姻有敗度者禁之而下情得以宣達（路史源

（蹇云命蹇修以爲理王逸注云蹇修伏羲之臣郭紀遊仙詩云蹇修時不存劉良注云蹇修伏羲時之賢媒也）郝胥氏立制使天下共守而不敢越（郝胥氏伏羲之弟爲伏羲臣唐書氏系表作郝省氏）

班固古今人表以女媧共工容成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渾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東扈帝鴻凡十九氏叙於伏羲之下世紀及遁甲開山圖即以爲伏羲之臣三墳書亦謂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居左昊英居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葛天居東陰康居下且加龍官之

號而應劭服虔韋皆因之何其不察也莊周叙古帝大庭之後歷柏皇祝融等八氏而後稱伏羲管夷吾記封禪十二帝無懷在伏羲前孔子告子貢亦稱渾沌氏之治豈伏羲臣然哉

贊曰伏羲登賢群工景從金提鳥明視默紀侗陽侯仲起六佐奮庸推策定曆則有潛龍考圖揆錄一蜚龍其供獻南主卜庖芒裡宗蹇修爲理制婚戢兇郝胥立法設險開封

媧皇臣三人

媧皇之臣有隨作有娥陵氏有聖氏隨作制笙簧以通殊風以裁民用娥陵氏制都良之筦以一天下之音聖氏制班筦（一作頒筦）以合日月星辰用以作樂命之曰充樂（出帝系譜）充樂作而陰陽之壅沉不通者有以竅理之不使逆氣戾物傷民厚積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當此之時其卧倨倨其興眄眄其行踃踃其視瞑瞑侗然莫知其由悠然莫知所求故媧皇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前白螭後奔蛇黃雲絡蓋浮游逍遥朝上帝於靈門穆休乎大道而不彰其功不隱其聲隱真人之美以從天地之自然豈無所藉哉寔以三臣爲之輔翼而道德通也

媧皇之臣何其寥寥僅三人也哉史稱媧皇上承伏羲之制故臣工之紀襲守舊章此三臣者咸作樂之選增乎其舊者也娥陵隨聖之稱或亦女臣之巧哲者耶禮記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世本云隨作制笙簧而許慎說文又以爲隨作笙女媧作簧云

贊曰媧皇膺圖上承太昊馨烈彌想法不更造厥臣三人際時熙皞乃作笙簧宣風爲寶乃作律管日星可考九奏廟郊洋洋浩浩是名充樂人神靜好太音希聲遺懷古道

神農臣八人

神農之臣有曰赤冀（一作赤奮一作赤制又作赤冀）作杵臼爲耜耨錢鎛鎛耒井竈以濟萬民以耀以剽以蒸以燔而民無腥臊之患有曰白阜（出春秋元命苞）作地紀脉水道脊本方竹杭潢洋能圖地形度地紀脉水道脊本方竹杭潢洋而有無達有曰儆貨季（制方書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訖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生其術嘗傳於岐伯之祖焉（素經云天師告黃帝曰我然試貨季理色脉已二世矣）有曰屏封（一作丙封）咸嘉穀之瑞乃作穗書以同文而頒令（出黍穀并守源）有曰司惟主卜有曰巫咸有曰巫陽並主筮策卜與而運山之易類有曰邢夭作扶犂之樂（路史云神農之狀犂即伏羲之扶來也帝系譜云伏羲作扶來神農作扶犂）（蓋犂來音相近耳是神農因伏羲以作樂制豐年之詠辨嘭論云伏羲教民畋漁時則有罔罟以爲犧牲之歌神農教民粒食時則有豐年之詠以爲犧牲之歌）其詩下謀下謀九成而神明之德通上下之[illegible]

按國名紀云吳權爲炎帝臣權之事實無稽矣又云上古胡國在楚然炎陵廟有胡真官者世稱神農侍臣豈胡吳音近而訛耶不敢強附

贊曰粤維炎帝八臣交修赤脊有作杵臼非耰白阜度地甯木爲舟倪貸察麻疾痛斯瘳巫陽司牀筮卜通幽屏封穗書焯貢墳丘邢夭奏業豐年詠謳以爲鞏采是名下謀

黃帝臣 六十五人

黃帝有七輔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準斤（力牧路史作刀牧）鶡冶決法（鶡冶一作鶡冶）五聖道紀闕（闕紀尚潛研輔錄中作闕）地典絡州（論語摘輔象黃帝七輔有風后而無紀鶡冶路史則以鶡冶爲黃帝七輔之數）按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力牧二十二篇兵家有力牧十五篇鶡冶子一篇地典六篇風后十三篇五行家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房中家有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又世紀云黃帝以風后爲上台與天老五聖相並謂之三公七輔得而天地治其從征蚩尤之臣則有力牧神皇以振師旅風后伍胥鄒伯溫以運籌策（出玄女兵法）而巫咸爲筮以卜其吉兆其從逆昆莖之臣則方明執與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在前（謵朋或作習朋或作謂明）昆閭滑稽在後風后栢常負書劍（出莊子雜篇）發軔紫宮而留

於陰浦然後迓帝乃以風后爲相配上台而職天官栢常審地利而職地官其後又以鬼容臨爲相封胡爲丞（漢書藝文志兵家有封胡五篇鬼谷區三篇）力牧爲將而周昌輔之太山稽爲司徒庸光爲司馬（後又爲司徒）恒先爲司空（恒先即常先六帖云常先又爲大司馬）謂之七相故七相翊而下服度（出路史）其貢五方而辨四時之臣則奢比辨乎東以爲士師而平春種角穀論賢列爵勸耕饁而禁伐厲庸光辨乎南以爲司徒而正夏種芒穀修馳戒儆發宿藏慎農力以究夏功又種房穀以應戊巳之方大封辨乎西以爲司馬玩異禽種遂穀收穀薦祖組甲厲兵戒什伍以從事后土辨乎北以爲李（管子五行云春土師夏司徒秋李也冬司馬）行冬斷罪種稷穀剝箭伐木勞農出獵而民心豫四臣協時叙疇錫福行六禁於天下預闢其筐而隄其潰六禁者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也（出呂氏春秋）其主星曆之臣則有鬼容臨（即鬼史臨也一作鬼容丘）羲和尚儀（一作常儀）車區（出晉志或云即鬼史臨非大橈外紀作）風后容成（列仙傳云容成公在黃帝師見大撓周穆王善補導之事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容成子十四篇房中家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晃侯（封禪書見八人鬼作宛朐見八人

衆薦占星圖苞授規規者旋天之儀也察其規以正日月星辰之象分次著應始終相驗浮箭爲泉孔壺爲漏以考中星於是有星官之書羲和占日璿珥旺適纓組抱負關啓無浮尚儀占月繩九道之側匿紆五精之留疾車區占風道八風以通二十四氣大梼正甲子採五行之情而納以五音風后釋其蘊義以致於用容成參儀躔之秘而詳備縝匝作爲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黃帝問於鬼容薀曰上下周紀有數乎鬼容薀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歲三千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歛以作調曆歲紀甲寅日紀甲子立正爻以配氣致重爻以抵日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晃侯問於鬼容薀鬼容薀曰晃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歷積餘分以致閏配甲子而設蔀歲七十六以爲紀紀二十而蔀首定原名經先率二十而冬至復朔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而策定然後時惠而辰從矣其定數之臣[illegible]

緑首因天地生成之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興焉其作樂之臣則有伶倫榮援大容伶倫一作泠倫榮援一作榮援凡三人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以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分爲黃鍾之宮名曰含少制十有二筩以聽鳳皇之鳴而別之以爲十二律其雄鳴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而消息定榮援鑄十二鍾以協月筩以詔英韶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和五鍾立天時正人位而天地之美生矣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爲雲門大卷著之椌楬以道其和仲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而奏之弛張合施動靜麗節是謂咸池之音止於五降而不彈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黃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吾又奏之以陰陽之

調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綽其名高融是故鬼神守其幽而日月星辰行其紀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是爲天樂於是有燧氏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天樂之謂也出莊子其作器用之臣則有甯封赤將雖揮夷牟岐伯邑夷共鼓化狐凡九人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雖爲杵臼揮造弓夷牟造矢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以建德揚武而威天下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携龍角爲大輅之車於是祟牙交旂羽揚搴翔櫚劍華蓋屬車副乘記里司馬無不備共鼓與化狐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而天下利其主圉僕之臣則馬師皇爲牧正以治馬胲臣服牛以駕車列仙傳云馬師皇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術愈後因治龍疾乃乘龍而去其讚曰師皇與馬廐無殘駒精感群龍術兼殊類靈虬報德丹鱗御鄉振耀天漢繁有遺蘇其主書史之臣則沮誦作雲書孔甲爲史執青簦記言動惟實漢書藝文志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凡盤盂鑒豆奩鏡劍履輿席巾杖弓矛戶牖之間莫不注銘以示勑戒孔甲之銘周公曾誦之於成王

美蔡邕銘論云黃帝有几巾之銘孔甲有盤盂之戒柱甫亦云風后孔甲充其佐或以爲夏孔甲非

制貨幣之臣則有柏高黃帝問於柏高曰吾欲陶天下爲一家有道乎對曰請文其莧而時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可矣曰若言可得聞乎曰上有丹砂下有黃銀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赤銅青金上有黛赭下有鑒鐵上有葱下有銀沙此山之見禁者也至於文而時之則貨幣於是乎成乃焚山林破層藪以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爲輕重之法故財用自足而刀棘繇此顯矣其制服冕之臣則有胡曹呂覽云胡曹制衣世本云胡曹制冕設衮冕黼黻紘纊贅旒以規視聽之逸淮南子云胡度作衣綾麻索綫手經指挂其成猶鋼羅若然則黃帝之時尚無服冕之制孔子繫易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豈虛哉其制屨舄之臣則有於國名紀云於造屨世本作於則法地之載物作爲屏屨玄舄以飾足而配冠鄧之內鄉有於村蓋封域也其主醫藥之臣則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窮上下究壽夭乃作內經著之玉版藏於靈蘭之室岐雷與俞跗又能察明常審脉息演倉穀而握靈樞推賊曹而慎鍼灸巫彭桐

若能處方盈餌瀹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其主封建之臣則有豎亥通道路正疆里風后裁割萬方畫野分土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靈之封隱於其中其明目之臣則有離朱能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其鑄鼎之臣則有神冶子眡火參礪鑄三鼎以象三才能輕能重能息能行可以驗存亡而察吉凶帝崩之後有臣左徹取衣冠几杖廟祀焉九域地理志成州有黃帝廟晉周生招魂議云黃帝登仙其臣扶微羊欽其衣冠葬之扶微字誤衍冢周書云左徹立顓帝亦非 莊生謂黃帝臣有知有無爲謂有狂屈有喫詬有象罔蓋其寓言茲不述

風后伏羲之裔善伏羲之道因八卦設九宮以安營壘定萬民之囊蚩尤之滅多出其徽猷蚩尤既北復以輕兵勦其餘惡於輒谷人賴其利後世祀爲金川之神然風后與力牧黃帝皆以夢得之並擢將相之權栢常栢皇氏之裔大山稽大庭氏之裔封鉅庸光皆炎帝器之子兄弟俱登輔佐桐君雷公冕侯岐伯乃當時之國君而揮爲方正則黃帝之子也其餘制禮作樂立法造器之臣多有起自側微者傳曰黃帝立四面豈不然哉或謂倉頡爲黃帝史官其謬蓋始於米衷爾世本云沮誦倉頡作書未嘗言爲史官也衷乃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而常誕傳玄皇甫謐輩皆從其說不反考斑然河圖說徵稱倉帝鴻烈解稱史皇說文稱頡皇曰帝曰皇豈人臣哉故崔瑗曹植蔡邕索靖張揖顧野王皆以倉頡爲古帝不得稱爲黃帝史官云

贊曰黃帝御天適有雲瑞因雲紀官公卿悉備事傳往牒炳炳可覩七輔協猷七相靖位辨方正時垂衣設制星曆有司征討有飾醫闾雲樞史呈銘記奏樂鑄鼎名流奕世

青陽烏官 臣名缺

青陽氏以烏名官有五烏五鳩五雉九扈之制五烏頒時而勤民者也鳳烏氏爲曆正鳳烏知天時故立爲曆正之官氏司分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伯趙氏司至伯趙鵰也一曰伯以夏至鳴不至止故司至青鳥氏司啓青鳥倉庚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丹鳥氏司閉丹鳥鷩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五鳩鳲氏者也祝鳩氏司

徒（祝鳩鶻鳩也鶻鳩鳲故爲司徒主教民）雎鳩氏司馬（雎鳩王鳩也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鳲鳩鶻鳩也鳲鳩平水土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鷃鳩氏司寇（鷃鳩鷂也能搏擊故爲司寇主賊盜）鶻鳩氏司事（鶻鳩鶻鷂也春來冬去又多聲故爲司事司事納言之職）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以夷民者也（夷平也雉性介直故民可取平）鷩雉氏攻木之工（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鳥通典作鷩雉）鷩雉氏摶埴之工（東方之雉曰鷩雉通典作雉）翟雉氏攻金之工（南方之雉曰翟雉路史作翟雉）鵀雉氏攻皮之工（北方之雉曰鵀雉）翬雉氏設色之工（伊洛以南之雉曰翬雉）九扈爲九農正教民事禁民無淫者也春扈氏趣民耕種（春扈頌鵲也）夏扈氏趣民耘耔（夏扈竊玄也）秋扈氏趣民收斂（秋扈竊藍也）冬扈氏趣民益戴（冬扈竊黃也）棘扈氏爲果驅鳥（棘扈竊丹也）桑扈氏爲蠶驅雀（桑扈竊黃也）行扈氏晝爲農驅鳥（行扈竊皆也）宵扈氏夜爲農驅獸（宵扈竊嘖也）老扈氏趣民夙興以刈麥（老扈鵲也）此之謂鳥官若姓名則闕焉無攷矣

右少昊職官可謂詳備惜姓氏之無傳也班固漢書謂伏羲龍師龍名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鳥師鳥名應劭注云龍師者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火師者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雲師者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皆取四時五行之義是即五鳥等制也謝靈運侍宴詩云詳觀記牒鴻荒莫傳降及雲鳥惟聖則天其有羨於黃帝少昊之際乎

贊曰少昊青陽祥徵鳳鳥遂職立號以鳥紀官五鳥勤民諭煥誠寒五鳩糾民禁亂除殘五雉司工器無淫奸九扈司農稼穡惟艱凡厥鳥臣共圖治

安古史疎濶姓氏湮沒

顓頊臣八人

帝顓頊高陽氏立五官以正五位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寔能金木及水乃命重爲句芒主乎春木正也該爲蓐收主乎秋金正也脩曁熙爲玄冥主乎冬水正也厥孫曰黎（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又以黎爲顓頊之子）寔能火乃命爲祝融主乎夏火正也炎帝嚳之孫祝庸之子曰句龍（祝庸即庸光爲黃帝司徒者也）寔能土乃命爲后土主乎中央土正也是謂五官是時黎國玄都氏亂德民神

雜揉不可方物乃使重爲南正司天以屬神黎爲北正司地以屬民絶上下之通規三辰之行復舊物而民安又有通音律之臣曰鱣先曰蜚龍制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以會八風之正鱣先爲倡蜚龍和之作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

記謂少昊高陽官制蓋因黃帝而益詳故路史謂高陽立九寺九卿今焯然有名者五官耳禮傳謂五官皆古帝之裔其制始於高陽也文選王元長策問謂五正置於朱宣注云朱宣少昊氏之號而

宋均亦謂五官乃少昊所立夫木正火正豈鳥官哉隋書天文志謂高陽命北正黎司地國語楚語謂高陽命木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火正司馬迅故齊書職儀志謂高陽以司馬主火是已然鄭語又謂重黎爲高辛火正而外傳并堯典註俱以重黎在高辛之世賈公彥云高辛高陽相繼無隔故重黎事高陽又事高辛耳楚語又謂堯復育重黎之後蓋以羲氏和氏爲重黎之後或謂堯之羲和乃黃帝臣羲和之後妄甚

黃曰高陽顓頊臣鄭炎輔重春該秋黎爲夏主修熙司冬句龍司土是爲五官應時奠宇布德慎刑平衡絜矩治定功成式興樂舞鱣先蜚龍調宮叶羽圭水之音名遺千古

帝嚳臣十四人

帝嚳繼顓頊以爲治五官之臣不改乎舊重爲木正黎爲火正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句龍爲土正此六臣者分職諸國封爲上公其嗣黎而司火者回也先是高陽氏娶勝濆氏之女曰媒生卷章卷章娶根

水氏之女曰嬌生黎及回黎爲火正淳曜敦芒臨照四海而民賴之黎生長琴居摇山定始樂風失其世業帝嚳乃以回代之封於吳謂之吳回是爲鬻熊之祖帝嚳又封允格臺駘賞帥味而天下服允格臺駘者少昊氏之孫昧之子也少昊次妃生子曰昧是爲玄冥之師臺駘宣汾洮障大澤導演擊汰而民離湍決之患乃受封於汾川以處大鹵是爲沈姒之祖允格亦有大功乃受封於郕是爲陰戎之祖帥味之次次之故受賞而已帝嚳命咸黑作卜作樂咸黑帝嚳樂出呂氏春秋又劉勰文心雕龍云帝

和之世咸黑爲頌作九招制六列五瑩樂成乃以中瑩享上帝柞卜作鼗鼓制笭瓮壎篪祥金之鐘沉鳴之磬抃鳳凰天翟舞之以康帝功謂之九招咸黑爲頌以歌九招之就馬羿以善射事先王爲司射之官帝嚳賜以素矰彤弓高矢以去下地之百難而民獲寧謚乃受封於鉏其死也託祀於宗布是爲窮羿之祖云淮南子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以奔月所謂羿者蓋指帝嚳之羿非夏羿也

高陽高辛之五官三代祀爲五行之神臺駘封於汾川而通典謂曲沃有臺駘神羿封於鉏而鴻烈

解謂羿死託祀於宗布布祭名豈非功著當世而享祀宜無窮哉

贊曰帝嚳紹位五官如故黎孫頹業吳回是付允格臺駘寵膺封柞帥味論功慶賞有度羿爲司射託祀宗布咸黑柞卜一時奇遇受命作樂鳳翟攸聚六列五瑩人神和豫

荒史帝臣列傳卷之五

荒史叛臣列傳卷之六

歸雲外集四十九
應城陳士元輯

共工

共工氏伏羲氏之諸侯也始國於康歟名曰回是爲康回髦身朱髮任智自神伏羲氏沒康回乃滅德尚刑出世紀俶亂天常竊保冀方搶攘爲傑於是左概介丘右挹終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寇劇於諸國雷弱以逞乃以浮游爲卿浮游出瑣語見晉平公妻子產對之詳言其事自謂水德官師制度皆以水名蓋乘時鵲起而失其紀者也

立法貪貨貿與有無其取民也水處十七陸處十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而用不匱迨其跋扈更復峻刑暴雲民不堪命於是立兵使聚逋亡之徒以奸天憲專任浮游以助其惡自以爲聖天下皆無可臣者故官曠而國日亂民無所附賢無所從出汲冢書并六韜虞于湛樂淫泆其身猶欲憑怒恃其悍悖擁防百川隳高堙卑率萬衆而潮陷之行違皇乾諸福不畀疾疢作而荅厥孫當是時也天柱若折地維若缺媧皇氏起而僇之共工氏遂亡由是黑龍滅狡蟲死蒼天補西

極正淫水涸冀州平而顓民得以生矣淮南子云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無非形容女媧氏征出尤之勛烈也

共工氏在位四十有五載有子不才死爲厲歲時記謂共工有不才子以癸至日死爲厲畏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

按列禦寇載共工氏觸不周之山及女媧補天事蓋甚言共工亂狀隳天綱絕地紀女媧滅共工而天下平是謂補天立極說者乃以煉石斷鰲足爲實事謬甚矣夫共工作亂宜在太昊既沒女媧繼立之時而賈逵謂共工與高辛爭帝史記文子謂

高陽誅共工曹植贊堯克流共工荀卿新書戰國策俱言禹伐共工淮南子稱舜征共工何其紛紛也此蓋惑於二典之共工俗然堯典共工乃少昊不才子窮奇而舜典共工則炎帝之裔名垂者也學者見衆說不一遂以共工爲官職非人名不知女媧之共工乃封國之氏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垂汝共工是已堯之共工名也左氏傳可考矣惑焉

贊曰共工兇慝俶擾天紀厥名康回乘時鵲起竊保冀方振滔洪水黷貨峻刑民居如燬鴟張虔劉衆兵列壘淫泆驕縱浮游昵比違天拂衆作孽誰誅媧皇出征殲驅覆杷

補侯遂侯

補侯遂典作補侯非遂侯炎帝神農之諸侯也神農在位天下懷其仁而從其令萬物百族各有經紀條理辨方正位畫土分域近國地廣遠國彌小以大攝小由中下外僧運臂建旄焉又課工定地設以城池歲時省方獻功考度使侯國相糾相順而無有睽貳補遂二

侯遂於神農之都受制大國不得逞乃不供臣職掎助爲亂帝曰吾踐尊祚豈奉引其欲而逸樂其身大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智而不以用教積財而不以相分吾紹伏羲爲治吾一人之明下能徧照四海故分域處賢建小大之國使殊方絕俗僻遠幽隱之區皆得被化而逆令補遂不臣化令雖不亟召武臣振旅而征之不絕三光之明不傷百姓之心出呂氏春秋補遂服罪而萬國定出路史

史記蘇秦傳謂神農伐補遂庾信哀云炎農本春

領尚且欲從戎蓋指補遂之役也國名紀云補國即史伯所謂鄔蔽補丹地在虢鄶之間遂國即易之遂城

贊曰炎帝建邦徧匝八紘遠邇挈柄大小持衡補遂二侯持助稱兵逞頑負固嶽撼海傾掩寡兼弱靡不虣驚帝乃震怒命師徂征二侯就僇三光載明令行化洽萬國昇平

夙沙

夙沙氏炎帝魁之諸侯也興貨殖財貪利無厭乃煑海為鹽出世本富溢他國恣横叛亂不受朔度其大臣諫曰國有罪矣帝其來誅蚩弗自戢是崇罪也夙沙不聽其臣箕文亟諫之不聽殺之三卿朝而無禮怒而拘焉大小臣又相率而諫之夙沙竟莫有悛心於是大臣貳小臣離帝魁聞之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以土地來歸

夙沙之名載於世本世紀說苑唐韻淮南子英賢録而文子作宿沙路史又作質沙其實一也路史謂質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帝魁文子說苑呂覽

又謂歸神農蓋神農帝魁俱稱炎帝耳呂梳云宿沙氏煑海之神謂之鹽宗故安邑有鹽宗廟左傳夙沙衛乃其後裔云

贊曰帝魁之世夙沙強梗煑海殖貨貪婪雷猛驍度改朔肆厥狂駒蒙惛暴愎聞言弗省乃殺箕文忍棄忠鯁乃拘三卿臣工憂警極惡窮兇民陷眢穽宜其覆國殄宗喪領

蚩尤

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兄弟八十人河圖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咸云七十二人路史云八十人蚩尤好兵而喜亂驁竄崇讎惛慾彌篤作五雷之刑延於平民鴟夷姦宄奪攘矯虔發葛盧雍狐之金啓九冶作兵刑劍擿矛鎧之器制為九雍之戟狐父之戈蚩尤頓戟一戰伏尸滿野而歲之諸侯相兼者二十一出管子帝揄罔在位諸侯携貳互相侵伐暴寡雷弱帝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居小顯以臨西方司百工帝德不能馭蚩尤產亂乃出羊水登九淖以凌空桑逐帝而居於涿鹿擬尊號封禪紀世自謂炎帝之裔故亦稱炎帝焉史云炎帝欲侵凌諸侯人

戴禮云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後周書云炎帝爲黃帝所滅文子云炎帝爲大火故黃帝於之皆謂蚩尤也而書傳以爲炎帝榆罔謬矣驅罔兩興雲霧祈風雨以肆志於諸侯怒戟所指併吞無親九隅洶洶無所避匿兇群日集用兵無已出汲冢周書帝知禍不可延乃率諸侯委命有熊氏有熊氏使力牧神皇厲兵稱旅順殺氣以振兵法文昌以命將熊羆貔貅以爲前行鵰鶚鷹鸇以爲旗幟陣既成以逆蚩尤之逆乃使巫咸筮之得大有之睽左傳晉侯將勤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是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巫咸曰果哉有咎厥吉在後有熊氏率風后伍胥鄒伯溫之徒提兵程奇及蚩尤於涿鹿之野三年九戰而城不下雲霧四起郊壘昏塞有熊氏仰天而嘆乃問伍胥伍胥曰城中之將白色商音君則蒼色角音將無以秋敵東方乎有熊氏曰爾其柰何伍胥曰請攻三日而城必下有熊氏曰積三年而攻不下何三日也伍胥曰請更其令乃設五旗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月而城果下出玄女兵法蚩尤出走相與轉戰敗蚩尤於中冀而戮之殊其肢體身首異處故名其地爲解即今之解州以甲兵釋怒用大攻順天命敘紀於太常故名其

野曰絕轡之野風后又率輕兵誅餘孽於嶓谷木畫誅者分其善惡遷善者於鄒屠屏惡者於有北詩云投畀有北惡小知矣

嘗讀往史至黃帝之世而嘆蚩尤之恠異也歸藏啓筮謂蚩尤八肱八趾龍魚河圖謂蚩尤銅頭鐵額路史注云涿鹿間掘得髑髏如銅鐵俗稱蚩尤之骨齊景間掘得蚩尤冢長二寸堅不可碎博古圖謂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以爲貪雷之戚其狀如獸附以兩翅一作肉翅道家謂蚩尤天符之神故行師者貉焉路史貉作貊周禮春官祭表貉則爲位是也周禮注云貉音陌師祭也其神蚩尤漢書武帝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殃其里人里人祀之寧宇記謂蚩尤身首異處故葬張鉅鹿俱有冢墓而壽張之冢即皇覽所謂有髑冢也漢宣帝立祠其上常以十月設祭有赤氣出亘天如虹謂之蚩尤旗天文志謂蚩尤之星長千餘丈出則主兵喪豈非占天者以天象妖戾有似蚩尤之恠異故以名之若耶元命苞謂蚩尤作霧黃帝作指南車通典謂蚩尤帥魑魅戰於涿鹿黃帝吹角爲龍吟以禦之於

乎不有黃帝孰能征蚩尤哉

贊曰阪泉蚩尤憑威縱慝凌犯揄罔兼併侯國僭擬帝號妄承火德作霧興風妖謀鬼蜮有熊往征三年乃克解磔肢體用懲篡賊載追醜黨屏遠有北涿鹿告平黎庶休息

四盜

四盜黃帝時四方之盜也黃帝在位十五年喜天下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奸黠昏然五情奏惑乃放萬機捨宮寢出列子振轡於昆峯訪道於風山車轍馬跡半天下愛民而不戰四方之盜共起而謀之各以方色爲號東曰青帝南曰赤帝西曰白帝北曰黑帝謂之四帝旗旄服制各隨方色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焦然嘆曰朕之過淫矣君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今處民上而四盜并起迭震於師何以救乃命風后神皇正四軍設營壘處山之軍居高水上之軍就卑近澤之軍依水草平陸之軍擇坦易出神武秘畧謂黃帝以四軍掃四盜東征青帝南征赤帝西征白帝北征黑帝滅四盜而定天下四機論云黃帝愛民

邊城日警介冑不釋若黃帝不能無虎賁工而與俗同道則天下臣民嫁於四帝矣

傳謂太皇大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四盜之興繇於黃帝之忘戰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贊曰四盜稱帝阻絕德化邊野紛騷蠭屯狙詐黃帝曰嗟惡盈罔赦乃命風后揚纛嚴禦干戈聿興兵車風馬四盜伏誅協從悉下臣庶懽騰可免再嫁武功烜赫名垂無謝

茄豐 茄玄中記音加張揮作荷或作茄俱非

荒史 卷六 九

茄豐黃帝時諸侯也帝既誅亂而輯民乃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侯牧交獻以通朝聘之禮茄豐負險不受命左右大監以告帝舉師禽之加以刖刑放諸王門之外茄豐受刑不能行乃扶伏而去後稱扶伏氏

按國名紀茄豐之國在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楚子使薳射城州犂以復茄人蓋其裔焉

贊曰黃帝建國布列萬牧左右大監如鞭轉輻奉朔度度述職修睦乃有茄豐負險不服凌上雷下違背昊育舉師執言戍閻九服溥謐有華三四效

逐刖足難行世稱扶伏

後青陽侯

後青陽侯者繼少昊青陽氏之國者也少昊之父名清開土於青是爲青陽之國少昊杓襲青陽厥後踐天子位紹有熊以治天下而少昊之族有膺青陽國祚者是爲後青陽侯也侯不安厥位肆強侵伐鄰國重丘氏苦其殘雪有妹冶而豔用謀臣計以妹遺之侯婪慾而無遠識湛樂淫泆惑而不治大臣爭權遠近相襲青陽之民不守遂滅侯而分其國

帝德考云少昊父曰清清地也一曰青陽而國名紀又謂清地有四其在鄆之東阿者爲少昊之國左傳襄公十七年取重丘而括地象則謂曹之武城有重丘故城是重丘與青陽相鄰受害爲切不遺美女其能免乎又茶陵之雲陽山有青陽冢而楚紀稱青陽都葬於雲陽者謂少昊金天氏非謂後青陽侯也或曰南正重者重丘之後漢之青陽精則青陽之後云

贊曰青陽嗣侯貪虐不輟重丘獻妹圖謀侵軼荒淫湛樂忘其危陞權分衆叛身亡作絕悲哉女容嫁禍慘列妹喜妲己商周喪滅驪姬西施晉吳敗裂遠校青陽千古一轍

九黎

玄都九黎少昊時諸侯也玄都先世胙土於黎謂之黎侯兄弟九人故稱九黎上古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是以禍災不至而求用不匱少昊氏衰玄都九黎實亂天德賢鬼而廢人惟龜筮之從謀臣不用詰士在外家爲史巫無有質要方不類聚物不群分民匱於

祀神可私狎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不盡其氣鬼神龜筮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於是顓頊舉師征之而滅其國乃命木正重爲南正獻上天以屬神火正黎爲北正抑下地以屬民絕上下之通規三辰之行民神各安其業無相侵瀆禍災息而天下寧矣

九黎稱玄都者玄都其氏黎其封國也汲冢周書并六韜俱謂玄都忠臣無祿神巫用國而亡所謂國將亡聽於神非此類耶或以北正黎爲九黎之

爵誤也蓋比正黎乃高陽之裔而九黎受封則莫知所始風俗通謂玄都之後有玄氏柳氏路史注謂西伯戡黎即古黎國武王即以黎判湯後然杜預左傳注謂九黎侯國近東夷是九黎乃晉侯之所定非西伯之所戡矣

贊曰九黎亂德鬼神是圖民義不務家有史巫謟祀煩數徼福虛無災眚荐集群氓毒痡高陽振旅順天行誅革厥幽怪滅彼玄都神民掌與天地道殊範垂萬世功溢九區

實沈閼伯

實沈閼伯帝嚳之子[illegible]沈爲兄閼伯爲弟居於曠林曠音藏古國名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交相征伐帝惡之遷閼伯於商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故晉爲參星厥後鄭子產使於晉晉平公疾卜曰實沈爲祟史官不知以問子產子產述以對

按輿地圖實沈封大夏今太原陽曲之域閼伯封商丘今歸德西南有臺世稱閼伯臺而河南通志又謂歸德有閼伯墓與廟或以商丘在濮水之南商王之墟誤矣道家又謂實沈爲陰陽官閼伯爲候火大神云

贊曰高辛二子居於曠林弟名閼伯兄號實沈閼敦同氣並起爭心視比讎怨干戈日尋帝怒不肖莫可訓箴分遷遠土俾毋相侵瞻霄察壤一商一參嗟嗟人類有媿鳥禽

驩兜苗民

驩兜者驩頭也初帝鴻庶子縉雲氏娶土敎氏曰奔

鵕遺腹子名驩兜一曰驩頭帝顓頊封之國名紀云驩頭國在弘農地是爲驩兜之國驩兜以孤功爲嬖臣佞而貪賄恃寵專權眩其是非帝摯在位驩兜爲司徒拚義隱賊好行兇慝天下之人謂之倪他兜與放之於崇山崇山在澧之慈利其地有驩兜墓驩兜于三人謂之三苗帝嚳封於衡漳之境出路史淵景式又謂三苗在洞庭彭蠡之間是爲三苗之國三苗長齒上下相冒昏於飲食婪於貨財侵慾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兜與竄之於三危河西

諸羌皆其裔也三苗在嶢遷之地三苗既竄其嗣佃在國者逆舜之命後九黎之德昏迷自賢反道敗德制五雲之刑爲劓刵椓黥以亂無辜練抑惟刑民棄弗保羨言聞於內惡言聞於外內外不相聞天降之咎俾禹徂征猶且負固禹乃誕敷文德舞干羽而苗格遂分北之其入南海者爲驩朱國山海經云顓頊生驩頭又云鯀妻遺腹生驩頭驩頭生苗民故世以苗民爲顓頊之後若然則驩頭乃禹之弟三苗其姪也堯試舜時禹方十歲豈有弟姪能作亂耶路史以爲蜚雲氏之後爲是

神異經以倪倪窮奇梼杌饕餮爲四獸夫以四獸

稱四凶少昊不才子曰窮奇高陽不才子曰梼杌倪倪饕餮詳傳中惡之也孟子車氏謂橫逆之人與禽獸無擇矧四凶哉除四凶而進元凱此泰亨之會也不然堯舜何以治天下

贊曰父稱驩兜子稱三苗貪婪峻刻逞蝮張梟世濟其惡民生何聊倪倪饕餮寔惕群誕窮奇之黨梼杌之曹習兇絕慝奚容於堯以寬以放屏棄惟遲元凱衆進是爲清朝

荒史叛臣列傳卷之六

荒史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鈎解已著錄是書述洪荒開闢之事九頭等十紀之前增以元始本紀言盤古二靈本紀言天皇地皇共爲十二紀疏仡紀則至帝摯止焉共爲三卷帝師帝臣叛臣三傳各一卷大抵以羅泌路史爲藍本而稍附益之皆恍惚無稽之說胡宏皇王大紀未至侈談神異陳振孫書錄解題已有無徵不信之疑況動引道藏以爲史乎

藏書六十八卷（一）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焦竑刻本

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揜抑者蓋聲名赫赫盈海内矣或謂先生之為人與其所為書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遥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

言泠泠然塵土俱盡而寔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吾慨學者沈錮於俗流而迷沿於聞見於人之

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

興雲雨雷電皆至霈霽百里即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

疑者之恍忽不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且以為衡鑑且以為蓍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

此非先生之欲也有能抉腸剔腎盡翻窠臼舉先生所是非者而非是之斯先生忻然以為旦暮遇之矣書三種一藏書一焚書一說書焚書說

書刻於亭州今為藏書刻於金陵凡六十八卷

萬曆己亥秋日琅琊焦竑書

滴園 古本

古香 書屋

藏書序

予為左轄時獲交卓吾先生于楚先生手不釋卷終日抄寫自拭自點自歌自讚不肯出以示人予因異而問焉先生曰吾鎮日無事只與千古人為友被其

作用多有妙處其心多者不可知處既已覷破實不忍釋時名案同如何敢以語人也以故精書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後爾予聞而疑之試竊取以讀之則見其包羅千古鑑別衆形古

昔哲后碩輔名儒大抒意念深
況事功彪炳以及纂述不道之
倫伎藝風諫之類靡不悉載中
間治亂興敗貞佞賢奸一從胸
懷點綴以出品隲區別擬事直
書真可謂斷自本心不隨人唇

吻者也非欲以為異也而何必
藏之名山以待後之人乎但先
生孤介峭直自閩入滇自滇遠
楚寄跡禪林托心囹圄蹤跡稍
別疑謗叢生即今世之人已無
者知者又何望於後世之人之

知也夫世儒局于成說膠固胸
中尺寸不失誰能凝神于窔以
心相印察其行事之實而獨窺
其不傳之真和乎謂先生此書
千百世後經筵以進讀科場以
取士如所之無疑也茲遊金陵
覓舊侶聞其書已為好事者所

梓業与四方人士共之矣嗟或
庶幾即者知先生者哉

皆

萬曆己亥秋

賜進士出身吏部左侍郎前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翰林院庶吉士沁水劉東星撰

藏書序

藏書敘

衡湘梅國楨撰

自古豪傑之士其識趣論議與世人定不相入故其人惟艱難危急之時用焉當治平無事往往無以自見其磊塊不平之氣不得已而筆之於書〻又不相入而藏之名山以俟千百世之下又安知千百世之人不猶今之人乎豪傑之士不宜於人也如此余友李禿翁先生豪傑之士也當其時士方持文墨矩步

藏書序

縕超談性命之糟粕獨一禿翁其識趣論議誰從而信之故官至二千石輙自劾免取漢以來至金元君臣名士撮其行事分類定品一切斷以己意不必合於儒者相沿之是非知其與世不相入而曰吾姑書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而已余不及禿翁遠甚而與世不相入則甚似之其書之藏而傳也藏而不傳也抑亦不藏而傳也皆不可知惟其不得已

而筆之於書又不得已而藏之禿翁之苦心則余所深知也故為之叙而並藏之以俟千百世之下之知禿翁者

藏書序

余予以南宮之役偕潘玄華過
留都于時先生居比部先生自
託無為人也唯知有性命之學
而已比余入楚先生業已掛冠
寓楚矣余雖時獲聞問然先生
獨居能自託無為人也唯知有
性命之學而已及余釋褐簽為
令而從潘玄華得先生藏書
讀之始稍疑其不同焉頃來余
叨南省先生与焦弱侯俱南而
弱侯已將藏書裒輯以傳矣

謂其書纂言治平之事與用
人之方質其始所自託無為發
揮兩載豈潛心性命已久將古
今人物之變治亂之原洞然觀
火不能掩卷抑治平之事與用
人之方初非有轍固所真性命
之學耶予讀之者未由窺見然
細觀其書其於治平大道斷不
妄矣由其言有善治即有真儒
不由其言無真儒即無善治不
為而可以有為斯語也治謂先
生郭不然先生固不有其言者

一書之中所三致意惟是真才是實豈非識天下之才用天下之才必自不有其才者當之耶抑識才實難唯通於性命之達物情然後能識之如羅紹書曰藏書先生固將藏之不以示人

也豈先生以己之是非未必遽合乎斯世之是非而非藏之歟昔班孟堅譏議子長謂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夫班孟堅猶以子長之是非為非是而謂先生之藏書能必斯世之不是非者亦淡之是理矣則先生之以藏書名其書固宜令其是非果謬也果當藏也則先生之心是矣其是非果不謬也果不當藏也則焦弱侯潘去華之心是矣余又烏能知之烏能是之然余嘗

說焉夫使是非而果謬也何可藏也使是非而果不謬也先生雖欲藏之必有不能藏者矣夫至於不能藏也先生亦何可也以孟堅之史才猶不能免淡于子長要以是觀之愈有淡去

必甚書之愈有奇也為史遷者
萬古不易淡史遷者千古不易
以千古不易之史淡萬古不易
之史必如是而後可以讀先生
之書矣能讀先生之書則必有
善治必有真儒既能善治而有

真儒則羅讀先生是非謬於聖
人也先生之作之可也　皆
萬曆歲己亥秋七月朔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
豫章祝世祿拜之撰

藏書叙

千古同一道也千古同一心也
是〻非〻無弗同也達者尚論
先得同然不求異也何者忠臣
孝子仁人義士途之人知之無
不忻慕也亂臣賊子壬人僉夫
途之人知之無不誅貶也即有
奇譎巧偽能博勛名於一時能
徼驩虞於衆口而於心有疚於
道有違人心公議無所逃也第

忠孝仁義有同然也而委曲以全忠孝隱忍以成仁義衆人不識也匪不同也束於見也衆人執見乃不同也達者大觀故能闡其微也善夫李先生之言道也曰道猶水也無地無水無人無道也信斯言也權衡當世程量千古可也

耿叔子定力撰

藏書紀傳總目後論

李卓吾曰聖主不世出賢主不恒有若皆如漢祖孝文孝武之神聖孝昭孝宣之賢明則又何患乎其無臣也唯聖主難逢而賢主亦難遇然後大臣之道斯爲美矣故傳大臣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汚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誠而若可欺以罔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如諸葛孔明之輔劉禪可以觀矣非謂必兼全五者而後足當大臣之名也大臣又不可得於是又思其次其次則名臣是已故傳名臣夫大臣之難遭亦猶聖主之難遭也倘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彊然名臣未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儒臣雖名爲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蹉迹而不能造其域卒爲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爲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爲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故傳武臣夫聖王之王也居爲後先疏附出爲奔走禦侮曷有二也唯夫子自以嘗學俎豆不聞軍旅辭衛靈遂爲邯鄲之婦所譏樣千萬世之儒皆爲婦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語即速貧速朽之語非定論也武臣之興起於危

亂危亂之來出於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外臣者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嗚呼受人家國之託者慎無刻舟求劍託名爲儒求治而反以亂而使世之真才實學大賢上聖皆終身空室蓬戶已也則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若康節先生明道先生龜山楊先生皆儒也雖曰古之大臣又誰曰不宜又誰敢譏之作列傳

藏書紀傳總目後論終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　前有總論

卷之一

世紀總論

九國分爭

東周　西周

周之無王久矣此東西周君耳非周王也周王久已寄食於東西周矣

燕　田齊

魏　趙

韓　楚

秦

卷之二

混一諸侯

呂秦始皇帝　二世胡亥附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胡亥書名書附者何若胡亥不附始皇安所見耶

匹夫首倡

陳王勝

古所未有故特揭而書其名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籍
自是千古英雄不成帝故書名
乘時復國
齊王田横
賢矣哉田氏三君安可泯也
神聖開基
漢高祖皇帝 西漢共二百一十一年
孝惠帝附 書附無可紀也稱帝循成君也以下
皆然
卷之三

明聖繼統
漢孝文皇帝 孝景帝附
英雄繼創
漢孝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昭皇帝
守成令主
漢孝宣皇帝
元成哀平附 吁此不足稱帝矣
篡弑盜竊
新莽王氏
乘亂草竊
公孫述
卷之四
聖主重興
漢世祖光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明皇帝 章帝以後附
東漢一百九十四年降爲公又八十九年
三國兵爭

曹魏
孫吳
劉蜀
奸臣篡奪
晉司馬氏 共五十三年
稱司馬者別牛晉也然則司馬氏僅僅兩世爾實
許多機巧何益哉
卷之五
南北兵爭
南朝
晉牛氏 共九十八年 宋劉氏 共六十二年

齊蕭氏 共二十三年 梁蕭氏 共五十四年
陳陳氏 共十九年
卷之六
北朝
漢劉淵 後趙石勒
燕慕容廆 秦符洪符堅
西燕慕容冲 後燕慕容垂
南燕慕容德 後秦姚萇
北魏索頭虜 聖主文帝宏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聖主武帝邕附
卷之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二世共三十六年
雖同爲混一而不得比秦始稱帝矣
隋煬帝楊廣附
廣比胡亥自勝是以稱帝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子孫附 唐共三百零六年
嗚呼唐之孫子哀哉
篡弑巨盜
後梁朱溫
討逆正位
後唐莊宗
賢主明宗附 此不宜稱附而限於時代矣然賢
聖終難泯也歟哉

借兵臣虜
後晉石敬塘
乘便竊位
後漢劉暠
因時援立
後周郭威 聖主柴世宗附
卷之八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宋共三百一十九年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眞宗附 雖曰附猶以宗稱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英宗附
求治眞主
宋神宗
哲徽欽附 嗚呼此皆不得稱宗矣
偏安一隅
宋高宗 孝宗等附
附載
遼 金
華夷一統
元
卷之九
大臣傳 凡五門
大臣總論
一因時大臣
漢叔孫通 曹參
丙吉
晉王導 附王夷甫 謝安

二恐辱大臣
唐婁師德 狄仁傑 附朱敬則
三結主大臣
漢蕭何 公孫弘
符秦王猛 傳見智謀名臣
唐李泌 傳見智謀名臣
宋呂夷簡 傳見智謀名臣
卷之十
四容人大臣
東漢陳寔 附陳羣 劉蜀蔣琬

晉山濤 羊祜
唐房玄齡杜如晦 盧懷慎
郭子儀
宋呂蒙正 王旦
畢士安 附李允則 文彥博
卷之十一
五忠誠大臣
燕樂毅 趙藺相如
齊魯仲連 魏侯嬴 傳見直節名臣
漢張良 田叔孟舒

張安世
孫吳周瑜
卷之十二
劉蜀諸葛亮 附傳 唐裴度
宋呂端 李沆
韓琦
卷之十三
名臣傳 凡八門
一經世名臣
漢魏相 晉江統
唐馬周 魏徵 傳見行業儒臣
李德裕
後唐郭崇韜
卷之十四
宋趙普 張齊賢
向敏中 蘇頌
邵雍 傳見德業儒臣 范純仁
程顥 傳見德業儒臣 呂好問
楊時 傳見德業儒臣 葉適
崔與之

元劉秉忠 廉希憲 傳見行業儒臣
耶律楚材 傳見數學儒臣
卷之十五
二彊主名臣
秦商鞅 趙毛遂李同
韓韓非申不害
漢周勃 鼂錯
邳都 張騫
雋不疑 龔遂
傅介子 鄭吉
王尊
東漢董宣
卷之十六
唐張柬之 李吉甫
杜黃裳
宋寇準 附高瓊 王曾
富弼 沈括
李綱 附种師道 趙鼎
陳亮 虞允文
卷之十七

三富國名臣
富國名臣總論
魏李悝
漢孔僅桑弘羊　耿壽昌
隋長孫平
唐戴胄　劉晏
宋陳恕　趙開
卷之十八
四諷諫名臣
齊淳于髡　楚優孟
秦優旃　趙左師觸龍
齊嚴下貫珠者　後唐敬新磨
附錄
齊晏子　晉師曠
魏魏敬　漢東方朔
劉蜀簡雍
孫吳諸葛瑾　李忠臣
唐谷那律　王方慶
卷之十九
五循良名臣
漢張釋之　文翁
路溫舒　兒寬
杜延年　朱邑
于公于定國　何武
東漢卓茂　魯恭
唐徐有功　房琯
武元衡
卷之二十
六才力名臣
秦李斯
漢趙廣漢　田延年
黃霸　張敞
尹翁歸　韓延壽
召信臣
卷之二十一
漢薛宣　尹賞
朱博　翟方進
北魏李崇
唐張嘉貞　崔佑甫
宋張咏

卷之二十二
七智謀名臣
智謀名臣總論
東周蘇秦　蘇代
秦張儀　陳軫
魏犨首
秦樗里子　甘茂甘羅
魏侯嬴 傳見直節名臣
卷之二十三
秦范雎　蔡澤

齊孟嘗君　馮諼
楚春申君　齊魯仲連 傳見忠誠大臣
秦呂不韋李園　蒯通
廝養卒
卷之二十四
漢陳平　張良 傳見忠誠大臣
酈食其　張耳
婁敬　陸賈
朱建　韓安國
王先生
東漢虞詡
卷之二十五
曹魏荀彧　滿寵
荀攸　賈詡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孫吳魯肅　周瑜 傳見忠誠大臣
呂蒙 傳見大將　陸遜陸抗 傳見大將
曹魏劉巴
劉蜀龐統　法正

卷之二十六
符秦王猛
唐姚崇　李泌
宋呂夷簡
卷之二十七
八直節名臣
楚屈原　吳伍員　楚申包胥
晉豫讓　齊聶政
齊魏子與粟賢者　魏無忌侯嬴朱亥
齊魯仲連 傳見忠誠大臣　趙虞卿平原君

齊王蠲　趙肥義
燕荆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太子丹
卷之二十八
漢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欒布
周昌周苛　張良　傳見忠誠大臣
賈高　汲黯
蘇武　霍光
金日磾　朱雲
王章　龔勝等三十九人
東漢董宣　傳見彊主名臣
卷之二十九
東漢朱暉朱穆　彭修
李善　范式孔嵩
王忳　戴封
李固杜喬　附李郃　陳蕃朱震
卷之三十
東漢皇甫規　史弼等
趙岐孫嵩　李膺景毅夏馥何顒
賈彪　范滂
王允等　孔融脂習

田疇
晉周處　祖逖
劉琨
卷之三十一
晉稽康稽紹
唐安金藏　辛諫
顏眞卿顏常山　劉蕡李郃
宋劉安世　蘇軾　傳見詞學儒臣
陳東　陳瓘
胡銓等　洪皓
汪立信等　陸秀夫劉鼎孫
文天祥等　家鉉翁
謝枋得等
卷之三十二
儒臣傳　凡二門
一德行儒臣
二文學儒臣
德行門　又分爲二
一德業儒臣
德業儒臣前論

東周荀卿　孟軻　附樂克論
漢楊雄
東漢馬融　鄭玄
隋王通
宋胡瑗　穆脩
李之才　邵康節
周濂溪　程明道
楊時　謝良佐
羅從彥　李侗
張九成　陸九淵

楊簡
元吳澄　黃澤
德業儒臣後論
卷之三十三
二行業儒臣
行業儒臣總論
漢申屠嘉　蕭望之
孔霸孔光　王嘉
東漢第五倫　宋弘
袁安　黃瓊

楊震等　附晉祭誤附高頻
卷之三十四
唐黃珪　魏徵
宋璟　附魏元忠韓休　楊綰　附韋貫之
陸贄　裴垍
李絳
宋李昉　錢若水
杜衍　范仲淹　傳見大將
張方平　司馬光
呂公著　呂大防

范鎮　范祖禹
程頤　傳見易經學儒臣　張載　傳見易經學儒臣
卷之三十五
宋鄒浩　呂大臨
胡安國　傳見春秋經學儒臣　陳師道
張浚　張栻
楊萬里　朱熹　傳見經學儒臣
陸九齡　趙汝愚　附傳
蔡元定　傳見經學儒臣　呂祖謙　傳見經學儒臣
陳俊卿　眞德秀

元廉希憲　許衡　傳見經世學儒臣
姚樞　虞集
卷之三十六
文學門　又分爲五
一詞學
漢賈誼　賈山
枚乘枚皐　鄒陽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嚴安　終軍
卷之三十七
漢司馬相如　伍被
王褒　劉向
楊雄　傳見德業儒臣
東漢張衡　傳見　崔篆崔駰崔瑗崔寔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蔡邕
禰衡
卷之三十八
曹魏曹子建　王粲等

晉張華　陸機
左思
宋謝靈運等　顏延之　附劉穆之
鮑照
齊謝朓　沈約
唐陳子昂　許敬宗　附李義甫
張說　蘇頲
張九齡　李白　附張旭裴旻
卷之三十九
唐杜甫　王維
韋應物　附李揆　白居易
韓愈　附孟郊等　柳宗元
宋王禹偁　附丁謂　歐陽脩
王安石　蘇洵
蘇軾　蘇轍　附張耒
曾鞏
卷之四十
二史學
漢司馬遷　東漢班彪班固
劉蜀陳壽　附王隱　宋范曄

北魏崔浩　高允
北齊魏收
卷之四十一
唐姚思廉　李延壽
吳兢　劉知幾
宋宋祁　鄭樵
元歐陽玄
卷之四十二
三數學　又分四門
一音律門
隋萬寶常　宋魏漢津
二曆象門
唐李淳風　僧一行
元郭守敬
三占卜門
晉管輅　郭璞
索紞
唐嚴善思　周傑
宋竇儼　劉敞
元耶律楚材

四星相門
曹魏宋建平
唐袁天綱　王遠知
卷之四十三
四經學　又分六門
一易經
漢田何等　張禹
京房
晉王弼
宋程頤　附譙定　張載
元許衡
二書經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等
李尋　歐陽歙
東漢伏湛　孔僖
三詩經
魯詩
漢申公　韋孟韋賢韋玄成
薛廣德
齊詩

漢轅固　匡衡
翼奉　平當
韓詩
漢韓嬰
毛詩
漢毛公　附衛宏
卷之四十四
四春秋
漢董仲舒　王吉
貢禹　疏廣疏受　附宋孫復
宋胡安國
公羊春秋
漢胡毋生眭孟嚴彭祖
東漢何休　丁恭
穀梁春秋
漢瑕丘江公　晉范甯
唐啖助
左氏春秋
漢張蒼等　劉歆
東漢賈逵　鄭衆

晉杜預
卷之四十五
五禮經
漢高堂生　二戴
梁皇侃　北齊熊安生
宋陳暘
六五經
漢許慎　魏王肅
梁崔靈恩　隋劉焯劉炫
唐孔穎達
宋朱熹　蔡元定
呂祖謙等
卷之四十六
五藝學　又分三門
一字藝
魏鍾繇　晉王羲之　附子敬等
唐褚遂良　懷素　附山谷
宋蘇軾　傳見詞學儒臣　元趙孟頫
二畫藝
晉顧凱之　張僧繇

唐吳道元
五代郭忠恕　郭熙
黃筌
宋李公麟
三器藝
魏馬鈞　元藝元
卷之四十七
武臣傳　凡三門
武臣總論
一大將
吳孫武子孫臏　齊穰苴
魏吳起
趙李牧　趙奢
漢韓信　周亞夫
卷之四十八
漢趙充國　陳湯
東漢寇恂
卷之四十九
東漢班超班勇　鄧訓
虞詡　傳見智謀名臣

吳周瑜　傳見忠誠大臣　呂蒙
陸遜陸抗
晉馬隆　西魏韋孝寬
卷之五十
唐李靖　裴行儉
郭震　張仁愿唐休璟
王嗣宗　附弟餘翰　李光弼
張巡許遠
卷五十一
唐段秀實　李晟
李愬　高仁厚
宋曹璋　范仲淹
狄青　种世衡
卷五十二
宋宗澤　岳飛
韓世忠　吳玠吳璘
孟珙
卷五十三
二名將
齊田單

秦白起　王翦
漢衛青　附霍去病　李廣
李陵
東漢耿弇　吳漢
段熲
卷五十四
曹魏張遼　劉蜀姜維
曹魏鄧艾　晉王濬
後周賀若敦　長孫晟
隋楊素

宋劉鋹　余玠
元董摶霄
卷五十五
三賢將
賢將論
東漢鄧禹　馮異
馬援　皇甫規　傳見直節名臣
皇甫嵩　朱儁
張奐
卷五十六

劉蜀關羽　張飛
唐李勣　王晙
渾瑊　李抱眞
李光顏
宋曹彬
卷五十七
賊臣傳　凡七門
一盜賊
漢赤眉賊劉盆子等　後魏破六韓拔陵
唐黃巢

二妖賊
東漢黃巾賊張角　五斗米賊張魯
晉奉五斗米賊孫恩　隋宋子賢
三貪賊
宋蔡京　賈似道
四反賊
唐僕固懷恩　李懷光
卷五十八
五殘賊
漢寧成周陽由等　趙禹張湯

江充　嚴延年
唐裴延齡　皇甫鎛
宋蔡確　邢恕
史嵩之　附史彌遠
卷五十九
六逆賊
東漢董卓　附呂布
晉王敦　桓溫桓玄
唐安祿山史思明　李希烈
朱泚

殺母逆賊附
漢王陵　殺母　東漢趙苞　殺母
晉溫嶠　殺母
七奸賊
唐李林甫　盧杞
宋秦檜　附湯思退
卷六十
親臣傳　凡五門
一太子
漢戾太子據　隋太子勇
唐太子建成　太子忠
太子弘　太子憲
太子瑛
卷六十一
二諸王　附宗室
漢楚元王交　梁孝王武
河間王德　中山王勝
東平王蒼　楚王英
朱虛侯章　吳王濞
淮南王長

晉八王　附齊王攸
宋劉義康
卷六十二
三外戚
漢史丹　王商
傅喜　陰興
樊儵　梁冀
東漢竇武　附胡廣　晉楊駿
唐長孫無忌
卷六十三

四后妃
漢馬后　班倢伃
唐長孫后
宋曹后　高后
孟后
漢呂后　趙后
竇后　竇憲鄭衆附
晉賈后　賈充附　隋獨孤后
唐武才人　吉頊附　韋庶人
壽王妃楊氏　楊國忠附

卷六十四
五公主
宋荆國主　駙馬李遵勗附
唐太平公主　安樂公主
列女附
漢桓少君　王霸妻
姜詩妻龐氏　班姬
樂羊子妻　李穆妻
孝女曹娥　龐淯母趙娥
皇甫規妻　陰瑜妻荀氏
孝女叔先雄　晉羊耽妻辛氏
隋洗氏夫人　元謝枋得妻李氏
卷六十五
近臣傳　凡三門
一宦官
漢正直宦官呂彊　唐小心宦官高力士
唐忠謹宦官馬存亮　嚴遵美
後唐忠節宦官張承業
以上皆大賢有益於國者
秦趙高　狼賊

漢石顯　固寵　單超等五侯　恃恩
曹節王甫等　結恨　侯覽　報怨
張讓趙忠等　固寵
唐李輔國　恃功　程元振　恃功
魚朝恩　恃恩　仇士良　悖逆
二嬖幸
漢鄧通　董賢
三方士
漢李少君少翁謬忌樂大公孫卿
卷六十六

外臣傳　凡四門

一時隱外臣

漢梅福　逢萌王君公等

周黨等　周燮馮良

韓康　范丹

漢濱父老　陳留父老

魏桓　姜岐

申屠蟠　黃憲

戴良　袁閎

郭泰　徐穉

管寧　王烈

夏馥　傳見直節名臣　龐德公司馬德操

魏張臧　焦光

隋李士謙崔廓　張文詡

唐元德秀　鄭遨等

宋南安翁　蘇雲卿

卷六十七

二身隱外臣

東周莊周列禦寇　秦四皓

漢嚴遵　鄭樸

向長禽慶　野王二老

嚴光　井丹

閔仲叔荀恁　梁鴻高恢

高鳳　臺佟

矯慎馬瑶　樊英

周燔　法眞

魏寒貧子　翟莊

晉孫登　皇甫謐　附楊王孫

陶潛

五代陶弘景　宗測

馬樞　阮孝緒

眭夸　李謐

孔淳之　翟法賜

臧榮緒　朱桃椎

唐孫思邈　武攸緒

崔覲　陸龜蒙

司空圖

宋陳摶　邵雍　傳見德業儒臣

魏野　林逋

張壁　順昌山人

元劉因
卷六十八
三心隱外臣
戰國魯仲連 傳見忠誠大臣
晉阮籍 劉伶
隋王績 唐李白 傳見詞學儒臣
宋种放
四吏隱外臣
吏隱外臣總論
戰國侯嬴 傳見直節名臣 韓張良 傳見忠誠大臣
漢東方朔 楊雄 傳見詞學儒臣
胡廣 蜀譙周
晉王導謝安 傳俱見因時大臣
唐婁師德 傳見忍辱大臣 白居易 傳見詞學儒臣
鄭綮
五代馮道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 終

後有總論

藏書紀傳總目前論

李氏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則今日之是非謂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謂爲千萬世大賢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謂予顛倒千萬世之是非而後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則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夫子復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罰賞哉老來無事爰覽前目起自春秋訖於宋元分爲紀傳總類別目用以自怡名之曰藏書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友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邪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觀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罰賞也則善矣

世紀總論

李生曰一治一亂若循環自戰國以來不知凡幾治幾亂矣方其亂也得保首領已爲幸矣幸而治則一飽而足更不知其爲麤糲也一睡爲安更不知其是廣厦也此其極質極野無文之時也非好野也其勢不得不野雖至於質野之極而不自知也迨于若孫則異是矣耳不聞金鼓之聲足不履行陣之險惟知安飽是適而已則其勢不極文固不止也所謂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雖神聖在上不能反之於質與野也然文極而天下之亂復起矣英雄並生逐鹿不已雖聖人亦順之爾儒者乃以忠質文並言

不知何說又謂以忠易質以質救文是猶不根之甚矣夫人生斯世惟是質文兩者兩者之生原於治亂其質也亂之終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質者也非矯也其積漸而至於文也治之極而亂之兆也乃其中心之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夫當秦之時其文極矣故天下遂大亂而興漢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雖欲不質可得耶至於陳陳相因貫朽粟腐則自然啓武帝大有爲之業矣故漢祖之神聖堯以後一人也文帝之用柔文王美里以後一人也西楚繼蚩尤而興霸孝武紹黃帝以增廓皆千古大聖不可輕議羣雄未死則禍亂不息亂雖未甚則聖神不生一文一質一治一亂於斯焉見矣

蔵書世紀卷一

溫陵　李載贄　輯著
虎林　沈汝楫　重訂
金嘉謨
沈繼震　校閱

九國兵爭

東周西周

周烈王立十年崩弟顯王立顯王立四十八年崩子慎靚王立慎靚王立六年子赧王立先是敬王四年子朝奔楚王雖反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立也及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是爲東周以鞏與成周俱在王城之東也班之兄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也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直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矣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王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後秦昭王使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而遷西周君於憑狐後七歲而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秦周遂不祀

燕

燕召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

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于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刼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燕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鄗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無以自往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樂間奔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即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荊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田齊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爲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弒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卽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

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威王曰、寡人之所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

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

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既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而相之、襄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

后卒、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欲、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欲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爲可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鄄鄄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李卓吾曰、齊之亡、甚無謂、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然如建者、不餓死中甚用也、餓死一無用痴漢、而可以全活數十百人、猶且爲之況全齊百萬生靈乎、干戈不格、且四十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與、夫天之立君、本以爲民、爾由此觀之、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於畢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爲氏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趙

先是趙夙爲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爲大夫傳至趙鞅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

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蠶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洚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

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恤傳子籍是爲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都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十六年王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既寵立爲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

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國相、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之母有寵、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之、而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章、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殺肥義、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而主父遂餓死、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

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圍邯鄲、趙使救諫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救諫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咽之嚥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

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政初立、明年、孝成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將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世爲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路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

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弁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言其情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

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楚

楚芈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後因周衰遂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乃爲齊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卒爲秦所欺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頃襄王而告於秦曰國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於秦秦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郡

秦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穆公又至獻公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

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政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死武王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藏書世紀卷二

混一諸侯

秦始皇帝

秦始皇帝者、莊襄王子也、名爲政、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九年、王冠帶劒、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至二十六年、秦遂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御史大夫等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曰、太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讎、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

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樂之置三月作琅琊臺立石刻齊人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也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

山樹赭其山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狄人）爲盜所驚乃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琊道上黨入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官僕射周清臣頌秦威德始皇說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大是）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恐、侯、恐、共、亂、義、李斯之謂、矣）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

今者族（辛自殆身滅族者也矣）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

始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幃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幷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

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于上郡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三十七年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峽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車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長子扶蘇死胡亥立是爲二世已而趙高譖殺李斯又弒二世立子嬰降號爲王子嬰殺趙高漢兵入關子嬰降而秦亡

匹夫首倡

陳王勝

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而嘆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勝與陽夏人吳廣皆爲屯長、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尚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廼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以忿恚尉、令辱之以激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祖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以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已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矣、遂攻陳、入據之、而號召其縣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當此時、秦令少府章邯發兵以擊楚軍、廣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因相與矯陳王令誅吳廣、而獻其首於勝、勝因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西迎秦軍、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勝王凡六月而死、葬於碭、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勝首事也、至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三十家、嗚呼、此所以稱高祖與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梁謂守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瞬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讋伏、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公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焉、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

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

宋義如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嚙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

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廼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度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羽乃立章邯爲雍王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日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

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人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芒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

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後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項王使人致命於懷王

懷王曰如約項王乃曰假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項王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已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及漢王還定三秦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盡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漢稍收散卒至滎陽諸敗軍復會因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項王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王以故疑范增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

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漢王西入關復收兵還出宛葉間項王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復東擊彭越漢王遂引兵北軍城皐項王已破走彭越復引兵西下滎陽城進拔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其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漢果數挑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皐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人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

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已約項王解而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

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爲圜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

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騎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踏爭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爲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嗚呼此其所以爲漢王也

乘時復業

齊王田橫

田儋者狄人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魏軍殺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後榮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

項王聞之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之走博陽齊王廣被虜橫乃自立爲齊王及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來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今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

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神聖開基　　西漢共二百一十一年

漢高祖皇帝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賦，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呂公女，即呂后也。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即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為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

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秦二世二年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二世三年也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

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沛公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漢元年冬十一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

入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約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十二月項羽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

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沛公乃因良見伯謝羽鴻門羽乃解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因聽韓信策還定三秦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漢王曰善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當是時齊王田榮既亡榮弟橫收得數萬人復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俱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楚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八月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三年冬十月

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隨何既說黥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至成皐項羽數侵奪漢甬道軍乏食漢王乃從陳平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夏四月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燒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

復東轅生說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

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饗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羽乃謂海春侯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羽遂引兵東擊彭越四年冬漢果數挑成皐戰又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漢王遂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既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

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君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君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於是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漢王疾瘉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横又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楚糧食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患之

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

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二月漢王即皇帝位夏五月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王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

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秋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迎謁因執之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將擊信於銅鞮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遂至平城爲

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見四人上熟視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是月也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秋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月上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西還長安刑白馬與蕭何等諸大臣歃血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

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壽五十三即位七年起兵五年共十二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侯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或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蹠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發喪大赦天下葬長陵

孝惠即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元年冬、呂氏殺趙隱王如意、二年冬、齊悼惠王來朝、恐呂后留之、乃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秋七月、相國何薨、四年春三月、惠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五年、相國參薨、六年、舞陽侯噲薨、七年秋、惠帝崩、在位七年、呂后臨朝八年、太史贊曰、孝惠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漢書世紀卷三

明聖繼統

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諱恒、母薄姬也、高祖誅陳豨、定代地、立恒爲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代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

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乃令宋昌駕車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

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元年冬十月辛亥謁高廟徙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益封太尉周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東牟侯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興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

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歡洽乃修從代來功臣詔封周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又詔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皆益邑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二年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

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爲河間王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

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仍親率羣臣農以勸之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於是詔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擊之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四年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八年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十二年春出孝惠皇帝后宮美人令得嫁三月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除肉刑法十四年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擊匈奴匈奴遁去其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矣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不爲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

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夏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十六年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爲王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明年敗元後元年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三族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

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後二年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

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及宗正劉禮等爲將軍次霸上等處以備胡後七年夏六月帝崩葬霸陵遺詔曰朕聞之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損其飲食絕其祭祀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班氏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

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只令邊備守不冐發兵深入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焉李生曰歷代詔令多文飾惟孝文詔書字字出肺腸讀之令人深快于故備載之孝文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穩實故其詔令不虛也學者未知黃帝老子之實謂之異端楊朱氏能令天下禍敗吁請細觀焉毋但哺前人糟粕也

景帝即位之元年詔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

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遣太尉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等皆自殺四年夏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七年春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四月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後元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三年帝崩在位十六年班氏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之間至於

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董份曰太史深服文帝故末復總敘其德化海內殷富二句結盡孝文功效矣

英雄繼創

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景帝第十子也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元光二年冬行幸雍祠五畤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乃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乃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

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閩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蔑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

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

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丞相公孫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由是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六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而還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六月詔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

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皐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秋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月也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四年夏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去病與

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五年春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六年秋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二年冬丞相莊青翟下獄死春起栢梁臺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還至洛陽封周孽子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封方士樂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五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并

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九月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樂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便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犍爲沈黎文山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允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元封元年冬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

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旄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聲焉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是月也東越殺王餘善降乃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乃盡遷其民於江淮春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令加增太室祠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以十月爲元封元年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秋朝鮮叛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

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秋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六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舉茂材異等堪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太初元年冬行幸泰山乙酉桓梁臺災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

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三年春行東巡海上夏還修封泰山禪石閭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冬行幸回中天漢元年春行幸甘泉郊泰畤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是月也泰山琅邪

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三年春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四年春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征和元年春還行幸建章宮二年春丞相賀下獄死三年春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廣利敗降匈奴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四年春行幸東萊臨大海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二年春二月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卯帝崩葬茂陵在位五十四年

守成明辟

孝昭皇帝

孝昭皇帝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伃本以有奇異得幸及生帝亦奇異後元二年立爲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始元元年車騎將軍日磾薨元鳳元年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時帝年十四能知其詐深信大將軍光語在光傳二年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三年春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葬平陵在位十三年

守成令主

孝宣皇帝

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緥猶坐收繫郡邸獄時丙吉爲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故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廼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

曾孫奉養甚謹嘗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澮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以此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道勿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燿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譽亦以是自怪至是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立皇后許氏本始元年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三年春皇后許氏崩四年春立皇后霍氏地節二年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年春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四年秋大司馬霍禹謀反伏誅八月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

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康二年春立皇后王氏四年詔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者他皆勿坐神爵元年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乃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眞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是年西羌反後將軍充國言屯田之計二年羌虜降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九月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

親三年春起樂游苑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迹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四年春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五鳳二年匈奴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封爲列侯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少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賜爵關內侯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

贊謁稱藩臣而不名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是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黃龍元年冬十二月帝崩葬杜陵在位二十五年

元帝之母共哀許皇后也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好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終不忍背久之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常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二年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三年珠厓郡山南縣反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厓乃罷珠厓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陽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非人情也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建昭三年秋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門竟寧元年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

詔掖庭王嬙爲閼氏、五月帝崩在位十六年、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雖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成帝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名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元帝崩、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河平二年、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爲列侯、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四年、匈奴單于來朝、鴻嘉元年、上始爲微行出、二年春、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雌、三年、皇后許氏廢、永始元年、封婕妤趙氏父臨爲城陽侯、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爲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三年、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元延元年、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二年、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綏和元年、詔曰、朕奉宗廟二十五年、至今未有繼嗣、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二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班彪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湛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者也、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哀帝元帝第二子、定陶恭王長子也、帝親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寵信讒諂、憎疾忠直、安能彊乎、在位六年、享國不永、哀哉

平帝元帝第三子中山孝王長子也、年九歲即位、五年王莽鴆弒之、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弟子也。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者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中郎陳湯等皆當時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侍中，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是時大司馬曲陽侯根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賢良周護、宋崇等，劾策深訟莽，於是徵莽，歲餘，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即日遣使者馳名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拜莽為大司馬，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而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牙爪，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即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言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於是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莽既說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莽又欲以虛名說太后，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欲大司農助給貧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又欲以女配帝為皇后，奏言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

請考論五經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巳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勲堂堂今當立后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遂立爲皇后初莽白太后以帝幼年奉太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恐其與巳爭權也莽子宇

以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婦兄呂寬議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須產子巳殺之莽奏言宇爲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衆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傑素非議巳者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五年冬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勑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謂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

后稱假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今共行天罰誅莽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眞之事矣初翟義等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眞皇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改號曰新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降奉上始皇璽高帝即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

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奮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猪狗不食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

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授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既得傳國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率羣公奉上皇太后璽綬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奉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寢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媟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太后沒年八十四沒後十年而漢兵誅莽儒子嬰三年莽篡位十八年而更始代之凡二年而光武即皇帝位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太守居臨邛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兵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略漢中郡商人王岑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衆合數萬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虜掠暴橫述不能堪乃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復思劉氏故聞漢將軍到皆歡喜奉迎今百姓無辜婦子繫獲室屋燒燔此寇賊耳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眞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皆叩頭曰願效死述乃使人詐稱漢

使者自東方來假述益州牧印綬述即選兵西擊成等大破之而降其衆二年秋更始遣將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欲自立乃使其弟恢於綿竹大破擊更始之將由是威震益部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述見兵力精彊遠方士庶多往歸附邛笮君長亦來貢獻建武元年述遂稱帝初世祖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後又謂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因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巴蜀告示禍福述初不答及世祖伐蜀岑彭吳漢臧宮來歙等又水陸並進岑彭擊破

矣丹臧宮破降王元及延岑之衆馬成等遂破河池平武都述始懼使客刺殺來歙帝仍與公孫述書示以丹青之信述左右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冬十月述又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十二年春吳漢破公孫述將于魚涪津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相皆恐日夜叛述而去帝必欲降述復下詔諭之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可完述終無降意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乃以成都降蜀地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而族延岑放兵大掠焚燒官室帝聞大怒遣人譴漢又議其副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何以爲心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乃亦行此耶蜀平後帝以任延爲武威郡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屢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十三年詔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

私第闔門養威重宋祐等薦復堪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大事

藏書世紀卷四

聖主重典

漢世祖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白水鄉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以至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地皇三年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天下方亂於是乃與李通從弟軼等謀起兵時年二十八矣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衆起舂陵舂陵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攻棘陽拔之更始元年漢軍大破莽兵於淯水西伯升又破莽納言嚴尤將軍陳茂兵於淯陽進圍宛城二月立劉聖公爲天子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與嚴尤陳茂合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

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光武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光武乃使大將軍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

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六月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不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令尋邑得之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鋭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稱謝司徒官屬來迎平光武惟深引過不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語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乃議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前去整修官府光武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

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禁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復遣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光武所到考察黜陟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會王子林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輿立爲天子都邯鄲遣使者降下郡國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

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詐乃椎鼓紿言邯鄲將軍至光武升車欲馳既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王霸詭言冰堅可渡至則冰果合遂得渡進至下博城西逕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貫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等處移檄

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因入趙界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時更始已入長安亦遣其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東圍鉅鹿逆戰南緣斬首數千級進圍邯鄲連戰破之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詬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乃遣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二於更始是時更始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先擊銅馬於鄗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勑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云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邳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

眉之亂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光武自投高岭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賊雖戰勝而素懾光武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賊入漁陽光武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追戰于潞東及之平谷復大破之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大驚至中山諸將復請光武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據欲正號位乎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留

時逆衆不正號位絕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六月即皇帝位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二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秋帝自將征五校大破五校於蕭陽降之三年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餘衆南向安陽

帝自將征之己亥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出降四年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五年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張步斬蘇茂以降平齊地六年山東諸郡悉平七年帝自征隗囂九年隗囂病死衆復立囂子純爲王十年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純降隴右平十二年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大破公孫述將謝豐于廣都十一月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述被創死蜀平十三年大司馬吳漢還京十四年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反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廻避故縱者皆勿問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不收捕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問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甲申幸春陵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

柔道行之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等擊交阯十九年馬援破交阯斬徵側因擊破九真賊盡降之六月詔以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曰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諸羌諸邊郡亭候吏卒二十三年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二十四年匈奴莫鞮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二十五年烏桓大人來朝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

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叛蠻悉降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貢獻乞和親三十年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薄太后母德

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二祭二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帝崩在位三十三年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初皇考南頓君爲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云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郭嘖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王者受命信有符乎

守成明辟

明帝

明帝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后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年三十即位改元永平永平二年幸辟雍拜三老五更引五更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薦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

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天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性明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蘇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唯鍾離意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蹠救解帝封諸子爲王皆親定封域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

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墾田之弊既即位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以後宮親屬故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在位十八年而崩悲夫多作數十年皇帝何妨哉

章帝明帝第五子也母賈貴人帝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元和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章和二年帝崩年三十一在位十三年帝雅好文章褒崇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儒考詳同異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自永平建初之間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句奴子弟亦遣入學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有若此者然帝

厭苛切而過於寬容故外戚寖橫竇后以無子之故譖陷宋貴人動搖東宮廢長立幼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君道貴剛柔則廢信夫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謂之長者不亦宜乎李生曰長者無用之名也曷足貴乎況帝王哉一不剛始矣

和帝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爲巳子即位年十歲永元元年誅竇憲在位十七年和帝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崩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鄧后誣以痼疾少子隆生

始百餘日故迎立爲殤帝延平元年清河王慶就國慶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留祐居清河邸殤帝立八月而崩鄧后臨朝與鄧騭定策立祐爲嗣焉

安帝祐章帝孫即位太后臨朝封鄧騭及弟悝弘閶皆爲列侯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爲巳子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巳乃迎立祐爲帝建光元年太后崩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乃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毀短太后致帝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

告太后兄弟悝弘閻謀立平原王者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盡誅之而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封宦者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閻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自此宦官弄權外戚用事雖有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在位十九年崩閻后臨朝又欲久專國柄貪立幼年與顯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閻顯忌宦官樊豐及外戚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爲亭侯寶自殺豐下獄死王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景等爲鄉校並處權要威福在已

順帝安帝太子母李氏爲閻皇后所害延光三年安帝乳

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明年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時方十歲以廢黜不得上殿臨梓宮因悲號不食內外哀之及北鄉侯薨閻顯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迎濟陰王即皇帝位誅閻顯等而封程等十九人爲侯在位十九年而崩

冲帝順帝子年二歲即位三月而崩梁太后與其兄冀定策禁中迎纘立之是爲質帝年八歲

質帝聰慧冀惡之遂弒帝而立志在位一年

桓帝志蠡吾侯之長子也帝即位梁冀以外戚專權帝與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橫雖有黃瓊陳蕃不學無術而黨錮之禍起矣在位二十一年

靈帝解瀆亭侯之子即位竇后臨朝竇武陳蕃爲政天下名賢徵列于朝中外想望太平既而陳竇被殺宦官專權漢祚終矣在位二十二年子辯立何太后臨朝袁紹等勒兵入宮盡誅宦官董卓遂脅太后廢辯爲弘農王而立陳留王協

獻帝協靈帝次子年九歲即位董卓既誅曹操爲相進爵魏王操薨子丕禪位以帝爲山陽公在位三十一年魏青龍二年崩壽五十四自遜位至崩又十四年太子早沒孫

康立五十一年薨子瑾立四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爲胡賊所滅國除爲公共八十九年

魏

武帝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嵩驚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不信于時惟梁國喬玄南陽何顒知操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名卲與從兄靖俱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操詣卲問曰我何如人卲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大喜而去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操聞而笑曰閹豎之官古今安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

也初平元年正月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術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宮室是時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將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二年諸將議以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響應者以義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一卓也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我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不若畜士衆之力引兵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散我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聽遂與之戰果爲所殺信乃迎操領兗州

收而自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焉操追黃巾至濟北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遂徙征陶謙拔其五城初張邈少時好俠操與之善操之攻謙志在必死以父嵩見害於謙也勑其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孟卓邈字也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實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守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爲變矣鄉人皆以張曹相親不然其說已而張邈與陳宮果叛操以迎呂布賴荀彧保鄄城程昱說范東阿卒完三城以待操二年操襲定陶呂布夜

走東奔劉備張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建安元年操軍臨武是時董卓已爲王允誅滅允又爲卓將李傕郭汜所殺長安大亂車駕復還洛陽矣操乃將兵詣洛見天子董昭等勸操遷都許下操遂自稱大將軍迎天子都許昌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兎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乃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也建安二年操討張綉三年東征呂布屠彭城布將宋憲等執陳宮舉城降生擒布宮皆殺之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至是將進兵攻許諸將皆恐操曰吾知紹之爲人矣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爲吾奉也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共誅曹操謀泄操殺承等六年操將征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

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卒破紹斬其二將顏良文醜七年操軍譙使以太牢祀喬玄復進兵官渡紹自軍破嘔血死少子尚代譚將軍軍黎陽九月操征之八年袁譚袁尚夜遁操進軍鄴九年操攻鄴十年攻譚破之斬譚冀州平袁熙與尚奔三郡烏桓操征烏桓十一年五月操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道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乃堅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張遼爲先鋒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與熙

奔遂初遂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十二年至易水代郡烏桓及上郡烏桓行單于等將其名王來賀十三年南征劉表至赤壁與劉備等戰不利於是軍大疫多死乃引還劉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十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及其得賢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

天下未定此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遇魏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揚明側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是冬作銅雀臺於鄴十六年張魯據漢中操遣鍾繇討之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東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遂等叛操於是遣曹仁討超超等屯潼關操敕仁等曰關西兵精唯堅壁勿與戰八月操親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操自潼關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都尉許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乃扶操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是日微褚幾危校尉丁斐因放牛馬餌賊賊取牛馬操乃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水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韓遂與操有舊請與操相見操欲離其黨於是交馬相語移時共道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乎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超果疑遂卒為操所破及關中平諸將問操曰

賊初守潼關渭北堅壁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兵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兵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操輒喜賊破後或問操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守阻不一二年不

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十七年十月操征孫權十八年正月進兵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乃還四月至鄴五月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果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十九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爲王時許靖在巴郡聞之笑曰將欲翕之必姑與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七月征孫權參軍傅幹諫不聽操自合肥而還十一月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伏皇后殺之伏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孟津天子命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下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又曰刑百姓之命也今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以高柔爲理曹掾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

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二十年西征張魯魯降封魯及其五子皆爲列侯二十一年操進爵爲魏王十月治兵征孫權二十二年操軍居巢孫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三月操引軍還二十三年金禕耿紀等欲挾天子以攻魏未成而敗操聞之怒召漢百官詣鄴盡殺救火居左者二十四年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誅操不克死之是年孫權將呂蒙襲斬關羽操表權爲驃騎將軍荆州牧上書稱臣於操操以權書示中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陳說天命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薨年六十六操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武子兵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若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至決機而乘氣埶盈溢故每戰必克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操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棊操皆與埒能又習啖野葛至一尺少多飲鴆酒獻穆后諱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

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及伏后被弑節立爲皇后曹丕受禪遣人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是數輩后乃呼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詈曰天不祚爾嗚呼誰知此詈遂成讖也漢獻貶帝爲公以后爲山陽公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未絕也永嘉不競氐羌並起司馬晉已失天下況魏乎嗚呼又誰知漢以公相傳又且幾百年而魏之不祚一至此也西晉已亡而後漢之祀絕則漢之祀有五百餘年其末代如周之寄食東西而又滕之矣深仁厚澤之報何如哉故有國者不可以急於取國而恣爲勦絕撲滅之威以自擅而圖後禍也本欲爲

慮後之圖就知後禍更速乎魏武司馬懿是已魏武好殺其子丕先殺其弟禁錮其宗其餘盡夷滅於司馬懿之手無孑遺者司馬懿好殺又多殺曹奪國未幾而司馬炎二十五子咸自相啖不盡者懷愍二君總奴虜斬截於羌胡矣天之報施竟何如哉天道好還人不可以獨殺諒哉余故謂曹后天不祚爾之言有驗也

文帝諱丕代漢都鄴徙洛陽首立九品官人之法在位七年壽四十臨終以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丕同母弟植好學多才見寵於武帝幾奪嫡而丁儀丁廙楊修等與植善又爲之羽翼故文帝立而恣之殺丁儀丁廙及其男口植與

諸兄弟並遣就國夫恣植已矣並及諸兄弟何也故下太后親告丕曰女既殺我任城不得復害東阿東阿植也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以太后故貶爵爲安鄉侯其年又改封鄄城侯其餘侯王皆寄名空地而無其實老兵百餘人爲之守備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覲雖有侯號實同匹夫皆願爲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袞聞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

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重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王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俗勢同廐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余謂曹公屠鄴丕即入熙室而奪其妻使曹公有今年破賊爲阿奴之嫌下太后往問丕疾見左右皆昔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伏魏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女餘死固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然則丕之喪心久矣又何有於諸王又何有於經國之長慮乎縱無

司馬懿之奸亦難久有魏也而況司馬父子兄弟終日睨其側哉

明帝叡丕子臨終以曹爽爲大將軍與司馬懿同受遺詔輔政在位十四年

邵陵厲公芳叡養子也即位三年而司馬懿卒子師繼爲大將軍六年而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卿夏侯玄遂廢芳而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髦丕之孫司馬師卒弟昭繼爲大將軍髦見威權日去不忍其愆率兵討昭爲昭所弒在位七年

長道鄉公奐操孫也司馬昭弒髦而立之昭卒子炎嗣爲

晉王篡魏廢奐爲陳留王在位七年而魏絕魏之前後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弒其二見廢唯丕與叡僅存然則魏武亦枉苦心矣本欲滅吳并蜀以一天下孰知吳蜀未滅而已先滅耶又豈料俯仰之間四十餘年蕩然遂無復有耶已取天下於人若此其難人取天下於已若此其易難易之故吾知雖以曹公之多智亦必不能逆爲之籌矣可不悲歟奐在位七年虛器也髦在位七年身且不保求爲虛器又不能得也芳雖在位六年乃廢然實他人子非魏物也其與司馬晉之爲牛嬴秦之爲呂等耳未絕而先自絕矣然則自魏明帝而後稱魏帝者空有帝之名無帝之實也吾又以是觀之丕七年叡十四年是魏之有天下也實則僅僅二十又一年也只有二代相繼而爲帝也魏武不亦枉哉而苦心乎哉悲夫

孫堅富春人也董卓亂堅舉兵荊州與袁術相結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轉戰至梁大破卓軍卓尋徙都焚燒雒邑堅乃前至洛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初平三年術使堅征劉表表遣黃祖逆于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朣臣及一女堅從軍于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士矣舒人周瑜與策同年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及堅死策年十七策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慨然有復讐之志

後策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于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拜表懷義校尉因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遂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初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善用人既又攻劉繇於牛渚營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熟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繇使慈出往偵視慈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慈便前鬬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至乃各解散後繇兵敗走丹陽策入曲阿勞賜軍士旬月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策於是威震江東建安元年策將取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遂爲策所破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虞翻爲功曹策好獵虞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白龍魚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策嘗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劉繇之奔也太史

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所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擒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卿天下智士但所託未得其人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道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謝遣之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先往安撫并觀華子魚之爲人左右皆曰慈必不

還策曰子義合我當欲從誰餞送昌門把臂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云策曰太史子義氣勇有膽烈非縱橫人也其秉心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幸勿言慈果如期而反四年冬策以計攻廬江太守劉勳破之遂進擊黃祖十二月策軍至沙羨劉表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人來救祖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能無傷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歆即作檄遣使齎迎歆自葛巾迎策策向歆拜禮為上賓遂

有豫章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幾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五月夏策卒年二十六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獨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七年秋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十三年權西擊黃祖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駭震失色權用周瑜魯肅計與劉備并力破操於赤壁操大敗十五年冬周瑜卒十七年權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十八年春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士往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與諸將曰孫權不欺

乃引兵還二十二年春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三月操又引軍還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獲關羽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王丕黃初元年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七月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吳中郎將徐盛忿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

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主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魏主曰、吳如大夫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明帝泰和三年、吳王即皇帝位、大赦、以黃龍見、改元黃龍、九月、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黃龍二年、明年又改嘉禾、三年、六年、以赤烏見于前殿、改元赤烏、是年、

魏主叡卒、太子芳立、十三年、吳主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太元二年、權薨、年七十一

孫亮權少子、權以宗室孫綝爲大將、傅亮、亮即位、以綝專恣、陰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綝以兵取尚、又攻殺丞于蒼龍門、黜亮爲會稽王、尋殺之、在位七年

孫休權第六子、綝廢亮立休、休以綝爲丞相、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休陰與張布圖計、臘日、百僚朝賀、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在位七年

孫皓休兄和子、淫虐殊甚、每宴群臣、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以司過失、宴罷、各奏闕失、過大、即加威刑、小過亦輒罪、又激水入宮、宮人稍不合意、輒流殺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又惡人視己、群臣莫敢舉目、丞相陸凱曰、君臣一體、無有不相識者、若猝有不虞、恐不知所赴也、後降晉、封爲歸命侯、在位十七年

蜀

先主劉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屨爲業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常與公孫瓚同師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爲平原相常山趙雲來詣瓚備見而奇之雲遂從備與平元年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布乃引兵水陸東下張飛敗走布遂虜備妻子備請降布布亦忿袁術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備因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乃復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布三年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及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而還備復走操操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值雷震失匙箸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會操遣備邀袁術術既南走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備備將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遂自擊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乃奔青州因袁

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五年秋劉備略汝潁之間還至紹軍陰欲離紹紹乃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六年秋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後在荊州數年一日至厠所慨然流涕表怪問故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骨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十三年操軍至新野劉琮以荊州降琮表子也諸葛亮勸備攻琮以取荊州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遂去過襄陽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萬餘輜重數千兩日行不過十

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五千急追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追及備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遁去或謂備曰趙雲北走矣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須之雲抱劉禪與關羽船會因得濟沔備遂因魯肅以歸孫權與權共破操於赤壁十二月備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諸郡皆降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租稅以充軍實以趙雲爲桂陽太守十四年冬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

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復以妹妻備十五年冬劉表故吏士多歸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容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周瑜勸留之權不聽備還公安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及周瑜卒魯肅代瑜肅乃勸權以荆州借備與共拒曹操十六年冬曹操遣鍾繇向漢中蜀州牧劉璋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乃遣法正迎備法正至荆州遂勸備取益州龐統亦言於備備曰今指與

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璋與備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北到葭萌未即

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冬備在葭萌十八年夏備進據涪城十九年備進圍成都璋出降備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忿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兢勸益州之民是以太和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於是遂遣周瑜率水兵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二十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將擊張魯備問之乃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二十三年夏備屯陽平關魏大將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與備相拒備遣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郃屯廣石備又攻之不能克乃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二十四年春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

小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令擂鼓以勁弩隨後追射魏兵魏兵驚惶自相蹂踐盡墮漢水中備明日自來雲營視其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月餘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引兵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子禪爲太子是年孫權襲殺關羽取荆州魏文帝黃初二年春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夏四月漢中王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初先主忿孫權襲關羽至是遂帥諸軍伐吳竟爲陸遜所敗三年夏先主薨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矣遺詔敕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勿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閤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可也（當稱起此堂前與泥塑語）

後主禪嗣位丞相諸葛亮受遺詔輔政亮卒宦官黃皓用事及司馬昭遣鄧艾鍾會伐蜀禪遂降（當時何不立誅）禪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禪至洛陽封爲安樂公司馬昭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歌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語禪曰後若問宜泣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即閉其目會復問禪對如之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奸臣篡奪

晉司馬氏　共五十三年

武帝炎司馬昭長子也昭師之弟而司馬懿之子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乃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及操薨于洛陽懿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懿轉丞相長史及丕代漢以懿爲御史中丞黃初七年文帝病篤懿與曹眞陳羣等並受顧命輔政明帝卽位詔懿屯

于宛加督荊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患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其速發急以書喻達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未決懿乃潛軍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至是竟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大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拒亮張郃勸懿分軍任雍郡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攻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

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明帝使使者勞軍加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等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空及時搬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青龍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明帝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

北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懿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故亮數挑戰懿終不出亮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明帝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毗杖節立軍門懿不得出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去懿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嘆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亮未必死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果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問曰諸葛孔明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

省覽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及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帝乃徵懿詣京師問曰君度其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今其計將安出懿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賊之南賊盡銳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

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遣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

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乖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兢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槌發矢石雨下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遂班師帝乃遣使者勞軍于薊及齊王即帝位

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曹爽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宴丁謐皆有才名明帝惡其浮華皆抑不用曹爽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實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二月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爽又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屢改制度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懿遂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爽晏謂懿果疾篤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荊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侍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長枕疾久在旦夕君當屆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願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還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太后勅如奏施行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曰智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奪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懿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爽不肯通奏而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懿觀望風旨懿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報爽勸之通奏懿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至果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羲兄弟默然自甲夜至五

鼓爽乃投刃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我權耳吾以屍就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狍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懿遂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與爽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於是收爽羲訓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懿猜忌多權變初曹操察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令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

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故得免懿遂勤於吏職至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操意遂安及平公孫淵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卒時年七十三師字子元懿長子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懿之將誅曹爽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及懿卒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矣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即召殺豐遣捕玄緝等皆夷三族師又諷帝擅廢皇后張氏又諷魏永寧太后下令廢帝收帝璽綬仍以齊王歸藩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毋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兄師疾篤昭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師卒天子命昭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昭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自爲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三年攻誕斬之夷三族昭自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

晉國置官司馬景元元年昭弒帝而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爲帝昭復滅蜀進爵爲王昭卒炎繼昭爲晉王泰始元年炎篡魏國號晉都洛陽除魏宗族禁錮大封族屬咸寧七年滅吳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故永寧已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在位二十六年帝初即位厲以恭儉有司奏御牛青絲紬斷詔以青麻代之大醫程據獻雉頭裘帝命焚於殿

前及平吳後天下又安遂耽樂遊晏既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莫知所適惟乘羊車聽其所之宮人竟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爭引帝車末年知太子昏庸而恃皇孫聰慧不欲廢立僕射何曾嘗云每侍帝語不論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指諸孫曰汝輩必遇亂李生曰司馬懿於曹丕至善也曹叡之愛禮懿亦至懿蓋兩朝顧命大臣受遺托寄非孟德父子之於漢比也既受其託殺而奪之以爲己有既廢芳立髦矣復弒髦而立奐又廢奐而自立豈其主有劉禪之庸孫皓之虐者乎夫庸如劉禪而蜀之君臣如故也虐如

孫皓而吳之君臣如故也必如司馬氏父子則國家崇班重任盡爲盜柄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乃引而納之蕭墻之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有國者將奚託哉是不容不以篡弒論矣

惠帝武帝第二子也昏愚不辨菽麥自爲太子朝野咸知不堪及居大位政由羣下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飢餒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餅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鴆之在位十七年

懷帝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懷其一也惠帝崩即帝位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以歸遂見殺秘書監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之主而繼惠帝之後東海專政坐致流亡可慨夫

愍帝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於藍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于長安即位四年劉曜逼京師內袒銜璧輿櫬出降劉聰出獵令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後因大會使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執蓋遂見殺

南北兵爭

南朝晉牛氏

元帝、司馬懿曾孫琅琊恭王之子也、初用王導計、出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侍左右、及懷帝被虜、愍帝嗣立、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西都不守、羣臣因請即帝位、既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敦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元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

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明帝、元帝子也、聰明有斷、時兵凶歲飢、王敦外叛、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强、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雖饗國淺、而規模可覩矣、在位三年

成帝、明帝子也、少而聰敏、及庾亮徵蘇峻峻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斃、帝聞之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乃飲藥而死、留心萬幾、務在簡約、在位七年

康帝、成帝母弟也、中書令庾冰以舅氏當朝、言國有强敵、宜立長君、遂以爲嗣、在位三年、

穆帝、康帝子也、年三歲即位、褚太后臨朝、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輔政、在位十七年

哀帝、成帝子也、即位六年、桓溫謀帝在藩、夙有疾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因諷崇德太后、下令廢奕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十一月、妖賊許龍晨到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帝、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

不可再、深德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薨

簡文帝、元帝少子也、桓溫立之、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在位三年

武帝、宇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幼而聰悟、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而溺於酒色、好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在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嘗有萬歲天子、時張貴人有寵、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恚、因帝醉、夜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魘暴死、在位二十四

年、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其子元顯專權、竟不究其事、安帝、武帝長子也、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暑、凡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謀禪、密使王紹之縊帝而立恭帝、在位二十三年

恭帝、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於琅琊第、宋永初二年、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弒之、在位二年

定亂代興

宋劉裕

劉裕、小字寄奴、裕素貧、時人莫知、唯琅琊王謐知之、裕常負刀逆社錢三萬、被逮執不得脫、謐代之償、故裕德謐、後裕伐荻新洲、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聞有杵臼聲、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裕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令藥傅之耳、裕曰、王何不遂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走、裕遂收藥而反、以傅金創、無不立驗、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衆數千、裕與戰、所將人多死、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元興元年、桓玄篡位、遷晉主於潯陽、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私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妻劉氏尚書令虓之女、亦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修尋還京口、裕以此託疾、不與修偕行、而與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等、密謀起兵矣、玄聞義兵起、懼而謂所親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也、時衆咸推裕爲盟主、庚申、裕鎮石頭、立置臺總百官、焚桓溫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

命尚書王叡率百官奉迎乘輿初晉陵人韋叟吾相術桓修今相裕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過州退而告裕曰君相貴不可言裕笑曰相若准當用君爲司馬至是叟詣裕裕遂用焉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追及玄大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至枚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而桓玄滅晉主至自江陵詔進裕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之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

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矣超聞晉師至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粮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筭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粮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朐南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於是因齊地粮儲悉停江淮漕運超求救於秦秦王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于洛陽若晉軍不退即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敵耳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

容先遣逆設此言耶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乎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進攻獲超送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盧循反廣州循孫恩妹壻也時裕將鎮下邳進攻河洛聞循反乃班師次于山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大喜四月裕至都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鎮南將軍何無忌又與循衆徐道覆戰死孟昶懼欲據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安得至設使得志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

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議者又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氣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或可冀也戊午裕移鎮石頭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果泊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二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爲孫處所破循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八年荊州刺史劉

道規患疾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知毅終爲異端遣參軍王鎮惡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而劉毅滅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往伐譙縱求救于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爲元帥衆謂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聽即以齡石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大衆宜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滅譙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赴日圍城戊辰縱棄城走壬申齡石入成都縱自縊死譙縱滅而成都平初裕平齊即有定關洛意遇盧循反故止至是聞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十三年衆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

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禽姚泓而關洛平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聞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歸遂代晉國號宋三年宋主殂年六十葬蔣山謚武皇帝裕微時耕於丹徒至受命(好貨)耨耜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宮見之而問不覺有慚色孝武大明中壞宋主所居陰室起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主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即位一年居處所爲多乖失徐美之傅亮廢爲營陽王復弒之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傅亮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乂于其職宇宰以六期爲斷惜其不自量力横挑强胡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遂爲子劭所弑在位三十年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舉兵誅劭自立在位十一年機警勇決文章華贍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禿筆書自免奢慾敗度待諸弟如讎

廢帝子業武帝子既即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壽寂之等弑之而立湘東王彧在位一年

明帝彧文帝子暴虐諸王宋子孫盡矣在位八年

蒼梧王昱明帝子嬖人李道兒所生也初彧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故昱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端午太后賜扇昱嫌其不華令太醫煑酢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後以太后令追廢爲蒼梧王在位五年

順帝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帝王家遂被弑在位三年年十一

誅暴代立

齊蕭氏

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也宋明帝即位以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爲天子故明帝疑之及明帝崩蒼梧王即位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元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宋主加道成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

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知休範已斬也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勔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下宮內傳言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遣軍主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戮死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休範平後蒼梧漸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指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歛衽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即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堋何如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忌之道成憂懼乃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秋七月七夕楊玉夫等弒之而立順帝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謀代宋建元元年道成即帝位國號齊封順帝爲汝陰王仍弒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死齊

主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舜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在位三年

武帝高帝長子也在位十一年

廢帝鬱林王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勑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及即位西昌侯鸞有異志謀弒之乃稱廢帝矯情飾詐陰懷鄙慝嘗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淫虐不道等事遂遇弒

海陵王鬱林弟也蕭鸞立之復弒之而自立

明帝鸞高帝之姪即位五年大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遺前古未有也

後廢帝東昏侯明帝子在位二年委任羣小誅諸宰臣又鑿金爲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大虐無道大臣恐懼乃謀應蕭衍遂被弒

和帝寶融明帝子東昏之亂長史蕭穎胄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前鋒諸軍事及蕭穎胄卒蕭衍遂代齊廢寶融爲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飲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搢焉在位二年

誅暴代立

梁蕭氏

蕭衍蘭陵人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號曰八友齊明帝將廢鬱林每與衍密謀及齊明即位性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曲但乘折角小牛車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齊明崩遺詔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衍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船之備二年冬衍長兄懿被害信至衍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爲王天監元年衍自立爲帝國號梁八年魏取梁三關十六年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爲之普通五年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是年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

讀書屬文、謚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妃、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厭鷲及諸物、埋于墓側、後梁主聞之、遣檢掘得鷲物、大驚悉誅道士等、以故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主遂爲所弑、年八十三、武帝少而篤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

荅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閒、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閒、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在位四十八年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卽位二年、爲侯景所制、旋見廢、帝幼而聰慧、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信、求面試、攬筆立成、武帝嘆曰、我常以東阿爲虛、今果然矣、及長、器宇寬弘、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然傷于輕靡、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并諸經傳、共六百六十餘卷、並行于世、既見廢、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麗消、死于此、後王偉與彭儁王修纂進觴而前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日久、使臣上壽、簡文笑曰、已禪位、何得言陛下、遂盡酬、謂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此、既醉而寢、儁進土囊、遂死、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死、太子神明端嶷、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繹、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二年、侯景叛、舉兵圍臺城、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繹移檄討侯景、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繹立爲帝、繹攻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著孝德傳、忠臣傳等書、共五百餘卷、在位三年、

敬帝蕭詧、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

將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及侯景作亂、蕭繹攻詧兄譽于湘州、詧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會大雨暴至、詧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詧與魏師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詧稱帝于其國、詧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居常怏怏、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詧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卷、並行于世、在位三年

定亂代立

陳陳氏

陳霸先少俶儻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爲當時推服、常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以軍功除高要太守、二年冬、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授霸先東揚州刺史、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進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進霸先位司空、及魏平江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方入居朝堂、而齊遣貞陽侯明還、王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九月、霸先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自城北踰入、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即位、太平八年、霸先代梁即帝位、國號陳、在位二年、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乃召臨川王蒨嗣位

文帝、武帝姪也、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鏘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強苦如此、在位七年、

廢帝、文帝長子、性仁弱、國柄歸于安成王頊、頊廢帝爲熙

海王而自立、在位三年

宣帝、武帝次姪也、是時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思及侵地、彊弱之形既異、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略地遂至江際、在位十四年

后主、宣帝子也、在位六年、初隋文帝篡周、甚敦鄰好、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班師、仍遣使赴弔、修敵國禮、書稱名姓、頓首、而後主益驕、荒於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豫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褰衣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

夕達旦、以此爲常、隋文帝謂高熲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曰吾將顯行天誅、即以晉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管來討、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韓禽虎率衆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于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既見隋文帝、給賜甚厚、令班同三品、每預宴、爲不奏吳樂、恐傷其心、監者言叔寶與子弟等、日飲一石、終日沈醉、罕有醒時、隋文時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後從至仁壽宮、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中人密啟告急、叔寶正飲酒、初不知省、高熲至、猶見啟在牀下、尚未開封、此亦大可笑、李生曰、樗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此之謂矣

卓吾子曰、劉裕以讖故弒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帝禪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乂已失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于琅琊第、夫裕之功德巍巍、四海皈心、

乂矣、晉氏衰弱已極、即以琅琊一區處之、如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兵人踰垣而入弒之也、雖司馬懿之毒、必發、虐必報、然裕者、亦可以省此毒手矣、連弒二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即位未幾、復爲傅亮所弒、子孫繼立、自相屠夷、無孑遺者、而蕭道成遂勒兵而入、毒亦遂發矣、蕭道成之來也、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爲蒼梧所害、出不得已、於是焉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弒蒼梧而即帝位、封順帝爲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無足虞者、乃復弒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死、何也、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廢寶融爲巴陵王、仍遣鄭

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捐之此亦蕭道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衍之手者又可逃乎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蕭衍亦決不肯留種矣最好笑者蕭衍斷死刑則泣以麵爲犧牲而以昭明太子故盡殺道士略無慘顏卒致太子死而身爲侯景所弑其子簡文求死不得竟仆絕於土囊之口矣又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死其毒不更慘耶夫我以生金進彼彼亦以土囊進我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口以代梁故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遭遇隋堅刻毒異甚反哀而禮之爲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陳霸先之不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於種禍之加萬倍於施天道不爽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

藏書世紀卷六

北朝漢劉淵

劉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中平中單于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也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劉氏雖分居部然皆家居晉陽

汾澗之濱咸寧五年以淵爲匈奴左部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於武帝帝詔與語大悅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珧進曰臣觀淵之才當今無

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畸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平涼州恐涼州方有難耳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儁傑幽冀名儒高門秀士無不至者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

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穎敗淵命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我單于積德在躬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讎敵乎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不當爲培塿且夫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即漢王位追尊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遂進據河東攻蒲坂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即皇帝位遷都平陽四年淵卒子和立

劉聰淵第四子也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淵死聰殺其兄和即皇帝位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攻陷平昌門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時愍帝即位長安聰復遣劉曜等攻陷長安降愍帝晉大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粲少雋傑自爲宰相威福任情既嗣位荒耽酒色軍國之事一決於靳準準作亂勒兵入宮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淵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晉劉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進攻準斬之劉曜徙都長安改稱趙後爲趙石勒所滅

後趙石勒 以劉曜稱趙在前也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肆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其志將來必爲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饑亂并州刺史東海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亦在賣中既賣與莊平人爲奴每耕作常聞鼓角之聲勒告諸奴曰吾幼時在家恒聞如是音聲奴家鄰馬牧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桃豹逸明等爲羣盜及劉淵稱漢勒乃歸淵淵以勒爲輔漢將軍淵死劉聰又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爲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南攻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進至襄城滅王如復屯江西勒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母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河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琨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因遺琨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即於葛陂

繕室宇課農造舟欲攻建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饑疫死者大半刁膺乃勸勒先送款晉朝求掃平河朔勒愀然長嘯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也孔萇支雄等進曰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船三十餘道乘夜登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

據之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廻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相事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廻何懼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遂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而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勒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而設三伏以待之冰怒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破之又因其資長驅至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自潰今四海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羇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就六眷屯於渚

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粮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矣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

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諸將突出擊之生擒末柸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就六眷遣使求和并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耳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勒以段末柸爲子署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遂專心歸附而王浚威勢衰矣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卽以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聲震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强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讎敵若修牋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

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塞街巷使兵不得發也勒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爲前鋒都督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自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匹磾寢有平定中原闚闖江左之志矣會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不敢爲寇時逖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是以復與勒修好兗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初勒與李陽隣居歲爭漚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武鄉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乃使召陽既至勒引陽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拳軍都尉及祖逖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害之阬其衆三萬人勒好書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勒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識達如此後勒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

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勒雄毒）枕尸金谷（曜太子熙等）奔上邽虎復剋上邽執太子熙（曜太子）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進剋集木且羌於河西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即皇帝位晉荊州牧陶侃使使來聘致江南之珍勒因饗高句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鞍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也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勒以咸和七年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石虎勒之從子也性殘忍好馳獵游蕩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小忍之虎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虎大雄毒）輒方便殺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阬斬士女數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及勒即位授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虎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乃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稱趙天王立其子邃為太子虎荒游廢政而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邃遂有深寵權傾其父虎遷都鄴以咸康三年稱大趙天王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虎次子河間公宣樂安公韜亦有寵於虎邃疾之乃私謂庶子李顏等曰吾欲行冒頓之事（虎赤、緊了）虎聞之大怒殺邃而立其子宣為太子又命宣與石韜生殺拜除皆迭自省決不復啟聞宣素惡韜亦謂所幸楊杯曰韜凶豎悖逆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遂殺韜虎不勝悲怒乃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頸而鏁之百法焚燒初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虎得而嬖之生子世至是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兇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定議立世為太子虎在位十五歲而卒世即位尊劉氏為太后臨朝石遵聞虎死屯於河南姚弋仲

符洪石閔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於李城、說遵行大事、遵從之、至安陽、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大武前殿、擗踊盡哀、假劉氏令、曰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尋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既而立子衍、閔甚失望、密謀廢遵、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遵及其太子衍、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即位、以石閔爲大將軍、時石祗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亦欲誅閔、皆入屯鳳陽門、閔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閔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迭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而死者不可計數、于時高鼻多鬚、濫死者半、石琨奔據冀州、段龕奔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符洪據枋頭、衆各數萬、仍率衆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走、閔又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濟、鑒密遣齎書、召張沉等、使乘虛襲鄴、遣者以

告閔、閔馳還、殺鑒、并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十日、虎小兒混、將妻妾數人奔晉、亦被斬於建康、虎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年自立、復姓冉氏、國號魏、八年慕容儁遣慕容恪攻鄴、擒閔斬之

燕慕容廆

慕容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邪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

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稱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廆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儁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于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空急者、有空緩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今憑阻堅城、上下勠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于是高牆深壘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晉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宰、謝萬復伐燕、以燕兵大盛、卽引還、衆遂驚潰、於是許昌

潁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暐立、年十一、初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治之主也、陛下若以臣爲能、臣請輔少主、儁喜曰、汝爲周公、吾復何憂、乃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疾、垂奔秦、暐爲符堅所滅、李生曰、慕容儁何如二字、大類劉先主臨終之語、舍着北地王諶不立、舍着諸葛公不授、挈而傳之木偶、可笑也

秦符洪符堅

符洪氏人也世爲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略雄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宗人蒲光蒲突共推洪爲盟主石虎以洪爲龍驤將軍處於枋頭累有戰功及石遵即位洪乃遣使降晉永和六年晉以洪爲鄱陽刺史洪謂博士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在吾數中矣初虎以麻秋鎮抱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晏鴦洪洪世子健覺而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以中州可指日而定也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

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洪死健嗣位稱王號遣使告喪於晉時京兆杜洪竊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健密圖關中乃僞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既而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諸城盡陷健引兵至長安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晉永和八年健即皇帝位十年桓溫率衆四萬趨長安健遣其太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溫衆大饑乃歸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中死健乃立其子生爲太子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覺日爲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博學多才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爲其羽翼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位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弒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將謀伐晉乃授符融征南大將軍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不可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

王化略計吾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冲江左偉才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築室於道百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吾當與誰言之乎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鮮卑羌羯攢

乘如林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凝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羣臣以堅信重沙門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東南公何不爲蒼生一言乎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妾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動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耳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堅弗聽于時獨慕容垂以爲可伐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卿乎堅銳意用兵寢不能旦是時彗星掃東井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輔國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及萬歲城皆拔之堅大怒悉發諸州十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遣符融張蚝梁成慕容暐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涼州之兵達于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

等率衆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千人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見其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憮然始有懼色時張蚝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不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追擊至於青崗屍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潸然流涕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矣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至二十餘萬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

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因責冲曰爾輩羣奴何爲逆乎冲曰既厭又世復欲取爾見代耳即率衆登城入據長安縱兵大掠堅走至五將山姚萇遣吳忠圍之堅衆奔散忠執堅以歸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

西燕慕容冲

西燕慕容冲既得長安畏燕王垂之彊將軍韓延因衆心忿冲殺之立將軍段隨爲燕王慕容永殺段隨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爲帝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兵不敢進乃築燕熙城而居之永庾弟之孫也于是長安遂爲姚萇所取已而西燕又弒其主忠而立慕容永後燕王垂攻拔長子殺西燕王永得所統七萬餘戶而西燕亡

後燕慕容垂

慕容垂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慕容儁即位以垂爲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于符堅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五百戶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此二句垂用不著）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權

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衆三千迓垂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會丁令翟斌謀逼洛陽丕乃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氐騎三千爲垂之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急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宵盡忠於我乎且其爲亡虜也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燒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衆至二十餘萬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濟自石門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於是垂定都中山即位改元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而死時年七十一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弒之隆安三年南燕王德即位廣固

南燕慕容德

慕容德皝之少子也符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德還次滎陽言于暉曰昔句踐敗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立德爲冀州牧鎮鄴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德乃自鄴徙于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十餘萬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此亦兩漢之關中河內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進據瑯琊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瑯琊而北迎者四萬餘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德遂入廣固四年即皇帝位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等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講武于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七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慕容超德兄子也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王公內外無不畏憚劉裕率師討之超被擒國滅

後秦姚萇

姚弋仲羌人也劉曜之平長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復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矣勒竟誅約勒既死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正色謂石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不之責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廻避虎甚重之後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虎曰兒死來愁邪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差天下必亂當安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虎亦恕而不責坐授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貫甲跨馬不辭而去遂滅梁犢以功加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石祇僭號于襄國祇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祇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嘗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八年卒年七十三

襄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雄武多才藝善撫納士衆愛敬之晉遣使拜襄并州刺史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會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又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後弘農楊亮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符生遣符堅鄧羌等要之戰于三原襄爲堅所殺

萇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諸兄奇之襄使萇率諸弟降于符生及符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堅既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萇遣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西州豪族率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後符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校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將率騎圍堅

殺之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萇遂據長安即皇帝位徙安定五千餘户于長安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後疾篤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奮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血出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死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萇卒子興自立爲帝傳子弘爲劉裕所滅

北魏索頭虜

北魏本名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晉惠帝末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爲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駝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騰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驩有救騰之功宜以其地處之又上表乞封盧愍帝初進盧爲代王盧死子幼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壯勇衆復附之其後爲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堅敗乃復北歸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疋知而匿之常討西部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什翼犍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也犍死孫珪代立是時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垂死子寶嗣珪自率步騎四萬餘襲取并州又攻常山拔之常山以東諸郡縣皆附于代惟中山鄴信都爲燕守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廢粮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進攻信都信都降遂圍中山寶奔龍城珪遂入中山遣別將取鄴慕容德自鄴奔滑臺珪遂王有中州改稱曰魏而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珪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珪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之

妾與珪子清河王私通，王因欲殺珪，令萬人爲內應，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珪死，次子齊王嗣代立，謚珪爲開道武皇帝。永初三年，克滑臺，又克虎牢，嗣死，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鬬，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初，赫連勃勃築城號統萬，至是燾伐夏，渡河，捨輜重，以輕兵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議燾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今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遂行，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勃勃

尚堅守，燾退軍，遣騎五千西掠居民，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粮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攻之。勃勃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燾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生擒夏主赫連昌。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宋元嘉十七年，魏號太平眞君元年也。元嘉二十二年，燾誅沙門，毀佛書佛像。二十五年，魏殺其司徒崔浩。二十七年，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二十八年，燾掠民戶，燒邑屋去，凡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稱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槊上，槃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魏之士馬亦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明年，魏主燾爲宗愛所殺，謚爲太武皇帝。孫濬嗣立，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代立，弘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聽廉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遂傳位於太子宏，將宏生五年矣。弘自爲魏太上，馮太后怨太上，密行鴆毒，而自臨朝稱制，太后殂，宏乃行三年喪，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諶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

期於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慇懃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眞所謂革矣。是年，齊蕭鸞弒其君而自立，宏謀大舉伐之，至壽陽，衆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南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二十一年，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

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未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火既競起不辯淺處溺死及斬首不知其數永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傳修期耳二十二年魏拔新野是年蕭鸞死魏聞齊有喪還師二十三年齊侵魏宏自將禦齊師還殂于穀塘原宏幼有至性年四歲時魏主弘患癰宏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弘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文明太后以宏聰聖將謀廢宏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禧將立之賴元丕冲等固諫乃止宏亦不憾撫念諸弟如初宦官譖宏於太后太后杖宏數十宏不自申明聽

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百官大小無不留心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宏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好為文章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宏文也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髀骨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在位二十九年崩號文帝次子恪代立幸臧高肇等用事在位十六年而詡立年始六歲胡太后臨朝后淫

穢日甚遂鴆殺詡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釗在位十三年壽十九歲爾朱榮舉兵而入立孝文姪子攸而沉胡后及釗于泗水及子攸誅榮爾朱世隆乃反與爾朱兆共立長廣王曄遷子攸于晉陽弒之子攸在位三年世隆又以曄疎遠廢之而立閔帝恭恭亦孝文姪也時高歡起兵誅爾朱氏入洛陽以恭神采英毅恐後難制又廢之而立修恭在位一年既失位乃賦詩云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甄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遂遇弒武帝修孝文姪孫時高歡專恣修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修懼奔長安依宇文泰歡追之不及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

于洛陽遷于鄴是為東魏

東魏靜帝善見高歡立之在位十七年為高洋所篡善見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高歡以逐君之醜頗盡臣禮高澄嗣位以大將軍參軍崔季舒為中書黃門監察魏主動靜澄常侍善見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善見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季舒毆善見三拳奮衣而出善見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志意動君子澄乃幽善見於含章堂後遂禪位高洋遇酖而崩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沈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歡不加羈絆剪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爾朱兆榮曰

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爾朱兆入洛執莊帝以北歡乃以書諭兆言不宜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等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大半猶不可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自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毆允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感悅咸願附從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所過麥地輒下步牽馬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白封歡爲渤海王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等偽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人號哭歡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

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乃可衆願奉歡歡曰此亦難事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爲主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也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推牛饗士諭以討爾朱兆之意遂建義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永熙元年進拔鄴城據之爾朱兆責歡背已歡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乘之岳以

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奔并州，歡至洛陽，廢節閔而立修，修即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遂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曄，而帥師北伐，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永熙二年正月，竇泰奄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兆自縊死，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文泰，歡入洛，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為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於歡，太平五年，歡卒，

文襄澄，歡長子也，歡卒，澄嗣為大將軍，東魏主不堪憂辱，乃與祠部郎中元瑾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為，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我身，且不暇惜，況于妃嬪，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澄乃下床，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而澄先為其下所殺，

文宣高洋，歡第二子也，初高澄死，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殂，似是天意，及洋將赴晉陽，入辭，魏帝見之失色，曰：此人又似不能容吾，不知死所矣，於是徐之才盛言宜受魏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洋乃鑄像以卜之，一寫而成，洋意遂決，及篡位，留心政術，故宰相楊愔得盡匡贊之力，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湎，肆行淫暴，無所不至，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從欲陛下殺之以成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後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十月殂，太子遂即位，以常山王演為太師，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未幾，演啟太皇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令演入篡太統，太后戒演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即位，立世子百年，纔五歲，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演乃徵濟南王如晉陽，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因出獵，有兎驚馬，墜地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詔以嗣子冲耿，可徵長廣王湛繼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

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卒湛即位封百年爲樂陵王既而白虹圍日再重齊主欲以百年厭之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齊主令左右亂捶又令拽之遶堂以行且捶且拽所過血遍地氣息將盡乃斬棄之池中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高氏海內自發了）后主緯號無愁天子周武帝代齊執緯以歸殺之夷其族（緯發盡矣）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泰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修禮軍後又隨爾朱榮遷晉陽後又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既而從岳入關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朝政泰請往觀歡歡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詭陳忠款若求復命乃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西輯氏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西次平涼表泰爲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衆而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之泰至平涼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魏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泰志在討悅而未有朝旨大衆未集因假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奬王室魏帝因詔泰爲大都督統賀拔岳軍泰乃責悅以殺賀拔岳遂引兵上隴悅遁走泰命原州都督追悅斬之傳首洛陽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泰歡通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泰謂左右

日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不能渡河決戰緣津據守大事去矣即以都督趙貴從別道趣并州都督李賢將精騎赴洛陽會斌之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乃奉魏帝都長安魏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玉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

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而降梁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粮糒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月欽爲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姪宇文護世子覺嗣位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崇儒好古凡所

施設皆倣古而爲之

閔帝泰第三子篡西魏即位未一年宇文護弒之而立明帝泰第四子也即位十年誅宇文護初周主每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入斬之并收護子弟親黨皆殺之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十四年召諸將諭以伐齊親帥軍六萬克晉州十二月又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戰有司請換馬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大軍次并州齊主走鄴并州平乃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復帥六軍趨鄴圍之禽齊主詣行臺州鎮悉降明年遣將破陳師于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是年崩年三十六帝自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羣下畏服布袍布被無金寶之飾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

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躬在行陣果決能斷故能得士效力以弱制强破齊之後欲遂平突厥定江南而不幸死矣

天元即位昵近小逞奢欲捶人至二百四十謂之天杖在位一年卒而楊堅爲大司馬堅天元后父也靜帝立二年楊堅弒之而篡其位書弒書篡以受遺也

藏書世紀卷六終

藏書世紀卷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隋二世共三十六年

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位至柱國隋國公堅五柱入項目光外射沈深嚴重以父勳授驃騎大將軍周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即位堅襲爵隋國公建德中從平齊天元即位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時天元病喑不能言靜帝幼冲堅入侍疾因受遺輔政堅使人謂御正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又夜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九月堅進大丞相殺陳王純辛未殺代王達滕王逌十二月進爵爲王建隋國大定元年堅遂篡位降封周靜帝爲介公初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及篡位憤懊愈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覆大位殺諸王弒靜帝因

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十三年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仆者推填阬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喜怒不恒又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爲太子仁壽四年寢疾暴崩廣爲之也在位二十四年

煬帝廣大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澗北跨洛凡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

石盡輸洛湯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以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凡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植楊柳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緣渠作十六院門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十六院競以肴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主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秋行至江都發顯仁宮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廂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青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八櫂數千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詔議定輿

服儀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烏程有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不可上百姓欲取鶴乃伐樹根鶴恐其殺子自拔氅毛投地或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禽鳥自獻羽三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文武之盛近世莫及也又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專駕過鴈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突厥啟民可汗與公主來朝行宮乃令爲大帳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及其部落數日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

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一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因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郎裴矩知主好遠略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主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送糜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熲賀若弼皆坐誹謗被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蒺次施弩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主無日

不治宮室然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久而益厭矣每遊行左右顧瞩無可意者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水之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京爲東都二月至西京三月西巡河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土谷渾其大酋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主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illegible]八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雨晦冥饑餒沾濕士卒多凍

死後宮妃主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駕入西京冬復詣東都六年正月主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爲何市人不能荅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冬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通龍舟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未濟渠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聚爲羣盜所

在蜂起攻陷城邑莫能禁止八年至遼東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爲驍果命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主復議伐高麗三月至遼東命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遼東城既久不拔主乃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爲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乃還及玄感戰敗主乃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

阮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亦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卤亦主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誰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作天子矣十年復伐高麗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獘乞降十月還西京十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納言蘇威侍郎蕭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

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即赦高麗專計突厥則衆心自安矣主乃親巡將士而告之又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告始畢始畢解圍去主乃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主從之至東都顧盻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鼎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十二年詔毗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述勸至江都從之遂至江都以李淵爲太原留守五月唐公李淵起兵趣長安迎代王即位遥尊煬帝爲太上皇唐高祖淵武德元年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已亂亦擾擾不安汲汲顧景惟作吳語嘗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主見中原板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又客思鄉多謀叛歸虎賁郎

將司馬德戡素有寵乃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等謀弒隋主主曰天子亦自有法不可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乃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在位十二年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李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盻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耶密遂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鞭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感反密與謀曰今

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强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齎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聽至東都玄感每戰皆克自謂功在旦暮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踵我何以共完乎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追兵及之而敗密爲邏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揚歲饑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所迹復亡去詭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陀來討讓讓素憚須陀密曰須陀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率驍騎伏于林莽須陀引兵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殺須陀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密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

此須君得倉更議之密遂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纔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皐而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春門隋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亦以所部來歸密乃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諸賊帥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

歸密密又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皐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

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董卓上無虞孝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未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攻隋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皆捷遂陰圖翟讓殺之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爲浮梁絕水以戰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充得脫密乘銳拔偃師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而還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賓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于

洛陽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東都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卽以琮齎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欲東拒化及又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侗乃拜密太尉行軍元帥魏國公密旣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度化及糧盡遂進戰化及勢窮轉掠汲郡趨魏而去其將盡帥所部兵歸密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不悅蓋世充本欲以城應化及也然密旣殺翟讓心亦

頗驕兼之府庫財竭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循褒於是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棄於道踐蹂狼藉賈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公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廩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盡衆竭人散公孰與成功乎不聽徐世勣數規其失密內不喜使出就屯故其下多苟且無有固志武德元年密既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仍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

勞奔命破之必矣會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邴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充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邴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恥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詐破桃林縣驅掠其衆直趣南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即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

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憾其背密偽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唐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人材力絶人重然諾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户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由是益知名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以建德爲隊長會邑人孫安祖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羣盜俱起建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痍未平又重發兵人盡

危矣吾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亂阻奥可以阻衆承間竊出椎埋掠奪且得廣招豪傑觀時變以就大計乃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入高雞爲盜時鄃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修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鄃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閭舍縣官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聞其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亡狀達取所虜陽爲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遣絢書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建德因襲殺其軍大獲其人馬追斬絢於平原獻首士達威震山東後隋遣太僕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乘勝欲遂入高雞泊建德謂士達曰義臣隋善將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而自將兵逆戰後五日義臣斬士達建德以百餘騎走饒陽取之并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初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以恩遇之故隋郡縣吏多以地來歸建德建德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又以計取上谷賊魏刀兒十萬之衆而并有其地十四年建德遂築壇場於河間

自立爲夏王都樂壽署官屬七月隋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怯建德乃率敢死士千人襲之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河間烝王琮率郡屬面縛出降武德元年引兵討宇文化及化及保聊城建德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斬宇文智及化及并其子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洺州遂遷都焉北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充廢侗建德乃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遂降滑人齊濟二州亦降兗賊徐圓朗聞風遣款三

年、建德殺其大將王伏寶、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割左右手乎、以後建德數戰皆失利、會秦王伐世充世充來乞師、建德發兵三十萬往救之、竇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一奇也、建德將從之、而世充所遣使日夜涕泣請兵不已、又陰齎金玉以啗諸將、諸將請曰、凌敬書生耳、安知戰乎、建德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計善、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鼓而前、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入牛口谷、唐師獲之、傳斬長安、初軍中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餘黨欲立其長子爲主、善行曰、夏主奄定河朔、號爲威强、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降唐、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共三百零六年

太宗父李淵、隴西成紀人也、初隋主以淵爲太原留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先死、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長孫順德與劉弘基、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及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文靜見世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壯之、乃陰部署賓客、世民恐淵不從、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而返、懼并獲罪、世民乃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若順民心、興義兵、即可轉禍而爲福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乎、吾今執汝世民、徐曰、世民觀

天時人事如此故耳淵曰吾不執汝汝慎勿出口也明日世民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願大人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好貨）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文靜乃詐爲勑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世民即與劉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靜復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

遂以子元吉爲太原留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至西河會天雨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欲襲晉陽淵議北還世民曰今禾穀被野何憂乏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將何以自全也淵不聽（好貨）促令引發世民復入不得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安得不悲乎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世民乃分道夜出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欲引兵西趣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十一月世民遂克長安武德元年宇文化及弒隋主於江都唐王淵即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立世子建成（太性急）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秦王遂平涇州降薛仁杲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

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之衆乃服秦王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羅睺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二年唐定租庸調法已而劉武周等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金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好貨）空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

金剛相持、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秦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宜乘勢攻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則不可復攻矣、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秦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秦王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四年、秦王兵又圍洛陽、城中乏食、竇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于成皐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縱、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未已、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秦王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將驍勇、東趣武牢、甲申、秦王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逡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騎將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夏四月、諜者告曰、建德伺唐兵勢盡、牧馬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勢、因留馬十餘匹、牧于河渚之間、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秦王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鬬、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今與公

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也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饑
皆列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
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速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
及至陣前陣果動秦王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
天秦王帥史太宗等捲旆而入出其陣後張唐旗幟建德
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槊墜
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子
羣臣詣軍門降世充建德之地悉平是年特置天策上將
以授秦王秦王遂開館以延文學之士竇建德故將劉黑
闥復叛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地秦王攻拔洺水

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秦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
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陣秦
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六月
太白經天已未復經天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武德
九年高祖乃立秦王爲太子太子即位改年貞觀放宮女
三千餘人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嘗言自少
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强弱常以吾弱
當其强强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
弱必出其陣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上又於弘文殿聚
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

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
令更日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商確夜分乃罷取
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長孫德順受人餽絹事覺
上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
辱甚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分天下爲十
道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
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
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
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
政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

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
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
省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
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
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卿曹各當徇公忘私
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
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
不可爲何必擇才也又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
常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
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詔自今奴告主

者斬、四年、上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絲二百疋、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六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頒新定五經于天下、縱囚三百九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十七年、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高祖今上實錄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

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即位以來、不善雖多、傾弘濟蒼生、肇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基業、苟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若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後有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誅之、貞觀三十三年、帝崩、壽五十二

高宗、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立太宗武才人爲后、垂簾聽政、天下大權、悉歸中宮、

中宗哲、高宗第七子、武后臨朝之明年、廢哲爲廬陵王、居房州、而立豫王旦、使居別殿、凡七年、而后自稱帝、改國號周、又廢旦爲皇嗣、及張柬之等舉兵討亂、復迎立哲、后稱周二十二年、壽八十二、初哲爲母所廢、餘十五年、及復位、昏愚又甚、縱豔妻信妖女、尊寵三思、毀損譙王寀、殺五王、殺韋月將、用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以哲一身、始爲母廢、終爲妻殺、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殲其德而絕之耶、韋氏既酖其主、立溫王重茂、而自攝政、相王子隆基舉兵誅韋、廢重茂、奉立相王、然則哲復位僅四年耳

睿宗旦、高宗第八子、在位三年、傳位太子、

玄宗即位、以風俗侈靡、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有司銷毀、以供國用、其珠玉錦繡、悉焚於殿前、罷兩京織錦坊、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境、開元之際、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疋、糧百九十萬斛、開元二十年以前、專用姚崇張說宋璟韓休張九齡、厲精圖治、而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行者萬里不持寸兵、天寶以後、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讒諛並進、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可慨也、夫祿山反、出走蜀、後乃還、在位四十五年、壽七十八

歲多歷年所既壽且康胡爲也

肅宗玄宗第三子初封忠王後立爲太子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祿山反玄宗走出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太子乃留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等共迎太子至靈武太子即位雖賴郭子儀李光弼等擊賊克復兩京復完唐室然藩鎮廢立因而授之紀綱壞矣在位七年張后李輔國用事終不敢朝西內真庸主也哉

代宗在位十八年寵幸程元振魚朝恩使李光弼以憂死吐蕃入京天子走陝非令公殆矣

德宗在位二十一年初即位詔罷四方貢獻縱馴象出宮女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有司不復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蠹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言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預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即日下詔從之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常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然偏信盧杞出走奉天陷顏眞卿幾殺陸贄李懷光率兵勤王親解奉天之圍而使之不得朝見憤懣以反悲夫

順宗德宗長子貞元二十年病風不能言及即位立憲宗而自稱太上皇

憲宗在位十六年神武英斷初用杜黃裳裴度等削平蔡鄆諸鎮強臣悍將斂手削地晚年驕侈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至是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王守澄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中尉梁守謙與守澄等復殺承璀而立穆宗

穆宗憲宗第三子牛僧儒李宗閔等相繼爲相分立朋黨蕭俛建銷兵之議而河朔復失矣改元長慶在位四年餌金石崩

敬宗穆宗長子善擊毬好手搏宦官小過動遭捶撻夜獵還宮克明等弑之在位三年

文宗、穆宗第二子、年十二、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而受制宦官、雖憤然欲除之、始謀之宋申錫、再謀之李訓、鄭注、皆敗、在位十四年

武宗、穆宗第五子、初封潁王、文宗崩、仇士良等、矯詔立之、上英姿特達、克振威權、與李德裕深相信、故能收復太原等郡、而餌方士金丹、享祚不永、惜哉、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在位六年

宣宗、憲宗第十三子、穆宗之弟也、明察節儉、而性猜刻、好抉摘細微、裴休請建太子、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矣、餌方士藥躁渴崩、在位十三年

懿宗、宣宗長子、奢侈暴斂、百姓苦之、已相聚爲盜、猶遣使往迎佛骨、羣臣有言憲宗迎佛骨壽晏駕者、荅曰、朕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迎至京師、降樓膜拜、流涕霑臆、在位十四年

僖宗、懿宗第五子、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等、定策立之、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爲阿父、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尤好蹴鞠、鬬雞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當中狀元也、黃巢之亂、出走蜀、乃歸、在位十六年

昭宗、懿宗第七子、徙都于洛、昭宗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然當其時、奸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釁、鴟張蟠結、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策國老、斥天子爲門生、終致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朱溫遂逼遷于洛陽、殺之、在位十六年、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相、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大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星變、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除貶竄外、其餘三十餘人、盡殺之於白馬驛、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故深嫉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

哀宗、昭宗子、昭宗有子九人、全忠盡弑之、祝以幼得立、尋亦受禪、被弑、在位四年

篡弒巨盜

後梁一十七年

朱溫有膽略善戰初從黃巢爲羣盜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更名晃遂滅唐七年而子友珪弒之

末帝朱友貞初封均王起兵誅友珪即位十一年而後唐伐之遂自殺而梁亡

討逆正位

後唐一十三年

莊宗李存勗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至存勗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國亂被殺五代史云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于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奔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又何衰也方其盛時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家世寒微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

繼及而逐之以此用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燕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莊宗不聽常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宗失色羣伶大驚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

譏笑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諸伶獨新磨善俳而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高竟與彥瓊共弒莊宗莊宗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葬于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于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

明宗李嗣源即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上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明宗死閔帝從厚立廢帝從珂明宗養子也初封潞王弒閔帝而自立石敬塘兵至遂自焚

借兵臣虜

後晉一十一年

石敬塘、沙陀人、明宗之壻也、潞王篡位、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塘聞之懼、乃借契丹兵以滅唐、稱臣稱父於契丹、割幽薊十六州以奉契丹、契丹乃立敬塘爲晉皇帝、在位七年、無嗣、馮道迎齊王重貴立之、四年而契丹執之以歸

乘便竊位

後漢四年

劉崇、字知遠、先亦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崇乃即位、在位二年、周王承祐立、是爲隱帝、初敬塘之借兵契丹也、知遠諫曰、以全帛賂之足矣、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禍、嗚呼、使敬塘能聽其言、安有四百餘年腥羶之苦哉

因時援立

後周十年

郭威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推而立之在位三年

聖主柴世宗榮郭威養子也在藩邸時專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御軍號令人不敢犯攻城對敵矢石雨落略不動容不事絲竹不愛珍玩文武參用各盡其能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空矣在位六年宗訓嗣立年方七歲

歎書世紀卷八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共三百一十九年

太祖趙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應募居郭威帳下柴世宗即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擒南唐驍將皇甫暉姚鳳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拔楚州屢立奇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太祖率禁兵禦之大軍發汴京殿前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高懷德趙彥徽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因具以事白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共以事理譬曉諸將匡義太祖之弟也黎明將士直逼太祖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太祖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擁逼還汴太祖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太祖曰太后主上我北

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時方早朝范質聞變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遂奉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國號宋遣使徧告諸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上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

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建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謂帝曰吾聞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帝再拜曰謹受教及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遂崩上遂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上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郭進爲山西巡檢使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遂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上自即位以來先平荊南獲高繼冲得

州三縣十七繼平湖南降周保權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上以湖南既平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上聞即擢爲刺史使自辟吏再雄至州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壍捷如猴猱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柔之意於是荊襄無復邊患乃命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琄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今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不以爲然至是始懼然是時上方謀下蜀未遑也上乃以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

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戒之曰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官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後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掠女子奪人財物蜀

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劫蜀邑衆至十餘萬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於是邛蜀眉雅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以應師雄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何銳賴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全師雄於新繁曹翰王仁贍又圍賊呂翰於嘉州呂翰棄城走是夕呂翰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天明遂遁追襲又大破之師雄走死蜀復平先是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挺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遂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永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降千餘人五年全斌等至具伏牘貨殺降之罪先是上平荆湖及定蜀皆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朕欲俟斯庫蓄滿遣使謀彼儻肯歸我地則以此酬之不然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又常欲以百縑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其志復幽燕如此南漢主復侵道州刺史王繼勳請伐之上乃以潘美爲

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南漢南漢主鋹出降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銀體質豐碩性絕巧常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多制酖毒臣下一日從幸講武池上賜以巵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上笑曰安有此乎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慚開寶七年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

戮設若因鬬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仍以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初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權若水右贊善大夫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帥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帝

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鉉復見帝帝按劒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鉉惶恐辭歸江南愈危煜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吳越王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三月至洛陽上欲留都羣臣咸諫晉王光義言其非便上曰還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力請還汴乃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友愛光義光義常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太宗沈謀英斷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惟涪陵縣公之貶亦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大可恨焉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眞宗太宗第三子也初爲太子兼判開封府開封政務塡委太子留心裁決靡不稱愜京獄屢空故太宗屢詔嘉美

之及踐位寬仁慈愛有李沆寇準王旦相繼爲相在位二十五年講和契丹東封西祀天下稱太平矣壽五十五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仁宗眞宗第六子也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惟帝衾稠多用繒絁官中夜因不寐而饑思膳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耳夏人犯邊禦之出

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可謂聖主矣壽五十四

英宗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仁宗無子育之宮中初辭皇子之命極其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仁宗崩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其議濮王等禮蓋諸臣泥古不通各執已見非帝失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豈可以富貴之故而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在位四年壽三十六

求治眞主

宋神宗皇帝

神宗英宗長子也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神宗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自始至終惜哉宰相王安石非但不能上比伊尹管仲亦不能彷彿商君矣

哲宗神宗第六子也即位之初太后垂簾翕然向治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既而太后辭世熙豐舊臣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以圖報復黨藉禍興元祐諸君子安能辭其責也不曾幼學而能壯行難矣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

徽宗神宗第十一子也在位二十六年爲金所擄紹興五年殂于五國城

欽宗徽宗長子也金人圍京師乃受禪靖康二年金人復入京師陷欽宗及后太子皆降金紹興三十一年殂于金一祖八宗在位共一百六十七年

李生曰徽欽蒙塵不被戮辱如晉懷愍者祖宗仁厚所遺也

偏安一隅

高宗

高宗徽宗第九子也靖康之亂以親王奉使後即位應天改元建炎又移杭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于

皇子旉賴張浚等討賊乃復位旉尋卒九月女眞入建康帝走明州女眞陷臨安帝航于海賴韓世忠等敗金人于江女眞乃北還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空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太祖勇毅

孝宗秦王德芳之後太祖七世孫也初高宗謂侍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遭時零落朕甚閔之紹興二年乃選帝育于禁中三十二年受高宗禪在位二十

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德壽宮二十六年孝養純篤銳志恢復值金世宗賢明南北講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俱得休息矣金世宗每戒邊臣積錢穀謹邊備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也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云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在位五年年四十乃受禪初即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于紹熙初政而宮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不孝明矣

寧宗光宗第二子也在位三十年初即位汝愚爲相引拔善類一時之政燁然可觀及侂胄用事外挑强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于金既而彌遠擅權毫

荒益甚

理宗燕王德昭之後也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與相終始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怠于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徒資口頰云耳

度宗父理宗母弟也理宗無子立爲太子即位賈似道專權元兵大舉南侵破襄陽諸郡在位十年

瀛國公度宗子也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㬎降封瀛國公初文天祥請以二王昰昺鎮閩廣及元兵迫臨安乃徙封昰爲益王判福州昺爲廣王判泉州至是立昰

元兵至建寧昰欲入泉州以招撫蒲壽庚作亂乃移潮州至井澳颶風壞舟昰幾溺死遂成疾殂衆又立昺爲主徙居廣州厓山元兵攻厓山急陸秀夫負昺投海忠臣及諸臣從死者尸出于海至十餘萬楊太后聞昺死撫膺大哭曰昔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而自溺宋南渡共一百五十二年

太祖仁德之報

附載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爲王最雄勇北侵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時韓延徽使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延徽使牧馬延徽幽州人素有智略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賢哉后）延徽能守節不屈此

今之賢者奈何辱之契丹主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少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眞定鄉人王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大喜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阿保機卒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汝物）宜往見之遂殺之而立中子德光爲天皇王石敬瑭有異志欲結契丹爲援契丹主遂滅唐因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敬瑭即皇帝位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主又滅晉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故晉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自稱天授皇帝已而燕王述軋殺兀欲而自立述律

后又討殺述軋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暇南侵至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既破南唐復幸滄州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以城降周主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及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等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矣（天也）以周主不豫而止至宋太宗平太原乘勝取幽冀反爲契丹將耶律休哥耶律沙耶律斜軫所敗而還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齊賢力陳其未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

宋復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於岐溝關敗績楊業死之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素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至是太宗以業既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張齊賢爲之使與潘世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宋瀛州部署劉廷讓一軍皆沒契丹復薄代州城齊賢豫選廂軍二千出禦敵乃伏步卒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爲邊患宋遂日以削弱矣眞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賴寇凖請眞宗幸澶州親征乃許成議歲幣眞宗以

契丹講和放河北諸强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又置國信司專主其事慶曆二年元昊反契丹又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宣徽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賴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及報聘增納歲幣乃復通好如初然宋亦從此卑矣英宗時

契丹改國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路沿邊侵界使蕭禧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神宗以問王安石安石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云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淥水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故目之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濶百步、唐開元中、其酋來朝、訖唐世貢不絕、五代時、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者、女真是也、女真凡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十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後烏古廻卒、子劾里鉢嗣、及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及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時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故事皆朝會預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肯、及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遼主患其辭强、遂

發諸軍自爲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遂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俾挺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冑而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寧江州陷、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没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將親征、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乃發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

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七年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金主亦殞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城陷金斡離不脅徽宗及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金主亦兄孫亶立亶即位委政於粘沒喝斡本兀朮縱酒酗

怒手刃侍臣而以完顏亮平章事亮爲人慓急猜忌殘忍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天德三年金主亮弒亶自立徙都燕既又南侵謀遷汴適亮又爲其下所殺金主雍乃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告即位金主雍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如遼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亦安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乎大定十七年高麗致貢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大定二十九年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亦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嘗謂近臣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何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此若久於其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及璟即位數年大爲北鄙阻韃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蒙古主問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即乘馬北去六年秋胡沙虎弒永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六年金主守緒走蔡州金遂亡

元

蒙古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季子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遂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眞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眞嗣立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游日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礫水以進攻西京取之凡破金九

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繼又滅夏避暑于六盤山踰月鐵木眞死在位二十二年年六十六廟號太祖蒙古窩濶台太宗立太宗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至封丘入鄭州攻汴城金主守緒知事急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而金亡蒙古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人皆青目赤髮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伐由西蜀以入直抵合州城下秋蒙古主死于合州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即位還定都于燕召賈默許衡至開平命劉秉忠酌古今定內外官制後宋用賈似道不忠於宋拘留元使乃復起兵端元伐宋宋遂亡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三十一年元主忽必烈死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歲廟號世祖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命劉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

國家者乃此物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自儉草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腎兩手的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眞金第三子也大德二年以哈剌哈孫爲左丞相十一年崩在位十有三年先是成宗遊豫日久中官乃出仁宗及其母居懷州及成宗崩后又恐其兄武宗立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斷武宗歸路皇后垂簾

聽政、而安西王輔之、時左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適武宗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迎仁宗於懷州、仁宗奉其母還大都、諸臣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仁宗既至、謀以三月三日僞賀生辰舉事、哈剌哈孫遣人啟仁宗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執之、誅阿忽台八都伯顏等、諸王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仁宗曰、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

威福以覬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及武宗至上都即位、乃廢成宗后、出居東安州、賜死、武宗諱海山、順宗荅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即位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牢、至大四年崩、仁宗愛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也、初帝在東宮、宦者李邦寧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何足介懷、加邦寧同府儀同三司、集賢院大學士、延祐七年崩、在位十年、仁宗天性慈孝恭儉、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脩身治國、儒道爲切、服御質素、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既即位、宰臣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也、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

近臣稱觴以賀、帝曰、何爲而賀、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邪、斥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若爲不法、必刑無赦、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長子裕宗之嫡孫也、致和元年、帝如上都、命參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等居守、帝崩于上都、文宗不爲立廟、謚世止稱爲泰定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

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明宗和世㻋武宗長子也英宗在上都謂丞相拜住曰朕兄弟實相友愛曩以小人譖愬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及英宗遇弒泰定帝立泰定初爲晉王既爲帝而帝兄弟播越南北人心思之及泰定帝崩于上都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事八月甲午黎明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號于衆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於是帝方遠在沙漠倅未能至慮生他變乃迎帝弟懷王於江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衆心丁巳

懷王入京師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懷王以其兄周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改元大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於是文宗遣人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勸帝南還京師遂發即位於和寧之北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帝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八月丙戌帝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帝暴卒廟號明宗文宗圖帖睦爾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明宗暴崩文宗即位至順三年崩于上都寧宗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文宗崩燕鐵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以文宗遺命立帝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啟皇后取進止十一月帝崩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

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隕罰叔嫡不荅失理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至正二年開金口河費用不貲卒無成功七年沿江兵起八年台州方國珍兵起繼而潁州劉福通蕭縣李興羅田徐壽輝等兵皆起有韓山童者樂城人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以紅巾爲號十三年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十八年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二十四年我太祖建國號曰吳二十五年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二十六年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時徐達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在位三十六年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順帝非行兇暴而淫亂已甚豈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之主哉天生我

太祖非偶然也元共一百六十二年

大臣總論

李生曰大臣之道亦難矣予觀古大臣之用心略有此五等者故別而論之夫因時者無作爲之迹遐哉邈乎不可尚矣但能忍辱者亦妙於趨時務結主者尤貴于含垢此非休休有容者不能也而要其實皆本之于至誠惡能彊之哉則謂此五者一大臣之能事可也然世之好尚不同士之志業亦異如必兼全五者而後爲政則千古無君臣矣但能各從所好一門深入亦足當棟梁之任卓然不易幾及此古人所以致慎于學術也惟學術之不究而冒焉以身試之是以知其決不可耳且夫騁其材智恣其胸臆

狃于聞見騖于虛名縱幸而成亦與野戰者等也又安知天下之重不可以輕擲僥倖之事不可以嘗試乎輕擲而屢試之而屢不悔彼所謂大賢君子皆是也而王介甫張德遠其甚也介甫不知富彊之術而必欲富彊德遠不知恢復之計而惟務恢復悲乎是直以君父爲兒戲也矣

藏書大臣傳卷九

一 因時大臣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言反者

諸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梁敗定陶通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

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絳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切諫上上曰公罷矣吾

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既佐高祖定天下、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

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于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

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顯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丙吉 獄吏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

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後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

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廷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廷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常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封吉為博陵侯邑千三百戶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贓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遁蕩從吉出醉毆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一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

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鄉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

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後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

李生曰曹參遵何約束丙吉守魏之規叔孫因陋就簡制禮作樂以粉太平是皆以無用爲用者也夫禮樂無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則雖賢聖亦徒然耳曷足貴乎彼蓋不知夫擊壤而歌者眞聖世之聲也鼓腹而遊者眞盛世之容也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于殿陛之間皆自以爲至樂矣稍餘蕞之便與天地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案堵之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烈焰之中矣其爲手舞足蹈雖有夷羿可得而復加之耶然則叔孫生之禮樂亦若此焉耳矣爲漢儒宗不亦宜歟

王導 附王衍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君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者衆導勸帝收其賢人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前潁川太守刁協爲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壼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有不得者或爲恥之天官混雜朝望頹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從之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及帝登尊號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之始鎮江東也導與從兄

敦同心翼戴敦總征討導專攬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故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上疏爲導訟（亦修不得朝就）屈辭語怨望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不必）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

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及敦據石頭問導曰周顗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不能奪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且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謂敦死咸有奮志敦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必不奉詔（有見）不若且包容之亮不聽乃徵峻爲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橫江入臺城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躬自抱帝登大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要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逼遷帝于石頭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導等峻雅敬導不許永等便有二心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導

因携二子與永皆奔白石四年峻平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也五月以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蹤伺我之隙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溫嶠卒以平南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愬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由是怨胤時百官無祿惟資江州而胤商販繼路爲有司所奏書下胤不即

歸罪猶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密有異圖將不利於郭侯默遂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導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空絕知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空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中興名臣莫得此爲

王衍字夷甫神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者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歷中領軍尚書令又拜河南尹衍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封武陵侯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

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時年五十六

謝安

謝安字安石寓居會稽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安不得已赴召月餘即告歸安弟萬時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時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時安年已四十餘矣乃出爲征西大將軍桓溫司馬

會萬卒安復投牋求歸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甚憤怒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喈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溫薨

錫命遂寢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蓋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而已得專故也安與彪之時方共掌朝政安每臨朝輒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其推之也如此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導子亦賴弼諧之益强敵寇境邊書續至深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及桓冲欲以揚州讓安桓氏族黨皆苦諫冲郗超亦深止冲冲不聽朝廷乃詔冲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太元元年帝始親萬機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八年符堅率衆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棊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反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以秦寇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破敵書至安時方與

客圍棊安看書竟置書圍棊如故客問之乃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也是年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于時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兢類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棊

喪之慘不廢絲竹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安而安殊不以屬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導子專權安乃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疾作上疏請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雒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

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今十六年矣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薨時年六十六初至新城築堞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堞羊曇者泰山人安薨後曇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一日大醉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返

卓吾曰當晉之時何時而其主又何主也中原爲胡虜之區其君臣已偏安一隅矣大將持重兵于外欲以擁衛朝廷而反遥制朝廷之權矣此時尚可爲乎然而晉祚卒延者何王謝之力也偉焉哉二公之於晉也無求備無取必無敢僥倖譬如人有虛怯之症飲食可進則進之不可進則俟之不遽試以金石之藥功劫之劑以無病視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夫天下之病皆以治而失之者多矣若當臥病之時而能忘其爲病此其忘身無患固非扁鵲倉公之所能驚也而況世醫乎自道德教遠世之言治者皆苟而已不思因時之政治以不治雖黃帝不能違而況于累卵之時歟善乎王茂弘有言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謝安石亦曰不爾不成京師至哉言乎於道德深且遠矣吾獨怪夫有宋之末其君臣俱犯虛怯之病其不足有爲明矣一時大賢起而欲救之務爲求

全果於取必乃百藥雜試以圖僥倖而遂壞之也悲乎

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第進士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募猛士討吐蕃師德乃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一日后謂之曰軍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貶原州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唇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弟守代州師德戒以耐事弟請曰人有唾面潔之可否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常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慙乃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終始如一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終與郝處俊相亞故世之言長者稱婁郝焉

狄仁傑 附朱敬則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轉文昌右丞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四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

后臣反固實後臣乃使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必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之守者寢弛仁傑乃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撤絮得書即上變后遣案視後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而私令德壽作謝死表以聞后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之表對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已引去民愛仰之後為立祠俗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張易之常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亦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及仁傑每以為言后性聰利不能不動故卒復唐嗣云他日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舍框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桓彥等皆為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詔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以何為賭仁傑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於是昌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

李生曰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於虎口遂有悟於黃帝老子之旨同塵合汙與世委蛇對主褫裘當朝縱搏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

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之於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后雖忮忍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矣所謂汙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奈之何記史者往往添足其間欲以爲梁公諱也故撮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爲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爲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者徒使人扼腕歎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急然諾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武后稱制已革命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商申之法杜

私門張公室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耳故曰刻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皐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賈乃著新語通復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國家自文明以來流言搆難故不設鈎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與神器開告密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今者正值變通之時臣願鑒秦漢考時事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策去婁非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顯迹曠然使天下更始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時賦斂煩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搆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久侍御史冉祖雍誣奏敬則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兄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嶺表叛敬則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

州都督又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二張之未誅也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用其策卒復唐祚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不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立天下所推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啟之也於是追贈秘書監謚曰元

蕭何

蕭何沛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

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行事上來以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逕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食邑八千戶又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甯縣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七年秦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

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

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

夫職事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祖崩何事惠帝二年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薨謚文終侯

李和尚曰何爲家不治垣屋而治未央宮極其壯麗何哉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

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言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問弘稱周公之治卿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採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

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嘗奏事、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奇多聞、嘗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

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之、於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云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於是封丞相弘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徒步、數年丞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方急、弘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撫鎮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恐病死無以塞

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有寥、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

李生曰、轅固以弘為阿世、仲舒以弘為從諛、汲黯以弘為不忠、皆似也、予以為臣而忠可也、獨不思有難乎、其為上者與主、欲聖而臣欲忠、夫誰獨無欲者、今臣欲忠而不以聖歸其主、主欲聖而不以忠與其臣、夫是以愈相持而愈不相值耳、必也其至忠乎、至忠者不忠、平津侯真是已、且

帝素憚黯，黯亦素能面折帝者，帝之多欲，如故也。黯以忠求帝，而帝反以戇與黯，吾見忠未獲而淮陽之命下矣。平津侯則不然，天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詘服，使朱買臣等難弘，弘則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也，蓋歸其能于主，而居己于不能上下之道固如是耳。然而天子卒用侯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舍卜式，非人情不軌之臣，則帝之受益於侯者亦弘矣。作史者乃稱其意忌外寬內深，而獨引二人以為證，夫主父之惡甚於郭解，可勿誅耶，伸舒以明災異，下獄論死，誰出之，平津侯力也。人特未知之耳，況乎膠西之相惟正義不謀利者，乃宜居之舉能其官，又何過乎。

藏書帝王大臣卷九　二十九

藏書大臣傳卷十

四客人大臣

陳寔 陳羣附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也。少為吏，給事縣庭，有殺人者，同縣楊吏疑是寔縣官，遂逮繫寔，考掠無驗，乃出之，及為督郵，寔反密託許令，禮召楊吏，由是遠近咸歎服焉。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囑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寔署為文學掾，寔知不可，懷檄入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謂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除太丘長，約己清靜，百姓安焉。本司行部吏慮有訟者，白寔欲禁止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將何申，不可，亦竟無訟者。及後逮捕黨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四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所活人者多也。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寔起自整拂，呼子孫，訓戒之曰：夫人不可不勉

藏書 卷十 人大臣 卷十 論 亦 才 傳

不善之人未必皆惡習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此當由貧困故因贈以絹二匹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輒嘆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解每三公缺連徵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謚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諶最賢

孫羣字長文紀之子羣爲兒時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友更爲紀拜由是顯名曹操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逵者羣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必敗操

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後吳人叛乾死難矯遂爲名臣故世以羣爲知人魏國既建遷羣爲御史中丞時操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曹丕即王位封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卒謚靖侯子奉

嗣

蔣琬

蔣琬零陵人爲廣都長先主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欲加治之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焉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參軍統留府事亮數外出琬長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卒以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懷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威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朝野大安延熙元年詔琬總帥

諸軍屯住漢中東曹掾楊戲琬時與言通不應荅或以爲慢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心欲反吾言邪則又顯吾之非是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督農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告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必死而敏竟免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早孤居貧與嵇康呂安善年四十舉孝廉父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俱無恨焉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

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會遭母喪歸鄉里時濤年踰耳順詔以濤爲吏部尚書濤以喪病逼迫詔命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復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後以年衰上疏乞歸至免冠徒跣懇上還印綬不允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又以老疾辭不允薨年七十九五子該淳允謨簡初陳郡袁毅嘗爲高

令貪婪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遺者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九世並以清德著聞祜蔡邕外孫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祜以高貴鄉公在位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秘書監鍾會誅乃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武帝伐魏以佐命勳進號中軍將軍帝將滅吳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人心與吳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每交兵抱日方戰不爲掩襲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即遣還後吳將夏詳邵鎧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祜軍入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射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亦送與吳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病祜饋之藥抗即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耶抗每告其下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

求細利孫皓聞而詰抗抗曰一邑一鄉猶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濬小字阿童也祜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以龍驤將軍密令濬修舟檝爲順流之計至是上疏請伐吳帝深納其策而議者多有不同祜乃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每風景必造峴山

言詠終日、嘗慨然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今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後祐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祐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臥護諸將、祐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

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既疾篤、乃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無子、帝爲素服、哭之甚哀、是日適大寒、帝涕淚霑鬚髯、皆凝結而成冰、南州人征市、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哭、襄陽百姓、復於峴山建碑立廟、歲時享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其碑爲墮淚碑、焉荊州人爲祐諱名、屋室之戶、皆以門稱、又改戶曹爲辭曹、祐卒二歲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祐前母孔融女、生兄發、祐母篤愛之

房玄齡杜如晦

房玄齡、字喬、臨菑人也、幼警敏、貫綜墳籍、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玄齡密告其父彥謙曰、主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肆誅殺、攘神器而有之、全不爲子孫長久之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鬩、終當內相誅夷、立致危亡也、年十八、舉進士、時太宗以燉煌公狥渭北、玄齡杖策上謁、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每從征伐、衆爭取珍怪、玄齡獨收採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馳馬即辦、高祖嘗稱之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也、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乃引杜如晦協判大事、累進文學館學士、隱太子忌二人譖於高祖、高祖乃斥還第、及太子將有變、玄

齡密謂長孫無忌曰、宜勸王行周公之事、無忌入白王、王召玄齡及如晦、以方士服入計事、事平、王爲太子、擢玄齡右庶子、太子即位、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皆第一、封韓國公、食邑千三百戶、居宰相位積十五年、女爲皇妃、男尚主、玄齡自以權寵已極、累表辭位、不聽、晚節多病、疾甚、上命鑿苑垣以便通問、臨歿、親握手與決、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謚文昭、陪葬昭陵、玄齡當國夙夜勤公、竭節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若無

所容貞觀末以譴還第褚遂良言於上曰玄齡事君小心不可以一眚便斥上悟遽召見時上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上問之曰玄齡謂此人若何對曰玄齡說緯鬚好上遂改緯太子詹事上初伐遼命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聞留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襲勢凌人集古今家誡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身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誕率無學

有武力尚高陽公主公主帝所愛故禮與他壻絕主驕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請讓爵上不許高宗立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他罪因敕長孫無忌推鞫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勳免貶銅陵衛史臣贊曰太宗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完具可謂名宰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郴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終以此成名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謀謨果有大過人者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因表留僚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當時浩然歸重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卒年四十六長子構任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

不循法尚城陽公主承乾謀反荷曰琅琊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驁構以荷累貶死嶺表

盧懷慎

盧懷慎渭州人也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崇時議爲伴食宰相以疾乞骸骨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籍門不

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烝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愉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別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樗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之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因爲罷獵既經其墓碑表不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乃詔官爲立碑而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李生曰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已有見人之彥寔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夫今之

以清介自高下視他人者相踵也況公實未嘗無才者哉當事而讓姚崇身退而薦宋璟執手數言天寶之後若親覩之才與識兩俱勝者也

郭子儀 武舉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安祿山反子儀以武舉異等累遷充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炊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大破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鬬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復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議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天子走入蜀肅宗即位靈武又詔子儀班師矣乃與光弼率步

騎五萬赴行在所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始震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肅宗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守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遂死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得甚好乃以李嗣業

爲前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于香積寺之北、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走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而呼、踊躍歡迎、王休士三日、復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率衆十萬屯陝、以助通儒、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而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

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至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即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元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執安慶和、遂收衛州、復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皆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上元初、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等兵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亂、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

盡裹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蓋不得已、亦欲以自明也、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亦不免爲魚朝恩程元振所讒、然是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又爲朝恩元振交訾而止、悲夫、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上乃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矣、是時天子走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千而已、軍不完也、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于洛南、子儀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

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讙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於是吐蕃夜潰破賊書聞天子賴焉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已可其奏賴子儀奏請還都疏語明切反覆可聽帝讀之動乃復還長安既見子儀勞之曰用卿晚故至此傷哉帝也是誠不足與有爲矣因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以刃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諸將

皆請擊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永泰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剌自西道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已死咸相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回紇在城西子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在此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

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自吐情實，戊秋可以誠敵信矣）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羊雜畜長數百里瀰漫在野

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妖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亟能如今公公今而唐唐未亡不知有今今日不折矢）鄴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

之於涇州東賊虜敗散京城解嚴令公之功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故讒間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願以衷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常遣使至魏承嗣西望再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即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已而歎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為

呂蒙正

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初蒙正父龜圖好內寵故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頗淪蹶窘乏及蒙正登仕為翰林學士至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不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名姓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為愈也李昉罷蒙正拜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任寬簡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科甲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今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若臣男始離襁褓即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一日上語侍臣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旨也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彈琴單父皆真能行黃老之道者蒙正對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唯清靜以鎮之足矣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曰幸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蒙正既疏名列上而上不用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于地

曰卿何固執蒙正曰臣非固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因搢笏俛拾其書徐懷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至洛多引親舊歡宴以政事委任僚屬已特總裁之而已眞宗即位進左僕射咸平四年以本官復同平章事蒙正至是凡三入相與趙普等矣景德二年表請歸洛日會親舊子孫環列送奉壽觴後上朝永熙陵過洛兩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聞知于上富弼之父富言一日入白曰有兒十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既見而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勳業遠過於吾者也遂令與諸子同學又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蒙正有冊子每四方瞽罷謁見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朝廷求人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也父祐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常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又常手植三

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旦幼而沈默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旦爲遠大之器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薦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王欽若勸帝封禪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于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契丹來請別假錢幣

旦曰束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堂吏皆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以是慚及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

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乃媿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邪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初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楊億問旦丁謂久遠當如何旦曰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必爲身累耳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當奈何遂止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向斂中問其故旦曰

吾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以請所用故旦所薦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多旦所薦云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改矣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大本州將吏亦輕及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軍戍邊白晝爲盜

固當斬也烏足爲異旦之用及但以及必能謹守瑋之規
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
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
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
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
大事真宰相也旦素羸多疾自東魯復命連歲求解天禧
初進太尉兼侍中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
相惟李及凌策耳處士魏野以詩與旦曰從前輔相皆頻
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廻好伴赤松遊
旦覽詩復求避位乃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俸

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
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
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
人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强起舉笏曰以臣之愚
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
知也疾甚帝手自和藥并煑薯蕷粥賜之薨年六十一帝
臨其喪大慟贈太師魏國公謚曰文正

畢士安 附李允則

畢士安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納土選知台
州言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一用舊籍詔從之召人
翰林爲學士知制誥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
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又曰朕倚卿以輔相豈在今
日更求與卿同進者未審誰可耳對曰臣駑朽實不勝任
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
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第不爲
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
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
拜平章事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
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明賴士安
力辯其誣乃下宗古吏俱伏姦罔景德元年契丹引兵分

掠威虜士安與寇準合議請真宗幸澶淵真宗嚴兵將行
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士安適臥疾移書準曰
屢請舁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願
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行在及
罷兵從還乃案邊要選良守將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
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畜未幾夏州趙德明
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二
年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
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

李允則并州人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

安常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後湖南民列允則治狀於安撫使陳堯叟堯叟以聞乃召還連對三日真宗曰卑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濬浮陽湖作營壘官舍開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木代砲契丹遂解去遷東上閤門使冀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與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闕城浚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禊事名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

為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為命撤樓夷坑為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邪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又得諜釋

紳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數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蓋他諜欲以毆人為質驗既無有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即歸卒遂斬以徇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賊輒獲人亦莫知所由在

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遊觀亭傳後人亦莫敢隳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王君玉談苑曰允則守雍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于監司亦屢有奏劾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為其備故也李生曰允則真大將之選也當自立傳特為畢公藻鑑如此若已有之又如此世人未知之故附諸其後焉允則亦可謂真大臣

文彥博

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也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侍御史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己罪誣平降虜而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平家二百口皆舍究械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鞫治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及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一十八院減價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

能平其米價乃知臨事當有術也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又拜同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獻張貴妃緣此擢為執政上怒甚却奏不視謫介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知許州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疾暴作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廬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日言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為亂者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侯狀懷德稱其人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耶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劉沆等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邪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

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歸第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乃以沆判呈熙寧二年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耳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在樞府九年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歛民怨為安石所惡力引去出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為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為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

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上帝不悅乃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用司馬光薦復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居五年復致仕卒年九十一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邪律永昌來聘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所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

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謂之耆英會初寶元間河東關漕使章得象言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呂夷簡曰恨不識也明日召至既退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元豐間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之子義問爲運判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爲恨邪煥曰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彥博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彥博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即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一日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爲臺官以言彥博得罪彥博亦罷相未幾彥博復召還即上言唐介所言正中臣罪仁宗用是起先公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相知爲深也元祐元年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時年已九十

李生曰結主者慕獲上之誠容人者美秦誓之美有自來矣夫自秦繆著誓孔子取以爲平天下之要訣而後一个

臣者不難擇矣所謂一个臣者無他技蓋斷斷乎其無他技也非有技而藏之不試也夫有其技者必以技爲天下役自無其技則天下之技往歸焉此自然之勢也故爲君者擇一相而已所擇於一相者非有技也爲其好人之技也而君能好之則天下平矣然自古至今多才與技者未嘗乏人獨好技者之難何哉以其未嘗無他技故耳後儒不識好惡之理一旦操人之國務擇君子而去小人以爲得好惡之正也夫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君子小人何可無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獨無才乎君子固樂於嚮用矣彼小人者獨肯甘心老死于黃馘乎是皆不可以無所

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使小人而可以無所則是天地有棄物而慈母有棄子也必天地而不生此物父母而不生此子也而後可否則未有不以技爲天下役者矣而奈何去之吾恐仁人之所放流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故列歛古之大臣復取其能容人者以爲世鑒焉

藏書大臣傳卷十終

五忠誠大臣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于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于重丘西摧三晉于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習于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欲圖之莫若結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

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常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於是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

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王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

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

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于趙

藺相如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

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常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于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

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臣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

趙秦王齊五日後乃設九賓禮于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拜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

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藺相如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

卓吾曰言有重於泰山相如是也相如真丈夫真男子真大聖人真大阿羅漢真菩薩真佛祖真令人千載如見也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

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此時魯仲連適游趙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

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尚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斬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

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

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固不敢入子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穟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于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

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壞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

存又一計乎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

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怒立終身之名棄忿狷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李生曰田巴之談可無魯連子之談不可無能如魯連之談則終日談可矣談之益於世也甚矣

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三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

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取之徙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雄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楊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

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

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至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据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矣漢王乃遣隋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獲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

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常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漢王聞良籌畫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

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摇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

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

李生曰漢之三傑皆爲帝所疑獨不疑子房者以子房終始之心至明白也昔人謂子房善藏其用夫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穀謝世矣何用之藏與使子房而功名富貴人也當不已於好謀用智之心雖欲善藏其用以求免帝之疑又可得與信何是已信無足論矣觀何日夜求免於帝之疑者至無遺策矣何亦自以爲得藏身之智也然帝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其獲免於械繫者直天幸耳乃知心迹苟明雖智如子房未始藏其用也范蠡惟不勝好智之私故卒以滅吳而霸彊越成萬世之名夫會稽之棲報父之讎也非無罪而興師者也舍而不誅蠡之君臣當用以爲德矣謀之二十餘年自强可也雪恥可也乃句踐既許吳成矣蠡獨鼓進兵焉何哉以長頸鳥喙之人猶掩泣而不忍其使者蠡獨何忍乎太伯之祀忽焉遽

絕句踐之疑從茲甚矣與其逃海避誅以智求免孰若優游廊廟使悍后妒主皆信之而不疑也故爲陶朱公者去越適齊又去齊遷陶役役焉名利之場老死而不止是用智之過也則謂留侯善藏其用亦可也

田叔孟舒

田叔趙陘城人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盡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欲隨王至長安趙王赦

事白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不知也、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赦之所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患、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大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義不以百金傷先人名

張安世 任子

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與大

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旨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癯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毋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及水漿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憫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尉、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闕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封賀弟子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孫

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留安世復强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延壽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

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爲我戒且久分施宗族故舊薄蔡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鬬雞走馬長安中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因往省之會孫策東度瑜遂將丹陽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走劉繇策衆遂已數萬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卿可還鎮丹陽瑜還袁術欲以爲將瑜觀術終無成乃求爲居巢長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壽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策薨策弟權統事

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權質子、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地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煑海爲鹽、泛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十三年、曹操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計、議者咸

謂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逆亂而可迎之乎、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空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瑜部衆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戰、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艟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裹以帷幔、上建牙旗、先書報操、請降、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

陵城、竟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仁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荆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鹵寇侵、瑜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

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瑜性度恢廓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

幹與遍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劉備之自京還也權追送之備因言次歎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大恐不久爲人臣耳曹操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擬諧之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諺曰曲有誤周郎顧

藏書大臣傳卷十二

五忠誠大臣

諸葛亮 附傳

諸葛亮琅琊人早孤從父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天下大亂亮隨玄往依劉表玄卒亮遂寓南陽亮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與潁川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元游三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以管仲樂毅自比嘗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荅先主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

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床下德公常謂亮爲臥龍統爲鳳雛徽爲水鏡故徽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以故先主凡三往詣亮乃得見既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頹奸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備性好結毦適有以髦牛尾予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耶備乃投毦而起亮遂言

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如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如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患之當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荆州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劉表長子琦深敬亮表溺愛少子琮琦毋與亮謀自安之術亮不應琦乃與亮游後園已上樓令人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獲鎮守江夏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先主屯樊不知

操卒至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與徐庶並從操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

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迫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

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遂破曹公收江南建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厠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牆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楊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兼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先主卽帝位以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宮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亮謝之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秋七月亮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高定孟獲收闓餘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矣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郭冲三事

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竟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勑軍中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巷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六年亮將攻魏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

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初越嶲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謂然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乃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衆固守故不大傷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兵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兵將無緣相失故耳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是年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曹真

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說昭昭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穴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

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曹真遣費耀等救之魏主亦召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平之是歲孫權稱尊號議者咸爲名體勿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

招鮮卑軻比能等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事十一年春亮悉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尅日交戰懿戎服莅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壘未成蜀兵大至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相持百數日其年八月亮病卒于軍

年五十四後主聞病遣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大計亮語福曰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荅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恩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唯儀不肯假借延以爲忿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亮卒儀祕不發喪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

賊云何以一人亦廢天下大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大怒率所領先歸所過燒絕閣道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平初爲馬謖先鋒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恃魏將疑其伏兵不敢往偪於是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于武功軍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亮先時

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亦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所言

董允中郎將和之子也諸葛亮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官省之事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後主大愛宦官黃皓皓便辟佞慧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延熙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居位凡三年

費禕江夏人遊學入蜀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諸葛亮南征還羣僚出迎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改觀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後爲司馬值軍師魏延長史楊儀交惡每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諭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於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旨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以博奕延熙七年魏軍次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求共圍棋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擾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獨對戲不輟圍棋與却敵何預請問道學先生敏曰向聊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禕當

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十六年大宴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爲循所害禕喜赦大司農孟光責禕曰赦者偏枯之物衰敝窮極必不得已乃行之丞相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爲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後主襲位徙廖立爲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遂終於徙所

魏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明年當出軍、又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爲平、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荅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爵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荅、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參軍孤忠喻指、呼亮來還、亮退軍、平聞軍退、乃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

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平前後手書疏、平違錯章灼、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是、稽留將致禍敗、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盛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孝起尚書陳震字、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諸葛瑾爲孫權長史、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及吳襲殺關羽、先主征吳、瑾爲南郡太守、遣先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矣、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陸遜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常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荅言、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張裔成都人、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

元常之儔亮以爲參軍嘗北詣亮諮事逆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遠皆此類初亮北征漢中欲用裔爲留府長史以問蜀郡太守楊洪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僕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元儉述字

何祗少寒貧體甚壯大能飲食好聲色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爲督軍從事諸葛亮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闇誦荅對無所凝滯亮甚喜之出補成都令時郫令缺復以祗兼之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祗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悟輒得奸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筭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及祗還廣漢汶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其信服之如此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諸葛喬瑾之第二子也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諸葛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事雖非瞻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諸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艾長驅至

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京爲郡令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盡心王事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進善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須索

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至張網羅于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烏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地一箋誡之曰吾以此致供奉烏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嘗至下邽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奏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械寰下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入奏事因極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借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稍霽翌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

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韡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甌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三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始德宗時尚伺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啟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討蔡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窟窟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即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度屯郾城勞諸軍未幾李愬夜入

懸弧城縛吳元濟以報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脩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數進羨餘以供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兼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

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臣庸下不宜爲相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至如鏄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羞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然卒爲异鏄所搆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

奏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暴稹過惡以爲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宅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廷奏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感慨流涕伏未起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謂度無援與且久外爲奸愉恨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嗟咨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權佞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搆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

矣度居位甫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廊廟委參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時敬宗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有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官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必假歲月完

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并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秖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勑使但

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置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直挫其姦即報云卿所請丁匠脩宮闕可速遣來已勑魏博等道今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疋秖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秖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遂進詔草五上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崩定策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大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讙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匄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自爲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貌

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子重輕

呂端 官生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也以父蔭補千牛備身許元王僖尹開封端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及內侍往就鞫端方決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即下堂左遷衛尉少卿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常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後數日遂相端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寃讎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生效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示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鏁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

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眞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眞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幹大宮庭階戺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

李沆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舉進士甲科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知河南眞宗即位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眞宗北幸命沆留守眞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時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帝以訪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

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慘然不悅且以爲經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且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景德元年七月卒年五十八上趣駕往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沆性直諒頗通內典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匏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視廳事已寬矣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如生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眞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權知制誥趙元昊反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

使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羣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辯析不報乃請外知揚州定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事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是琦乘間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力贊之英宗即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痴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

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弟猶少恩左右不忱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

曰無他舊常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見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見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參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為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為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不多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

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廷順指即辦不數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及覆問諜兩宮琦一日出空頭
敕一道參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
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
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
差使臣即日押行先是后對中書樞密泣訴英宗疾中語
言起居狀富弼亦以太后爲然故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
令弼預聞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
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
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
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已而諒祚果上表謝罪神宗立拜

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顧
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
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
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
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琦執政三世或病其
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除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
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琦
蚤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
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
處危疑之際或謂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

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
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
使每過移諜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
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英宗即位覃大慶於天下濮安
懿王所生父也中書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翰林學士
王珪等議甫上太后降手書云濮王不當議稱皇考上見
太后手書驚駭遽降詔罷議後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而
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
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中書乃略草一
事目進呈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

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
孫歲時奉祠上覽之曰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
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明年臺議復作中書
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
后是夕忽遣內侍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
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絕異琦前奏曰臣有一
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
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
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塋爲園以園立廟令
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

詔云云、又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牓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臺官呂誨等、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徵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詔上之文於都下、曁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爲非、前

後之言、自相牴牾、兼以某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朕姑務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理當申諭、庶知朕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治平三年上疾革、琦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琦請上親筆、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大王乃頴王也、頴請更書、上又批云、大王頴王某、琦曰、乞即晚宣麻、制下、即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遂定、判相州日、陛辭、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因問王安石、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初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

及、世漱琦疑安石或夜飲、謂安石曰、君少年、幸毋廢書、安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後有人上琦書、多用古字、琦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之、益以爲輕己、故安石每曰、韓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不知安石乃畫虎不成者也、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一日與希文議西事不合、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怪、理宜然也、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罷入細、乃是經綸好手、故其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又謂成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大用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晚與歐陽修相知、屢薦之于上、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修亦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或謂公之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人

藏書大臣傳卷十二 終

一經世名臣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許稚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延其有奸收捕客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强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

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東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闕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于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勵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皆納用焉相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

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觀事九歲薨爵三年薨謚曰憲侯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疑然稀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故匈奴未守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侵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室襄公要秦據與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郟鄏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戰國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西都長安及至王莽之敗西都荒毀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

地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特其肥彊又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于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征之興尸喪師諸戎遂熾至于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輒關侵及河內及遣北中軍侯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也雖由禦之無方將非其人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難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休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隅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訛號一鍾百姓諺詠其殷實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夫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

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着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越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也。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師老十萬，凶逆既戮，悔惡初附，百姓望寧息之期，若枯旱之思雨，而子方欲作役起徒，使疲瘁之衆，徙自衛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者，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也。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久亡散離，與關中人戶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時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中原不守，可勝恨哉。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天資曠邁，鄉人以其不謹細，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加誚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給使入關。周留客沛，爲俊儀令崔賢所辱，乃遂感激而西，去舍新豐逆旅，主人又不之顧。周命取酒一斗八升，獨酌而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時貞觀五年也。方詔百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因爲條二十餘事，太宗怪而問之，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也。帝即令召客，未至，遣使者四輩趣促，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立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其略曰：臣伏見詔書，宗室功

臣恐就藩國貽厥子孫世守其政臣謂宗室功臣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不必世官也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設有不肖襲封嗣職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乃隨器而授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以此也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往貞觀初率土霜儉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匹絹至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

憐之何者營爲者多不急之務也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帝每曰我蹔不見周即思之侍中岑文本曰馬君論事論文切理聽之纚纚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十八年遷中書令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之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帝即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故言吏部者稱裴馬焉

李德裕 官生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德裕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吉甫勉之荅曰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吉甫吉甫泣訴於帝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誅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相位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而牛李之憾結矣僧孺

亦爲上所厚乃以僧孺同平章事而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矣今本道所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絲繚綾千疋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凉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

裹納皇甫詢織牛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箭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鷄鶴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帝爲優詔停止焉時帝數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厚荅其意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廻聖奬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內徙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德裕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乃又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

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劒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始韋皐招來南詔復嶲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皐啟戎資益其策非是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鋭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

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二邊寖懼南詔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遂以城降德裕請於朝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凉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欲拒

遂人向化帝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累表請罷乃以僧孺充淮南節度使而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又坐論李訓鄭注爲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德裕與宗閔既有黨上甚患之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敗帝悟乃以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德裕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歲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當世榮之既入謝即進言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

者仲對瑟琴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維以小人害霸也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鼎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慴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荅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舂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決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是時已擊敗回鶻未

幾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討稹稹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乃改封衛國公韋弘質見德裕嚮用因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光少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公大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也時天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髦髮爲森豎翌日罷爲荊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又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

汝訥訟李紳殺吳湘事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久又夢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綯白帝乃以喪還白敏中德裕所薦也德裕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衮衮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

虧傷人倫鼎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初德裕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所進士皆弟子無藝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劒川刺史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邪取書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李逢吉用事時所親厚及附麗者甚衆時人目爲八關十六子焉逢吉去而後德裕進德裕討澤潞及回鶻計畫甚長遭遇武宗可謂行其志矣

郭崇韜

郭崇韜爲門人莊宗即位拜崇韜樞密使從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歸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

彥章引兵到莊宗迎擊大破之是時唐已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復犯幽涿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邪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筭已決區區常談

何足信也莊宗遂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擒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並兼宰相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者甚不便之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可乎故人子弟皆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何能自安崇韜曰然則奈何對曰今中官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

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官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不可動矣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能無反側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宦官苑使王允平營之左右皆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為租庸惜財陛下雖欲改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遠理可默）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莊宗默然不悅卒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左右因譖之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而崇韜恐以讒見危（愈差）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請以親王為元帥率師討之莊宗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率大軍入蜀蜀平崇韜語繼岌曰王有破蜀大功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萬歲後當盡去宦官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聞之咸

切齒此言莊宗聞蜀破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又不郊迎延嗣發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歸讒之劉后后泣訴於帝莊宗大怒及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將行帝令誅崇韜并其子廷誨廷信崇韜有五子其二從死餘皆見殺崇韜自以為子儀之後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其不幸被讒以死信矣哉盈滿之難居也利令智昏貪令人愚也

藏書名臣傳卷十三 終

一經世名臣

趙普

趙普字則平太祖即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乾德二年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參政班在宰相後不宣制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蓋欲以寵普也太祖數微行幸普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已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

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開寶六年復幸普家會錢王俶獻海物十瓶普置廡下木屏帝至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爲政久頗專屯田員外郎雷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上奏之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多聚賄上怒叱之曰鼎鑄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將斬之既而上怒少霽乃黜爲商州司戶參軍後又削籍徙靈武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吏竊貨大木自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玭廉得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普短會得驤子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骫法事普庇之太祖大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而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始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普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時盧多遜爲相專譖毀普謂普初無立上意以故普奉朝請者數年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上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

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太宗感悟即召見慰諭拜司徒兼侍中并以子承煦爲六宅使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一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二女皆笄咸願爲尼上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普初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太祖嘗勸普讀書普後每歸私第闔戶啟篋讀書竟日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已任嘗奏薦某人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

擯擲地，普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遽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門外，竟得俞允，乃退。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太宗時，曹彬爲弭德超所讒，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太宗，意欲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太宗即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歿，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太宗以傳國意訪之，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當太祖時，普鎮河陽，時普曾有表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即手封其書，藏之宮中。至是，普復密奏，太宗乃于宮中訪得之，因感悟，復進用普。普遂廉得盧多遜交通秦王事，太宗怒，下多遜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親治之。獄上，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雍熙元年，廷美年三十八，憂悸成疾，卒。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廷美亦可謂不知早回頭者矣。此吳季子所以爲難歟。初，太祖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既諭矣。頃之，上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乃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

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乃設節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乾德三年置諸路轉運使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

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之謀也普初與太祖相遇其事甚奇蓋當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太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為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憩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諒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焦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蹤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不為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普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

滁州邊淮有高山為屏蔽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淮南盡為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皆出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趙學究即韓王普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也慕唐李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

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說故一榜盡與京官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動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禦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制人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六年為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行寬大江左人思之召還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

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齊賢請行先是齊賢言事頗忤上意上因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齊賢約潘美會戰無何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恐美衆為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遥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反歸功於盧漢贇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畤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畤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畤兵所敗淳化二年趙普薦齊賢可大用召入參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王延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為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於是罷齊賢為尚書左丞出知定州至真宗即位乃召拜兵部尚書

平章事初齊賢從容為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上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齊賢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致日南至朝羣臣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為大臣何以率下乃罷守本官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齊賢上言自清遠軍陷沒青岡砦燒棄靈武一郡

援隔勢孤今其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以恩信而又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自然傾心朝廷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皆陷在危亡之地使繼遷來春發兵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正恐繼遷且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故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稟命而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開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取靈州軍民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去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而成功不難也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景德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故地別無他心故先

又以財色小失棄真才難矣

甲與以銀州廉察以滿其意是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請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始爲吞噬臣初受經略之命思得一兩處強大蕃族俾與繼遷爲敵以蠻夷攻蠻夷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其時近臣所見不同今繼遷雖爲潘羅支射殺其子德明依前攻劫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況潘羅支已亡厮鐸督又非其敵望乞早委大臣經制其事是年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命二子扶掖升殿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謚文定齊賢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喜提奬寒雋四踐兩府尤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初爲布衣時倜儻孤貧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狍肩爪分爲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羣盜相視愕眙咨歎曰眞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

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奇士

向敏中 有才有守

向敏中開封人初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多貨物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故以清謹聞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名臣也朕將用之乃並用爲樞密直學士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榷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敢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僅詣之云其書尋納笥中遽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意登用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僅百餘日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眞宗咸平初拜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因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事累及罷知永興軍俄遷京兆是冬眞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照舊張樂宴飲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或以所受伶人付與富室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刦盜或至縱遣所至尤不治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民事於是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卒年七十二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豈弟多智居大任三十年爲人主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是權寄宿主人門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忽墮背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執詣縣僧自誣服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賊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乃引僧固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何如吏紿之曰昨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僧乃得出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也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曰子容

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雅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設出處語頌皇祐五年同知太常禮院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太守競頌待之以禮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刼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

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頼頌不動而止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眞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少所損者大臣未敢具草次至呂大臨亦徑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爲三舍人云歲餘知應天府呂惠卿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於道曰某等皆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故夜囚晝縶苦無所償頌曰吾釋汝使營生期以歲月償足可乎卒如期而償足一日宴客有美堂偶聞將兵欲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赴獄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日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使還以奏神宗嘉之神宗因問彼處山川人情向背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

相安未有離貳元豐初權知開封府又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卿若修之何時當就頌對曰須一二年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焉帝又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別喪服從而異制宜也匹士庶人亦何預焉今五服敕嫡孫爲祖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世俗但知三年之喪爲承重豈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哉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

讀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并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微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年卒年八十二頌器局闊遠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爲人言臺諫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

范純仁 前醜後得

范純仁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父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遊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故後人呼爲著作林焉治平中召爲殿中侍御史以議濮王典禮不合通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純仁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純仁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拜同知諫院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空速還言者而退安石荅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純仁凡所上章疏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知之盡錄申中書安石見而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邊事必熟純仁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時尚幼陛下若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臣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也遂行秦中饑純仁擅發常平粟以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察視民讙曰公實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輸納常平迨使者至已無所負矣會邠寧間有叢冢使者乃發冢籍骸上之上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骸也純仁言建中守法申請以待詔旨故不免有殍死者既已坐罪罷去矣今緣按臣而復及建中是一罪而再刑也因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相約爲眞率會洛中以爲勝事哲宗立復知慶州召爲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

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恤其私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已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一無所問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

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寬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今蔡確之事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南府召還復拜右僕射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

本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當時何故畏避不言今却有是言耶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潁昌府徙陳州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所親見也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

今虛相位以待純仁懇乞歸養疾不得已乃許之疾革以宜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其略云惟宜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謚曰忠宜初罷相伊川見而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何爲不言純仁謝罪如是數事純仁皆謝他日伊川見劄子一篋凡責純仁所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弟純粹在關陝純仁與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其慎邊事如此 卓吾頂門一針

呂好問 官生

呂好問字舜徒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仍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循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乃服麾其徒使退欽宗再至金營好問寔從及欽宗被留乃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邪又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及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又密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

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請進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縕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偽命不

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遣人賫帛書具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皆以學行著名李生曰李綱當此時不思多方博訪者德以佐時艱乃一好問不肯容留怪哉好問跨父越祖不用眞可惜眞可惜

葉適

葉適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言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云云帝讀未竟蹙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光宗嗣位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殆不可久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言語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舉哀以請帝竟不往適請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

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中外使臣下妄生議論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執喪軍士籍籍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許立嘉王爲皇太子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走人心愈揺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可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府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

尹闕禮以內禪議奏太后許之計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安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汝愚既相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寧宗召入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疆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

蓋欲改弱以就疆矣竊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即可變而爲強也今欲改弱就強而遽爲問罪興師之舉爲至大至重之事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宜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則不免於至險至危而已矣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將皆敗侂胄懼以丘宿爲江淮宣撫使除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乞并節度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揺不可復制乃募市

并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綸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敢進黎明追我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刦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人乃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將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遂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虛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

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刼砦焚糧之用三大堡既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卒年七十四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始侂胄欲開兵端以適曾有大讐未復之言附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

而後發，且力辭草詔議者，乃咎其不極力諫止侂胄，以致用兵，何其輕於論人也。秃翁曰：此儒者，乃無半點頭巾氣，勝李綱、范純仁遠矣。眞用得，眞用得。

崔與之　用得

崔與之，廣州人。與之少卓犖，有奇節，遊太學，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舉進士，自與之始。遷知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與之令執其首，折手足，以狥。金遷于汴，授與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金人入境，宰相連遣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荅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

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既而金人深入無功，和議亦寢，乃召入爲秘書少監。與之力辭，召命而還。未幾，成都帥董居誼爲叛卒所逐，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州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安丙嘗納夏人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卒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踰年，夏人復攻金，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與之使都統李冲告之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矣。

宜急斂兵退屯。夏人遂不敢言。初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伍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又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植，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領，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以故動息悉知。邊防益密。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與之已棄官還廣矣。端平初，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皆力辭。金亡，

朝廷議取三京，與之聞之，頓足浩歎。帝注想彌切，又拜與之參知政事右丞相，又力辭。乃訪以政事之罷行，人才之用舍，與之力疾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渴，謝此殆不然。惟陛下收攬大權，歸之獨斷，獨斷以兼聽爲先，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疏至十三章，嘉熙三年乃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薨年八十二。

劉秉忠　僧

劉秉忠，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州。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

常鬱鬱不樂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事天寧虛照禪師爲僧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秉忠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遂留藩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爲未便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因築精舍以居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化時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侍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李堯翁曰秉忠履歷與李泌同

藏書名臣傳卷十四 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五

二彊主名臣

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孫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

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卻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

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爲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彊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

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馮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幷秦秦即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

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且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毛遂李同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得十九人無以滿二十人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矣毛遂曰三年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

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

徇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趙曰勝不敢復相士矣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遂以遂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穀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

卓吾子曰余又安得李同而友之哉嗚呼邯鄲之故主灰飛咸陽之宮闕烟滅久矣而李同至今猶在世也傳舍吏子之壽乃余長久耶故讀史至李同戰死遂爲三嘆

韓非申不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

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書嘆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主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

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周勃

周勃沛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朴少文如此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以爲少帝及齊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詐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文帝卽位

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乃謝請歸相印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目絮提文帝曰絳侯絡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于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

鼂錯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陿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上言兵事文帝乃賜錯璽書寵答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

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文帝十五年策問賢良文學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

即請間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於是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讟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

出軍事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紿載

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

李生曰鼂錯區區欲圖袁盎自速反噬無足怪也然而漢

景之恩亦太甚矣若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鼂賈同時人皆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賈生之策其迂遠不通者猶十而一二豈如鼂之鑿鑿可行者哉故宣魏相諸賢多從鼂賈以致中興也然言鼂則賈繼之矣餘無能出賈之右者也又曰斬韓信則生入信罪斬鼂錯則生入錯罪刑官假借以誣一時史臣又久假以誣萬世誣哉冤乎孰肯盡心於所事也

郅都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厠野彘卒入厠上

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气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爲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郅都

張騫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

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遯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

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且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

水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又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於是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致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

昆莫昆莫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走復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擊之不勝益以爲神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

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李生曰張騫持漢節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與蘇武何異同時百十人皆沒獨騫與堂邑父兩人在耳身所經歷者大夏大宛烏孫康居諸國不下萬餘里所至戎狄皆愛而信之以故兩度得脫無困迫憂則其才力固有大過人者予固略其節而愛其才益信漢武之能得士也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

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末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

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

名方遂、居渤、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即詐自稱詣闕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極諫王、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嗣立、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欲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欲髡爲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傅介子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

功上乃下詔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鄭吉 卒伍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詔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王尊 牧羊兒獄小吏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初元中舉直言遷琥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

子不孝，曰見常以我爲妻，詬笞我，尊聞之，遣使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策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趨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闔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

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久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强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安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大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

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援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太后微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

衛諱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傭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

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倨嫚上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節張禁酒趙放壯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尊揆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欲傷害尊建畫爲此議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己砥節首公而一旦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公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尊以京師廢亂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書奏

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兖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正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堤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

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奕弱不勝任免

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下工以爲當有死者乃令其子殺道上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咎宣聞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樑兵詣府稱寃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其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宣坐徵詣廷尉及當出刑官屬具饌相送宣厲色大言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況赴死乎升車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

驟騎特原宣刑仍還獄使者詣宣宣具以狀對曰水丘岑受臣意罪不由岑願殺臣活岑有詔放出宣左轉懷令并赦岑罪勿案後江夏有劇賊以宣爲江夏太守宣到界移書賊首夏喜等曰朝廷以太守能禽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策喜等懼即時降散後以他事坐免又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遂格殺奴主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藏書名臣傳卷十五終

二疆主名臣

張柬之

張柬之襄陽人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授鳳閣舍人時年七十餘以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氎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諸葛亮收其產入以益軍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髀南涉蘭滄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滄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可徒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乎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離離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后即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選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既老惟亟用之於是遂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及誅二張柬之首發大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罷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以三思事貶又流隴州憂憤卒年八十二

李吉甫 官生

李吉甫趙郡人父御史大夫李栖筠也吉甫以蔭補官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李泌竇參深器之陛贄疑其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也宰相故起吉甫爲忠州刺史吉甫至州益厚贄坐是不徙者六歲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強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

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闕志矣、帝從之、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吉甫又建言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軍國大事、以實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之、元和二年、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爲帝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帛京師貴人、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闘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

度使王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討之、詔下、錡果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是時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州府縣戶稅實數、比天寶戶稅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欲以感悟朝廷、會寶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吉甫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爲淮南節度使、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萬頃、漕渠痺下、不能居水、又築隄閼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乃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願詔有司博議、乃詔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一日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時吉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滕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史官、今

時政記是也、姚璹修之于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躭齊抗修之于貞元、及躭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記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先是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逃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及元濟擅立、吉甫謀與帝合、吉甫又請自往招元濟、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免之、會暴疾卒、

吉甫畏慎奉法顧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如此命徹而新之卒年五十七

杜黃裳

杜黃裳萬年人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謀矯詔誅大將等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時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遷太常卿擢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韋皐薨節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求節鉞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時宿將名臣素重者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中蜀平羣臣入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朘損諸侯由是平夏蔡齊

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皆黃裳啓之也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郕國公卒年七十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寇準 附高瓊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不可雍熙二年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殘忍不守法帝怒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謂曰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果得剜眼挑筋摘舌等器遂廢之權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

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獨召準問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二府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傷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乃責沔拜準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後與知院張遜數爭事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

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裹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即決定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會馮拯奏準擅權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抗太宗怒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真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亦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乃議親征召羣臣議方略既而聞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陛下何疑而不進乎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

以報國否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從人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準方與楊億飲博謔歌懽呼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爲威虎軍張頭瓌牀子弩所中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稱臣并獻幽州地時有譖準欲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乃不敢言眞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初眞宗語準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奈何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安可守準即時進促出敕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準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遠酌大白飲之命之曰上馬杯欽若飲訖拜別準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故準自澶淵還欽若深嫉之會朝準先退帝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謂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夫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何恥如之欽若又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出準知天雄軍北使過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京兆都監朱能獻天書託神言國家休咎欲倚準重望以實其事準從上之天禧元年復召準入同平章事準請間言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泄謂懼力譖準罷準爲太子太傅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雖擢二人而待寇準猶如故謂等懼乃共謀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捕能誅之降準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楊億尤善準準敗丁謂召億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億乃安謂不欲準居內郡復徙準道州司馬自準罷相繼以三紬皆非上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遣中使齎

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纔至膝拜敕于廷升階復寘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丁謂出準門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大慚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鬲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

公丁謂令譯者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出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準在中書日會除官吏進例簿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張詠守蜀聞準大拜喜曰真宰相也又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冠布衣交也準兄事之及準出陝詠還朝準大爲供具請詠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歸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喜劇飲每宴賓客闔扉脫騎在鄧州爲花燭燭名著天下雖寢室亦然燭達旦廁溷間燭淚成堆少年時愛飛鷹走狗母不勝怒舉秤鎚投之足流血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祭準無子葬後贈萊國公

高瓊家世燕人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女爲宣仁皇后事英宗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曰君以文章

爲大臣今虜騎充斥無禮如此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邪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檛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已至此尚何疑上乃命進輦瓊執御轡曰此處好與宰相吟兩首詩也

王曾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通判濟州代還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遷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端傅會帝意又欲陰排異己者曾當使會靈觀因以推欽若故忤帝意出知應天府王旦語人曰王

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慴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怍即蹴蹐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徙知天雄軍復叅知政事眞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錢惟演時爲樞密交通宮掖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

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夾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廸貶衛州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曾踧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大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既而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杖死允恭初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行欲亟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冠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有改易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時眞宗初

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乃以曾爲玉清昭應宮使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固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又多裁抑以故太后益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曾知青州復徙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歛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景祐元年入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封沂國公寶元元年冬大星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

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卒年六十一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額自曾始

李生曰王孝先人品甚高事業亦偉以今觀之俱無足論者余獨喜其能以計去丁謂也以丁之神奸位元宰交結方深一旦去之如縛雞然卒展轉不得可謂有用之學術矣去凶人定國家安善類幾不密則失身城狐社鼠禍莫延必重悞國自古所難也予謂公即此是學矣使以公之才而知如是之爲學則當皇帝幼冲之年女主垂簾之初丁謂去而社稷安危之寄獨存于我胡爲乎裁抑劉氏使

不得一行其意便以爲輔相之能也其後呂相繼之卒安劉氏而成仁宗四十年恭儉之績公豈未知之邪奈何復入而復攻呂之短又不得容其身於明良之朝也耶史臣無識於公之去丁也既明丁非其罪矣又重爲公諱曰獨衆論稱快云夫丁苟當去不必他罪去丁果當不必稱快知此則可爲天子大臣矣噫公雖不得爲大臣也獨不可以爲重臣歟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舉茂材異等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莫敢行夷簡薦弼弼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弼具以聞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

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獲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

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

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弼歸後命、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弼因請錄副以行、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果如所料、弼疾馳還京、見上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遂易書、既至、契丹主曰、須於誓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

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用納字、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相臣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兩、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是歲復以弼爲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

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計元昊未暇與角其敢取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命、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急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四

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耳二邊卒無事出知鄆州移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

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烝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與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任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楊州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坐語從容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

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尊其敬之如此先時慶曆三年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時爲國子直講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夏竦因與其黨目衍輩爲淹及修爲黨人修又作朋

黨論上之竦因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乃使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爲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爲內應耳事下知州杜衍會官屬議之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七年竦又譖介說虜不從更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辨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還奏上意果釋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爲樞密相時怪韓琦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爲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生日琦必遣使致書幣弼初不答書而琦之禮終不廢琦與修之薨也弼皆不祭弔云元豐六年八月有大星隕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時年八十贈太尉謚文忠

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爲汗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後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又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強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

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虜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還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惜也獨微户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乖刺陰害司農法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遂人歡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起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勑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括博學

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筭皆有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傳於世

李綱 附种師道

李綱無錫人宣和七年金人攻汴徽宗震恐乃擢吳敏爲門下侍郎傳位太子而自稱道君除綱兵部侍郎靖康元年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時綱侍對延和殿聞宰臣議欲奉鑾輿出狩綱進曰聞宰臣欲奉陛下出狩果爾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不可守也綱諍曰天下城池有如都城者乎若能激勵將士與之共守何不可之有上

顧綱曰誰可將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臣請效死乃除綱右丞宰臣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復命綱留守而以李梲副綱綱復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時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今陛下初即大位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益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矣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亦泣俯伏上前不肯起會燕越二王亦以固守爲言上意稍定因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在卿矣綱惶恐受命

與李梲同出治兵越五日綱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言欲南狩矣綱遑懼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社稷乎願扈從巡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因拉殿帥王從滂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其誰與我況虜騎已過乎上悟綱因謂宰相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綱爲親征行營使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賊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班直乘城射之綱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下

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姦細及驗認即皆漢人首級綱於是捕獲數人斬以徇軍是日賊攻陳橋封丘等門而酸棗門尤急上遣中使勞問城上歡呼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人賊乃退斡離不因遣使請和乘夜欲入城綱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候明而入使人出書欲得大臣赴軍前定議時宰臣莫敢出辭綱乃請行上曰卿方治兵不可卿性剛李梲奉使可矣綱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和然得和則中國之勢安不然禍患未已臣懼李梲柔懦誤國事也因爲上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李梲至金果辱命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萬絹絲各百萬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又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而以親王宰相爲質乃許梲唯唯不能措一辭而返金人相視而笑曰此婦人爾梲至呈金人所須事日大臣震恐欲如其數綱引前議力爭以謂犒師金幣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割之何以立國爲今計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其和可久也諸大臣方謂都城破在旦夕所腦且塗地尚何有於三鎮上爲羣議所惑凡爭論兩時無一人助綱言者綱自度力不

能勝因再拜求去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耳綱因出至城北壁復回而誓書已行所求悉皆與之矣宰臣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以至臣庶之家不能充數於是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銀兩立限輸官不輸者斬都城大擾限既滿亦不能足賴四方勤王之師漸至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擊破金兵於鄭州門外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京城以南之民稍安已而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綱奏曰金精兵不過三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陷穽當以

計取之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與戰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期以二月六日舉事而姚平仲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率步騎萬人往刦金寨欲生擒所謂斡離不者既爲虜所覺即遁去上震恐遽詔不許進兵而斡離不亦遣使來詰用兵違誓之故宰相李邦彥謂使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也僉議欲縛綱以與金而金使反以爲不可遂罷綱而以蔡懋代之种師道亦罷宣撫時有太學生陳東及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明綱及師道不當罷

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上乃召綱及師道入對復綱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方蔡懋代綱時金人近城令不得施放有引砲及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及綱至施放自便中賊者賞城上爭發霹靂砲擊賊賊薄城射却之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劒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納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匹者妄所傷平民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然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及肅王爲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遂辭去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盟而退猶遣重兵護送蓋恐其無忌肆行擄掠故也今宜速遣大兵護之出境上以爲然即日分遣將士以兵十萬數道並進已而澤州奏金粘罕兵已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臣咎綱綱曰斡離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兵護送粘罕雖來聞既和亦當自罷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矣決無他慮也而宰臣獨密啟上於是悉追還諸將之兵綱聞之復力爭雖復得旨再進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不一不復有邀擊之意

矣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深祁恩冀間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綱言未幾綱往南都迎道君皇帝既還入國門見上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虜廷欲爲朝廷堅守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宜及今飭武備脩邊防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以捍金人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隸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上俾宰臣共議而其間所論異同綱力爭之不能

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怡然遂以爲無事防邊禦寇之策皆置不問執政又密白上以綱得都城軍民之心於是綱惶懼乞骸會种師道以病告歸乃以綱爲宣撫使代師道綱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綱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上不聽綱不得已戒行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進次懷州綱以爲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

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凡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欲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皆悉罷減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又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綱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論奏不報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亦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四等矣吳敏復責授散官安置涪州綱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力道所以不勝任者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除綱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請辭免并上疏具言宣撫司兵若干防秋兵若干屯駐某處不曾用朝廷應副錢絹若干及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樁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乞即遣使覈實嗣是果有言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綱十罪於是落職官觀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綱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二年春復舊官領開封府事時金兵再至都城圍急綱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五月次繁昌聞都城已破二聖播遷次太平得高宗即位赦書次實應聞已降麻告廷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矣次姑熟得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書開視乃論綱

不當爲相章奏其大意謂張邦昌金人所喜雖以爲三公眞王宰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綱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宰及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一宮使置之閒地前後凡五上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綱欲綱見之留而不進也會朝廷遣使趣綱綱遂行進對內殿奏言今日急務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殘破然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中山河間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然金人善因兵於敵今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使救援之兵不至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矣臣愚以謂其若於

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置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者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今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然所嘗論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欵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謂不空第今日事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必立功以贖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乃薦之於上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以亮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

王燮爲使未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綱因具劄子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今者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即宜還駕汴都矣既而上許幸南陽而潛善伯彥又陰勸之乃遷綱尚書左僕射除潛善右僕射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綱再身極論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又極力以沮傅亮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得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設心如此乃力請求去聖

日降麻除綱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規畫軍民之制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倘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頴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五年詔問攻戰守備之方綱奏言議者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僥倖非致勝之術也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昔號帝王之宅今舊都未復莫

若且於建康駐蹕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職此之由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次年薨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畏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舜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种師道少從張載學以廣補知懷德軍夏國使焦彥堅來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

聚營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師道金人南下復加京畿河北制置使時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至洛陽聞斡離不已屯城下或止勿行師道曰吾兵少若遲迴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即揭牓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入見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大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京城自受圍以來諸門盡閉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如常出入又請綴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及翰見師道於殿門外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於是加進太尉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澮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既而太原陷又使

巡邊次河陽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敵鋒大臣復以爲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遂卒年六十七及京城失守帝拊膺曰不用師道之言故至於此李生曰哀哉庸主之難扶也

趙鼎

趙鼎聞喜人登進士第擢爲開封士曹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幸建康詔羣臣具條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使敵莫測巡幸之所上納之遷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忌鼎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時人士皆惜其去會邊報沓至鼎朝辭上曰卿其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獨論戰禦之計上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也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楊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五年上還臨安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未幾劉豫

復遣子麟倪分路入寇，鼎移書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兵剿敵，於是俊進一軍至藕塘，與倪戰大破之，鼎又命沂中趨合肥，以援劉光世，光世時已棄廬州，回江北矣。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乃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倪遂拔柵遁去，後浚遣呂祉入奏事，鼎見祉所言誇大，每裁抑之，帝謂鼎曰：他日使浚與卿不和者，呂祉也。浚後因論事，意侵鼎，因求去，出知紹興府。七年，浚以王德爲都統，酈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於祉，不得直，執祉以金軍降偽齊，浚乃引咎去位，復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

上曰：浚罪當遠竄，鼎謂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然鼎嘗闡和議，素與秦檜不合，及鼎以爭他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乃復出鼎知紹興府，檜往餞鼎行，鼎不爲禮，檜益憾之，至是又徙鼎知泉州，又諷謝祖信（奸人）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御史中丞王次翁（奸人）復論鼎治郡廢弛，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不思杜門謝客，仍復上書言時政，檜恐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始杜門謝客，不談時事，然亦晚矣。中丞詹大方（奸人）誣其賄屬潮守，故故編置人，復移吉陽軍，鼎因表謝上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鼎此表實禍胎也，檜見之，果恨曰：此老倔强，猶昔鼎子汾乞侍行，鼎諦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同行，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汝何罪，乃同死瘴鄉耶，不若我先死，使汝護喪而歸，猶有後也。微仲大防字，鼎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人也）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

存亡申報，鼎遂不食而死，先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孝宗即位，謚忠簡，鼎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于世。李生曰：趙得

全卒不得全何其愚也又曰守臣枉出奇計縣尉自有榮之人生品格已就豈在官爵崇卑

陳亮　五十五歲始登第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圜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

膀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illegible]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爲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乃囚亮父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結黨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

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雷雲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霸之辨葉適曰同甫既脩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

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多未胡椒置羹載中以爲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佑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僮中

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乏不衰卒之後葉適請於朝命祔一子官非故典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鄰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龍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能豪耳有能有豪而後眞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虞允文

虞允文隆州人登進士第金主亮脩汴允文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頒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還奏言淮海備禦尤急金果使王全高景山來欲得

淮南地於是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遣閔允文復語宰臣陳康伯曰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京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是一軍而兩用也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時金主將兵百萬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楊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金悉大軍臨采石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又命允文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之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既有主請戮戰允文至江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旗中建黃屋金主亮踞坐其下時金兵號百萬實四十萬馬倍之我軍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行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

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救兵始退因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乃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船縋上流別遣兵蔽楊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趨瓜州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犯瓜州京口無備我當往顯忠乃分軍萬六千允文至京口敵屯重兵淤積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州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

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州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未幾亮爲其下所殺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獎謂陳俊卿曰虞允文朕之裴度也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也允文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

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不報隆興元年入對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五年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多薦知名士如洪迨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鼂公武李燾其尤也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諜報金人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會虞節金使烏林荅天錫入見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內諭之曰大駕既興使人來旦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八年允文舉采克家自代上不聽御史蕭之敏劾允文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淳熙元年卒允文姿格偉長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 終

富國名臣總論

卓吾曰史遷傳貨殖則羞賤貧書平準則厭功利利固有國者之所諱與然則太公之九府管子之輕重非歟夫有國之用與士庶之用孰大有國者之貧與士庶之貧孰急漢自高帝圍于冒頓高后辱於嫚書文景困於中行說堂堂天朝犬戎侮之至妻以公主而納之財猶且不得免也烽火通甘泉邊城晝警入粟塞下募民徙邊積穀屯田殆無虛歲矣武帝固大有爲不世出之主也於此肯但已乎今夫富者力本業出粟帛以給公上貧者作什器出力役以佐國用助征戍是所益於國者大也獨有富商大賈美

天子山海陂澤之利以自比於列侯都君而不以佐國家之急果何說乎設使國家無此固無損也夫有之未嘗益則無之自無損此桑弘羊均輸之法所以爲國家大業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且其初亦非有意盡奪之也既拜爵以勸之矣又大封賜卜式以誇耀風厲之矣而商賈終不聽也故重征商稅使之無利自止然後縣官自爲之耳又於京師置平準以平物價使之不至騰躍而後買賤賣貴者無所售其贏利其勢自止不待刑驅而勢禁之也弘羊既有心計又能用人其所用者前有爵賞之勸後有誅罰之威是以銖兩之利盡入朝廷奸吏無所措其手足不待加賦而國用自足太倉甘泉一歲皆滿邊餘穀賞賜日以鉅萬皆取足大農大農財帛盈溢如故也武帝之雄才如何哉甚矣孝武之未可以輕議也宋之王安石吾不知何如人者乃亦欲效之可乎夫安石不知其才之不能而冒焉遽以天下之重自任議者不以其才之不足以生財而反咎其欲以奪民之財則其所見又在安石下矣夫安石之遇神宗猶夷吾之於齊商君之於秦也言聽而計從之矣然夷吾行之迨二百餘年以至威宣猶享其利商君相秦不過十年能使秦立致富強成帝業者乃安石欲益反損欲強反弱使神宗大有爲之志反成紛更不

振之弊胡爲也哉是非生財之罪也不知所以生財之罪也嗚呼桑弘羊者不可少也

三富國名臣

李悝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饑僅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以富强

孔僅桑弘羊

漢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賈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桑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百焉

耿壽昌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往年加海

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長孫平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即以此谷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戴冑

戴冑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爲門下錄事貞觀二年冑奏曰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終文皇代得免饑饉宜令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房玄齡魏徵與冑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可以知其人矣夫房魏知之如晦亦知之至遺言請以選舉委冑冑豈直能明刑善理財已乎

劉宴 姚人

劉宴字士安曹州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宴罷爲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斗至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至接穗以供乏宴受命以轉運爲職凡所經歷盡得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以書遺宰相元載載得書即以漕事委宴故宴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太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又馳使勞之曰卿朕鄰侯也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而物不翔貴至

德初第五琦於諸道榷鹽以助軍用及宴代其任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累遷吏部尚書知三銓選事尚書左僕射宴所置諸道租庸使皆慎簡臺閣士以充之時經費不足停天下衙官獨租庸補署至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宴皆厚以稟入奉之而不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宴能行之他人不能也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

以贍關中、自楊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去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宴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以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所居修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約、室無嬪婢、然任職久、勢亂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吾者、率以官爵名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宴任數固恩、而不知欲以行其志也、始楊炎爲吏部侍郎、宴爲尚書、盛氣不相下、宴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之、先是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等、請立妃爲后、且言韓王數有符異、時有妄言宴與其謀者、至是炎見帝泣曰、黎幹劉宴搖動社稷、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今幹伏辜、而宴猶在職、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復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亦力救解、故宴止罷使、貶忠州刺史、炎知庾準與宴素憾、擢準爲荆南節度使、以相司察、準即奏宴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宴死、家屬徙嶺表、

坐累者數十人、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而已、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言誅宴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致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宴歿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有名於時、皆宴所辟用也、陳諫以宴爲管蕭之亞、嘗曰、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十耗其九、至宴充使、戶不足二百萬、宴察州縣災害、蠲除賑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官人督漕、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宴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正鹽官法、以裨用度、宴之意曰、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歛之、荒年蠲救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舒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歛矣、況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也、是謂二害、災沴之鄉、所乏惟糧耳、他產固尚在也、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糴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自然轉相沿逮、不待令驅之矣、是謂二勝、宴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

諸州未嘗儲三百萬斛所謂有功於國者非邪

陳恕

陳恕南昌人遷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召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冦則耕冦至則戰今之戎士皆應募而致若使之持兵禦冦春時仍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曰下等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但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遷禮部侍郎

眞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帝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眞宗嘉之咸平五年知貢舉王曾其首也及廷試糊名曾復中甲科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數月病劇表求館職眞宗曰卿求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冦準罷樞密使恕即薦準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恕爲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準檢尋恕前後改革與立之事類爲冊及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判與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焉卒年五十九眞宗悼惜錄其子執中爲太常恕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强力幹事胥吏畏服但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眞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欲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趙開

趙開安居人登進士第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由是鄉胥不得隱匿寬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

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乃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

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制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眞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殺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羸貲

若有餘然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乃自劾老憊乞去朝廷不許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命席益爲之開復與席益不合而卒宋室之不競大抵若此矣

李生曰使吳玠不譖殺曲端不訴趙開則其材豈非大將之選哉然則愛惜人才固將相之急務與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終

四諷諫名臣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善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

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太史公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道義故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廷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朝羣臣行誅賞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方威王之八年也楚大發兵加齊王使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

索隱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田傍有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行至趙趙王與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恭韝鞠腦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

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卓吾曰連縱之忽遽奪之至極而亂極而悲極而衰真令人悚仄也況正當威王厭倦時乎

優孟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怪而問故優孟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

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是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齊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待三日而後爲

相三月後優孟復來謂王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敖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給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又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楚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至十世不絕

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大笑而止居無何二世爲趙高所殺而優旃歸漢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摇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楊慎曰太史公此贊滑稽語亦滑稽而予獨惜其不能亦滑稽以回漢武之怒也然則滑稽豈易哉余爲誰卓吾子

左師觸龍

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

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

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

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子乎

嚴下貫珠

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王不如因之以爲已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嘆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空召田單而揖之于廷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敬新磨

後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踩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大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

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共唱和於是莊宗大笑赦之

李卓吾曰伶人敬新磨與髡與朔何異使亞子略加之意能使亞子不復縱長夜之飲也烹阿而封即墨直反覆手耳然則善引君者曷嘗有一定之途轍哉俗儒之不可以事君斷斷乎其可知矣髡之語孟子曰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孟雖好辨欲以求勝孰知其不能得也哉

附錄

晏子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

知其罪而赦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國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師曠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黥劓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黥劓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魏敬

秦王稱帝魏王將往賀魏敬謂魏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求河內則王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何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東方朔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簡雍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於是大笑而止

諸葛瑾

諸葛瑾與權談論諫愉未曾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李忠臣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惻然傷之左遷京杲

谷那律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

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九

五循良名臣

張釋之 緝柔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

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

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廟厠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貯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廷尉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京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虖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當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願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

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柰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犨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文翁 吏員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

蜀物產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路溫舒　牧羊兒獄小吏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益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上善其言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率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循良之報也

兒寬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

史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儒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

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其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不亦可乎上然之乃自行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見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

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杜延年

杜延年字幼公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元[illegible]故吏侯史吳後

遷廷尉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于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吳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

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于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延年爲人安和備于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皆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欽字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智自助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爲人深博有謀國家有大政鳳輒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章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鎮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于欽者見鳳專政秉重亦時戒諭譬曉之頃因日食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于是天子感寤召

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遽廢鳳乃復起鳳就位鳳既復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章既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欲救其過復說鳳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即從官展盡其意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爾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詐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

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于公于定國 獄吏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

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少壯柰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更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于是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年七十餘薨於家子永嗣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永少耆酒多過失年三十乃折節修行定國死居喪如禮以孝著聞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率如其言云永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有賢行永以選尚焉成帝方欲相永會薨子恬嗣爲侯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廢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

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即攻御史

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汜卿侯食邑千戶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肇之博望卿爲汜卿侯國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奬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元帝時茂學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時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亡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丞相府歸馬其好讓不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吏民親愛不忍欺詐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而問之曰亭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汝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

畏吏是以往遺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況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相與嗤笑鄰邑聞者亦鄙其不能河南郡爲更置守宰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之後教乃大行王莽秉政遷京部丞密

人無老幼皆涕泣相隨送數日不絕及莽居攝茂以病免歸鄉里光武即位下詔褒茂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爲大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茂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李生曰偉哉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語也夫以禮教汝汝必無我怨惡若以律治汝則一門之內小可論大可殺將無所措手足矣柰之何爲民父母者不念也苟一日之間三復斯語安有不興憫惻之念者安有無所措手足之民也然茂爲密令亦必數年之後教乃大行則非久任不遷亦當以不及降調罷軟罷斥矣烏能澤及密黎聲施后世乎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恭年十五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大爲諸儒所稱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禮請終謝不應建初之初丕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恭賢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獨得召與衆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有訟人許伯等爭田累郡守縣令不能決恭爲平理其曲直皆退而自責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之恭召亭長勑令歸牛亭長不從恭歎曰是吾教化不行也急宜解印綬去於是掾史泣涕共留恭亭長慙乃還牛建初七年郡國螟災大傷禾稼犬牙緣界獨不入中牟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與恭巡行阡陌同坐桑下適有雉飛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肥親謂兒曰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肥親於是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也今蟲不犯竟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毋益遽還府以狀白安安即上書言狀永元九年徵拜議郎遷光祿卿十三年代呂蓋爲司徒以弟丕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永初六年卒年八十一

李生曰肥親亦甚可足稱袁安之使矣若是今人便須用一升過山銀

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以故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革命改唐爲周畏大臣謀已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因而創置總監牧院諸獄追捕將相大臣俾相鉤逮搜搦護送楚掠凝慘吏人爭以周內窮詆爲高而后又輒賂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

朝野震恐莫取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顏餘慶孫冲逆謀后令來俊臣鞫治有司建議餘慶更永昌赦令據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與冲通書合謀甚明非支黨比宜殊死而籍其家詔可有功駁議曰永昌赦令與惡貞同惡魁首者伏誅支黨未發者赦原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魁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問曰何謂魁首有功應聲對曰魁者太帥首者元謀也后意色稍解乃遂得免死當

是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十人皆縮項噤舌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反當人主意大爲當時朝士所恃賴有韓紀孝者曾受徐敬業僞官已先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亦已報可有功追議之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則法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既亡則所因之罪自減后詔從之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朕今欲以生止殺就諸公丐知古等賜再生可乎俊臣獨欲引行本更驗前罪於是有功奏曰俊臣故違陛下再生之賜矣陛下何以示信於天下乎知古等乃俱得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搆誣有功爭之不能得周興奏曰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后雖不許猶坐免官俄起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用乃復洒然相慶竇孝諶妻麗氏爲其奴所誣給事中薛季昶鞫獄當麗死罪麗子希瑊爲母訟寃有功明之季昶劾奏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而詰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麗以故得減死有

功爲獄持平守正執據寃罔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有功迴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讐矣卒年六十入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選官之日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會昌中追謚忠正鹿城主簿潘好禮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諭之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曲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也李公曰果然哉平情待下正直事上剛而能恕尤爲難事張文成爲有功贊曰躡虎

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峙鵶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可謂善名狀矣

房琯

房琯河南人也少而好學風流秀整與呂向偕隱陸渾山開元中作封禪書上投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爲校書郎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仍復爲縣所至敦上德化興長吏以治最聞玄宗避亂倉卒走蜀琯馳至普安上謁俄而與韋見素崔渙等奉冊至靈武傳位肅宗具言上皇本意便道當時利病箝索虜情吐辭華暢肅宗爲改容謝之琯既素有重名深爲肅宗所傾倚機務一與琯決時第五琦

以言財利得幸爲江淮租庸使琯對肅宗曰往者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方即位人未見德仍復寵琦恐人不服肅宗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入朝詔以進明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進明謝上因言琯曰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觀之琯終恐不肎爲陛下用肅宗問其故進明曰琯爲聖皇制置天下而以永王爲江南節度穎王爲劍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支庶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邊鄙此雖于聖皇似忠於陛下即非忠也琯蓋以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推此而言琯豈盡誠以事陛下乎肅宗入其言於是始惡琯矣會琯自請平賊乃以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用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悉髀栗賊投芻火之人畜俱焚殺卒四萬流血丹野殘衆數千不能軍琯雖自負以天下之重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又皆儒生不諳軍旅琯每咤曰彼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因能爲太子少師乾元元年又出爲邠州刺史始邠以武將領州故綱紀廢弛琯至治府爲營人人自便政聲流聞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

宋儒有言曰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也肅宗收復兩京全賴朔方士馬力進明險惡悖亂小人奪顏眞卿軍權坐視張睢陽圍急而不救其讒何足信而肅宗遽信之悲夫唐末司空圖謂琯建請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驚蓋當難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夾輔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祖平一有名於時元衡舉進士擢爲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眞宰相器也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憲宗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睠禮信

任異於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已而又稱疾憲宗以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矣而錡不朝是朝不朝皆在錡也陛下初即位諸鎮屬耳目若鎮臣得遂其私則陛下威令去矣憲宗然之遽追錡錡計窮遂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乃詔以武元衡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其金帛繒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到官緩靖約束儉已裕民比及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服雅性莊重雖滌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復召還執政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元衡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悖慢無禮元衡叱去之已而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亂奔走元衡遂被害批其顱骨以去遲司傳譟盜殺宰相連聲十餘里達于朝堂百官恟懼不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宰相元衡受害也帝震悼罷朝獨坐延英見大臣哀慟爲再不食賴裴度帽氊不死極力勸帝用兵進李光顏李愬等率平蔡而擒吳元濟於是諸鎮始有懼意矣初元衡自蜀再入輔政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未重月餘李絳足疾免明年李吉甫暴疾卒至是元衡竟爲盜所害詔金吾有

司大索都下聞有傳言者曰無搜賊搜急必反又有投其書於路者曰毋急我若急我先殺汝故吏卒不敢搜捕侍郎許孟容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賊不得當大爲朝廷羞於是乃下詔決意捕賊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以五品官雖嘗與賊有謀及舍賊但能自言即有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言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皆斬之京師城門從此加兵仗凡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公卿朝則以家奴持兵何衛宰相則金吾鼓騎翼導每過里門搜索傳呼警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

點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

六才力名臣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而已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見書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李斯之諫逐客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才爲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盡爲之請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幷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疆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中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辠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

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

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田延年

田延年字子賓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

廷叱羣臣即日議決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太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稱僦直車二千凡九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

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率徒墮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

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後以他故黜廢又擢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專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

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他事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

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與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自是後霸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始霸少爲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

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霸即娶爲妻與之終身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平陽人父徙茂陵又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切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復徙爲山陽太守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以爲臣敞愚駑即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

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於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褐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

此能自全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肖爲敞

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他、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轝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敞、謙不肎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

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猾敞、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肎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從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不肎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

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剡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慓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眞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持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

斫垈責以員程不得取徵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遜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大將軍霍光秉政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百姓尊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

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毋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

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冐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

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偏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年

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終

六才力名臣

薛宣 可法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爲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

是知名出爲臨淮太守徙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宣視事請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或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

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率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宣聞立受囚家錢宣以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掾實不知掾以是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

掾張扶獨不肎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月餘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會卭成太后崩喪事倉卒上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乃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刦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起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榜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以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上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

汗坐賦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辨名

朱博

朱博字子元京兆杜陵人也家貧好客少時給事縣廷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何咸掠治困篤博詐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率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

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見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又教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袖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

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慑服怙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請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

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眞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謫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扶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教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

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目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吏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謫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卒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趙玄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故曰朱博翰音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

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淸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

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誡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其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爲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李崇

李崇頓丘人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鎭上洛教發秦陝三州

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一宣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邊戍略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多刦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守要路俄頃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故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

幸遇疾暴死了也荀恭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恭奉伯乃欺引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詐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軍兵李蓋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自誣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慶賓見住揚州相國城內脫矜愍爲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謝且勿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具報崇崇一鞫即伏時霖雨十三日大水入城崇與兵泊

城中而水增未已崇乃乘船附女牆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兎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哉但憐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緒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在州凡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徵拜尚書令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賜布絹各任其力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長子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世號爲李雖

張嘉貞

張嘉貞猗氏人御史張循憲使河東因決事未決問吏曰諸君頗知有佳客乎吏舉嘉貞循憲召而咨之嘉貞條析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武后以爲能循憲對曰張嘉貞所爲也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偪偪后召見異之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嘉貞累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

玄宗善其對數加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鄯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之無狀帝乃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天子大悅許以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帝曰卿第往行即召卿矣及宋璟等罷相帝欲用之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

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者、可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見爲朔方節度使、帝乃令草詔召之、至夜半、帝閱大臣表疏、一閱便得、遂以嘉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反位其下、故說不平、遂出嘉貞爲幽州刺史、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恕也、或時以此失、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果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餓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聞、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衮、衮率羣臣賀、祐甫獨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貓能致工、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帝崩、衮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衮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既而衮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則聽

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軍功平章事、當署勑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衮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曰、臣初不知、帝怒、以衮爲罔上、即兩換職、以衮河南少尹、而拜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丐塡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衮當國、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

行如不與聞之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日久帝將代之懼有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意其詐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也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矣帝曰善正己慙服是歲薨年六十贈太傅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常與祐甫同列遣以贈帛救粟受而緘鏹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疋云嘗坐城下見有負菜而歸者問之云市之詠怒而笞之曰何不自種吏有一錢在嚮傍者詰之乃庫中錢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遂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以薦人爲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太宗聞其强幹擢樞密學士淳化四年冬東西二川大旱寇賊蜂起賊首李順攻陷成都詔王繼恩克招安使討之而以詠知成都府事明年繼恩破賊收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用詠至府見城中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以故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至廷欲斬之吏股慄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肎出背汝董爲之也今能亟白乃帥分兵出尚可免繼恩於是分兵隣州不數日城中兵減半諸軍請食馬粉粟詠給以錢繼恩訴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

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紹安使頓兵城中不討賊粉粟民所輸今城外皆賊何由得之繼恩懼乃出城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朕無慮矣民有訴主帥帳下率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羣黨詔詔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盱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鬬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

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鈐轄驚曰其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擅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已而鈐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鈐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眞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譌言有白頭老翁入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譌言惑衆汝歸縣去

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于市即日帖然詠曰譌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詠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嵩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譁每夕張燈炷香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指名伏辜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眞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詣府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特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七初詠之自蜀還也詔以牛冕代詠詠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畋問

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祥符三年詠自益州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以瘍生於腦求知潁州遂命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有好官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顏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廨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譁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即日同薦之於朝祥符八年卒於陳年七十謚忠定詠少學劍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持其不法事且欲

其女爲妻歲久益恣橫不可制詠知之即陽假僕爲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未第時嘗游蕩陰縣令餽與東帛萬錢張即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陂澤深奥人煙疎闊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劍去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雞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答即推戶詠先以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即排闥詠忽退立其子閃身入詠擿其首斃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詠持劍視翁翁方燎火爬痒復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

也少時宿鄭州有一山人自稱神和子與之語皆塵外事質明爲別語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及知益州因患頭瘡於龍興觀設醮是夕坐寐夢神和子謂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疵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歌詠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號曰仙遊閣詠後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開觀果後十年而李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設大會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爲贊也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詠嘗曰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又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初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公賦有包戎臥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公憤然毀裂儒服趣豹林谷以弟子事陳希夷希夷一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此地非棲憩之所也果後二年及第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臘邊瘡後詠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累乞閑地不許因臘邊瘡乞金陵養病方許之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一 終

智謀名臣論

李生曰士之有智謀者未必正直正直者未必有智謀此必然之理也世之貴正直久矣余謂惟智謀之士不用而後正直之臣見節義之行始顯耳節義者敗亡之徵也東漢之末事可見已夫惟國家敗亡然後正直節義之士收其聲名以貴於後世則何益矣歷觀近古嬴氏興而六國之謀臣盡走咸陽而後屈平以死諫顯於楚李牧以死戰顯於趙荆卿以七首入秦顯於燕矣雖數子者其名美彼列國者會奚賴乎漢興陳平之謀居多平非惟有定天下之勲亦且有安社稷之烈使當時無周昌王陵等數十百輩亦何損於漢也由此觀之創業中興之主所用所養皆可知矣予以謂智謀之士可貴也若夫惇厚清謹士之自好者亦能爲之以之保身雖有餘以之待天下國家緩急之用則不足是亦不足貴矣是故惇謹之士於斯爲下循良之吏悃愊無華方之能吏京兆趙張才質固殊有便於民其實一也

七智謀名臣

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林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也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

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大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

臣故敢盡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樹美宮室聽竽琴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刻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

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

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咳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于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矣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煑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亾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

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之教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貼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漢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授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李卓吾曰蘇秦當其難張儀爲其易太史公兩人斷語極嘗極可實也

蘇代

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饑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

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肖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饑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不得不然）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

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佯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窮閭大至義甚高釋鉏耨而干大王臣聞明

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失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和燕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大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

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歸齊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

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大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

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主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縣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失行卷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鋋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

塞鄙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鄙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蕉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卻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羸則兼收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效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

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

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

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蘓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蘓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蘓君蘓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蘓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肎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

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蘓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而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

陽絕於齊楚王曰顧陳子閉口勿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

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也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郡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於懷王懷王乃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再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

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西說趙王又北之燕說燕昭王三國皆聽儀欲事秦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誅乃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車三十

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張儀相魏一歲而卒。

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陳軫

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盍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乎、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乎、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寡人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乎、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初秦惠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巵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

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添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

犀首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

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于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變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樗里子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

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甘羅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惠王卒武王立以甘

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

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向壽公孫衍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奔齊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

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疆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

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至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割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疆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羅

藪書名臣傳卷二十二

七智謀名臣

范雎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歸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亾、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故無能者不敢當職、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且臣聞周有砥砆、宋有結緣、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

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

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卒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久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

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魏韓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

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

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昭王聞之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乃拜范雎爲相封之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雎雎亦得謁雎請爲見君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

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昔者楚昭王時、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

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亦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縣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又任鄭安平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

厄者、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鼻、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因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賁仁秉義、行道施德、得

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二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心腹示情愫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

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故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哉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

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蘧蒢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

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稽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拓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臧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技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

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

遷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雕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

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焉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澈乎

孟嘗君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封於薛威王卒宣王立嬰與田忌孫臏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年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相齊十一年而宣王卒湣王立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

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制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

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與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是爲孟嘗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

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

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後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孟嘗孟嘗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

卓吾曰余有狗盜偈四句今附錄孟嘗門下客三千狗盜是謂是賓鷄鳴絕可憐自脫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參禪

馮驩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蹠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屣何

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剸緤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君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驩不復歌居期年驩無所言時孟嘗君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

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於薛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

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軏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

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嘘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嘘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嘘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軝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軝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嘘君孟嘘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嘘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嘘

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即召孟嘘君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自齊王毀廢孟嘘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嘘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嘘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嘘君曰愚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嘘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春申君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

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

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捄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紬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兔兎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木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捐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

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臺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隋水右壤隋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

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今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

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

聞秦王、秦王曰、今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璹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呂不韋呂園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有太子、初爲安國君、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所甚愛姬曰華陽夫人者無子、安國君中男子楚之母曰夏姬、無愛

子、楚又爲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子楚、子楚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往見子楚、說之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給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

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國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嫡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

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爲夫人秦昭王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更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活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立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

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空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先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人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

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楚更立君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

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為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君之舅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何謂毋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蒯通

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

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

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除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刦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刦中強從之及田

榮敗二人相與入深山隱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亟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縕請火於亟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亟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求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儁永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厮養卒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大笑曰使

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右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

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可惜此養卒不載名姓卓吾子曰厮卽姓養卒卽名其姓名卽千載不朽矣豈似世之自負著姓有名望而實與草木同腐者乎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三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四

七智謀名臣

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

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常如此肉矣陳涉起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平已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

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往擊之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千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身間行杖劒亡渡河船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平心懼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平遂至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畢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傾其計誠足以利國家否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又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嬴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

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

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或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單于察之、會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傅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惟見雒陽與是耳、於是

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槥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諸呂、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

太后欲王諸呂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呂太后乃陽遷陵爲帝太傅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嘗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我於君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呂太后多立

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誅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文帝立平以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乃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責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于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爲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始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勝梁項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麤獷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

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客言如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今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俱立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倉庾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廩倉而使食其說齊王齊王田廣以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方酈生被烹時田廣謂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乃烹酈生

張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

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兵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

遂立爲王後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嘘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嘘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

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隙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然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今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之、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畜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

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今妄言阻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必慕以

爲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不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許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以呂后泣諫而止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尉陀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强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墳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陀乃瞿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

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高帝乃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語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

相陳平患之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及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大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初王諸呂時太后畏大臣有口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家焉賈

有五子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賈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公約過公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欲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後竟以壽終

卓吾曰賈非但有知亦且達生子房之流亞與

朱建 非但有謀且有節也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襚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

臣閎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韓長孺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

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難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

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今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歡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恐漢大臣不聽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

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倪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

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安

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

太史公曰、予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李生曰、不贊韓長孺、贊壺遂、異哉、此韓長孺所以爲國器也歟

王先生

鄒陽、王先生、皆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恭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甚懇切、吳王不內、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冤、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天子

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謀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厘脫死如毛氂、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

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爲謀還乃復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見王長君必能爲子謀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即辭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間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而來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故爲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將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入見長公主事果不治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

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孝養祖母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以爲然詡聞而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夫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嗟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苦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及朝歌賊寗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

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弔也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譸之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刦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刦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

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刦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示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

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恭亦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四 終

七智謀名臣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陰人、祖父淑、生八子、號爲八龍、彧其一也、彧即絕子、年少時、南陽可顒異之曰、王佐才也、董卓之亂、彧謂潁川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猶豫未決、會冀州牧韓馥遣騎迎彧、彧乃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彧度紹終不能成事、聞曹操有雄略、去從之、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興平元年、操領兗州牧、以彧爲鎮東將軍、操征

陶謙、任彧留事、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使告彧曰、呂將軍來助、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彧知邈爲亂、即馳告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叛應布矣、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突至城下、欲求見彧、惇等皆曰、君一州鎮也、不可輕往、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貢果見彧無懼意、遂引去、彧因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彧謂昱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至東阿、卒完三城、彧之謀也、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屈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且陶謙雖亦徐州未易亡也、公前討徐州、威賞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操攻陶謙、阬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操又引軍從泗南攻取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人行、故彧言云、然操乃止、大收麥

後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奉迎都許、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遽赴、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彧爲侍中、守尚書令、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自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操

方來憂呂布南拒張繡繡又敗操軍於宛紹益驕與操書言辭悖慢操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操失利於張繡故彧見操操以書示之彧曰古之成事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持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飭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紹雖彊其何能爲操乃悅彧又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則是我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比公安定山東亦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三年操既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未易克也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

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多叛歸紹操與彧書議欲還許以致之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與公決勝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兵燒其輜重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遂斬顏良解白馬之圍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騎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十騎前後至諸將復白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

醜醜與良紹名將也再戰悉擒之紹軍奪氣而田豐以袁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操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復次于河上紹遇病死操渡河擊紹子譚尚八年操錄彧前後功表封彧爲萬歲亭侯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謂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謙退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參丞相事操

軍至濡須彧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明年操遂爲魏公魏氏春秋曰操饋彧食發之乃空器於是飲藥而卒彧德行周備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懿常稱書傳遠事自耳目所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操嘗曰二荀之論人父而益信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自以爲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曹公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執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且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顧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憂故不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彧無對操以此恨彧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裴松之按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熙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裴松之又以爲絕八龍之一將有過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而彧以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廻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絕之此婚庸何傷乎彧子粲字奉倩何劭爲之傳粲常論其父彧不如從兄攸蓋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誠然乎哉李卓吾曰荀彧既屢以高光劉項爭天下事許曹操矣却拒董昭之請何邪世間道學好騎兩頭馬喜踹兩脚船專欲

無厭思惟兼得而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兩失也豈獨荀令君然哉裴松之等取唐衡生卒之年苦爲或辨又謂其出於不得已皆無見識之甚要知無之不足爲或奇有之不足爲或累烏用辨也

滿寵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於是即日赦出彪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

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 不得不善矣

荀攸

荀攸字公達祖曇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時攸年十三疑之謂其叔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乎衢推問果殺人亡命者董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曹操迎天子都許荀彧薦攸操乃徵攸爲尚書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故至是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不可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可破也操曰善進至下邳布既戰敗退而固守攻之不拔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城當自拔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操援白

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曰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斬其騎將文醜而與紹相拒於官渡時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莒銳而輕敵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獲其輜重而還七年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明年操欲征劉表而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請救操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強宜先平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紹據四州之地以寬厚得衆假使二子和睦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

構怨勢不兩全可急圖之操曰善乃許譚和親而還擊破尚冀州平表封攸陵樹亭侯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誤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後從征孫權道薨操言之則流涕

賈詡

賈詡武威姑臧人察孝廉為郎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又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疑衆皆懼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自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催乃西攻長安和出天子詡有力焉是時將軍煨屯華陰與詡同郡詡遂去催託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繡執禮甚卑煨果善視其室詡乃說繡與劉表連和曹操北征繡一旦遂引軍退繡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故敗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果得勝而還因以問詡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知

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是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曰何至是若此當何歸詡曰當歸曹公繡曰袁強曹弱今又與曹為仇詡曰此乃所以宜歸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繡遂率衆歸操操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以問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

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建安十三年操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卒破遂起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太子遂定詡思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疑闔門自守男女嫁娶不結高門曹丕篡位以詡爲太尉丕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而候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者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李生曰此人非但有謀且有大識享年七十又七宜哉

程昱

程昱東阿人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勢可知矣此不過虜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城堅守度可破也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昱遂與之共守度等來攻城不可下欲去昱因率吏民開城急擊度等破走東阿得全昱之力也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而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必與紹絕別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可將騎來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瓚未至瓚已大爲紹所破矣曹公臨兗州辟昱與語說之及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皆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

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嶷取范、或謂昱宜往說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之甚、方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此殆天所授、君若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就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時汎嶷已在范、允乃見嶷、伏兵誅殺之、而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又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悉屬吏民拒城堅守矣、卒完三城以待曹、曹公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

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曹與呂布戰於濮陽、不利、蝗亟起、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曹連和、欲使曹公遣家居鄴、曹公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言曰、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乎、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願將軍更慮之、公乃止、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守鄄城、有兵七百、公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曹公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其後曹公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則又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曹

郭嘉

郭嘉、潁川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難矣、

遂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早卒、曹公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遂召見、公曰、使孤成大業者、必子也、因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强、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而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强、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强、無能爲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公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遂禽布、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公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

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以窮歸我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曹公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嘉策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雄豪將帥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獨行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嘉後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鬬其間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

變成而後擊之公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遂從定鄴公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將多懼劉備襲許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徙以威附我耳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生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公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之惶怖合戰大破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筭略曹公語人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栁城還疾篤遂不起

董昭

董昭定陶人袁紹使昭領鉅鹿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邏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城孫伉等爲應檄到即收伉等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按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後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

天下之英雄也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曹上事并表薦焉昭又爲曹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以致殷勤建安元年曹公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强而少黨援作曹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援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然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今將軍爲內主吾爲外援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矣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

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而曹遂朝天子於洛陽曹乃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臣獨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曹公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且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遣使厚遺荅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洛陽近許以便轉運庶免縣乏奉爲

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公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聘以卽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樊軍之圍可不救而自解伏乞不漏今羽有備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爲難不小公曰善即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樊圍以解曹丕篡位遷昭爲侍中三年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甚不敢輕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乎後果如昭言明帝太和六年薨年八十一

劉曄

劉曄漢光武子阜陸王延後也曄母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臨終戒渙曄曰尒父侍人素諂害我汝長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至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行矣

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其父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楊士多輕俠狡桀有鄰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掠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强逼曄使唱導此謀曄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使者爲論事勢要與俱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令健兒因行觴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

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譽將精兵數千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衆皆叩頭開門內曄推曄爲主曄視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時兵强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念之久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倘旬日不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衆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曹曄與

蔣濟等亦皆以楊州名士爲曹所徵時廬江界有山賊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所遣偏將皆莫能克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相依爲强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見誅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光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啟而虜自潰矣公笑曰卿言近之遂克策後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公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曄策魯可克如糧道不繼雖退軍亦不能自全馳白公遂攻之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因進曰

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公不聽后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乃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文帝時吳遣使稱藩朝臣皆賀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荆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外有强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

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强兵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夫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太興師徑渡江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倘已怒欲興兵擊吳聞我代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

也文帝不聽遂受吳降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且權一受王位之後蜀兵既卻必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而內爲無禮以怒陛下待陛下赫然發怒興兵彼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如此今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威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拜權爲吳王權將陸遜既大敗劉備果內不順如曄言文帝復興師伐吳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荊揚州諸軍並進帝

問權當自來不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駐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後出爲大鴻臚以憂死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人時天下已亂肅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遂指一囷與瑜瑜是以益知其奇也瑜東渡因與同行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因薦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我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既而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加劉備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若備與彼協心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

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懼奔走欲南渡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勸備與權并力備隨到夏口遣諸葛亮使權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至宇下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

晝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乞肅自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先是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谷備備不肯既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又不聽權乃遣呂蒙率衆取之備聞之自還公安遣羽來爭三郡肅住益陽邀羽與相見但請單刀俱會諸將恐有變肅曰今日

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自干命乎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獨飾情愆德隙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土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以濟乎羽無以荅備乃割湘水爲界各罷軍肅年四十六卒權爲舉哀臨葬諸葛亮亦爲發喪及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曹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追謂巴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去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蜀巴乃辭謝先主不責也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

巴宿巴不與語飛大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備聞之怒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盡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爲尚書令吳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章武二年卒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遺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余諸葛亮亦言之先主見與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

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於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伏强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代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統還坐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風人建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璋益

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松後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舉正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會璋聞曹公欲征張魯松遂說璋遣正迎先主使之討魯正既銜命而往乃陰獻策於先主先主然之於是取璋時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先降以事覺不果及璋稽服先主亦遂薄靖不用正謂先主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必以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乃厚待靖而以正爲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畿內

爲謀主一飡之德睢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故亮云然建安二十二年正謂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必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先主善其策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正曰可擊矣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之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先主既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正卒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後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屢諫不聽及大軍敗還亮乃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七智謀名臣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市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令隨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見一父老鬚髮皓白踞胡牀上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前拜父老父老令十倍償畚直仍送出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博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即不與交隱於華山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謁溫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溫默然無以酧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爲軍謀祭酒溫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之俱猛還山谷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乎遠行時秦王苻生酗虐不道而東海王苻堅有志度堅左右說堅誅秦王堅以問呂婆樓婆樓曰僕乃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咨之堅因婆樓招猛猛一見如舊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既代立以猛爲

中書侍郎掌機密又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姓上書訟猛堅以檻車徵下廷尉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涖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劇邑謹爲明主翦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秦民大悅遂以猛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歲中五遷權

傾中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門外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佯問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斬世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數譖毀猛堅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尒後上下咸服莫敢言者晉興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

騰秦主生之弟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入襲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晉公柳趙公雙皆與通謀幼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柳據蒲坂武據安定雙與庾據上邽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賴雙等以次誅滅而猛復攻破陝擒庾誅之秦國乃定向使早聽猛言安有是乎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羣臣議不可王猛密言于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兾北兵引并豫之

粟觀兵崤澠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初燕太宰慕容恪臨終謂燕王暐曰吳王垂文武兼資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時慕容評專國素忌垂故垂奔秦堅聞慕容恪卒已有圖燕之志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王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復悔秦王怒遣猛及將軍鄧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卿導將

行、造垂飲、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兗之奔燕軍、猛即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見堅、不滿、事、空、猛、死、而、逃、失、也、）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復督諸軍十六萬、斬伐燕、慕容評也、潞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將戰、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手而笑曰、吾試將軍（真、羌、勝、也、）尒、將軍於郡將尚尒、況國家歟、秋七月甲子、猛陳師渭源而誓、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見燕兵衆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以、闘、爲、戲、遲、戲、）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玩、侮、弄、俱、玩、與、弄、）

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鄴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不、濟、甚、）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無足慮也、監國幼冲、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乃入鄴、執燕主暐

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效、堅遣侍中諭旨、猛乃視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父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官、追

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之過猛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爲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堅比歛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人武后時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時周

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親得其手牒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反得無冤邪崇曰當時以告言爲功故天子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之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今賴天之靈發悟陛下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矣后悅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北所還遂參密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還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

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爲功然事天后久遂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玄宗即位講武新豐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內得詣行在崇時在同州召至帝方獵渭濱問崇曰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璪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弃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未忘也帝遂與俱獵緩速如旨是日帝懽甚既罷獵乃謂崇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銳於治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遷紫微令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崇上賀請書之史冊三年以盧懷慎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崇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內侍高力士侍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開元四年山東大蝗崇奏曰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

政勸督農桑去彼螟域以及蟊賊此除蝗諉也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若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乃縱捕時議者猶諠譁不止帝復問崇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事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

然之蝗害訖息盧懷慎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乎之崇還宰政因舉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宋璟蘇頲同對曰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又問崇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壞尚不免崩歲久枯木自當摧折但壞與行會耳且陛下以關中元元輸餉告勞因幸東都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三百疋車駕遂東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崇

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士馬備械無不精熟上初即位勵精爲治每事訪崇崇應荅如響故上專任之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始爲同州張說素恨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聽又使殿中監丞姜皎言于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皎叩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崇詣行在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也夫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

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于是出說相州及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然其人素奢侈好服玩吾歿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張若顧即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上覽豫礱石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後必當有悔若復來索碑文便當引視鐫石告以上聞可也崇歿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擎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數日後果遣使來索原本欲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矣魏知古崇所

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擢吏部尚書知東都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密以聞他日上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必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德臣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古崇曰臣子無狀僥陛下法而逐知古外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李泌

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荅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奏李泌即馳召至帝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勑其家善養視之張九齡尤獎愛泌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尒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爲小友嘗遊嵩華終南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

之斥置蘄春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潁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至于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志在苟得詎能定中國邪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國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縶其四將也隨祿山

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收河南諸將手、時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代宗立、召至、賜光福里第、强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晬甥、婚日、勑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出爲江西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衮所忌、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時李懷光叛、

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曰、人既凋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今州或參軍署、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泌乃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可罷者、又如舊制諸王未出閤官屬皆不除、則所收料奉乃多、于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皐、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四年八月、月餘、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獨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范蠡云、泌在衡嶽、有僧號懶瓚、與坐撥火中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鄴侯家傳云、泌少時身輕、極能于屏風上行、竹

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既長、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鏁子骨、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王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

元帥、諸將皆屬焉、倏聞之、謝泌曰、此倏之心也、上謂泌曰、張良姊祖母、昭成大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官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至德二載、帝又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令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辯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先生深知其心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李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姊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倏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于上曰、倏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倏死、于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姊、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九月、廣平王俶入長安、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上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請

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乃可、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李輔國請取奏、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辨、臣安得言、陛下、卿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爲小人所教、欲害其、況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慾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于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

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姊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泌求歸山不已、上不得已、乃聽歸、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輕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郡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郡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

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郡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郡國、肅宗之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爲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

主、上、今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弩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

建寧叔實寃、蕭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爲陛下相、又親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蕭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亦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蕭宗性

急以建寧爲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鞫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死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

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卿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幾未富貴而命實願違今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一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爲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上嘗與泌論

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反覆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一日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至蒸熨手足以避役牛仙客以積財爲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賫綿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

辛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僭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生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他日復問泌對曰今歲微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

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先時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則無官以賞之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

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李希烈反唐宗室李勉爲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希烈攻勉勉嬰城守累月援莫至乃裹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爲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所長大梁不守然將士弃妻子而從之者殆二

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貞元間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

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憂不日復生也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獄瀆神命已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上告上命捕送內侍省推鞫李晟聞之驚仆於地曰晟滅族矣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緒奉天功臣遊瓌子也尋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委官詣闕謝上遣使止之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泌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其心正月朔赦天下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欲於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

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立巫風臣聞杜鄯有祠請勅府縣修葺則不至驚人耳目矣初肅宗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爲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非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强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若春氣已深賊收其餘

衆道歸巢穴關東既熟官軍必困於思歸賊休兵秣馬伺官軍去復來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如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絶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時德宗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至代宗世泌居蓬萊書院德宗爲太子亦與之遊與元元年德宗急詔徵泌爲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時李懷光叛上問泌曰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覩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而與之連和

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迓之對曰陝城三面縣絶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便爲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勑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朕方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飢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覘者馳以告抱暉稍用自安泌具以白上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泌與馬燧俱辭行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撫事保完城隍

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粮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賫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宥詔謫戍天德軍歲餘亦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

不知去向議者有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上以問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以爲迎扈之備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滉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上曰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泌曰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感激速運粮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皐謁告歸覲面賜緋衣皐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亦貢米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納史高明應年少不習

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盧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盧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騃可代宜徵爲金吾將軍上從之以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畏而悅初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千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

已狥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往見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叱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叱朕豈能忘屬國

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坐其榻驚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叱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于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歡飲五日天

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毋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鼎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

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忿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

表稱兒及臣兄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由進士及第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箠非所以勸力本宰相難之時王曾知制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識夷簡否曾曰不識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者也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而未及仁宗天聖七年乃拜夷簡同平章事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謂夷簡何以不言不去夷簡曰先帝待我期以安寧宗廟耳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十年李宸妃薨太后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夷簡奏喪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后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若何豈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

禮宜從厚太后始悟夷簡復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是日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帝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此夷簡之見也大內火百官晨朝帝御拱辰門百官皆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問之對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命捲簾夷簡乃拜帝始與夷簡謀罷極密張者夏竦等退以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

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出判陳州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復政太后怒使投之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渙至是帝擢渙爲右正言顧夷簡曰向者樞密欲投渙賴卿以免也夷簡曰渙由疏外故敢言之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陛下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郭后一向憑恃太后頗驕橫上所幸尚美人嘗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憤批其頰誤傷帝頸夷簡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忿怒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遂劾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中丞孔道輔率諫官伏奏殿門闔不得通乃叩鎖大呼

有詔夷簡論旨道輔等皆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夷簡曰廢后亦有漢唐故事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黜道輔仲淹補外而宋庠等罰金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及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亦言之不已上頷之文應乃命輕車即載二美人以出初蔡齊力爭欲削遺詔中楊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夷簡奬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耳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又勸上立曹

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謂韓琦曰此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於是二人皆罷寶元三年夷簡復入相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

建北京議者韙之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比至中使數輩催促夷簡愈緩轡徐行既見上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召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夷簡有眩疾屢告退有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及覺上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眷荷不衰所斥士旋復收用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借兵伐高麗堅執不

可、太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夷簡對曰、但以臣不肯拒之、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抑班、以後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李廸與呂同相、廸嘗有所規畫、呂覺其非所及、有

人告曰、李子東之處事過其父、夷簡因謂廸曰、公子東之才可大用、即奏除兩浙提刑、廸父子不悟、皆喜受命、後燕王爲其門僧求官、呂與李共議許之、既而呂在告、獨廸奏與、久之、廸忘其實、反謂呂私燕邸、呂即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方知東之之出爲呂所賣也、王曾求復用、宋綬謂呂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可以集賢處之、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曾既至、又與夷簡不協、復求去、上問之、對曰、夷簡政事多以賄成、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所入三千緡、上驚、召夷簡、夷簡請付有司、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上大怒、逐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景祐中、范仲淹坐屢攻夷簡之短、落職知饒州、康安元年、仍復舊職、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淹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面謝夷簡曰、鄙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令奬拔也、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泯罪仲淹也、仲淹奏臣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乃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

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宋庠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時爲樞密副使、爭甚力、上問夷簡、夷簡徐對曰、杜衍之言是也、於是罷庠知揚州、而仲淹不問、慶曆三年、夷簡求罷、上優詔不許、陝西轉運使孫沔言自夷簡當國、黜忠廉直及出鎮許昌、又薦王隨陳堯佐代已、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若已者、以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入相、復三年矣、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北虜無厭、乘此求賂、今夷簡又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音、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夫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無不聽、請

鄉不行、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也、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采而易制者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夷簡曰、此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尒、仲淹經略西事、表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懼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朱熹曰、夷簡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李生曰、夷簡若遇得朱文公眼目、殆亦可矣、何者道學先生責人至纖細也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七

八直節名臣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强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

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蒙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弊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

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

投汨羅而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李卓吾曰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蓋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氣橫臆如醉如夢尋死不已者此等是也宗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伍子胥申包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娶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讒太子建於平王王使建守城父備邊兵而無忌又日夜讒太子不已言太子欲入爲亂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見且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乃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今讐不得報耳不如往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耳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於是尚被執而伍胥遂亡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伍胥聞太子建亡走在宋往從之會宋有華氏之亂乃俱奔鄭鄭人殺建建有子名勝胥復與勝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劍與父曰此劍直百金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行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

公子光爲將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僚久之吳使

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伍子胥說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者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襲楚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又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

大夫吳闔廬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逆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始伍員與申包胥爲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以存矣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而楚昭王復入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

姑蘇傷闔廬指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也闔廬死夫差立以伯嚭爲太宰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興師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驕子胥之

謀其後四年吳王將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其計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也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歸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恐爲深禍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之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今王自行而子胥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以不備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不見用常怏怏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爲亂矣王乃反聽讒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不

勝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皐其明年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因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窮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李卓吾曰伍員既沒而後楚有屈原雖生不並世要皆楚之烈也第原自欲死而員乃爲人所死屈原決擇於死生之際唯死爲可故卒就死以明已之生眞不如死也伍員知吳之必亡而不知已之先亡吳猶未亡而身先亡於太宰嚭之手矣其視屈大夫實大逕庭吾是以後之雖然伍子胥之必覆楚也申包胥之必復楚也絕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若妄有褒彈是誠滅郤一隻眼矣豈可豈可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已者死女爲

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厠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

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之報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也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聶政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

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辭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耳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

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老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

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辟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姊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

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魏子與粟賢者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遐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刦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踪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魏無忌侯嬴朱亥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是時范雎亡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

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往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陰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

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爲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

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在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固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嬰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嬰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徹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果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王則未為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

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

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李卓吾曰侯生之刎頸送公子也感公子之知我也是固然矣然特其一耳余嘗有侯生詠今錄之夷門畫策卻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是亦然矣而未盡也余又有荆卿詠復錄之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向使田光不死則荆卿決不見月刎冐入秦乎故田光以死激荆卿而七首發侯生以死激朱亥而晉鄙椎何者

荆卿與太子本無相知之素朱亥於公子亦無深交之分也當公子親迎侯生時侯生故過朱亥而立公子車騎市中豈真不知公子之退讓而復借此以觀之哉公子既終不問然後權詞以稱之耳使公子當日果能請屠者與之同載而歸則屠者即爲公子客矣當自能爲公子死也何待竊符之日乃謂公子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可使擊之乎是朱亥至是尚爲侯生客未嘗爲公子客也非公子客又何以得其死力而用之故侯生死而朱亥死矣夫古之君子貴成事急然諾如是而已事苟可成然諾苟可不失則鬥鑊如飴何足怪也侯生本以智謀奇而余獨列在節直之科者以其視死如歸不難報德以成事也噫若侯生者豈直爲節直之雄哉雖爲天子大臣可矣

虞卿平原君

虞卿者直節之臣而非游說之士也躊躇擔簦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虞卿初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

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殺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窮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

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矣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困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然虞卿非窮愁亦安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乎李生曰虞卿不聞魏之有侯嬴乎何不先見侯嬴也見侯嬴則必有策矣嬴蓋有俠骨深謀遠智而隱者也虞卿不但節義亦有智謀可次侯生

王蠋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德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

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刼之以兵與其生而無義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董份曰觀此敘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其推蠋至矣就謂太史公之遺節義乎

肥義

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

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還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

失李兌曰諾子勉之涕泣而出四年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傑然也反北面爲臣謟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未決而輟主父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不得食探爵彀而食之三月餘而死

荆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丹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邯鄲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擊筑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

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有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

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慴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于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

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中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遠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於是田光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矣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

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

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度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

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

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

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

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七終

八直節名臣

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輜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

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滕公可人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季布樂布

季布既得脫、召見、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天下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動搖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孝文時、布爲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

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臣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觀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上言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布立祠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李生曰季布重其死欒布不自重其死得死所也

周昌周苛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烹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封為汾陰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

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

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又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

貫高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哉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

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箠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懽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

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文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

汲黯　任子恩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武帝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耻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

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馮唐汲黯之爲人也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多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議論、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嘗言與胡和親便、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者、面觸弘等、

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又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

予之、以謝天下之苦、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賈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

君之重，臥而治之，黥居郡如故，治淮陽，以清上令，黥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蘇武　任子官生

蘇武，建之子，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

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虞常等謀未發而事覺，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其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

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忝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頭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扶輦折轅、伏劍自刎、孺卿從祠河東、詔使逐捕宦騎、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

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問之、爲都號哭且夕臨、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

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夙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

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王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延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

寵之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憐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后父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其次張安世，其次韓增，其次趙充國，其次魏相，其次丙吉，其次杜延年，其次劉德，其次梁丘賀，其次蕭望之，次後乃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黃霸

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霍光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為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窺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

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昭帝既冠，遂委任光，光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其書示丞相敞等，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懼，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

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鬥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

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輒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官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率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王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入朝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

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沐浴、賜御衣、迎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即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爲孝宣皇帝、光自後元秉政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己、欽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數上及皇太后親臨其喪

金日磾　夷人養馬者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驃騎

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晏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

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其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史何羅裹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日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肎其篤慎如此上允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宣帝即位賞為太

僕霍氏有事萌牙賞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爲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羕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班氏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

餘容貌甚壯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擢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

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年七十餘終於家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

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入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

李生曰王章王鳳所舉薦者也非鳳專權不親附鳳反言鳳不宜任用遂爲鳳所陷以死其與趙廣漢始事霍氏復揣上旨徑將兵吏入霍氏之門搜索推破斧斬門關異矣吾謂王章可敬也班氏譏之非也雖不聽妻言而死要無害其爲兩賢者烏乎章賢者也有妻有女又賢是可以矣

龔勝龔舍甯壽邴漢曼容薛方郇相郇越相子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

龔勝龔舍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皆好學明經哀帝自爲定陶王已聞勝名及即位徵勝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豎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爲諫大夫二歲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遷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甚敬任之及勝言董賢亂制度始逆指初琅琊邴漢亦以清行徵用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宵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病篤爲牀室中使者入戶致詔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勝對曰勝素愚加以老年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

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吾以茅土之封雖疾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遊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慕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勑以棺斂袞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去莫知其誰

班氏曰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琊有紀逡王思齊

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責重歷公卿之位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僞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亦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薛方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阮廙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及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高祖召之不至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

重遂用自安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各因勢導之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著書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躔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躔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

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盡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旂不亦寶乎

李長者曰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公徐房季子雲譚賢殷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逄

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尤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下東漢之直節憤于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于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冀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況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國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鴟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終不以干野之血玄然黃然嘯嘯可畏而遂縮也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釁而起乎蓋至於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死牖下者萬萬況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飾智矯衆以取之向使終始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拔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焉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

學而後入政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道學先生慎勿錯引聖語以誤後世其可梅福逢萌王君公嚴光周黨王霸等十二人別有傳在隱逸

譙玄費貽譙瑛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

多橫天折、玄上書諫、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大鴻臚左成舉玄請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遷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大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前、

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詔本郡祠以中牢、勑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健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厲、佯狂以避之、遁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任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爲北宮衛士令、

李業李暈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業固稱疾不起、數年、述蓋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刼業、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誠然乎哉、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輩逃辭不受、果哉有其父必有其子也、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其形像、宜矣、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縶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健

爲任永君業、同郡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郭憲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遁于東海、遂不知所在、光武即位、徵憲、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漢、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乃當車扳佩刀以斷車靷、

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

許楊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王莽篡位，楊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問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誠願以效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不聽，遂共譖楊受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晨驚曰：異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范曄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夫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與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苟卿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蒲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云耳。

八直節名臣

朱暉朱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暉發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刃劫諸婦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劍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刀因捨去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暉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少府卿貴驕吏傲不

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璧不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詰之曰我素聞璧而未嘗得見請一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捧璧主簿大驚遽白就就曰朱掾賢者勿與求更以它璧朝見可也蒼罷喜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就與誰相如顯宗聞而壯之及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初暉同縣張堪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一日見暉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暉少子頡怪而問故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相信如此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即拜暉尚書僕射暉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字公叔幼就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嘗以為專愚幾不知數焉足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太守問曰君年少為督郵族勢耶為有令德穆對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

以謂非顏子不足以迎太守也太守因問風俗人物太奇之遂歷職股肱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其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而引易卦龍戰于野之文又薦仲嵩欒巴等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驗於是請嵩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時同郡康叔盛者隱武當山清靜自居俾經教授穆時年五十奉書稱弟子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

重道甚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作崇厚論其略曰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媿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纍積招禍奏記諫曰伏以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頃者官入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

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財空戶散百姓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非守國之計所宜苟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王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請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而縱恣日甚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耶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流離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

等數十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好榮而惡辱惡生而好死也感王綱之不懾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人又多有推薦者復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帝不納後因進見口自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帝熹太后以女主

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穆矣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年六十四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敎書詩記凡二十篇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爲御史時桓帝幸辟雍禮畢公卿趨出虎賁執弓者置弓階上公卿下階咸避弓穆過呵曰執天子弓何說投地即劾奏虎賁抵罪其剛直似其祖暉以故見忌於人所在多被劾以去亦與祖同然卒亦誰不去也而肯以此易彼乎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

貞宣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荀爽聞而非之可以見其鄙矣張璠謂朱蔡見衰世臧否不立是以私議亦謂不獲已焉耳乃范曄論之曰穆著絕交論蔡邕以爲貞而孤於是又作正交以廣其志夫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曄蓋譏絕交也是豈識公叔著論之本意乎況荆卿豫讓歷萬世而一遇遇且不可又曷可絕也曄之見益鄙矣且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曄獨以爲至交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不待絕而自絕矣因爲歌曰不須絕交交自絕我交已絕我無交可絕 一絕

爰衍劉峻廣而論之可喜范曄不覩其辭 二絕

范氏若在必有褒貶著書立言有口無眼 三絕

荆卿豫讓千載無雙宋暉朱穆祖孫略同 四絕

范曄何人厥膽孔大無識無行口復利害 五絕

欲絕交游先絕此因伯宗劉溉未足深侂 六絕

彭修

彭修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時與父俱出爲盜所刼修因迫拔佩刀而前曰父辱子死卿等何不顧死邪羣盜笑曰此義童也不宜逼之遂辭去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牢鼂行太守事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

力鼂怒亦收意椽史等皆莫敢諫修排閤直入謂牢鼂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修請聞其過鼂曰受敎三日而不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乎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宋雲拏毁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修敢慶明府爲賢君而以主簿爲忠臣也鼂乃原意而貰獄吏後賊張子林等作亂郡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太守馳競射之飛矢雨集修障太守爲流矢所中死賊素聞修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太守得全賊謂太守曰我輩自爲彭君降不爲太守降也

李善 家僅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繼死沒維孤兒續纔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共計議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出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就濕備嘗艱勤續年十歲善與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泣曰君夫人等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

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范式孔嵩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少游太學與汝南張邵爲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載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爲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尒釀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而死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而誰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尒時葬永歸黃泉長與子別矣式怳然覺悟悲嘆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擴將窆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乃見巨卿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前後到京師有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太學與式未及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沒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并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葬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柩上哭別而去長沙上計椽吏上書表式行狀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曰昔與子俱戢長裾游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蠡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豈爲鄙哉式赦縣代嵩嵩以先備未竟不肯去後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自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歸之

尚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卒

李生曰、觀二子、官皆至刺史郡守、則前此舉動皆馬扁也、非虞卿真節義比矣、謂之局騙不亦宜乎、然二子亦難矣信如巨卿、則雖馬扁吾甘奉之也

王忳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甚、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今被重病、必死無疑、有金十斤、願公葬我骸骨、忳未及問名姓、而書生命絕、忳因解一金以營殯葬、其餘悉置棺下、後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又有卒風飄一繡被墮于

忳所、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馳忳徑入它舍、主人見馬大喜、因問忳得馬之由、忳具說馬及繡被事、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是乎、忳自念唯有葬書生一事、因說書生形貌及埋金處所、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去向、何意如是、大恩久不報、天、故以此章卿德矣、彥父因告新都令、假忳迎喪以歸、餘金俱存、忳由是顯名、後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傳亭、亭長曰、亭有鬼、時時殺過客、不可宿也、忳不聽、夜深果有稱冤聲、忳祝曰、如有枉狀、可前求理、女人曰、無衣不敢前、忳投衣與之、女因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劫取財物、仍殺妾家十餘口、埋于此樓之下、忳問亭長姓名、女曰、即今門下游徼是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白日不得訴、每夜陳冤、客輒不應、不勝感恚、故耳、忳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投地、忽然不見、明旦、忳召游徼詰問、具服、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忳因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吉

戴封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謁太學、師事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

平、瘟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賚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後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雖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既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遷中山相、永元十一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固 杜喬 附李郃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少好

學徒步尋師、究覽墳籍、有志之士、聞風來從者、不遠千里、京師嘆曰、是復爲李公矣、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公卿舉固詔、特問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龍興即位、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故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爲也、今朱阿母雖有勤謹之功、但加賞賜、足以酬勞、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又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

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平運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至於宦官、亦宜審擇、不令權重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然阿母與宦者從此疾固矣、因詐爲飛章、以陷固、僕射黃瓊白之、久乃得拜議郎、永和中、荆州盜起、以固爲荆州刺史、固遣吏勞問境內、赦前釁、與之更始、餘黨悉降、固因上奏、南陽太守尚賜等贓穢賜等懼罪、共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追討不能制、固到、悉遣郡兵歸農、但留任戰者百餘人、而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冀不聽、而立安樂王子纘、年方八歲、是爲質帝、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輒從、故一時黃門宦者、並與斥遣、天下咸望太平、而梁冀猜

忌愈甚、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又奏免百十餘人、於是羣小怨望、希望冀旨、共作飛章、以誣固罪、書奏、冀白太后、使下其事、賴太后不聽、而止、冀畏帝聰明、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煑餅、令腹中煩悶、得水尚可活、時冀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恐事泄大患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冀默然、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而未有候、中常侍曹騰等聞之、往說冀曰、將軍累世

有椒房之親秉攝萬幾賓客縱橫頗多過失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無處所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懼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知冀不從猶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証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鐵鎖詣闕通訴賴太后明之乃得出固既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益驚乃更奏前事固

遂被害時年五十四州郡收固二子基滋於偃城皆死獄中少子燮得脫亡命冀乃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鐵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異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也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去太后憐之乃聽蹤

斂歸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客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為漢忠臣遭

遇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後徵拜議郎靈帝時拜安平相初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故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先是潁川甄邵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梁冀亡奔邵邵納之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時燮為河南尹行塗遇之使卒投邵車于溝中恣意笞捶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仍具表其狀邵以此終身

廢錮

李生曰快矣哉固既死而有生死之交若郭亮若董班若亭長若王成者王成大類程嬰也又有若王調若趙承何門下之多士乎或各從其類矣

李郃字孟節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游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郃指星示之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後三年其使者

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爲吏也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支黨皆伏誅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郃五遷尚書令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而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會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之功於是封郃涉都侯郃辭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李生曰此老見識勝其子固

陳蕃朱震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蕃少時閒處一室而廷宇蕪穢不掃父友薛勤謂之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太尉李固表薦再遷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有高行前後郡守招之皆不至唯蕃至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時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

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衆莫此爲甚遂致之罪大將軍梁冀時遣書詣蕃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又坐忤上左右出爲豫章太守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畏之及徵爲尚書令送者皆不出郭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帝嘉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延熹八年代楊秉爲太尉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靈帝即位封蕃

高陽侯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良族爭之甚力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輔政徵用名賢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與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交搆謟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疾之常欲以事誅之會竇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乃上疏言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共謀誅節甫等未決而事泄節等矯詔殺武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刀突入

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乃云竇氏不道何邪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柱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蹶蕃曰死老耄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廩假不即日害蕃徙其家屬於北境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鉅令聞而往哭收塟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終不言故逸得免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因以譴超超詣獄自謝三度詣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續書名臣傳卷二十九終

八直節名臣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孤負流散，夫羌戎潰叛，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壑，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

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時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於死，遂以詩易教授，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

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路，吾當為朝廷愛才，遂不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史弼裴瑜魏郡陶丘洪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辟公府、遷尚書、出爲平原相、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還爲河東太守、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勑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達覽書、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今何人乎、命左右引出、楚撻數百、府承掾史千餘人、皆諫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荈、昔人刎頸、尤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護弼、弼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之、陶丘洪曰、昔文王美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裴瑜位至尚書

趙岐孫嵩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廡七年、乃爲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邂逅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負石於吾墓前、刻其上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去、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見岐、呼與共載、岐懼

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閭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復壁中數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權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大將軍何進舉爲燉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

得免展轉還長安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宏罷兵安人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承即表遣岐使荊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劉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爲司空舉岐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岐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裹沙爲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李膺景毅李篤毛欽夏馥何顒

李膺字元禮潁川人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破走之未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餘人荀爽嘗就謁膺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羌虜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膺聲振夷域拜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

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於帝有詔詰問
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
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
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旬私懼稽留爲愆不意反獲
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
然後退就鼎鑊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是時
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
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帝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
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
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

相譏揣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
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
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
疾惡如讐於是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
盡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二萬
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
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
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
貶議履屐到門宛有富賈張泛者頗以賂遺中官得顯位
用勢縱橫岑晊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泛既而遇赦
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
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
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泛妻上書訟寃帝大怒
徵瑨瓆皆下獄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
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
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
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
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
亂風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
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不

宥平署帝愈怒遂策免蕃而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陳蕃
既免朝臣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賴賈彪出身西說竇武霍
諝等使訟之膺等亦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時肆
赦膺等乃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而汚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稱號而以
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
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等爲八顧顧
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等爲八及及者
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等爲八廚廚者言能以
財救人者也獨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

爲書貽膺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誅誅諸宦故引用天下名士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敗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

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于時鄉人謂膺曰可以去矣對曰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免遂自表免歸自黨禍起張儉亾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名士亡非其罪縱在此公其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今日分之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亾命歎曰孽自已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自剪鬚髮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柰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南陽何顒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爲奔走之交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

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志節慷慨少與同郡荀爽齊名初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刦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毋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九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

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出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范滂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

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汚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譏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後牢修誣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忠共造部黨評論朝廷虛構無端並欲何為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乃慷慨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初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而不謝或有譏滂者對曰昔叔向娶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建寧二年後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致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

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慼戚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何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遂被殺

王允趙戩士孫瑞王宏

王允太原人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黃巾賊起拜豫州刺史允辟荀爽孔融為從事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允具發其奸

以狀聞靈帝責怒讓竟不能罪讓讓遂懷挾忿怒以事中允明年遂傅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深爲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具流涕奉藥而進允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之理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獻帝即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

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時董卓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扶持王室於危亂之間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允讓不受士孫瑞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伏正持重不循權宜是以羣下不甚親附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譌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當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遂合謀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走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小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

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殷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部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敢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矣、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並殺之、允時年五十六、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其喪

孔融脂習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

師、位至侍中、父仙太山都尉、融兄弟七人、而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取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人共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見河南尹李膺、年十六藏匿張儉事發、與母兄爭死、融由是顯名、黃巾賊反北海、爲賊衝、董卓諷三府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爲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三千兵救之、獻帝都許、曹操征融爲將作大匠、又遷少府、時論欲復肉刑、融建議曰、古者敦麗善否、不別、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雎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及征烏桓、融復嘲操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又書爭之、其辭

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豚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主、非引巵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爰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哺糟飲醨、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哉、又書曰、胙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亾、今令不絕仁義

燕昭以讓失社稷令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令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令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融見操雄詐中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空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歲餘復拜太中大夫融性寬好士喜誘後進及居閒職賓客日盛曹操既積猜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過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

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荅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急重誅書奏下獄棄市融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之大怒收習將殺之久乃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昔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于是上書訟之故范曄論之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虎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難若文舉之高志直情莫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終之規啓機于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圜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者也此范曄得意之論也亦可以見曄之不凡矣

田疇

田疇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

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備宗室遺老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推疇虞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謂疇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恐非所樂聞故不敢進也且將軍方舉大

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統一恐不能久安願推擇其長而賢者以為之主皆曰善乃共僉推疇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衆皆便之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驛使致貢遺袁紹數遣使招命紹死其子尚又辟之疇終不行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而謂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次無終時方夏水雨潦滯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懈弛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進遂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為君難率衆遁逃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復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乃復封以前爵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與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活命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自刎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

陶淵明擬古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殁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季中觀陶公此詩則子春始終為漢已可知矣其不受爵祿有以也

周處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不修細行縱情肆暴州里患之因慨然有改勵之志立謂其鄉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諸父老何所苦而不樂乎父老曰三害未除是以不樂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猛獸一也長橋下蛟二也并子三也處遂入山射殺猛獸仍入水搏蛟乃入吳尋二陸勵志修身期年州府交辟仕爲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釃酒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今日得無戚與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非惟一人渾大慚入洛累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權戚梁王肜肯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氐羌反羌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時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處即其節下也中書令陳準言於上曰駿與梁王皆貴戚重臣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不聽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必敗亦謂處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不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肜夏侯駿果使處以五千兵擊之處知其必死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自旦戰至暮斬獲甚多絃絶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兵處按劒而言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處三子玘義興郡侯次靖次札會稽內史玘靖皆有奇節大勳諸孫勰烏程侯懋清流亭侯筵吳興內史贊武康縣侯滑都鄉侯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

祖逖

祖逖字士雅范陽人也逖性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雞鳴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或中宵起坐謂琨曰若四海閒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矣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載諸同行老疾者而躬自徒步藥物衣糧盡與衆共是以少長咸悅推逖爲主行達泗口元帝用爲軍諮祭酒居于丹徒之京口時揚土大饑逖賓客多爲盜剽逖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逖自若也元帝時方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黎被殘人有奮志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率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赴國恥可雪矣元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

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舜色壯烈衆皆感歎初流人張平樊雅等俱屯結在譙其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千皆統屬平平衆盛逖不得進逖誘浮使斬平於是遂進據大丘樊雅復夜襲逖直趣逖幕逖命左右距雅有陳川者時號寧朔將軍遣其將李頭援逖逖於是復進尅譙城據之李頭之助討譙城也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李頭欲之而不敢言逖遂與頭頭感而言曰若得此人爲主死無恨矣川聞之殺頭以其衆歸石勒勒遣石虎領兵五萬衛陳川逖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

住于西臺逖遣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與相守凡四旬而賊遁先是逖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路者賊逐之即棄擔走賊得米以謂逖衆皆豐飽矣勒乃以驢千頭運糧往給桃豹逖知之密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以此宵遁逖遂進屯封丘而馮鐵遂據二臺勒屯戍漸蹙叛勒來歸附者日益衆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雄兵相攻擊至是皆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待之皆有恩禮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逖勸督農桑尅己務施不畜資產百姓感悅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皐縣修逖母墓而與逖書求通使互市會朝廷復遣戴淵爲都督逖以淵吳人雖有才望而無弘智遠略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搆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先是戴洋語華譚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妖星已見於豫州之分矣逖亦見星而嘆曰此爲我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民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王敦久懷逆畏逖不敢發至是遂成謀矣

劉琨

劉琨字越石琨少得儁朗之目與祖逖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與征虜將軍石崇金谷澗中別廬賦詩大爲當時所賞永嘉元年爲幷州刺史時東海公騰自晉陽鎮鄴幷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阻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至晉陽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倚城門以戰百姓負楯而耕屬鞬而褥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淵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懼乃城蒲子居之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雞犬之音亦復相接但琨善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而去者亦

復相繼初單于猗也有救東瀛公騰之勳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以結之爵上黨太守降于劉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兵禦賊聰遣子粲乘虛襲晉陽降之琨父母並遇害琨乃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粲猗盧因遺琨牛馬留其將箕澹等與共戍晉陽而去蓋以報琨也愍帝即位拜琨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假節琨上疏曰臣前表請願與鮮卑猗盧尅期會于平陽屬大司馬博陵公浚爲石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今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惟務圖臣臣孑然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討則勒襲

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俟秋穀既登胡馬已肥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威靈獲展微效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悔三年琨與猗盧期討劉聰尋猗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歸琨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且當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爲前驅而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設伏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安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匹磾見琨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右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琨與匹磾共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不肯進兵以故琨與匹磾竟爲末波所間匹磾遂拘留琨初琨之去晉陽也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因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焉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亦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欲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未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遂縊殺琨時年四十八琨少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如此在晉陽嘗爲虜騎所圍城中窘迫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棄圍而走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 終

八直節名臣

嵇康嵇紹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士木形骸不事修飾好服食常採御上藥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若安期彭祖之論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并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遯世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九人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友善嘗遊竹林故時號爲竹林七賢焉康居貧以鍛自給時鍾會

胡說非藏書年

爲司馬昭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倚鍛不顧會深銜之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又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故司馬昭聞而惡焉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則千里命駕會巽娶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昭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初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呼康往取輒不見烈嘆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及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詠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康別傳載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因援琴而鼓臨刑自若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欲以爲秘書郎言紹平簡溫敏又曉音父子罪不相及帝曰如此便可爲丞不必復爲郎也後以侍中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矢雨集遂死惠帝

深哀歎之及後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此稽侍中血也勿浣

安金藏樂工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氾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臟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郤納五臟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今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葬南

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卬燥泉忽湧流盧之側李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享睿宗廟廷

顏真卿顏常山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舉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雨真卿辯獄而雨故郡人呼爲御史雨焉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真卿度安祿山必叛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簡丁壯祿山

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馳入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以徇河北真卿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是時肅宗即位靈武真卿謀於衆曰賊鋭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年真卿遂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兩京復出爲馮翊太守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因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宰相元載又惡之乃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後因攝事太廟載又誣以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真卿擢爲刑部尚書進吏部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如故及盧杞爲相乃改真卿爲太子太師并使罷之而數遣人問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矣真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恐不見容乎杞變然下拜後因李希烈陷汝州遂建遣真卿欲以往諭希烈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不聽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既明不可往真卿曰君命不可避也既

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遂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聽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希烈所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真卿叱之曰若等聞顏常山否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豈受若等脅邪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希烈乃拘送真卿蔡州及希烈謀稱帝使問儀式真卿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事尒於是真卿遂被害死年七十六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天下皆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魯公善正草筆力遒勁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

夏雲鈎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不同自早年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嘗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書眞足以垂世

辛讜

龐勛爲亂泗州刺史杜慆完守備以待賊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不敢進有辛讜者乘小舟潛度淮說厚本厚本不聽明日賊攻城益急讜復請往慆曰前往徒返矣今又何往也讜曰此行得兵則反不得則死之慆與之泣而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其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拔劒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慆在旦夕公授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獨能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讜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出涕厚本因問諸將士將士皆願請行讜舉身自擲叩首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入城矣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劒欲擊士卒共救之讜曰臨陣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共奪之讜素多力竟不能奪讜曰將士登舟

我則捨衆競登舟士卒有回顧者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蒲而還久之泗州援兵又絕糧又盡人食薄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乃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楊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救泗州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強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衆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見讜喧呼動地讜復自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萬餘拒之于圩聆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柵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既不能及乃以捨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燃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會馬舉亦將精

兵三萬救泗州、賊衆乃敗、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及平、以讜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悛不能成也、其爲人如此

劉蕡李郃

劉蕡字去華、幽州人、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有謀、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廢弛、神策中尉王守澄負鉞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宿恥、而宦人握兵、號北司、外脅羣臣、內侮天子、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蕡對策、是時第策官左散

騎常侍馮宿等、見蕡對嗟伏、以爲過古鼂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質古今、使陛下聞未聞之言、忽忽內思、愧不可言、今蕡所對、空臆盡言、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藉藉、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恐近臣含怒變興、非常忠良道窮、綱紀遂絕、陛下以直言名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名、若臣所對、遠不及蕡、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使臣逃苟且之慙、而陛下獲直臣之用、不聽蕡對後七年、遂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

劉安世鄒浩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從學司馬光、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宣仁太后臨朝、擢爲右正言、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相交結、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不報、遂請外、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惡之、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同文館獄

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沈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豪吏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安世所、勸其善自爲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嘔血死、故安世得免焉、昭懷后正位中宮、惇沈復讒之、時鄒浩亦貶、詔以檻車收二人付京師、行未數驛、而徽宗即位、赦復至安世九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經、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曾布又惡之、蔡京相復連七謫、宣和七年

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鍾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咸目之曰殿上虎云平生不作草書不愛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嘗曰温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樸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一箇誠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終日其樂無窮嘗與其徒馬永卿言曰紹聖初萊謫領表北望中原慨然永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光之言北人處烟瘴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以自儆自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瀆亦甚矣下居宋都杜門屏跡人不得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爲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蘇軾論元祐人才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頟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陳東

陳東丹陽人蚤有雋聲俶儻負氣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不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累或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拗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遁遷南渡萬一果尒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數賊罪大難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貪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郤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不報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能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衆莫肯去舁登聞鼓撾而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共齧磔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

營遣撫諭乃引去金人既解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吳敏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毆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於是府尹孟庾名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尒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冥逃

死乎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獻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名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施行之

李生曰此係憤激與屈平同非謂有見於君臣之義所當如是而然也

陳瓘

陳瓘南劒沙縣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卞每加敬禮檄攝通判明州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公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惇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正論遂絀而紹述之說成矣瓘奏哲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

所以成帝王之治又言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甚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遂出通判滄州徽宗即位召爲左司諫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今又罷夬若公道何瓘由是罷監楊州糧料院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瓘曰不久即真矣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但郊祀不遠恐澤不及汝耳正彙頓首請書明旦瓘遂持書入省布見書大怒譙辨移時瓘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

待士禮布矍然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會正彙在杭告蔡京欲動搥東宮事下開封府併逮瓘府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狹私情以符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歎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常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宜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

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舍且命凶人石憵知州事執至廷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憵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示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憵慚乃揖使退在台五年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智明慮遠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德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鶯悚即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以此故也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時時跪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者也

胡銓吳師古陳剛中王廷珪

胡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荅策凡萬餘言

高宗見而異之紹興五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極言乞斬王倫秦檜孫近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切掠詔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乃以銓監廣州鹽倉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宏興進士吳師古殿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

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剛中啟曰屈滕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劒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廷珪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即位銓復奉議郎知饒州隆興元年擢起居郎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名逐客與臣同名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尒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

者十若不成則可賀者亦有十請爲陛下極言之大畧謂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林萬落生理蕭然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者焉然則今日之患豈直兵費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覿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樂而爲之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則可賀者亦有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入也無銜璧輿櫬之號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

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乾道初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銓力求去乃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上問曰卿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之薨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

洪皓

洪皓鄱陽人登進士第時議遣人使金張浚薦皓爲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皓至太原留一年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而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辱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願就鼎鑊

無悔粘罕怒欲殺之旁一酋嗜曰此忠臣也皓乃得流遞冷山流遞唐言編竄也雲中至冷山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乃使教其八子方二帝之遷居五國城也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麵獻二帝二帝始知上即位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上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十一年又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終不如此一書是冬復又密奏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人監軍今不敢矣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又言金人見胡銓封事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可惜置之散地又復言金人問李綱趙鼎安否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皆在遣中乃得還皓自建炎巳酉奉使至是凡十五年既還入對退語秦檜曰張魏公金人所憚錢塘暫居而景靈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後因議不遣趙彬等家

屬還金觸檜怒侍御史李文會遂劾皓不省毋出知饒州（諫官何如中官大臣何如內臣）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燮理乖繆洪尚書名聞天下而朝廷不用（舒人）檜怒繫鍔大理獄諫官詹大方論皓與鍔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舒人）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舒人）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初在金范鎮之孫祖平爲傭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爲人豢豕亦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既幸得歸爲檜所嫉復貶竄以死悲夫

汪立信 汪麟 金明

汪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登進士第、荆胡制置趙葵辟充參議官、葵去、馬光祖來代之、鄂州圍解、賈似道惡閫外之臣與已分功、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爲罪、擊去之、光祖與葵有隙、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乃以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蒞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擔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効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遂投劾去、景定二年差知

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并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晏安不以爲虞、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且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若久拘聘、使何益、徒使敵得以爲辭耳、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苟忱愒歲日、嘯傲湖山、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乃尒、蓋以立信眇云、遂斥去、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復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曰、我不負國家、尒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尒、既至建康、守兵悉潰、立信知事不成、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

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伯顏入建康、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之柩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肯降、崎嶇走入閩中而死

陸秀夫 劉閌孫

秀夫、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江南、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二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與陳宜中張世傑等共立益王于福州、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旋與宜中議不合、使言

者劾之張世傑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屬井渙風王驚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古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至元十六年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劒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時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鬥孫亦驅家屬沉海不死被執榜掠不死復赴海

文天祥文陞杜滸鄒瀛趙時賞趙孟濂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也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盻犖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

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爲第一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衛者吾故不自量欲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興起者耳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天祥陛辭上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鑕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濶遠不報明年正月元兵至皐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有旨天祥詣伯顏軍

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伯顏留天祥軍中獨遣堅還明日吳堅賈餘慶及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劉岊與呂師孟奉降表至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伯顏乃趣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台杜滸從至京口與天祥謀趨真州真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即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即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兵入索之執杜滸去滸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

蕢荷天祥至高郵復泛海以達溫州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參謀張㪅監軍趙時賞趙孟濚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攻太和吉入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將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然時勢至此已無可爲矣適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執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天祥

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至元十五年進屯麗江浦入般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天祥其略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丞相陸秀夫筆也十一月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鄒溗自到扶入南嶺乃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滸先被執至是亦遂以憂死惟趙孟濚得逭去天祥至潮陽見弘範請劒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爲改容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平章阿合馬入館驟坐名天祥問曰你何以至此天祥曰南朝早用我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

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而去博羅丞相倨坐召見天祥入長揖通事曰跪天祥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博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曰天下事有廢有興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既已至此但早施刑即爲大幸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是幾帝幾王天祥怒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人了又逃走去否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

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死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怒曰、今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名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九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

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上因名入天祥、天祥請死、乃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死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折、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壁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陞輒辭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元帝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謝枋得　謝徽明二子

枋得、字君直、弋陽人也、爲人豪爽、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

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贊徐霖稱其如鷙鶻摩霄不可籠縶吳潛宣撫江東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蔽信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藁於似道坐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德祐元年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是時伯顏兵入臨安進攻信州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麻衣蹠履人不識之已而又去賣卜建陽市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枋得等二十二人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姓名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詔江南求人才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直之待二帝亦極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當時王倫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謂枋得曰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即議和兵交三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薦枋得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願以我輩餌好邪天祐怒強之北行二十六年至京師問謝太后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還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介吾豈不汝若邪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枋得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趙進抱父屍亦死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一終

德業儒臣前論

李生曰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猶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則水無不在地人無不載道也審矣而謂水有不流道有不傳可乎顧掘地者或棄井而逃或自井於溷濁鹹苦終身不見井泉而遂止者有之然而得泉者亦已衆矣彼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者眞大謬也惟此言出而後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爲知言云吁自秦而漢而唐而後至於宋中間歷晉以及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則人皆渴死久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沒不見混沌無聞直待有

宋而始開闢而後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競奄奄如垂絕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好自尊大標幟而不知其訴誣亦太甚矣今夫造爲謗言誣陷一家者其罪誅今以一語而誣千百載之君臣非特其民無道其臣無道其君亦且無道一言而千古之君臣皆不免於不道之誅誣罔若此有聖王出反坐之刑當如何也而可輕易若此矣乎晚年多暇意欲一洗千古之謗而力不能致全書又老來好書目力既竭計有行游四方就正有道日聞所不聞庶幾快之而筋力衰矣出門復難就正未易噫耳目無功聞見自狹予雖欲尚論古人以知其世何可得也姑即平生所知者錄而別之目爲有德之儒雖師友淵源莫詳次第而僅存什一要當知道無絕續人具隻眼云耳

德業儒臣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嬴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政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長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選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用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傲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李生曰荀與孟同時

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軻也中間亦尊周孔然非俗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世俗之所以排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得之矣

孟軻 附樂克論

李生曰孟氏之學識其大者眞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鉢也其足繼孔聖之傳無疑其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騁已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始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說持刑定死本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孟氏知尊夫子而願學之也亦宜也然以爲賢於堯舜以爲生民未有則亦不自知其言之過矣夫孔子自謂好古敏求學而後知之者矣乃堯舜性之也何易賢也若謂舉作用而言則孔子之舉措分明是舜以下聖人之舉措也觀其夢寐周公可見矣夫周公且非舜比也而況堯乎當堯之時洪水之害極矣衆方舉

鯀堯故知之然且順衆而用之不徒用之用之且至于九載至九載而績用弗成也乃已其舉禹舉稷舉皐陶伯益舉十六相而誅三凶且殛鯀也皆舜攝位以後事也由此觀之則堯之端拱成化後世烏能知之哉而以爲賢於堯不過情乎然此猶可委曰弟子互相神聖其師云耳乃王霸之辨則舛謬不通甚矣夫稱天下之所歸往曰王前此而王者有三故曰三王王者不足爲天下之歸往則方伯連帥修其職業佐王者以定諸侯寧一天下於是始稱方伯之任故謂之伯言其能任伯兄之事率諸兄弟以宗周無敢相攻伐也此其借之之力固所以脩方伯之職非分

外舉也何以得罪於三王乎吾以爲正有功於三王者矣故爲三王易爲五伯難夫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二百餘年之周借是以延長不滅誰之功耶而以謂無道桓文之事可歟蓋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實心服管仲之功也其小仲之器者亦大槩爲門弟子云耳當時如子貢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故夫子曰待勢而彰其器小也人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於世哉非以夫子之事功爲能有加於仲也

李生曰孟子以樂克爲善人信人夫曰善人則不踐迹矣

曰信人則有入室之望矣可喜何如也夫人之所以終不成者謂其效顰學步徒慕前人之迹爲也不思前人往矣所過之迹亦與其人俱往矣尚如何而踐之此如嬰兒然嬰兒之初生也未能行立須藉父母懷抱提携乃能有往稍長便不用矣況既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前爲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夫大人之學止於至善至善者無善之謂無善則無迹尚如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不可踐不當踐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子何迹也今之所謂師弟子皆相循而欲踐彼迹者也可不大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人自然脗合至善之初生來便自不肯依人脚跡作轍下之駒故孔子屢稱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今乃孟子遽以許樂克則樂克亦可人哉吾且極言之凡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陽輕清而直上故得之則爲狂陰堅凝而執固故得之則爲狷雖或多寡不同參差難一未能純乎其純然大槩如是而已惟彼純陽之健純陰之順則其人難得見故夫子思之自今觀之聖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微稱也有恒者狷者之別名也是皆信心人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曰主忠信夫善人而至于信則駸駸矣是信者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終

者也惟其不學則謂之善人從事於學則謂之君子由有學而悟無學則謂之中行而信實根抵之矣學者不識善人之實乃以廉潔遐讓篤行謹默之士當之是入鄉愿之室而冒焉以爲登善人之堂也一何視善人之淺哉孔子之門曾點以狂而見道曾參以狷而信道此其彰彰較著焉求之於古必如伯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可名爲狷者若柳士師則狂者流矣由此觀之放勳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若舜也禹也湯與武也以至太公周召之列皆狷也微子狂而去箕子狂而奴比干狷而死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曰三仁無彼

此也管夷吾狂之魁也漢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聖也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列禦寇道家之所謂狂也曹相國汲長孺道家之所謂狷也皆能措刑於不用已不勞而民安之矣荀之與楊聖門之所謂狂狷也韓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若陶淵明肆於菊東方朔肆於朝阮嗣宗肆於目劉伯倫王無功之徒肆於酒淳于髡以一言定國肆於口皆狂之上乘者也難之難者其東方生乎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爲僚友所謂古之狂也肆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是狷也孟氏之所謂次也猶言志至而氣即次之謂不可以輕

輕也惟天之生狂者不數故古今豪傑獨狷者差多耳吾且畧陳其一二焉伍員以孝狷屈平以忠狷藺相如以勇狷貫高以氣狷魯仲連之倫以俠狷天下後世但指以爲一偏一曲之士未有知其脩者下至東漢節義之士大率如此矣惟牛醫兒一脉頗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魯國顏子自謂既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回視家國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污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兎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狂狷之實不可以不早辨也寧獨是文章亦然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前可稱狂一在後可稱狷狂者不軌於道而狷者幾聖矣雖心源瑩徹未知何如予獨恠其論人物定是非古今前後一眼覷破如日鏡之於形影也如死者復生立而在于前相對語笑復欷歔泣涕感慨抵掌搤腕而不能已也蘇氏兄弟一爲狂一爲狷坡公論議節槩頗與謫仙相似第猶有耿耿忠愛之意卒至坎壈以死亦其宜耳當其時君相知之矣但所謂知公者亦不過以其才之奇耳則謂之不知公亦可也其殆孔北海稱正平之狂與嗟夫世無孔子則古今天下

無眞是非世無司馬則誰爲繼孔子者此予之所以語狂狷也知狂狷則知善人矣然則樂克亦可人哉

楊雄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顧常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恠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嶓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

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奉奢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

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耶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罔置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輟不復爲而大單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客有難玄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班固贊曰此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

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也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

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

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馬融

馬融扶風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不應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饑困乃悔而歎曰古人有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恥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也故往應騭召拜爲校書郎中請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

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舊得罪大將軍梁冀冀因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

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年八十八、卒於家、族孫日殫、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遊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起、乃與孫嵩等四十餘人同被禁錮、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

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脅、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秩、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時年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禮玄、嘗屣履造其門、又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者之意、今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潛光隱輝、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賓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倉卒羅拜、因相約不入玄境、袁紹時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以病自乞、五年春、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

在已、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逼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未嘗不稱善、後出爲昌樂令、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通時甫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之歎、蓋憂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矣、通知謀不用、乃歸、大業元年、徵不至、通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竇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大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焉、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共議謚、謂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李生曰、文中子於道稍有見、其自負亦不小、然學未離門戶、教不出垣墻、而責房魏不能興禮樂、舛矣、當太宗時、門弟子羅列將相、未爲不遇也、而曰有君無臣、曰必待董薛、則仲淹之教可知矣、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爲後世之必當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通而在、猶不能致治平也、況其徒乎、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易經教授吳中、景佑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丁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

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乃以太常博士致仕、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李生曰、不安排、正安排也、胡安定尚未夢見安定在、況徐積乎、

穆修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師陳摶傳易學、性豪褊、少合人有書

其詩于禁中者、眞宗見之而問、或對曰、穆脩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爲穎文學參軍、當時呼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脩因丐於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修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信、無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之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毋憂、築室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之才器大久不調、或惜之、天延年曰、時不足以容君、盍去之、遂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范雍守孟、未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相送者皆出境、頃謫安陸、之才沿檄見雍於洛陽、前日相送之人

無一在者、雍始恨知之之晚、云、澤州判官劉羲叟從受曆法、世稱羲叟曆法遠出古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啟之、歐陽脩使河東薦羲叟及脩唐史、令羲叟專脩律曆天文五行志、

邵雍 伯溫附

邵雍、字堯夫、窮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善之、始居衛、師事李之才、後居洛、幾三十年、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遊、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

忘逐、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更用名爲、弼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王拱辰尹洛、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不起、熙寧二年、呂誨、吳充、祖無澤薦雍、除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雍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雍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

雍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戲曰、忘卻柱杖矣、弼以雍年高、勸學俯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十年夏、感微疾、雍笑謂司馬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程頤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雍曰、無可主張者、至七月四日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顥誌其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于朝、歐陽脩之子棐時在太常、謂人曰、棐昔入洛、先公正叅大政、歸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之、棐至洛、見先生、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謝良佐云、堯夫直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他將做小兒樣看、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

拊其背曰、大哥怎恁地聰明、雍疾革、頤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一日頤又往視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人云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卻幽州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之、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春秋書六鷁退飛、鴝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熙寧初、其言乃驗、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雍與惇會、惇縱橫議論初不知雍、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雍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雍傳數學、雍謂須十年不仕乃可、伯温云、邢和叔欲從

先君學、先君畧爲開其端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故和叔留別詩有云、圯下每慙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先君亦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謝顯道云、竟夫之數、邢七要學、竟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邵伯温字子文、初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欲詣闕、恕召之、伯温謂康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可如何、伯温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日之悔也、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蓋恕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若言確有定策功、世必信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常事康節、因與伯温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伯温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温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雍常與伯温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温常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之奸、投之死地、亦何足惜、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每欲薄確之罪、時既不能

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疾惡太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可奈何、趙鼎少從伯温游、嘗表伯温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語、蓋伯温出處云、

周敦頤

恩蔭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珦攝通守事、因與爲友、而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移柳州、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

時爲使者、人或譏敦頤、抃信之、及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爲、乃更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廬山之麓有溪、發源於蓮花峯、潔清紺寒、下合湓江、敦頤樂之、因取營道所居濂溪爲之號、而築書堂其上、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二子曰壽曰燾、敦頤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遇之、與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或曰、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

門而不見、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程頤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頤少年好獵、既見敦頤、自謂無此好矣、敦頤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先生非虛言也、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蒲宗孟墓碣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以妹歸之、朱震進易傳表曰、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邵伯温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廷公掞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廷堅作濂溪詞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張栻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李生曰、果何見耶、吾不知矣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生而神爽、中進士第、調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于縣、縣令

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卽先問其兄之子、曰、爾父藏錢當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以居、又幾何時、曰、二十年、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赦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顥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時謝景温尹金陵

說春秋、顥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頤曰、二君皆通易、監司談經、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之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顥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召對甚久、日官報午正、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時王安石日益進用親幸、一日顥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顥、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逐不附已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顥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既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河清卒、於法不他役、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朝廷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死自歸耳、弗納、必爲亂、即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仍復役、曹村埽決、顥時方救小吳、相去百里、州師劉渙急告顥、顥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顥、顥命善泅者、銜細繩、先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此巨木、橫流入口、則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皆以爲至誠所致云、神宗念顥不置、會脩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顥安在、真佳士也、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文彥博采衆議、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顥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顥二子、端懿端本、陳瓘作責沈文云、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淳夫同舍、淳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淳誰也、淳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時自媿不可言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

號四先生初良佐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又一日謂諸弟子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盡若行之弟子請問先生曰且靜坐良佐自負該博初見先生每舉史書以對先生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汗流浹背面發赤先生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先生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良佐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既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良佐曰也只去得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後告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大學良佐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廷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嘗言人須知命予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神宗但見太子垂涕而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哲宗嗣位乃知萬事真實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也又言舊多恐怖每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所著有論語說及文集語錄行於世朱熹云先生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又曰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之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也卓吾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

楊時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歙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尺許久之歷知劉楊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多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蔡京乃召爲著作郎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及聞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竦

動觀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燕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又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彊棄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今者防城仍用

閹人覆車之轍豈可復蹈也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又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廷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遂背之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面雲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及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與欽乞用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欽宗乃以時無國子祭酒高宗即位除時工部侍郎時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卒年八十三朱熹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李生曰此豈所以稱時乎大才卓識有用之道學也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

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從彥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

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彥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從游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受春秋中庸語、而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建安朱松與侗爲同門友、嘗與沙縣鄧迪語及侗、鄧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其後松子熹從侗遊、晚年聞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侗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楊時高弟也、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九成置卷歛袵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歎、曰眞奇童子也、十四遊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歛膝危坐、對寘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射策集英殿、至晡未畢、貂當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擢寘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

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楊時亦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劍以屬客、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九成旣歸、簪笈雲集、九成遜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卽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卽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久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無權刑部侍郎、嘗有

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九成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九成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九成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遂謂是心足以王何也九成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顧俊尊上帝語九成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加成曰臣毋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恠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僞欺俗明附趙鼎司諫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九成與徑山僧宗杲爲莫逆交檜既惡九成乃令言者論九成與宗杲謗訕朝政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既謫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廷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於此者

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檜死起知溫州丐祠歸數月而卒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程頤近世大儒九淵獨曰弗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幼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矣考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九淵曰雖未款承足下之教然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九淵嘗曰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淳熙元年訪呂祖謙於衢祖謙與汪應辰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

見其比、又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淳熙二年、與朱熹呂祖謙會鵝湖、九齡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辨析、九齡有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九淵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及至鵝湖、祖謙始問九齡別後新功、九齡舉詩纔四句、熹顧祖謙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九淵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云云、熹不懌、翌日熹議論數十折、九淵悉破其說、祖謙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熹所尼、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九淵更欲與熹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止之、淳熙八年、朱熹爲南康守、九淵往訪、熹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史浩薦九淵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淵既歸、學者輻輳、雖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言、每詣城邑、環坐常數百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

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岡、九淵登而樂之、結茆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朱熹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辨論不合、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九淵、熹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者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除知荆門軍、郡有追逮、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爲此戰爭之場、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乃修築子城二旬而就、荆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

日稅人立增卒年五十四謚文安二子持之循之門人楊簡主富陽簿時九淵過之一日發本心之問九淵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偶有鬻扇者訟至廷簡斷其曲直訖又問九淵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吾子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簡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遂知樂平縣簡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紹興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會逐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秘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有私鹽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初不白郡簡曰是可輕動乎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也應斬即建旗立巡尉廷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將斬之郡官交進爲請久乃得釋遂奏罷分司遷駕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千萬邊吏臨淮水迎射之簡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不報會有疾請去提舉鴻慶宮寶慶元年卒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

吳澄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澄生前一夕鄉老見有異氣降其家隣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人而澄生澄每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澄乃候母就寢然後燃燈讀誦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行省掾元明善常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而澄卒年八十五謚文正澄嘗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務所長奮迅馳

鶩而不自知其鈌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則於德性猶未知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與始與孟氏爲一程氏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

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形骸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澄也鑽研於文義豪分縷析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窠臼之中垂四十年始覺其非矣

黃澤

黃澤字楚望家九江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屢夢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已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賾之義而失傳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八十七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或得之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久則豁然無不通貫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遂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皆昭若發蒙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氷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矣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

非漫然也當時臨川吳澄養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又得六經辨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然澤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洞使還過九江請澤於濂溪書院受一經之學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朞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意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弟汸始拜澤請問治經之要澤告之

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乃知澤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敎人者蓋如此嘗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敎乃備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澄獨敬異焉

德業儒臣後論

李生曰聖人之學無爲而成者也然今之言無爲者不過曰無心焉耳夫既謂之心矣何可言無也既謂之爲矣又安有無心之爲乎農無心則田必蕪工無心則器必窳學者無心則業必廢無心安可得也解者又曰所謂無心者無私心耳非眞無心也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獲而後治家必力爲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後舉業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祿則雖召之必不來矣苟無高爵則雖勸之必不至矣雖有孔子之聖苟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必不能一日安其身於魯也決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說也然則爲無私之說者皆畫餅之談觀場之見但令隔壁好聽不管脚根虛實無益於事祇亂聰耳不足采也故繼此而董仲舒有正義明道之訓焉張敬夫有聖學無所爲而爲之論焉夫欲正義是利之也若不謀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則吾之功畢矣若不計功道又何時而可明也今曰聖學無所爲既無所爲矣又何以爲聖爲乎夫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言先其難者其後當自獲非謂全不求獲全無所爲而率爾冒爲之也此孔子所以責夫言不顧行而

欲先行其言者以此蓋先行其言則自無不根之言由此觀之以無心及無私心尚論無爲之學者皆不根之論未嘗先行之故耳吾以爲羲皇以前未暇論矣自舜以下要皆有爲之聖人也太公之富強周公之禮樂注措雖異有爲均也孔子夢寐周公故相魯三月而禮教大行雖非黃唐以前之無爲獨非大聖人之所作爲歟安在乎必於無爲而後可耶但學者不知如何爲有爲又如何爲無爲耳是故往往以大有爲之資而不肯自竭其力反慮人之疑其爲富強功利也或眞得無爲之旨又不能堅忍不用之術輒爲有爲之業所忻艷焉以故學不成章無由而達志

不歸一終難成事則自漢文漢武而後大抵如此矣夫漢文無爲之聖人也自以其身同於含哺鼓腹之民而以其可爲必爲者以付景武雖語之有爲如風過耳然則賈生雖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何益乎故使汲長孺而當孝文之世則清淨寡欲固魚水之歡也使賈生生孝武之朝則三表五餌之策朝進而夕拜爵矣何者孝武帝乃大有爲之聖人也當其時拓地幾二萬餘里視漢高所遺不啻倍之雖民勞財傷騷然稱費精力亦幾竭矣然歷昭宣以及元成哀平百二十餘年邊城不閉兵車不用雖抱孺子於天下之上而單于且稽顙來朝矣蓋至於易姓更主而百姓猶案堵如故者然後知其爲孝武之賜而不自知也截長補短其利百倍有爲之功業亦大矣而又何用相羨乎然則今者人人固自有一段光明俊偉之業也第牽於意見狃於成說必欲補綴傅會勉強湊合以求萬全免譏毀是以終於無成有爲無爲皆不可焉耳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二終

行業儒臣論

或問於予曰德行有二乎李生曰何可二也夫聖人在心教出於一成德爲行二之則不是矣然則子之分德行爲二也何居曰去聖既遠學務徇名非名弗學非學無名以名爲學失其本矣德之與行雖欲不二又可得耶且夫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韓子固文學之儒也而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儒也所謂由仁義行者也是集義也今無得於心而日以號於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儒而已所謂行仁義者也是義襲也由此觀之在子夏已不免爲小人之儒矣況他乎彼親受業於聖門而爲高足之徒者猶尚如是況千百世之後乎在聖人已知其徒之學爲儒學爲德行者必至於是也故合而言之蓋恐其爲小人而不爲君子也蓋合之則爲君子分之則爲小人其在今日則夫教人之爲君子者已不自知其入於小人之歸矣況學者乎是故分之使知其德自德而行自行斷斷乎不容以自誣也蓋分之則爲君子合之則爲小人則亦不得已焉耳矣嗟嗟此何事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平皆在於此而可輕乎予是以不避忌諱切骨而論之要使人務實學道期心得墮體黜聰心齋坐忘則庶乎不愧君子之儒可以列於德行之科矣否則矜名譽而憑後儒是聖門之罪人也豈不痛哉

行業儒臣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孝文十六年爲御史大夫張蒼免嘉爲丞相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又時燕飲通家嘉入朝見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因血毆而死景帝時用不著矣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王誅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索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見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拜爲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望之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于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復得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

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比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

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四執聞出財得以生活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於是天子復下其議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率人出財減皐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憂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皐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必大困不早慮所以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未可與權也望之彊復對不便乃止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

以望之意輕丞相繇是不說左遷望之爲太子太傅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初宣帝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

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又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即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收望之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地震星變上感悟復制詔御史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方欲以爲相而望之子散騎中郎伋又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

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付謁者勑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悉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因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添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不之官

孔霸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

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大傅夏侯勝宣帝時爲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埶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禹貢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哭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

子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寃獄行風俗賑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尚書令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强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好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定陶王

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

坐大逆之法而棄去乃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後丞相方進薨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且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

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戚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遷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尋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猶違者

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

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厓背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

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景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

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曰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略令盡力者有所勸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

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而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上感而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後因日食舉直言嘉復奏事於是上大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我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輦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王威已黜府藏已竭今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

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王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而嘉封還益董賢戶

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嘉免冠謝罪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見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王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殿血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孔光代爲丞

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毋竟也臣子得便宜也）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後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皆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閻興用爲主簿倫每見詔書輒歎曰此聖主也

一見決矣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倫因此得酌對帝大悅明日復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笞婦公不過從兄伋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太守顯宗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少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數歲拜爲宕渠令選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

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競抑絕文職修理吏多至九卿二千石者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已而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纇禁錮之人今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永保福祿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時人以此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文采亦以此見輕云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安豈可謂無私乎卒年八十餘

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赤眉入長安遣使逼弘弘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大

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于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每讌公譚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而讓之譚頓首辭謝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弘乃離席免冠自言帝改容謝焉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貴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聖主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也爲人嚴重有威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欲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

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等上書諫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唯安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終不聽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使將送詣景第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並寢不報

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各都大郡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計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安與任隗奏不宜更立阿佟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伏惟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而定北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至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

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且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廷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薨後數月而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乃除安子賞爲

郎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遂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黃瓊 恩蔭

黃瓊安陸人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瓊於是公車徵瓊至綸氏瓊復稱疾有司劾不敬瓊乃不得已應詔而至李固素慕瓊以書逆遺之白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也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諸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因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齋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以爲不可朝廷從之冀以爲恨會地動乃策免瓊延熹二年梁冀誅太尉胡廣等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以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不止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其年卒年七十九

楊震 附蔡謨 高類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寶遁逃不知去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授歐陽尚書于大常桓郁諸儒稱之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禮命衆人爲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

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大將軍鄧騭、聞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令其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陵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有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極言、伯榮又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因以

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勑、寶大恨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于震、震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諫、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益無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諫、震前後所上、轉切至、帝不能平、而樊豐等又側目、憤怨、但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疏入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之、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震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行還、便視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部、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

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塚次、勿設祭祀、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時人爲立石鳥象于墓所、震五子、長子牧、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强項、眞楊震子孫、死後

必復致大烏矣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東中子秉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州徐竟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出爲右扶風梁冀誅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

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圍陵特詔秉從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謂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貪贓暴虐秉劾奏參取受罪贓累億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貝瑗宜免官送歸本部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嬖幸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秉性不飲酒早喪妻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薨年七十四賜塋陪陵秉子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華光殿爲少府光祿勳熹平二年拜司空五年拜司徒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歎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悲歎息不能竭忠盡情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上方斬馬劒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以書對書上大忤曾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得免咎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冠賊免先是黃巾張角等挑左道以誑燿百姓天下騷負歸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驚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則

不勞而定矣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臯陶不得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復爲司空薨賜子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王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率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徵還爲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

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山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乎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悉詣滄海矣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及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國以圖之耳卓意小解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彪等與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縉紳所以瞻仰明

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埋出彪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是迴師修又嘗出行籌

操有問外事逆爲答記敏守舍見若令山依次而通既而果然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遂因事殺之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維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黃初六年卒於家年八十四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蔡謨陳留人拜太傅太尉司空時征西將軍庾亮欲移鎮石城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彊於鴻門則亡不終日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强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時朝議皆同故亮不果移鎮太尉郗鑒卒拜謨都督徐兗青三州并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朝廷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曰胡滅誠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皆非時賢所及遷侍中司徒上疏固讓皇太后詔報不許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據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時帝年八歲臨軒倦甚問左右曰所召何以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簡文時爲會稽王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復不知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謨悖慢傲上請送廷尉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乃詔免爲庶人謨被廢卒年七十六謨篤慎每事爲防時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高熲勃海蓨人少明敏有器局善詞令隋文帝得政素知熲强明久習兵多謀計辟爲府司錄伐遲迴兵犯境諸軍至河陽莫敢先進熲自請行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栰熲預爲土狗以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賊軍還進位柱國及文帝篡周拜尚書左僕射納言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樹不依行列有司後請伐樹帝不許曰留之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嘗問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南土熟水田旱熟若量彼收穫之期徵徵士馬聲言南襲賊必屯兵禦守彼聚我散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可以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

害儻密遣行人時時因風縱火不出數年財力盡矣帝用其策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頻爲元帥長史陳平晉王欲納陳王寵姬張麗華頻曰武王滅殷戮妲己王不宜取麗華遂命斬之王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時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術者劉暉私謂頻曰天文不利宰相後突厥犯塞以頻爲元帥將兵擊破突厥有功頻又出白道進圖八磧遣使復來請兵於是近侍諸臣咸共譖言高熲欲反矣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帝聞大驚乃免熲以公就第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昔司馬仲達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帝遂大怒囚熲於內史省憲司復奏熲他事請斬熲文帝不聽但除熲名初熲爲僕射其母誡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至是除名熲自謂可免禍矣不知張麗華之怨方新煬帝即位起長城行淫亂熲乃以爲病不亦過乎煬帝謂熲訕謗遂殺熲宜也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四

行業儒臣

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也太宗登極召珪爲諫議大夫遷侍中時太常少卿祖孝孫教樂律宮中以官伎不進數被譴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且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朕腹心之臣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慚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前聖而責珪等公等幸勿懲是也時珪與玄齡李清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因謂之曰卿標鑒通悟試爲朕言玄齡等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資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聚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己任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確論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帝女貴未

嘗行見舅姑禮、珪曰、王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也、卒年六十九、珪少孤貧、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人、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見之、大驚、謂珪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後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間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徵諫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皆不自安、徵潛白帝曰、不示至公、人便思亂、帝曰、爾行、安諭河北可也、徵行、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並李思行等、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並蒙赦原、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必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由是徵日益親、或時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欺隱、進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反事形迹乎、帝矍然曰、吾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逄比干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四年、斷死刑二十九、米斗三錢、先是帝嘗歎曰、今承大亂之後、雖欲治之、實難爲力、徵對曰、亂之易治、譬猶饑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邪、徵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其應如響、期月而可、更有何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一日帝對羣臣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之誡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而後言、非禹稷之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七年爲侍中、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

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帝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此故天命陛下伐之奈何令人悔不爲奢乎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十七年徵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令中郎將宿其第動息以聞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許以衡山公主配其子叔玉既薨帝臨哭之慟陪葬昭陵帝作碑文手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今魏徵逝亡一鑑矣帝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其敬憚之如此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於朝曰此二人其才可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衆遂指爲阿黨又有言徵嘗錄前後諫疏以示褚遂良者帝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及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軍還帝悵然曰魏徵若在朕有此行邪即召賜勞其妻子以少牢詞徵墓復立碑恩禮加焉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平生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徵曰今在朝諸臣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見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

沒自不爲貧妻子賣珠亦有何罪而欲旁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太宗大怒令侯君集案之徵言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既多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秪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也若即賜推繩假令實有錯謬未見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則所失者大矣乃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遣使黜兵對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黜敕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徵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乃不黜中男賜徵金甕一嶺南知州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之以徵諫而止已而盎長子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言盎反衆皆勸朕征之惟魏徵以爲千斤之弩不爲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但懷

之以德彼必不召自來今嶺表無事邊隅晏然徵不可以不賞賜絹百匹李生曰此人用得雖謂之經世名臣亦可列在行業儒臣稍抑損之矣十漸十思套也

宋璟　附魏元忠　韓休

璟刑州人舉進士中第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武后高其才會有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其事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矣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許之收易之等既獄俄詔原之而勑二張詣璟謝一日晏朝堂二張列卿二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虛位揖曰公方今第一人請坐上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續有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獄璟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時璟爲御史中丞故也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故事易之初貪璟出則劾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璟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所以故刺不得發開元初進御史大夫遷吏部兼侍中玄宗幸東都次崤谷以馳道隘黜河南尹及知頓使等官璟曰陛下始巡幸即以道不治罪二臣由此相飭後必有受其敝者乃免黜璟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

於朝然後詔還其職則進退得矣帝善之初貞觀之制令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至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璟以二人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峽二州刺史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毛仲嫁女上問所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詣其第既日中衆客俱至未敢舉箸久之璟乃至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選滿則注限年躐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傑之士無不怨歎璟爭之不能得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俸還居洛二十五年卒年

七十五後張嘉貞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姚宋相繼爲相二人志操雖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魏元忠宋州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儀鳳中出蕃數盜邊元忠上言命將用兵之要授秘書省正字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武后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爲賊所敗孝逸懼按兵未敢前時敬業保下阿谿其弟敬猷屯于淮陰衆請先擊下阿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

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譬之逐獸弱者先擒今捨必擒之弱而趨難敵之強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大敗敬猷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陽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搆將就刑神色不動死者宗室子二十餘人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有勑免死傳聲及於市諸囚歡呼元忠獨堅坐曰未知實否既而勑使至宣詔流費州後復爲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乃詔復舊官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高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

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魏元忠同反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慚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會朱敬則抗疏理之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

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矣后乃貶元忠爲高要尉而流戮說於嶺表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時易之昌宗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寃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王晙復爲奏請申理宋璟曰魏公幸已得全子今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太僕崔貞慎等八人同日出餞元忠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曰茲事皆實略問迹以聞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審安用告者懷素遂據實聞奏

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宰相請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以禮相送者乎太后意乃解貞慎等由是獲免中宗復位召元忠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又爲尚書右僕射時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李生曰元忠至是蓋傷於虎者亦不復論救之矣以救之無益而反與同禍也時有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元忠元忠得書大懸謀欲誅三思而未有會會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引兵走闕下被殺元忠遂坐貶渠州司馬行至涪陵卒年七十餘

韓休長安人裴光庭卒帝勑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時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不容而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及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

至帝時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休敢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楊綰 附韋貫之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性沈靜每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由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累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餘悉均給

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縮議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偉之俄遷吏部品裁清允拜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

賀於朝初元載秉政以仕進者多樂京師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縮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俸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始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以改威權外移縮言若刺史不稱職但使本道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有故闕聽上佐代領使司無得署攝及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稍盡復太平舊制而縮痼疾作居旬日寖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邇英許挾扶於時釐補穿敝惟縮是恃而縮不幸死矣帝聞之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

聖化者縮之速也縮性儉約造之者清談終晷欲干以私間其言自止始命下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池觀堂陛爲當時第一即命撤去京兆尹黎幹每出入從騎數百後只留十餘騎自隨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散音樂五之四世以比東京楊震直其然矣

韋貫之杜陵人永貞時爲監察御史宰相相劾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改換左拾遺復奏曰拾遺補闕同爲諫官若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諫父也後貫之爲禮部侍郎從容爲帝言曰禮部侍郎卑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所除安得卑曰然爲陛下擇宰相者得無

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帝之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忌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粉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故也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進貫之謂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後四年李邕雪夜入蔡州乃克蔡皆如貫之策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十八第進士德宗立召爲翰林學士

從狩奉天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皆周盡事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藁付贄贄建言屢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唯陛下度可行者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故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李抱眞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累奏恐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與懷光華心遣陸贄詣

懷光營宣慰贄還言賊泚保聚宮苑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若不別師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矣上從之晟遂自成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方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奏言李晟見機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今因李晟願行可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爲犄角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二人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耳時李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劒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未幾懷光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驚遂徙避梁駱谷道隘供儲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得至是乎道有獻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贄曰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勲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

官與勲散爵號同彼獻瓜一品果一盛則授之則忘軀命者得無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草木邪若草木然人何勸哉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贄復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隙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

無患臧晟諸帥才力得伸矣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臧晟諸軍當議規畫今其進取贄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且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如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督謀由下位建台宰而

贄孤立爲左右權倖沮短陰失帝意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俄以喪解官客東都服除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鰍泣帝爲改容天下屬以爲相而贄參又忌之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臺省長官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官長以念於下察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初贄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巽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邑叛臣得以爲辭賓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及班宏判度支卒用裴延齡代之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復上書苦諫帝不懌贄遂以太子賓客罷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

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爲內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贄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故帝親解衣賜之及走山南道險澁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與千金及輔政所言剴切或規其太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逞他邮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秖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李生曰到此又太謹慎矣胡不逞他邮乎

裴垍

裴垍、開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焉、吉甫罷、垍乃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每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垍、誠使勿言、嶺南節度楊子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子陵冗官、垍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王承宗擅襲節度、帝方屢

削叛族、意必取之、吐突承璀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垍固爭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步將王翊元奏事、垍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垍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爲帝陳從史暴戾、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免興師之勞、帝許之、俄而承璀縛從史以獻、因班師、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垍器局俊整、持法度、雖宿貴前輩、造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獎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垍、垍獨望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垍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呂易簡御史中丞、年少柄用、百度修舉、號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垍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

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乃徙垍太子賓客、會卒、不加贈

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從之、後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朋黨論奏不實、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也、必左右憸人、欲以此熒誤上心、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不能百一、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

雖開奬納尚恐不至又欲遣訶之臣恐直士之杜口也王士貞死上欲自朝廷除人裴垍曰李納跋魋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上以問絳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上曰今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不可之有絳對曰德棣之棣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憂疑恐望得以爲辭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上曰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例付授其子對

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于反掌故爭獻策畫勸開河北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徒欲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自渙然離矣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謀之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將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恐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未得如意蔡州有爨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興才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嵩之子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

飛報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據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隣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

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矣絳以因爭吐突承璀不宜統師又以無功不宜受崇秩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之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帝遂欲相絳而承璀寵方盛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七年春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承璀李吉甫

因擢爲京兆尹絳惡其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李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李吉甫請與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踶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賞亦恐懼爭爲恭愼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矣上竟遣中使出如魏

博宜慰李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乃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泣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劉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丞非食蓄聚貨財正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問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監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十年絳出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然賢不肖太分故屢爲讒邪所中文宗立召爲太常卿累封趙郡公四年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受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刼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遇害年六十七

李昉

李昉深州人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對獨昉無他語惟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昉與李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昉爲相有求差遣者見其人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故峻絕之使歸恩於上若其不用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昉常薦主旦及病召旦勉之既退謂其子弟曰此後日太平宰相也

錢若水

錢若水河南新安人少時見陳希夷希夷謂有仙骨意未決曰明日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久之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惡流中勇退人也後舉進士爲同州推官富民有女奴逃亡奴父母訟之州州命錄事推鞫錄事嘗貸富民錢不獲乃劾富民

父子殺女奴棄尸水中不得富民不勝榜楚遂自誣服具上州審覆無異若水獨疑不敢決錄事詣若水詣曰若受富民金欲出其死邪若水謝曰今者數人當死豈得不留心留旬日知州屢趣亦竟未決於時上下皆怪若水終不恤也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已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曰安在若水密送女奴與州知州乘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曰識即從簾中推出父母見女泣曰是也富民大號曰微使君其滅族矣知州曰此錢推官之賜也即欲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以為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冠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

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為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斷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賓玭等三人首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庭中不去久之上出曰爾以同州推官再則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為爾賢爾若水對曰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偏奏誅三轉運雖有罪天下何由知鞫驗明白然後加誅未晚也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先令責狀既而虜入塞事悉虛繼隆坐罷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呂蒙正以布衣擢用為相今退在班列想其寂寞眠穿當望復相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亦不寂寞今巖穴高士不求聞達者至多惟若臣苟且官祿乃謂不能自重爾上默然真宗即位上章乞解機務不許若水請益堅乃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從幸大名陳禦敵安邊之策曰臣見周世宗初即位劉崇結敵入寇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

會斬世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大東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遁去自是兵威大振以至收淮甸下秦鳳手關南今陛下神武豈讓世宗若將來安邊之術我太祖時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真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苟有邊功厚加賞賚而位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鄙不敢犯塞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減禁軍屯兵積穀以備完須

已大發丁夫將興役矣有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若水還言事上嘉納遂罷役上語左右曰朕覩若水風骨方遒止疑其筭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六年春因疾炙兩足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貌瘵羸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

杜衍

杜衍山陰人擢進士甲科字世昌謚正獻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之

於朝仁宗時拜樞密使務遏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擊夏衍爭以爲不可及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鴈門麟府皆警參知政事范仲淹常父事衍至是宣府河東請以兵從衍曰二國方鬬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與仲淹爭議帝前仲淹語詆衍衍愈降契丹亦卒不來後契丹將劉三嘏來歸輔臣議欲留之以詰契丹陰事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信義若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矣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故爲相纔百二十日而罷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致仕寓南都第室卑陋享客多用採器客有面稱歎者衍即命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每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皁絺袍革帶而已或勸服居士服衍答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嘗語人曰浙人柔懦少立某自幕府以至監司人尚不信某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乃曰杜衍非兩浙生耶何以如是門人爲令將行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不足施然切當韜晦曰公平生以直亮取重于世而以此誨某何也衍曰衍歷仕年久人主所知今子始爲令夫良

二千石甚不易得若不相知何以行志張方平奉佛甚謹衍每對客嘲之一日病召醫醫讀楞嚴未終卷不即往衍怒之曰楞嚴何好而卿嗜之醫出袖中衍覽不覺盡十卷乃絕歎以爲奇因謁方平恨其已晚方平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矣卒年八十

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又中賢良方正遷遷著作佐郎嘗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

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講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於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且將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徙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印部川譯人始造

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平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當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至有備故也儻罪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知陳州召爲宣徽北院使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

是朝廷始肝食矣真宗澶淵之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埸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閱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知也方平對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除中太一宮使進南院判應天府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宋闕伯微子

廟、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於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驚、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佑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謚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富弼自亳移汝、見方平曰、人固難知、意指安石也、方平曰、某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微使出院、自是未嘗與語也、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

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二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猶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李生曰、此說得好、然須參考之、陳同甫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上疏論修身治國之要、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有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系弘

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一日遍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

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盤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坐倉糴米如何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而可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帝是光欲用之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

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自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輩安石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者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誠可笑也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販鹽及蘇木蓆器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乎定不服母喪而安石善之乃欲用爲臺官光由是出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溺拯焚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光熙豐舊臣多憸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將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

元年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勑罷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凡號爲利而傷

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光自言吾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初辭樞密副韓琦在魏聞之遣人齎書與文彥博云士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光聞之曰自古被這般引得壞了名

節爲不少矣光嘗問邵雍曰光何如人雍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初富弼問法於顯華嚴華嚴得之圓照大本本住蘇州瑞光寺弼遣使作頌寄之執弟子禮光與范鎮初謂不然既久亦入其說而光猶信之深後以書戲鎮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所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光薨年六十八李生曰善哉畢仲游之納忠於司馬也唐肅宗之語房琯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遂不能對嗚呼光謂安石不曉理財可也而謂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以此謂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則可笑甚矣夫武帝豈易欺者哉且光既知財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計耶今夫山海之藏麗水之金崑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產於地者日入商賈之肆時充食器之囊不知凡幾也所貴乎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且大學之敎明言生財有大道矣又言生之衆而爲之疾不專以節用言也若專以節用言則必衣皁絺之衣惜露臺之費而後可以有天下而爲天子也夫漢文之恭儉固有道之今王然古今有天下者亦何必皆如漢文而後可若必皆孝文而後可則是富有天下者反不如千金之匹夫矣

人亦何憚而不爲匹夫何羨而必爲天子也邪固宜其不足以動安石之一顧而過神宗大有爲之願也明道所謂當兩分其過者誠然哉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父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神宗時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衆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

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昔人之所謂賢者今皆以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出知潁州哲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事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薨獨當國先時制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

進精熟者轉上第以故科舉益敝公著乃令禁主司出題不得用老莊經義參用古今諸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薨年七十二謚正獻公著平章軍國時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外呂氏號爲家賊者也

呂大防

呂大防京兆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之入縣而地勢高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英宗即位遷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出知休寧縣哲宗即位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待遇之禮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恐有後悔大防言夏人無能爲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之故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

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昔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三年呂公著告老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又摭乾興以來四二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大防朴厚愨直不植黨與范純仁並位凡八年宣仁后崩爲山陵使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書監分司南京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

爲誣詆徙安州時章惇復相矣大防有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可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置循州至處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章惇必欲殺我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死年七十一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過市不左右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太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

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人薛奎守蜀見而愛之館於府舍及還朝載以俱或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得眞上列吳育歐陽修皆然鎮獨不調新安主簿爲東監直講宰相罷籍言鎮有異材超授直秘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因敝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簿不明事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濶略不言宰相陳執中有嬖妾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陰陽不和財匱民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捃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韙之時帝未有繼嗣嘉祐初帝暴得疾鎮拜疏請扳近屬之尤賢者置之左右以繫億兆人心不報復累上章亦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乎鎮凡見上

面陳者三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英宗立遷翰林學士明年出知陳州神宗即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時韓琦極論新法之言李常亦乞罷青苗錢有詔分析鎮皆封還

詔五下鎮執如初及鎮舉蘇軾爲諫官而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又以文仲前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於是鎮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疏五上不報又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

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久之徙居許哲宗立用韓維薦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從孫祖禹勸止之鎮遂固辭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薨年八十一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言熙寧姦朋滔縱險詖險猾頗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鎮少時賦長嘯卻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范祖禹

祖禹字淳甫生時母夢一偉人被金甲而入曰吾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之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壻嫌辭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賑之諫官謂

訴災不實乞加考驗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無復敢言者矣時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上進德愛身又乞宮仁后保護上躬宣仁后面諭祖禹曰外間虛傳不可信也祖禹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中外洶洶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先后有大功於社稷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恐群小怨恨必將以攻先帝

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退之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祖禹又言先后以大公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乃至遼主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章累上不報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俞充种諤興西事兵民死傷皆不

下二十萬以至吳居厚行鹽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蜀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心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修改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希圖復用矣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遂請外知陝州言者論其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乳媪事連貶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竄化州卒年五十八祖禹在邇英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意帝首肯乃退蘇軾稱爲講官第一進唐鑑十二卷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

行業儒臣

鄒浩

鄒浩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爲右正言章惇用事威虐震赫浩上章劾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仁祖初廢后并斥美人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今陛下之廢孟氏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者望乞追停冊禮帝變色猶持其章躊躇四顧乃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

召還復爲右正言進中書舍人遷兵吏二部侍郎初浩還朝帝首言及諫立后事因問諫草安在浩對曰已焚之矣退以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復辨也浩儿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竄昭州五年始得歸稍復直龍圖閣卒年五十二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元符中浩爲諫官畫監京城門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既而畫以病歸許聞浩諫立后事得罪出新州畫迎諸途浩與語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回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曾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其略謂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能力言復后以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矣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至夫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必憂其競至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與否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

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大臨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

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又字無巳曾鞏見其文奇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師道常越境出南京見蘇軾又論其進非科第罷之又乃召爲秘書省正字初游京師傅堯俞欲識

其面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于朝師道答書曰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且公之見招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禮骨法聞命奔走則失其所以見招矣又何取焉終不往師道素惡趙挺之適預郊祀行禮寒衣未裝綿其妻就假挺之家師道却去不服遂因寒疾致死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捍吳門與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時傅等僞詔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浚知上遇俊厚急邀俊握手語以將起兵問罪之事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約以兵來會而命俊先分兵扼吳江遂上疏請復辟會韓世忠舟師亦抵常熟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

抗聲問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於是世忠等以兵赴闕傅正彥脫遁帝復辟浚之力也初浚次秀州忽有客夜直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何欲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至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浚見帝曰今日中興當自關陝始帝乃以浚爲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將帥乃未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遂牽制之決策治兵欲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

端屢挫虜、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後以人言疑之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端告之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必可勝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乃可圖也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而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琦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進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劉子羽吳玠郭浩亦

力言未可浚皆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已而婁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塵驚遁諸軍皆潰五路悉陷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有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浚乃斬哲以徇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

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爾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師故憾端聞浚將復用端玠乃書曲端謀反於手以示浚王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浚遂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乃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燔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

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帝乃詔浚赴行在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趙鼎又薦浚乃復召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五年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一以身任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之叛

也、浚不以爲然、及德視事教場、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獷勇竟不出一語、慰撫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亦不以爲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爲淮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語人曰、是逐瓊等叛爾、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瓊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呂祉被害、浚乃引咎求去、落職居永州、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極論時事、疏上、秦檜大怒、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會檜死、乃

免、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孝宗即位、召浚入見、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等處軍馬、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讚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今惟當固守要害、以爲不可勝之計、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冦去則論賞於朝、冦至則僅保山寨、何益乎、既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皆奏乞引兵進取、浩曰、

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讐討賊、天下大義、然必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木、兵弱而未練乎、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浚皆不聽、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亦以爲不若養威視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表請帝即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爲哉、上以問浩、浩陳不可者三、孝宗

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不悅、尋復與浩論辯於殿廷、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凡五日、浩又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

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爲邊患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高宗謂上曰母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遂力請罷歸出

知紹興府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浚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浚上疏待罪孝宗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勿介意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章乞致仕乃除醴泉觀使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師謚忠獻

張栻

栻字敬夫浚之子以蔭補官少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作希顏錄以自警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藉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栻以少年周旋其間間以軍事入奏宰相虞允文重栻數遣人致慇懃栻皆不答（何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栻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者六七栻可謂知遇矣俄而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栻草疏極言其不可旦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乃復奏命得中寢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栻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栻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栻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卒黥卒伉健者

以爲用改知江陵府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相率遁去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至是捕得數人皆斬之仍有胡奴在其中栻命縛以歸之卒時年四十八其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此尤其平生得意之論也李生曰嗟乎世豈嘗有無所爲而爲之事哉眞欺我矣

陸九齡

九齡字子壽登進士第淳熙元年調興國軍教授淳熙二年湖南有寇將及郡境衆請於郡乞以九齡主之或者不可九齡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

初不可析、若夫衛靈公無道、既見夫子、不知哲人是尊、祉稷是計、而猥至問陳、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耳、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苗壯長、未嘗廢也、使靈公舍戰陳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夫子將遂言之乎、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是年與朱熹呂祖謙會於鵞湖、四年、到任興國、地瀕大江、民寒嗇、九齡端築矮、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九齡以丁艱去矣、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以疾終、年四十九

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陳俊卿虞允文相繼爲相、亦交薦萬里于朝、乃召爲國子博士、遷太常丞、東宮講官、闕帝親擢爲侍讀、遷秘書少監、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太子悚然、紹熙元年、出知贛州、不赴、乞祠、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光宗嘗書誠齋二字以賜萬

里、故學者稱爲誠齋先生

趙汝愚 附韓侂胄

趙汝愚、宗室子也、擢進士第一、除秘書省正字、光宗朝、遷知樞密院事、孝宗不豫、光宗御後殿、丞相留正率同列入請詣重華宮侍疾、不報、孝宗崩、車駕不至、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中外人情洶洶、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侍從大臣皆欲相率出城、蓋先是正與汝愚共請垂簾、以國本係嘉王、欲因簾前奏陳、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汝愚因言此事、汝愚知彥逾素善郭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彥逾馳告郭杲曰、近日外議洶洶、太尉知否、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未語、彥逾曰、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矍然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乃定、明日留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遂搖、賴汝愚恬然處之、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誠甫適共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託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明日往、又不獲、侂胄逡巡將退、適遇重華宮提舉關禮、侂胄乃復以汝愚意告之、禮遂入見憲聖而泣曰

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憲聖曰如此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參政陳騤及余端禮使郭杲及部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制黃袍憲聖垂簾皇子即位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復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棄國之罰汝愚不聽加郭杲節度使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徐誼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

宜與之朱熹白汝愚宜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皆不聽侂胄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又每以此爲言一日熹講畢因奏疏極詆侂胄姦邪疏入擬出內批除熹宮觀趙彥逾亦以功大冀汝愚引與同列而除四川制置乃與侂胄合謀盡疏常時有名人士皆指爲汝愚之黨而誣汝愚以宗臣謀危社稷汝愚遂罷相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以爲言皆劾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等亦伏闕請留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乃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於是江義端行舜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廷功節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爲守臣袁容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聞而冤之侂胄誅始盡復元官賜謚忠定

韓侂胄琦曾孫也侂胄雖恨汝愚然以傳道詔旨故浸見親幸得時時來問竊威福朱熹入侍講白奏其姦侂胄怒熹使優人裝冠濶袖象大儒戲於上前雪州劉弼者與侂胄同知閤門事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問計弼曰惟有用臺

諫爾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爲監察御史及殿中侍御史而用劉三傑代吳獵爲監察御史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矣然侂胄欲逐汝愚而無其名於是又謀之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汝愚因此罷相而侂胄始拜節度使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先是淳熙八年以王淮爲右丞相淮問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因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與淮淮即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下令社倉法于諸路及後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淮同里且姻有親已除工部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

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淮以仲友之故怨熹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邪十五年王淮罷淮爲相能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淮既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時幸臣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木熹曰小人無木安能動人主遂除熹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先日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是栗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以爲浮誕宗主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不肯供職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各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帝謂栗言過當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去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盡目之爲僞學云慶元二年論朋殿學士[illegible]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勃天下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illegible]理者悉皆黜

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較士論壯之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說語人曰此非人情度雖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熹十罪詔熹落職名能祠竄蔡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

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京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欲漸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說侂胄以爲不勉黨禁後必不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寢解三年侂胄拜太師侂胄既據勢專權遂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而恢復之議興矣朝廷後不得已斬侂胄函其首以遺金人是時金已衰弱

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當時有詩誚曰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自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報政南園山莊竹籬犬嗥共爲傳笑焉然侂胄非有秦檜之奸惡也不過貪富貴患得失之小人耳若皆目之爲奸欲必去之則太甚矣其釀成勢焰流毒邦家則以君子自負者激而成之殊可怪也李生曰侂胄之得志汝愚薦之也道學之受禍晦翁導之也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侂胄則侂胄已矣節度使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宜以賞功爲重一毫已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爲宗臣爾爲外戚可歟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同我又可歟縱曰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惡於其間哉夫趙爲丞相朱爲講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胄爲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已吾恐天下之人耳盡聾目盡瞎亦必以我爲阿附丞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告之曰我不爲黨不立異不爲僞必不信也夫我以彼爲小人彼亦必以我爲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爲僞學我既以爲不是則我以彼爲小人彼又安肯是我哉彼此不相爲是其又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又何以從政而安人乎則謂我爲僞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生即以唐仲友爲奇貨甫入奏事先生又以甘昇爲首禍信如所言則凡在君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夫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爲人臣子者觸目激哀哀號痛恨不在甘昇一豎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有奇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於屈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彊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曾不聞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內侍爲言是爲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直爲內侍一身而設顧不在夫夷狄中國之強弱也則又何貴於正心誠意爲也然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爲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快一已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僞學之禁有以也

陳俊卿

陳俊卿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以俊卿沈靖有謀使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俊卿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

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則璘得乘勝以定關中矣會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俊卿遂還乾道八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拜同知樞密院事授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宰相五年召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而自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楊和各屯三萬人仍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農隙則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州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詔即行之而竟爲衆論所持尋亦去位不及成也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薨年七十四

眞德秀

眞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授南劒州判官嘉定四年進禮部郎六年遷起居舍人十四年上疏言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初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矣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遂力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遷知泉州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上皆虛心開納而宰相史彌遠益嚴憚之給事中王槩及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乃落職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彌遠卒上親政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矣德秀乃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

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德秀長身廣額容類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宦遊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潰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塡塞聚視者不置時相益忌以故輒擯不用端平元年上既親政赫然獨斷鄭清之又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召眞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皆相繼爲相惟與之終始辭不至故時號爲小元祐焉然是時金雖亡而清之挑敵入洛之師又大潰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

大耗杜範攻清之誤國謂其貪黷尤甚於前而德秀奏言此皆前者權臣玩愒之罪非今宰相措置之失也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悞代爲庸醫受責然既有一藥之悞矣藥其可以悞下乎況垂命之人哉宋至是蓋奄奄垂命之人也哀哉

廉希憲　此人大用得

廉希憲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時希憲年十九得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已未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言王師

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訃聞希憲啓曰殿下太祖的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天下世祖然之乃即位分漢地爲十道併京兆四川爲一而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將至乘驛入京兆密謀爲變時有斷事官濶濶出遣使來告渾都海反云已遣人至成都及青居諭密里乞台等各以兵來援又與蒙古軍奥魯官等金帛使盡起新軍又約太平霍魯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遂遣萬戶劉黑馬捕太平霍魯海及其黨獲之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總師汪惟正誅乞台時關中無兵希憲命汪惟良將奉輦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成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蒙古官八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而已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道乃出迎詔而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世祖深善之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事時西川將紐鄰奥魯官將舉

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千餘人于乾州獄而先送二人至京兆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但今衆志未一彼軍或見其將校執囚別生他心耳可因其懼死並加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中疑懼果駭亂四出及是諸校獲全紐鄰奥魯官得釋反大喜過望八春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適阿藍荅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兄宿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而來諸將失利河右大震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

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既陣大風吹沙惟良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西凉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梟之于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眞男子也時希憲年三十矣世祖誅其黨而釋之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勑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覲於是人人感悅乃詔希憲還京進中書平章政

事希憲每奏帝前無少回借帝曰卿昔事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强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也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府鎮之帝使希憲行省荆南希憲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乎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人論爲軍人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揚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矣十七年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李生曰是足爲經國之臣矣

姚樞 用得

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廷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甚喜至破棗陽忒木解欲盡阬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千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止與共

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著學徒百餘人由此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時姚樞隱居蘇門矣忽必烈遣使召之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有問之者矣不若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二年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因夜宴陳說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之言吾能爲之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既還京

兆以樞爲勸農使專教民耕植五年或讒忽必烈得中土人心蒙古主遣荅兒行省事于京兆鈎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忽必烈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樞之謀也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宋亡集父汲僑居臨川與吳澄爲友娶楊氏乃國子祭酒文仲之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汲未有子文仲爲禱於南嶽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丐兵啓曰南嶽真

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楊氏爲集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及歐蘇諸文比還長沙始就外傅得刻本則集以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內廷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仁宗即位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言可盡試藝之文但推其當者取之不必立定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矣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爲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爲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衞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然其後海口萬

戶之設大略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即位命集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成至正八年病卒年七十七集常闢書舍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其交游尤厚者范梈元明善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

2014370
ZW 21101000542236

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遂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乃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爲朝廷之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搆間今爲我飲此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跪而酹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不待他日今已際開矣請公再賜二巵明善不敢忘也乃再飲而別後眞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乎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當明善大喜遂驩好如初

S
Z121.5
160